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寻龙记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第一章 回秦寻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随着日子的消逝，人们已经逐渐淡忘了十年前通过时空机器送到古秦的项少龙。

周香媚神色恍惚的站在窗前，外面正是阳春三月的清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

一个十七八岁青年正在窗外的院子里练习散打功夫，他看上去的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因长期习武的关系，他的眼睛露出一种坚毅的光芒，又让人觉着他有无限的心事。

周香媚看着窗外的爱子，眼前又不禁迷茫的想起往事来。

项少龙高大的身形，那坚实的肌肉，和他那双使任何女人都抗拒不了的魔鬼般的双手，以及使她消魂缠绵的那个夜晚。都使她遐想之后就又黯然神伤。

她虽是一个吧台的三陪女郎，和她上过床的男人不知有几，但自从她相识项少龙后，那放浪的形迹就收敛了起来。

她爱项少龙，甚至愿意给他生一个孩子。

望着窗外那坚实的身影，就让她仿佛看到了项少龙的影子。

现在她已人老珠黄，昔日的浪荡本钱已经不在了。

唯一能让她在这人到中年时感到安慰的就是眼前的儿子。

她和项少龙所生的儿子。

唉，少龙，你在哪儿？

“妈，你又在想什么？”周思龙正拿着条毛巾边擦身上的汗水边朝正在遐想的周香媚走来。

“噢，没，没想什么。”

周香媚从回忆中惊觉过来，目光迷离的看着眼前的爱子。

周思龙已经不知道多少次看到母亲这样的神情了，他知道她有许多事情瞒着自己。

比如自己的父亲是谁呢？

因为他从出生那日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有人说他是个野种，因为他母亲曾是个吧女。

他很是气愤和自卑，在学校里经常和同学打架，他要用武力维护自己空虚的尊严。

或许是继承了项少龙的个性吧，他也立志要当一个特种部队的队员。因此他从小就勤奋练习自由散打和中国硬气功。现在他的功夫在学校里人皆晓知。

没有人敢看不起我周思龙了。可是自己的父亲又是谁呢？这在他心中还是一个带着伤痕的结。

周思龙想到这里，不由的突然急切的道：

“妈，我父亲到底是谁呢？”

周香妮最害怕周思龙向她提这个问题。

自从科学研究院的时空机器因送项少龙回古秦而爆炸后，中央国防部

就封锁了这个消息，作为国家的高度机密，只有几个国防部的要员知道。

郑翠芝现在就是中央国防部的高级女秘书，她自然知道这个秘密。

但周香媚呢？她只能从项少龙和她最令人消魂的那夜，那个项少龙的神秘电话中推测出些什么来。

郑翠芝肯定有鬼。

但又有谁相信项少龙是思龙的父亲呢？她曾经是个生活放荡的女人啊。

周香媚心如刀割般看着眼前已经逐渐长大的爱子，她知道他从小就受了万般的委屈，可幸的是思龙从小就发奋学习，各科成绩皆是优秀。

但是叫她怎么回答儿子的这个问题呢？她也不知道项少龙现在在哪儿啊。

看着周思龙急切而又痛苦的目光，香媚的心都在滴血，咬了嘴唇，沉重的道：

“思龙，你相信我吗？”

周思龙看着因抚育自己而绞尽心血逐渐衰老且憔悴的母亲，点了点头道：

“妈，我绝对的相信你。告诉我，我爹是谁？他现在在哪里？”

周香媚的秀目突地射出两束仇恨的光芒，恨声道：

“这些郑翠芝这个贱人应该全都知道。你爹的失踪我想和她有关。”

接着又温柔的道：

“你爹呢，叫做项少龙，他是个英雄，是前国家特种部队队长，特种部队里没有几个是他的敌手。”

说到这里双眼又迷糊起来！

郑——翠——芝！

现在该叫作项思龙的目光射出仇恨的光芒来。

我一定要找到你，问出我爹的下落。如果是你害了他，那我就势必报这个仇。

但是现在怎样去寻找她呢？

项思龙在放学的路上边走边神思着。

“碰”的一声，项思龙因额角的疼痛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四五个个头比自己略矮少许的同学，其中一个正揉着额头，用凶神恶煞的目光瞪着自己吼道：

“你她妈的野小子，没长眼睛吗？”

其他的几个也是一副凶相。

项思龙最是痛恨别人喊他“野小子”，顿时涌起一股无名之火，想也没想的横直冲出一拳，正中那叫骂自己的那个身材魁梧，但一副浪荡样儿的哥儿的嘴巴。

鲜血顿时从嘴角流出，其他几个人一见，立把他围在中心。

一个长发披肩，脸上长着许多凸凸凹凹的红肉痘的家伙凶声道：“好小子，竟敢给我出手伤人？兄弟们，给我上，为我们王杰兄弟报仇。”

其他几人一听，立时从四方向他猛扑过来。

项思龙虽有一股怨气，但对付此等几个混混亦还是提醒自己小心。

只见他身形一蹬，避过对方的恶攻，接着伸出右腿，围地一扫，立时有三人跌地。

一个鲤鱼打挺翻转身后，又朝着那见机得早尚未跌倒的家伙，身体一个横冲，飞起一脚，正中那人肚腹，使他连连退后，这余势撞到先前那喝骂自己的小子身上。

众人想不到他如此勇猛，站定后，瞪视着他，那“长发”又怒又惊道：“好小子，无礼在先，竟还敢出手伤人。你知道你打伤的是谁吗？中央国防部高级女秘书郑翠芝的公子。”

说到这里，众人皆都神气起来。

“郑翠芝的儿子？”项思龙一听，身躯禁不住震颤起来，惊喜的道。

众人看到他的怪异神色，以为他畏惧了。哈哈大笑起来。

“不要笑了！”项思龙猛吼道，然后一步步向那被自己打伤嘴巴的王杰走去。

看到他那凶狂的气势，王杰不由的退了一步，惧道：

“你想怎么样？”

项思龙看到他那害怕的神态，鄙视的笑道：

“你真是郑翠芝的儿子？”

王杰已被他的气势所迫，有点惊疑的道：

“是又怎样？你敢打伤我，我妈定会饶不了你。”

项思龙看他内荏外厉的神色，真觉好笑，道：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我只是想见你的母亲郑翠芝。”

从热闹喧哗的城市穿过，来到一条两旁都是林荫道的路上。

现在正是阳春三月，夕阳的余光从树缝里照射下来，间或有几声鸟儿快要归巢前的鸣叫。

项思龙的心情是异常的紧张和兴奋。

就快可以知道爹的消息了！

这是他多年所盼的梦想，也是他勤奋努力学习知识和武功的动力。

只要爹一天没死，我就一定要找到他！项思龙的决心从来就是这么坚定的。

正寻思着，不觉已来到一座别墅似的房子跟前。

只见在那花园似的院子里，一看上去只有三十几许的少妇正在练着太极拳。她的皮肤看上去还很白嫩，只是额角那浅浅的皱纹仍是掩不去她的衰老。

王杰一见到那少妇，冲上前去拉着她的手委屈且撒娇的道：

“妈，那小子欺负我。”说完朝着项思龙一指。

那少妇眼里寒芒一闪，转过头来向项思龙望去。

“啊？少龙？”郑翠芝一见项思龙，心里猛地一阵震颤，又惊又喜又疑又惧又悲的颤声道。

“你果然认识我父亲！”

项思龙掩去内心的激动，缓缓的走到了郑翠芝的对面。

郑翠芝又是一阵惊颤，语气有些幽怨的道：

“你是顶少龙的儿子？”

项思龙身形一正冷笑道：

“是的，伯母。你可认识我父亲？他现在在哪？”

郑翠芝看着眼前酷似项少龙的青年，禁不住双眼有点模糊的回忆起往事来。

那晚项少龙与黑面神打架，其实她心下里还是喜欢项少龙的，但气项少龙平时对她总是爱理不理的傲态，且他和酒吧皇后的亲热劲，一怒之下把他推荐给了科学院做试验品，但事后的结果也是她所料不及的，现在她虽嫁给了黑面神王猛，但在她的私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项少龙，且有着深深的悔恨不已。

现在见到项少龙的儿子，也不知是喜还是悲只觉着心中异常的沉重。

“伯母！我问你呢。我的话你听见了吗？”

项思龙再次催问道。

郑翠芝惊觉过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细细打量着项思龙。

正象他的父亲项少龙！

接近两米的身高，宽肩窄腰长腿，匀称坚实突起的肌肉，灵活多智的眼睛有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哀愁，高挺笔直的鼻梁，浑圆的颧骨，国字形的脸，配合着一种能使任何女性垂青的傲然气质。

郑翠芝的心禁不住心思神怕起来。

她多想这样强健的男性来拥抱自己啊。黑面神王猛已对她失去了往昔的兴趣，而现在她又身居要职，不能象常人般放浪形骸，虽有些露水姻缘，但那都是官场上的相互利用而付出的条件罢了。

其实她在性欲这方面已是没有感情而只有欲望，但现在面对着项少龙的影子项思龙面前，他那令人陶醉的气质不觉让她沉睡的心有点飘飘然了。

她似乎回复了昔日的神彩照人，用迷人的微微一笑对项思龙道：

“孩子，到屋里去说吧。”

王杰似已看出些什么来，狠狠的望了项思龙一眼，回房去了。

项思龙随郑翠芝来到二楼的会客室。室里靠墙壁的两侧摆着两排红色的真皮沙发，正中是一张长形的茶几，上面放着两只玻璃的晶白烟灰缸，对面侧是两把红木椅子和一张小型茶几，茶几上摆着一个装有鲜花的花瓶。

“坐吧”，郑翠芝倒了一杯茶水给项思龙，接着道：

“唉，你叫我怎么说呢？这可是军方的最高机密啊。”

项思龙哀声道：“伯母，我求你了，告诉思龙吧，我给你跪下了。”

郑翠芝连忙上前扶起他并故意把胸部往项思龙坚实的身—亡碰了碰，又佯喝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思龙，你怎可如此没有骨气呢？”

项思龙心里一震，旋即平静下来道：

“为了爹，我什么痛苦都可以忍受。”

郑翠芝心下暗想此儿真是毅力惊人。心下算计一番后，有了主意道：

“好，我答应告诉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参加军方特种部队。”

其实郑翠芝这么做是有一番苦心的，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对项少龙有愧意和思念，项思龙既是项少龙的儿子，借此既可补偿一下她对项少龙的悔意，亦可从项思龙身上看到项少龙的影子以解相思之苦。

项思龙不明其意，愣了一下道：

“好，我答应你，咱们一言为定。”

项思龙一个人狂奔在郊外的一座山野里。

无色阴蒙蒙的，夹着一阵阵初春的寒风，让人觉着不少的凉意。

项思龙的思绪却象奔突的火山，燃烧着他的躯休，一点也不觉寒冷。

为什么老天这么残酷？秦国？多么遥远的历史啊。那个可恶的马疯子，还有那什么使时光倒转的时光机器。去你妈的，我爹现在究竟在哪里？在哪里啊？

项思龙觉着一阵阵的恐惧和愤怒，这种沉重的打击已经使他那坚强的外表装在脆弱的愤恨之中了。

不，我一定要寻到自己的父亲！我要振作，我要努力学习武功和去了解秦汉历史。

我要到秦国去寻找自己的父亲！

项思龙冷静了下来，他那坚毅目光给人一种可击倒天地万物的感觉。

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决心，项思龙从此有了他一生浪漫的古代生活。

时间可以掩埋一切，也可以充实一切。

项思龙经过三年的军方特种训练，已经显得更加成熟了，他那坚毅稳重的神色给人一种冷淡的感觉。

三年了，三年艰苦的体能和战术训练已经更加充实了这个坚强的少年，这一切艰苦的忍受都只因他有一种意念——去秦寻父的意念。

“思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军政部已经决定七天后将举行一次全国特种部队的自由搏击大赛，胜者将由军政处派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郑翠芝兴奋的对项思龙说道，并神秘的对他眨了眨那迷人的双目，“第七军团里我推荐了你”，顿了顿又道：“现在你怎样谢我呢？”

项思龙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兴奋异常。

几年努力的结果，终于可以去证实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项思龙很难得的微微一笑道：

“谢谢芝姐了。”

这是郑翠芝这几年里缠着要他这么称呼的。

确实，在这几年里项思龙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象母亲亦象姐姐。

郑翠芝似好久没有看到项思龙笑过，亦或是由此想起了项少龙，神情呆了呆，似有感触的柔声道：

“思龙，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你或许就可以去寻找你爹了。”

原来郑翠芝看着神情日渐冷漠的项思龙，知道到他因思父的沉重压力，使他逐渐变得怪异了，为了圆自己对他有着复杂感情的项思龙的梦想，狠了狠心，向军政处提出了二十年前失踪的项少龙的疑案，并指出为了怕项少龙在中国古秦里做出改变历史的事情，需要派一名体能极佳的人去寻回项少龙的提议。于是便有了这次全国自由搏击赛，不过她对项思龙是充满信心的。

项思龙似乎呆了一呆，接着身体剧颤起来，声音有点涩哑的道：

“芝姐，你说什么？这是真的？哈哈……”

！”边狂笑边剧颤着向郑翠芝走去。

郑翠芝见着他的狂态又惊又激动，忙上前扶过，拍着他宽厚的肩膀低泣道：

“孩子，当然，这是真的。”说到这里，不由的把思龙坚实的躯体紧紧抱住……

没有欲望的爱沉浸在沉默的时间里。

热闹非凡的日子项思龙眼中却是平静的。

这时他的脑海里只有一副美丽的遐想画面。

他感觉着自己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父亲项少龙，他正骑着一匹高大的纯

白马儿，悠闲的奔驰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身边成群马儿正欢快的漫游着，这时他突然看见远方的另一个自己正从空中的浮云里冉冉的向他走来，顿时跃下马背，惊喜的向自己呼喊着“龙儿！龙儿！……”

两人终于合抱在一起，都喜极而泪下。他轻轻的拍着自己的背脊象对自己唱着儿歌的说：

“龙儿，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再也不分开了，再也不分开了……”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便睡着了……

项思龙正陷入在这优美的沉思中时，郑翠芝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的身边，拍拍他的肩头，柔声着：

“思龙，集中点精神，比赛的第一轮开始了。不要让你爹失望啊！”

项思龙听到这话，心底猛的一惊，正色道：

“谢谢芝姐指点，我一定要夺得冠军。”

听着项思龙充满信心的话语，郑翠芝没有说什么，只握着他的双手，目光动人的望着他。项少龙定下心来向场中望去。

只见场台四周彩旗飘扬，人头攒动。叫喊声，口哨声响成一片，闹哄哄的，气氛热烈非常。

而台上两人正在你来我往的进行激烈的搏斗。只见其中一个身体高大却有点肥胖的军友，靠自己力大的优势，一只手去隔挡对方击来的拳势，而另一只手以直拳向对方迎面袭出。但对方却中途缩手，虚身一闪，待对手扑空，飞出一脚正中对方小腿上方五寸处，对手顿感一阵钻心剧痛，一脚跪地，就此机会一招借力打力，抓住对方手臂向外一摔顿把对手击倒在地。

场中气氛此时更是炽热非凡。

项思龙亦也暗赞此人很是会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以身手的灵巧击败对方的蛮力。

时间在热闹而又紧张的气氛中很快的过去。

项思龙在这场比赛中连挫四个对手。

最后只剩一个身高只比他略矮寸许，目光敏锐且充满机智的年龄约二十三四的青年和他对敌。

原来这场比赛是分两面进行，实行淘汰制。

而各方则用抽签的形式确定对手，胜者继续留战，两面各选出连胜四场的好手来作最后的决战。

关键的决战，我多年来期盼的理想的决战。

我绝不能败！

项思龙双目坚定的看着眼前的劲敌，思量对策。

诈败诱敌，再出其不意的进行反攻。想到这里项思龙身形一侧，避过对手正面攻击，再向右连退两步。

对方一声大喝，闪身抢前，进步矮身，双拳照胸击来。

项思龙再退一步，避过敌拳。

对方果然中计，又是一个箭步向前，右手由下至上成勾拳向项思龙太阳穴猛击过来。

项思龙叫声：“来得正好！”

待拳头离太阳穴只寸许时，整个人往后飞退，就象一拳轰得他离地飞趴的样子。

台下人人顿然起哄，大叫大嚷。

郑翠芝自然知道项思龙武功根底，正奇怪他为何只避不攻时，项思龙猛地大喝一声，冲着对方直冲过来的身形把身子一跃，一招“猴王翻空”，双腿在空中突地一弹，正好踢中对手胸部。

待得敌人脚步路舱，身形未稳之际，项思龙已向他小腹处一阵猛击，敌手终于站身不住，往后倒去。

这时台下已是哄成一片，都为项思龙刚才的精彩武技齐声叫好。

我胜利了！

项思龙的心中象被什么咬住似的双眼变得发涨。

历史又在重演了吧。

二十年前项思龙的父亲被时空机器送去古秦。

二十年后项思龙又将乘坐时空机器去古秦。

项少龙被送去古秦是为了证明时空机器的功效，项思龙呢？被送往古秦是为了寻找父亲项少龙，并且阻止他在古代改变历史。

因为不管成功失败，这都是他一生所深切盼望和平生最让他激动的时刻。

项思龙正被这种异样的情绪激动着，不觉已被警卫带到了一个大熔炉似的机器跟前。

这时一个头发花白，带着眼镜的老头子走到他跟前，神情兴奋而又严肃的对项思龙道：

“我是马所长，这两位是方廷博士和谢枝敏博士。”说着指了指身旁的一另一女。

项思龙心中暗奇。

新闻媒体不是报道二十年前科学院爆炸，所有科研人员全无幸免了吗？但为何现在他们还活着。

看来消息不实，那是国防部故意制造虚假消息了。是为了防止顶少龙事件将引发的恐慌。

因为顶少龙俱备了比历史人物多二千多年的文化见识和智慧。如果他想去改变历史，那后果会怎么样呢？

没有人可以推知。

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派人去古秦寻回顶少龙。

经过二十来年的维修和研究。终于研制出了比以前更是先进的时空机器。

这时马所长又在旁说道：

“我想你自己这次的任务吧。来，准备执行实验。”

项思龙躺在金属箱里，马所长又指着他腰部所携的两只金属仪器说道：

“这是返回现在的操纵仪器，使用说明书在你身上。找到项少龙后需迅速返回。”

项思龙镇定的闭上双眼，眼前突地一片黑暗，只听得马所长一声令下：

“执行实验：“神志就渐趋模糊起来，只觉着一阵阵的天旋地转，随后就什么都知道了……”

哈，二十年前项少龙，二十年后项少龙的儿子项思龙。

他们先后来到古秦的不同时段。

但是现在，项思龙在这陌生的古代里一生的命运又将怎样开始呢？



## 第二章 初到贵地

项思龙悠悠回醒过来，顿觉全身肌肤疼痛欲裂，骇然惊觉自己正由高空往下掉去。

“蓬！”水花四溅，浑身一片冰凉，项思龙便知道自己已跌落水中，忙闭住呼吸，待身体缓冲后，再缓缓露出水面。

落入眼前的情景禁不住使他大感惊异非常。

原来自己掉入的是一处古城外的护城河里，只见眼前兀立着一座只有在电影电视里才见过的古城，城墙顶上站着手持长矛，身穿战甲的守城兵将。

再挑眼往古城对面望去，只见一堆堆人来车往，都着奇装异服，叫卖声，跑喝声，吵骂声混成一片。

岸上亦有许多人对着自己这“天外来客”惊叫着，目光尽是惊诧之色。

喔，原来自己已经来到古秦。项思龙心头顿感觉十分的轻松和兴奋。

“我终于可以去找我爹了！”项思龙禁不住高喊起来，在众人骇然的目光中游向岸边，湿漉漉爬了起来。

众人看到他狼狈而又怪异的举动，目中异诧中又露出鄙视之色。

项思龙俊脸一红，忙回过眼神打量起自己来。

原来自己虽然衣着颇似秦装却又诸多不同，他们穿的衣服是上身紧凑而下身宽大，倒颇是同代道士装束。而自己在河水浸过满是污浊，看似书生公子又如一介乞丐，倒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孔乙己模样，觉着难堪异常外又不禁哑然失笑起来。

不知是是否心情开畅还是为解自己丑态，连声“哈哈”大笑，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飘然快步离去。

在盲然的东转西转之中，项少龙来到了一偏僻的效野，找到一条小溪，正待脱下浊衣冲洗，忽闻一阵吵杂喝骂击打和哭泣之声，忙站起身来，向发声处举目望去。

只见几个富家仆奴般人正对着一二十几许的青年男子喝骂踢打，而另有几个正拉拖着一哭泣的少女，旁边则悠闲站着一公子哥般人物对着众人指手划脚。

项思龙一阵愤怒涌上心头，知道这就是武侠小说中的强抢民女，忙飞步冲奔过去，对着众人怒吼：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民女，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众人一惊，停住手来。那少女忙朝被众凶打得面肿眼红的青年扑去，两人泣抱一团。

众人一见是个身体虽是魁梧，但却衣着怪异潦倒的穷相少年，均是一阵“哈哈”卑笑，其中一对贼眼滑溜溜转，下巴留有一绰胡须三十好几的中年文士冲他喝道：

“嘿，哪里来的个野小子？凭你这副模样也想多管闲事？我看你快饿到地府去了，大爷今日高兴赏你几文铜钱。给老子快滚”说完，朝他扔过几枚方孔圆形铜板。

众人见状，又是一阵大笑，显是根本没有把项思龙放在眼里。

项思龙怒极反笑，再次大喝道：

“尔等无知蠢才，竟然不知悔改，看本大爷怎样教训你们。”

那公子看他如此狂妄似有些怯意，但一看自己身旁有九个手下，而他只孤身一人，顿然胆壮，对着手下喝道：

“此等穷汉，竟然不识抬举。兄弟们，给我上。”

众随从一听主人指令，分成两翼包围之势，挥动拳脚直向项思龙扑来。

项轻龙愤怒之极，身形向后一退，冲着左侧扑来之人飞起一脚，踢中敌人下巴，顿然惨叫一声滚倒在地。

看他如此勇猛，几人拔出佩刀，挥力向他袭来。

项少龙一看形势，无可闪避之下就地一滚，一记连环腿就势击出。

可虽扫倒几个随从，可肩头仍被一敌刺中，顿时鲜血直流，忍痛之下顺手拾起落地的一把单刀，一式“鲤鱼打挺”站直身形，左手向正袭过来一敌挥刀迎击，右手则冲刚爬起来的敌人猛击一拳。避过敌势攻击之后，一阵箭步忽奔，冲到那公子跟前，一把把他擒住，横刀往他脖子一架，叫道：

“住手！放开那公子和妇人否则休怪我辣手无情。”

原来这奸滑公子见项思龙如此厉害，计上心来想用这二人要挟项思龙，谁知现在“偷鸡不着反蚀把米”，自己给项思龙抓住了呢？

其实，项思龙见那二人受到危险，分了心神，不能痛快击敌，无奈之余想到：“擒贼先擒王”之计，于是把这奸公子给提了过来。否则凭这几个小毛贼又岂是项思龙之敌呢？

想当初自己在军营里五六个战友都非己之敌。项思龙厌恨的看着被自己吓得双脚发抖的公子，冷冷的道：

“小子，我的话你听到了吗？”

那公子哪还顾得自己颜面，慌忙道：

“是，是，小的这就叫他们把二人放了。”

旋又朝众狼狈不堪的手下无力的喝道：“还不放了那位公子和小姐。”

众人慌声道称是。

项思龙推开那公子，冷喝道：“下次不得为恶。否则，让我看见一刀劈了你。”

那公子在众仆护卫之下又来了神气，虽有些惧意，但双目狠狠的盯着项思龙，恨声道：“在下石猛，领教阁下高招，还未问过阁下尊姓大名。”

项思龙看着他那种姿态，心下暗笑，这就是武侠小说中所写的江湖了。但他本性乃是坚毅强之人，只因来秦一下心中高兴，倒是回复了其父项少龙的英雄本色，当下傲然道：“在下项思龙。有得本事便找我寻仇罢了，但绝不许伤害那二人。”

石猛心中虽恨极项思龙，但亦不敢表露出来，当下冷声道：

“好，项思龙，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走！”对着众手下一阵叫喝，愤愤而去。

项思龙坦然一笑，转身向那夫妇二人走去。

只见那男的身形高大，几乎与他相差无几，容貌清秀，一对眼睛闪闪有神。

那女的虽不是国色天香，却让他这从未见过古代美女的现代人看得眼目一新，只见她虽设有施脂粉，布裙荆钗，但仍是掩不住她清秀雅逸的气质，穿着红色古服，头扎绿巾，额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相交，编

成了两条辫子，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乌黑发亮。

那少女见项思龙用如此目光打量自己，俏脸一红，忙垂下头去，可这羞态，反而更增迷人姿态。

正当项思龙被这神怕心迷之际，那男的走上前来，目露感激的道：“多谢恩公相救。

在下曾范和舍妹曾盈当永生不忘恩公大德。”

项思龙这现代来的人可不懂其语，但从二人神色亦可推知二人之意，当下微微一笑道：“二位无需客气，除恶惩奸乃我辈之责。”这些都是他从现代武侠小说里学来的，想着又不禁失声笑起来。

曾范曾盈二人显也是不懂项思龙说些什么，二人脸上均显迷茫之色。

项思龙顿然明白过来，哈哈一笑。却见那曾盈目光正柔媚的向自己偷飘过，又是一阵欣喜和紧张。

项思龙在现代时终究不是风流之辈，虽因他才貌出色有不少女性追他，但都被他的冷漠之态给拒绝了回去。

但他终是继承了其父项少龙的风流本性，只是一直压抑着没有表露出来罢了。

但来到古秦他的心性顿被一种特异的情绪激动着，这就是感觉很快能够见到父亲项少龙的心情，精神也便放松了许多。

现在见到这古色古香的绝色美女对自己含情脉脉，心底里不禁飘飘然起来。

曾盈似乎看出项思龙对他的“不怀好意”的异样神色，双颊微微一红，垂下头去更显楚楚动人之美态。眼前这英俊魁梧的侠义少年已打动了这少女思春的情愫。

曾范看着两人，微微一笑。

这时项思龙的肚皮突然“咕咕”地响起，原来他来这古秦已经有差不多一整天未吃东西了，又禁不住俊脸一红。

曾范一听，看着项思龙那滑稽模样，爽然一阵大笑，拉过项思龙手臂，道：“项兄弟若不嫌弃，请到舍下一叙如何。”

项思龙想着自己这二十一世纪的人对这古秦言语风俗和政事情况都是一无所知，正好就此机会打听一下，何况对这曾盈他已心生情意呢？当下以手一拱，身子微微一拂道：“那就打搅两位了。”

无力地照耀着所草泥为墙，瓦片为顶、大约十平方的简陋房子，一边墙壁挂着帽子，此外就是屋角落一个没有燃烧着的火坑，旁边还放满斧、炉、盆、钵、碗、等等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可以见到的原始煮食工具，和放在另一侧的几只大小木箱子，其中一个箱子上面还放着一面铜镜。

这就是古代贫朴生活的写照了。项思龙心中微微叹一口长气，又想起了这些天来与这兄妹二人相处的情形。

他已经逐渐学会了这古秦的言语。曾范也似有意让他和曾盈相处在一起，总是避在另一处。

又想起曾盈那含羞脉脉，楚楚动人的姿态。

项思龙的心不禁热了起来。

这种生活真是古朴而谐意啊！项思龙的心在兴奋之余又想起了父亲项少龙。

唉，爹，你在哪儿呢？

这样忧忧喜喜的想着，项思龙模模糊糊的睡了。

灼亮的阳光洒在项思龙的脸上，他要夺睁开又双眼，向窗外一望。

喔，已经日上三竿了。

项思龙慌忙起床漱洗一翻后，悠闲的散步效野。

这是一个效外幽静的小谷，一道溪水绕着这简陋的小屋后方流过，两旁皆是森林古木，虽在这六月炎热的天气里，仍给人一种清爽凉快的感觉。

隐约可见溪前方不远处有一白衣少女正在挑水。

项思龙心中一喜，忙快步走去。

只见曾盈一身素白，裤脚高高卷起，露着一双浑圆修长的美腿，正蹲在溪潭边拿一对小木桶在潭边打水。娇巧的鼻尖上打着小小的圈圈，双颊通红，嘴里略微的喘着小气。

项思龙看着曾盈娇弱的动人模样，心下不禁一阵冲动，真想冲上前去一把将其抱住。

曾盈似乎觉察身后的脚步声，忙一转头，正见项思龙望着自己的灼热目光，不禁俏脸微微一红，用一只白嫩的纤手拂了拂额前已被汗水浸湿的乱发，娇羞的道：“龙哥早啊”项思龙闻着她身上盈飘过来的少女特有的幽香，心神一阵缴荡，凑到曾盈跟前。目光火辣辣的盯着她，彼此可闻对方喘息。

曾盈粉脸通红，收回目光，垂下娇首，不敢再与项思龙正视，轻柔的道：

“对了，龙哥，你还没有用早膳吧？其实饭早就做好了，在锅里放着呢。我见你还熟睡着，所以……没有叫醒你。唉，饭菜可能现在都冷了呢。”

项思龙心中一甜，真想把这个体贴温柔的美女拥抱在怀里痛吻个够，但看着她真挚的目光，不禁强压心头冲动，莞尔一笑道：

“盈妹，你自己也没吃过呢？啊，都是我贪睡害得你饿肚子呢，你怎么一大早就挑水呀？瞧你，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我来挑吧。”

说完，伸出一只厚实的大手擦了擦曾盈头上的汗水。

曾盈显得有些惊慌，脸如火烧的低声道：

“我……我想抽空挑几担水把山西侧那块菜地浇灌一下。这热天，太阳那么狠辣，会把菜晒死的呢。

反正也不费多少时间，所以……”

说着，只觉项思龙的怪手在自己脸上轻轻抚摸，顿时一种异样感觉袭上心头，心如鹿撞，浑身发软，不禁倒入项思龙的怀中，星眸微闭，呼吸急促，面若桃花、娇态更是惹火。

项思龙半抱着曾盈娇躯，又不禁一阵怠乱情迷，垂下头去轻吻她柔嫩的脸颊，低声道：

“盈妹，嫁给我好吗？”

曾盈听了，娇躯一阵微颤，只觉一种幸福的热流涌遍全身，秀目渗出泪水，一把把项思龙紧紧抱住，酥胸急剧起伏。良久，才平静情绪，轻声柔语的道：

“龙哥，你真的愿意娶我吗？你会不会……

真心真意的喜欢我一辈子？”

项思龙听着佳人轻柔的娇语，接着佳人柔轻的娇躯，只觉情欲暴涨，心神倏地一惊，把曾盈扶直，但目光还是不禁落在她丰满的胸脯，俊脸一红正色道：

“盈妹，你放心，我项思龙不是那种二心二意之人。”

曾盈娇吟一声，重又投入项思龙的怀抱，主动献上香唇，与项思龙痛吻缠绵起来。

其实，项思龙此时又怎么能想到他以后会有三妻四妾呢？

这一切都是命运中冥冥中注定的。

因为项思龙继承了他父亲项少龙侠骨柔肠的个性。

更何况他也长得英俊潇洒，且还具备了他们这个时代所没有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知识与智慧呢？

项思龙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曾范了。在这些天里他和曾盈更是柔情若水，感情急增。

他已经感觉这美女不但貌美如画，才智更是非同一般常人能及，且她身上也隐约透出一种富贵人家的气质。

这一天，项思龙禁不住问曾盈道：“看盈妹言行举止，必非一般贫民百姓，何故居此山林过如此简朴生活？”

曾盈似被他触起无限心事，双目一红，悲声道：“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这曾范曾盈兄妹二人原本楚国一郡县郡主之子女，秦始皇灭六国之时，他父亲曾吉与秦军誓死抵抗，被秦因大将蒙恬擒获。她兄妹二人那，时年龄尚小，被家将冒死救出，在这大泽乡山区被一对砍柴为生的夫妇救起，他们无儿无女，于是收养了兄妹二人，家将因伤势过重含恨而去。于是他们隐名埋姓，前两年养父养母因年事已高，皆双双死去，现今只剩他兄妹二人相依为命。但现在又因秦二世当权，施行暴政，摇役赋税更是使得民不聊生，因此只得在这深山里深陋简出。

项思龙听到这里，目中怒芒暴射，猛一拍桌，恨声道：“官逼民反，此等暴君，必义起而毁之。”

曾盈听得他此等从无人敢想敢说之话，脸色刹白，慌忙道：“龙哥，此言绝对不能说出，是会被杀头的。”

项思龙冷漠一笑，心烦意乱的沉默无语。

翌日，项思龙和曾盈一起洗过衣物欢声笑语的回到陋屋。

报门倏闻有人呻吟之声，两人同时一惊，向着发声处望去。

曾范衣着凌乱的倒在地上，面目青肿，嘴角鲜血直流，浑身发抖。

二人看得大惊，曾盈忙冲上前去，一把抱起曾范，泪如雨下，泣声道：“哥，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曾范努力喘过一口长气，面色苍白有气无力的哑声道：“是那石猛小贼和他家兵。”

原来项思龙那日仗义救下曾范曾盈兄妹二人，那恶公子咽气不下。这几天曾范外出想去购些衣服食物回来，谁知今早被那恶公子遇上，便教众家丁围攻曾范，他一个人怎是众人之敌，拼命之下才逃得敌手，但终被打成重伤。

项思龙听得这话。怒火中烧，咬恨道：“此等恶贼不除，天理何在？我誓为范兄报得此仇！”

曾范曾盈听他此话，眼中皆投来感激之色，心底下又为他暗捏一把冷汗。

几天后，曾范在项思龙和曾盈的护理之下，伤势逐渐好转过来。

这还亏得项少龙这二十世纪的“超人”在特种部队里学来的野外受伤

自疗之术。

这日，天气明媚，碧空万里，太阳虽是炎热，但在这深山的清晨里让人仍是觉不到一丝暑意。

三人心情皆是大快，曾范的伤势已是完全康复。

项思龙突地豪气冲天的道：“范兄，我们何不就此良日进城去教训教训那王申小贼呢？”

间范心情也是大佳，几日来他看到项思龙和妹妹曾盈的郎情蜜意，高兴得了不得。

再看到项思龙才智武功均是高明，那种欢欣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之。

心境高兴之余也是豪爽道：“对，思龙，我们就进城揍个他妈的石猛乌龟土八蛋。”

这些粗话他都是从项思龙那里学得，当下二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只有曾盈含羞似怨的瞪了兄长一眼，又垂下头去。

曾范看在眼里，更是感觉一种写意，当下冲着羞态可见的曾盈道：“等着胜利归来，就准备你们二人的婚事。”

当下说得项思龙曾盈二人均是俏脸一红。

三人有说有笑的走在下山的道——亡，朝着还在延绵不绝的山区外的大泽乡市集进发。

项思龙感到自从来到这陌生的古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愉快心情。

望着曾盈更是感到这老天爷待我项思龙真是不薄，送了个如此如花似玉的女人给他。

当下又想到那石猛公子，心中又是一片怒火。

来到山区外的大路时，太阳正值当空。

阳光虽烈，但三人谈笑甚欢皆都浑然不感酷热。

曾盈更是神采照人，因身心将有所属，而心爱之人甚是魁梧英俊，才智武功过人，喜翻了心儿，少女的楚楚动人可爱之态尽露无遗，虽走了这许多山路，仍觉轻松得很。

车轮擦地的声音从身侧响起，原来是赶集的骡车，载了十多头白绵羊，车上两个富家奴仆模样的汉子，友善地向他们打招呼时，都惊异地打量威武高大的项思龙。

在他们这古代里象项思龙般高大的人是甚为少见的，难怪他们都目现诧色了。

项思龙微微向他们点头一笑时，骡车已绝尘而去。又有数骑快马飞驰而过，都是古代武士装束，马上挂着弓矢剑斧一类的武器，但却看他们都非军类。

三人避往道旁。

曾范低声对项思龙道：“这些武士都是走镖的。专门负责替商贾运送财帛，是最嫌钱的差事。”

项思龙似明白过来的道：“噢，原来他们是镖局中人。”

曾范曾盈二人似不知镖局为何物，莫名的朝项思龙望了望，也没说什么。

愈接近市集，路上的人愈多了起来，大多推着单轮的木头车，车上载着“黎、程、梁、黄米、麦、牛、羊”等各类货物，行色匆匆的朝同一方向赶去。

这就是古代的赶集吧，竟也这么热闹，项思龙寻思着。看到众人，感觉自己比他们都要高半个头，顿有鹤立鸡群的自豪之感。

半个我时辰后，不觉到了市集。

四十多幢泥屋、茅寮、石窑不规则的排作两行，中间形成了一条宽阔的街道。各种农作物和牲口、卖买的人群，挤满了整条长达半里的泥街，充满了喜庆节日的气氛。

项思龙第一次在这古代的气氛里，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就是纯朴，不象现代城市那样充满斯杀竞争的喧闹。

突然一阵吃喝声打破项思龙的沉思。只见二十几个官兵模样的汉子，正对着众买卖的市民大声喝骂，且不时地随手取过他们交易的什物。

众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气在心里，却不敢发作出来。

项思龙顿觉一股无名怒火，正想挺身站出，曾范忙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低声道：

“思龙，此事还是少管为妙。得罪他们我们可是永无宁日了。何况这样的事情又是屡见不鲜的。我们还有其他事要办呢。”

项思龙微微一怔，强压下心中怒火，但总觉心中有一种异样感觉。

三人就这样在不愉快的心境中离开市集。

路上，曾范对项思龙叹道：

“唉，现在秦二世执政，比秦始皇更是暴厉，他在当朝赵高、李斯等的操使之下，专制独裁。

残忍无情，骄奢淫逸，任军横行，人民已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项思龙道：

“众臣之中难道就没有忠义之辈？”

曾范悲然道：

“谁个敢违抗秦二世的意思呢？”现在奸臣弄权，整个朝廷都是一片乌烟瘴气了。

他们都只知道为所欲为、予取予求、恣意享乐了。”

项思龙心中一片沉重，默然无语。

他又想起现代的历史书中写过正因秦二世的这种种昏庸残暴的统治。以致天怒人怨，农民起义各地纷起，最后刘邦终于推翻秦朝的统治，建立汉朝这事，心中又稍稍释然下来。突地说：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可此言出口，听的身旁的曾范一脸不解，张口问道：

“思龙，此言何意？”

思龙一听曾范所问，楞了一下，但又不能告知今后所发生的事。忙改口道：

“曾大哥，没有什么意思，是小弟随口说说而已……”

一路上三人均怀心事，无语。

项思龙为了驱散心中的不快情绪，漫无目的的打量起四周的人和物来。

这些古代的人，单从服饰看，便知是来自不同的种族，不论男女，大多脸目扁平，身形矮小，皮肤粗糙，少有曾盈那样动人的身段和姿色。可是却又人人淳朴，让人好感。

突地耳中传来曾盈惶恐地低声道：

“龙哥，看！前面那群人就是石猛公子他们，他们似乎已注意到了我们，

现在怎么办呢？”

项思龙此时正是情绪低落之时，闻言精神一振，目光锐利的向前方望去。

果然有一群十来个地痞流氓般的彪形汉子，在一间泥屋前或坐或站，眼睛怨毒的瞪着他们那石猛公子就在其中，只是现在换了一批手下。

项思龙心下暗暗惊觉，看来这石申公子这次是有备而来，自己倒不可大意。当下又低声向曾盈问道：

“在这里杀人坐不坐牢？”

曾盈愕然道：

“什么是坐牢？”

项少龙心下顿然明白这个时代还没有“坐牢”这个词眼，怪笑一下，又用另一种方式道：

“就是杀人有没有人管？”

曾盈明白过来道：

“除了自己族人外，谁都不会管？”

项思龙顿时放下心来，暗想象这种恶霸，没有比用武力更省事的来对付他们了，自己以前在特种部队学来的防卫手法现在可派上用场了。

正当项思龙心中思量时，那留有一绰胡须的中年文士走上前来，指着项少龙喝道：

“臭小子，上次让你得意，现在你可是插翅难飞了。”

说完朝那些彪形大汉看了几眼，一脸得意之色。项思龙看着他那狐假虎威的小人嘴脸，心下厌恶，轻蔑的从那伙人脸上扫过，冷冷的道：

“手下败将，也敢呈口舌之利？大爷我今天不把你宰了，我就不叫项思龙。”

那文士显是心生惧意，往后退了几步。

项思龙见他那等模样，心怀大放，仰天大笑道：

“尔等鼠辈，放马过来吧！本少爷今天要狠狠的教训一下你们。”

看着项思龙那英姿风发的威态，曾盈眼中尽是骄傲温柔的神色。

这时街上的人纷纷惊觉这里发生了事情，围了上来乱哄哄的看热闹。

众恶显是被他激怒，脸色一变，“铿锵”声中，拔出佩剑。

项思龙慢条斯理的缓缓走出，似丝毫没把众人的凶势放在眼里，在腰中也拔出曾范送给他的佩剑。

围观者皆发出惊叫和叹息，似怪他不自量力，竟以一人之力来敌众恶，都为他暗捏一把冷汗。

曾范似也有点担心，正待走出，却见项思龙把手朝他一摆道：

“范兄就请站在一旁看小弟活动活动筋骨吧！”

那些恶贼听他如此狂傲，都大怒一声，挥剑从四面朝他猛劈过来。

惊叫声不绝于耳。

项思龙此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听他大喝一声，手中利剑闪电般横扫而出。

虽然他不善使剑，但在特种部队严格的几年军事训练里，什么器物在他手中皆可作为武器，何况他也曾练过现代击剑之术。

“怦，怦，怦”几声剑碰声响，敌人几柄长剑都被荡开，项思龙趁此机会一个箭步枪前，冲着正面两人，左手一拳重击在一人面门，同时右脚飞踢



在一人下阴处。

两人顿时应声倒地，长剑脱手落地。

项思龙又把身体向右一转，手中长剑直击右侧两人手腕。

两敌似料不到他动作如此之快，长剑脱手而出，握剑手腕鲜血在流。

围观者齐声喝采，响声如雷，显是平日受够了这帮流氓的怨气，觉着今日项思龙之举真是大快人心。

众敌看到项思龙如此勇猛，这般敏捷狠辣打法，从未看到，皆都畏惧不前。

那石猛公子和那文士见到此等情况心下更是害怕，正想趁众人混乱之际溜走，曾范抢上前去一顿把他们拦住，冷喝道：

“哼，你们想溜？”

原来曾范看到项思龙对付众敌游刃有余，便密切注视他们二人行踪，见两人想溜，忙上前阻拦。

项思龙正全力对付众敌，无暇顾及，听得曾范之语，心下暗急，对着众贼喝道：

“尔等不怕死的就上来吧！”

众敌皆已被他气势所迫，哪敢上前，围在他身边也只是作作气势而已。

项思龙心智敏捷，看出众人神色，森然道：

“尔等只是为虎作伥，若愿从此向善，少爷就放过你们。滚吧！”

众流氓其实也只是被石猛重金请来帮助找项思龙出气而已，当下听得此语，哪还敢作顽抗，均都作鸟飞兽散。

项民龙走到石猛跟前，想起他曾重伤曾范，心下气着，狠狠的扇了他一记耳光，冷森森的道：

“现在你还逃到哪里去？我说过要宰了你们的！”

石猛听得亡魂大散，双脚直是发抖。但仍硬作头皮狠声颤道：“你敢杀我？我父乃大泽乡县令，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项思龙听得心中更是大气，拨出佩剑一剑刺向石猛腹中，口中大骂：“你等无恶不作之徒，人人得而诛之，死到临头，还敢威胁老子！”

看着项思龙杀死石猛，围观者惊声而散，那文士则吓成一团，跌倒在地。

曾盈秀目也吓得紧闭，别过头去。

曾范则一怔之余，脸上没有任何惧色，只恨声道：“该杀。”想是他恨极这石猛。

也忘得了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项思龙又抓起那文士，狠狠抽了他两耳光后，傲然道：“现在就留得你一条小命，回去告诉那石猛之父，其子乃死于项思龙之手。”

说罢，一阵哈哈大笑，尽显英雄本色。

从此，项思龙也开始了她一生坎坷而又充实的戎马生涯。

### 第三章 危机四伏

凯旋而归的胜利接着带来的危机让项思龙等三人的心又沉重了起来。

自古以来都是民不与官斗。

现在他们将面临的的就是官兵的通缉。

因为项思龙杀死了这里县令石申的宝贝儿子石猛，他又怎么会放得过项思龙呢？

项思龙长叹了一口气，对曾范兄妹二人道：

“此事皆我所为，与你们二人无关，我看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免得连累了你们。”

曾范听得这话，双目赤红的道：“思龙，你把我们看作什么人了？难道是贪生怕死之辈吗？此事皆是因我们而赵，有什么事情，我们三人自是同进共退！”

项思龙不觉感动非常，哈哈一阵大笑道：

“对！同进共退！管他妈的是生是死，我们就搏一搏吧！”

看着曾家兄妹二人坚毅的目光，项思龙又不自觉豪气顿生，恢复往昔信心了。何况自己还比这古代人多二千多年的文化知识呢？重要的是自己还要去寻找父亲项少龙呢，要顽强的在这滚滚红尘中去拼一拼，做出一番事业，才不枉为大丈夫也！

这时他不禁想到了刘邦。

唉，刘邦，你在哪儿呢？有了你的帮助我就可以去天下寻找父亲！

项思龙的眼睛又不禁迷离起来。

“思龙，行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曾范、曾盈二人背着几个包袱对望着这简陋茅屋出神的项思龙道。

项思龙似很有伤感的说道：“唉，就要离开这亲切的地方了，心中真是难过得很。”

曾盈两眼一红，倒入他怀里，凄然道：“龙哥，待事情平息下来后，我们还是回来住在这里好不好？”

项思龙看着魂断神伤的俏佳人，微微点了点头，沉声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曾范亦有点难过的对项思龙缓声道：

“思龙，点火吧！”

项思龙沉吟一番后，打起火石，点着了这曾有过温馨与笑语欢声的茅屋，虎目悄然留下两行英雄的热泪。

再见了，温暖的家！

夜色苍茫地笼盖着大地，远处的点点灯火，在这漆黑的夜里兴发出微弱的光芒。

项思龙等三人都心情低落，且沉重的蹒跚在这渺渺茫茫坎坷而又曲折的山道之上。

一路都是默然无语，只有四周远处野狼的嚎叫让人生出几许的寒意。

曾盈这柔弱的美少女更是受不住惊吓，不由自主的往项思龙身上紧靠过来。

项思龙这时虽是心烦意乱，但想着这弱不禁风的少女对自己是如此的依恋和信任，而自己现在纵有通天本事却也是对眼前危机一筹莫展，要这美女陪自己受这如许苦难之日，心中禁不住难过之及。

唉，自己手中现在要是支有支(AK 四十七机枪)就好，那就可以杀他妈的

石申个屁滚尿流。自己也就不需要如此艰苦的躲躲藏藏了。

但再一想这些都是痴心空想时，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曾范这时突然道：

“思龙，我们现下的行程准备如何打算？”

项思龙这时心神一收，似忽然想到什么了事情似的略带兴奋的问道：

“现在是秦朝什么时候？”

曾范显是对他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但仍笑道：

“二世元年。”

什么二世元年？不就是公元前 209 年么？现在已是六月底了，那不就离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只有十几天了？项思龙凭着他在现代里对历史的精研，思想忽然开朗起来。

自己何不就去大泽乡会会陈胜、吴广？这样既可躲避掉这里泗水郡靳县令石申的通缉，又可看亲眼目睹在秦暴君所统治的年代里敢最先反抗的英雄豪杰，到时也许还可一展自己心中才华。

项思龙想到这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兴奋的道：“我们有救了，就走向渔阳的路，去大泽乡。”

曾范、曾盈二人虽对项思龙的话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都很信任项思龙，他既然如此说来就是有他的道理，何况他们也着实不知道现在该往哪里去，其实他们哪里能知项思龙熟悉了他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呢？

项思龙现在心情开朗起来，一去当初沉闷之态，虽在这荒山野岭的逃亡途中，又不禁有说有笑起来。

曾范、曾盈二人似受了他心情的影响，也不觉抛开了心中乌云。

项思龙这时向曾范问道：“曾兄，对当今之世局势有何感想？”

曾范沉思一番后道：“秦始皇确是一代雄才伟略的枭雄，他统一六国后，政治上，他完善了战国时期以郡县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和官僚制度，确保了中央集权的统一，且制定了《秦律》，实行了普遍的征兵制，巩固了他的政权地位；在经济上呢，实行了‘上农除末’的政策，还修筑了驰道、直道、五直道等措施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且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这些都是他的成功之处。”

顿了一顿，看项思龙正在侧耳倾听，又接着道：“但是秦始皇也正是因为这些胜利，以致冲昏了他的头脑，不断的推行苛暴政策，实行无限制的赋税、徭役征发，再伴以严刑峻法，使得民不聊生，奸臣当道。至于秦二世更是骄奢淫逸，唯我独尊，狂妄恣睢，贪婪残暴，刻薄寡恩，在奸臣赵高、李斯等的挟持之下变本加厉的推行暴政，且对宗室贵族和功臣宿将大加杀戮，对那些阿谀逢迎、邪恶奸妄之辈加以重用，使得政权内部众人也是各怀鬼胎，离心离德，陷于分崩离散的局面，要不是有章邯、李由等手握兵权的大将坐阵，那天下早就有得好戏瞧了。”

项思龙听得曾范一番精辟论解，击掌叫好，看出这楚国亡室之后真是大有才智之才，也接口道：

“正因为官庭混乱，今天下之势将是农民起义的时候了。”

曾范一听，浑身一颤，似是若有所悟却又不肯深思下去。

哈，这些狗日的骄横跋扈之辈离死期不远了！项思龙想到这里不觉心中大是一番快慰。

一夜的深山逃窜，使得三人皆是疲惫狼狈不堪。

晨曦的微光射向三人身上时，皆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原来三人身上都是满身灰尘，脸上由于汗水的凝流和着那些尘土，都成了一个大大花脸儿。

曾盈的模样儿更是滑稽，那黑得苦不堪言却又强忍着的楚楚怜人之态，使得项思龙心下甚是难过，想着这俏美人儿将要随自己过着这般劳苦的时日，更禁不住神伤魂断。

我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唉，刘邦，你在哪儿呢？爹，你又在哪儿呢？

项思龙的思想在这般的忧愁之下又出现了丢神儿。

“思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曾范打断他的神思道。

项思龙回过神来，又想到了眼前的现实。

唉，现实真是折磨死人！但又修想苦难可以使一个人更加成熟，且那‘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的千古名句更是甚获其心性。

打量了——下周围的形势，只见四周林木高密，野草繁森，山中雾气浓重，而远处似有溪水“哗哗”之声，忙兴奋的道：“前面定有小溪！”

这又是他凭借在特种部队里野战军训时得来的经验，谁知现在又给派上了用场。

三人心中一阵欣喜，曾盈更是欢声雀跃随着项思龙向前寻去。

走过一片坎坷途峭壁山，出了密林，三人眼中顿觉一片豁然开朗。

无数小矮山峰耸峙对立，各种山野植物依地势分带两侧，一道泉水由一谷口流出，热气腾腾，他们逆流而上，走了不到二百步之遥，便在一株老松环抱间发现了一个阔约五六丈见方的大温泉。

泉水由紫黑色的花岗岩的一些小孔中涓涓流出，看得三人心怀大畅。

曾盈更是一阵欢呼道：“啊，这里有个大温泉！”边叫喊边向泉边跑去。

项曾二人也是暗松一口长气，相视一笑。步上泉边梳洗一番。

三人松弛下精神后，在这潭池的高崖处，悠然坐下，欣赏起这辽阔壮丽的山景来。

只见朝阳的晨辉沐浴在这胜景如画的山野之中，阵阵雾气在峰峦间飘摇，景色之美，令人心迷神醉。

项思龙这时又不禁发起呆来，想着自己来到这古秦的种种际遇，喜怒哀乐一一掠过心头。

曾盈这时温柔的坐近他的身边，把头轻靠在他的肩上，轻声的问：“龙哥，你又在想些什么？”

项思龙看着身旁这娇柔的少女，无限心思的低声叹道：“我们现在迷路了。”

原来他们昨夜经过一阵漫无目的逃奔，现在这荒山野林之中迷失了方向，不知往何方去往大泽乡。

三人想到这里，又都沉默下来。

倒是项思龙一阵爽然大笑打破三人沉寂，道：“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咱们现下何苦寻这些烦恼来苦了自己，索性在这里休息下来，睡他个好觉，养足点精力，再去想办法吧。”

曾范、曾盈二人点头应是，但心情总是不能平静下来。

模模糊糊的睡去之后，三人皆因昨晚一夜奔走，劳累之极，醒来时不

觉已是天将黄昏。

取出干粮，三人匆匆吃过，项思龙视察一番地形，决定向东南方向进发。

线路虽是定下，但想着还是渺茫的前程，一路上各人均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在这杳无人迹的森林里。

一路上攀高折低，上坡下坡，身边虽是峰峰成景，景景称奇，但他们此时已失去了欣赏的心情。

天色不觉又是渐渐暗下，头顶繁星点点，间或有狼啤传来，使众人心头更是沉重，在这宁静的山野之中甚觉危机四伏。

项思龙侧耳细节，发觉狼啤的声音集中在东南方的低坡处，心下暗暗称糟。在眼前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更觉自己应是沉着冷静。

终于攀过一处山头，地势逐渐平缓，但见前面又是一处森密树林。

密森里阴森冷暗，不见半点星光，令人睁目如盲，使人只能藉听觉和感觉来移动脚步。

就在此时，前面突地凄厉的响起一声狼啤，三人惊得停了下来，凝神提高戒备，均可听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之声。

曾盈何曾遇着此等境况，吓得紧紧握住项思龙的手心，冷汗直冒，脸上惊吓之色更是可想而知。

项思龙蓦地想起野狼怕火光，忙道：“我们三人分别去拣些树枝来。”

但曾盈终是惧怕，非要跟着项思龙。

篝火燃起之后，三人都均是大松一口气下来，但都默默无语，曾盈更是坐立不安。

项思龙平静下来，双目朝四周一扫，顿觉心神一紧，原来他们所处之地，一边是悬崖，其他三面都是斜坡，树木繁茂，此时若窜出几头狼来，确非一件闹着玩的事，顿时凝神戒备。

忽闻耳际传来一阵均匀呼吸之声，低头一看，原来曾盈竟靠着他肩头睡着了。

借着火光，看着曾盈那因惊吓和疲惫的楚楚动人姿态，心下不禁又怜又爱。

突然一阵凄厉狼啤之声传来，令人为之心中一颤。

只听曾范语气急切的道：“思龙，你看，狼群！”

项思龙顺势望去，果见十多头目泛绿光，露着白森森牙齿的野狼，正对着他们虎视眈眈，看得让人只觉毛骨悚然。

但狼群似怕火光，终是不敢冒然进犯。

项思龙顿时握紧佩剑，准备随时与狼群搏斗。

曾盈这时也被吵杂之声惊醒，秀目微微睁开一看，看到远处狼群，惊叫一声，脸色苍白的扑向项思龙怀中。

项思龙紧紧的抱住这柔弱的心爱女子，轻轻的拍了拍她娇软的背部，以示安慰。

狼群和人双方就这样对待起来。

在这种充满着死亡意味的空气里，时间如蜗牛爬行般过去。

狼群似已按捺不住性子，渐渐的逼近火光而来。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绝境里，只好拼死一斗了，项思龙心下暗想，不觉升起了视死如归的斗志来。

狼群终于忍耐不住，趁着火光暗淡，其中两只朝他们快速飞扑而来，如电光火石般冲至。

项思龙忙拔出佩剑，挥空朝狼劈去。

一声惨嘶之声划破山谷的平静，一只野狼被项思龙利剑划破肚皮，滚向山坡，另一只则被曾范用弯箭射死。

人和狼的战斗终于展开了序幕。

众狼见同伴被杀，似激起了凶性，分散开去，又从四方向他们猛扑过来。

时间再不容许曾范装上弩箭，忙也抽出佩剑，跟着项思龙向狼群照面劈去。

曾盈依照项思龙吩咐，从火堆中抽出一根燃着的大枯枝，退在一旁。

激战终于开始了。

但见鲜血激溅，野狼惨号，曾范和项思龙脸上身上浑是狼血，衣服也是被众狼利爪撕得破烂不堪，见肉处条条血印。

这些狼灵动之极，项思龙刚劈飞了一头野狼，另一头狼已由右侧离地纵起，往他咽喉噬去。

项思龙大喝一声，猛的飞出右脚，正好踢中恶狼之口，恶狼惨嘶一声，跌落在地。

曾范因久居山中，猎狩惯了，借着斜坡居高压下之势，利剑猛挥。

突地传来曾盈一声惊叫，项思龙心神一散，只见一匹野狼正准备向她扑去，忙道：“挥动火把！”

就在他这分神之际，一只野狼趁机把他扑倒，项思龙急中生智，就地一滚，凭着他的蛮力硬把恶狼抛飞出去，正好撞在一崖石之上。

这时他亦也手臂衣衫尽裂，鲜血直流。

经过一阵惨烈的人狼搏斗，十多只狼已是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

三人顿觉松了口气，都无力的瘫坐倒在地上。

唉，只有希望天色快明，能快点离开这四处危机的深山了。

太阳冉冉的升了起来。

望着这远处连绵不绝的山峰，三人都觉着了一种生命的绝望。

不知还有多少日子要在这荒无人迹的荒山中度过？项思龙心中一叹。对于眼前这茫不可测的危险命运，他似成了惊弓之鸟。

身上多处伤口流出血水，疼痛难耐，一种虎落平阳的感觉，确是让他意气消沉。

但当他看到那娇弱疲惫惊惧的曾盈时，又不禁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不，自己绝不能因此而消沉下去。项思龙心中暗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怎么能遇险就退却呢？

心下想来，脸上又恢复了刚毅之色。

项思龙凭着自己在特种部队的野战军训时学得的自疗之术，寻采草药，替自己和曾范曾盈二人都在伤处敷上。

三人又拖着疲惫劳累的身体向着莽莽山野前去，一付落沼流浪之态。

虽说是逃亡，但在这山野之中，不时可见溪河萦绕，兼之夏林黄红交错，景致极美，倒也稍减三人心中忧虑之感。

黄昏前，他们终于翻过眼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候见一片平原乍现眼帘。

三人都是喜极而悲。

终于走出困境，见到人烟了！

在夕阳凄艳的余晖下，只见远处隐约可见梯田叠叠，炊烟袅之，看来定是村落之类的处所无疑。

三人欢呼着奋力走下高峰，这让他们回忆凄惨的山峰，几经艰辛折腾，于天黑时抵达山脚的丘原处，再顺着远处的点点灯光，走了半天，终于见到了村落的轮廓。

三人精神不由得顿然松懈下来，想坐在林边树下歇息，可一坐下，因多日劳累和浑身外伤，只觉一阵旋昏，都倒地沉沉睡去。

一阵阵的吵杂之声把项思龙惊醒过来，只觉浑身四肢百骸疼痛难忍。

睁眼一看，却见自己正躺在一张女性的木榻之上，床右边摆着一张女人梳妆台似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古代少女化妆所用的化妆物，屋里有着一一种让人感觉陶醉的香气。

看来这是哪家小姐所用的香阁了，项思龙苦笑了一下，不见曾范曾盈他们，心中大急。

正准备挣扎起身时，报门进来一个婢仆模样的少女，身材修长优美，发鬓理成两半弯曲的钩状，见项思龙欲起身下床，忙脆声道：“唉，公子，你的伤势这般严重，不要动了，我叫小翠，有什么就吩咐奴婢去做好了。”

项思龙也确实是不想动，周身的剧痛使他作任何一个动作都感十分吃力，听得这话倏又躺下，对这俏婢小翠问道：“我的两个朋友现在在哪儿？”

小翠见他那满脸焦虑急切的神色，抿嘴微微一笑道：“公子勿需担虑，他们二人都在隔屋养伤。”倏又似有点诡秘的笑道：“你这里是我家小姐的卧房。”

项思龙一愣，接着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小翠惊奇的答道：“我家小姐的卧房啊。”

这一下可弄得项思龙哭笑不得，正好门口又一少女走了进来。

项思龙的目光不由的投射过去，落到那少女的俏脸上，和她秋波盈盈的俏目一触，心儿只觉一阵狂跳。

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如许美人。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她的美纯出于自然的鬼斧神功，肩如刀削，腰若绢束，脖颈长秀柔美，皮肤幼滑白嫩，明眸顾盼生妍，梨涡浅笑。配以云状的发鬓，缀着明珠的武士服，脚踏着小蛮靴，就算天上下凡的仙女，亦不过如此。

那少女见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自己，不禁又羞又怒，脸上微微显出不悦之色。

项思龙俊脸一红，忙把目光移开。

小翠这时笑道：“唤，小姐，你来了。”忙退身于一旁站立。

那少女似觉项思龙的神态来，脸色稍一缓和，走近来心平气和的问道：“少侠伤势感觉怎么样了？”

项思龙仍是不敢与她目光相接，挣扎起身道：“多谢小姐救命之恩，在下项思龙将永生没齿难忘。还斗胆请教小姐芳名。”

那少女见他脸上显出痛苦之色，忙上前一把扶住他道：“项少侠！”语音之中充满了关切之情。

他们相距咫尺，彼此可闻到对方的呼吸和身上所溢发出的气息。项思龙的目光正好落在了她那玲珑凹凸有致的饱满酥胸上，禁不住一阵意乱情

迷，胡思乱想起来。

那少女俏脸又是一红，忙把他放下，退后一步道：“项少侠何故流落至此？”

项思龙似又被她的话勾起无限的伤感，当下微微叹了一口气道：“唉，此事说来话长。”

于是把他来到古秦的这些时日里所经历的事简要的叙述了一番。

那少女只听得目射奇光，又惊又叹，接口道：“那日少侠在市集惩治恶石猛真是大快人心，小女子张碧莹就在那时也目睹过少侠英姿。”

原来那日张碧莹正好随同家丁将去市集购买粮食衣服等物品，恰好见着了项思龙孤身单斗群贼的情景，心下甚是叹服和敬仰，再看到项思龙那魁梧英俊的体魄，芳心里顿时有着一种异样感觉。待项思龙等离去之后，一直有着一种她自己也不明白的失落之感。

谁知上天竟似有意凑合他们似的，让她又偶救了项思龙，顿时满心欢喜之余，把自己的心事表露无遗，连自己卧房都让给项思龙，且昨夜为他的伤势差不多忙了个通宵。

其实张碧莹救得项思龙也实属巧合，昨夜她在心烦意乱的困扰之下，叫上奴婢小翠，准备马车出村，准备到效野去松散一下心情，谁知出村没多远，便见着三人倒在村旁地上，忙上前一看，认出项思龙，芳心又喜又惊，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一类老套思想，抱了项思龙等放在车上急忙回村。

看来这时代的少女比二十一世纪更开放，什么三步不出国门，身体让男人碰过便要嫁之为妇等话，都只是穿凿附会之说，又或是那些儒家大讲道德礼教后的事。

忽然张碧莹似又想起什么似的，脸色有点焦虑的道：“外面官府正贴出文书通缉你呢！”

这早在项思龙的算计之中，因而他丝毫没有惊慌之色，只是问道：“情况怎么样了？”

张碧莹似很佩服项思龙的这种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的镇定，继而微笑道：“说起来也真是可笑，他们把城翻了个天，闹得鸡飞狗跳，也还是一无所获。”

项思龙冷笑一声道：“这等狗官，只知道鱼肉乡民，毫无统治之方，真是该杀。若教我项思龙一日出头，定要为民除害。”

那慷慨激昂之态，真是让张碧莹神往不已，当下又想起已父张良何不是胸怀之志？只是苦于形势，英雄尚无用武之地罢了，若他们相见，必是志同道合。

心下想来，又是微微一笑，与项思龙说了些家常闲话后，满心欢喜的飘然离开。

项思龙知悉曾范曾盈二人无碍，也就放下心来。又想起大泽乡之行，自己等身带伤势，也不知如何出行时，又是喜忧参半。

倏地想起张碧莹讲起她父亲叫作张良，乃旧韩国名将显贵之后，因避秦王追捕，才隐居致此。

这不正与汉高祖刘邦手下得力谋士张良背景相似吗？难道她父亲就是这个张良？

项思龙心下又惊又喜。

要是他真是刘邦手下的那个张良，那自己跟着他岂不是可以找到刘邦？



那时自己就可以走遍天下去寻找父亲项少龙了。

想到这里项思龙更是兴奋不已。

## 第四章 相见恨晚

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

项思龙精神似回复了很多，人也乐观和振奋不少。

这几天还真亏张碧莹和小翠的悉心服侍，使得他的伤势恢复很快，已经差不多全好了。

这么久还没见曾家兄妹二人，项思龙心下可有些惦记了。

晚膳时，张碧莹神情似有些古怪，好一会后才低声道：

“曾盈姑娘病了，她总是念叨着你的名字。”

项思龙脸微微一红，大急道：

“莹妹，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在张碧莹悉心照顾项思龙的这几天里，张碧莹对他那款款情意表露无遗。项思龙岂是铁石心肠之人？何况如此美貌女子投怀送抱，他已有点乐得忘乎所以了。

但现一听曾盈生病，想起这同自己同患难共困苦的让人怜爱的弱质女子，不由得心中大急起来。

张碧莹似从没听他用如此语气跟自己说话，双眼一红，垂下头去，颇感委屈的道：

“我已经请了大夫为她看病了嘛，已经好多天了，也无大碍，你何必如此……”话未说完，就已泪如雨下了。

项思龙不禁怜意大起，忙安慰道：

“好了，碧莹妹子，算我说错了话，你在心里把我狠咒一番罢。”

说完故作满脸赔是的无奈之色。

张碧莹看得他那种样怪样，禁不住破涕为笑地怨道：

“我不跟你说了，无赖！走吧，去看看你那宝贝的曾盈妹妹吧！”

项思龙见她还是一股子的醋劲，那种生气的娇态更是迷人，禁不住趁张碧莹不注意时，一把将她抱住，迅速的吻了一下那还带泪花的俏脸，双手也在那柔软的娇躯一阵抚摸，羞得张碧莹连连挣扎却双浑身酥软，用粉拳直捶他的虎背，却又柔情似水的嗔道：

“你坏死了啊，你！”

一脸的无限风情。

项思龙可真不想放开这秀色可餐的尤物，但一想到楚楚动人的曾盈，只得强抑被撩起的欲火，放开了张碧莹。

两人匆匆整理一番自己凌乱的衣服，项思龙随着张碧莹走出了这闷了几天的“小组闺阁。”

屋外已是暮色苍浓，头顶间或有几颗星星闪动，远处群山在暮色笼罩之下显着几分诧异的神秘。

两人通过一条两旁都是园林小筑的石板道，不多时就来到西厢的一个

房间旁。

屋里似有人说话的声音，推门一看，果见曾范和曾盈二人正在细声低语，那曾盈正躺在床上，脸色煞白，一双秀目深深的塌陷进去，嘴唇干裂发白，神色甚是憔悴。

项思龙看得心如刀割，冲上前去，怜爱的抱起瘦弱的曾盈，双目禁不住发红。

曾盈一见是项思龙，双目射出欣喜的光来，激动得双手紧抱住他的虎背，继而又低泣起来。

曾范看得此况，轻叹了一口气，站起转身轻步走出，他的伤势看来也已全好。

项思龙用手轻拂过曾盈眼前的发丝，端详着眼前这病弱的美女，心中真是又爱又怜。

唉，都是自己让她受了这许多般的苦来，项思龙暗恨自己真是没用，连一个女人也保护不好，语带歉意的道；

“盈妹，都是我无用，没有尽责保护你。”

曾盈惨然一笑道：

“龙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为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现在你的伤怎么样了。”

项思龙安慰的道：

“已经全好了。只是你啊，可要给我好好的养病。”旋压低声音道：

“我还要你给我生一对儿女呢！”

曾盈听得俏脸一红，苍白的脸上显出点血色来，羞得佯装又气又恼的道：

“你想得美啊！人家才不要你呢！”

项思龙听得美女发嗔，心下又是一番乐趣，抱起曾盈猛的对着她那干裂发白的小嘴一阵狂吻，似想把心中对这美女的爱一下子都发泄出来。要不是见她病弱，正想与她来个颠凤倒鸾，同登仙境了。

张碧莹见着二人卿卿我我之态，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失魂落魄的回到房去，低泣起来。

唉，英雄难消美人恩！往后的日子可有得项思龙头痛了。

几天来项思龙都陪着曾盈，这少女在爱情的滋润下病情好转得很快，又象己前一样能欢声雀跃了。

曾范也时常过来，三人相谈得甚欢。

但项思龙总觉心里有些刺儿。

张碧莹这几天都没有来找他，小翠每次来时都有点脸崩眉竖的埋怨之气。

看来张碧莹对他和曾盈的亲热劲儿吃醋了。

项思龙苦笑了一下。

自己怎么去向她解释呢？说他项思龙二个女人都爱？还是……

项思龙可也真是有点一筹莫展了。

唉，无论怎样，自己还是得去看看这救命恩人的。

来到张碧莹房前，只听她正在向小翠大发脾气，似是嫌她端来的茶太烫了。

项思龙迟疑一下，伸手敲门。

小翠开门一看，又惊又喜，张碧莹一看是项思龙顿时也平静了下来，只是杏眼横瞪，不知是气他项思龙还是气小翠。

气氛顿时尴尬下来，项思龙默默的走上前去拾起摔在地上的什物。

张碧莹见了脸上一红，气道：

“你来干什么？不去陪你那曾盈妹妹了吗？”

项思龙只有心下叫苦，脸上却是冷漠的道：

“张小姐原来火气如此之大，心中不快就拿东西和下人出气。”

张碧莹听得他语气，气得俏脸排红，样似欲哭，却又咬牙切齿道：

“关你什么事啊？人家又没拿你出气。”

项思龙心下暗笑，朝小翠一使眼色，让她退出。随后一步跨前，把她搂入怀里，整个抱住，滚到床上，低头瞧着她俏秀清甜的脸庞。

张碧莹顿感浑身发软，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几下，便软倒在他的怀里，惊怒道：

“你要干什么？”

项思龙柔声道：

“当然是报答我们张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张碧莹又恼又惊，奋起余力挣扎，岂知项思龙借势用胸腿磨擦她敏感的禁地，挣扎反变成似向对方作出强烈反应。

她自认识项思龙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他如此轻薄无礼。心虽不忿，但身体却传来阵阵销魂蚀骨的奇异感觉。

项思龙这时在她耳际轻轻地问道：

“你还生气吗？”

张碧莹一边喘息一边还是气道：

“我怎么也要报复你一次。”

项思龙听她那已没了半点火药味的语气，知道已是前嫌大释，趁她体内的快感愈趋强烈时，猛吻对方香唇。

张碧莹嘤咛一声，迷失在那种飘飘欲仙的陶醉里，心中对项思龙所有的忿恨立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里只有一种羞人的兴奋和快感。

项思龙此时身体里也只觉得一阵火热，浑身欲火膨胀，手法立时由温柔转为狂猛，还带着少许粗暴。

张碧莹娇躯发颤，脸红如烧，一对秀目差点喷出火来，小口张了开来，不住喘息娇吟，挺耸的酥胸急促起伏，正是情动如潮。

项思龙终于撤掉了张碧莹所有的防御，双手在她那丰盈的美腿和小腹处恣意爱抚，逐寸挑逗着她那充满弹力的嫩肤，任何地方都不遗漏。

时间就在这情意浓浓间悄然流逝。

每一寸光阴都被激烈的情火欲流填满。男女的狂欢和快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他们，神魂颠倒中，他们相互抚摸和紧抱着对方的身体，感受着对方爆炸性的力量和似永无休止的狂猛冲击，一次又一次攀上灵欲交融的极峰。

从这刻起，张碧莹就再也不是一个纯情少女，而是一个情郎的妇人了。

“思龙，我爹回来了，他说想见见你。”这天张碧莹兴冲冲的闯进项思龙的房间，劈头劈脑的说道，一见项思龙正与曾盈打打闹闹，微微一怔低下头去，脚步放慢了下来。

项思龙望着她诧异的一笑，走上前去一把将她拉过来，让她坐在身边。

张碧莹俏脸一红，目光正好与曾盈相触，见她微笑不语的望着自己，更是差态娇饶。

曾盈这时站起，看着她那神态，心下暗暗窃笑，看来项思龙已把他和张碧莹的事情告诉了她。

只听她脆声笑道：

“莹姐，你既有事与龙哥相商，那小妹暂时退下了。”

说完，身子向前张碧莹微微一拂，二人目光正好再次相接，慌得张碧莹心下又羞又乱。

待得曾盈退去，张碧莹狠狠瞪了项思龙一眼，随后又玉脸霞飞，低声道：

“我把我们的事告诉了我娘，他们都想见见你。”

项思龙捉挟的笑道：

“是我们那天的事吗？”

听得张碧莹嗔怒道：

“你再敢说？我就杀了你！”

项思龙心中大乐，哈哈一笑道：

“那你可就要守寡喽！”

张碧莹拿他没法，又气又恼的道：

“说不过你，油腔滑调的，走吧。在我爹娘面前可要表现好点。”

项思龙怪声怪气的道：

“遵命！娘子！”

两人皆是一阵大笑，随下又打又闹的向张良住处走去。

路上两旁都是疏落有致的平房，通过一条僻静的石板小路，赫然可见一座精致优雅的房舍，前面是一个小园林，林内奇树异石，花香鸟语，更增了这室内主人清幽雅致的气氛。

项张二人走进屋内，张碧莹则一阵风似向后堂欢声跑去。

美婢则请项思龙坐下，奉上香茗，又姗姗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坐在广阔的大厅里。

项思龙闲着无聊，环顾四周。

大厅布置典雅，墙上挂有帛画，画的都是宫廷人物，色彩鲜艳。

厅心铺了张大地毯，云纹图案，色彩素净，让人看得很是舒服。

看来这张良雅致颇高，确是一智慧高绝之人，难怪他今天能成为刘邦手下得力谋士。

项思龙正神思现古，心中情绪荡漾时，身后脚步声响起，抬头一看，便见张碧莹正挽着一中年美妇缓缓向他走来。那中年美妇一双黑白分明但又似蒙上一层迷雾的动人眸子正冷冷的打量着他，似想穿透他的肺腑。她耳坠上是一玄黄美玉，云状的发髻横插着一枝金钗，嫩滑的肌肤白里透红，眉目如画，绢裙轻薄，娇躯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最使人迷醉的是她配合着动人体态显露出来的娇艳丰姿和成熟迷人的风情。她们身后则是一身形高大，容貌古朴，神色平静，一对眼睛却是闪闪有神的差不多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

项思龙忙收敛心神，回复他那傲然自信的神态，龙行虎步般来到三人面前，施礼道：

“晚辈项思龙拜见伯父伯母。”

那汉子微一点头，似很欣赏项思龙的这种不亢不卑的姿态，悠然走到

项思龙面前，坦然道：

“项少侠果然是一表人才，乃人中之龙。莹儿眼光不错！”

说完一阵爽朗大笑，示意几人坐定后又说道：“听莹儿说项少侠曾除奸惩恶，现被官兵通缉，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项思龙昂然正色道：

“现下奸臣当道，王室昏庸，以致弄得民不聊生，我辈中人自是应当义起反抗，死而后已，小侄今后自还是义无反顾的走自己想走的路。”

张良眼中闪过惊异之色，赞许道：

“思龙此等豪言壮语，果是大快人心也，那你对当今之势有何看法呢？”

项思龙顿了顿道：

“秦自灭六国以来，便不断地推行暴政，一方面他的政策措施不但没有发挥其有益的效应，相反激发了他们政权内部的矛盾和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秦灭六国后的各国王室后代都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私下培植势力，等待时机，欲谋变动恢复国土。所以当今天下局势就是‘天下苦秦久矣’，在不久的将来秦朝必将被灭。”

张良听得脸上放光，对项思龙的解析大是叹服，当下接着道：

“那你认为夺天下者将为何方人物？”

项思龙想也没想的接口道：

“布衣中人也！”

张良见他说得如此语气，惊奇的问道：

“思龙，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其实任他张良如何学究天人，怎知项少龙乃现代中人，悉知他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呢？

项少龙知是自己口不择言露出毛病，当下想了一想，旋又解释道：

“今天下之势，农民百姓是受秦压迫最惨重的阶层，沉重的赋税徭役，残酷的刑罚都使得劳动人民处在流血痛苦的呻吟生活中，他们渴望安定，向往和平，现在他们对秦二世失去了任何的幻想，因此他们当中，只要有人仰臂登高一呼，响应之人定当热如洪潮，秦政灭亡之日亦就不远了。”

张良只听得敬佩不已，目射奇光的看着项思龙，对他那大胆的推想简直是佩服得五腹投地，暗想自己真是得了个乘龙快婿，他日定当能叱咤风云，可得好好的把他把握住，以助自己他日成就大事，当下一阵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莹儿，你可找着了个好夫婿啊！”

项思龙一听知他已把张碧莹终身交给自己了，当下跪首便拜道：

“岳父岳母在上，请受思龙一拜。思龙定当不负所托，会好好的照顾碧莹。”

张良见项思龙思想反应如此敏捷，更是老大开怀，高声喊道：“张方，今晚给我大摆宴席，庆祝思龙和莹儿的订婚之喜。”

这时从大厅后方走出一个年纪约在四十许间，脸目予人一种精明感觉的中年汉子，走到张良跟前应声道：

“是！老爷！”

随后退下。

张碧莹已是娇不堪言，在那妇人怀中娇羞不已，只乐得那妇人直是盯着项思龙和她总是浅笑不语，看来对项思龙印象极佳。

张良望着项思龙，忽然又问道：

“那思龙对为将之道又有何看法呢？”

项思龙谈兴大发的道：

“天生贤才，自是供一代用之，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人而不用，孙子兵法中的‘择人而任势’就是这么回事。”

顿了顿又道：

“但是为将之道，首要治兵。所谓纪律不严，何以能整？非练习拥熟，何以能暇？若非既整且暇，何以能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乎？当年长平之战，白起以少胜多，大败赵军，岂不是将兵人人折服，人人听令？再就是将帅要有足智多谋，赏罚分明，爱抚部属，勇敢坚毅，树立威严等。若不能做到如此，就不足以为将。”

张良听得他这份见解，觉得确是妙论，当下又问道：

“那么用兵之道呢？”

项思龙谈兴更甚，滔滔不绝道：

“兵贵精而不在多。用兵之上策乃是用谋取略战胜敌人。所以善于用兵之人只是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交战，攻占敌人的城池不是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靠久战，这些都是靠周全的战略方针。象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就是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运用谋略争取了齐、秦二国援助，击败楚军，争取了中原霸主地位。还有，用兵的原则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张良听得更是大为叹止，折服不已，二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意，一直谈到太阳下山，张方来叫二人赴宴时，才言犹未尽的结束谈话，连张碧莹母女二人何时离去亦是不知。

## 第五章 忽变风云

晚上的宴会气氛自是热闹非常。

项思龙和张碧莹因是宴会主角，不断的有人向他们道喜。

张良和夫人对道贺众人也是应接不暇。

曾盈则站在项思龙身旁含笑脉脉的看着自己的爱郎。

只有在项思龙后侧一席上有一个武士装束的华服英伟青年低头喝着闷酒。

他体形极佳，虎背熊腰，充满男性魅力。两眼更是精光闪闪，额头高广平阔，眼正鼻直，两唇紧合成线，有着说不出的傲气和自负。

只是此时眉宇紧锁，双眼极其怨毒的瞪着项思龙，似乎跟他有着深仇大恨般。

只见他带着醉意的走到项思龙面前，冷漠的道：“听说项兄徒手单斗十多个彪形大汉，在下韩自成真是大为叹服，不若择个吉日良辰，大家切磋切磋，让在下见识一下项兄雄姿风采。”

项思龙听出他表面虽是客气，实则语含讽刺，心中有气，想道若和你来个自由搏击，定要打得你变成个肿猪头，但比其他自己则可能——筹莫展，当下惟有谦虚笑道：“韩兄定是武功盖世，小弟望尘莫及，怎能够资格和韩

兄切磋，有闲时还要请韩兄指点一二。”

韩自成似料不到他如此反应，哈哈一笑道：

“项兄真令在下失望，如此亦不强项兄所难了！”

语意尽是轻蔑讥讽。

项思龙心平气和，潇洒一笑，拉着张碧莹的小手，转身向张良走去。

此时张良正和一三十许岁的粗壮汉子聊天，见着项思龙，忙介绍道：“贤婿，这位就是仓海君冯进，力大无比，只手能举起两百斤石墩而面不改色。”

项思龙忙作拱打过招呼，见这汉子满脸的胡腮，眉毛黑而浓，一对三角眼射出的寒光令人不寒而栗，颇有点象现代电影中张飞的模样，心下不禁惊然。

那汉子亦横眼一扫项思龙，连声大笑道：

“项兄果然是一表人才，与碧莹确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说得张良连连大笑，替项思龙等说谦让之话。

这时，张方匆匆的走到张良身旁，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连连耳语一番，只见张良脸色连连急变，眼睛不住的向项思龙望来，似有着什么心事似的。

果然，待张方离去后，张良叫过项思龙，音带震颤的道：“思龙，大泽乡陈胜吴广起义了！”

项思龙听后也是一怔，想不到自己还没赶到大泽乡，起义就开始了，当下不禁连叫可惜，这等壮举自己没有参加。否则可以目睹中国这第一批农民起义了情景了。

张良见项思龙神色古怪，以为他对此也是料所不及，当下又道：“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呢？”

项思龙正在沉思之中，听得这话，脱口而出道：“他们此举将打响农民起义的第一枪，中国大地上将风云急变了。”

张良似不能全懂项思龙的话意，但他见项思龙似早已预见陈胜吴广起义似的，忙又道：“那我们现在又该当如何？”

项思龙想了想道：“兹养生息，养兵蓄锐，等待时机，投奔明主。”

张良本也是个心智超人之人，顿时明白过来，项思龙的这番话为他以后不投楚王而投刘邦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张良所处的这个村落，本是当年秦灭韩后张良为了逃避秦王追捕，带着家人五百多人逃亡至此隐居发展开来的。

所以张良也就是这个村落的领袖人物。

但张良对故国旧韩怀念甚重，因为他家在韩有着五世为相的耀荣，只是秦灭韩后，也流落至此，所以他一心一意都想着复国大计，暗中培训了不少忠心不二的武士和在江湖中网罗了不少游侠豪杰，失意人士等。

这些也全靠他当年逃亡时携带了大量父辈留下的黄金珠宝等物，才为今天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现在看来时机快要成熟了，他多年积累的心血没有白费，趁这天下局势动乱之时，是他实施他的复国大计，一展胸中抱负的时候了。

张良望着窗外那七月灼热的阳光，眼睛里透出深深的光芒。

这天，项思龙吃过早餐，与张碧莹一起漫步到了一个可容五六百人操练的庞大练武场，场上正有数百人分作几批在练习剑术。骑术和射箭，更有人穿上新造的甲冑，任人用各种兵器攻打，试验其坚实的程度，膨膨作响。不过最热闹的还是箭靶场，近百武士在旁围观，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喝采声。

那韩自成正在场上演习射箭。

项思龙的表情不觉不自然起来，正想转身离开，那韩自成却也是瞧见了，大声喊道：“项兄有此雅兴来练武场，何不下来表演一下项兄的神技箭术，让我们一睹项兄风采？”

众武士也齐声附和。

项思龙对箭术本是一窍不远，当下听得韩自成如此说来，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心中却是把这韩自成十八代祖宗都骂了个底朝天。只见他装出一丝微笑，道：“韩兄请先演试吧！”

韩自成傲慢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目光闪过张碧莹之时，眼中对项思龙又尽显怨毒之色，只听他一阵哈哈大笑道：“那韩某就献丑了。”

一个沉腰坐马，把箭架在特别巨型的强弓上，拉弓的手还捏着另两支箭。

弓弦倏地急响三声。

三支劲箭一支追着一支，流星般电射而出，第一支正中二百步外箭靶的红心，接着先后两支破空而至，硬生生的一箭插入前一箭翎尾处，连成一串。

众观者看得如痴如醉，轰然叫好。

项思龙亦也看得目瞪口呆，如此神乎其技箭术，不是亲自看到，怎么也不肯相信。

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比射箭自己是必败无疑。

唉，要是有一支枪就好了，凭自己空中击飞物百发百中的枪法，定然不会丢人现眼。

正当项思龙急得一筹莫展，一脸窘相之时，候见张碧莹乌发上插着两支金钗，心下顿然有了主意，走到她身边神秘的说道：“莹妹，借你发钗一用，可以吗？”

张碧莹一愣，不明所以，但仍把金钗取下给他。

只见项思龙一阵哈哈大笑，随手把两根金钗闪电般往二百步外的箭靶掷出。

众人哪想得到他是掷钗而非射箭，齐感愕然时，二支金钗正好并排钉在韩自成所射击的箭靶上，连项思龙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成绩。

虽然他在特种部队里练过飞刀投掷，但象现在这样如此神妙，亦是首次，其实他刚才也是急中生智，用这金钗来代替飞刀，想不到果然成功。

只看他能在二百步外的距离达到如此神乎其技的准，就可知他不但手劲惊人，还定有独特的手法，否则休想办到。

韩自成这时脸上不禁露出骇然之色，众人亦是喝采声如雷。

突然项思龙听到身后传来几声清脆的拍掌声，转身一看，原来是张良和那仓海君冯进及张方等几人，忙上前施礼。

张良走上前来扶起后赞叹道：“思龙这一手飞钗，可说是空前绝后了。哈哈……”一阵大笑后旋又对韩自成道：“韩老弟，现在你该知思龙的本事了吧！”

这一说只愧得韩自成原本羞恼的脸上更增几份对项思龙的恨意。

“思龙，过两天我想叫你和张方、韩自成三人进市集去购一批马匹过来。”这天张良把项思龙叫到他的内室，沉声说道。

项思龙心下会意，知道张良已经按奈不住，准备发动反秦计划了，但



仍顿了顿道：“现下外面局势混乱，战争中都急需马匹，我看这事情有些难办。”

张良似料知项思龙会有此说，当下把头一点道：“你说得不错，但这个问题我早考虑过了。听说泗水县里有个养马的董马痴，他们家世代养马，当年七国并雄时他祖先是为赵国饲养战马的，现在他虽隐居泗水县里，还是开着当今秦国屈指可数的养马牧场，但因当年秦始皇杀死过他的祖父董飞，因此心中怀恨，所养的马从不供给秦王作战使用，所以他那里定有大量马匹可以购得。”

项思龙听得心下大明，喜笑道：“那我们即日起程就去购买董马痴的马。”

翌日，项思龙、张方和韩自成三人带领着一批张家家丁起程浩荡的准备向泗水进发。

曾范曾盈和张碧莹亦也追随在其中。

张良把他们一行一直送至谷口，语重心长的朗声说道：“预祝诸位一路顺风，马到功成！”说完策马率着众人随从返回谷去。

张方这时对项思龙说道：“项少侠对我们此次行程准备作何打算？”项思龙没有回答，忽然问道：“到大泽乡我们要走多久？”

张方显是对他非常欣赏喜爱，不厌其详的说道：“单人快马两日可到，但象我们这么多人，速度自是缓慢了些，差不多五日也可抵达。”

项思龙一听道：“那我们就先进发大泽乡。”原来项思龙还是一心想着去看一看陈胜吴广的起义情况。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虽然韩自成心中极是不服项思龙指挥，但他也没有办法。

一路上尽是山峰延展四方，森林怪石兀立两旁，间中可见河流小溪。

因这次有了张方等人带路，所以众人走的尽是宽大山路，倒也不觉什么劳崇。

曾盈张碧莹二人更是围着项思龙叽叽喳喳的欢笑个不停，倒也不觉寂寞沉闷。

张方看着项思龙笑道：“项少侠可也真是好福气，深获两位姑娘欢心。”

项思龙谦虚笑道：“此等齐人之福却也是其中有着许多难言苦衷呢。”

张方却又忽似心有所思，感慨的叹道：“想起秦人，我也感到很是矛盾，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确也作出了许多伟大的成绩，象他实行的‘上农除末’的政策和统一货币度量衡，使得经济文化确也兴旺不少。但他的荒淫残暴，却又让人实在忍无可忍。”

项思龙奇道：“你们韩国被秦灭亡，难道你就不憎恨秦始皇。”

张方脸色一沉道：“现在秦二世昏庸无能，比他父亲嬴政可是有天壤之别。哼，让此等昏君当权，百姓就永无归宁，我们韩人早就想思谋策反了，如今天下局势又大是混乱，看来我们复国之日是指日可待。”

项思龙听得大为惊讶，想不到张良手下一个总管就有如此见识，真想告诉他无论如何挣扎奋斗，最后仍将是被刘邦一统天下时，却又想此话就算说出也不会有人相信，就摇头一笑，感慨的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张方听得大是惊异，讶道：

“好文才！想不到项少侠不但武艺超群，对诗词亦是大有研究。”倏又念

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好气魄！真是一千古绝句！他日项兄定是人中之杰！”说完一阵爽然大笑。

项思龙却是苦笑一笑，想不到自己盗用了‘前人’诗句，令得这张方竟是大有感触，当下转过话题道：“张先生对大泽乡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又有何看法呢？”

张方似被项思龙说得谈兴大起，侃侃而说道：

“陈胜吴广的起义，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怒吼爆发的先锋，其势在短期间必会迅速庞大，目前虽取得一定的成绩，然他们终为布衣出自，自身血统并不高贵，且素质不高，起义军内部又是鱼龙混杂，所以以我来他们难成气候。”顿了顿又接道：

“现天下之势正值风云变幻之际，能人辈出，角触争锋，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真实本领的人，只能偶然一时之势，终会被历史淘汰的。此话也正应了你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此一番话说得项思龙大为叹服，想不到这张方竟也看出今后天下之势，虽然言语有些偏激，但从此也可看此人胸中才学包罗万相的罢。自己要不是早知历史趋势，定会敬他为天人了。

张方似也看出项思龙的惊异之色，但忽又想到什么心事似的，脸色略变的道：

“项少侠可得留意那韩自成，他对你心里可不怀好意。”

这些项思龙早已知晓，但终不明白那韩自成为何如此痛恨自己，当下问道：

“他为何对我如此憎恨？我自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

张方诡然一笑道：“这还不是项少侠的艳福作怪。韩自成在我们族内一向是自视倜傥，仗着武艺超群更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一直都在追我家小姐，但小姐厌他那种狂妄之态，我家主公也看出此人难成大器，所以没有答应下来。可我们族内其他青年确也及不上韩自成，所以此事一直拖着，待得项少侠出现，才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哈哈。”一连声大笑中显出这张方对那韩自成极无好感。

项思龙苦笑道：“想不到此事竟也如此曲折。”

一行人停停歇歇地赶了四五日路后，大泽乡已是遥遥可望，可天公确是不作美，黄昏时忽然下起雨来，大队人马只得停下，扎营生火。

项思龙在营中借着火光看着面前这两个娇美动人的爱妻，心中有说不出的轻松和快意。但倏又想父亲项少龙，又禁不住神伤黯然。

曾盈走近靠他身旁坐下，轻扶着他厚实的脊梁，柔声问道：“项郎，有什么事想不开心吗？可否能告知我们也分担一下你心中的苦闷？”

项思龙轻轻的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唉，这事自己能说吗？即便说出来她们会相信吗？自己是从另一个时空来的人，她们连想也不会有此想法。其实自己来到这古秦，又何曾不是一度不能相信？只是时间长了，与这古秦里的人打交道多了，才不知不觉的觉着自己的血与肉，爱和恨已溶进了这浪漫的古都国里。

项思龙的心情，就在这喜喜忧忧的时间中沉浸着，郁结难解。还好有两个佳人相伴安慰，略去他心中愁苦。

也因沿途奔波劳累，三人抱在一起，沉沉睡去。

忽地项思龙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惊醒，足音由远而近。

不好，可能有敌来犯！项思龙在特种部队里的训练就是不论人在什么状态下都要有提高警惕。

随时应战，因此他现在凭着感觉屋外绝不是已方的人。

张曾二人这时也都惊醒过来，见着项思龙的神色，二人脸色大惊。

项思龙示意她们二人留在营帐，悄悄取剑出帐，果见五六个黑影正朝自己营中悄悄走来，见着项思龙，一语不发，拔出长剑，向他攻来。

项思龙连忙拔剑迎击，此时张曾二人也已退出帐外，一见此况，均是大惊，张碧莹忙喊：“有刺客！”说完也拔剑向来敌攻去。

此等几人均是从黑布蒙面，漫天剑点，暴风雨骤般往项思龙袭来，剑法精妙绝伦。

项思龙见众敌如此厉害，身下骇然，忙用自己这来秦的这些日子里，从众武士习来的剑法揉合现代击剑之术出剑迎敌，一剑斜挑，直取一敌双目，待敌一退，又剑锋一横，挡住其他几人击来之剑。

此时张方等人业已赶来，架起弓箭往众敌射去，两声惨叫划破夜空的寂静。

项思龙趁众敌慌乱之际，以剑作刀，一式直劈，正在一敌眉心，应声而倒。

那边张方和张碧莹也正围住一敌，出势猛攻。

韩自成则站在一旁，脸色阴暗不定。

片刻后，六个刺客被杀死五个，张方和张碧莹生擒一个。

正当项思龙正想赶去询问刺客底细，韩自成忽地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拔剑猛刺那贼正胸，那人眼中尽是怨毒的指了指韩自成，惊声道：“你……”韩自成剑又是一挺，顿时死去。

项思龙无可奈何的瞪了一眼韩自成，又朝张方望去，见他也正向自己使来眼色。

众人沉闷而散。

张方则跟着项思龙朝他帐营走去，路上沉重的跟项思龙说道：

“这肯定是韩自成搞的鬼，妈的，看来这小子是想造反了。”

项思龙亦也沉重的点了点头道：

“昭，我们以后得防着他点。”

张方恨声道：

“哼，这小子可也奸诈得很，把那刺客杀死，使得我们没有他的什么把柄，也奈何他不得。”

张碧莹听得他们如此一说，气得杏眉倒竖，恨声道：

“我这就去杀了这个奸贼！”

项思龙一把把她拉住，沉声道：

“不可鲁莽！咱们得拿出证据，让他无话可说时才可惩办他，如若这样杀了他，众家将会有何想法？”

张方点了点头道：

“路上咱们得小心着点。”

第二天天色大明，雨过天晴的天空格外晴朗，空气清新，徐徐凉风吹来，使人感到格外的舒适凉爽。

项思龙等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向遥遥可望的大泽乡进发了。

大泽乡是泗水县城的一个小镇，这里湖泊密布，水草丰盛，交通便利，

工商交易活跃，信息灵通，但民风剽悍，是一个人杰地灵的风水之地。

谈笑之间，大泽乡到了。

和泗水相比，大泽乡小了至少三四倍，但这里护城河既深且阔，城高墙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城外还驻扎了两营起义士兵，军营延绵，旌期似海，颇具慑人之势，城楼高处满布哨兵，剑拔弩张，士气昂扬。

项思龙看得心潮急涌，想起陈胜吴广原本只是秦朝的一个士卒，但凭着愤勇起义，现今也成就如此气势，不禁肃然起敬。

张方也看得大是感慨道：“想不到陈胜吴广短短数日，竟也有着如此士气，看来人心所向，确是可成大业。”

项思龙想着张方还是看不起陈胜吴广，心下冷然，道：“张先生有他们之勇乎？”

这一说使得张方老脸羞红，喏喏道：“项少侠取笑了，我乃一介臣仆，何谈成就大业。”

项思龙又不禁觉着自己刚才之举似是过分，歉然道：“张先生哪里的话，思龙乃一介草莽武夫，说话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一二。”

张方岂是那等胸怀狭窄之人，当下爽然一笑道：“项少侠刚才甚是让张某深思，陈胜吴广也确有其英雄本色，常人所不及之处。”

二人边走边谈，不觉已至城内。

只见各处均是兵来将往，车马如龙，百姓各家也是张灯结彩，笑语欢声，一派喜庆节日的气氛。

众人也似受了这气氛的影响，都觉轻松起来。

哈，这里再无石猛之流的为虎作伥，虎假虎威的恶公子了吧！项思龙心下想来又觉兴奋异常。

看来战争在这样一个以武力为王的时代里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可以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安乐。

正当项思龙这样胡思乱想之时，突地听得一片“张楚王万岁！张楚王万岁！”的欢呼声，忙寻声望去，只见一个浓眉阔背，脸如刀削，身材高大，一对深邃的眼神顾盼生光的五十余岁的粗壮汉子，正骑着一匹乌黑壮马，在众将促拥之中面含微笑，让人感觉不怒而威。

噢，原来这人就是陈胜了！项思龙心中暗想，想不到此人竟然获得民众如此拥护，看来秦二世确是暴淫无度，来日不长了。

当下又想到了刘邦。

唉，这个真正统一中原的汉高祖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一路上无风无浪，众人行了十多日已经临迁泗水县了。

韩自成这些天来也感觉有人监视自己，因此也无法有得异动。

项思龙则有二女相陪，天天谈笑风声，夜夜艳福无边，只觉着这段日子是他来秦以来最是逍遥的时光。

张方则是打点众人饮食起居，也是忙得个不亦乐乎。

这天，张方忽忧心忡忡的对项思龙说道：

“泗水县还未被义军攻占，仍有秦兵守着。那县令石申对你杀死他儿子后定是怀恨在心，看来我们会有麻烦了。”

项思龙也是眉头一锁，忧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可以绕县而过吗？”

张方道：“绕县而过到董马痴那里我们差不多还要半个多月的行程，其

中还要翻山越岭，路途崎岖坎坷。”

项思龙问道：“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张方低头沉思了一会，忽而似想出什么妙法似的，高兴的道：“有了！我们营中有个叫张宁的人，他善于容之术，我们何不教他给项少侠改头换面，如此我们就可避过他们耳目了。何况他们现在也被义军吓破了胆，哪里还有什么心事仔细盘问检查呢。”

项思龙一听此计大妙，于是叫了那张宁给他化装起来。·这张宁确也有神技奇艺，不多时项思龙已变成了一个满脸络腮胡须，头发高盘在顶，身着宽大长袍的三十几许的粗壮汉子，若不细看，连曾盈、张碧莹也难以认出他来。

当下众人皆是哈哈大笑，连项思龙也甚感满意有趣，对那张宁大是赞赏一番，只喜得张宁心底乐开了花儿。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众人向城门走去。

只见城上秦兵个个都是噤若惊弓之鸟，一个个都是箭弩剑拔，戒备深严，城门处则是一大堆秦兵正在检查盘问过往行人，气氛甚是紧张，如临大敌。

项思龙等一行人来至城门，一个鼠目宽脸的军官模样的秦兵把他们拦住，冲着项思龙喝道：

“干什么的？”

项思龙道：“我们是进城去买些布匹牛马等回去，以各急用的，现在兵慌马乱的，我们效区什么东西也没得买。”

那军官朝项思龙等佩剑一瞧，又喝道：“谁听你这么罗嗦！喂，你们进城都带着兵刃干嘛，是不是陈胜吴广贼党进城来作内奸的？”说完指挥两个兵卒就来提拿项思龙。

项思龙一惊之下，正不知怎办时，张方已走到那军官跟前，顺手塞过几锭银子，陪笑着说道：

“唉，官爷，我们确实是进城作买卖的，哪里会是什么奸细呢？现在外面反贼众多，我们带着兵刃也是为了防身之用啊。我们公子不懂规矩，多有得罪，还请官爷多多担待。”

那军官接过银子，眼睛稍微一转，神色缓和过来，又大喝道：“既真是做买卖商人，那就放他们进去吧。哎，小子，以后学着点做人。”说完挥退两个手下。

项思龙徐徐吐出一口长气，还亏得张方见机得快，否则可有得麻烦，但又可恨那秦军官，战事如此严峻，还作威作福，妈的，要是手中有一挺机关枪，定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以泄心头之恨。

众人虚惊一场，心情都由紧张中渐渐平静下来，只有那韩自成脸色阴晴不定，似又在想着什么奸计。

进得城来，家家都是屋门紧闭，只偶而有些秦兵在张牙舞爪的想趁这战乱之机人心惶惶之时到这些平民家中去强抢一番，踢着那些紧闭的屋门。

项思龙心中大怒，目中厉芒连闪，正想冲上前去狠揍他们一顿，张方连忙拉住他的衣角，低声道：“项少侠，咱们不可造次，免得他们发现了你的身份。”

项思龙心下一惊，顿时冷静下来。

唉，时势逼得自己竟然如此难受！要不是有众人跟着自己，凭着自己

性子，可真要拼死也要去教训一下这帮无法无天的秦兵。

项思龙想着连番而来的不愉快之事，甚觉晦气。

唉，要是找到刘邦就好了，那自己就可跟着他去驰骋疆场，杀秦兵个落花流水了！

他自己也想不明白，自己来到这古秦后，对刘邦竟是越来越是思念起来。

众人从城南往城北走了大半天，不觉天色又是暗了下来。项思龙于是便又吩咐扎帐休息，因心里想着诸多不顺的心事，早早就进了营帐睡觉去了。

突地外面一片吵杂之声把项思龙惊醒了，过去仔细一听是张方和一秦兵军官语气的人正在争执着什么。

当下心下一紧，暗道一声“糟了”，昨夜自己一时心中气闷，倒疏忽了韩自成有可能去向秦兵告密。

妈的，这小子，若真是他，老子今个儿就宰了他！

项思龙边想边走出帐外，却见一双目闪闪有神，鼻柱挺耸，身穿甲冑，年纪约在三十几许的秦将军和张方争执些什么，见着项思龙他人顿停了下来，那秦将军面色阴冷的瞧了瞧项思龙，沉声问道：“阁下是谁？”

项思龙面不改色淡淡道：“在下张捷，敢问将军找着我们何事？”

那秦将军冷声道：“听说杀人犯项思龙藏在你们营中，我们奉命搜查。”

项思龙哈哈一阵大笑道：“将军哪来的空穴来风？我们乃正当商人，谁识得什么项思龙。既然将军要搜，那就请便吧。”说完做了个“请”的姿势，只逗得曾张二女暗暗窃笑。

这时一身材矮胖，耳厚嘴大，身穿官服，四十多岁的秦官走了出来，一双鼠目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项思龙，目中射出怨毒的厉光。只听他突地大喝一声，道：“就是他！”

他就是项思龙！你以为易了容就可逃出本县令之手掌心吗？哼，你杀我猛儿，我要把你抓去抽筋扒皮！给我把他抓起来！”

张方等人一听，忙都手按剑柄，作势欲抗，但是那韩自成此时却不见了影子。

项思龙气得咬牙切齿，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不要轻举妄动，随后又是一阵大笑，冷哼道：“哼！此等无恶不作之人杀是应该，就连你这狗官，我也想杀！”

这下只把那石申气得七窍生烟，连连大喝道：“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 第六章 峰回路转

项思龙悠悠醒来，突地感觉一阵头晕目眩，肩头处火辣辣的针刺般疼痛，浑身伤口全都流着鲜血，有的已经凝成了血块，咬了咬牙强忍着坐了起来。

这是一间地牢，室内昏暗无光，只有借着一碗口大的小洞射进来的余光，才使人视力模糊的依稀见物。

只见对面一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小老头儿也正打量着他，目中尽是

不友善的神色。

项思龙呻吟了一声，也没得心情去理会这些，吐了些唾沫在手上去涂擦身上的伤口，随后又把那破烂不堪的上衣撕成条状，包扎在伤重处。

小老头静静的看着项思龙的一举一动，目中似闪出惊异之色，忽而语气柔和的道：“这位小兄弟犯了什么法？竟也被关进这地牢里！”

项思龙看了这老头一眼，看到他那憔悴之样，心生同情之心，当下答道：“嘿，晚辈杀了这石申狗官的儿子。”

那老头一听似是大感兴趣，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杀他儿子呢？”

项思龙便把他如何看到石申作恶，又如何被石猛众人围攻及自己最后气怒不过，把那石猛给杀了，诸事全盘说出。

那老者似有所悟的‘噢’了一声，又问道：

“那你又是怎样被抓进来的呢？”

项思龙虽觉得这老头有些喜欢刨根问底，但想起大家都是同病相怜，便又仍不厌其烦的把自己如何逃亡，如何遇着张良又如何领着众人去泅水那购买马匹以致中造因叛徒出卖而被抓起等等说出。

那老头似听得目射奇光，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仔细的打量起项思龙来。

项思龙被看得不明所以，想着自己身陷险境，不知何时会被石申这恶贼折磨而死，禁不住叹了一口气，大有英雄气短，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感。

想着自己的二个爱妻曾盈和张碧莹；也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还有自己的父亲项少龙，自己还没寻到他，也不知他身在何处，再有母亲周香媚和与自己有着说不清感情的郑翠芝，她们都在日思夜盼的等自己回去。

想着这些项思龙此时真是魂断神伤，欲哭无泪。

不！不！我不能死！我不能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死去！要死也要死的轰轰烈烈！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天啊！你为什么不开眼，竟还让这昏君当道，竟还让这狗官作威？

项思龙的内心在滴着血般疼痛，不觉又是昏迷的睡去。

醒来时项思龙觉着浑身疼痛已是大减，睁眼一看，原来自己身上的伤处已被重新包扎过。

这时那老者似已发觉项思龙已经醒来，忙靠近过去把他扶起，边道：“醒了。”

项思龙知是这老者不知用什么药给自己伤处敷上，当下感激的一揖道：“多谢老伯！”

那老者微微一笑，和蔼的说道：“不必客气，你那些药物都是我平时从他们送来的饭菜中找出些其中可以治伤的菜，综合起来用饭作引制成的，刚好他们刚才送饭过来，我便给你敷上了。对了，你还没吃饭，这里还有一碗，吃吧！”

项思龙听得出是感动，扑到那老者身上，低声抽泣起来，虽然他们只相处短短的一天时间，但患难之中见真情，项思龙已经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了。何况他从小就失去了父爱，一直都盼望着能找到自己的父亲项少龙，现在在这老者的关爱之中，他似看到了父爱的影子。

那老者似也深有感触，轻轻的拍着他的背脊，柔声道：“哭吧，孩子！但记着如果能活着出去，男儿流血不流泪。”

项思龙听出这老者话中有话，目中闪出希望的光芒，喜道：“老伯有什么办法可以逃出这里吗？”

那老者含笑不语，沉默了一会，正想与项思龙说些什么时，室外突传来说话之声。

只听一人粗声道：“他妈的，整天呆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现在陈胜的手下猛将周文正带兵南下，听说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无敌，攻我们秦军时如入无人之境，我看他过不了几日也要打到我们泗水来了。”

“可不，还有周市、邓宗、陈余等人也是兵锋所向，势如破竹，仅仅二十多天，就攻下了我们多个城池。唉，我们秦军离兵败之日不远了。”另有一人声音嘶哑的说道。

先前那人接口道：“现在离死亡之日不远了，还要老子看着这几个死囚，真他妈的倒霉！倒不如索性拿出去杀了，省得麻烦。要不等起义军攻来时被他们放了。”

那声音嘶哑的又道：“老爷子石申这几天被义军吓得屁滚尿流，忙着准备逃跑，哪还有心事管这些事。不过听说这里面有两个重犯，一个是杀死咱老爷子宝贝儿子的项思龙，另一个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赵国名将李牧，老爷子准备明天就把他们拉出去开刀问斩了。”

二人声音渐渐远去，只听得牢里项思龙和那老者心中猛惊。

只见那老者突地说道：“明天？时间是太匆促了点，不过无论如何也要搏上一搏，看天是不是要亡我李牧了。”

这一下可听得项思龙心下大惊，想不到眼前这蓬垢老者就是当年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赵国大将李牧，当下肃然起敬，下拜道：“晚辈项思龙叩见牧伯伯。”

“项思龙？”那李牧听得这名字，似觉好生耳熟，倏问道：“项少龙是你什么人？”

天啊！这李牧竟然认识自己父亲！父亲真的也到了这古秦！这一份惊喜竟使得项思龙激动得浑身发抖起来。

李牧一见项思龙这等样子，大吃一惊，问道：“孩子，你怎么了？”

项思龙压下心中狂喜和激动，颤声问道：

“你认识我父亲项少龙？”

李牧一听猛的睁大双眼，上前来抱住项思龙急声问道：“什么？你是项少龙的儿子？你是项少龙的儿子？好！好！果然苍天不负有心人，让我李牧这一身功夫不至失传，好！

好！”说完竟喜极而泣，泪如雨下的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下轮到项思龙着急了，忙道：“牧伯伯！牧伯伯！”

李牧这时已平静下来，再次注目项思龙。

是，果然象他父亲项少龙，一脸的正义之气。

突又想起什么似的，低声道：“龙儿！跟我来！”走到地牢一墙角边，用粗裂的手指朝一墙砖拌去，只见那砖块竟是松的，一下子就被挪开。接着很快的墙壁就显出一个洞来。

项思龙掩不住心中狂喜，惊声道：“牧伯伯，咱们……”还没说完，李牧就已挥手示意他噤声。”

二人从那墙洞中钻过，却见又是一个昏暗潮湿的地牢，只是没有人被关在这里，牢里堆满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泥土。

项思龙顿然明白过来，这里定有地道！

果然只听李牧低声道：“这条地道，我已经挖了十多年了，四年前还与



这间牢房里的龙阳君一起并肩‘作战’，想不到他……唉！”指了指其中的一堆土，哀声道：“他就被埋在这里！”

项思龙心中一片黯然，沉默下来。

这时只听得李牧又道：“当年他也是你父亲的至交好友。”

项思龙当下朝那堆土拜了几拜，心下却是暗急，听他如此说来，也不知自己父亲项少龙怎么样了，忙问道：“牧伯伯，那我爹爹他现在怎么样了昵？”

李牧似大感惊奇，问道：“怎么？你没跟你爹住在一起？”

项思龙一时也不知怎么解释，若说自己是这个时代二千多年后的人，他一定不会相信。但自己又怎么跟他说呢？

还好，李牧似又明白过来似的问道：“你娘是不是美蚕娘？”原来李牧听项少龙以前跟他说过他最初的女人就是美蚕娘的，只是后来失散了，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想来这孩子可能是他与美蚕娘所生的儿子。

项思龙虽然不明所以，但只得点头道：“是，我娘是美蚕娘，那我爹现在在哪儿呢？”

李牧似又陷入了从前的回忆，感慨的道：

“你爹可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武功机智均是常人难及其万分之一，秦始皇当年之所以当上皇帝，你爹功劳当居首位。至于他现在嘛，可能已在哪儿隐居了起来。”

项思龙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父亲竟是成就秦始皇霸业的首要功臣，那他……想着秦始皇的暴政荒淫，他心里就有点不自在起来。

李牧似看出了他的心思，低声道：

“孩子，秦始皇虽然残暴骄横，但他成就了中原的统一大业，功不可没。至于你爹，他可是一副侠骨柔情心肠，从不参与秦始皇的朝政，从没有为虎作张过。”

项思龙顿时放下心来，问道：

“那你与我爹是怎么认识的呢？秦国和赵国向来是处于敌对位置的啊！”

李牧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忽道：

“时间不多了，我们来准备一下。”

说完叫项思龙帮着一起运了些土到先前的那个牢房里，堆成两个人状，又拿了些地上的稻草盖在上面，随后回到隔壁牢房，把墙砖恢复原状，随后又在墙角拨开那些已经腐烂的潮湿的稻草，露出一个黑幽幽的小洞口。

李牧说了声：

“小心点。”就率先爬了进去。

项思龙也扑下身体跟在后面。

这个地道很是狭小潮湿，刚好只能容一个人爬出，中间间或有些可以容人转身的宽敞之处，可能是用来运土时方便的，二人摸索前行了差不多半个时辰，项思龙禁不住闷声问道：“牧伯伯，他们会不会发现？”

李牧一边向前匍匐前行，一边答道：“他们这里只要人死了就不会再去查看那个牢房，但尸体不搬走，任其死尸在房内腐烂，因为关在这地牢的人很少，这个我们不用担心。

项思龙又奇道：“那当初你和龙阳君挖这个地道是用什么工具挖的呢？那运出去的土怎么没被发现？”

李牧道：“那时我们是趁他们送饭来时，把碗故意摔碎，用这些碎瓷片

来挖的，运出去的土就用稻草盖着，起初几年进程很慢，后来龙阳君受折磨和劳累过度，生了重病，为了成全我所以自杀了。”说完语意尽是悲凄之感。

项思龙听得也是一阵惻然，当下又问道：

“他们当年又是怎么会被石申这狗官抓住？难道凭你们的本事会输给一个小小的县官？”

李牧听了沉默一阵，似很有感触的道：

“唉！此事说来话长。当年我和龙阳君各是赵国和魏国战场上领兵作战的骄骄者，但秦始皇确实是一成枭雄，他推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先吞并周围的弱小势力，以壮其气势，使得其他六国都对其深怀惧心，随后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离间我们的合纵之势，再予以各个击破。我们赵国和魏国也因朝政腐败，奸臣弄权，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之下，相继沦陷，我和龙阳君也便都成了亡国之奴，后被这石申狗官抓住，关进了这地牢。”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叹了一口气道：

“其实说起我们赵国，也并不势弱，有五六十万的大军，自保应该没有问题的。只可惜赵王听信奸人郭开谗言，当我在邯郸城外领兵与秦国大将王剪和杨端所统领的四十万大军誓死相抗，僵持不下时，竟突然被换将。嘿，说起我赵国那么多的将领之中，除了我李牧，就只有廉颇大将军可与王剪将军一较长短。其余的都只是些乌合之众。为了不亡国。

于是我狠下心肠，冒着欺君之罪，拒受了赵王此命，想待退却秦军之后，再向赵王请罪。谁知赵王昏庸听信郭开之言，说我意欲谋反，赐我毒酒，定我抗拒王命的死罪。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想我李牧一生为国尽忠，鞠躬尽瘁，可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可笑可悲。嘿，其实死对于我这终日刀口舔血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确实是死不甘心，死不瞑目阿！”

李牧说到这里已是热泪纵横，缓缓爬行的身体突地停了下来，平静了一下情绪接着道：

“那时我也是万念俱灰，准备一死以谢王恩，了却这凡尘众多烦恼。但是我手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气愤填膺地说若我死了，他们将举兵反进邯郸城，杀死赵王和郭开为我报仇。或者是全体自尽，追随我于九泉之下，并且扣押了送毒酒过来的曹公公等人；只待我一句话，他们即刻将选其一而行。但是在此困难当头之际，怎能发生内乱呢？这岂不是予敌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二种极端的做法，我自是没有答应。但是看着这些对我忠心耿耿的将士们，却又教我如何取舍呢？权衡利弊，我只得胁迫曹公公等人，用李代桃僵之计，叫一个身材容貌跟我差不多的武士易容后，替我喝了毒酒。

同时曹公公等人把尸体运回邯郸城后，即刻当众火化，告示天下，实则毁尸灭迹。

唉！如此作伪一番，虽是瞒过了赵王，我也暂时逃过这一劫，可还是因为这事，我不能正式出面指挥，而延误时日，殆误战机，以致王剪大军攻破我军防线，直捣邯郸城志……我赵国亡矣！”

项思龙一直是沉默无语的听着，这时见李牧突地顿了下来，没有继续往下说下去，不禁出声问道：

“那后来呢？你怎么到泅水来的？这石申又怎么知道你的身份？”

李牧长叹了一口气，续道：

“赵国被秦灭后，我乘乱逃了出来。因为我此时装扮成一介军士，所以不引人注目。

逃亡到泗水县时，顿觉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心神疏忽之下便被石申给使计抓住，想来龙阳君也是如此吧。你不要小看这石申，他私下里培植和网罗了许多的奇人异士，那曹公公在赵亡后也被他收罗过去，成了他门下食客，我的身份就是这样暴露的。但我看石申野心勃勃，他封锁了我被捕的消息，杀了曹公公，私下把我囚禁在地牢中。这么多年没有杀我，还不是为了逼供我交出《太公兵法》和《云龙八式》秘笈。哼，这狗贼，我看他口头上说要逃跑，私下里定也在起兵反秦了。忍声吞气了这么多年，现见义军势猛，还不趁火打劫？”

说到这里时二人又差不多前行了半个多时辰，洞内的潮湿和气闷使得项思龙觉着难受之极，也便无心说话。

突听李牧说了声：“到头了！”项思龙顿停下身体前行，却听得李牧用瓷片挖土之声，项思龙惊问道：“牧伯伯，这地道还没挖好吗？”

李牧沉声道：“唉！我原本打算把这地道挖到这泗水郡城郊区，现在看来时间来不及了，我这么多年来忍辱吞声活下来的意愿也实现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顶上挖个出口，也没有多厚的，只有二米左右，我们还有七八个时辰的时间，差不多也可挖通这个出口了，只是不知这上面是什么地方，但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唉！”说完拿了块瓷片给项思龙。

时间就在这种沉重劳累而又紧张的气氛中过去，二人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只觉着浑身精神亢奋。

突地一丝刺眼的光亮射入洞内，二人均是欣喜若狂。

李牧按住项思龙冲动的身体低声道：“慢着！先探听一下上面虚实！”

项思龙闻言一惊，忙又缩下身子，凝神听起上面的声音来。

听得涓涓流水之声，还有各种鸟儿的鸣叫声，看来上面是一处山林之地，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二人赶忙挖开只有尺寸厚的泥土，露出一个可容一个人进出的洞口，李牧率先爬了出去，项思龙紧跟着也跃了上来。

李牧似被外面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来，也难怪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着阳光了，只听他激动得硬咽的道：“想不到我李牧还有重见天日之日！哈哈！”一阵大笑之后流下了英雄末路的热泪。

项思龙的眼睛也不禁湿润起来，自己这次能够死里逃生，也全仗这眼前李牧的十多年辛苦劳累的功劳。看着他那花白的头发和那黑白间杂的胡须以及那枯骨伤骨的瘦高身形，项思龙的心情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谁会想得到眼前这个猥琐老者会是当年在疆场上战无不胜的大将军呢？

项思龙的心中尽是感慨，倏又想起张方曾盈张碧莹他们，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那叛徒韩自成会不会连他们也……项思龙不敢再想下去了，心乱如麻。

李牧这时倒平静下来，看着项思龙道：“龙儿，天地间事事都有个劫数，就象你被石申这狗官抓起就是你生命中的一劫，但是古人自有天相，总有办法逃过劫难的！你现在自身无力，为何必去操那份烦恼的心事呢？”

项思龙虽也明知如此，但心情始终是不能平静下来，处在这种境况之下，他真想痛快的大哭一场。

李牧这时忽然道：“龙儿，你懂使剑吗？”

项思龙自是点头。

李牧淡淡一笑，去一边找了两根三尺来长的木棒，扔了一根给项思龙，道：“好，现在你把木棒当剑，向我攻两剑看看。”

项思龙接过木棒舞了两下，看了一眼老态龙钟的李牧，目中露出迟疑之色。

李牧眼中射出赞赏之色，笑道：“尽管尽全力向我攻来，我想考教考教你的武功。”

项思龙闻言一愣，倏记起他在地牢里说过的话，心中大喜，知这一代风云人物有意收自己为徒。当下一个箭步标前，到了离李牧五步许处，使了个假身，先往左方一晃，才往右移，一棒横打过去，以硬碰硬，想凭臂力震开李牧手中的木棒。

岂知李牧一动不动，手腕一翻，木棒后发先至，斜劈在他木棒上，接着棒尖斜指，似欲刺项思龙面门。

项思龙大吃一惊，退了一步，李牧剑术之精妙，竟使自己有力难施，心中不忿，一声大喝，快捷扑去，一连七棒，狂风扫落叶般迎头照脸，忽上忽下，横扫直砍，往他攻去。

李牧嘴角含笑，凝立不动，可是无论他由哪一个角度劈去，总能恰到好处地把他的剑挡开，而接着的剑势又偏能将他追退，不用和他硬拼斗力，虽只守不攻，却是无懈可击。

“卜卜”之声不绝于耳。

劈到第七十二剑时，项思龙终于力竭，退后喘气，不能置信的看着眼前的李牧。

虽然他在特种部队时没有练过剑法，但自从他来这古秦后他就一直向他身边所接触的武士虚心求教，再把现代的自由搏击剑术和一些散打功夫溶入其中，剑法自创成一派，自信一般高手非自己之敌。

李牧似有些惊异的道：“原来，你并不懂击剑之术，但有如此功夫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嗯，你这样散乱的剑术也有些新意，象击剑时还可用腿用拳，这些都是常人所始不及的。”

项思龙虽然得他赞赏，但仍是一脸气馁之色，想着自己原本还想凭着这点功夫去驰骋疆场，真是有点自不量力的味道。不过还好，现在有李牧传授自己这高超的剑法，不由的又精神大振。

李牧这思道：“好了，我们去找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二人东转西转，终于在一山峭壁上发现一个岩洞，约有十丈见方，里面落满鸟粪，看来是个山鸟栖息之所。

二人缓了一口气，再下得山来到溪边把那破烂脏极的衣服以及满是泥污的头脸梳洗了一番，随后去树木茂密点的地方，猎得了几只山兔和野鸡之类，并采了些草药回到山洞。

拾了些干柴用火石点燃，二人均觉着几许暖意。对于这几天饱受那石申折磨的项思龙来说更是觉着这一刻是来秦以来最舒适的享受了。

人就是这么一种怪样的动物，当生活的环境太过安逸时，反会生出什么内心空虚生活乏味等的感觉来。但当你落魄逃亡，饥饿寒冷时，那怕是一堆火光，一碗剩饭菜，也会觉着一种满足，一种舒适。

唉，但是这是多么辛酸多么痛苦的充满无助无奈的自我安慰啊。

项思龙的目光中充满了泪水，他在想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们现在在哪儿呢？又都怎么样了？

李牧没有去惊扰他，他知道这坚强的项思龙的内心现在是多么的脆弱，他需要宁静去平衡去振作内心的创伤。

扑鼻的香气扰乱了项思龙的沉思，顿记起自己已经有一整天没有进食了，肚子已‘咕咕’作响的在这刻向他提出了‘抗议’。

李牧这时也正手里拿着一只烤好的野兔向他走来，看着这满面风尘饱受创伤但仍有处事泰然的老者，项思龙的心又不禁思潮汹涌起来。

唉，自己受了这么一点小小的挫折，竟然如此的灰心丧气，那将来还如何去成就大事呢？

想到这里项思龙凄然的脸色平静了些，他终究是一个心性坚毅的铁血男儿，看待问题比一般人敏锐和豪放了许多。

当下接过李牧推过的烤兔，坦然一笑道：

“肚子可真是饿极了！牧伯伯，你自己也吃吧！”

李牧看着项思龙，目中尽是惊喜之色，当下走近拍了拍项思龙的肩膀哈哈大笑道：“果然有着男儿本色！不愧为项少龙的儿子！也将不愧为我李牧的得意门生！”

项思龙一听喜极下拜，连叩三个响头，道：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李牧见状，又是一阵开怀大笑，慈爱的看着项思龙。

吃完后，李牧又把采来草药替项思龙数上，看着英俊威武的项思龙，油然道：“思龙，你说你想成就一番事业，不知你所说的事业又是指的什么呢？”

项思龙沉思了一翻道：“今天下苦秦久矣！”

秦二世逆反民心，众所叛而反之，农民大众将是反秦的主导力量，其中就需要一个爱民如子，胸怀大志的人来领导他们，推翻秦二世政权，重建新政，这也就是要以战争止杀暴政，给人民带来和平欢乐，我就是要去辅佐这位圣明君主成就不世基业。”

李牧一听，拍掌叫好道：“大丈夫理当如此是也：创造时势的人算真豪杰！思龙，有志气！不负为师对你的期望！”顿了一顿又道：“那么你对领兵作战有什么看法呢？”

项思龙知师父李牧是想考考自己，想着自己有较着他多二千多年的文化知识，况且他也熟知当今各国微妙的战争利害关系，当下豪然一笑道：

“兵贵神速而不利久战，久战，士气必挫。所谓‘一鼓作气’就是要趁着己方连胜之势，声势夺人，士气高涨之时，杀敌于惊惧之中，必胜。再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之最，兵法有基本原则五条，其一为‘度’，即敌我双方地域大小不同；

其二为‘量’，即敌我双方物质资源丰瘠不同；其三为‘数’，即敌我双方兵将多寡不同；其四为‘称’，即敌我军事实力强弱不同；其五为‘胜’，即综上四条最终决定胜利。再有就是出奇制胜，制造有利态势，给敌人料所不及的痛袭。”

李牧听得项思龙这一番粗略的兵法见解，高兴的笑道：“真是虎父无犬子！当年你爹领兵出战，奇计异略百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看来你也不逊你爹啊！”

接着补充道：“还有所谓兵法不厌诈，什么设伏、诱敌、包围、腰击、避实击虚，以逸待劳等等。总之为了克敌制胜，要做到无所不用其极。”

接着喟然一声叹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王以战，杀人盈国。唉，战争的杀戮，实在是太重了！”

项思龙从他最后的这句话里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位纵横一世的大将对战争的恐惧和厌倦。

于是二人就在这山上住了下来，每天鸡鸣前就起来跟着李牧练剑，又与他谈论兵法之道。

李牧教他的这套剑法叫作“云龙八式”，剑法中有守有攻，但大般大都是杀着，除了第一式‘守剑式’，第二式‘破箭式’为主守不攻外，其他六式皆是守中有攻，攻势为主，且招招至人于死地。但最厉害的是每一式中都有无穷变化，随时可由攻变守，由守变攻。每剑挥出，或砍或劈，或刺或削，又却以砍劈为多，其中都隐含着剑道的至理。

当年李牧南征东战，在无数次的战役之中逐渐的磨练创新自己的剑法，方自创出了这套“云龙八式”，但因他在战场上以杀敌为主，所以式式皆含杀气，主攻兼守。

项思龙初次正式练习古代剑法精华，醉心不已，全部身心都溶入了这套玄妙的剑法之中，一时也忘了去想曾盈张碧莹等众人。

看着项思龙的勤奋刻苦进步神速，连李牧亦是大为叹服，称赞不已，一个月后，他的造诣便能和李牧一样有攻有守，打个不相上下了。

这时李牧又传给了他一套“玄阴心法”，教项思龙每日早晚安心法打坐练习养气之道。

三个月就这样在这山林洞中匆匆过去了，项思龙每天都沉迷在奇奥玄妙的剑法之中，浑忘了一切，只见木棒在项思龙手中展开的‘云龙八式’的剑法，忽轻巧忽凝重，忽又变成惊天怒涛，声势呼啸，让人心寒胆落；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静时苍海潮平息，动时苍狂风卷沙，变化莫测，大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势。

这天，李牧把项思龙叫到跟前，语气伤感而又凝重的说道：“龙儿，你现在武功已有小成，日后只要勤加练习，必成气候。为师在你练剑的这段时日里，已把自己毕生战略精华写入这本《太公兵法》之中，现在交给你，定要想着为民造福，不可为虎作张啊！”

现在外面局势动乱，你也要凭己之力去为民尽忠了。还有你也要去寻找你朋友的下落了。”

项思龙一听，心神一敛，悲声道：“师父，那你呢？你不跟我一起出去吗？”

李牧淡然一笑道：“我已经时日不多了，何况功名利禄在我眼中都已只是过眼烟云，为师就打算留在此谷。你去吧，有空可回来看看师父。”

项思龙听得神伤魂断，黯然与这可敬师父挥泪洒别，结束了他这段在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历程，又重新奔赴到滚滚红尘，去寻找他那希望中的理想。

## 第七章 险中求胜

日消月出，星换斗移。

项思龙在李牧这一代名将高手的短短四个多月的教导之下，已然是脱胎换骨。

他坚毅冷漠的脸上更显出一种令人不敢逼视的凛然正气，却也透出一份隐隐淡淡的哀伤。

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项思龙思潮难息。他现在心中让他烦恼的事太多了——父亲项少龙的下落，张良临行前的嘱托，还有张方曾盈诸人亦也不知所踪。

这些都在项思龙心中形成一个忧郁沉重的结。想起自己初抵古秦时，对周围的一切都有一种梦幻般不真实的感觉，觉着眼时代是多么的遥远和陌生，除了一心想着寻找自己的父亲项少龙外，对其他的事从来没有感着沉重的压力，就连杀死石猛时也没有。

现在他虽然知道了父亲项少龙真的来到了这古秦，但他亦是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因为他现在在这古秦里经过饱受创伤和流浪的苦痛后，他突地觉得这梦幻般的世界变得的真实和有血有肉起来，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精神上他都不知不觉的投入到了这个神秘的古代世界里去，并且愈陷愈深。

他亦也感觉自己已经成了这古秦世界中的一份子了，对他身边和周围的人也有了相应的爱和恨，但也正是这种爱和恨的心理负累，使他觉着自己在拥有了一种感情充实之余却又失却了一份在这古代世界里所没有的民主和自由。

或许这就是封建思想的束缚吧！项思龙就这样矛盾的想着，走出山谷时已是天色即近黄昏。

望着远方苍茫的苍弯，项思龙顿时有着一种慌乱失神的感觉。

唉，要是师父在身边就好了，自己也就有了一种依靠，绝对不会象现在这样孤独无助。

项思龙叹了一口气，定下心神。

看来只有再进泗水郡城，探听一下那石申狗官的虚实。此着虽是冒险了点，但亦是现在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喂，险中求胜，为了救得曾盈张碧莹还有张方他们，哪怕是龙潭虎穴也要去闯它一闯。他妈的，也刚好可以印证一自己新习的‘云龙八式’的威力如何！

以下暗定主意后，辨定方向，趁着夜色朝泗水郡城走去。

午夜时分，泗水郡城在望。

却见城楼之上火把通明，岗哨密布，城门亦是紧闭。

项思龙见着此况，心下暗想，看来现在是进不了城去了，得找个地方借宿一晚。

项思龙心下想来，就四下里在城外方面半里之内转了几圈，亦是不见一个人影，家家屋门紧关，见不着一线灯火。

心中不觉大感惊奇。

怎么？这泗水郡城难道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战事？自己已经将近四个月足不出户，自是不知现今天下风云变幻之局。

那盈妹她们……项思龙真的是不敢想下去了，心乱如麻。

难道那石申老贼没有反秦？这里发生过战事？那么按史书上记载陈胜义军应该攻下了泗水。

项思龙忽地脸色大变，他略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史书上说过陈胜、吴广所领义军从大泽乡起义到陈胜兵败被手下叛贼庄贾所杀历时只有七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五个多月了，那么只有两个来月的工夫这位中国第一位农民起义的伟大领袖就要兵败身亡了，此时亦是周文被章邯击败，义军开始节节败退的时候了。

项思龙只觉着浑身冷然，心中一片空白。

自己如果赶去陈胜身边保护，那历史将会如何发展？项思龙也不知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但是自己奉命来秦亦是要阻止父亲项少龙去改变历史，自己又怎可以身犯科呢？

项思龙第一次感觉着自己来秦后为着政事的痛苦。

不！我不能那么做！

不！我不能袖手旁观！

项思龙的内心此时如汹涌的怒涛，让他不能平静。

忽又望着眼前这朦朦胧胧的泗水郡城，项思龙似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暗捏了一把拳头。

历史我不能去改变！但曾盈、张碧莹她们一定要救！项思龙似做了什么愧心事似的神色黯然。

过了一刻，他又冷静的分析起眼前的形势来。

石申定然是倒戈反秦了，象他那等野心勃勃的人绝对不会错失义军势旺秦政摇摇欲坠这等良机。

但是现在秦军在章邯、王离、苏角等大将的统领之下，击得义军节节败退，所以现在泗水郡城里人人自危，被吓得四周以为草木皆兵，而石良此时则是进退两难，所以只好尽力誓死一拼，令将士守备深严。

项思龙想到那石申这自食苦果之举，以下不觉快慰了些。

继而又想到韩自成，不觉怒火中烧。

哼！这等叛徒，害得我项思龙阴沟里翻船。

他妈的，给我碰上，非宰了他不可！

这晚项思龙找了处偏僻的破屋住下，盘起双腿进入‘玄阴心法’之中……

醒来时不觉已是天色大明，项少龙觉着精力充沛，丝毫没有困意，这就是‘玄阴心法’的妙着，在睡觉时也可修练。

来到城下时，已是正午时分，却还见着些疏疏落落的人群挑着或用车拉着些东西进城赶集。

项思龙想起当初和曾盈、曾范二人进城惩治石猛时所见着的赶集的热闹场面，以及和曾盈当时谈笑风生的情景，心下一片黯然。

当下走到那群赶集的人群中间，项思龙心下又是有点兴奋和忐忑不安。

兴奋的是自己或许可以寻着张方一行，忐忑不安的是自己可是个通缉犯。

轮到检查他时，那守门军官看到项思龙满脸胡腮，衣脏且烂，一副穷潦倒模样，眉头一皱，语气轻蔑的冲他喝道：“穷小子，哪里来的？进城去干什么？是不是秦军派来的奸细？”

项思龙脸上毫不变色，沉着的答道：“草民胡一刀，从大泽乡来，乃陈



胜王手下的兵丁，进城有要事禀告石申将军。”

那军官似是有点惊异的再次打量了一番项思龙，讥讽的道：“什么？陈胜王手下兵丁？嘿！我看你倒象个路边乞丐。还想见我们石申将军？他妈的，滚！”

项思龙心下暗喜，见众人认不出他来，便知道自己这几个月来因衣衫不整，胡须没剪，形貌已是大变，这可方便了自己行事。

当下假装发怒的瞪了那军官一眼，喝道：

“难道你连陈胜王也没放在眼里吗？要是延误军情你担当得起吗？”那军官似想不到项思龙会冲他发火，当下楞了一楞，语气放缓了些冷淡的道“那么你有没有陈胜王的信函？”

项思龙索性装到底，冷声道：“这乃军事机密，泄露出去，谁敢负责？要证明一下我的身份是吗？”边说边走到一兵士面前，拔下他腰中佩剑，冲着那兵士面前抖起一片剑影，倏地把剑收回，只吓得他双腿发抖，双目紧闭，额上亦冒出冷汗。

那军官走上前去一看，以下一片骇然。

原来那兵士眉毛已被项思龙用剑剃光，真是失之毫厘，他的双目便被刺瞎。

当下态度顿然恭敬起来，口中连连道：“对不起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方才多有得罪，还请谅过未将，此也是职责所在，我们方才……”

项思龙心下窃笑，但装出长者姿态，淡淡的道：“刚才的事就算了，以后不得再以貌取人，现下我身份暴露，得尽快见着石将军。”

那军官奉承的道：“待小人这就为胡大人带路。”

看着这家伙那鞠躬卑膝的丑态，项思龙心中一片大爽，觉着大泄胸中刚才所受的怨气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可以这样轻松的找着石申。

二人穿过一排平民房，好一会才到了石申府第。

石家大宅是这泅水城中最为宏伟的府第，不过若称它为城堡更为妥当。四周围以高墙厚壁，又引水成护河，唯一来往的通道是座大呆桥，附近全是园林，不见民居，气势磅礴，胜比王侯。

那军官在大门报上姓名，立时有个自称是管家石正的中年男人，亲自为他们引路入府。

通过一条两旁都是园林的小石板道，一座巍峨府第赫然矗立眼前。

哈，他妈的，这老小子可真懂享受。项思龙心中暗咒道。

进得府内，便见到一广阔的园林，园内又有两亭，都架设在长方形的水池上，重檐构顶，上覆红瓦，下面是白石台基，栏杆雕纹精美。

先无论奇花异树，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只是这两座亭，便见石申这老小子还确实有品味和雅致。

主宅在园林的衬托下，更是气象万千，比之一般王侯之家也不逞多让。乃坐北朝南格局，面阔九开间，进深四间，呈长方形，上有重檐飞脊，下有白石台基的殿式大门。

宅前还有小泉横贯东西，上架两座白玉石栏杆石桥，宏伟壮观得使人难以相信。

项思龙第一次见到古代这种宏伟建筑，心下更觉诧异，凑到那军官耳边低声道：

“石大人的府第可比陈胜王的还要华丽！”

那军官似是有点引以为荣，语带自豪的道：

“石大人在泗水城里可是可以让泗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府宅自是非一般人能比。”

倏又觉着说错了话，脸色一变，见项思龙正神色古怪的看着自己，忙恐声道：

“当然比起陈胜王府又是差远了。”

项思龙见他如此会见风使舵，暗付此人定是个拍马屁的高手。

那石正突在一大厅式门前停下，转身来对项思龙二人淡淡的笑道：

“二位请稍等一下，待在下进去禀告石大人。”

二人默然无语的站在门外，好一会那石正才领着他们到了大厅。

大厅布置豪华，以红地毯铺地，屋顶扣有一个造型华丽的宝顶，正中处是两张虎皮太师椅，两旁摆有古色古香的红木长椅和茶几。

那石申此时从堂后迈着八字方步缓缓走出。

见到二人神情冷漠，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坐在了虎皮椅上。

那军官似是很惧石申，颤巍巍的走上前去卑声道：

“小人参见石大人！”顿了一顿又道：

“这位胡一刀将军说是陈胜王派来有要事禀告大人，小人斗胆为他领路。”

石申目光掠过项思龙身上，冷冷道：

“好了，你退下！”接着盯着项思龙道：

“你真是陈胜王派来？我看阁下身材有点眼熟。”

项思龙心下一紧，知是自己这高大的身材在这古代人中少之又少，石申有点怀疑自己了，看来要先下手为强，当下哈哈一阵大笑，站起来朝石申走去道：

“石大人觉得在下像谁呢？不会是什么反贼吧？”

石申听出他语中带刺，脸色一变，喝道：

“站住！嘿嘿，不管你是什么？待会我就知道了。”

说完把手一摆，大门和后堂处涌出一批手持弯箭的武士。

项思龙心下大惊，暗想这石申果然是老奸巨滑，明明已经怀疑自己了，还是让自己跳进他陷阱时才露出狰狞面目。当下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

“石大人向来以此为待客之道吗？胡某冒死前来告知大人章邯大军已挥军南下，攻我军势如破竹，正乘胜追击，已经快兵临泗水城下。”

石申虽老奸巨滑但还是被项思龙这番话唬住，脸色阴晴不定，冷冷的道：

“此情我已知晓，何必你来告之？你来此到底有何居心？”

项思龙佯装叹了一口气道：

“我本是来告知大人，陈胜王已派宋留将军带领十万援兵来助大人守城，谁知郡守竟如此对待在下。”

石申似被诱惑，将信将疑的道：

“此话当真？怎么大军还没有到来？”

项思龙此时已知眼前危机已暂缓过来，心下暗松了一口气，悠慢的道：

“宋将军现在驻军大泽乡，特令在下来禀大人，待在下回去告之这边情况后才会率军前来。”

石申这时突地一阵大笑道：

“好，算我信过大人！但现在还得得罪一下，待我派人前去大泽乡探听一下，若果有援兵到来，那时卑人将恭送将军前去迎接。”

项思龙想不到他竟然如此奸诈，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实在设法，当下淡然道：

“既然如此，那就全由大人定夺好了。”

项思龙被软禁在一间厢房里，里面环境还不错，有床有桌有茶水且还有人送饭菜过来。只是这厢房四周却有重兵把守，让人感觉危机四伏。

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虽随机应急之下暂骗得石申，但过不了三天自己这西洋镜将会被折穿，若在这三日之内还救不出曾盈他们，那情况可就危险了。

得想个法子溜出去探听一下消息，可是怎么才能避开这重守呢？

项思龙又感觉头痛了，虽然自己是抱着冒险心里来闯一闯的，但自他与石申第一次较量后便知道如果硬来那只会把事情弄糟，因为这石申为人太过阴险了。

项思龙沉思了好一会，似想到了什么办法似的紧锁的眉头松了开来。

入夜，项思龙推开门来，立有两名武士把他阻住。

项思龙叹道：“兄弟，我想去方便一下也不行吗？你们要是放心不下就跟着我好了。”

那两名武士果然把他领到一茅厕旁，正身道：“对不起大人！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请便吧！”

项思龙察看了一下周围形势，见这里灯光昏暗，树影重重，远处有着人影晃动。暗道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走过去拍了其中一个武士肩头一下，道：“兄弟，可不可以去给我拿些手纸来？我忘了带，现在……”作了个古怪的手势趁那武士一愣之下猛按了一下他的昏穴，另一手则抵住站着那武士的后背，低喝道：“别动！要不然我就一刀刺死你！”

那武士果也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眼中又怒又惊的望着项思龙。

项思龙诡异一笑，从兜里掏出一颗红色的丸粒递给那武士，冷声道：“把它给吞下去，我就放了你！”

那武士骇异的望着项思龙，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为了保命还是乖乖的把那怪丸吞了下去。

项思龙微微一笑，把手缩回，又走到那昏倒的武士跟前，扮开他的嘴巴把丸子塞了进去，弄醒后，低声道：“你们两个都吃了我特制的毒丸，二十四个时辰之内若无我的解药，你们就会毒发身亡，但是只要你们乖乖的听话，我就会把解药给你们。否则，哼！”顿了一顿，又道：“还有，你们不得把今晚这里的事给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那两个武士惊若寒颤，连连应是。

自己的小命都在人家手里握着，还有什么能不答应的呢？

项思龙心下暗暗窃笑，想不到自己此计果也如此轻松成功，更妙的是那两粒什么“毒丸”是他用送来的饭菜做成。

项思龙随二人回到房里，命他们去找些攀沿的铁钩绳索和钢锯细铁丝等什么来。并要了一把佩剑，准备妥当后夜半时分，命二人守住房门，自己则往石申的住处走去。

众卫士见他身着武士服也没有在意他，不久便来到一偏僻处，扔上铁

钩绳索，爬上了屋顶。

这些他在特种部队军训时都是家常便饭，现在派上用场自是易如反掌。

幸好这房顶是厚实的红瓦盖成，一个人的体重还禁受得住。

项思龙俯下身体，慢慢的向石申住处爬去，突地听得下面传来异样的呻吟。

只听得一女人声息娇喘的道：“小莲，舒服吗？”另一个女人娇吟一声，没有声息。

先前那女人忽又叹道：“唉，这些天来那韩公子也不来奴家这里了。”

项思龙听得一惊，韩公子？莫不是韩自成？

原来这小子果然投靠了石申。

耳中却听得那小莲道：“夫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秦兵势如猛虎，打得义军节节败退。老爷这几天都与韩爷急得团团转，整天的都在密商大事呢？”

听得那夫人又道：“哼，密商大事？这是自作自受！还有那韩自成整天都只知道去缠那张碧莹和曾盈那两个丫头，可人家却不理睬他。想来个霸王硬上弓。却又怕人家自杀，真是蠢蛋，不知道用迷药吗？”

那小莲接口道：“这事可也是不能太过张扬，要是传到陈胜王耳中，知道韩爷作下此等丑事，不杀了他才怪。”

那夫人道：“其实他还不是怕项思龙和那张良？现在项思龙逃了出去定要来找这二女，要是他联合他岳父张良，那老爷和韩自成可有得苦头吃。

听说那张良可是韩国名将重臣之后，暗暗培训了一批武士，势力挺大呢！老爷之所以没有动他们，还不是想借这两张王牌逼那张良向他就范？但不知怎么过了这几个月了，怎么还不见那项思龙的影子，莫不是死了？我看韩自成那色迷迷的样子，可能是想对二个丫头动手了。唉，管他那么多呢，咱们来取乐吧！”

项思龙听得心下暗暗大惊，冷汗直冒。

自己要是再来迟一步，那可就糟了。得了这么重要的消息，项思龙已无心再听下去，知道室内二女又是在虚凤假凰，颠凤倒鸾了。

项思龙轻手轻脚的朝石申住处走去，刚到得那屋顶，只听得石申道：“今天来的这个自称陈胜王身边武士来传信息的人肯定有诈，想对我们意图不轨，幸好我留了一后着，把他制住。”

另一个声音道：

“我在侧旁看过这个人，觉得他的身影很熟悉，像他那么高大的人甚是少见。”听声音果然是韩自成。

石申道：

“你是说他像项思龙？可样子变得太大了，我也不敢肯定。再说他所传来的消息也确诱人，据探子回报大泽乡果有义军驻扎，但现在还不知统领是谁？”

韩自成道：

“我们还是不得不防。若果真是项思龙，张良或也就来了。”

石申道：

“张良果真就那么厉害？”

韩自成似有余悸的道：

“这人貌不出众，但却智谋过人，手下能人异士不少，我虽是跟随了他

四五年，还是不清楚他私下里有多少势力。他是韩国将王之家，号召力也挺大，若隐在各处的旧日韩余势与他会合，其势更壮，那我们就有得麻烦了。”

石申一听奸笑道：

“我们还有张王牌在手呢！”

二人当下又不知在嘀咕些什么，项思龙再也听不清楚，暗暗猜想可能是对二女不利的奸谋，当下心中大急，忙起身准备转身离去，谁知却不小心拌了一跤，顿时弄出响声来。

室内二人大惊。同声暴喝道：“谁？”接着石申又大喊：“有刺客！有刺客！”

顿时各处火把人影晃动，宁静的夜顿给搅闹起来。

项思龙知道无处可匿，顿从屋顶跳下，刚好石、韩二人也提剑纵出。一见项思龙，那石申脸色微变，候又狞笑道：

“哼，你果然是项思龙！你杀死我儿子，现在我要与你旧帐新帐一起算，让你进得来出不去。”

项思龙听得这话一阵哈哈大笑，冷声道：

“项某既来得就也去得，不过过去时要带上你们二个人头上之物！”

项思龙此时是艺高人胆大，全豁出去了。

石申想起独生儿子被项思龙所杀，就已恨不得把项思龙给吞了下去，以泄心头之恨，亦想引张良出来为己所用。现见项思龙如此狂态，怒极反笑道：“好胆色！数十年来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出如此狂话，好！你有本事就来取吧！今天我石申若不教你死无全尸，我就自动把头献上！”

这时门前已站满了闻声赶来的兵士，都架着弯箭对着项思龙。

场中此时是寂静非常。

那石申缓缓的走到离项思龙四五尺远处站定，目中射出阴冷的怒火，让人感觉杀气四溢。

如此浓重的杀气，项思龙对敌以来第一次深刻的感到，忙收敛心神，凝神戒备。

那石申解下腰中佩剑，拿在手中，缓缓拔出，把剑鞘仍在地上。

项思龙亦在杀气涌生时展开“云龙八式”中的第一式“守剑式”的起手式。

双方就这样对待起来。

空气凝重的象灌了铅般的沉重。

突地石申猛喝一声，手中长剑一抖，发动攻势，身前忽地爆起一团剑芒。

项思龙从未见过这么快的剑，只见对方手微微一动，剑气立即迫体而来，忙也展开剑式迎敌。

只听得“铛、铛、铛”，二人手中长剑连连磕碰，均感对方剑势力道沉重如山，不由各退半步。

石申收剑卓立，双目异色一闪道：“果然有两下子，怪不得敢如此狂傲。”

原来石申刚才想猛出一奇招，让项思龙失却先机，再出快捷剑法，让项思龙没得机会出手攻击，谁知对方剑法精妙，臂力亦强，自己丝毫没有讨到什么便宜。

其实不要小看这“守剑式”，使起来虽是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但却沉

稳之极，对手无论从哪个角度进招，皆可守中有攻，迫得对方有无从进手之感。

想当年李牧身经百战，阅尽剑中高手无数，吸他们剑法之精华，始才自创出这一套“云龙八式”自是厉匹无常。

不过项思龙亦感对方剑式凌厉无匹，奥妙精奇，若换在自己以前，现在必已是身首异处，含恨九泉了。

想到这里愈发觉着“云龙八式”确是剑法中精华中的精华了。

石申忽地又猛喝道：“第二剑！”

“唰”的一声，对方长剑照面削来。

项思龙正全神戒备，可是石申这一剑仍让他泛起一种无从架招的感觉，倒颇象他“云龙八式”中的“守剑式”，但其中隐含的杀着却又象主攻不守的“旋风式”。

项思龙猛的一惊，忙施展“云龙八式”中最具杀伤力的第八式“坎坤式”。

旁人顿觉漫天剑影把二人重重围住。

厉剑相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突地听得一声轻哼，剑影顿消，却见项思龙手臂鲜血直流，但手中长剑却已抵至石申咽喉。

石申此时面如死灰，提剑的手腕处亦也见着血迹，只听他长叹一声悲哀的道：“我输了！”

这一声中所含的凄凉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原来石申乃是齐国当年有号称“剑圣”曹秋道的关门弟子，尽得曹秋道真传，后来齐被秦灭，秦始皇下令辑杀他们，师徒两人逃散，石申逃到这泅水郡城住下，隐名埋姓，终日躲躲藏藏，后来他救了这泅水郡城守一命，被他收留。凭着他的高超剑术，屡建奇功，被郡守提拔并将女儿许给他，后郡守病死，因他此时手撑兵权，势力庞大，所以接任了郡守一职。有权有势后，他野心暴长，私下里暗培私力，等待机会阴谋复齐，谁知项思龙杀死他独生子石猛，顿时气极败坏，誓要缉拿项思龙。然抓到项思龙后，又觉得一刀杀了他，难泄心头之恨，想慢慢折磨死，亦听韩自成之言，把曾盈、张碧莹、张方诸人抓了起来，想引出张良，谁知偷鸡不着反蚀把米。十年前他废尽心血抓来的李牧和项思龙一起逃走，使他想得到李牧神妙剑法和那纵横沙场的兵法的梦想成空。现在又想不到被项思龙击败，他一向自负剑法天下无敌的幻想也皆成空，顿觉万念俱寂，心如纸灰。

项思龙此时亦也是面色苍白，手中长剑虽然指着石申，但却知道自己已是力不从心，此时若再有人向他突袭，他是必败无疑。

场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那韩自成此时却也是面如纸灰，目光骇异的望着项思龙。

而就这时却见那上次带兵提拿项思龙的武将押着两个女人出来。

项思龙听到身后有响声，转目望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之余又是惊喜之极，原来押来的两人是曾盈和石碧莹二女。

二女显已憔悴了许多，面带纸色，想是这几个月来担心着项思龙而心神绞碎之故。

二人见着场中的项思龙，喜极而泪下挣扎的同声道：“思龙！”

韩自成这时见着二女，精神顿时大振，走了过去，又转过身来神气的

冲项思龙喝道：“你不要乱来！千万不要伤着了石大人！否则，哼，你两个妻子就休怪我辣手无情！”

项思龙恨透了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目中朝他闪过一阵厉芒，只吓得那韩自成不由自主的心神一惊。

这时却听得石申冲那武将摆了摆手，伤感的低声道，“放了她们两个！”那样子象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年。

项思龙和众人均是一楞，只是那武将依言放开了二女，静站一旁。

曾盈和张碧莹一阵欢喜而又悲伤的娇呼，奔上前来扑在项思龙身上。

项思龙此时亦也放下了手中长剑，扔在地上，紧紧的抱住这二个让自己日思夜想的爱妻。

那石申突地又长叹一声，打破项思龙与二女久别后的欢聚道：

“项少快，你走吧！我石申败在李牧手中，亦是心服口服！”

原来石申自项思龙一发动剑势就已看出项思龙是李牧之徒，并尽得其真传。

想当年他与李牧一战，二人相斗了有百余回合后才败给他一剑，后回去精研李牧剑招破解之法，谁知李牧在这十年牢狱之中亦也创也了如此神妙的剑法呢？自己竟然连人家徒弟两招也接不下。

这些思想都已经让他心灰意冷了，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在这一刻里化作了泡影。

自己终非天下无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何谈成就大事呢？

忽听得他又喃喃说道：

“想我陈平，一生总想复我齐国，谁知一切都只是空想。秦兵已兵临城下，我时日不多矣！”

突地又叫那武将过来道：

“周昌，你领项少侠去把张方他们放出来，让他带走吧！”

项思龙听得这番话，只觉猛地一惊，失声道：

“你是陈平？那不是刘……”项思龙候地住口，模样古怪的看着他。

因为他突地记起史书中说过陈平和周昌两人都是刘邦手下的得力助手，尤其是陈平更是功业卓著，被刘邦任命为相，而周昌却被封为赵相，谁知在此地此等情况下与两人相见呢？

陈平听得项思龙欲言又止，似是相识自己，不由的大惊道：“难道项少侠认识陈某？”不过在他心中想来这是绝不可能的事，自己的真正来历在这里除了自己知道外绝无第二人知晓，连夫人也不例外，看这项思龙只有二十来岁，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来历呢？何况当年齐国未亡时知晓自己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但是他怎知道项思龙是来自他们这个时代后二千多年人的，当然熟知他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呢？

## 第八章 尽释前疑

项思龙知是自己说漏了嘴，幸好止住得快，但现下也不知怎么回答陈平，唯唯唠唠的道：

嘿！我当然认识陈大人，自我们较量之日起我就在勾画陈先生模样，何况我们已是久战沙场了呢？”

陈平虽是觉着项思龙此语说了也是白说，并没有真正回答他的问题，心下大异，但也想不出什么头绪来，坦然一笑道：

“项少侠开得什么玩笑来？不过我们是不打不相识。若项少侠能不计前嫌，陈某倒想邀请项少侠到府上去喝杯水酒。”

项思龙想不到陈平前后竟转变这么大，自己杀了他儿子，但现在似也不计较，觉着有点怪异，但想起这陈平到是刘邦手下重臣，想也不会是太坏之人，或许是自己今日一战才改变了他一生呢！

想到这里哈哈一阵大笑道：

“重英雄惜英雄，今日与陈先生相识实乃项某平生最快之事。好，难得陈先生如此大量。项某今日就大有打搅了。”

陈平听他说似是大喜，走上前来握住项思龙的手道：

“好！难得项兄弟有如此胆色，竟然不怕陈某将会暗算你。就凭你那句新意的重英雄识英雄，陈某今日也就交定了项兄弟这个朋友，哈哈！”

一阵开怀大笑，尽显心中欣喜。

众人却是看得面面相觑，只有那周昌嘴角显出一丝难得的笑意，使得一向冷冰冰的脸上象着了春意。

项思龙就在这陈平府住了下来。

曾范、张方等人见着项思龙就是又有一番别后欣喜畅谈。

张方伤感的道：

“唉，张某以为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项少侠了！”

此话一语双意，一为自己认为项思龙很难有逃生的机会；一为感觉自己或许已无重见天日的机会。

谁知事情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项思龙和陈平竟握手言欢呢？

项思龙也是感慨一番道：

“现在已经是雨过天晴了！”

曾范这时道：

“你就是喜欢相信别人。昔日你仗义想救下我们一行，谁知竟失算了呢？还好，古人自有天相，大家都能安然无恙。”

张方一阵朗然大笑道：

“我们都是托了项少侠的福。”

然后又诡笑道：

“我想现在韩自成定被思龙你吓破了胆了吧！”

—项思龙恨声道：

“这叛贼我饶不了他！”

张方沉默了一阵，突然道：

“你想陈平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你杀死了他儿子，现在又剑术远超过他，像他这样老谋深算的人，不嫉妒才怪呢。”

曾范接口道：

“会不会是想笼络思龙？像思龙这样的人才任何一个想成大事的人都想据为己用。

如若不成，定会杀之而免留后患。”

项思龙此时被二人一说，心中禁不住矛盾起来。



难道这个陈平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陈平？若果是这样，那自己一行可就危险了。但是怎么会那么巧合，还有个周昌呢？

再者，陈平那晚虽是败了，但他亦也会看出自己已经力竭，何况当曾盈、张碧莹二女向他扑来时，他已经是毫无抵抗之力了，那时陈平若要擒杀自己岂不是易如反掌？难道他真的是想笼络自己，为他所用？那这人演戏的技巧当可得影视之尊了。

但看他被自己打败后的那副神态，可不象做作啊！

唉，无论怎样，自己也得防备一下，为以后留条后路，不过若他真是想利用自己，近段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自己要趁这段时间，把曾范、张方他们安全送走，留自己一个人静观其变。那时若真发生变故，要逃走自己也无后顾之忧。

何况自己等人或许是杞人忧天，人家根本是一副诚意呢？那岂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样想来，项思龙心下已有了打算，坦然笑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现在何用去想那些还属子虚乌有的事情来烦恼自呢？人生得意顺尽欢，走，咱们去喝他个一醉方休。”

张方和曾范三人均是面显诧异，对项思龙这从来没有听过的连珠妙语感到惊奇不已，而对方又似信口拾来，毫不费心。都对项思龙的才思敏捷感到钦佩非常，但更主要的还是他这种乐观的人生胸襟。

项思龙一见二人神色，顿知自己又盗用了“前人”的文化遗产，不觉暗然一笑。

项思龙正在房内与二女尽缠别后柔情，忽闻石正来报陈平请他去赴宴，顿感兴趣索然，搂着二女，一人亲了一下道：

“持会回来再来索取我这几个月来寂寞的温柔乡。”

在二女娇羞的嗔怒中，项思龙随石正去见陈平。

这是一个大型的会客厅，大约有二百个平方，一张大圆几摆在厅心，团布了十多个位子。

在出席的这些人中，除了陈平和周昌外其他的人对项思龙来说都是生面孔。

陈平一见项思龙进来，忙站起迎上，拉过项思龙的手，哈哈大笑道：“打搅了项兄弟与二位夫人的好事了吧？”

项思龙尴尬的一笑道：“哪里？小弟与陈大人颇有知遇之感，也正想去找大人聊聊呢。”

陈平拉着项思龙坐在他下首，对众人介绍道：“这位就是当年名震七国李牧将军的得意门生项思龙。嘿嘿，在下在项兄弟手下也难敌过两招。”

这时坐在项思龙对面的一四十许开外，身材瘦，鼻梁高起若鹰嘴，浓眉锐目的中年汉子目光异光一闪，狠狠的盯了项思龙几眼。

项思龙虽觉他的目光令人心寒，但也毫不在意，只是在猜想着陈平请他来赴宴的用意。

陈平忽然说道：“英雄配美人，宝剑赠烈士。项兄弟年少英雄，武艺超凡。陈某现有二样东西想转赠思龙，还请万勿推辞。”

项思龙心下一突。

来了，看来陈平果然对自己心怀叵测，想收买自己。不觉心中一种异样感觉。

这时只见陈平拍了两下手撑，立有一个翩翩起舞的绝色少女来到跟前向两个请安后，楚楚怜人的退站一旁，一双秀目却不时往项思龙偷飘过来。

项思龙看得心神不由一荡。

看这少女年龄绝计不会超过十八，身材凹凸有致，樱桃小口，秀眉如弯月，白皙柔嫩的脸蛋显出两个浅浅酒窝，一笑时别有一番让人怦然心动的风情。

陈平看得项思龙脸上神色，哈哈笑道：“这第一件礼物就是美姬玉贞，她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绝色美女，琴棋舞曲无一不精。项兄弟若心烦时亦可让她给你解气消闷啊！”

说完招手叫过那美女玉贞，对她道：“以后你就是项爷的人了，可得好好侍候项爷。”

项思龙正想推辞，陈平又道：“第二件礼物呢就是这把寻龙剑。”

只见他从桌底拿出一个约五尺来长的红木精美长盒，打开来，拿出一柄剑鞘乌黑的长剑，剑柄有颗豌豆般的钻石镶上，拔出剑时，只觉一阵寒光逼人。

项思龙不由的叫了声：“好剑！”

陈平微微一笑道：“项兄弟真是慧眼识珠啊，这柄寻龙剑乃当年李牧将军之物，在下把它暂借过来一用，现在只是物归原主罢了。”

顿了一顿又道：“希望项兄弟不要计较，我陈平当年确是做过不少恶事，望此能略解前仇。”

项思龙心知肚明他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既是师父李牧之物，自己接收过来也是收之无愧，当下微微一揖道：“那就多谢陈大人。”

说罢接过佩剑挂在腰间，而这时那玉贞美女则过来给项思龙斟酒，且站在身旁侍候，果真是个体贴可爱人儿，但想着等回收她回去后，曾盈、张碧莹那将阴沉的脸，项思龙又没得了那份风流劲儿。

这时项思龙对面那阴沉的中年汉子站起，对他冷漠的道：“在下田横，久仰李将军大名。今日得遇其高徒，想请教一下项少侠神妙剑法。”

原来这田横却是当年齐相田单的大儿子，秦灭齐时也被他逃出，知晓陈平思谋复齐之后，来投靠他，因其武功深不可测，连陈平亦也不知他造诣有多深，所以颇得陈平器重。

现今见项思龙在陈平面前如此得宠，心生妒意，便想出面杀杀项思龙威风，亦也不相信项思龙剑术真如陈平所说那么厉害。

陈平一笑接口道：“难得田兄有如此雅兴，那么二位就比试一下来助酒兴吧。不过此乃相互切磋技艺，决不可猛下重手伤了和气，只可点到即止。”

项思龙听得陈平如此说来，知己推辞不得。

况又新得宝刃，也是意气风发，想试试宝剑威力到底如何。

自从与陈平一战以来，他就对自己剑术信心大增。不过这田横既有胆色向自己挑战，手底下自有些真功夫，自己倒也不可疏忽轻敌。

当下也缓缓站起，走出席中到田横对面站定道：“请教了！”随即平静下来进入“云龙八式”第一式“守剑式”养性状态。

田横侧身面对项思龙，摆开架势，双足弓步而立，坐马沉腰，上身微往后仰，在灯火下烁芒闪闪的金光剑遥指二十步外的项思龙，剑柄紧贴胸前，使人感到他隐藏着强大的力量，正蓄势待发。

项思龙亦也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却比陈平剑法中的杀气更

让人紧张。

双目直盯对方，寻龙剑斜指地面。

两人虽然未动手，但场中气氛却是沉重起来。

陈平似也感到有些意外，在他心目中项思龙能二招胜他，对付这田横应是举手之劳，但项思龙此时对田横的神色似比与他比剑时更是凝重。

其实陈平一向认为自己剑法天下无敌，那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的空想。自认为自己是威振六国“剑圣”曹秋道的徒弟，再加上自己悟性较高，对见过的剑法能过目不忘，且能从中举一反三自创剑法，在所对敌的敌手中除当年李牧胜他一剑外就罕有敌手，再加上他这么多年来对剑术的浸淫，所以自负得很。

这也正应了古时七国所论的“齐人好幻想”这句话来。

蓦地田横两眼射出森寒杀机，猛一挺腰，借力手往前推，金光剑电射而出，带着呼啸风声，疾刺项思龙肩下肋穴，又准又狠。

观者顿时爆出震天喝采声。

项思龙神色平静，一声不响，往后侧斜退一步，扭身，寻龙剑离地斜挑，正中金光剑尖，正是对方力量最弱之处。

“铛”两剑相互交击，金光剑顿被荡开。

田横面色微变，想不到项思龙剑法藏巧于拙，如此神妙，但只稍怔一怔，连忙变招，只听“哩”的一声，举剑直劈，倒颇象现代东洋刀之势。

项思龙暗吃一惊，想不到对方剑法看似剑招简单，实则招招隐藏着逼人的气势，且暗含杀着是到了化拙为巧的剑法高峰。

看来田横剑法略高于陈平。

项思龙收摄心神，展开“破剑式”。

但见剑芒点点，顿时漫天剑影把项思龙裹在中心，使人看不清剑招虚实，只见四面八方都会有利剑袭来，田横自是猛吃一惊，忙身体一个右侧，手腕一沉一伸，由直劈改为横扫，挡住对方虚实不定的利剑。

项思龙岂会放过此等良机，倏地剑影猛收，寻龙剑由左侧自下而上成斜面击来。

这也就是“破剑式”的精妙所在，通过剑影使敌方迷惑于剑身虚实，成守势时亦不知防守何处，而后从对方最薄弱防守处出其不意的一击。

田横此时已吓得亡魂大冒，忙晃身疾退，但项思龙剑锋已削掉了他的一片衣角。

众人看得脸色大变，只有田横知道项思龙手中长剑在他腰间顿了一刻，手下留情了。

不由的收剑卓立，向项思龙投来感激的目光。

陈平亦是在惊讶中觉醒过来，哈哈大笑的走到两人中间道，“如此惊心动魄的剑术比试，陈某还是第一次大开眼界，项少侠剑术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这话已是明显的说是项思龙胜了，田横面色复杂的老脸一红，退回席中，默坐无语。

再次坐定后，众人频频向项思龙敬酒。

这时陈平忽又道：

“陈某有一事相求项少侠，不知能应允乎？”

项思龙虽是酒醉意乱，但还是保持着清醒，正色道，“项某承请陈大人

看得起，尽释前嫌，若有能力帮得上忙之处，小弟自当效劳。但若项某爱莫能助，倒请陈大人见谅一二。”

陈平目中似是异光一闪，笑道：

“我自是不会强项兄弟所难的了，其实也是小事一件，那就是请项兄弟高抬贵手，放过韩自成一马。”

原来韩自成不知何时已到了陈平身旁，目中尽是惊惧的望着项思龙。

也难怪，心中有愧，又见项思龙连挫陈平和田横两大高手，怎叫韩自成不对项思龙惊若寒蝉呢？其实若论箭法，项思龙自是望尘莫及，上次他只是施小计用金钗飞针神技把他唬住罢了。

项思龙见着被自己吓破了胆的韩自成，心中虽是愤恨不已，但想着自己若不是他，怎可学得那李牧的绝世剑法，何况自己又是“夺”他所爱，在张良面前抢尽他的风头，也难怪他恨自己来了。

这样想来，项思龙的气消了大半。

他终究是个心肠慈软的人，既然己方也无什么损伤，那就暂且放过他吧，若他日再犯自己手中，定是再也没有什么情面可讲了。

当下迟疑一番后略略点头道：

“既然陈大人如此说来，在下就此作罢了。”

韩自成一听脸露喜色，走过来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面现愧色的道：

“小弟以前多有得罪之处，幸得项兄能不计前嫌，这下以酒陪罪了。”

项思龙冷漠的看了他一眼道：

“韩兄何罪之有？只是张公看错人了罢。”

韩自成脸色一红，低下头去，默然无语。

陈平又是一阵大笑道：

“今日项兄弟携宝剑美人回归，我们为他干一杯以示祝贺。”

众人纷纷举杯，连韩自成和田横亦也起杯轻尝。

项思龙领着美姬玉贞往自己厢房走去，心下却是诚惶诚恐起来。

玉贞却也乖巧的跟着他，一路含羞无语。

来到房门前，项思龙迟疑了半晌，回头看了身后这美女玉贞，见她一双秀目正楚楚动人的望着自己，心下更是慌乱，猛一咬牙，推开房门。

曾盈、张碧莹二女和衣斜靠在床上，似是睡着了，听得响声，顿都醒了过来，见着项思龙身后跟着一个绝色少女，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俩。

项思龙只觉脸颊通红，唯唯喏喏也不知怎么开口说起这事。

玉贞则垂下俏脸，五指不安地扭弄着衣角，模样儿动人极了。

张碧莹这时绷着脸站起身来，走到项思龙面前，冷冷的气道：

“我和盈妹都等着你回来，谁知你……” 双眼竟红了起来。

项思龙知道此时先要哄着她们，然后再向她们解释。

当下装作嘻皮笑脸的道：

“等着我回来向你们索取赔偿吗？好，那今晚我就来个一箭双雕。”

张碧莹没有理睬他，指着他身后的玉贞悲声道：

“你不是和她已经干过好事了吗？你说她是谁？” 项思龙心想女人吃起醋来可真是有什么道理也难得讲，叹了一口气道：

“她是陈平派来服侍我的婢子。”

那玉贞此时虽是吓得泪珠盈盈，但仍是乖巧的上前来拂了拂身道：

“奴婢玉贞叩见两位夫人。”

曾盈见着这怜人的美婢，不禁心中一软，脸色虽是难过之极，但仍走上前来把玉贞扶起，轻柔的道：

“不必行此大礼，起来吧，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玉贞不由感动的扑进她怀里轻泣起来。

一时气氛变得沉默非常。

张碧莹似乎气也消了些似的，嗔了项思龙一眼，走去拉过曾盈的手，气恨道：

“我们到隔壁房睡去！”

项思龙一把把她们拦住，低声下气的道：

“两位姐姐饶了思龙好吗？”

语意说不尽的柔和委屈。

张碧莹“扑哧”一声笑出，赌气道：

“等我们想通了再来找你！”

说完拉着曾盈推开项思龙的双手，扬长而去。

项思龙心下叫苦，自己苦熬了四个多月到今天才有机会一亲温柔之乡，谁知……

不过见着二女最后离去的神色，知是对自己擅自收留婢女玉贞一事已是不再计较了，不由心中大乐。

那玉贞这时忽娇声道：

“公子还没有淋浴吧？让妾身来侍候公子。”

接着低声道：

“那是小女子最大的荣幸。”

项思龙不由心中一荡，问道：

“你侍候过多少男人入浴？”

玉贞俏脸羞若桃花，垂首道：

“小女子此身非己所有，陈大人吩咐贱妾怎样就怎样，不过，贱妾以后是公子所有，只听公子一个人的。”

项思龙听得欲火顿起，抱了玉贞娇柔的身体往浴室走去。

两人赤裸地站在及腰的大浴盆里，由玉贞浇水为项思龙洗身，舒服得他差点要唤娘。

玉贞则已是俏脸红霞如烧，秀目放光，欣赏着他强壮有力的肌肉，纤手轻扶着他比一般男人宽阔得多的胸膛，细细磨擦。

这么动人的男子，她还是首次见到，禁不住春心荡漾，何况她还有任务在身……

项思龙完全沉醉在与这美女全无间隔的接触里，感到她丰满的酥胸不住揩擦着自己的虎背，更是欲火焚身，哪还忍受得住，把她拦腰抱了起，痛吻香唇。

玉贞则是娇躯发颤，一对秀目差点喷出火来，小口微张，以香舌热烈的反应着，不住喘息娇吟，挺耸的酥胸急促起伏，情动如潮，诱人至极点。

灯影摇红下他们都以最炽烈的动作发泄着自己内心的情欲。

在这一刻，每一寸肌肤全属对方，没有任何的保留。

项思龙肆意邀游着她凝脂白玉般的服体，吻遍了她身上每一寸地方。

性感迷人的玉贞把她的美丽完全开放，承受着这狂暴而醉人的攻势。

深入的快乐把她的灵魂都提升到欢娱的至境，神魂颠倒中，她狂嘶喘

叫，用尽身心去迎合和讨好这让她飘然若仙的男人。

两人缠绵了个多时辰，说不尽的郎情妾意，才返回厢房，玉贞则也去了邻间独睡。

翌晨，项思龙在玉贞的侍候下漱洗完毕，往曾、张二女房里走去。

二人都是双眼通红，定是昨夜没有睡好。

项思龙只觉心中涌起无限的怜爱，走上前去轻楼二人纤腰，温柔的道：

“二位爱妻不要生气了，算我错了好吗？我投降了！”

二女娇咳一笑，张碧莹道：

“谁怪你了呢？人家只是心里一下子难以接受罢了，看你对那小妮子那般的姿态，心里就觉失落了什么。”

项思龙轻扶着她柔嫩的娇脸，轻声认真的道：

“我项思龙此生若有负我两位如花似玉的夫人，定叫我生儿子没屁眼。”

二女听他说得如此话，娇笑怒骂一阵，都驯柔的靠在他的怀里。

曾盈幽幽的说道：

“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呢？我们只是希望能多得到你的些怜爱罢。”

项思龙看着这柔弱的爱妻，想起她与自己同甘共苦的那段日子，心中不禁一酸，把她紧紧抱住，轻吻了一下她的脸蛋，正色的道：

“盈儿，你放心吧，我会爱你们一生一世。”

三人皆都沉默了起来，只是紧抱在一起。

敲门声把三人从沉浸中惊醒开来，二女慌忙整了整衣衫发髻，项思龙望着她们笑了一下，前去把门开了。

却见玉贞俏生生的朝三人拂了拂，脸红如烧，又惊若寒蝉，低声道：

“请公子和二位夫人去用早膳。”

张碧莹这时似想通了似的，上前去扶起她娇笑道：

“好妹子，以后不必如此多礼。”继而又低声道：“帮我看着公子，不要让他再出去拈花惹草。”

玉贞似惊且喜，脸上惊诧莫名的看着张碧莹。

张碧莹似想起昨晚的事情，脸上一红道：

“……好了，没什么事了，肚子饿了，用早膳去吧。”

项思龙和曾盈二人看她那模样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项思龙转过身去对羞惊不安的玉贞道：

“前嫌尽释，现在是雨过天晴了。”

饭后，张方、曾范二人来找项思龙。项思龙正陪着三女戏笑，见二人进来，忙站了起来。

张方访笑道：

“项少侠可真是偎红依翠啊！”项思龙俊脸一红，请二人坐下。

张方似已知道陈平昨晚宴会笼络项思龙之事，开门见山的就问道：

“你看陈平下步会怎么样呢？”

项思龙沉吟一番后道：

“我看他会接着试探我，同时会暗中布置控制住你们进而要胁。如若都不成，就会实施杀着。”

曾范脸色沉重道：

“我们该怎么应付呢？”

张碧莹道：

“我看我们入夜就逃走算了。”

张方苦笑道：

“逃得了吗？以陈平的智谋，他早就防了我们这一手。”

项思龙道：

“他主要是想针对我，所以我思量了一下，趁他现在还需要获得我信任，戒备放松的情况下，我想骗住他，说我打算跟他合作，先让你们出城去接张公，我就留在这里拖住他们。”

众人齐声惊叫：

“这怎么行呢？”

项思龙沉声道：

“这是我们唯一逃生的办法，我留在这里也会待机逃跑的。”

张方突然道：

“即便这样，你能确保陈平不会跟踪我们，中途把我们截住吗？”

众人都沉默下来，只有玉贞脸色古怪，阴晴不定。

项思龙叹了一口气道：

“看来我们又处在进退两难的位置了。”

玉贞突然插口道：

“只要项公子暂且故作愿被所用，等他日秦军兵临城下时，趁乱之中就可逃掉了。”

众人惊惜的都往玉贞望来，只看得她脸色羞红苍白。

项思龙叹了口气，冷声道：

“你是陈平派来监视我们的？”

玉贞吓得泪如雨下，泣声道：

“陈大人派我来确是让我探听你们的动静，但是昨夜自从与公子……回房后，我心里乱得要命，我……我……”说到这里竟大哭起来，显是这妮子对项思龙动了真情，连陈平也敢背叛了。

项思龙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这陈平却也厉害，送自己一个歌姬，在不提防下可悉探自己这边的情况，他就可以布下相应策略对付。

唉，他当初又何必放了自己一马呢？为了收用自己？项思龙真是想不通这个问题，但一想着陈平将是刘邦的得力助手，他就不愿意把他想成是那么坏的人。

项思龙走上前去拍了拍玉贞的酥肩，安慰道：

“好了，不要哭了。你说的也不失为当前的一个良策。”

顿了顿又道：

“以后在陈平面前迷惑住他，让他相信我们不会逃跑。这还要全靠你的帮助呢。”

玉贞破涕为笑道：

“真的？你不怪我了？”

项思龙道：

“怪你有什么用呢？你也是身不由己的罢，好了，大家振作点，准备应付以后的困难吧！”

果然下午陈平就椒来找项思龙，说是有要事相商。

项思龙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但仍想看看他葫芦卖的什么药。

这次出席的除周昌、田横、韩自成等上次晚宴到的人外，还有两个义军将领似的人物。

陈平向项思龙介绍道：

“这两位是吴广将军和田藏将军。”

项思龙闻言一惊，举目向吴广望去，打量这位大泽乡起义的历史风云人物。

他身材不高，但相当结实，气势慑人，年纪在三十许之间，脸骨阔大，带着难掩的风尘之色，虽神态疲倦，但一对深深的眼神仍是顾盼生光，不怒而威，让人感到他确是个值得敬重的汉子。

吴广这时也正打量着他，二人目光相触都被对方神采所吸。

陈平接着又道：

“方才我向吴将军推荐了项少侠，想让你作我手下副将，不知意下如何？”

项思龙知道自己此时是推脱不行的了，但看陈平似也没料到吴广到来，有点措手不及。当下装作欣然道：

“多谢二位大人抬爱！”

陈平以为项思龙被自己收买想通了，高兴的道：

“那就这么决定了！来，我们为项副将干一杯。”

众人纷纷举杯祝贺，只有吴广和田藏脸上毫无表情。

项思龙感觉他们和陈平关系微妙，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头绪来。

## 第九章 兵临城下

项思龙回房后把吴广、田藏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张方、曾范二人。

张方吃了一惊道：

“如此看来秦兵逼近泗水，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

曾范笑道：

“我们等的就是这一时刻呢。”

项思龙则沉默了一阵才道：

“陈胜王兵败时日不久矣！”

想着自己虽明知道陈胜、吴广都将被自己手下所杀，而自己又不能去改变历史，爱莫能助，心下不禁一片黯然。

张方、曾范二人脸色也都沉了下去，各怀心事。

项思龙突道：

“吴广的到来对我们无害有利。我看他们面和心不和，陈平似一点也不惧吴广，他们之间定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吴广牵制陈平，乘机逃跑。”

想来历史是不容改变的，吴广要到荥阳才会被田藏所谋杀，那么他现在是不会有生命之危了，否则历史不会那么写。倒是自己一行危在旦夕，那就不如利用不可改变的历史来拯救自己。

正当三人商议之时，兵丁来报吴广来拜见项思龙。

项思龙一愣，叫张方、曾范二人回房，自己则迎了出去。



吴广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随从。

项思龙在这一代历史风云人物面前，虽是有有点不自在，但还是镇定自若。

吴广两眼闪起精光道：

“项少侠以区区一介草民，被陈郡守提为副将，今日一见风采，果然有胆有色，进来见到我后仍能保持冷若止水的心境，举动间流露出剑手风范，毫无缺点可寻，更是难得。但我最欣赏你的还是明知秦兵攻来，亦没有露出怯意，闻奉赏而不露喜色，能得如此人才，实是陈平之福。”

项思龙心里苦笑。

唉，你哪知我现在处境，我是没得办法才接受陈平之意。

不过看这吴广凭一眼之见便可看出这许多问题来，心中还是大为叹服，暗想人的名树的影，吴广还是很识才。

连忙谦让一番，问道：

“不知吴将军今日来见卑职有何要事？”

吴广叹了一口气道：

“现在我义军被秦兵打得节节败退，皆是因军中无得良才。各人又是心怀鬼胎，尔谗我诈，不能团结一致对敌。唉，我方危矣。”

项思龙从这话中也大致听出了吴广的话意，看来他是想拉笼自己。

吴广又压低声音道：

“陈平这人可靠不住。他先前见我义军势猛，倒戈叛秦，但现又见秦军浩大，我看他又是难以靠得住，项少侠乃明白之人，我吴广也不会拐弯抹角的说话，但看你一般的凛然正气，所以就特别信任。”

顿了顿又道：

“实话说，我是陈胜王派来监视陈平的，我们早就看出他心怀异义。但我这次来势力单薄，也想不到陈平竟然实力远超我想象，所以想与项兄弟联手除去陈平，当然以后这泗水郡守就由你来接职。”

项思龙听了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内中情况还如此复杂，但一想起陈平现在是不会死的，否则他怎么成得了刘邦的得力谋士？自己若真与吴广联手杀了陈平，那岂不就违背了历史。

吴广见项思龙迟疑不决，以为被自己说动了心，接道：

“我领了五万大军驻军大泽乡，到时秦兵攻来，我们也可以抗衡一段时间，那时援军迅速赶来，我们定可守住泗水。”

原来吴广认为项思龙迟疑的原因是因害怕秦军，所以又出言相慰。

项思龙却想着大泽乡援军被自己不幸而言中，心下不觉好笑。

吴广又道：

“还不知项兄弟意下如何？”

项思龙一时心下也拿不定主意，颇感为难。

答应吧，又违背历史；不答应吧，想来这也确实是自己一行脱身的大好机会。

沉吟了一番后道：

“吴将军让我考虑考虑吧！”

吴广目光似要看穿他的心情似的盯着项思龙，好一会才沉声道：

“好，我不逼项兄弟。但还请斟酌三思。”

项思龙知道自己的处境是更加危险了，若稍出一点差错便将三方受敌。

陈平、吴广、秦兵！

吴广刚刚离去不久，陈平就又来了。

项思龙甚感头痛，自己还没有想好什么对策，这冤大头又来找到自己，真不知怎么应付。

无论如何，自己若能逃过此劫，就一定要去找刘邦，能见他一面也好。若是没有见过这一手建造中国汉朝的伟大人物，真是不甘心。

“思龙，在想些什么？”陈平见项思龙眉头紧锁，试探的问道。

项思龙知道他定是来追问吴广来找他的情况，索性自己说出来道：

“吴广刚刚来找过我。”

陈平装作吃了一惊，道：

“他与你说了些什么？”

项思龙故作神秘的道：

“你猜呢？”

陈平摇了摇头，笑道：

“我怎么猜得出来呢？别卖关子了。我现在可是把你当作自己人。”

自己人？项思龙暗暗冷笑，你背后里可一点也不信任我，要不是看你将来是刘邦手下，我可真会与吴广合作，杀你个灰头土脸。

心下虽这么想，嘴里可不能这么说，当下凝色道：

“吴广怀疑你有异心，叫我与联手一起对付你。”

陈平猛吃了一惊，额冒冷汗道：

“真的？这消息太重要了！”

当下又一笑道：“思龙把这话都跟我说了，自是不会与他合作了。”

项思龙慢条斯理的道：

“可是我觉得陈大人可不大信任我。”

陈平心下有鬼，嘿嘿于笑两声道：

“思龙真是精明，是不是玉贞那丫头告诉你的？哈，不过思龙既然是真正的帮我陈平，我陈某自是不会再猜度你了。其实，我是真心的欣赏你。

虽然你杀了猛儿，我心里气恨，但这小子也太不成气候了，整天不学无术，在外面胡作非为，此果也是他自己所种下的，怨不得谁来。”

说完又走过来拍了拍项思龙的肩头，沉声道：

“思龙，跟着我好好干吧，你是个人才，我担保你会出人头地。”

说到这里两眼射出两缕逼人的寒光。

项思龙心下一惊，知道他对吴广动了杀机，忙道：

“吴广在大泽乡里有五万兵马，我们现在不可以对他轻举妄动。”

陈平显是又吃一惊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项思龙道：

“我们要装作若无其事，并要稳住他，而我则又故意与他合谋；从他那里探听消息，那我们自是能立于不败之地。且把他的兵力收为己用。”

陈平吃了一惊，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妙计！思龙的精明真是让我佩服己啊！”二人当下又密议了一番，项思龙从中知道不少陈平暗中的势力和布置。

项思龙这两天来的心情很坏。

曾盈、张碧莹和玉贞三女都不敢去招惹他。

曾范和张方二人亦是心情沉重。

表面看来项思龙一行现在无风无浪，但却实质是火药味愈来愈浓。

他不但卷入了与秦兵相抗的圈子里去，还涉及了陈平与吴广的政治斗争中。

秦军现在步步逼近泗水，而陈平和吴广暗地里又围绕着他勾心斗角。

情况实在不妙。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呢？溜之大吉？陈平和吴广都把他盯得很紧。

项思龙真的是感觉痛苦了。

“想什么哩！”

张碧莹的娇声把项思龙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心中苦笑，自己心中的事儿只能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

张碧莹这时走过来，伸出玉臂，从背后紧紧搂着他，把头贴紧他坚实的脊梁，柔声道：“思龙，不要想那么多好吗？看到你痛苦的样子，我和盈妹都好难过。”

顿了一顿又道：

“无论是生是死，我和盈妹都在你身边的。”

项思龙一震，转过身来紧抱住她。痛吻一番后强笑道：

“你们可不要给我胡思乱想，要是失去了你们，我的生命将会毫无意义。”

张碧莹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情，紧挨在他怀里，好像在这里才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温暖的地方，幽幽的道：

“一切都听你的！”

嗅着她动人的体香，感受着肉体的接触，项思龙禁不住心中一荡，双手忍不住在她丰腴的背肌搓摸揉捏起来。

张碧莹温驯的享受着他的受抚，梦呓般道：

“思龙，要是我们能找一个没有战争杀代的地方住下来，那种日子该是多么美好啊！”

项思龙不禁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这世上真有那种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吗？项思龙摇了摇头，苦笑起来。

那些都是梦幻般不真实的空想。

现在最真实的时候；就是在这与美女温存的一刻。

项思龙的欲念不禁大涨起来。

在与这美女抵死缠绵的刺激中，项思龙暂且忘记了心中的一切烦恼。

现实终究是现实。

敢于面对现实才方显男儿本色。

项思龙今天的精神似振作了许多。

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我项思龙都要在这乱世中奋力求存，创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我绝不能对任何人作愚信。只会为自己的理想尽忠。

项思龙似定了什么决心似的，目中射出坚毅的光芒。

曾范、张方二人都在他房中。

项思龙沉着的道：

“现在陈平、吴广两人都很信任我，所以我想向他们提出让你们去接张公，他们都定会答应的，谁不想充实自己的实力？这样你们就可以趁机逃到这里，只要我不走，他们不会怀疑。”

张方沉默了一会道：

“我留下来陪项少侠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项思龙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道：

“不！你们全部撤走，这样我可以放手与他们搏，没有什么顾虑。再说曾盈他们也需要人照顾。”

曾范痛苦的道：

“但是思龙你叫我们怎么放心得下呢？我们又有什么面目去见张老爷子呢？”

项思龙内心感动，但还是斥道：

“你想叫我们全部把命送这里吗？”

曾、张二人默然无语。

项思龙缓和语气道：

“我会看准时机逃的，你们不要为我太过担心，何况这世上还有许多值得我留恋和追求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放心吧，三十六计，逃为上策。到时候我们在张公那里举杯畅饮。”

听着项思龙强作欢颜的话语，曾范、张方二人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

但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人算不如天算，当日出谷时若是没有韩自成同行，当不会落致今日这般局面。

项思龙心中想起就恨得咬牙切齿起来。

吴广派人把项思龙叫来，面色沉重的道：

“秦军来势凶猛，我看要不了几天就会打到泗水来了，陈平看似表面不动声色，但我感觉暗地里他想阴谋对我们不利。所以在这几天里，我们要准备行动，我暗地里派来了一批百中挑一的精兵埋伏在城里，看来现在是用得着他们的时候了。”

项思龙心下暗惊，仍平静的道：

“那我们准备怎么行动呢？”

吴广双目透出杀气，狠声道：

“准备刺杀陈平！只要他一死，他们那方的人就会阵脚大乱，我们就乘机夺得兵权，同时大泽乡潜伏的五万援兵将到，那时他们不得不服。等我们稳定之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诛除。”

项思龙只觉心中大惊，想不到吴广竟这么有心机且这么狠毒。

吴广这时双目紧盯着项思龙道：“现在也是思龙出力的时候了，陈平、田横乃你手下败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项思龙只觉大感头痛，但知道这也是吴广笼络自己的重要原因，就是看中自己高超的剑术去刺杀陈平。

但是推卸可不成，那他就会怀疑自己，或许过刻就要被抬着走出这大门了，目下唯一可用的是缓兵之计，当下硬着头皮道：

“将军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办得漂漂亮亮，但是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将军批准。”

吴广听他答应刺杀陈平，心下高兴，微笑道：

“有什么事说吧，只要我办得到的一定应允。”

项思龙道：“我想请将军允许在下一些伙伴出城去接张公到来，那样也就多些抗秦力量呢！”

吴广只要项思龙留下就行了，别的人他可不放在心上，当下道：

“这个没问题，明天就送他们出城。”

项思龙大喜道：

“那就多谢将军了。”

项思龙从吴广那里出来，没有回房。径直去了陈平那里。

陈平见到他很是高兴，走过来握着他的手道：

“思龙，又探得什么消息没有？”

项思龙脸色凝重的道：

“吴广安排了一批杀手潜伏在城里，他这次派我统领他们来刺杀你。”

陈平听得脸色大变，怒道：

“好贼子！我没动他，他竟然想来杀我：

哼！没有那么容易！咱们就先下手为强。”

侯又冷笑道：“他做梦也想不道思龙是我这边的人，跟他只是虚与委蛇。我要让他连死也不知自己是怎死的。”

项思龙心下苦笑，做这样的身份使他良心上大受责备，感觉厌倦之极。

但历史上写着吴广被田横所杀，在这里他是不会死的，心下不觉安然了些。

不过看陈平似乎很有把握杀死吴广似的，心中又不禁有些怪怪的感觉。

唉，历史的命运是既定的，既然自己不能改变历史，就任由它自行发展去吧。

倒是自己的命运一无所测，现在只得明哲保身了。

心中虽然这样想，但口中却道：

“原来陈大人早有布置。那我也就放心了。”

陈平道：

“此事还得仰仗思龙你出马呢。”

项思龙自是应允，随后提出张方一行出城之事，陈平此时已把项思龙看作心腹，当下自然答应。

次日项思龙送张方、曾盈和张碧莹一行出城，一路上曾盈和张碧莹自是哭哭啼啼，张方和曾范二人则是心情沉重。

项思龙却是没有多大精神去理会这些了。只催他们快走，叫他们不要担心。

送走他们，项思龙顿觉整个人轻松了许多，又恢复了充满生机、斗志和信心的样子。

这几天来他一直紧绷着的神经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在这一刻都暂且解放出来，灵台一片澄明空澈，全无半丝杂念。

就像立地成佛的顿悟般。

陈平和吴广二人都尔虞我诈，现在弄到快兵戈相见的地步。

而秦兵在章邯的带领下又步步逼近，是象他们这般互相猜度不合作，与强大的秦兵相抵抗，那是必败无疑。

现在怎么样的才能让他们放弃勾心斗角，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呢？

自己是他们二人所看重的一颗棋子，不若找个借口把他们骤在一起，到时把话都向他们挑明，让他们知道彼此的厉害关系和目前情况的危急之势，不得不表面上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敌。

这样做自己虽是一下子全都失去了他们的信任，处境危险了许多，但

也不失为一个可解他们两败俱伤的好办法。

对，孤注一掷，赌他一把！

项思龙谎称吴广找陈平有要事相商。

陈平一愣，疑惑的道：

“他与我这些天来都是互不往来，突地找我会有什么事呢？会不会有诈？”

项思龙道：

“难道大人连卑职也信不过吗？”

陈平连说：

“哪里，哪里！”跟着项思龙去了吴广那儿。

吴广见到他俩倏地一惊，见项思龙朝他眨了眨眼，心下大喜，以为项思龙把陈平诱到这里刺杀，当下站起迎上笑道：

“陈大人这几日可真忙啊，想找你聊聊天也不见你的踪影。”

陈平干笑几声道：

“吴将军不也是一样吗？”

项思龙见二人一见面就词锋相对，毫不相让，更感他们的势成水火之势，挥退了室内武士，转身来看了两人一眼，单膝脆地，行了个大礼道：

“今日让二位大人相处一室，乃卑职的主意。”

二人脸色同时大变，一双厉目狠狠的盯着项思龙，心里盘算不知他在弄什么玄虚。

项思龙面对二人厉芒，脸上毫不变色，镇定自若的诚声道：

“我想二位大人都很清楚我们的目前处境，秦军如洪水猛兽般向我们扑来，我们现在已是危在旦夕了。但是我们内部还在闹矛盾，还在明争暗斗，这岂不是更陷于我们于危难之境吗？”

说到这里项思龙顿了下来，却见陈吴二人脸色阴晴不定隐含杀机，显是都觉得他背叛了自己。

项思龙已经决定全豁出去了，继续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大敌是秦军，不是争权夺势。这就需要我们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军民一心，又何惧秦军呢？何况我们还有义军援兵，只要他们一到，我们泗水城更是稳固下来，但是二位大人都对对方心存顾忌，现在竟搞到要互相残杀的地步，那岂不是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无论哪方胜败，都只会让我们元气大伤，继而得不偿失，我项思龙处在二位大人都对我推心置腹中间，甚感左右为难，今日斗胆向二位大人进言，自是抱着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心理，还望二位大人能从大局着想，三思而后行！”

陈平和吴广听了项思龙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都沉默了下来。心下各有思量。

项思龙此时只觉心情舒畅了许多，把终日都闷在心里的话一下子都说了出来，自是感觉别有一番轻松快慰。

吴广这时突然哈哈笑道：

“项少侠这番话如一剂苦口良药，给了我一声当头棒喝，真是金玉良言啊。不过不知陈大人意下如何？”

陈平淡淡的道：

“我陈某一向是佩服吴将军的，哪敢对将军心存不恭呢？将军可不要听

信谗言啊？我一直都是想与将军合作，可是将军却有点把人拒之门外的味道，所以一直没得机会与将军谈心，外人还以为我们面和心不和呢，现在，既然将军愿与我共同抗敌，我自是高兴非常，怎么会不愿意呢？”

二人皆是一阵干笑。

项思龙却知道自己这么一来虽是破坏了他们的全盘计划，目前的明争暗斗会告一段落，但更加加深了双方的戒备之心，自己辛辛苦苦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则是完全告吹了。

唉，管她妈的呢，只要能挨到秦军兵临城下，他们能携手抗敌，自己的一番心血也就不致白废了，那时也可趁乱逃之夭夭了。

唉，有一得必有一失啊！

这两天都是风平浪静，陈平和吴广都没有找项思龙去商量什么事情。

项思龙倒也落得个静净，现在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曾盈、张方一行了。

不知他们回到了峡谷没有？现在外面兵慌马乱的可千万不要碰着什么战事。

至于自己，陈平和吴广现在都定觉得自己已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才没得心神来理会呢。但是，难保他们不顾忌自己的剑术，说不定会联手除去自己而后快呢。

项思龙想到这里心里猛的一突，若他们真联手对付自己，那自己可真是更加险境重重了。

怎么办呢？说不定他们已经向自己撒开天罗地网。

周昌？项思龙心中突然一亮，历史书上说他是一个直言敢谏，忠贞质厚的人，自己可以去说服他，请他帮助自己呢？现在他虽然是陈平的人，但看他似有点看不惯陈平的作风，自己何不利用这点，去挑拨他和陈平之间的关系呢？历史上他可不是被陈平或吴广害死，自己倒是可以利用不可改变的历史来保护自己。

但是去他说些什么才能使他信任自己呢？

项思龙陷入了沉思中去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全城的人都陷入了对秦兵的惶惶恐慌中。

周昌领着一队亲兵在城楼上徘徊巡逻。

项思龙看着满城萧杀的凄凉景象，心中自是一番悲壮的感慨。

这就是战争带来的灾难。

但是若没有战争又哪来和平？又怎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名垂千古的风流人物呢？

乱世出英雄。

想着刘邦就是在这浓云密布的乱世之中脱颖而出，号令天下群雄，而拨开这满天的乌云，话造了伟大的汉朝基业，项思龙的心感觉了一些安慰。

这就是希望，天下人民的希望。

只有有了希望才会有拼搏奋斗的动力。

项思龙边走边想，不觉已登上了城楼来。

周昌老远的见着他，赶着迎了过来，冷漠而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热情的道：“项少侠怎么有闲心到这里来？”

项思龙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好感，微笑道：

“闲来无事，随便溜达溜达，我看周将军尽职尽责，确是让人感动。”

周昌苦笑道：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身为义军将领，在大敌当前，自是应当以身作责，鼓励士气。”

项思龙赞道：

“要是我军军将人人都像你这样，何愁大秦不灭？更何谈秦军来攻我呢？周将军实是我军楷模。”

周昌叹道：

“项少侠过奖了，唉，只有象你那样的人才才是国家之栋梁，众望之所归世，我周昌跟你比来是星火与皓月争光。”

项思龙听得出他话中所隐含的无奈，惋惜和苦闷，知道他知晓陈平和吴广联手来对付自己，但又感到自己爱莫能助而心中苦恼，当下改变话题，道：

“周兄对陈吴二位大人有何看法？”

周昌沉默了一阵，幽幽的道：

“项少侠此言暗指何意？”

项思龙叹了一口气，道：

“周兄难道还看不出来吗？陈胜王义军兴是骤，但是其败必也速也。”

周昌一震，不悦问道：

“项少侠何出此言？”

项思龙淡然道：

“陈胜王趁天下时势而起兵确一时为众望之所归，其势力大涨，捷战频频。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义军队伍的内部势力混杂，稍有小成，则彼此就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再加上骄傲轻敌，对秦军实力缺乏清醒估计，以致予敌以可乘之计，弄致今日之局面。”

周昌呆了半晌，轻轻一叹道：

“吾等只有以死尽忠，奋力相抗罢了。”

项思龙爽然一笑道：

“周兄此言差矣。今天下群雄异地纷起，秦亡是势成定局。只是当今明主还尚未起势罢，像周兄这等忠烈之士，若是能得以投靠。必成大器。”

周昌听得心下猛震，觉悟出项思龙话中有弦外之音，低声问道：

“项少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吧，我周昌不是那种见义忘义，口不择言的人。”

项思龙知他已被自己说得心动，当下又道：

“周兄难道还听不出我的话意吗？陈平和吴广虽然也算一代胸怀大志的人，但是他们个人都必难以成就大业，他们的才华也只有投靠他人才能一展所长。目前，二人都定已看出义军败事成定局，又怎么会舍命在此城固守呢？我看他们都必会找出几个替死鬼来作挡箭牌，而自己却暗下撤走。唉，像周兄和我都只是他们此次所安排的炮灰。”

周昌脸色倏地转白，颤声道：

“陈平真的会连我一起出卖？”

项思龙轻叹道：

“无毒不丈夫，陈平为了顾全自己，也只得狠下心肠了，像周兄这种心



性耿直之人，不会对他动疑，正是适合的人选，至于我嘛，得罪了陈平、吴广二人，他们不杀我已是怜惜我了。”

周昌听得冷汗直冒，目中透出杀气，狠声道：

“好一句‘无毒不丈夫’，项兄此语真是把陈平个性描画得入木三分，但是我周昌也岂是好惹的！”顿了顿又道：“对了，不知项兄对此有何防身妙计？”

项思龙沉声道：

“这就需要周兄跟我合作，我才可以施展计谋。”

周昌坦然道：“项兄弟有何派遣，尽管吩咐好了。我周昌自打第一眼看到你，便知项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

项思龙大喜道：

“有你跟我合作，那我们至少可以立于自保之地。”

周昌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呢？”

项思龙道：

“周兄可以调动多少兵马？”

周昌道：

“五千左右，是陈平倒戈反秦时，我领来投奔他的兄弟。”

项思龙道：

“这太好了，我们就明日张胆的跟他摊牌，现在秦兵即将兵临城下，陈平和吴广都不敢跟我们硬来，那么只要我们提高警惕，防止他们来暗杀，就会安然无事，何况他们还想利用我们来拖住秦兵后腿，好让他们有时间撤走呢。”

周昌听得精神大振道：

“我们就斗胆与他们周旋一番，逼得他们没得机会溜走，也只得联合起来抗秦。”

项思龙笑道：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等待其他援军一到，我们就偷偷撤走。”

周昌听了大笑道：

“那周某就把一生的命运，交给项兄手里了。”

项思龙听得一阵感动，禁不住脱口而出泄露天机道：

“周兄他日必是一国之相也。”

周昌听了又惊又喜道：

“那就全托项兄弟吉言了。”

看来周昌倒是把项思龙看成了这个时代的‘大圣人’了。

项思龙心下苦笑，自己这可是在借历史拿周昌和陈平、吴广大赌一场呢。

现在泗水城里正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周昌与陈平脱裂，和项思龙站在一起，领兵五千占据南城。

吴广与己把驻扎大泽乡的五万兵马调来泗水城，占据北城。

陈平则占据泗水城中腹，有兵力二万。

三派势力因秦军即将来临，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下。

陈平恨周昌背叛他，但又忌吴广监视他。

吴广则忌秦军将临，起内哄与自身实在不利。

项思龙和周昌则是为了明哲保身，只要拖住则也就乐得安逸。

这天黄昏时分，天下的云霞缓缓下降，地上的水气则往上升腾，两下相遇，在大地积成凝聚的雾气，一片氤氲朦胧。

项思龙和周昌二人正在大谈天下之势时，有兵士来报说陈平请他们急往陈府商量大事。

项思龙和周昌心下迷惑，不知他弄什么玄虚。

项思龙忽然心里猛地一震，急声道：

“可能是章邯领秦军攻到泗水来了！”

周昌听得也是脸色大变，二人速往陈平府驰去。

到得陈府，却见吴广带着田藏等十几个随身从将也已来了。

室内空气沉闷，众人都是默然不语。

陈平望了项思龙和吴广一眼后道：

“今次把诸位聚来，我想大家也都猜着了是什么事，虽然我们内部矛盾重重，但现在大敌当前，我希望大家能暂且放开一切纠纷，齐心协力起来对敌，否则给敌军可乘之机，对我们各个击破，那我们就发发可危了。”

顿了一顿又道：

“今天下午我们据探子回报，章邯统领着二十万大军已向我们泗水逼进，现驻军在我们东南方向二十余里的一个山谷中，我想等得他们援一口气过来，明晚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势，所以我把大家请来，共同商量一下对策。”

众人虽都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但还是都禁不住脸色大变。

章邯竟领了二十万大军来攻泗水，那泗水城危矣！

## 第十章 得遇刘邦

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兵兵临泗水城下的阴云都笼盖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之上。

项思龙亦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紧张。

吴广这时沉重而冷静的道：

“章邯统领秦军连战连捷，气焰嚣张。他们一路乘胜追击，虽士气高涨，但却久战必疲。我们只需坚筑工事，困守城池，待到援兵到来，再作作战计议。”

周昌反驳道：

“现在敌我力量分差太大，再加上章邯乃秦军猛将，我们能固守多久呢？等援兵到时，我们泗水早就被秦军攻下了。”

田横这时突然道：

“如今之战，只有以奇兵袭之，攻其不备，或可有得胜算。章邯久战必疲，我们可以不给他喘息机会，今晚就出兵偷袭，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陈平道：

“此计虽不失为良策，但章邯乃用兵名将，岂会对我们没有设防？若我们冒然出兵，或许正中他速战速决的下怀。”

众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吴广这时走到项思龙面前道：

“不知项少侠对此时情况有何见解呢？”

项思龙沉吟了一番后道：

“要败敌实比登天还难，要退敌则是不难。”

众人大讶。

陈平问道：

“若不败敌，如何退敌？”

项思龙淡然道：

“战争胜败，首要是将领问题，将军必须能号令兵士，统一作战，否则乱必败？”

陈平、吴广知他暗讽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之事，心中虽恨，但还是只好强作欢颜。

周昌道：“项少侠这番话不无道理；所谓军无二帅，必须有得一人全权指挥作战。”

吴广一听周昌提议，微怒道：“项少侠还未说出如何退敌呢？”

项思龙见状笑道：“吴将军何必心急呢？争战之道，千变万化，总离不开‘出奇制胜’这四字真言。现在敌军连战皆捷，军将齐心，气势如虹，若我冒然与敌决战，必败无疑，唯一之法就是先令敌人生出自大之心，再诱之深入，兼以焦土之法，把城内所有粮草都运出城去，再诈败弃城，把沿途乡县的人完全撤离战线，待敌人补给线无限地拉长，远离后勤基地，再利用险峻的山地密林，以奇兵突袭，胜则穷追猛打，败则迂回撤走，藉此摧毁敌人锐气，待时机成熟时，再会合援军与敌人主力展开决战，则这一仗就至少有九成胜利把握，那时我们再集中优势兵力，不予敌人以喘息之机，必能夺回失去城池。”

众人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陈平击掌道：

“果然是绝妙好计。项少侠不愧为后起之秀，只听到你所说的战术，便知你深谙兵书。好，这次我举荐项少侠作为我们三军的统帅。”

吴广亦也赞叹不已道：

“原来项少侠不但剑术盖世，连兵法也是如此高明。”

项思龙这时不禁想起了师父李牧，要不是他传给了自己《太公兵法》，何能在临阵时想出如此妙计呢？

候又想起张良，历史书上可说《太公兵法》乃张良所有，也不知自己哪一天可碰到他，把这本书给他。

还有刘邦，现在也不知他领兵起义了没有？

曾盈、碧莹也不知她们怎么样了？……

“项少侠，众人都推举你为此次义军统领了。”周昌兴奋的走到项思龙跟前说道，打断了他的神思。

项思龙回醒过来，有点不知所措的道：

“嘿，领兵打仗，我可没有经验，还是请吴将军主使好了。”

吴广哈哈一笑道：

“项兄弟哪里话来。我吴广自第一眼看到你便知你是个不凡之人，现在我们大家都这么信任你，把希望寄托于你身上，你怎么可以推辞呢？”

项思龙可真没想到自己的一翻话竟弄出如此结果来，心下想陈平、吴

广于紧要关头却也是个明理之人，他们亦也会选人，把自己这悉知他们这个时代历史，比他们多了二千多年历史文化的人推出来主持大局，自己虽然也是没有什么把握打胜仗，但担保他们不会被战死沙场却是肯定的，因为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嘛，如果他们死了，则怎会有他们以后的历史呢？

世上的事总是这么变幻无常。

项思龙想起昨天陈平和吴广或许还想置诸自己于死地，但是今天却又推举他为三军统帅，真觉着人生有如游戏般的感觉。

可又想起这推给自己的领军抗秦的重任，真是头大如斗了。

自己虽在现代特种部队中成绩优秀，但还从未领兵作过战，如今怎么去统领这十来万大军与秦军抗衡呢？难道要像当年赵国大将赵括一样只会口中谈兵而无实战之能力，弄得全军覆灭那就成为千古的笑话了……

项思龙的心真是凌乱如麻，陈平和吴广会不会有诈呢？

想到这里项思龙感觉精神更加沉重了。

因为直到现在自己手中可还没有真正的兵权，若是陈平和吴广趁撤退之际逃之夭夭，那自己可定是一败涂地。

怎么办呢？得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呢！还是孤注一掷！此时思龙脑中向时也在不停的思索作战地点和所退路线，忽然他想到一个丰邑的地名时，脑中灵光一现。

对，刘邦的故乡不是在丰邑吗？秦朝时也属泗水郡市县。这里是泗水郡城，那不离刘邦的故乡很近吗？自己何不撤军沛县去投靠刘邦呢？

只要能在这时代找到刘邦，还管他妈的其他事情呢？

想到这里，项思龙舒了口气，可他根本意想不到初见他那心目中人物时的惊讶……

义军的兵种，主要分为陆军和水军。

陆军又细分为步兵、骑兵和车兵三种。

项思龙针对泗水城至沛县一带以山地为主的形势，从七万多兵力中选拔出了骑兵二万，步兵三万，作为这次作战的主力。

其中一些老弱病残者和新兵由韩自成带领，首批撤走。

陈平则给予五千骑兵和八千步兵押送粮草。

陈平自也乐得个不用在前线作战，当下欣然应承。

至于步兵则又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两种。

轻装步兵不穿销甲，持弓、弩等武器，战时居前，专事远距离杀敌之责。

重装步兵身着铠甲，以戈、矛等长兵器与敌人近身搏杀。

在项思龙选拔的这三万步兵中，轻装步兵占一万人，而重装步兵则占二万。

在这时代里，战争的优劣胜败，除整体的策略运用外，就看将帅如何发挥出各个兵种的特长和相互间的协调。

项思龙的军事知识，主要来自二十一世纪，虽熟读了《太公兵法》，却不墨守成规。

他把混合兵种分了开来，吴广和田横领骑兵先行，周昌则率步兵在后，自己和田藏领一队混合兵在泗水城先压一下敌军阵脚。

安排诸事完毕，已是鸡叫三更了。

到天明时分，该撤走的人基本上都离城了。

现在只有项思龙与田藏领三万较精壮的队伍，守在泗水城。

项思龙与田藏到处巡视，登到高处极目细看，却见秦军已如虫蚁般向泗水城快速逼近过来，声势骇人。

项思龙鼓励了一番守城将士，虽然人人都感自危，但却也所到之处欢呼如雷，士气陡增。

项思龙也禁不住心怀激动，他在这一刻忽然明白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明白了他们对秦二世暴政的极度憎恨。

那种远远超越死亡的憎恨！

在古代的战争里，这种士气的确让人心怀澎湃，难以平静。

敌军于中午时分终于到达离泗水只有二里远处停住。

只见五色帅旗高起，摆开攻势，可以想象章邯正在其中指挥。

项思龙身边十几个将领人人脸色发白，显是被秦军威势所震慑。

项思龙看着敌军逼近，算定时间，镇静自若的下令道：

“立刻召集一批万人的盾牌和弓箭手，预备投石车，待敌兵到得城下四五米处就发动攻击。”

军令如山，当下领命之人匆忙而去……

过得半个多时辰，敌兵终于到了城下，发动第一次攻势。

义军立时箭石齐发，抵挡敌人。

形势惨烈之极，只听得到处是喝喊声和惨叫声。

原本明净的天空也被战火映得一片血红。

项思龙还是初次身历古代的这种大型攻防战，既热血沸腾，又是心中怆然，但他那种感觉都已不能在笔下作出形容。

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城上箭如雨下，漫天巨石向下袭去。

一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攻防战就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情况下进行着。

撑持到黄昏时分，城门城墙终于被敌军攻破，全面撤离的时间终于来了。

项思龙领着五六千官兵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整座泗水城陷进了火海里。

项思龙等快速向已安排的险恶山地撤退，但边退边向退过的山头放光，沿途更设以陷阱尖桩遍布道路，教敌人先锋快骑难以全速追击。

此后途中又数次伏敌接战，引敌入围。

但因敌我兵力悬殊太大，项思龙这一行到达沛县境内已是兵疲马困，只剩下连伤带病一千多人马了。

正当他们在这岌岌可危之际，还好让他们及时赶上了在此等候的周昌，总合兵力一下子又有了二万左右。

众人都稍松了一口气，但想着身后那十几万追兵，让人心底都觉害怕。

虽然秦军在项思龙等的阻击之下，兵员死伤惨重，但他们主力还是毫发无伤，因此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

若是还没有和义军援军会合，得到各种帮助，项思龙等必会全军覆没。

项思龙一想着这点就感浑身冰凉。

自己的计划或许将完全失败。陈平会来援助自己吗？吴广会去派请援兵吗？

这些在项思龙的心里都是一个未知的因素。

同时他也低估了章邯，想不到他的兵力在进攻涇水就已经养精蓄锐，所以追赶他们时还是士气如虹。

如此残酷的现实顿让项思龙感觉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现在该怎么办呢？

前无援兵，而后面追兵则如狼似虎。那章邯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因为逢战毕胜的他在自己手上吃了大亏，说不定现在正暴跳如雷呢？

而自己虽说还有投靠刘邦一计，但象现在这样的事态，还没找到他，自己就或许全军覆没了。

项思龙猛吸了一口气，对周昌道：

“周兄，我们来赌一赌自己的命运吧。现在我们兵分两路，你带领一万人马向西逃，我负责引开章邯主力。”

周昌激动的道：

“项兄弟，要死就死在一块吧！如果天真要亡我们，我们逃也逃不掉。”

项思龙凄然一笑道：

“这一仗我们是一败涂地。陈平和吴广他们不见踪影，说不定早就逃之夭夭了。难得周兄与我项思龙肝胆相照，但是我们何必作无谓的牺牲呢？

周兄还是听我之言走吧！”

周昌感激涕零，在项思龙的再三归劝之下无奈带兵离去。

项思龙忽然感到一种解脱似的，历史上不该死的人都走了，自己现在虽然身栽险境，但是至少自己没有改变历史，自己虽死但也在这时代里轰轰烈烈的活过。

想到这里项思龙忽然生起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身后的马嘶声证明敌军愈来愈近了，项思龙收拾了一下心情，观察起地形来。

身后一边是密林，一边是一望无涯的湖泊。

项思龙不再犹豫，下令全军退往右方密林全力阻敌。

箭如飞蝗般往敌人射去。

对方的骑兵一排一排的倒下，但尚未赶上另一批箭矢时，敌人已杀入林中。

瞬间前方尽是敌人。

项思龙一声大喊，拔出寻龙剑，带头冲杀出去，一时间广阔的山林中，尽是喊杀之声。

项思龙知道此次难以幸免，抛开一切，连砍数十名敌人，深深的杀入敌众中去。

数百名敌兵如狼似虎的向他狂攻不舍。

项思龙看着义军纷纷倒下，胸中义愤填膺，杀机大盛，决心豁了出去，逢人便砍，气势陡盛，这时他身上已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处伤口都淌出血来，但如此残酷的场面和自心底深处所散发的杀气，已令他丝毫不觉肉体的痛苦，因为他整个人已陷入了一种疯狂的杀机之中。而身边伏满的死尸，也令人不忍卒睹。

蓦地肩胛处传来一阵锥心剧痛，也不知给什么东西刺中。

项思龙此时也不知自己身在战场何处，但身体所受的感觉已超越体能极限，刺骨之痛让他再也支持不住。往前一扑，只觉得浑身湿透冰冷，接着

就被一阵瀑布或河流急水似物卷入其中，失去了知觉。——

意识逐渐回到脑海里，骤然醒了过来浑身疼痛俗裂，口渴得要命。

不由得呻吟一声，睁开眼来。

阳光从窗外射进，柔和而又温暖。

一时间，项思龙不但不知身在何地，更不清楚曾发生了什么事情。

勉力坐了起来，打量了一下周边环境。

这是一间颇为舒适的茅屋，室内宽敞而又洁净，他所躺着的坑对面是一个女人的梳妆台，上面除了一柄木梳和一面铜镜外，别无他物。左侧是一个烧饭用的炉灶，上面放满了钵、碗、等等食器。

项思龙深吸了一口气，想撑起身体起床，但觉伤口钻心疼痛，一阵天旋地转，不觉从坑上摔了下来。

屋外的人似听到响声，忙推门进来。

项思龙眼中余光却见一位俊俏农妇向自己奔来。

她的脸形也算得上是极美，与曾盈、张碧莹不相上下，眉目如画，略显黝黑的肌肤倒却还白里透红。

最使人迷醉的却是她那黑白分明但又似蒙上一层迷雾的动人眸子。以及那成熟迷人的风姿，比之玉贞又是另一种绝不逊色的妩媚美艳。

而她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正是女人的黄金岁月。

项思龙虽是在伤重之中，仍不禁是看得食指微动，意乱神迷起来。

那少妇上前把项思龙挽起，语音清脆的道：

“公子伤势这般严重，就不要乱动了。是不是想喝水？”

项思龙心中又是一荡，乘机半挨半倚靠在她芳香的身体处。

那少妇俏脸一红，忙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低头去倒了杯茶水给他。

项思龙稍稍回过些神来了，想起自己这次惨败，不禁默然伤神。

少妇看到项思龙哀容满面，一声不吭的把茶水递给他，秀目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项思龙。

她是个寡妇，嫁到这刘家二年，丈夫就病死了，守了五年的独身，其中孤寂像她这种正当青春年华的女人自是难以述尽。

现在见到项思龙这般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英俊魁梧的男子，也难勉不春心大动。

项思龙把递过来的热茶一饮而尽，顿觉口舌舒服了好多，候见少妇一双秀目灼热的盯着自己，不禁欲念大起，目光也不由的落在那高高耸起的酥胸之上。

少妇似乎觉察出自己的失态，感到有些心慌意乱，而眼神里却还是一片火辣辣的柔情。

项思龙只感心念大动，朝那女人招了招手，没想她果也坐近了过来。

项思龙伸出还满带伤势的手轻揉她的纤腰，低声道：“多谢夫人救命之恩，项思龙没齿难忘。”

顿时那妇人粉脸能红，佯装挣扎，嗔他一眼，无奈的娇声道：“项公子……”

项思龙搂着她的纤腰，心中一阵一阵的兴奋刺激，连伤势也忘却了疼痛，把她身子拉倒，对着她的小嘴热吻起来。

二嘴相碰，那夫人却也不再挣扎，嚤哼一声，微闭秀眸，一双手把他颈部紧紧抱住，口舌与他交缠起来。

项思龙想不到这妇人如此配合，双手开始不规矩起来，由她的衣襟滑进去，恣意遨游着她滑嫩凝白的服体，然后停留在胸部，揉搓着那坚挺的酥胸。

少妇剧烈的颤抖和急喘着。

项思龙情火狂烧，一边吻她，一边为她宽衣。

妇女此时抛开了一切矜持，任他施为，还鼓励地以香舌热烈反应着，教项思龙魂为之销。

这类平时抑制自己情欲的少妇，一旦遇到自己心动的男人，动起情来，很多时比荡妇淫娃更不可收拾。

眼前这妇人便是这样，久蓄的欲潮爱意，山洪般被引发奔泻。

两人缠绵良久，若不是项思龙伤重体弱，说不定能恩爱个通宵达旦。

项思龙就在这妇人家住了下来。

从中他了解了这里就是刘邦的故乡丰邑，他所住下的这个村子叫中阳，那妇人就是刘邦的大嫂刘氏。至于刘邦，听刘氏说他是放荡不羁，终日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看似一家人都不大喜欢他，只有刘邦母亲却对他疼爱得很。

项思龙知道了这里就是刘邦故乡，不由得心里激动异常，紧张而又兴奋的问刘氏道：

“那么刘邦现在哪儿去了呢？怎么不见他？”

刘氏看着伤势恢复过来英气逼人的项思龙，眼中尽是温柔之色，这会听他问起刘邦，有点惊奇的道：

“难道你也认识他？他被阿爹赶出了家门，听说在沛县又做了混混儿呢！”

说完秀目闭下来，似乎对刘邦除了有着怨恨外好像又有着不少的爱怜，但又似有点责怪项思龙怎么去跟刘邦混在一起？

项思龙瞧着她那怨气横生的娇态，禁不住心中一乐，摸了一把她的酥胸道：

“我可不认识他，不过我为了找他却历尽了千辛万苦。”

刘氏似是不明其意道：

“你既然不认识他，又为什么要找他呢？”

项思龙知这话跟她说不清楚。难道说自己知道刘邦将来要做汉皇帝而来投靠他吗？这话即便说出来她也不会相信。当下忽然记起了史记上有关刘邦出生时有七十二颗胎痣的传说故事，当下微微一笑道：

“他可是个龙种呢？我想跟着他也许将来会有出息的。”

刘氏叹了一口气道：

“是有不少人这样传说。当年小叔出生那天是盛夏的一个炎热天气，说也奇怪，那天的太阳似乎比平时灼烈许多，让人感觉异常的闷热，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就连许多家禽也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都躲到了阴凉的地方去，动也懒得动。弄得人人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小叔出生时也是让人着恼，迟迟不肯临盆，害得婆婆痛苦了大半天才生出他来。可他一临世，怪事也就来了，这异常的天气在这一刻也就很快恢复了正常。”

说到这里脸上也不禁露出惊异神色，但转瞬即逝，顿了顿又道：

“小叔出生后也怪得很呢，他的左腿上竟生有七十二颗很有规则排列着的黑痣，刚好与赤帝子的七十二之数竟是相同。由于这些川门以前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怪事在他身上发生，所以也便把他神话起来，说他是什么‘龙种’，在他身上有什么‘云气’，将来会成就什么大事业，造福万民等。

可我瞧他现在那一副不学无术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谁也不会相信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你可不要去跟他学坏了，他身边不三不四的酒肉朋友可多呢。”

项思龙嬉笑称是，心下却是一片黯然，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来。

一个地痞流氓的模样在他心目中是怎么也溶不进那战火纷飞的场面中去。

项思龙的眼睛模糊在了自己在战场上所见到的血肉横飞的景况中。

刘邦是怎么禁受得住那种战火的磨炼呢？

项思龙在这村里渐渐熟悉了起来。

这中阳村处于中原南部的尽头，也是原楚国北向的尽头，因遍地沼泽，交通闭塞落后，所以没有受到秦强有力的统治，而长期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状态，所受到的外界影响最为淡薄，这里的老百姓对于政治的观念也很淡漠，他们仍然过着自然、古朴的生活。

项思龙感到一种宁静的恬静之余又不禁心潮涌动。

刘邦在这种环境下的不安分或许隐示了他将来成就大业的迹象吧？

这样想着项思龙对这里传言刘邦是个无赖小子的怪异心理平静了许多。

这天刘氏有点含羞的拉着项思龙的手说刘公要见他。

项思龙心中猛的一突，虽然这中阳村大半的人都知道并接受了他和刘氏的同居关系，但今天刘公要见他显是情况有些不同寻常。

难道刘公准备把这刘氏许给自己？那可不行，自己可从没爱上这刘氏啊！

自己和她亲热，也只是为了打发心中的失意和孤闷罢了。

项思龙想到这里真是哭笑不得，但又想着自己可见一见汉高祖刘邦的父母，也是一份福气。当下硬着头皮半喜半忧的跟着刘氏去见刘公。

穿过一条石板路，再绕过几座房舍，不多时就来到一座模样虽是陈旧却还稍有点气势的高楼之前。

刘氏拉着项思龙的手毫不顾忌的往那旧楼房走去。

项思龙只觉脸上有点发烧，很想挣脱开来，但又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想不到这妮子迷恋得自己竟如此明目张胆起来。这次刘公要见自己肯定是她从中搞的鬼。

项思龙想到这里又感觉着一份甜蜜和自豪。

哈，想不到到这古代自己的魅力竟如此之大，把这些美女一个个的都给迷得神魂颠倒。

项思龙还正这样古古怪怪的想着，两人已来到了一个大厅中。

大厅中的摆设并不华丽，几张靠背木椅和一张方形长桌，桌上放着几只茶杯，简朴得很。

项思龙的目光很快的把室内布置掠过，最后定落在正堂坐着的一另一女身上。

那男的差不多五十多岁，一脸的老实忠厚，因劳作而风尘朴朴的脸上显出被岁月风霜刻下的深深皱纹。

这就是刘邦的父亲？如此模样平凡的人物，竟生出一个在历史上充满

传奇色彩的汉高祖？

项思龙心下不可置否笑笑，目光又朝那四十来岁的妇人身上投去。

却见她眉目如画，脸宇间透出一种哀愁，让人也为之心碎。身上穿着一身素白衣服，皮肤细嫩白腻，虽是徐娘半老，却仍显出一种楚楚动人的姿态。

项思龙不由的对这妇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觉。

那妇人目不转睛的盯着项思龙，脸上神色大变，愈来愈怪，似是见着了久别的亲人般禁不住站起身来往项思龙走近，整个娇躯都在颤抖着，嘴角动了几下，却又似被什么卡住似的，叫不出声来，泪珠儿滚滚流下。

项思龙一脸的惊诧莫名，但看那妇人摇摇欲倒之势，忙上前一把把她扶住。

那妇人倒在项思龙怀里，脸色苍白，喃喃自语道：

“少龙，你终于回来找我了！”

项思龙听得虎躯剧震，语音怪异而急切的道：

“什么？伯母，你认识我父亲项少龙？”

那妇人脸色也是一怔，缓缓的站直身来，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惊疑的问道：

“你不是少龙？你是少龙的儿子？”

项思龙快切的点头道：

“是的，伯母，我爹是项少龙！我是项少龙的儿子，叫作项思龙。”

那妇人这会清醒了过来，目光温柔的看着他轻声道：

“你爹还好吗？”

这话把项思龙问得一愣，难道她也不知道自己父亲项少龙去了哪里？而只是认识他而已？

项思龙想到这里心不禁冷了下来，一脸失望而有气无力的道：

“我也在寻找我爹呢！伯母有没有他的消息？”

那妇人摇了摇头，在众人的诧异目光之中拉着项思龙道：

“我们到后厢去说吧。”

项思龙和那妇人都沉默着，空气如柔和的阳光般，让人感觉一份温暖的亲切。

妇人总是用一种抚媚而又慈爱的目光盯着项思龙，似乎想从这熟悉的身影里寻找昔日那让她醉心的回忆。

项思龙的心情却是无比的沉重而又兴奋，看来父亲是真的来到了这古秦！还在这朝代中生活下去，而师父李牧和眼前这美少妇都认识他。

不过让他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们全都不知父亲的下落。

唉！爹，你在哪儿呢？你可知道孩儿是多么的想念你啊！

那妇人这时轻柔的道：

“思龙，你怎么也没跟你爹住在一起？”

项思龙对这个问题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含糊其辞的道：

“十多年前我们被战争冲散了。”

那妇人也没有怀疑，轻叹了一口气道：

“唉，也不知你爹现在怎么样了？”

项思龙沉默一阵，心中一动道：

“伯母，你当初是怎么认识我爹的呢？又怎么会跟他分手的呢？”

那妇人似乎被他的话引发了心思，陷入沉思。

原来这妇人就是当年项少龙被“马疯子”用时空机器送到古秦时所遇到的美蚕娘，后来项少龙与乌家总管陶方一起去赵因邯郸，途中因颠伤流离，她便没有与项少龙同行，转回了桑林村。她等了项少龙二年，后来因战事连连，桑林村又闹旱灾，无奈之下只得背井离乡来到这中阳村时被刘公收留，刚好这刘公前妻去世已经有二年了，见美蚕娘貌美温柔，便娶了她作填房，给他生下了一子，便是刘邦。

项思龙听得她这一番倾述，心中也只觉百感交集，甚是同情起眼前这与父亲曾经欢好过的女人。

但又总觉心里有个怪异的想法，这刘邦会不会是她与自己父亲项少龙所生的儿子呢？

心中愈想愈是忐忑不安和激动起来，禁不住脱口而出道：

“刘邦是你和刘公所生的儿子吗？”

美蚕娘俏脸一红，娇态饶人，摇了摇头轻声说道：

“在嫁给刘公之前我就觉得自己有了身孕，可也奇怪这孩子就是久久不肯出生，等嫁了刘公一年半后才临世，所以他也不知道刘邦非他亲生的。”

说到这里脸色羞红，不敢正视项思龙。

其实说起这美蚕娘迟迟没有生下刘邦，却也有一段原因。

原来当年项少龙被时空机器送来古秦时，生育能力被其中紫外线射伤，以致失去了产生精子的能力，但他刚到古秦时，体内还存着一些活性精子，只是其活跃能力不比常人，而项少龙到古秦，第一个与他欢好的女人就是美蚕娘，所以她能怀上刘邦，但那些精子与卵细胞结合较慢，所以她怀了身孕以后仍迟迟没有生下刘邦。

当然这其中的过节美蚕娘与项少龙是不会明白的，就连项少龙也不会知道他在这古秦里竟有了一个亲生儿子，并且这个儿子就是与他义子项羽将来一争天下的刘邦。

项思龙顿时整人呆在那里，心想我此次来古秦的首要任务是不让历史发生更变，可爹已……但他回心一想，却又是一阵狂喜。

哈，刘邦竟是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刘邦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高祖，那自己可也就有了皇亲血统了，而爹所作之事，也无改变史记。

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美蚕娘惊讶而含羞的看了他一眼，柔声道：

“思龙，什么事这么好笑？”

项思龙顿然敛住笑容，想到眼前的这位美妇人也是自己的二娘，当下站起身下拜道：

“二娘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这下弄得美蚕娘手足无措，又惊又喜又悲的扶起他来，紧紧的把他抱住，失声低泣起来。

项思龙想着另一个时空的母亲周香媚，也不禁悲从中来，虎目流下几行铁血汉儿的热泪，在这美蚕娘身上他也似乎找到了一份久违了的伟大的母爱。

刘邦是父亲项少龙的儿子！

刘邦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刘邦是名垂千古的汉高祖！

项思龙这两天来一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兴奋激动着。

刘氏这会却失去了往昔的热情，神色黯然的默默的看着项思龙。

项思龙心中虽觉愧然，但自己已有了两个妻子和一个爱妾，狠下心来拒绝了刘氏的这番情意，心中也觉有着轻松不少。

刘公虽然有些忿愤然，但美蚕娘却也委婉的帮项思龙说了好话。

既然人家不愿意，难道自己还要厚着脸皮赖着他不成。刘氏只觉心中如刀绞般疼痛，但又感非常的无可奈何。

项思龙看着眼前这楚楚怜人的刘氏，叹了一口气气道：

“明天我想起程去沛县城寻找刘邦，以后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的。”

刘氏已是泪珠盈盈，低泣道：

“项郎，你为什么就这么狠心丢下人家呢？”

“便算为奴为婢我也愿跟着你一辈子啊！”

项思龙看着她的悲状，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幽幽道：

“这里的生活很是平静，外面却是战火纷飞，跟着我只会吃苦。好了，别哭了，我们是有缘无份，等来世若有可能我再娶你为妻吧。其实像你这么美丽温驯的娘子，谁娶了你，都是他的福气。”

刘氏听了凄然一笑，知道再说也还是不能打动这位让自己迷醉的槐梧汉子，想起离别在即，便要求项思龙与她今晚再欢好一次。

项思龙心中酸楚，二人当夜抵死缠绵，到了次日清晨，才昏昏睡去。

翌日，项思龙睡到日上三杆，才匆匆起床漱口。

刘氏自是又与他纠缠一番，二人吃过早饭，项思龙正准备去刘府向美蚕娘辞行时，却见美蚕娘带喜色的向刘氏住处走来。

项思龙连忙迎去，却听美蚕娘一见面就冲着他兴奋的柔声道：

“邦儿回来了！正在家里歇着呢！”

项思龙心中一阵猛颤，顿觉整个人有些玄昏的感觉，手足无措的拉住美蚕娘道：

“真的？那你带我快去见他！”

刘氏见着他的这种激动神色只觉有些惊讶，心想邦弟从小顽皮，长大之后又成了一个无赖哥儿，但思龙听着他的消息何必如此失态呢？

美蚕娘却以为他是念着自己的弟弟，见他如此冲动，以为他兄弟情深，只觉心里非常的感动，被项思龙拉着边走边说道：

“好啊！那我们快走吧！”

三人各怀心情的往刘府快速走去。

刚到得门口，只听得一个声若洪钟的声音道：

“这次娘一见我回来，竟高兴得像失了魂似的，就往大嫂家去，也不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项思龙的心顿被提到了喉咙，说话的这人定是刘邦了！是自己的兄弟刘邦了！是将来一统天下的汉高祖了！但是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呢？

项思龙怀着许多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刘家大厅，却见一个身着蓝服的汉子正站在大厅中央，正冲着刘公说话。

## 第十一章 草莽英雄

兴奋和紧张的心情，让项思龙不由的仔细打量起自己这位将来一统中原的兄弟刘邦来。

却见他浓眉宽额，颧骨浑圆高起，使人看上去极具威严：一双闪闪有神的眼眸予人以深邃莫测，复杂难明的感觉，最引入注目的是他下巴那一丛浓密漆黑的胡须和他高大魁梧的身材，隐隐给人一种威霸天下的气势。但是嘴角那抹让人感觉轻浮的笑意和眉宇间显出的放纵神色，却又让人觉着他性格虽是豁达大度而行为则可能是放荡不羁来。

刘邦这时正对着父亲刘公说话，倏见项思龙也是一阵愕然，只觉项思龙的目光似能看穿他的肺腑，让他心底一片惊然，但旋即平静，走到美蚕娘身边豪爽的道：

“娘，这位兄弟是谁？看他那英武不凡的姿态，真让人感觉有着一见如故的感觉。”

项思龙听得这话微微一笑，暗自佩服刘邦的结交手段，就此一句话就让人对他产生好感，当下朗声道：

“这位想必就是沛县江湖中人人称道的刘兄弟了，在下项思龙，今日能得以识见，实感三生有幸。”

项思龙虽然知道刘邦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想着他将来是风云一世的汉高祖，以下高兴，然而也感觉自己幸运得很，于是说出此番客套话来。

刘邦目中异光一闪，似感自豪不已，但亦又似怕被项思龙看穿心事，谦然道：

“项兄哪里话来？像你这等须眉好汉，我刘邦是打心眼里愿意结识呢！”

项思龙从刘邦这短短坦诚数语之中又感觉出了他虽有点自高自大，但还是可以压制心中骄态，虚心且很有心机，很会识人量才，心想难怪他能深获人心，结识许多奇人异士，为他所用，帮他成就大业。当下谨声道：“刘兄弟真是太抬举在下了，不过若真是有幸能与你结拜为兄弟朋友，我自也乐意求之不得。”

刘氏和刘公二人见项思龙和刘邦一见之下似乎很是投缘，均感诧异得很。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刘邦和项思龙根本是两种绝然不同类型的人物。

项思龙正义刚烈，侠骨柔情。

而刘邦则是游手好闲，爱惹是非。

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如此谈得来呢？

美蚕娘则是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目光柔和而慈爱的看着眼前这英俊魁梧的两兄弟，他们虽然是两种性格，但一见之下却都是油然的感觉一种兄弟情长，心下高兴不已。

刘公诧异之下回神过来，听得项思龙如此说来，以下大喜，暗想若是邦儿以后能跟他在一起，或许可以改掉从前的许多陋习，说不定还真会有点出息呢。当下欣然大笑道：

“那以后犬子还请项少侠烦心一二，多多管教了。”

项思龙心下不置可否，感觉刘公对儿子刘邦的烦厌情绪溢于言表，当下冷然道：

“伯父此言何讲？我看刘兄弟外表虽是显放荡不羁，但他胸怀大志，以后定非池中之物，是他人所不能及的，我能跟着他结交已是感觉非常的荣幸了。”

刘公听得脸色一变，知项思龙在含沙射影的说他没得眼光，把儿子刘邦太过看重，当下干笑两声掩过脸上不悦之色，赔笑道：

“那就承项少侠吉言了。”

项思龙看着他脸上尴尬之色，心下不以为然，淡淡道：

“哪里？晚辈只是听不惯有的人说刘兄弟闲话而已。”他可真是爱屋及乌了。

刘邦则是心下又是高兴又是感激，大呼：

“知我者莫若项兄弟也。”

众人谈得不欢而散，只有刘邦和项思龙互感“心有屡犀一点通。”

刘邦大笑道：

“项兄弟真是痛快，我那死古板的老爷子这下定被你气得屁股冒烟了。”项思龙怀着一种复杂的情绪看着眼前这个自己的兄弟，看他现在如此粗鲁，活生生的一个市井流氓形象，真的是教人难以把他和将来驰骋疆场，指点江山的汉高祖联系在一起。

但史书上确是这么记载的啊！项思龙叹了一口气，低落的情绪又升起了些许希望。

我一定要帮助他，凭着自己通晓他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比这个时代的人多出二千多年的文化知识，也要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汉高祖，而自己这样的行为也没有改变历史的发展……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将来楚汉相争时，项羽身边的谋士是与他一样俱备了同等条件，而又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父亲项少龙。

项思龙定下心神，微微一笑转换话题道：

“不知刘兄弟将来有何打算呢？难道甘心如此平凡一生吗？”

刘邦只觉心中一震，想不到个项思龙一语说中他不甘平凡的心事，唠唠道：

“项兄此言何意？我乃一介被人看不起的草莽武夫，何谈能成什么大业？倒是教项兄见笑了。”

项思龙知他现在还不能信过自己，爽朗一阵大笑道：

“现在天下局势混乱，群雄纷起反秦，陈胜王更是如日中天，那么刘兄弟对此有何感想？”

刘邦盯着项思龙良久，似乎想从他脸上寻找他心思的蛛丝马迹来。

项思龙镇定自若，满脸期待的等着刘邦说出他心中诚挚的话来。

刘邦沉默良久，沉声道：

“若想成就大业，此时乘势而起，自是千古良机。”

项思龙双掌一拍道：

“刘兄弟此言极是对矣，陈胜王何能速成此势？皆因天下苦秦久矣。若刘兄弟欲成大业，必尽快寻找机会起事，方能稳住一片阵脚，否则持群雄皆起，众多势力都大于己，那时何能与之相抗？”

刘邦浑身一颤，目露骇异之色，望着项思龙低声道：

“项兄原来也是胸怀大志。但不知你有何起事良策？”

项思龙沉吟一番道：

“欲起势自是先占己方势强之地，像刘兄弟在沛县深得人心，不若借其之强取弱之地，先立阵脚，以壮己势，再谋他图。”

刘邦听得大为叹服，但仍摇摇头道：

“项兄不知，我虽结交众多各方之友，但其中多为酒肉之交，哪像项兄这般虽相识不久已能报心置腹？他们口中虽是应承附和，但万一起事，要是人力以我为主，恐怕不能令他们心服口服，唉，这也全怪我平时除了人缘之外，别无他长。”

项思龙听得刘邦如此气短，也心有同感，但自己知道刘邦口中所说的人缘，那都是听得有关他出生时神奇传说之后才跟他虚与委蛇，哪像自己已知道他将来是位名传千古的开国君主呢！

想到这里心念一动，蓦地记起史书上记载刘邦以后是怎样在众人面前树立威信的故事，当下心中有了算计，哈哈大笑道：

“刘兄弟勿为此事担忧，为兄自会替你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刘邦此时一脸莫名惊诧，但他也不知怎的，只觉心中格外的信任这个刚相识不久的“项大哥”，且对他有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新切之感。

不觉项思龙与刘邦在这中阳村住了有两天，但两人终日形影不离，侃侃而谈当今天下局势。而这二日中，刘邦已了解到项思龙的学识、胆略、武功，心中更是钦佩不已。

同时项思龙也略略了解了刘邦的些许前科。

原来由于刘邦时出生时，使当地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人们纷纷传说得刘邦是个“龙种”，所以刘公从小对他非常弱爱，更加上中年得子，而又有二子已成人，因此刘邦自少到大从无干过家中任何之事。

刘邦也由于父亲刘公的宠爱，所以自小就特调皮，不学无术，不思长进，渐渐的养成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恶性习气，长大以后更变本加厉，任刘公怎样管教，还是死性不改，依旧我行我素。

而刘公也因自觉从前对刘邦管教无方，现已是无能为力了，于是便对他放任自流，同时心中也慢慢的讨厌他起来，每每见到他不是训斥，就是挖苦，要不然就是爱搭不理。

刘邦见一家人除了母亲疼爱他之外，其余的人都对他非常冷漠，于是一气之下与着平时几个要好玩友离家出走，到沛县县城谋生去了……

可他到了县城之后，还是凭着自己在乡间的惯用手段，又大力吹捧自己是“龙种”之说，使得许多好奇和迷信者都来拜访他，很快使他在这一生地不熟的县城站稳了脚跟，并且和城内黑道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顿时使得他名声在沛县周围人人知晓，但同时这段时间里也令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和完善了脑中的成熟思想，可最为庆幸的是结识了有利臂柱的樊哙、周勃和夏侯婴，这三个是帮助他成就大业的好兄弟。

项思龙自从了解刘邦的经历后，心中除了感慨之外，就是觉得刘邦也许就因这段经历才显出了他今后那不同常人的思想吧……

次日项思龙和刘邦决定离开中阳村前往刘邦所混之地干沛县。

但临别时，刘氏眼中的哀怨真是让项思龙不敢逼视，想起她在自己伤重后，被救的那些日子里，给予自己的关爱和爱抚，就不禁黯然神伤起来。

美蚕娘也是一路沉默，秀目中泪珠盈盈，难分难舍的看着这两兄弟，但她明白他们都是自己心中深爱那个男人的儿子，他们身上所流的正是他那不平凡的血液，所以他们决不会安静于这种平凡的生活，他们也都会像他们

你们一样要到战火纷乱的红尘中去拼去搏。

但她担心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父亲一样一去之后，就一辈子都见不到了呢？

项思龙看着美蚕娘神色，心中明白这个娇美柔弱的二娘的心思，便拉着刘邦两人紧紧的握住她双手，想给这个苦命女人一点临行前的慰藉。

而在旁的刘公没有多少神色，也让猜不透他心里到底是喜还是忧。同时刘邦也对他没有多少好感，只是在一旁与美蚕娘亲亲热热而又凄凄凉凉的相互说着道别的话语，连走时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项思龙心中虽也对刘公这人没有什么好感，但看着他脸上那被岁月风霜而刻下的深深皱纹，也不禁深深的同情起这个劳碌了一辈子的平实老人来。他终究也曾深深疼爱过刘邦，还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把他抚育成人，就凭这一点，他就算得上是个慈爱的父亲了。

项思龙前前后后的想着，又不禁想起还不知身在何方的父亲项少龙来，长叹了一口气，看着身后渐渐倒退的人影，心中总觉被一种什么东西卡住似的。

项思龙和刘邦到了沛县县城时已是第二天的黄昏时分。

沛县并不算大，也没有像泗水郡城那样高大的城楼和护城河，连这里的所有建筑都不宏伟，大半是低矮的农舍和仓库，偶尔看见一两处富家的府第。

但比起自己所见的陈平府来确实相差太远了，以此推断沛县的经济并不发达。

刚到县城刘邦就直领项思龙往城东的一家酒店而去，他们到达店门之时，项思龙发现店里只稀稀疏疏的坐着向个汉子正在喝酒聊天，可他们一见刘邦进来，都忙客气的跟他打招呼，而自己这样魁梧高大的身形，反倒没有人理睬。

刘邦对项思龙莞尔一笑，目光略扫过店里，发现老板娘王媪不在，便径直走到店里内室门口叫喊道：

“老板娘，快点出来，给我上二壶上等好酒和几碟像样小菜，我今天有个好兄弟刚来县城，我要在此为他接风洗尘！……”

话声未落，屋里已有个女人脆声应道：

“是刘爷吗？请稍候，酒菜马上就来。”话刚说完，这女人想起什么似的惊道：

“噢，对了，刘爷这两天怎么没见你人影呢？你的几个兄弟樊哙、周勃、夏侯婴都到处找你，像是有着什么重要事情要与你商量呢！”

随着话声而出，门口已站着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妇女，她的容貌并不算得俏丽，身材也略显肥胖，但脸上所露的神采，倒是有着男子的几分豪气。而她见项思龙似乎被他的气势所吸引，盯了他好一会儿，才满脸推笑的走到刘邦身边问道：

“刘爷，这位少侠是谁啊？以前怎·从没见过？是否就是非你刚才所说的那位好兄弟吗？”

刘邦听后豪然一阵爽笑道：

“老板娘，你看这里除了我这兄弟外，还另有他人吗？”

话完他就向王媪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现在刚刚结识的大哥项思龙。”



随后又向项思龙介绍道：

“这位女子就是此店老板娘王媪。”

王媪二字入耳，项思龙顿然记起史书上说刘邦经常到王媪、武负两家酒店喝酒之事，想不到眼前这有几分男子豪气的女子就是王媪，当下客气的点头道：

“在下项思龙，初到贵地，今后还请王夫人多多关照。”

王媪脸上一红，笑道：

“项少侠何必如此客气？对了，二位净站看干嘛？找个地方坐下，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酒菜。”

说完匆匆离去。

望着王媪离去的背影，刘邦对着项思龙耳边低声道：

“真想不到大哥原来英武不凡，魅力无穷，我看这老妮子都被你给吸引住了。在此以前，她对我从来没有这么热情过哦。”

项思龙听完刘邦的调笑微怒的笑骂了几句，就开始观看起店内的事物起来了……

没过多久酒菜都送上了桌来，虽算不上上等酒菜，但也有鱼有肉，可算是丰盛得很了。

才几杯酒下肚，刘邦的话头又来了，他乘着酒兴向项思龙说道：

“大哥，不瞒你说，在这沛县我最喜欢的就是到王姐这家酒店和城西武负开的那店了，她们的为人真没得话说，在我刘邦穷困潦倒时也还是照样给吃给喝，不像他妈的有些家伙狗眼看人低，他日我若能出人头地，决忘不了她们的这份恩情，来项大哥，喝酒。”

就在这时，门外一阵杂吵之声传来，却见三个二十几岁的豪武大汉已向他们这边走来，其中走在前面一个手足粗壮，两眼神光闪闪，脸目粗豪的汉子连连叫道：

“刘大哥，怎么喝酒也不叫兄弟一声？”

刘邦一见这三人来此，已忙迎上去口中兴奋的道：

“哪里哪里，兄弟正想等会去找三位兄弟再喝他个尽兴呢。”

可一见三人目光尽都朝项思龙望去，似露讶异和不悦之色，又慌忙道：

“来来来，大家都先坐下，等兄弟慢慢向大家介绍。”

三人坐定，也都添小碗筷，再要了几壶酒来。刘邦为双方介绍过后又大赞起项思龙剑术的高超来。

项思龙此时已知这三人就是樊哙、周勃、夏侯婴了，想着他们以后都是刘邦身边的开国军臣，忙注目细细打量。

先前说话的那人就是樊哙，粗武中不失豪气，满脸的络腮胡子，给人一种威猛逼人的感觉。

但左旁的周勃却显得瘦弱了好多，还颇带几分文士秀气，只是浑身上下透出一种令人深感坚毅不拔的气质。

而右旁的夏侯婴则是一个粗壮汉子了，前额宽阔，满脸的英气显出他的成熟的精明。

三人见项思龙一声一不吭打量自己，颇有点像傲慢不逊的模样，心下有气，但碍于刘邦先前对他敬重的样子，所以强忍不敢发作。

可酒喝到中途，直性子的樊哙听着刘邦夸赞项思龙的剑术如此高明法，心中再也忍不下去，忽地站起身道：

“大哥，那就让小弟与项兄比试过两招，为大家助助酒兴如何？”

樊哙宏亮的声音，令店内所有人士哄然叫好，连忙拉开各自桌子，空出一声场地。

项思龙一见如此场面，只好无奈的笑笑，走到已站在空地中的樊哙对面而立。两人这时剑都尚未出鞘，可人都已屹立如山，对峙场中，顿时整个店内的气氛都静了下来。

因为众人均屏息静气，怕扰乱了二人的专注。

“锵！”樊哙首先拔出他的七墨剑，横胸而立，大有横扫三军之势。

项思龙凝神而注，亦感对方剑气逼人，也只好缓缓拔出寻龙剑，摆开剑势，进入“云龙八式”中的“守剑式。”

樊哙终是耐不住性子，一见对手已拔出佩剑，就身形一闪，抢至项思龙身前四五步许，七墨剑由内变出，划出一道弧线，闪电般向项思龙腰部击来。

可他不知自己的先攻反而中了项思龙的“引蛇出洞”之计，这时项思龙一见寒剑攻至，不慌不忙，使寻龙剑疾出如风，形成一片剑网守住门户，而于严密封架中作少许的反击。

刹那间，只听得“当当当当”两剑连连交击之声，这震耳的撞击声听得众人心弦震撼，狂跳不已。

两人愈打愈快，所发的剑光使众人眼花神摇，竟连酒茶都忘记喝了，拍桌助威起来。

这时店中来了很多闻风而至的人，顿把小店里外围得水泄不通，就连在旁的桌子上也都站满了人。

王媪看得又气又恼，却也是没得办法，何况她也被场中二人的精采打斗吸引住了呢？

突地樊哙大喝一声，“喳、喳、喳”连击出三剑，剑芒在他身前划出一个个小剑卷，反映着剑光，凄厉无比却让入觉着剑身全无实感的向项思龙袭来。

如此剑法，确是惊世骇俗，如一般高手身当其锋，都会有种难以架招之感。

同时项思龙想不到如此粗壮之人，所使的剑法竟这样精微至此，能封死自己剑招所有进路，不禁雄心大振，仰天长啸，剑势略收，再化飞虹，把“云龙八式”淋漓依次挥出，却又用劲适可，不致伤着对方。

只见剑芒闪动，剑吟之声不绝于耳，长剑幻成的一道道精芒，电掣而出，有若风雷并发。

众人都初睹如此神奇的剑技，都目瞪口呆，心醉神迷。

樊哙亦是感到对方剑势有如千军万马攻至，让人生出欲避无从的颓丧感来。

而观项思龙面色，他每式出手都从容自若，看似练剑而不是比斗。

这时场中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在场两人已同时收剑后退。

而樊哙目露骇异，既耽虎视着项思龙，似是定神般立在那里……

项思龙则微笑抱剑一揖道：

“樊兄，承让了。”

围观者则看得如痴如醉，还不知谁胜谁负，一闻项思龙的话后，顿时喝采声如雷，场面激昂炽热，都对这场精彩的比剑表示叹为观止。

这时，刘邦站起拍掌哈哈大笑道：

“好剑法！好剑法！二位兄弟剑术如此神妙，且旗鼓相当，真让我们大开眼界。来来来来，我们来为他们的惊世之技庆祝，今天来个不醉不归。”

呆坐的周勃和夏侯婴被刘邦的话惊觉过来，都不由打心底里佩服项思龙，连忙把他和樊哙拉过入席。

樊哙虽明知自己，不是项思龙敌手，脸色微红，但并不气恼，举杯向项思龙道：

“项大哥剑术盖世，我樊哙心服口服，刚才若不是大哥有意相让，兄弟早已灰头土脸败下阵了。来，我敬你一杯。”

项思龙一见樊哙这憨直性子，也忙举杯笑道：

“樊兄过谦了，你方才所攻之势，雄伟宏博，也让我觉得有着无从架招之感呢！”

在桌众人一见两人如此客气，一齐哈哈大笑，把刚才的不快顿化作烟消云散，只觉的彼此感情一下子亲切许多。

次日，项思龙在酒店剑败樊哙的消息在沛县很快传了开来。

至于樊哙，沛县中人人知晓。他以屠狗谋生，力大无穷，且剑术高超，在沛县地界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现在出了个既英俊潇洒又魁梧高大的项思龙，三招二式就击败樊哙，人们自是大感兴趣，茶余饭后都谈项思龙。

这天，项思龙和刘邦、樊哙、周勃、夏侯婴几人又坐在王媪的酒店里喝酒聊天。席间，他们漫无边际的向项思龙谈论着沛县的奇闻逸事。

但项思龙心中兴趣不大，只漫不经心地在旁静听，心里却想着曾盈张碧莹她们。

樊哙虽是粗汉，但一望项思龙脸色亦也意识到了项思龙心事重重，开玩笑的道：

“项大哥何事心烦呢？现在我们众兄弟在此把酒言欢，你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想着哪个妹子呢？”

周勃也接口笑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项大哥要想女人这还不好办？听说我们沛县最近来了个富豪，叫作吕公的，是为躲避仇家才搬到了我们沛县，和我们县令还是故交好友呢！”

顿了一顿又道：

“县令温雄为了吕公的到来，明天还大摆宴席为接风洗尘呢，还有一样更妙的事，就是吕公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叫吕雉，小女儿叫吕姿，听说明天吕公将在宴席上为她们择婿，凭我们项大哥的人才武略，一去之后，定可赢得美人归，说不定还是一箭双雕呢！”

顿时众人哄然起笑，刘邦更是意兴盎然，拍着项思龙的肩膀欣然道：

“好，项大哥，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众兄弟明日同去吕府。”

这时突听得左边桌上有个清脆的声音轻哼了一声，似是对他们的话表示不满。

项思龙寻声望去，即见一双清澈澄明的眼睛也向自己望来，不禁心底一阵莫名的震颤。

定下心神，再举目望去，却见一个身着白色衣装，容貌美极，身材匀称的俊俏少年嘟着一张小嘴，睁大眼睛瞪着他们，见项思龙的目光总是盯

着他，禁不住俏脸一红，低下头去。

夏侯婴见是一俏美少年，不禁也怔了一怔，但心中一动，旋即笑起来捉挟的道：

“这位小兄弟，看你细皮嫩肉的，是不是个异钗而扮的娘子啊？”

几人又是一齐哄笑。

那少年却被问的脸通红，气得像要哭起来似的。

项思龙一观那少年的神色，忙止住众人笑声，起身到那俊美少年身侧站定，温和的笑道：

“这位兄弟，我兄弟出言多有得罪，还请多多包涵。”

少年听到项思龙所说的话后似乎得到了些许安慰，神色稍稍平静了些，一双凤眼似怨非怨的膘了项思龙一眼，用清脆语音含羞的道：

“多谢这位公子，小弟没事。”

说完带着一阵香风轻快而去。

项思龙一见少年离去黯然一笑，心中似乎有着几分惆怅的失落之感。

刘邦等人看着他那脸所露的神色，都露出诡异笑意。

翌日，项思龙一早就被刘邦诸人吵醒，捡起他往吕府方向走去。

一路上却见着络绎不绝的人群也都像他们一样朝着吕府方向奔走。‘刚到吕府，却见门口已是人潮涌涌，大门处站着一排官府中人，正在忙碌的收点众贺客所送礼金。

项思龙等倒是一楞。

他们这次一行人来都可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但这吕公说起来还算是个富豪呢？对外宣称是想结识沛县的各路英雄豪杰，谁知他还会趁此机会向众人“勒索”一把呢？

大家想来心中虽是有气，可一下子也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可以进得府去的。

项思龙蓦地记起史记上记载刘邦进吕府“送万钱”的故事来，不禁心中一动，忙拉过刘邦在他耳旁低语一番，刘邦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在众人诧异目光下大踏步往大门处挤去，到得那收礼金的几个官府中人面前高喊道：

“刘邦送礼金万钱，暂且记帐！”

这话顿引来旁者的一阵哄然大笑。

可刘邦说完，不管别人嘲笑，只向项思龙招了招手，大摆大摇的想向大厅走去。

这时一个二十左右，身材修长，目光闪闪有神的中年文士从收礼金坐处站起走出，拦住他道：

“这位刘兄弟就不要难为在下等人了，天地间送礼，哪有记帐之事？不过就凭你方才口称‘送万钱’的豪气，萧某倒是可以进去替你通报一声，或许可让诸位进得厅内。”刘邦刚才被众人嘲笑，心中本是已窝了一肚子的气，这下可真是再也忍无可忍了，正想破口大骂。

项思龙却是心中一楞，暗想：

“难道眼前这相让人并不起眼的文人就是将来助刘邦治国平天下劳苦功高的萧何？”

心想到此，忙拉住正要发作的刘邦衣角，走上前去恭谨的道：

“请问先生是否是萧何吏员？”

那文士听得一楞，似是没想到项思龙会认识他，但看项思龙态度语气

都很客套，忙也抱拳道：

“在下正是萧何，请问阁下是……”项思龙见果真如自己所想，眼前之人正是萧何，欣然道：

“在下项思龙，因久仰吕先生大名，所以今日特来拜见，岂知……嘿，说出来不怕萧大人笑话，我们皆是囊中羞涩之人，见着吕府此举实也心中有气，所以……”

说到这里脸上有点尴尬之色。

萧何见项思龙如此坦诚，以下不禁暗暗钦佩，沉默一阵，似又想起什么似的，笑道：

“原来少侠竟是沛县近来众所周知的项少侠，久仰，久仰，那么就烦请诸位稍等一下，待在下进去禀报吕爷一声。”说完就往厅内走去，却见中途闪出一个俏婢把他拉到一边，指着项思龙在他耳边低语了一阵，笑意神秘的看了项思龙一眼，轻盈而去。

萧何此时脸色顿变得古怪异常，走过来上下细细打量了项思龙一番，神秘的笑道：

“原来项少侠在吕府里已有故人相识，那在下就不必如此麻烦进府通报了，诸位请！”项思龙忽听他此说，一脸的莫名其妙。心中暗付：

“自己在吕府中有谁相识呢？怎么回事呢？”

虽是满肚疑疑团，但见可以轻易进得府去，也就不再多想，对萧何笑笑

道：“那就多谢萧兄了。”

萧何似对他很有好感，也很有兴趣，忙道：

“项少侠无需如此客气，他日如若有空，请到府上一叙如何？”

项思龙同时脑中也正想着今后怎么去跟萧何亲近呢，听他此说，正合心意，忙应声道：

“兄弟日后一定拜访萧兄……”

等诸人进得厅内，却见里面已是宾客满堂。

众人也找了个堂旁位置坐下。

刚一坐好，刘邦已笑说道：

“还是项大哥有面子，没想到你一出面，问题就迎刃而解。”

樊哈忙接笑道：

“刘大哥你这就不知了，说不定项大哥认识这吕府小姐，你想情郎上门，那门官怎敢阻拦……”

众人听的齐声大笑，项思龙也不禁是莞尔。

待得盏茶工夫，突听得有人哄叫道：

“吕先生来了！吕先生来了！”

项思龙心神一怔，循声一看，却见一身高瘦，相貌清奇，两眼深邃，闪烁着智者光芒，年约四十多岁的健硕之人，正从后堂向厅内走来，他身边跟着一个身着官服，身材肥大，像座肉山般，可能就是这里县令温雄了。

吕公似对温雄毫不在意，径自自个儿向前走到厅内正堂坐下，环视了一下全场。

目光落在所坐堂旁的项思龙身上时，眼睛似乎猛地一亮，浑身一阵微颤，神情也变得异常古怪。

起身站起缓缓的向项思龙走来，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此时项思龙也被他目中精光看得头皮发麻，心中纳闷，莫不是他真看中了我，要做他的女婿不成？

## 第十二章 恩怨情仇

项思龙心中虽是那样想来，可浑身在吕公目光的逼视之下仍是大感不自在。

在场中人也都是诧异之极，这吕公见着项思龙为何会如此失态呢？

场中气氛一时怪异的静了下来。

项思龙这时也收敛了一下心神，脸色微红道：

“在下项思龙见过吕公。”

吕公似沉浸在某一种追忆之中，此时被项思龙的话惊觉过来，感到自己的失态，忙收回目光，恢复冷漠神色道：

“原来是近来誉满沛县江湖的项少侠，传闻你剑术超绝，不知令师是当今哪位高人？”

项思龙一听，心中未想到如何答好。

吕公见状连忙接口说道：

“不知项少侠乡居何处？看似不像此地中人。”

项思龙心中暗觉这吕公似乎对自己有点熟悉，但又不敢作下某种肯定而有些怀疑的在试探自己。

但这是不可能的啊！自己与这吕公素未谋面，他怎么可能认识自己呢？就算自己来到古秦这么的时间，认识自己的人为数也不很多。

难道……

项思龙心里猛的一震，似呼明白了些什么，难道他也跟师父李牧和二娘美蚕娘一样，和自己的父亲项少龙相识？而自己也许真的长的跟父亲特别相像？

想到这里，项思龙的心禁不住激动起来，情不自禁的失声道：

“你也认识我父亲项少龙？”

这下轮到吕公骇异了，只见他目中厉芒暴长，颤声道：

“你真是项少龙的儿子？那么你爹还活着？

他没有给秦王政杀死灭口？难道又重出江湖了？”

项思龙此时已从他的语气中肯定了吕公认识自己的父亲项少龙，但从他刚才的话语中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心中顿时冷了下来，茫然道：

“这些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也都在寻找我爹的下落呢。”

吕公听了脸上惊诧不已，但一想起项少龙的风流，旋又不以为然，想着他或许是项少龙的私生子呢。

倏又想起项少龙当年跟自己的恩恩怨怨，眼中目光复杂的射向项思龙，似怨似爱也似恨。

宴会因项思龙和吕公刚才那不为人知的微妙关系而气氛生硬得很。

吕公心情这刻很是不好，毫无言笑，只是一杯一杯的喝着闷酒，目光总是阴晴不定的看着项思龙。

项思龙也是面目凄然，想着自己这半年多来在这古秦为了寻找父亲项

少龙所经历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不禁神伤魂断。

刘邦、樊哙几人见项思龙心情不好，也都沉默下来，不敢大声言笑。

不少人见着今天可能是没有希望见着吕家二位小姐了，顿时心中冷了下来，都淡淡的告辞而去。

过了半个多时辰，厅内只剩下疏疏落落的十几个人了。

樊哙可真是按捺不住了性子，低声对项思龙道：

“项大哥，我们也准备走吧，这里的人可都快走光了。”

项思龙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说话，一心沉浸在沉思的悲哀中。

吕公这时似是想清楚了心中的郁结，猛的站起身来哈哈大笑道：

“今天的宴会真是痛快！今天的酒喝得更是痛快！但是最痛快的还是遇到了故人之子。来，思龙，我们来喝一杯！”

项思龙被他这阵粗喝回神过来，见着此状，也不禁心神一振，豪然道：

“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还。

我们今天就来个一醉方休。”

吕公听得双目一亮，欣然道：

“好一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还’，正叙我胸中之意。果然不愧为项少龙的儿子，信口拈来皆成诗，来，来，我们喝酒！”

项思龙这时也是意兴大发，索性暂且抛开一切烦恼，与吕公诸人畅饮起来。

悠悠醒来，项思龙只觉头脑昏昏沉沉的，脸部却十分的灼痛。

慢慢的聚集了思想，才记起昨天与吕公喝酒的事来。

努力的想睁开眼睛，想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但是眼睑的疼痛使他有点力不从心。

这是怎么了？昨天自己喝酒竟醉成了这么个样子？项思龙苦笑了一下，但脸上的灼痛让他感觉笑起来十分吃力。

项思龙不禁暗暗吃惊起来，正想伸手去摸一下自己的脸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忽地一个女人轻轻缀泣的声音愈传愈近，似是有人向他走来。

项思龙甚觉奇怪，声音嘶哑的问道：

“姑娘是谁？”

对方似被他突然的话音震住，止住了泣声，音带硬咽而喜悦的道：

“项大哥！你醒了？”见他伸手要去触摸脸颊，又惊恐的道：“不要！”

项思龙被她这声惊叫吓了——跳，收回手来，疑惑的道：

“姑娘怎么了？不要什么？”

那女的似被他这话触动了心事，又哭泣起来，走到床沿坐下，喃喃道：

“项大哥，我对不起你！”

项思龙被她这话一时说得二丈摸不着头脑，暗想自己似乎连认都不认识她，她又为什么说出对不起自己这样的呢？心下百思不得其解，问道：

“姑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是与我有关的吗？”

顿了一顿又道：“唉，我的眼睛怎么睁不开来呢？”

当他说到这里时，那女的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心痛的道：

“谁叫你是项少龙的儿子呢？我爹他……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项少龙了。”

项思龙心里猛的一惊，听这女的如此说来，那她定是吕公的女儿，而自己……这难道与自己脸上的灼痛和眼睛睁不开有关？

想到这里，项思龙只觉心往下沉，忙伸手往脸上摸去。

啊？天啊！怎么会这么烫？怎么上面似乎凹凸凸凸的？难道……难道自己的容貌被毁掉了？

那么眼睛……

项思龙只觉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冰冷和恐惧的感觉直袭心头，颤抖的道：

“我的脸？我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

愈想愈是恐慌，突地声嘶力竭的喝道：

“是你爹吕公干的吗？他为什么不杀了我？”

还有你假惺惺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同情我？可怜我吗？你滚啊！”

项思龙只觉自己的整个精神都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而崩溃了。

自从他来到这古秦，被迫在深山里逃亡过，在陈平的地牢里监禁过，在战争上与秦兵厮杀过，他都没有倒下。但是这刻项思龙只觉感到了一种脆弱的仇恨，他陷入了浑浑噩噩的沉迷中，脸上带着两行英雄气概的热泪晕了过去。身边只有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柔弱少女。

这些天来，项思龙整天都是浑噩昏沉的，脑子里只觉一片空白木然，他什么也没有去想，父亲、刘邦、曾盈、张碧莹等的身影也都悄然逝去。

他的心冰冰凉凉的，只隐隐约约的记得有个女人对他悉心照顾，敷治他脸上的伤势，每天为他换药一次，给他的眼睛涂上药物，绑上纱布，喂他喝牛奶，而且不时低声哭泣的安慰他。

脸上的伤势是好了许多，再也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但自己到底变得怎么样了？他不知道，他的眼睛还是一片黑暗。

这天，项思龙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那终日服侍他的吕公的二女儿吕姿轻声而激动的对他说道：

“项大哥，今天我要为你取掉你眼睛上的纱布，也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好起来呢？”

项思龙闻言浑身震动了一下，声音嘶哑而急切的道：

“什么？我的眼睛能好过来？吕姑娘，这是真的？”

吕姿似从来没有见过项思龙精神如此振奋过，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光彩迷人的笑意，沉吟片晌后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药是我娘从我爹那里拿来的，她说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项思龙只觉整个身心都在升腾，死去的心境又修地见着了一丝希望的光亮，忐忑且紧张的道：

“那就请吕姑娘把我眼睛上的纱布赶快取掉好了。”

吕姿见他如此急迫，禁不住“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但旋即又感到自己此举在此时似是失态，脸色羞红的看了项思龙一眼，见他没有在意，松了口气后沉重的道：

“项大哥，那我就解了，你可得作好心理准备。”

项思龙“啊”了一声，尽量的放松自己紧张的心神，就连吕姿身上散发的阵阵少女体香也被这刻的激动的冲淡了。

两人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项思龙眼睛上的纱布终于解下了，他强抑住内心的冲动，慢慢的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只觉一阵刺眼的光亮逼来，项思龙眯起了双眼，心中的兴奋真不知用什么言语来描述，他猛的一把抱住跟他相距咫尺的朦胧身影，口中忍不住大叫道：

“吕姑娘，我可以看得见了！”吕姿倒在项思龙宽广的胸怀里，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只觉自己这些天来所有的辛苦在这一刻里都得到了回报，美艳的脸上不禁流下两行兴奋与酸楚的眼泪。

项思龙从极度的喜悦中慢慢的平静了下来，蓦地想起自己怀中的少女是吕公的女儿，心中顿觉一阵淡然，轻轻的把她推开，睁开眼睛时不禁亦瞟了吕姿一眼，倏觉脑际轰然一震，泛起惊艳的震撼感觉。

只见一位身穿白色青花长褂，肤色洁白若凝脂，身段纤细且曼妙，妩媚多姿，明艳照人，有若仙女下凡的美女，正脸色惨白，一双又黑又深的眸子怔怔的望着自己。

项思龙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蓦地想起在王媪酒店里被夏侯婴调笑的那个少年。

难道吕姿就是“他？”项思龙心中泛起一种异样的情绪，看着眼前这个满面凄然、楚楚怜人的绝色美女，感觉不知说什么好。

吕公是暗算了自己，毁了自己的容貌和眼睛，若不是吕姿的医治，让自己重见了光明，那么自己会连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都没有了，这种手段不谓不毒辣。但是他这样做说起来也只是想在自己身上发泄父亲项少龙留给他的深深仇恨而已。他并没有杀了自己，也证明了他对往昔那段怨仇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心态。

吕公当年与父亲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着什么怨仇呢？项思龙想不明白。

唉，不管怎样，现在一切恶梦都已经过去，自己已经替父亲偿还了这段怨仇，对其他的事情，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项思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在这恩怨交杂的绝色少女面前，找到了些平静自己心理的缘由。

当项少龙准备离开吕府的时候，吕姿手牵着一个四十左右的少妇来到了项思龙的厢房。

项思龙冷冷的看了那少妇一眼，心想这位可能是吕姿的母亲了。

却见她生得雍容秀丽，秀发梳成坠，高高耸起，身上穿着绣花的袖罗裙，足登丝织的花绣鞋，耳戴明珠耳当，光华夺目，艳光照人。

妇人觉出项思龙态度的冷淡，脸上神色一暗，目光复杂的看着项思龙，幽幽的道：

“项少侠要走了吗？有没有空坐下来陪我聊一会呢？”

项思龙看着吕姿那凄惨的神色，心下一软，但仍是淡淡的道：

“夫人有什么话就请快说吧。”

妇人伤感的一笑道：

“项少侠的这种神态真像你父亲当年，外刚内热。”

顿了一顿像陷入了回忆道：

“其实说起来你父亲当年与我们一家人有恩，他冒着背秦政的欺君之罪放了我们，但是他杀死了我爹吕不韦，这让我们和夫君都对他有着恨意。”

原来这吕公夫妇就是当年被项少龙放过的管中邪和吕容娘，自从秦相吕不韦一党被秦王政消灭后，他们就逃到楚囚，隐名埋姓，过着百姓的平常

生活，后来秦王政又灭了楚国，统一了中原，他们被迫四处流离失所，只是最近几年生活才安稳了下来，但还是躲躲藏藏的，怕外人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当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暴发以后，管中邪沉默了多年心又燥动起来，于是他来到沛县，用武功和毒药制服了这里的县令温雄，并想通过设宴选婿方式收罗沛县的各路江湖侠客和奇人异士，谁知碰上了当年恩仇相交的项少龙的儿子项思龙，打乱了他的心思，于是就有了项思龙被毁容这一幕。

当吕容娘从吕姿口中知道这个消息后，跟管中邪大吵大闹，让他也失去了分寸，心下想来自己这样做或许是恩将仇报，于是给了解药吕娘容，让她去治项思龙的眼睛。

项思龙听完她这一段述说后，心下只觉一片惘然，默然无语。

吕容娘叹了一口气道：

“恩怨相报何时了？思龙，请你不要把仇恨带到吕姿身上去，我和中邪已经做错了，你要报仇就找我们好了，她是无辜的。”

说完无限怜爱的看了身边双目红肿的女儿一眼。

项思龙早就把这段怨仇想开了，但此看到吕姿那幽怨的目光，还是让他心痛得很。

他看得出这少女对自己的无限情意，想起她服侍自己的无微不至的温柔，项思龙痛苦得心里像银针一样刺进自己的身上。

自己已经有了曾盈和张碧莹两个妻子了，还有一个侍妾玉贞，怎么还可以接受她呢？

项思龙虽然听出了吕容娘的话外之声，但仍是苦笑地摇了摇头道：

“这个夫人放心，我项思龙不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吕容娘美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神色凄然的柔声道：

“项少侠，我有一事相托，不知你是否可以答应我？”

项思龙微微一怔道：

“夫人有什么事情请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答应。”

吕容娘沉默了一阵，徐徐道：

“我想如果我将来若有什么不测，请项少侠代我照顾姿儿。”

项思龙想不到她竟是要将吕姿的终身托付给自己，颇感为难，又见到吕姿正含情脉脉的神色迫切的望着自己，不觉心神一荡，但倏又惊觉到吕容娘话中似有着无尽的凄凉，色变道：

“夫人何故说出什么‘不测’之话来？”

吕容娘没有回答他只是催声道：

“项少侠可否答应？”

项思龙只觉心中有一种不祥之感，再次望了吕姿一眼，见着她那楚楚动人的目光，猛一点头道：

“夫人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姿妹！”

吕容娘似松了口气，脸上再次露出迷人的笑容，低声道：

“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项思龙听得这话，只觉心中的愁云更浓了。

项思龙又在这吕府中住了下来，吕姿每天都来陪他，开心得如出笼的鸟儿，整天欢声雀跃的，消去了项思龙的不少烦闷。

他现在的容貌跟以前判若两人，脸上肌肤变得粗黑且有不少的疤痕，鼻梁也坍塌了些许，年纪看上去也差不多大了十岁左右，使人再也很难想象

到他以前是个英俊潇洒的汉子，只有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和那双坚毅冷静的眼睛，仍能让人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凛然正气来。

项思龙第一次从铜镜中见到自己这怪模样时，吓了一跳，悲愤得竭斯底里的大喝大叫，还好有吕姿这个温柔体贴的美女在他身边悉心的安慰，才让他渐渐的从激动中平静下来。

想着现实既然已成此般，自己还是得坚强的接受，项思龙的心都快忍出苦水了。

还有许多的事情等着要自己去做呢，寻找父亲的下落，帮助兄弟刘邦成就他的大业，这些都需要自己有着坚强的意志和无比的信心去迎接这未来的挑战，自己一定得振作。

但是想着曾盈和张碧莹，她们见到自己的这付模样会有什么反应呢？项思龙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

在女人面前他忽的觉着了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就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他，终日在他身边的吕姿也不例外。他在地面前终日是沉默无语。

吕姿虽是觉着了项思龙心中的不平衡，但她在项思龙面前整天还是开开心心的，她想用自己的情绪来感化项思龙。

项思龙面对这美女温柔如水的情意，总是抑制住自己心神的波动，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吕姿幽怨的道：

“项大哥，你何必如此苦苦的折磨自己呢？

难道我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我已经下了决心，生是项家人，死是项家鬼！”说完脸上泛起一片红霞。

项思龙听得心神一震，看着这美人儿，只觉心中百感交集，禁不住颤颤的抱住这美丽的少女，痛吻她脸颊上的泪珠，喃喃道：

“姿儿，你为我这样值得吗？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项思龙了，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吕姿就凑上了她灼热的香唇，她只觉得自己的感情已经压制不住了，如火山般的爆发出来，主动的与项思龙亲热，恨不得立即能与他共渡爱河。

项思龙感觉着她火热的激情，也不禁欲火顿生，难以自制，怀里这充满青春火热的生命和柔嫩的肉体，已将他所有的愁思忧虑立时给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温柔的吻着她修美的粉项和晶莹得如珠似玉的小耳朵，嗅吸着她浑圆柔嫩的耳珠。

吕姿完全融化在彼此的热情里，所有相思的苦楚，都在这刻取回了最甜蜜迷人的代价。

此时两人都融入浑然忘忧，神魂颠倒，无比热烈的缠绵中。

项思龙霸道放肆起来，一双大手在吕姿身上无处不到的揉搓着。

吕姿俏脸上霞，星眸紧闭，呼吸急促起来，且不时夹杂着让人魂摇魄荡的娇吟，显是春情声东击西勃发，不可遏止。

项思龙再也忍受不住，拥着吕姿倒到榻上，拉开了她的外袍，在高燃的红烛映照中，她急剧颤抖着的羊脂白玉般毫无理疵的美丽身体，终于彻底展露在项思龙的眼底。

醉人的处女幽香扑鼻，项思龙俯头深埋在她醉人的胸脯里，轻轻的嗅吸着，吕姿羞不可仰的侧起俏脸，含情脉脉的带笑朝着他偷瞧着。

项思龙并不急于侵占她，欣赏和品味着这迷人的肉体。

吕姿双眸紧闭，颊生桃红，艳光四射，加上她扭曲转动的躯体，让人感觉可爱动人至极点。

终于，芙蓉帐暖内，妖吟粗喘奏起了一曲令人心迷意乱的春色迷醉曲。

吕姿被诱发了处子的情热，不知天高地厚地逢迎和痴缠着项思龙。

至此两人水乳交融，再无半分隔膜。

云散雨收后，吕姿仍然手足把他缠个结实，秀目微张，满脸甜美清纯。

项思龙只觉心中又多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

屋里的气氛是凝重而悲哀的。

吕姿已哭成了个泪人，在她身边还有个绝色美人陪着流泪，不过项思龙此时已没有了猎色的心情。

管中邪双目赤红，整个人显得萎靡之极，动也不动的看着躺在地上的吕容娘，却见她满身是血，胸口插着一把匕首直没手柄。

吕容娘自杀了！项思龙只觉心中一阵惘然，这他应是有所预感的，可是他没有来得及阻止。

管中邪在这一刻里只感觉这是一种报应，他暗算项思龙的报应。

想起自己与项少龙的恩恩怨怨，他一下子也是说不清楚的。吕容娘也曾爱过项少龙，自己屡次败在项少龙手上，岳父吕不韦被项少龙逼死，自己的一切前程都毁在项少龙的手上，对项少龙的恨他自然是深切而咬牙切齿。可是项少龙最后关头却放了他，冒着欺君之罪放了他，虽然他知道项少龙这样作大半都是看在吕容娘的情份上，但是这一份赤诚的恩情却让他永铭在心，在他管中邪的一生里项少龙是他最佩服的人。

项思龙在这一刻里自然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只有沉默着，也感受着这沉重的哀伤。

吕容娘到底是善良的，项少龙逼死了她的父亲吕不韦，她虽然恨他，但是当她看到项思龙被夫君折磨时，又毅然的去救了他。这些都是吕容娘对项思龙爱恨相交，但却爱多于恨的表现。而又当她看到女儿吕姿爱上项思龙而痛苦不堪时，她不惜用死来换取项思龙同情的博爱，为女儿谋取幸福。

项思龙想到这里，只觉着自己的泪也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管中邪目光阴深的盯着项思龙，看到他的哀伤的样子，脸色平和了些。

唉，自己在项少龙面前一败涂地，想不到二十年后又在项少龙的儿子项思龙面前也是惨败。

管中邪一下子觉得自己苍老了好多，看着项思龙那被自己用毒药毁去的容颜，心里觉着一阵愧然，他嫉妒项少龙当年那张迷死众女的俊脸，他不忍心杀项思龙，因为项少龙对他有恩，但当他看到女儿吕姿喜欢上项思龙时，他的报复心理陡地增强，他要毁了项思龙这张俏脸，断去女儿的心思。但是他失败了，他不但没能阻止女儿和项思龙的相爱，反而失去了他深爱的妻子。

项思龙看出了管中邪内心的苍白与痛苦，想着这个让自己痛恨的老者今后却还是自己的岳父，于是走上前去凄然的道：

“伯父，节哀顺便吧！”

管中似是没有听清项思龙的话，只是怔怔的看着他，没有反应。

项思龙目光悲切的望了管中邪一眼，又叹了一口气道：

“伯父，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还必须坚强的活着，我想伯母泉下有知，也不想看到我们因悲伤而沉没吧。”

管中邪浑身微微一震，双目倏地射出了一丝光亮，走上前去，紧紧的抓住项思龙的手臂，嘴角抖动了两下，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哑声道：

“思龙，谢谢你！”

项思龙想不到这昔年也曾纵横疆场的人物，竟向自己说出这等话来，一时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些微红。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县令温雄和吏员萧何、曹参等都亲来参加葬礼。

刘邦、樊哙、周勃、夏侯婴也来了，见着项思龙，心里又悲又喜。

自从那天五人去吕府赴宴，项思龙喝得大醉，被“吕公”留宿，他们就再也没有见着项思龙。

后来传言项思龙与“吕公”有着世仇，“吕公”用毒药毁去了项思龙的面容和眼睛，四人大急，赶吕府要人，没想到被“吕公”拒绝；且与四人打了一场，怎奈四人合力也敌不过对方，只好心下暗自担心着急。

今天见着项思龙容貌虽毁，但人却安然无恙，不由的都大松了一口气。

项思龙此时心中的悲痛，已经让他没有心思去想及别人。

他整个人脸色苍白憔悴，眼珠儿都陷了下去，扶着悲痛欲绝的吕姿，默默无语。

### 第十三章 峡谷奇缘

天色阴朦朦的，起着寒风。

沛县城西的丰西峰上笼罩着一片浓浓的哀意。吕容娘的坟墓就立在这沛县第一高的丰西峰顶上。

坟前黑压压的一群人在肃静的默哀着。

项思龙心中除了涌动着深沉的悲哀外，就是一片惆怅和落漠。

自从他来到这古秦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虽也受到过颇多的让他惨痛无比的伤心事，但是在这一刻里，吕容娘的死，却是更让他痛苦得难以接受。

她是间接死在自己手上的！项思龙只觉心如利剑在穿。

生命是什么东西？

现实为什么这么的残酷无情？

吕容娘本是可以不死的，现在她这样的匆匆离世而去，得到的又是一种怎样的解脱呢？留给苟活着的亲人朋友又是一份怎样深切的痛苦呢？

椎心的痛楚和悔疚，噬蚀着项思龙的心灵。

刘邦站在项思龙的身侧，看着他极度悲切的神色，心里只觉有着一一种异样的难受。

对于吕容娘的死，刘邦是不会感到悲伤的，反只会有点幸灾乐祸。

项思龙被“吕公”现在害成这样，刘邦只是非常的担心，担心项思龙是否能承受这毁容的沉重打击。

因为项思龙已成了他振作的动力，成了他心神不宁时的依靠。

刘邦觉得自己绝对的不能失去项思龙的帮助，否则他所有的信心都会垮掉。

所以他痛恨“吕公”，吕容娘的死，反只会让他这痛恨得到了些许平衡。  
伸手拥过项思龙的肩头，刘邦沉声道：

“项大哥，不要太过痛悲了，会伤了身体的。”

项思龙勉力振作起精神，使声音保持平静，缓缓道：

“黯然魂销者，惟而已矣！生有生离，死有死别，为何人生总有这么多不如意人的事情呢？”

萧何在旁边听到这话，不禁转头望了项思龙一眼，目中显出异色，慰然道：

“项少侠，何必情绪这么低落去想那么多呢？这些生死离别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总是避免不了的，我想在于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也是次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使得自己的生命有着辉煌的历史，那才算是活得有意义了。”

项思龙精神微震了一下，这几天来的悲痛着实是消蚀了他许多的意志，这刻被萧何这几句话说得心神一敛，点点头继而苦笑。

唉，自己确实是不能消淀下去，还有许多的事情等待自己去做呢！

想到这里，项思龙的情绪又平复了些。

管中邪这时走到了项思龙身边，抬头看了看愈来愈暗的天色，虑忧道：“思龙，我看这天要变了，你们不如先回去吧，我在这里静静。”

项思龙看着满面哀痛苍老了许多的管中邪，摇了摇头道：

“伯父，还是你先回去吧，这几天你也够累了，再说家中也有许多的后事等着你去料理呢。

还有吕姿和吕雉两人，现在这个样子也需要人照顾。”

顿了一顿，看着被大风卷起的漫天尘土和枯叶，又脸色凝重的道：

“我看这天晚上可能要下大暴雨，伯母的新坟或许禁不住雨水的冲刷，所以我想留在这里，给伯母坟上搭座雨篷。”

管中邪想不到项思龙如此情深义重，想得如此周到，激动得双目赤红的道：

“思龙，真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谢你。不过，还是你回去吧，吕姿需要你！”

项思龙被管中邪这两句话说得心潮涌动，知道他终于对自己没有什么隔阂，把自己看成一家人了，当下执然道：

“不，岳父，这些还是让我来做吧。”

管中邪听到这终于禁于禁流下两行老泪，坦诚的道：

“思龙，那我们等着你回来一家人团圆！”

项思龙只觉心中一种异样的情绪在浮动，点了点头，心想：

“人性终究是善良的。”

人影渐渐的从视线里消失了，丰西峰上又回归了平静。

只有风一阵狂比一阵，在耳旁呼啸着，这是十一月的寒风，倒也让人觉得有不少的凉意。

山顶的乌云越来越密，越来越低，隐隐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

项思龙屹立于冷风中，站在吕容娘的坟前，看着眼前的刘邦、樊哈、周勃、夏侯婴儿人，心中只觉热乎乎的。

这就是朋友，患难中见真情。

这就是今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指点万里河山。

项思龙只觉心头一阵豪气直往上涌，忽而朗声道：

“四位兄弟，天快下雨了，咱们先伐木去吧！”

五人分作了两批，刘邦和项思龙一起。

丰西峰上到处都是岩石几立，且有两面都是万丈悬崖，真教人不敢俯视。

峰顶的树木甚少，偶而有之也是长在那些岩石陡壁间，若要砍伐，可也真得冒点危险。

还好，五人皆都习过武功，艺高人胆大，也都没有觉得什么害怕的。

项思龙和刘邦来到了峰顶西侧崖的一个石坡上，坡顶有一棵约合两三百米高，径围一尺半左右的松树正在狂风中猛烈的摇晃着。

石坡很陡，上面岩石突兀不平，加上起着大风，让人很是难以平衡住身体。

项思龙看了刘邦一眼，道了声“小心点”。

接着缓缓拔出寻龙剑，摆好架式，猛的往树根部砍去。

却见一阵寒芒闪过，接着就是“咔嚓”一声巨响，刘邦忙冲上前去，一把抱过树杆。

项思龙倏见刘邦身躯由于受到树的压力过急，再加上风压，身形摇摇欲倒。忙一个箭步冲前，左手一把拉住他的衣角，右手则急中生智的把寻龙剑刺入岩石，稳住身形。

刘邦此时业已一脚踏空，看到身后便是万丈高崖，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暗叫“好险”。

双目朝项思龙投过敬服感激之色。

但二人危机境况并未解除，树和风的沉重压力，还是使他们均感站立不稳。

项思龙心中不由大是焦急。

现在该怎么办呢？两个人的身体皆都不能乱动，否则便有跌下山崖之险。

无论如何，自己得先救刘邦，再想脱险之策。他可是将来的一国之君，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死去的，否则自己就会改变了中国今后的历史。更何况他还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弟弟呢。

项思龙心下想来，抓住刘邦的左手猛地用内往自己身侧一拉，松开握剑的手，快速的把刘邦推至安全地段，坐马沉腰，一脚勾住寻龙剑，稳住自己倾斜的身体。

但急速倒下的松树枝丫还是挂住了项思龙的衣角，使得他和身形大副度的向崖边倾去。

这一下只吓得刘邦惊叫起来，项思龙亦是吓得魂飞魄散，腿上终于吃痛不住滑出寻龙剑，于是身躯在松树的拉力和狂风的压力下猛的往身前悬岩落去。

项思龙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

完了，完了，自己这下死定了！

父亲——曾盈——碧莹……

冬阳软弱无力的光线温和的洒在项思龙的脸上。

项思龙此时身体动也没动，脸色苍白如死人般，亦也让人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呼吸。

过了二三个时辰，眼角终于跳动了几下，项思龙意识在一片黑暗感觉

之中慢慢的运集了起来。

浑身的酸痛让他禁不住轻轻的呻吟了一声。

啊！难道我没有被摔死？项思龙心中一阵震颤的狂喜，脑海里逐渐晃动起自己跌下山崖时的情景来。

当时树枝挂住了他的衣服，把他一起绊下了山崖，他心里异常的恐惧，一只手紧紧的抓住枝丫，另一只手拔出了岩石中的寻龙剑，在下跌过程中，尽力的用寻龙剑划向崖壁，想在石壁中找个支点，稳住自己下跌的身形，但是由于下落的速度太快，他的愿望没有实现。随后就所有的侥幸希望的信心都消失了，意识也逐渐模糊……

项思龙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又不由的“怦怦”的跳着，疑惑紧张的睁开了眼睛。

但见一束光线直射脸面。

啊！我真没有死！项思龙心下激动的喜出望外，瞬时又不禁掺入些怪怪的酸味来。

父亲、盈盈、碧莹、邦弟，是你们在为我祈祷着吗？是你们在佑护着我吗？

我还活着！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

我还可以去做许多我想做而还未做完的事情！

项思龙心潮汹涌，只觉心中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

这劫后余生，使他对生命更增起了无限的珍惜。

渐渐的从喜欢中平静下来，项思龙才觉着自己已受了重伤。

腿上被锋利的寻龙剑划得皮破肉绽，直深入骨头，裤脚被染得一片血红。

浑身被雨水湿透，可能昨夜淋了一夜的雨，现在觉着阵寒阵热，头重如铅。喉咙则像火般的干燥，全身骨头亦象要立即散开似的。

怎么？自己病了？但怎么可以在这要命的时刻病倒呢？项思龙心急如焚，但思绪里却是一片混乱。

但是无论他怎样的强作精神，头脑还是愈来愈昏沉，意识又逐渐的模糊了。

再次醒来时，项思龙觉得浑身舒适了好多，伤口亦也似被人包扎过。

怎么？这绝谷之地中，还有人居住在这里？

项思龙心念一震，睁开双目打量起自己所处的境地来。

这是一个硕大的天然石洞，太阳光线从洞中斜射进来，让人知道还是白天。

洞顶高约有五六米，洞深度可能有二十几米，洞里面摆了些粗糙的石桌、石凳之类的东西。在洞里的右角落里堆了许多自己不知名的山果。

自己正躺身在一张石床上，腿上的伤口给人马马虎虎的包扎过，但不知敷上了什么药，疼痛却减轻了许多。在石洞的中央处有一堆燃过的灰烬。

看来自己确是又被人救了。项思龙心下暗松了一口气，心中又是惊喜又是忧虑。

天无绝人之路，自己又是险险获生一次。

但今后怎样的走出这绝谷呢？这里的主人知道出谷之路吗？若是知道，那他为什么又不出去呢？

项思龙满腹疑凶的从石床上爬了起来，虽仍觉浑身酸痛，但却是好了



不少，一颠一摇的慢步走出洞外。

却见旭日初升不久，血红的阳光洒在这谷中的奇花异草岩石上，把这谷中所有的空间染得一片澄黄带红。

耳际隐隐传来瀑布飞泻的“轰隆轰隆”之声，其中夹杂着蝉鸣鸟唱。四周一片宁温和谐。

不远处有个大湖，当微风吹过湖面时，水纹荡漾，岸边树木的倒影映在水中顿时变幻出五彩缤纷和扭曲了的图案。

这一切人间胜景，只看得项思龙不觉心旷神怡，浑忘了还身处险境之危。

唉，现在是十一月底的寒冬了，这谷中怎么却依然树绿花开，温暖如春的呢？

项思龙心中只觉怪异异常，但由于这至胜美景的熏染，心情豁然开了好多。

缓缓的往湖边行去，蹬下身来，伸手往湖水一探，觉得这水倒挺热的，跟现代的温泉差不多。

看着湖水中映出的自己蓬头垢面的憔悴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心中同时一阵黯然。

索性脱光了衣服，项思龙跃入湖水中欢快的畅游起来，却感这湖水似是有着很大的浮力，他不游动，身体亦能浮在水面上。

心中不觉大是奇异。

难道这湖水也像死海一样含有大量的盐分吗？但怎么伤口似是不觉镇痛，反觉舒适得很呢？难道这里面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不知这湖水可不可以饮用？若是在现代，定可以拿去化验一下成份，若是可以制作矿泉水，倒可以开他个大型的矿泉水公司，发他妈的一笔财。

想到这里，自己都觉得好笑。

畅游了好一会儿，项思龙才被肚中的“咕咕”叫声惊觉，自己已经有一天多未吃食物了，想起洞中有山果，忙从湖水中爬起，匆匆穿过衣服，往石洞里走去。

这次却走得快了很多，想来定是这湖水对伤口还有着治愈的作用，那自己以后可得去洗几次澡。

边走边想着，不多时已来到洞中，主人还是没有回来，项思龙自行到洞角里挑了几个鲜红的山果，狼吞虎咽的猛嚼起来，只觉味道鲜美无比，润嫩甜美可口。

一口气吃了四个山果，项思龙觉得体力恢复了许多。坐在洞中等待主人回来，却又久久不见归来，闲得无聊，蓦记起师父李牧传给自己的《玄阳心经》，倒是好久没有练了，何不现在试试一下呢？

心下想来，便也坐至石床，盘膝默默按心经心法运起功来。

这一坐也不知过了几个时辰，项思龙才悠悠的睁开了眼睛。

此时已是天近黄昏，洞内光线暗淡了许多。

项思龙只觉此时精力似是充沛了好多，腹内亦有一股热气在流动，知道这就是《玄阳心经》的妙用了。

哈，想不到自己真也会习得现代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什么内功，只不知如勤加练习下去是否也可像小说中所写的冲破什么生死玄关，任督二脉之类的，使内力达到生生不息呢？

想到这里，项思龙只觉顿时精神兴奋异常，在洞内手舞足踢的练习起在特种部队里学的些散打功夫来，浑然忘却了其他。

“吱吱吱吱”一阵什么动物的怪叫声把项思龙惊觉过来，定眼望去，只见两只通体雪白无一根杂毛的白猿正看着他咧嘴怪笑着。

项思龙不禁既觉好笑可气，又觉得惊奇诧异。

这两只白猿是哪里来的呢？是这里的主人养的吗？亦或它们就是这洞里主人，是它们救了自己？若真是这样，这两只白猿又怎么晓得营救自己，为什么要救自己呢？

项思龙一时百思不得其解，只怔怔的看着这两只让人觉得可爱的白猿。

白猿看到项思龙发愣，又是一阵怪叫。那只体格壮点的连跳带跃的来到项思龙身边，拉扯着他的衣服，伸出白茸茸的毛掌，指了指石蹬，示意项思龙坐下，而另一只则蹦蹦跳跳在洞角处挑了几个大鲜的山果给他，手掌比划着吃状。

项思龙心下纳闷，莫不是它们通晓人性？不由的脱口道：

“你是叫我吃山果吗？”

那白猿似是因项思龙明白了它的意思，连连点头，同时又咧开大嘴欢叫起来。

项思龙这下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心中更是惊异起来。

自己这是不是在作梦？真有点神话色彩。

但看到白猿对自己很是亲切，心情放松了许多，又问道：

“你们是这石洞的主人吗？是你们救了我吗？”

两白猿都点了点头，但继而又摇晃起来，似是说他说得对又不全对。但旋即又瞪起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项思龙手中的山果，生气起来，似足说他只知问话，而不知吃了。

那模样儿滑稽可爱之极。

项思龙心中不禁有点失望，自己没有人指引不知可不可以走出这绝谷？但见这谷中四面皆是悬崖陡壁，若想出谷，定得大费周折，说不定会就此老死山中。

心中虽是焦急，但看着二猿模样，明白它们生气的缘由后，不觉失声笑出，亦也心中一热，忙拿起手中山果大口大口的咬嚼起来，虽肚中已饱，但却不忍拂了二猿一片好意。

两猿见了，又是一阵欢叫。

在这山明水秀的峡谷里，虽然与世隔绝，但有这两只可爱伶俐的白猿相伴，倒也减去了项思龙不少的孤清寂寞之感。

与两猿是已经厮处得很是亲热了，这里的地形也渐渐熟悉起来，通过一番考察推敲，明白了这峡谷温暖如春的缘由，原来这谷地底下有地热，再加上四面均是高崖，也挡住了周围的寒流冷风入侵。

日子虽是平静，但是在项思龙的心中却还是偶而的会泛起许多的思念来。

想起离别的亲人朋友，又不觉是黯然伤神。

唉，要是他们也能到这美景如画的绝谷之地与自己相伴，那该有多好啊！

与世无争，免去了世俗的勾心斗争和战争的残酷杀戮，过着无忧无虑的“桃花源”式的生活，那日子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写意？

但想法只能归想法，项思龙知道现实终究是离这样的想法太远了。

自己来到这古代的目的是寻找父亲项少龙，任务是阻止父亲改变这个时代历史的企图。

可是直到现在，他是知道父亲确已来到了这古秦，并且在这时代里干过一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对他的行踪还是一无所知。

唉，爹！你到底在哪里呢？孩儿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可知道母亲(周香媚)也在迫切的盼望着我与你能早日返回现代和她团聚呢！

项思龙忽而只觉心中一阵抽搐，他想到了在这个时代里所种下的感情。

自己如果有朝一日找到了父亲，真的可以狠下心肠离开这个已经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时代吗？

曾盈、张碧莹、吕姿等到时怎么处置？

项思龙愈想愈是心神紧张害怕。

父亲是不是也在这个战乱的时代里埋下了深深的感情种子，难以取舍，所以隐居起来了呢？

自己到时候会不会像父亲一样不想再回到那喧闹吵杂的现代？

项思龙坐在湖边高处的一声岩石上，无精打采、反反复复的想着这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怪异问题。

“吱吱吱吱”白猿的叫声把项思龙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却见它们目光似是有点忧虑的看着自己。

项思龙紊乱的心不觉一热，唤了声：

“大白，小白，过来！”

两只白猿身形快若闪电般的跃到项思龙怀中，温驯的欢叫不已。

项思龙忽而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道：

“唉，找了这么多天也没发现一条可以出谷之路，难道我真的就这样老死谷中？”

项思龙的这话似是引起了那只叫大白的公猿的沉思，只见它眨巴着眼睛，似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似的。忽而似作了什么决定；拉着项思龙的手似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

项思龙心下诧异，不知这大白在弄什么玄虚，但还是跟着他们穿过一片密林，来到了他刚跌入这峡谷时的瀑潭前。

瀑布如山洪般从高处倾泄而下，发着“轰隆”、“轰隆”的巨响。

项思龙满怀疑团，跟着大白小白又绕着潭右侧来到了瀑布近前的壁处。

却见大白用那巨掌抹去壁上青苔，在上面仔细的找寻着什么。

过了好一阵，当它发现上面有图案和碗口大小稍突起来的一处圆形石岩时，高兴得连连尖叫，巨手把那岩石按顺时针旋转起来。

蓦听得“轰轰——”一阵巨响，却见平整的岩壁显出一扇正转动着的石门来，门内并不黑暗，反大放光明。

项思龙看得瞠目结舌的给大白拉进了石门内。

却见这里面原来别有天地。

一条石板小径直通瀑布内侧，而这瀑布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这里的天地与外面完全阻隔开来。

这里面看似完全封闭式的，然而并不觉气闷，反感温和舒适之极，看来定是有其他的通气孔儿。

顺着小径往前走了二十几米，视野豁然开朗起来。

却见一个五六十方丈见方的大石坪，坪内侧有一个小花园，顶上是石壁，地面离顶壁约有四五丈高，真是显出自然的鬼斧神凿巧夺天工来。

园内种着各种花异草，散发出的芳香沁人心脾，花草中央的空处有一张圆形的石桌，上面放着一个乌黑发亮的石制围棋盘，石桌四面摆了张石凳。

石坪对面的岩石光滑平整，中间有一扇紧闭的石门，门顶上写着“无极洞府”四个隶体古字。在门前方二米远处有一个突起约合三十七公分的石墩。

项思龙心想：

“看来这里定是有人居住了，但瞧这石板上厚厚的绿苔，却又像不知有多少年没人来过这里似的。”

难道这里就是现代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什么前人洞府？自己莫不是因祸得福，或许会有什么奇遇了？

项思龙心下觉着自己的这种想法甚是好笑，但也暗暗敛集精神，说不定这地方有什么机关，自己疏忽触动开关，那可是连小命可能都给丢了，更不要说什么‘奇遇’了。

项思龙心神紧张而又兴奋的走进了花园，小白这时已把岩壁石门关好，来到了大白身边。

二猿见着项思龙那紧张的神色，叽叽喳喳的对叫个不停。

大白忽而跳上前来拉着项思龙走到那石桌边，指着桌上那围棋石盘，双手成圆状的比划着。

项思龙心念一动，想起大白开启石门时旋转突起的圆形岩石。

莫非这石盘也是个开启什么地方的开关？

想到这里，双手各抓住棋盘的两端试着按顺时针方向旋转起来。

只听一阵“咯咯”之声，石桌倏然下沉，半响后从黑黝黝的陷坑里又冉冉升起一个手臂般粗的石柱来，上面放着一面黄色的陈旧锦帛。

项思龙心下诧异不已，随手拿过锦帛，却见上面写着“入我洞者，即是有缘，为我传人；三七之期，跪坐石墩，洞门自开”一行大字，打开锦帛，里面即是介绍这“无极洞府”主人的来历。

原来这“无极洞府”乃是战国时期秦国无敌战将白起的师父“鬼谷子”的隐居之所。

当年历史上有名的秦赵之间在长平一役，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兵马。鬼谷子当时处在秦都咸阳，当他得知此消息后，深感此果皆是因自己种下的，自觉也是罪孽深重，于是离开咸阳，游历四方，在沛县这丰西峰发现此谷后，便一直隐居在此。

一天，被他救下一只摔伤的临产白猿，白猿立下二只小白猿后，因失血过多死去，鬼谷子便负起了抚养二小的责任，他对这二猿非常的疼爱，因它们能听懂人言，同时也传给它们武功和其他杂学。

两小在鬼谷子学究天人的熏陶下，不但智如常人，武功更是非一般高手能敌。

鬼谷子在临终之前托付两小务必寻一诚实正义的人来继承他的衣钵。

再下面接着写的是欲拜他为师者，必须在洞府门前的石墩上跪上三七二十一天，以考验其心性意志。若是通过，洞门自会开启。

洞府内的一玉盒之内，装有他穷毕生所学，亲笔写下的一本《天机秘

录》，里面记载着易术卜数，机关玄学，兵法武功，易容药理等内容，更重要的是里面还给有出这绝谷的路线图。

再有就是密林那边的湖水时有一处密洞，鬼谷子当年来到这里的一个偶然的发现，里面有数不尽的黄金珍宝玩。

最后写着得他真传者，不得助奸为恶，务必扶佐明主，灭掉秦国，至于二白也可带出行走江湖。

项思龙看完这锦帛后，心中惊喜不已。

惊的是想不到鬼谷子竟似已推算出秦国至今不久后必灭的这个预感。

喜的则是自己不但可以获得鬼谷子的毕生绝学，还可以走出这绝谷之地。

无论那二十一天的跪行是多么的艰苦，自己也得咬紧牙关忍受下来！项思龙暗下决心，目中显出无比坚毅的神色。

项思龙端跪在洞前的石墩上，默运起《玄阳心经》，让自己进入忘我之境。

石坪中的气氛顿时沉寂下来。

二白退出谷外，在那边石洞中搬了许多的山果进来，见项思龙跪坐不动，都静站一旁。

四五个时辰过去了，项思龙缓缓睁开了眼睛，却见天色已经漆黑一团，也不知是几更天了。

二白早就点着了一盏巨型油灯，石坪在灯光的映照之下更显一份神秘色彩。

大白见项思龙醒来，兴奋得连跳带跃的拿了二个山果给项思龙，目中显出关切之色，却并没有像白天那样的欢叫起来，似是怕打搅了他的清静。

项思龙亲切的摸了摸大白毛茸茸的脑袋，看着眼前这两个忠实可爱的家伙，不禁涌起无限的心思来。

盈盈、碧莹，你们现在怎么样了？可也在想着我吗？你们可知道我是多么深切的想念你们呀！

大白似是感到了这新主人对自己的亲切，而他现在却又很是心烦，亦也伸出白茸茸的手掌握住项思龙的手，以示安慰。

项思龙只觉心中一阵激动，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看来这世上虽然充满了战争杀伐，但是，爱还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你付出了爱，你就会得到爱的回报。

一个人只要有了爱的支持，他就会绝对的坚强起来，去战胜面前的一切困难。

项思龙似乎深深的感受到了四周的爱。

盈盈、碧莹、吕姿、师父，还有大白小白都是关心他，爱护他的。

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目前我首要的任务是跪过这二十一天。

我一定要活着去见我的爱人和朋友！

## 第十四章 乘风推浪

项思龙坚毅的目光似可穿透这未来的二十一天，将要忍受多少痛苦般的锐利。

已经十多天过去了，每天里除了吃过大白小白为他准备的山果之外，其它的时间，项思龙就跪坐在石墩上默运《玄阳心经》来打发心中的寂寞和烦闷。

他的双膝已经跪出大块大块的血泡来，全身骨骼麻木酸痛，象要散开来了似的。

但是他的精神却很好，没有一丝的憔悴之色，目中神光烁烁，脸色红润发光。

在这段时间里，项思龙深深的体会出了《玄阳心经》的妙用。

原来经常练习此心经不但可以让人精力充沛，连绵不绝，而且还可以使人灵台空明澄清，如入佛家之境。

这些天来若不是靠《玄阳心经》的支撑，自己说不定早就倒下去了。

看来冥冥之中，一切因果也似皆有天意，自己也想不到师父李牧所传的《玄阳心经》在这刻会派上用场。

想至及此，项思龙眼前又不禁浮动曾盈、吕姿诸女的音容笑貌，心中只觉一阵温馨。

她们也不是冥冥的给了自己精神上的慰藉吗？若不是时刻有着对她们的思念，自己又怎会淡忘了肉体上所受的痛苦呢？

项思龙又想着自己来到这古代后的喜喜忧忧，只觉精神一片恍惚。

垂下头来看到自己所跪着的石墩，不禁心头一震。

这十多天来，项思龙发觉身下的石墩每天都在往下沉，到现在已经下沉了差不多有十来寸左右，只有两三寸还露出地面。

这石墩难道就是开启洞府石门的机关？是不是石墩完全沉入地面以后，洞就会自动开启了昵？

项思龙突然觉得心中一阵紧张和激动。

那照这样下去自己最多再过三四天就可跪开石门进入洞府了！

可是锦帛中写过要过三七之期才行啊！项思龙想到这里又觉一阵意兴索然。

唉，还是耐心的跪下去吧！

又是四天过去了。

这天黄昏时分，项思龙闭目端跪在墩上，耳际蓦的一阵“轰轰……”的巨响，把他惊觉过来，心中猛的一震，举目望去，不禁“啊”的一声欢叫。

原来洞门终于开了！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项思龙虎目不禁流下了两行兴奋和喜悦的热泪，低头往石墩看去，却果见石墩现在与石坪地面相平，自己所料不错。

强行的压住心头的激动，再次运足目力柱石洞望去，却见可能是夜明珠一类的珍玩发出的光亮把洞内照得一片通明。

项思龙凝神缓步的往洞里走去。

石洞并不很大，约有二十来个平方见丈。洞里点着一盏长明灯，左侧是一个通体雪白的石床，石床过来是一张石桌，上面放满了竹筒锦帛一类的东西。石桌上方悬挂着两颗龙眼般大的夜明珠，发出光彩夺目的光芒。右侧则是一个供人打坐的石墩，上面端坐着一个栩栩如生的青衣老者。

项思龙仔细审视了洞内好一会儿，并没有见着什么《天机秘录》，心下不禁很是失望，但看着石墩上那面色安详的老者，油然而生一股心神虔诚的感觉，禁不住走上去对那老者拜了三拜。

此时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却见那石墩和那老者倏地往下沉去，继而又有一块石板横向跳出，封住那沉坑，同时对面的石壁上显出一个暗格，里面放着一个玉盒。

项思龙心头一阵猛跳，想不到自己福缘深厚，误打误着竟碰成了机关，看来那三个响头真是没有白叩了。旋又想着，若是自己进行洞后因没有见着《天机秘录》而大为火光，乱砸一气洞内什物，那现在将会是什么局面呢？

连古古怪怪的想着边走向那石壁暗格，颤抖着伸手取出那玉盒，紧张的打开盒盖一看，果见里面放着一叠黄色锦帛，首先落入眼帘的是《天机秘录》四个龙凤飞舞的隶书古字，里面还放着一把鱼肠短剑。

项思龙心中喜极的狂叫：“我终于可以出谷了！”

项思龙获得《天机秘录》后在石洞里又呆了十多天，他已经被里面记载的各项杂学给迷住了，尤其是对其中的剑术和易容术，他像着了魔似的，终日浸淫其中，连出谷的热切心理都给淡忘了。

这天项思龙正在石坪上练剑，蓦听得大白老远的就冲着他尖叫。

忙收剑望去，却见小白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白衣少女正向他走来。

项思龙倏觉心神一怔，觉着这少女有着似曾熟悉的感觉，忙冲上前去举目一看，不禁失声惊叫出来，原来这少女竟是吕姿。

项思龙只觉自己的整个神经都在收缩。慌忙伸手过去探她鼻息。

还有，还有着丝丝声息，项思龙松了一口气，接过吕姿快步走进石洞，把她放在石床上，为她把过一阵脉后，靠近些天来从《天机秘录》医理篇里学来的一些知识，为她配了些药，喂她服下。

十多个时辰过去了，吕姿还是没有醒来，面色苍白，只是呼吸调匀了些。

项思龙心急如焚，焦躁不安的看着床上吕姿那憔悴的面容，心头只觉一阵针般的刺痛。

这小妮子为何也会跌下这山崖来呢？难道是为了自己殉情？

项思龙心中对这痴情的少女又怜又爱，不知不觉竟泪流满面。

吕姿呻吟了一声，把项思龙吓了一大跳，忙惊喜的……把她抱住，轻声唤道：“姿儿！姿儿！你醒醒！”

吕姿只觉自己脆弱的身体忽然感到一阵温暖亲切的感觉，梦呓了几句，眼前一黑，又昏了过去。

项思龙一时悲从心来，望着吕姿倩丽消瘦的面容情不自禁的失声痛哭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吕姿再次醒了过来，睁大美目，见着项思龙，稍怔了一下，就一声欢呼从床上跌起，扑到他怀里，低声掬泣起来，颤弱的问道：“项大哥，这是真的吗？这不是梦吧？我终于找到你了！”

项思龙觉着了吕姿对自己如海洋般深的柔情，轻轻的用手为她拭掉脸上泪渍，怜惜的道：“姿儿，你消瘦了。”

吕姿一双美目温柔如水的看着项思龙，柔声道：“为了项郎，姿儿什么都愿牺牲。”

顿了一顿又道：

“那天你为了我娘的坟墓不致被雨水冲尸，找树搭蓬掉进山崖，人家听刘大哥说了之后，心都碎了。”

项思龙愧然道：

“姿儿，我真是没用，连那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反累得大家为我担心。”

吕姿又哭起来，硬咽道：“项郎为何说出此等话来呢？你是为了救刘大哥才……遇险的，人家只会说你是英雄呢。”

项思龙见着吕姿那惊若寒蝉的模样，忙安慰道：“好了，乖姿儿，我现在不是安然无恙吗？不要哭了，你再哭，我的心也都快碎了。”

吕姿破涕为笑，娇羞的道：“谁叫你嚼嘴嚼舌的呢。”

项思龙看着她那楚楚动人的娇态，心神一荡，轻吻了一下她柔嫩的脸蛋，凑到她耳边悄悄的道：“为夫还想嚼品姿儿身上的妙处呢？”

吕姿耳根都红了，不依地横了他一眼，但却声若蚊姊的道：“但是姿儿身体现在还弱呢，夫君现下饶过姿儿，好吗？”

项思龙心中又是一荡，抓着她的柔荑道：“那好，不过你要记着还为夫一顿美餐。”

吕姿赫然点头，脸颊飞红，但却喜透眉梢，神态诱人之极。

项思龙心中泛起无尽的柔情密意，强压心头欲火，正色道：“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吕姿神色一黯，幽幽的道：“刘大哥自从你那天为了救他而跌下山崖后，整个人都变了，终日闷不吭声的，我爹心情也是很坏。”

说到这里忽又神采一扬，微笑的道：“项郎，你不要愁眉苦脸的，事情也有好的方面呢。我爹叫那县令温雄让刘大哥作了泅水亭亭长，还……”忽而脸色一红，吞吞吐吐的接下去道：“我爹还把我姐吕雉许给了刘大哥呢。”

项思龙怔，倏又哈哈大笑道：“好极！妙极！刘兄弟想不到也会有如此艳福。”

口中这样说道，心中却想：“原来《史记》中说邦弟能取着吕雉是因为吕公相命看中他的贵人之相是假的，看来倒还是自己促成了这段姻缘呢。”不觉失声笑出。

吕姿看着他的怪样，又气又恼的嗔道：“你怪笑什么？”

项思龙忙收敛笑容，恭声道：“没，没什么，让为夫来给我的亲亲小宝贝喂药吧，好让你快些康复与为夫共赴巫山。”

吕姿见得他又放浪形骸，嚶哼一声道：“谁是你的亲亲小宝贝？”

说完一阵困倦袭上心头，欣喜的喝了药后又昏昏沉沉睡去。

三天后，吕姿已能下榻行走，除了身体还些虚弱外，体力精神全回复过来。

项思龙和她感情亦进展至如胶如膝的地步，虽是在这绝谷内，圈子却也过得意兴盎然。

大白小白对主人这娇柔可爱的小妻子亦很亲热，经常做着各种怪相逗得吕姿格格直笑。

项思龙只觉着自己的精神亢奋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知道这是《玄阳心经》和爱情滋润相结合的奇妙功能。

这一晚，两人郎情妾意，闹得不可开交。

云收雨歇后，项思龙抚摸着吕姿光滑晶莹的服体，轻声道：“姿儿，快



乐吗？”

吕姿被他那双魔爪摸得浑身酥酸，娇喘的语道：“项郎，再爱称的姿儿一次，好吗？”

项思龙故意惊叫起来：

“我的天啊，我的姿儿竟成荡女了！”

吕姿娇吟怒骂一声道：

“还不是你这色鬼挑得人家情难自禁嘛！”

项思龙心中一甜，痛吻了一阵她的香唇，瞪眼娇声道：“那为夫这色鬼再来探找一回姿儿这神秘之地了。”

两人顿时又是一场狂风暴雨，抵死缠绵。

一刻间，所有的困难和危险都溶化在了两人忘情的娇喘呻吟声里。

项思龙悠悠醒来，天刚朦朦亮，看着身边妖饶美人赤身裸体的美入睡态，想起她昨晚的饥渴和娇媚，轻吻了一下她湿润的红唇。

吕姿被他惊醒过来，看着他那双亮眼正看着自己身体的妙处，忙娇羞的抓过衣服披在身上。

项思龙看着她的媚态，嘿嘿一阵怪笑道：“姿儿的身体我还没有细瞧过吗？连你身上的每一处肌肤我都吻过了，还在为夫面前害羞？”

吕姿真是拿这自己爱极的夫君没得他法，但心里却隐隐觉得他与从前似大变了个样似的，言行放浪好多，但自己却偏偏更是爱煞了他现在这般模样。

心下一软，脸如火烧的娇吟道：“思龙啊！不要这么挑逗人家好吗？人家可真受不了你这般样子呢。”

项思龙心下也暗暗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比以前“色”了好多啊？总是去想着女人，难道是这段时间没近女色思欲难禁吗？

其实他哪里想得到他是继承了他父亲项少龙的风流本性呢？

精神一震，清醒过来，恢复正色道：“姿儿，我们今天出谷吧，这几天我已从《天机秘录》里的线路指示找到了那隐密的出谷之道了。”

吕姿神情一怔，有点恋恋不舍的道：“项郎，我们以后还回这里吗？”

项思龙心中一阵迷乱，想起当初曾盈和他为逃避陈平的通缉离开那山涧茅屋时，曾盈也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一时哑然无言。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这以后再说吧。”

吕姿见项思龙神色黯然，以为他把这里看作是个伤心之地，嫣然一笑的柔声道：“项郎，算我说错了好吗？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姿儿看着心痛呢。”

项思龙被这娇女的柔情溶化得愁思尽去，想起出谷后两人可以快意江湖，不禁心情大佳，在她脸蛋上吻了一下道：“好了，天已大亮了，我们起床洗漱后就收拾一下，准备出谷。”

项思龙和吕姿收拾好行装，已是中午时分。

大白和小白低声咽鸣着，要阔别这居住了将近一百来年的地方，它们亦是伤感崇累。

项思龙看了一眼身后的“无极洞府”，蓦的跪下叩了三个响头，心里默默的想道：“师父，徒儿出山了！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寄望！”

吕姿则身眼通红，望着身边的夫君，一言不语。

项思龙忽然道了声：

“走吧！”

率先迈开脚步，头也不回毅然向谷外走去。

出得谷外，只见眼前是茫茫一片沼泽之地，冬阳懒洋洋的洒照在大地上，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

项思龙长长的吐了一口长气，大啸一声，只觉胸中一片无比的开阔舒畅，豪气顿生，口中朗声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吕姿被他这万丈豪情激动得一双美目异彩连连，低声念叨着项思龙刚才所‘作’的诗句，娇声道：“想不到夫君不但和爹一样胸怀大志，而且精通诗词赋，姿儿真是三生有幸了。”

项思龙竣脸一红，换过话题道：“唉，这茫茫沼泽，我们也不知要多久才能走出？”

吕姿回神过来，略一沉思道：“这里应该就是丰西泽了，那离沛县没有多远，我们只要四五个时辰就可走出这沼泽之地，说不定附近还会有官道呢。”

项思龙大喜道：

“姿儿原来对这里地理也非常熟悉，那为夫倒是多心了。”

吕姿咳了他一眼道：

“你以为我是个足不出户的闺秀啊？那样你这风流才子又，怎么会看得上我呢？”

项思龙瞧着她那美人的样儿，心中大乐，若不是有大白小白在旁，真想又把她抱住亲吻个够。

吕姿看出了项思龙的贼心，心下虽气却也甚是欢喜，脸上忽的羞得通红。

还好，项思龙并没有把他的色心付诸于行动，只是走过去拍拍她的香肩，柔声道：“那现在就请我美丽多才多艺的娘子带路吧。”

走到官道上时，已是天黑时分。

天上的星星若明若现，两旁皆是荒山野岭，阴风拂过，风吹草动，让人感觉甚是有点诡怖的意味。

吕姿吓得紧紧的拉着项思龙的手，浑身有点冷飕飕的感觉。

项思龙在特种部队时就受过野外各种环境的训练，心中自是不怕，但却是收集起精神凝神戒备。

忽的前面里不远处射来一片灯光，亦也听得隐隐的吵杂声。

看来对面有人向他们走过来。

项思龙心神一震，紧握了一下吕姿冒出香汗的小手。

现在这半夜间是些什么人在赶夜路呢？难道是哪方义军亦或秦兵？

项思龙心里想了不多久，前面灯火更近了，隐约可见对方有二百来个人，却是十多个秦兵押着一批带着锁链的囚犯、流民等人。

领头的那个身着官服的秦兵似是有些眼熟，但一时也看不清对方面目。

忽听得吕姿一阵欢叫道：“刘大哥，是你么？”

对方“咦！”了一声，似是没有看清两人，想不到这荒山野岭之中会有人认识他，亦感声音熟悉，忙跑上前来，细看着项思龙，惊讶中带着激动的“啊！”了一声，冲上去抱住项思龙，颤声道：

“项大哥，真的是你么？我就知道你会福大命大的！”

项思龙这时也看清楚了对方竟是刘邦，亦紧紧的抱住他，激动的道：

“邦弟，怎么是你？现在你押着一批犯人干什么？”

刘邦这时心中的高兴真不知用什么言语来形容，只见他流泪的哽咽着道：

“那大你摔下山崖后，我可真是恨死自己了，真想也跳下去陪着你死了之，可樊哙他们拉住了我，现在见着你安然无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项思龙见着刘邦的真情流露，也觉眼角在发涨，拍着他的肩头道：

“我也一样，见到你很高兴！”

刘邦欣然道：

“现在有了项大哥在身边，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唉，我正为这些囚犯逃跑犯愁呢！”

项大哥可得为我想个法儿解决一下我现下的难题。”

项思龙，蓦地记起史书上记载过刘邦当了泗水亭长后，有一次押解囚犯、流民去咸阳修筑骊山陵墓，在丰西泽故意放了这批囚犯，以致走上起义的序幕。

那不正跟现在的情况相吻合吗？

项思龙心中一阵震颤，又惊又喜，心下有了主意，当下道：“这事没问题，我会帮你解决。”

刘邦大喜道：

“那就先谢谢项大哥了。”

项思龙高深莫测的微微一笑道：

“邦弟讨了个大美人，我还未向你讨杯喜酒喝呢。”

刘邦俊红脸一红，偷眼望过吕姿，见她正笑意盈盈的看着自己，知她已跟项思龙说了他娶她姐姐吕雉的事，爽然一阵大笑道：

“这个小弟自是会敬过大哥的，等到了前面的酒肆再说吧。”

项思龙也是一阵哈哈大笑，继而问道：

“邦弟今次怎么会押解一批犯人去咸阳呢？”

刘邦皱眉苦笑道：

“还是岳丈大人说什么要让我到外面去长长什么见识，跟县令提出要我去做这件苦差。”

项思龙见着他的愁样，心中一笑，拉过他到一边，叽哩咕唱的在他耳边低语了好一阵。

刘邦听得目光大放光芒，亦脸色时阴时晴，疑惑的低声问道：

“项大哥，此事不危险吗？岳丈大人会不会怪我们？”

项思龙豪然道：

“邦弟，欲想成大事者，哪个能不冒点风险？畏头畏尾的何能算得什么英雄？”

刘邦被他说得精神一震，满脸正色道：

“项大哥说得极是，小弟受教了。”说完深深一揖。

项思龙欣喜的连声道：

“这才是我邦兄弟的英雄本色！”

吕姿看着他俩举止神秘秘的，一脸不解之色。

项思龙和吕姿跟着刘邦转向了走咸阳去的路。

这晚刘邦下令在丰西泽的一处密林里安歇营扎。依了项思龙的计策在

十多个秦兵的饭菜里下了项思龙给他的迷药，自己则故意在营里去死睡他妈的一觉。

第二天众人起床的时候，却见满地都是砸断了的锁链，这帮犯人跑得只剩下一百多人了。

那十多个秦兵颤颤栗栗的来到刘邦的帐营里向他报告此事。

刘邦装着又惊又伯、大为火光的样子冲着他们大发雷霆的吼道：

“什么？竟让那些罪犯逃了？你们昨晚都干什么去了？睡得像猪吗？现在我们怎么去咸阳向那些官老爷们交差啊？这下我们有多少个脑袋也保不住了。”说完一脸的恢然沮丧之色。

那些兵卫一个个都吓得惊若寒蝉，不敢吭声。

刘邦又故意长叹了一口气道：

“现在你们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吧？”

站在帐宫门口的项思龙差点笑破了肚皮，想不到刘邦的演技竟然这么好，这时见火候到了，走上前去慢条斯理的道：

“刘兄弟，此去咸阳现下是必死无疑，目下唯一的办法是……”

故意卖个关子没有说了下去。

刘邦一脸的渴望之色，忙道：

“项兄弟有话但说无妨。”

项思龙眨了眨眼睛道：

“在下所说的话……嘿嘿，各位可能听不进去，反会……把我抓了起来。”

众人这时异口同声道：

“项兄弟，有什么好的对策，请告诉我们吧，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会责怪你呢？”

项思龙咳嗽了两声，压低声音道：

“诸位何不效法陈胜吴广呢？”

众人又齐声“啊！”的一声惊叫出来，面面相觑的望着项思龙，一脸惊骇之色。

刘邦小心翼翼的问道：

“项兄弟此言何讲？”

项思龙忽而大笑一声，朗声道：

“诸位兄台难道还看不出秦国即将亡矣吗？现在各地英雄纷纷举起义旗反秦，我们何不也纠集现下的一批力量举起反秦义旗？横竖都是死，轰轰烈烈的站起来干他妈的一番事业，也不枉为在人世来一趟。”

众人被他的这番慷慨之词说得心潮翻涌，其中有两个长得也算魁梧高大的三十几岁的中年汉子走出来向刘邦和项思龙跪下道：

“在下王莽飞愿意追随两位大人手下。”

刘邦走上前去扶起他们激动的道：

“好！好兄弟！”

其余诸人见有人出头，皆都跪喊道：

“在下等愿意追随两位大人左右。”

刘邦一阵豪爽的大笑道：

“好！那我就和诸位兄弟同生共死去揭他妈的个天下大乱！”

众人皆都是些草莽之辈，听得刘邦此话，一齐哄笑起来。

项思龙又与他们一起商议了一下下一步的对策，方与刘邦会心一笑的

离去。

队伍又向前进发起来。

到得下午时分，众人远远的见着前面有一个酒肆。

刘邦精神特别亢奋，拉着项思龙的手大笑道：

“现在我就可敬项大哥喝我的喜酒了！”

转眼又朝吕姿看了一眼，微笑道：

“当然还有嫂夫人了。”

吕姿咳他一眼，娇怒道：“你说什么？”

追上前去作势欲打。

项思龙哈哈一笑道：

“好了，不要闹了！咱们喝酒去吧！”

一行人进了酒肆之后，刘邦忽然吩咐众兵士打开所有刑徒的锁链。

众兵与他早有约契，也都不感诧异，皆听命令做去。

而所有囚犯则都不明所以，一时惊诧莫名的看着刘邦。

场中气氛异乎寻常的寂静下来。

刘邦横扫过从人一眼后，大声道：

“诸位不必诧异，今天我他妈的心情好，想请大家好好的吃他个一顿。你们这两天来也没吃顿饱饭，好，今天诸位都开怀大吃大喝吧。”

哈哈一阵大笑后，又喊来酒肆店主道：

“店家，我的这些兄弟可都快有一天没进东西了，今天就麻烦你给我们造一大锅饭，烧天大锅菜，让我的这些兄弟都吃个饱。”

顿了一顿又道：

“对了，先把你这店里所有的酒都搬出来，我们今天喝他妈的个痛快。”

看着店家脸上为难之色，心下明白，取出项思龙给他的一串珍珠，塞到他手里道：

“对了，还有，先预付给你订金。”

这串珍珠少说也可值得百多两银子，店主一见这位小官爷出手如此豪绰，马上满脸维笑，连连点头称是，哟喝着叫众伙计立刻照这位大爷的吩咐去做。

此时，那些囚犯才相信刘邦所说是真，都惊喜的哄叫起来。待得店伙计搬出酒来时，一涌而上的围上去，抱起酒坛就猛喝起来。

项思龙看着场中情景，叹了一口气道：

“民众在秦二世的苛暴专政之下，都过着如此水深火热的生活，难怪大家都要起来反他了。这也正是应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

刘邦听得怔了一怔，旋而又爽声大笑道：

“项大哥，我们暂且不提这些烦事也罢。来，我敬你和嫂夫人一杯，难得以后你还说我久了你一杯喜酒。”

项思龙被他这句风趣的话说得愁云暂去，看了一眼吕姿，懒洋洋的道：

“不知我这位乖乖小夫人能不能胜得酒力呢？”

吕姿娇咳道：

“你怎么在外人面前也说出如此话来？看我以后理不理你。”

项思龙“噢”了一声，捉挟道：

“那夫人这话是不是说只有你我两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对你肆些呢？”

吕姿脱口而出道：

“你难道对我还不够放肆吗？”

这话刚说出口，就觉自己中了项思龙的圈套，不禁娇羞的低下头去。

刘邦和项思龙听得一齐大笑起来。

大约喝了一个多时辰，众人都酒足饭饱了。

项思龙向刘邦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说：

“时机到了，你又该出场了。”

刘邦会心一笑，站起来对着都有了几分醉意的众人朗声道：

“各位，请静一静，我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说一下。”

众人对刘邦此时都生出几分好感来，立时停住了喧哗声，静了下来。

刘邦爬上了一张刚收拾开来的空桌，看了一下静待他发话的众人，只觉一股豪气直往上涌，爽声道：

“本来，我是负责押运你们去咸阳服摇役的。但是现在人数逃掉了一大半，我们此去咸阳，就只有死路一条。既然如此，我也再不想为朝廷卖命了。今天，我就索性斗胆放了大家。如愿意留下来追随我的，我自是欢迎得很，其它的人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众囚犯、流民一听这话，都惊喜异常，纷纷欢呼雀跃起来，立时有一半以上的人跪下大声道：

“我们愿意追随大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其中有十多个人吓得颤颤栗栗，跪下颤声道：

“小人等上有老母，下有家小，所以……”

下面的话吓得说不出来了。

立时有数人对他们的胆小怕事发出嗤之以鼻的讥笑，有的竟发出怒骂之声。

刘邦从桌上跳上，上前扶过他们道：

“既然各位有得困难，自是可以自行离去，我不会为难你们的。好了，你们起来吧，以后珍重了。”

那行人对刘邦感激涕零，说过些恭维之类的话后，狼狈而去。同时又有二十多人也尾随他们逃去。酒肆里现在只剩下七八十个愿意追刘邦之人。

项思龙看着计划已成，心中大是兴奋，往刘邦望去，却见他正愁眉苦脸的也正看着自己，也知其意，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虎肩道：

“邦弟，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虽私放囚犯，朝廷知晓后会通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先找个偏僻的地方躲避起来，等待时机谋定而后动。”

刘邦最是信任项思龙了，听他此说知是他已思好对策，脸上愁云尽去道：

“一切都听项大哥的安排吧。”

项思龙想起了史记上记载过刘邦此次丰西泽纵徒事变后，就退往了芒碭山，即道：

“芒碭山泽离沛县有多远？”

刘邦一愣，旋即明白他是在寻思退避之所，答道：

“差不多有十多里远，听说那里山势蜿蜒有数百里，地形十分复杂，交通也甚不便，人迹罕见，倒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避难之所。”

项思龙大喜的沉声道：“好，那我们就退往芒碭山！”

## 第十五章 异军突起

一行人回转往芒碭山进发。

项思龙和刘邦都觉心中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激动和兴奋。

刘邦对项思龙佩服得五腹投地，此次丰西纵徒起义事件均由项思龙策划，想不到竟如此顺利，他日若能像陈胜吴广一样声势浩大，驰骋万里疆场，那种场面不知会有多么的让人激动。

项思龙心下也是激动异常，想不到自己竟帮了刘邦一个如此大忙，这未来的汉高祖也就凭此一批原始的力量去天地间纵横了。

吕姿则看着自己英气风发的夫君，心里都快喜翻了底儿。

一路说说笑笑，闹闹哄哄，不觉又已是黄昏时分。

四周皆是荒山野岭，凉风习习，空气清新，众人也都不觉得行路的劳崇。

蓦的一阵旋转的阴风吹来，众人都不觉打了个寒颤，再加上候的前面山林里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声音，皆都升起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众人收敛心神，颤颤栗栗的缓步向前走着，突的前面有得几个发出尖厉的惊叫。

项思龙心神一震，快步冲上前去一看，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前面山路上横卧着一条腿臂粗的白色巨蟒，正张开着血盆大口，停停的冲着众人吞吐着红红的长舌，在这朦胧黑夜里，巨蟒雪白的身子特别显眼，而且它的眼睛还不时闪烁着绿荧荧的光来，其样势十分吓人。

众人别是说见过，就是听也可能没人听说过这样可怕的巨蟒，皆都吓得目瞪口呆，往后连退了四十多米，胆颤心惊的吓得双腿直是发抖，连大气都敢出。

刘邦亦是惊惶失措的望着项思龙，投来求助的目光，吕姿则惊吓得倒在项思龙身上昏了过去。

项思龙强压下心中的惊吓镇定下来，横扫了众人一眼，心中倏地闪过刘邦斩杀蟒蛇的故事，心念一动，把吕姿交给惊吓失措的大白小白，随后强作精神把刘邦拉过一旁，避过众人视线，从衣袖里拿出两张精巧的人皮面具，看过之后，塞了一张给刘邦叫他带上，自己则也迅速带上手中面具。

刘邦依言带上面具后，往项思龙望去，心里倏地一震，惊讶不已。

原来项思龙这刻竟变成了他刘邦的模样，那自己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是项思龙般呢？心下不明白所以，不知项思龙在搞什么玄虚。

项思龙看着刘邦的诧异之色，心下暗笑，但知没有那么多时间与他明说此事，解下腰中寻龙剑交于刘邦佩上，随后拉着他转回到了众人之处。

化作刘邦的项思龙咳嗽了两声，哑住声音沉声对众人道：

“诸位，现在前面路上有蟒阻住了我们去路，我们自是要把它赶走，大家不要心慌，待我刘邦去斩杀此孽畜也！”

转身又向化作了项思龙的刘邦道：

“项兄，借你宝剑一用。”

众人听得皆是心寒又都敬佩不已，为“刘邦”暗捏一把冷汗。

“项思龙”听得他话，心下大惊道：

“项……项某的剑借与你自是没问题，可刘兄弟此举太是冒险了点。”

刘邦本想说：

“项大哥，这怎么可以呢？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但旋即想起此时自己是项思龙，忙又改口。

项思龙知他关心自己，心下感动，脸上却说道：

“项大哥放心吧，小弟自会小心点的。”

刘邦此时明白项思龙是为了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威信，心下大是感激。虽然他对项思龙的机智武功都很信任，但还是担心得很，脸上流下热泪握住项思龙的手激动的道：

“谢谢你！刘兄弟！”

说完解下佩剑递给项思龙，目中显出异样的神色。

项思龙接过寻龙剑，信心陡地一增。

为了邦弟，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杀死这只巨蟒。

心下想来，目中倏地光芒暴长，修习一个多月的《玄阳心经》和《天机秘录》，项思龙的武功又增进了许多。

缓缓的拔出寻龙剑，只见一阵寒光划破黑夜，项思龙展开从《天机秘录》里学的“百禽身法”和“七绝迷踪步”配合以“云龙八式”中的“旋风式”快若电掣的向那巨蟒扑去。

众人都提高了心神，目不转睛的看着“刘邦”，心里怦怦直跳。

那白蟒似被项思龙手中寻龙剑的寒光和剑气吓了一跳，但旋即勃然大怒，身体腾空，尾部往项思龙横扫过来。

项思龙闪身避过，剑式不停，寻龙剑往白蟒背部劈去。

但听得“当”的一声，寻龙剑如击在铁器之上，心中大惊，知这巨蟒浑身坚如钢铁，见它又旋转过来，一张血盆大口往项思龙手中寻龙剑咬来。

项思龙被它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心中寒气大冒，忙又剑势一转，展开“云龙八式”中最具杀伤力的‘天杀式’，但见项思龙手中寻龙剑剑芒大涨，如一团光环，往白蟒腹部袭去。

那是白蟒身上脆弱之处，若被击中，必会令它大伤元气。

白蟒似是料不到项思龙变招如此之快，被迫把身体急降，同时快若闪电的向项思龙直冲过来。

项思龙剑势连绵不绝，身体猛的向上一个翻腾，成倒挂之势，剑芒往白蟒眼睛击去。

白蟒凶性大发，身体在地上一阵猛扫，却见石飞灰扬，一时声势大作，同时尾巴向上翘起，直扫项思龙腰间。

不容项思龙细想，危急之中收剑往白蟒身上一点，身体借势飞出。

白蟒却是身体腾起，在空中一阵旋转，身体成螺旋状往项思龙转来。

项思龙身势仍未着地平衡，见着白蟒向他旋转袭来，一时吓得亡魂大冒，暗叫一声“我命休矣”，但手中长剑却是又起一阵剑影，“云龙八式”中最后一式“坎坤式”咬牙击去。

白蟒见项思龙在此等阵势之下还是如此威猛，不禁身体略一退缩，项思龙手中长剑却寻着破绽往它腹中刺去。

却见一股鲜血直喷项思龙面门，白蟒中剑痛得上下翻滚。

项思龙因血迷眼，一时疏神未拔出蟒腹中的寻龙剑，白蟒乱滚之下身体卷住了项思龙。

众人刚刚因项思龙刺中巨蟒而齐声叫好，此时见着此况又都惊叫出来。

项思龙身体被巨蟒卷着，只觉胸中越来越气闷，双手抱脑，偶而触着



了怀中鱼肠短剑，心下大喜。忙从怀中摸出；集中神志往巨蟒七寸处刺去。

此处乃是蛇类死亡之穴，只见白蟒痛得闷啸一声，把项思龙的身体摔出，在地上翻滚几下就骤然不动。

刘邦惊叫着往项思龙摔身处奔去，却见项思龙嘴角流血，手上发青，浑身直抖。

刘邦上前一把把他抱住，泣声道：

“大哥，你可不要吓我！”

项思龙强力睁开往下沉的眼睛，指了指自己怀中微弱的道：

“红色……药……”话未说完就昏死过去。

项思龙觉着浑身发冷，在作做无数的噩梦。他梦见了自己像跌进了一个无穷无尽深的黑暗的冰窟里，身体直往下沉。一忽儿又梦到时空机器把他送回到了二十一世纪，并审判他扰乱历史的大罪，然后又不同的脸孔出现在他的眼前。

包括了母亲、父亲、曾盈、张碧莹、吕姿、刘邦等等，耳内还不时响着各种鬼魂的啼号声。难道我已来到了地狱？

耳际却又隐隐传来吕姿的哭泣声和叫唤声。

不！我不能死！

隐隐中他又觉得自己正徘徊于生死的边缘。

我一定要活下去！

为人为己！我也不可以放弃。

身体忽寒忽热，灵魂就像和身体脱离了关系，似是痛楚难当，但又若全无感觉。

在死亡边缘挣扎了不知多长的时间后，项思龙终于醒了过来。

仿佛间，他似乎回到了二十一世纪军部里那安全的宿舍。

声欢呼在耳际响起，吕姿扑到他身上，泪流满面又哭又笑。

项思龙脆弱的望着她微笑了一下，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眼前却又是一黑，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项思龙精神和身体的状况都好多了。

吕姿欢喜得只懂痛哭。

项思龙有气无力的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我昏迷多久了？”

一阵熟悉的声音在入门处响起道：

“这是你岳丈大人的府第。思龙你昏迷了足有五天了！换了别个人与巨蟒打斗，伤成这么严重，早一命呜呼了，还好是我的爱婿，体格非凡，身上也有灵丹妙药。”

走上前来，见项思龙脸色逐渐红润，管中邪松了一口气道：

“好小子！还算你命大福大！要不然吕姿这小妮子，又要陪着你……”

说到这里，吕姿娇喝一声“爹！”，打断了管中邪的话音，扑到他怀里撒娇起来，脸颊上还挂着泪渍。

管中邪大是疼爱，哈哈一笑道：

“好！好！爹不说了。这几天你为了照顾你的项大哥啊，可几天没有休息了，瞧！

憔悴了许多呢！好了，姿儿，你休息去吧，你项大哥现在没事了。可不要因此弄得自己不美丽了，到那时看思龙还疼不疼爱你？”

吕姿大是娇羞，用粉拳轻打了两下管中邪胸部，娇怒道：

“我不跟你们说了嘛！”

说完飘身而去，看着她的一身白衣身影，项思龙不禁想起了刚认识吕姿的情景。

管中邪的话又在耳际响起道：

“思龙，你可真是让大家为你担心死了，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的心这辈子都会感到不安。”

项思龙回神过来，听到这话，只觉心头一阵感动道：

“岳父，思龙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管中邪闻言一笑道：

“你可是像极了你父亲项少龙，胆大心大，但却遇事皆能化险为夷。”

想起父亲，项思龙神色一黯，没有答话。

管中邪知道自己说话不小心挑起了项思龙的心事，忙改口道：

“思龙你跌下谷去是不是有什么奇遇呢？”

项思龙也不想总是想着那些伤心事，忙收敛精神，把跌到峡谷后遇到的诸事说了一遍，直说到吕姿也跳下山谷为止。

管中邪听了心中大是慨叹，觉得项思龙福缘甚是深厚，竟获得了一代神秘大侠“鬼谷子”之传，同时亦也大感欣喜，自己女婿却非常人。忽而问道：

“思龙你为何叫刘邦起来起义？而你自己却又不出头率领众人？凭你的武功机智比刘邦可高出很多。”

项思龙一时可也真不知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难道说自己知道天下将来必为刘邦所得？一时纳纳无语起来。

管中邪忽然似明白过来了似的道：

“思龙，无论你心里怎么想，我一定都支持你。唉，你像你爹一样让人高深莫测。”

原来管中邪此时想着了项少龙，当年凭他的本事要想夺得天下也并非不可能之事，秦始皇不就是他陪植出来的吗？

可是他却出入意料的待秦始皇功成之后就消失了，可能项思龙也像你一样对功名利禄毫不放在心下，而只是肩负着某一种使命来创造历史吧。

想到这里管中邪猛觉心中一突，难道思龙他看出了将来得天下者必为刘邦？

这样想来，管中邪只觉浑身冒出冷汗，又惊又喜，目光异样的深深看了项思龙两眼。

项思龙被他忽然怪异的目光看得头皮直是发麻，喏喏道：

“岳父，你……”

管中邪突然摆了摆手，放松紧张的精神道：

“好了，思龙，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还是那话，无论将来怎样，我会支持你到底，你休息吧。”

说完，转身缓缓离去。

项思龙看着他蹒跚的背影，觉着心里突突的跳着。

难道岳父从自己身上看出了什么秘密？

项思龙头大如斗的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项思龙经过十多天的休息养伤，身体又完全康复了。

这些天，管中邪很少来探看他，倒是吕姿终日不离左右。

樊哙、周勃、夏侯婴也来看望过他几次，看到项思龙均都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说是等他伤好了以后，定要与他去王损酒店喝他个不醉不归。

项思龙当时欣然应好，事后却被吕姿指着鼻子臭骂了一顿，只得置可否笑笑，哄了她好一阵子才算了事。

这天项思龙正在房中与吕姿亲热，突听得一阵敲门之声。

吕姿忙推开项思龙，整理了一下被项思龙“作恶”搞得凌乱的头发和衣服，娇瞪了项思龙一眼后连步移去开门。

却见萧何正凛然站在门口，见到项思龙，微微一笑中带着关切道：

“项兄弟身体可好些了吧？”

项思龙对这位为刘邦将来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汉子甚俱好感，见他也来看望自己，大喜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上前迎道：

“不是只好了些，现在是完全好了。萧大人来看小弟，真的是让我很觉意外呢。”

萧何见到项思龙对他如此亲切，心中大是高兴，握住他的手道：

“其实我很早就想来看望项兄弟，只是由于些公事缠身，所以至今天才来。项兄弟不见怪，萧某已是荣幸了呢。”

两人同时大笑一阵坐下后，吕姿为他们上了茶水。

项思龙见萧何脸色似是有点不好，心中纳闷道：

“看萧大人神色，似是有什么心事，不知可说与项某知否？”

萧何目光深深的看了项思龙两眼，随后正色道：

“项兄弟对刘邦一行人丰西纵徒起义有何看法？”

项思龙想不到萧何开门见山就问道这样的话来，略一迟疑，沉吟一下后道：

“此举乃顺应时势之举。秦政已成必亡之势，刘邦只是效仿陈胜吴广而已。何况现在天下已是群雄并起，刘邦也举起义旗，正是响应天下大势所向，萧大人难道只安心于做个县级小吏吗？那可真是埋没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哪。”

萧何心下一震，脸色微变旋即平静道：

“项兄弟果然厉害，一语中的，说中萧某心事，英雄无用武之地，好一句妙绝之语，萧某此身正适此语之境。”

顿了顿又道：“是的，现在天下风云纷起，秦政摇摇欲坠，但是，目前还是大秦朝的天下，秦军的实力还是不可低估的。”

说到这里忽的神色一黯又道：

“吴广被他的手下在荥阳谋杀了。”

项思龙惊得又跳起来道：

“什么？是田藏那小子干的吗？”

萧何听得脸色又是一变，语气急促道：

“项兄弟何出此言？田藏被陈胜王封为上将军了呢。”

项思龙长叹了一口气，喃喃道：

“唉，看来天命终是不可违。”

萧何不明所以，正想发问，项思龙忽又接着问道：

“萧大人可知现在外面对刘邦一事有何反应？”

萧何沉默了一阵道：“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咸阳来使催问，为何

迟迟没有送到去骊山服徭役的人，县令搪塞过去了，在这十天半月之内的还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事情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朝廷终会发布通缉令下来的。”

项思龙嘿嘿笑道：

“秦二世赵高他们有这么多闲情来管这些小事吗？陈胜王他们就够让他们头痛的穷于应付了，章邯虽然威猛，但他也没有长什么三头六臂，我看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的，只是得靠这段时间来准备充实一下刘邦的力量。”

萧何点了点头，很有诚意的道：

“届时刘兄弟起事，项兄别忘了通知萧某。”

项思龙一听大是高兴，知他也想响应刘邦，忙道：

“那是自然，到时还得多多仰仗萧大人的帮助呢。”

二人又细说了些其它事情，一直谈了一个多时辰，项思龙才恭送萧何出了管府，心底满心兴奋。

芒砀山位于沛县城东南十多华里处。这里山峦起伏，古木参天，草森林密，更有奇石异峰，突兀峥嵘。

黄桑峪座落于芒砀山的山腹之地，三面高峰耸立，只有正南面有一羊肠小道通入，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然之险。

刘邦一行就藏于此峪中一各为“飞龙洞”里，这是一个天然崖洞，洞口挡着一块一丈多高的“飞来石”，再加上草木茂盛，教人稍不注意，很是难以发现此洞。

这“飞龙洞”呈圆形状，洞深有6米多，洞底平坦，四壁油光，在洞顶处有一个一平方左右的露天小口，使洞内大放光明，不致黑暗。

项思龙在樊哙、周勃的领路之下来到了这“飞龙洞”。

刘邦一见项思龙，大喜过望道：

“项大哥，你伤势好了？我在这里啊，是整天盼星星，盼月亮的期待着你来呢。”

项思龙对自己这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只觉从心底的喜欢，见刘邦对自己如此情深意切，心底一热，哈哈大笑道：

“我这不是来了吗？还把我的弟媳妇儿也带来了呢。”

吕雉站在项思龙身后，羞红着脸，莺声沥沥道：

“是项大哥硬把人家拉来的嘛！”

项思龙瞪大眼睛，大喊冤枉道：

“雉儿这是什么话？你整天急着姿妹要她来说动我把你带到这里来见你相公，现在……唉，你们女人的心啊，真是难以度测。好了，算我倒霉，背了这个黑锅也罢。不过下次你再要来啊，可非要你自己亲自来求我不可。”

吕雉娇羞盈盈的脱口道：

“人家下次自己可以找来的嘛。”项思龙、樊哙、周勃听了这话，一齐哈哈大笑。

弄得吕雉大发嗔怒，幸好有刘邦来哄她解围，否则项思龙可得被她纠缠个不清。

项思龙收拾起了玩笑心情，正色道：

“邦弟，你躲避在这黄桑峪虽是安全，但我们是欲成大事者，所以你要趁这段时间，充实武装一下自己的力量。”

刘邦神色一黯道：

“可是我自己似乎没有信心呢？”

项思龙厉声道：

“事在人为！难道你要枉负大伙对你的希望吗？”

说到这里语气又缓和下来道：“我已叫岳父暗中在冶炼了一批兵器，不久便可送来。

战马也已购置了四五十匹。到时我们就先攻下沛县，县令温雄被岳父威势所慑，萧何和曹参到时也会给我们作内应，所以你不要泄气，你现在的任务是在这谷中训练这批人马的作战能力和经验。”

说着从怀中拿出《天机秘录》中的兵法剑法篇递给刘邦，接着道：

“这个给你作为参考之用。”

刘邦心神一震，项思龙的感激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呐呐道：

“项大哥，我……我……”

项思龙了解他的心情，微微一笑道：

“不要说什么了，你可是个有‘龙气’护身的天命之相的人，你一定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

樊哙这时插口道：

“是啊，有项大哥帮助我们，何愁大事不成？”

周勃随声附和道：

“刘大哥放心吧，我们都誓死跟着你。”

刘邦喉咙哽咽道：

“你们真都是我的好兄弟！”

说到这里目中倏地射出一阵逼人的寒光道：

“好，无论将来怎样，我也要到这世上去拼一拼。”

项思龙大笑道：“这才是我的兄弟刘邦嘛。”

接下来项思龙传了些现代特种部队的训练方法给刘邦、周勃等人，使等他们对项思龙的敬服又增一层。

吕雉和刘邦温存一番后，随项思龙出了黄桑峪。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只要刘邦把那批队伍训练坚实，就可以正式向天下宣誓高举义旗了。

项思龙只觉心中被一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激动着。

吕姿靠在他宽广的胸前，用那柔嫩的小手轻抚着项思龙那消瘦的脸颊，心痛的道：

“项郎，这些天你总与爹一起操劳兵器铺之事，使你都瘦了许多了。”

项思龙也觉整个身心都很劳累，这刻轻接着这美女的柔荑，只觉精神放松了许多。

垂头轻咬着吕姿的耳朵，低语道：

“那我和我的小姿儿明天就躲去‘无极洞府’好了，可以远离这尘世中的是是非非，以后专心待我的宝贝老婆，给我生下十个儿女，快快乐乐过了这一生算了。”

吕姿被他说得陶醉得微闭双目，喃喃道：

“那种日子会有多好啊！不过，人家可不是猪罗，怎么可以为你生下那么多儿女呢？”说到这里格格脆笑起来。

项思龙心中一荡，把那怪手往吕姿胸前摸去，怪笑道：

“那生七八个也无妨的呢！好姿儿，让我们现在来玩生孩子的游戏好

吗？”

吕姿脸红如火，小手按住胸脯娇羞道：

“现在是大白天的，才不成呢！”

项思龙被她的娇态挑起欲火，大感刺激，哈哈笑道：

“你和我是在行周公之礼，有什么不成的呢？”

说着就伸手解她的襟扣。

吕姿浑身直抖，颤声娇咳道：

“你这人啊，怎么这么色急？啊！现在饶过我好吗？”

这时项思龙熟练的手，已解开了她上衣的扣子，襟头敞了开来，露出了雪白的颈口和内衣。

吕姿呼吸急促起来，诱人的胸部剧烈的起伏着，秀目紧闭，一张樱桃小口粗喘着香气。

项思龙顿时欲火中焚，迅速把她的内衣往左右拉开，滑至肩膀处才停了下来，吕姿上身那一大截粉嫩丰满并洁白如雪的胸肌和刀削般的香肩，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项思龙看得吞了一口唾液，用指尖轻划着她那坚挺的双乳，再继而轻轻的揉捏起来。

吕姿禁不住呻吟起来，双手勾住他的颈膀，吻向项思龙那厚实的嘴唇。

项思龙拦腰将她抱起，往卧榻走去。

吕姿把俏脸埋在他的肩头，剧烈的喘息着。

项思龙把她放在榻上，掀起她的下裙，露出浑圆坚实的大腿，轻吻起来。

吕姿双目泛起春潮，发出可令任何男人心动神摇的娇吟。

项思龙俯下身来，在她耳旁低语道：

“现在可以给为夫生儿子了吗？”

吕姿无力的白了他一眼，娇媚的没好气道：

“希望老天不要让我为你生个小色鬼出来。”

说完又‘扑哧’失笑，风情无限。

项思龙看得呆了一呆，啧啧赞道：

“我的小姿儿刚才的姿态真是美极了呢！让为夫看得色心大动。”

吕姿轻笑道：

“你早就对人家动手动脚了嘛！”

项思龙笑道：

“为夫还有一样东西未对我的小宝贝动呢，啊！你生气了吗？那就让你也对为夫动手动脚一番，为作补偿吧！”

吕姿娇羞不胜，撒娇道：

“我才懒得动你这大坏蛋呢。你看现在弄得人家成什么样子？”

忽而低下头去看着自己裸露的胸前，蚊蚋般道：

“你还不来继续侵犯人家吗？”

项思龙一听心中大乐，欲火中烧，猛扑往吕姿身上，狠声道：

“想不到我的娘子竟也成为个荡妇了。”

吕姿嗔道：

“跟着你这个大色鬼能不荡吗？”

项思龙没好气的道：

“那我这个大色鬼就来泡你这个大荡妇了。”

翌日中午，项思龙和吕姿正逗着大白小白，玩得甚是开心。

管中邪突然风风火火的闯了进来，脸色阴沉，劈头劈脑的对项思龙说道：

“现在江北出了个势力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叔侄了。”

项思龙闻言惊得跳了起来失声道：“什么？项羽也出世了！”

## 第十六章 错综复杂

管中邪带来的消息使项思龙的心情沉重了起来。

项羽已经带领着他的江东八千铁骑起事了，那也就预示着刘邦将来夺天下的最强硬的对手出世了。

刘邦将来能否胜得过项羽呢？项思龙一想起这个问题头都感大了起来。

所谓先发者克制于人，后发者受制于人，刘邦现在势弱得简直是不堪一击，而项羽现在就已有了八千铁骑的势力，且攻下了会稽郡城，这叫刘邦怎么跟人家项羽比？

看来也只有马上策动丰沛起义了。项思龙这时心乱如麻，但想着历史上记载着终是刘邦胜了项羽，心情才平静了些。

管中邪沉默无语的坐在椅子上，看着项思龙脸色阴晴不定，知他在思考问题。

项思龙似作下了什么决定似的，忽地抬起头来目光坚定的望着管中邪沉声道：

“看来我来只有提前发动丰沛起义了。现在项梁叔侄在江东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国君，其势定会蒸蒸日上，是又一个陈胜王。但是他们打着复楚的旗号，这正顺应了各亡国贵族王室者的心事，他们定都会去响应，这样一来陈胜王的军势力必定大减，而项梁的军势力则会大增。项梁不比陈胜，无论用兵用人都比陈胜高明，何况他还有原楚国王侯的高贵血统。所以今观天下大势所趋，项梁必为中原一段时间的称霸者。至于刘邦现在势力还是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得尽快的扩充他的实力。有项梁、陈胜他们牵制秦军主力，我们只要避重就轻，以城镇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一步一步的扩充自己的实力，那么刘邦还是有希望到天下群雄间去一争长短的。”

管中邪被项思龙这一番精辟论解说得心悦诚服，但还是疑惑道：“你是说刘邦将来有可能会像秦始皇一样一统天下分割局面了？”

项思龙嘴角显出一丝神秘沉稳的微笑，目光深邃的看着管中邪朗声道：

“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世上有何事不可为人为力扭转乾坤呢？刘邦在我心目中将来一定能一统天下！”

项思龙只觉一股豪气又在胸中澎湃，忽的又信心满怀了。

管中邪则觉着项思龙此时身上又披上了一层令人高深难测的神秘色彩，他话中的自信让人不由得对他深信不疑。

这时，项思龙忽然又道：

“岳父，你现在就去找县令温雄，我则去找萧何、曹参他们。”

萧何见着项思龙的时候，但见他正喘着粗气，额头上也略见汗水，而脸上则又是一片兴奋紧张之色，不禁大讶道：

“项兄弟何事如此急着找我？”

项思龙缓了口气，脸色平和些后才低声道：

“我们准备发动丰沛起义！”

萧何剧震道：

“什么？这么急！”

项思龙镇定的道：

“所有的准备工作我们都已经策划好了。管公现在去了县令温雄那里，只要说服了他，再加上你我，到时刘邦率领人马到来时，我们就可里应外合，血不手刃的拿下沛城。

那时我们就有了一席可为今后图谋发展打下基础的落脚之地。沛县也算得是交通发达，资源丰富，我们在这里扩充兵马，滋养生息也确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定会深获人心的。”

萧何冷静下来道：“你的想法确是很好，可是就怕得中途会有什么变故，如温雄到时一旦反悔，那事情将会发展得不可收拾了。”

项思龙感到萧何在对自己暗示些什么。

难道温雄会有什么问题？那如若真这样，自己岳父管中邪目下可能会有危险了。但是温雄不是中了岳父下的慢性毒药么？他难道会不怕死来抵抗我们？

项思龙想到这里只觉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如若这一环有问题，那自己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弄不好还会使自己和刘邦一行全军覆灭。这……这却如何是好？

萧何看出了项思龙心中的焦急，不禁对他的才思敏捷深感佩服；自己也只是对温雄近日举止的怪异，作了一下推断，项思龙就能敏感的想到这个问题，看来他却是个将来能成大事者的人。

想到这里当下又道：

“事情也未发展至遭透的地步，只要我们把攻占沛县的计划暂缓一下，先叫刘邦带领人马取下沛县周围的城镇，在那些地方先扩展增强一下人马力量，到时再来攻取沛县自是胜算大得多。我看温雄自己也对秦政的不稳而心神恍惚，近段时间他也在私下里用重金美色聘请江湖中的奇人异士，且招兵买马，说不定他也会背叛反秦。像你 and 管公这等高手，他自是存有笼络之心，暂且他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项思龙听得萧何此说，心下虽是平静了些，但还是忧心忡忡的道：

“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发动了，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了刘邦来沛城呢。”

萧何沉吟了一番后道：“那也没得关系，我会想办法把你和管公送出城去的。”

项思龙只觉自己此时甚是六神无主，叹了一口气沉重的道：

“那我们就全靠萧大人来帮我们摆脱危机了。”

项思龙垂头丧气的回到管府时，吕姿就急匆匆的走来拉着他边走边道：

“思龙，爹正在房里等着你，似有什么紧要的事要与你商量呢。”

项思龙的心只觉“咯勒”一下往下沉去，看来萧何的预感是不幸而言中了。

唉，最后一点侥幸的希望也没有了，但知岳父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思忖间，已来到了管中邪房中，却见他正在房中焦急的走来走去。

项思龙低声的叫了声道：“岳父！”

管中邪从沉思中惊觉过来，见着项思龙，脸色阴沉的道：

“思龙，温雄那老狐狸摆脱了我的控制了，他也不知从哪里请来了个食客，把我下在他身上的毒给解了。我刚才去见他时，他妈的他想把我给擒下呢。还好，萧何刚巧赶去帮我给解了围。看来我们处境危险了。”

项思龙心中此时也没什么主意，听他此说，心中更是凌乱如麻。

看来温雄是准备对他们下手了，随时都会有来围攻管府的可能，双拳难敌四手，他们人多势众，自己等必败无疑，能不能逃过这一劫都成问题。

唉，都怪自己急功近利，没有把事情分析周全，现在已是有着燃眉之急，怎么应付才好呢？

项思龙感觉着浑身都在焦躁不安。

温雄要对付他们，定已封闭了所有的城门出口，看来真是插翅难逃了。

现在唯一的寄望就是萧何，希望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消息。

管中邪见着项思龙一脸的焦虑之色，愈发觉着了事态的严重。

难道温雄那老小子会来攻杀我们？想到这进而，管中邪忽然大喝一声道：

“他妈的，我现在就去与那乌龟王八糕子的温雄拼了！”

管中邪与项思龙相处久了，也不觉从他那里学了不少的脏话来，情急之下也不禁脱口而出，觉着此些粗话骂出，倒也大泄心头大恨。

项思龙闻言吓得一惊，急忙道：

“岳父，这样做可是万万不可，我们现在去跟他火并，那老小子他妈的正求之不得呢？更何况我们此样一来何异于以卵击石？唉，我们还是得冷静下来，考虑个脱身的周全之策才行啊！我们如果作事如此急躁，还何谈将来想做大事呢？”

管中邪其实也只是一时气抑难忍，才说出如此冲动之话，想当年他在吕不韦手下是何等的精明，只是这么多年来饱受挫折，人年纪一大，火气反不善于隐藏起来。

被项思龙这一当头棒喝，管中邪顿时清醒过来，沉思了一番后道：

“看来我们现下先得想个法子逃出沛城才行。”

二人都沉默下来，皆感此事甚是大伤脑筋。

正当二人一筹莫展时，萧何在吕姿的领路下来了。

项、管二人见着他如遇救星高兴非常。

项思龙迎上去热情的拉着他的双手直抖道：

“萧大人可有什么好消息带来没有？”

萧何面色凝重道：

“看来温雄今晚就想对你们下手了。他已经下令封闭了所有的城门，且调动了一千多的精兵，准备随时攻打管府。”

项思龙听了大吃一惊。皱眉道：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出得城去。”

萧何摇了摇头道：

“现在所有的城门都已关闭，没有温雄的令牌谁也不得出城，我看没有什么办法的了。不过今天下午我向温雄说了一番可以利用你们的利害关系，他当时还有点心动犹疑不决，可是他手下有个叫王翔的新聘来的食客却叫他

尽快拿下你们，想利用你们威逼刘邦向他降服，以除后患，这使得温雄又举棋不定。不过我看他会依王翔之计行事。”

管中邪恨声道：“他妈的，可恶！”

萧何忽而压低语音道：

“我想我们可以来个将计就计，两位可以去向温雄诈降，然后说去劝说刘邦向他归降，以此为借口，两位就可逃出沛城去会合刘邦，实行其它计划了。”

项思龙和管中邪听得大喜道：

“果然是个妙计！那我们现就随萧大人去见温雄那王八糕子吧！”

三人一齐大笑，往县府走去。

县府的气氛凝重而又紧张，一路走来都是卫兵剑拔弩张的气势。

项思龙心下暗暗戒备，不自觉的摸了摸腰间的寻龙剑。

管中邪则是一双锐利的眼睛时刻的扫视周围。

进得一间大厅，却见温雄肥胖的身体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圆圆滚滚的活像一个肉球般，正脸色阴沉的看着走进大厅的项思龙和管中邪。

他的身侧站满了手执矛剑的士兵。厅中两旁则坐了二十多个温雄请来的江湖高手。

这等仗势，看来温雄是誓必擒下项思龙和管中邪了。

萧何这时走了上去，凑到温雄耳边低语了几句。

温雄脸上显过疑惑之色，一双鼠目滑溜溜直转，沉吟了一番后奸笑道：

“吕兄和项少侠此来找我有何事相商吗？嘿嘿，在下与吕兄合作了那么久，自会卖吕兄一点面子的。”

管中邪心头火气直冒，知温雄在与自己翻下毒威胁他的旧帐，正想发作，倏见项思龙对自己投来的凝重的目光，方始心神一震，强压了心头之火，淡淡的道：

“温大人看得起吕某，实乃我之大幸也。现在确有一要事要与温大人商量。”

温雄故作“噢”了一声后问道：

“不知吕兄与在下有何要事相商呢？倒不妨说来听听。”

管中邪看着温雄此等嚣张蔑视自己，只觉胸中怒火中烧，但又知小不忍则乱大谋，当下微微一笑恭声道：

“在下和小婿是来向大人尽一份微力，去说服刘邦来归附大人，以求将功折罪。”

温雄一阵哈哈大笑道：

“二位何罪之有？不过若真能说服以图谋反的刘邦，自是大功一件。”

这时坐在左侧上首的一个魁梧大汉咳嗽了两声，站了起来，目光冷冷的看着管中邪冷笑道：

“二位别枉费心机了，以为此诈降脱城之计，别人看出来吗？”

转身又朝温雄一揖道：

“属下王翔恳请大人拿下此两个图谋作反的贼子，请大人不要上了他们的当。”

项思龙听得脸色微变，朝那站起发话的王翔仔细看去。

却见那王翔手脚粗壮，个头比他项思龙还略高了少许，长发披肩，戴了一个银色额箍，脸骨粗横，肩脯宽厚，眼若铜铃，带着阴险狡猾的神色，

外貌雄伟，浑身散发着邪异慑人的魅力。

温雄听了王翔的话也是脸色大变，“哼！”了一声，目射凶光，正想说些什么时，萧何站了起来恭声道：

“大人，此法万万不可，我们现在方是用人之际，吕公和项少侠武功高强，才智过人，我们若是能收为己用，实是良策也。若真动起武来，我们这厅中有几人能是他们之敌？那时大人……可也危矣。所以萧何请大人三思而后行。”

温雄脸色又是连变。管中邪的剑术他是见过的，只能用深不可测、辛辣异常来形容；至于项思龙，众人传说他曾杀死过一条碗口粗的巨蟒，那武功也定是高深莫测，这样若真火并起来，他们二人联手，自己也讨不了什么好处，弄不好反会把老命给丢了。

想到这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

“吕兄与我乃至交好友，我自是信得过。好，我就信了吕兄，让项少侠出城服刘邦。至于吕兄么，就暂且留在我府陪我喝酒聊天，静候项少侠的好消息如何？”

管中邪想不到温雄如此奸诈，竟会留下他作为人质以要挟项思龙。心中虽是恼怒异常，但一想来此着可救下项思龙、吕雉、吕姿众人，自己即便被这奸贼害死了，也是值得。想到这里当下陪笑道：

“如此我就先谢过大人对我的厚爱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哈哈，思龙你这句诗现在读来真觉妙极也。”

项思龙心下虽是大急，但见到萧何对他连使眼色，会意下来，知他会从中保护管中邪，才稍稍放心。

项思龙在一队百多个精兵的“护拥”下从东门出了沛城。

这队人马的领队者竟是曹参。

项思龙心下不觉大笑。

哈！他妈的温雄你这乌龟王八蛋，怎么也没想到曹参与萧何因看不惯你那付横跋扈的德性，而靠向我们这边吧。

想到这里笑意盈盈的往曹参望去，却见他面相粗犷，粗眉如剑，鼻高眼深，宽肩膊厚，腰粗腿长，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高，一双眸珠精光闪闪，年纪在三十许间，确是一个威猛的武将。

曹参这时目光也正朝项思龙望来，见他面含微笑，举止从容不迫，浑身散发着一股男性的狂野气概，且他的双目发出的精光真让人有点不敢逼视的感觉。

这位就是萧大哥经常在自己面前夸赞的项思龙么？果是英武不凡。这次萧大哥向温雄提出由自己来押送项思龙去见刘邦，可实质上的用意是叫自己来保护他的，倒是不可大意了。

想到这里也朝项思龙使了个眼色。

二人均都会心一笑。

吕姿这时可是忧心忡忡。爹被温雄挟为人质，自己和姐姐也在别人的押挟之下，可真是让人急恼啊。

大白冲着吕姿直做鬼脸，逗得她又气又恼的笑着追打起它来。

众兵士都好奇的看着大白小白，有的竟也叫喊着去逗它们，还好，曹参瞪了他们一眼后才都安静了下来。

吕姿靠近到项思龙身边来，酸声道：

“思龙，我爹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项思龙轻捏着他的小手，爱怜的看着她安慰道：

“放心吧，凭岳父的武功，就是千军万马都闯得过……”顿了一顿又压低声音道：“何况还有萧大人照顾着他呢。”

吕姿感觉从手中传过来了项思龙给她的信心，轻轻的点了点头道：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思龙，如果爹和你……出了什么事情，姿儿定会随着你们去的。”

项思龙深切的感受到这娇娆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心中充满了怜爱，拂了拂她额前的乱发道：

“傻瓜，我不是跟你说过岳父不会有事的吗？至于你夫君吗？更是福大命大，连掉进山崖都摔不死，看来阎王爷还不会收你夫君的魂魄吧。”

说着又凑到她的耳际道：

“再说，你夫君还没有让我的姿儿为我生八个儿女呢。”

吕姿俏脸一红，脸上忧色消去了不少，娇嗔道：

“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项思龙听得心中一乐，暂且忘记了身边的危险，嫣然一笑道：

“我的姿儿，那今晚让不让我与你共赴巫山呢？”

吕姿被他这样挑逗的话羞得心头和鹿撞般“怦怦”乱跳，却也并不着恼，只是含羞似怨的横了项思龙一眼。

唉，时间要是永远停留在这样的时刻，那会有多好！项思龙看着吕姿那娇态忽地不知不觉的想起了曾盈和张碧莹。

两位娇妻，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一行人离开沛城已有二十几里了，路上还没碰上刘邦，项思龙心下甚是着急起来。

会不会与刘邦错过了路呢？若果真是这样那可就糟透了。

曹参这时下马来到了项思龙身边，在众兵士讶异的目光中拍了拍项思龙的肩头道：

“项兄弟，是不是担心与刘邦错过了路头？嘿，这倒是大可放心，从芒砀山沛县这是唯一的一条官道，我想既然是你是通知他们来的，他们应该不会择小路走，那样要翻山越岭，路程要多几倍远，人马到达沛城时都会疲惫不堪，所以我想刘兄弟要去沛城，必会走此官道，我们也就定会碰上他的。”

项思龙听他如此一说，心下大为放心，但却又暗暗奇怪刘邦为何此时还未出兵呢？难道他遇上了其它的事情？芒砀山可就在眼前了，他若是收到消息，应该带领人马出山了呀！

心下百思不得其解，不觉闷闷不乐起来。

曹参见着项思龙无精打采的沉默无语，心中虽有很多的话想与他细聊，但也一时不知怎么起口。

气氛一时静了下来。

吕姿、吕雉两姐妹与大白小白的嬉笑声，把项思龙惊觉了过来，看到曹参黯然苦脸的望着自己，不禁尴尬一笑道：

“曹兄，刚才真是……”

曹参见他精神似好了些，打断他的话道：

“项兄弟娶得如此娇妻，可也真是好福气呢。”

项思龙嘿嘿一笑道：

“哪里！像曹兄这样领兵出征才让人羡慕呢。噢，对了，曹兄，萧大人有什么话叫你传我没有？”

曹参微笑道：

“他只叫我保护项兄弟，其它的说你会自有安排。”

项思龙对这曹参的亲切甚是欢喜，正想说些什么，忽见一兵士策骑向曹参奔来，跃下马恭身道：

“报告大人，前面路口发现一具死尸，似是被人用利剑刺死。”

项思龙和曹参同时一惊。

莫不是刘邦他们出了什么意外？但又怎么会只有一具尸体呢？

曹参喝了声“开路”，同时转身对项思龙道：

“项兄弟，一起前去看看吧。”

来到死者跟前，项思龙失声惊叫道：“吕贵？”

原来这死者竟是项思龙派往黄桑峪去通知刘邦前去沛县之人。

他怎么会被人杀死在这芒砀山路口呢？难道……难道温雄早就派人监视了他们？所以派人暗中跟踪吕贵，找到刘邦等人的藏身之处？可是为什么又在刚进山口的路上就把吕贵杀了呢？是不是吕贵发现了跟踪的人，所以就跟他们打了起来，才被杀呢？可是看这吕贵身上的剑口似是被一剑所杀，并没有什么打斗痕迹。吕贵在吕府所处武功的高低而言，身手也很是不弱，一般剑手定不可能一剑使他毙命，难道这里有了什么高绝的剑手？可是看那温雄手下，除了王翔或能一剑刺毙吕贵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剑法。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项思龙只觉着一种危机感向他袭来。

前面定有凶险！项思龙的第六感觉告诉了他。

曹参见着项思龙面色凝重，马上感觉到肯定

这死者与项思龙有关，惊疑的道：

“项兄弟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项思龙没有即刻回答，眉头紧锁，沉吟了好一阵后才沉重的道：

“死者是吕公府里的一名武士，是我派来到芒砀山去通知刘邦前往沛县，准备举行丰沛起义的。”

曹参听得心里猛的一震，呆了呆苦恼动容道：

“那……刘邦他们岂不有危险了？”

项思龙沉重的点了点头，冷静下来沉声道：

“就连我们前面都会有麻烦找上门来。当然，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我。”

曹参坚毅的道：

“无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曹参一定会拼死保护项兄弟的，这是萧大人的吩咐，我一定要不负所托！”

项思龙感然觉着心头一种异样的感情在升腾，紧握住曹参的双手，双目赤红的道：

“谢谢你！曹兄！”

队伍已经进入了芒砀山。

愈往山腹走，林木愈趋茂密。

太阳逐渐往西山落去。

项思龙心神忽然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似乎总觉身后有人跟踪他们，并且这种感觉随着夜色的渐浓愈来愈强。

这到底是什么来路的人呢？竟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跟了他们三四个时辰而还没有让人觉出一丝痕迹来？

项思龙把这种感觉告诉了曹参。

曹参色变道：

“什么？竟有人跟踪我们三四个时辰而没有让我们发觉？这人定是对这芒碭山十分熟悉了。”

项思龙忽然失声道：

“不好！敌人就是想利用熟悉这里的地势来击破我们！我们现在处境更危险了。”

“啊！”

一声惨叫，划破了荒原田野的宁静，更证实了项思龙想法的正确。

队伍顿时混乱起来，人心惶惶。

曹参听项思龙的主见叫众士兵赶快点起火把。

有了灯火，众人才都安静了些。

项思龙心里知道这样一来，自己一行目标更是暴露了，但本身就是敌暗我明，如此也可起到安定人心的效果，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众人都拔剑弩弓，凝神戒备。

项思龙看了一眼那已然断气的士兵，却见他胸前插入了一支长箭，箭身射入身体差不多有二十来寸深，心里暗暗吃惊，想不到敌方竟有如此臂力之人。

看来此行更是凶险了。

但是对方到底是何方来路的人物呢？是山贼？还是温雄派来监视他们的人？

项思龙想着这群神秘的敌人，心情极是不好。

吕姿紧靠在项思龙身上，脸色苍白，目光恐惧的望着心事重重的项思龙，似乎想从他那里寻找一丝安全的感觉。

项思龙眼睛无意的看到大白小白，心念倏地一动。

何不派它们去侦察一下敌踪呢？大白小白的身手非是一般高手所能敌得，且它们一直都在峡谷里长大，自是熟悉山地侦察了。

这样来虽是让它们冒险了点，可现在却也实在想不出他法来。

若是始终都不知敌踪所在，那自己这行人，必定会全部不明不白的死在敌人的暗算之下不可。

想着心爱的吕姿和情深义重的曹参，项思龙咬了咬牙，狠下心肠走上前去疼爱的抚摸着大白小白毛茸茸的脑袋，心中如刺般的痛。

对着它们指手划脚的低语一番，二白反是为大高兴，主人能派给任务让它们去做，低低的鸣叫两声后，身形如闪电般没入丛林中。

## 第十七章 深山遇袭

夜色愈来愈浓，稍稍的风吹草动都让人觉着胆颤心惊的。山野里的杀机是更深更重了。

项思龙眉头紧锁，感觉心中沉重如铅。

这次遇上的敌人大可怕了，竟然让人难以找一丝的头绪来。

一直沉默不语的曹参忽然道：“项兄弟，我有个提议，就是我们现在化整为零，兵分多路，如此一来敌人就不知追哪里一队才好，我们逃起来也灵活多了。”项思龙静默起来，咀嚼起他的说话。

这样一来，众人势力分散，更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或许会被方各个击破。

但是敌人的目标似乎是主要在自己和刘邦身上。如果是温雄派的人，曹参就大有机会逃出。

那么自己把吕姿、吕雉她们交给曹参，自己也就少了后顾之忧，可以尽力与敌人一拼了。

并且敌方的人数似乎也并不多，否则早会对自己一行发动攻势了，这样他们若要分头追击自己等，势力也会分散薄弱起来，胜算也就不会太大。那么自己一行分散开来后，敌方定会派主力追踪自己，曹参、吕姿他们也就可有惊无险的安然逃离这充满凶险之地了。

想到这里，项思龙断然道：

“好！我们就这么办！曹兄你带上八十名兵士拆返出山，我带上其它的人继续往山腹前行。

对了，吕姿、吕雉她们就交给你了。”

曹参明白项思龙此舍身救己引开敌人的意识，大急道：

“这怎么行呢？我是誓必跟着项兄弟共同抗敌的！叫我一个人去逃生，我怎么也不会干！”

项思龙目光灼灼逼逼的盯着曹参，一字一字的道：

“曹兄也不想我们全军覆没，怨死在这山野吧。要知道，我们现在已形成了进退两难之势，唯有此法，我们才或有可能逃生。”

说到这里又缓和语气道：

“曹兄，你放心吧，我项思龙绝对不是那么好相与的！”

曹参知道项思龙意念已决，自己无论再说什么也不可能使他改变主意，当下紧咬了一下嘴唇，道：

“那项兄可就请多多保重了：“

项思龙沉重的点了点头，转过身去，却见吕姿就站在自己身侧，听到他们的话，这时已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扑到项思龙身上紧抱着他，赖死不肯离开项思龙。

项思龙只得收拾心神对她一阵好哄，才使她满面惨苦的随着曹参快快去了。

项思龙间复了冷静和敏锐，威严的横扫了一下眼前的四十多个兵士，沉声道：“各位兄弟，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着的险境，对方是一伙神秘莫测的强敌，我们只有誓死与他们一拼，或许还可能杀出一条生路。侥幸敌人不再来犯的心理是不应有的，惧怕逃跑的行为更是不智，敌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危机四伏的境况里都能沉着下来，团结一致的去与敌人相抗。我们的队伍绝不可以混乱，否则大家都要葬身在这荒山野岭之中。”

项思龙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鼓舞士兵们的士气，激发他的斗志，所以说出了此番要使士兵们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的话来。

众兵士沉默的听完项思龙的训话后，果然脸上又都恢复了坚毅的斗气来，他们从项思龙的话里已经知道此刻自己等已被逼上梁山，想逃都逃不了了，现在唯有与敌人拼死一战，才或可有得一线生机。

项思龙哀叹的再次看了一眼这队不知能有几人可逃得生还的秦兵，心中忽的涌起一种怪怪的感觉来。

在这个尚还是弱肉强食的时代里，武力和强权自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但是在这个争权夺利的时代里，却又有多少人的生命，被利用来建立王者的武力和强权呢？

这就是战争的罪恶啊！生命在这个时代里竟是如此的不被重视！但是人人的生命对自己来说都是可贵的啊！否则人类怎么会有恐惧死亡的心理呢？难怪诗人拜伦说：“我宁可孤立，也不愿把自己的自由同王权交换。”

唉！这句话说得多么的深刻啊！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找着了父亲……

项思龙正这样心潮起伏的胡乱想着，忽闻正北面三四百米远的山头上传来大白小白尖厉的叫声，心中一惊，知道它们此刻已经发现了敌踪，且与敌人打斗了起来。忙带领众兵士往发声处赶去。

众人凝神戒备，小心翼翼的往北面山头行走去。项思龙走在最前头，已拔出了寻龙剑，一双锐敏的双目向四周搜寻着敌踪。

大白小白发出的尖叫声愈来愈近。

众人的心神也愈来愈是紧张。

项思龙早叫众武士灭去了火把，这时视线朦胧一片。

倏的听得一阵“哩哩”箭响声，项思龙心下大惊，知道敌人已发现他们逼近过来，发出冷箭来阻止他们前进，忙展开“破箭式”隔开了射来的厉箭，但还是有两名秦兵被箭中。惨叫出声。

看来敌我双方的正面交锋就要开始了。

项思龙下令众人全力行进，不一会就隐约见到大白小白正与敌方二人搏斗着。

敌方似知道行藏已露，也不想再装神弄鬼，肆无忌惮的点着了火把。

众人顿时眼前一亮。灯火映照下，项思龙看清了敌人正站在一处空旷地上，也只有五六十人之数，不知旁边树丛之中隐伏有人没有。

再举目往敌众望去，项思龙只觉其中一人让人觉着特别醒目。却见他魁武英伟的站在众敌之前，剑眉斜飞，虎目闪闪生光，面如刀削，鼻梁高挺，满面冷峻，年纪在四十五左右，浑身散发出一股迫人的杀气来。让人觉着他身上蕴藏着 股巨大的爆发力量。

看来此人定是众敌之首了，看他身上隐隐发出的气势，武功一定高强，且力大无穷，自己可得小心点应付。

项思龙暗暗收敛心神，甚是想不透这帮人为什么要追杀自己等人。

那中年老者此时也正细细的打量着项思龙，觉着他的身形甚是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像是谁来。

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各自皆是心惊。

项思龙觉着这中年老者的目光，似初识管中邪时看他的目光……样，像要把他溶化了似的，让人不敢逼视。

中年老者却是觉着这目光更是熟悉，像是自己非常亲切的一个朋友的目光一样深邃，让人觉着他深不可测。

二人你盯着我，我看着你，互视了好一会才把目光移开。



项思龙此时往战场望去，却见大白正对付着一个三十左右的粗眉汉子，似是没尽全力，游刃有余，见着项思龙，发出欢快的尖叫。小白境况却是不大好，手臂已然受伤见血。

它的对手是一个身手非常灵活的中年汉子，任是小白怎样快捷的扑击，均都被对方避过，这时见着项思龙，甚觉在主人面前失脸，连连厉叫，一双巨掌上下翻动，身体纵跃，快若闪电，众人只见着一团白光转来转去。

中年老者看得暗暗心惊，知道己方之人都将要败下阵来，忙喝道：

“赵大，四弟，快退回来，你们也不是它们之敌。”

项思龙听到这话知道二白方纔已胜过一场，心下高兴，忙也唤回它们。

场中搏斗的两人、二猿似是皆都没有尽兴，但听得命令，皆都停下，退回自己阵营。

心下甚是有气。

那身手灵巧汉子冲着中年老者气呼呼的道：

“二哥，再过一会儿，我就可打败那孽畜了，你干嘛叫我退回来呢？”

那叫赵大的倒是静站在一旁，垂头丧气恨恨的瞪着大白。

中年老者没有回答他的话，径直走上前来几步，冷冷的盯着项思龙道：

“想不到阁下竟还有如此身手的两个好帮手，那自身功夫自是更是高强了。只是凭你这样的条件，干嘛要去助那个流浪汉刘邦呢？我看你自己有足够的自立起事。”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

“阁下如果愿意归顺我等，自会予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美女黄金任君拿取，阁下意下如何？”

项思龙沉默了一阵，心念一动，自己何不借此机会探听一下他们的来历呢？

想到这里，沉吟一番，装作被诱惑的样子道：

“这位兄台开出的条件确是让人心动，但是吴广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应允，因为我看出他乃一介草莽之辈，成不了什么大业。现可不，他果也被他属下杀了。

兄台若是想收买我，自是得说出让我心悦诚服的条件来，比如可以说兄台的后台是谁，若是陈胜或项梁，我或可考虑考虑。”

中年老者听他这话，暗暗佩服他的才智，但是三弟项少龙曾嘱咐过他绝对不可说出自己来历，否则军令处置。要不然倒真会说了出来，但是他始终想不明白项少龙为何叫他带上荆俊、赵大乌果等大举作势来刺杀刘邦。

刘邦现在还只是一个小角色啊，他们也只是到了这沛县才听说起刘邦来，倒是项思龙的传说让他们更是注意些。

再次盯了项思龙好一阵，中年老者才缓缓道：

“这个恕我不可说出，因为我方将军曾吩咐过我等不可说出他的来历。”

项思龙心下甚是失望，又激将的淡淡道：

“那么阁下等或许也只是籍籍无名之辈了，则也请恕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老者心头火气大发，冷笑一声道：

“但总比那缩头藏尾的刘邦势力强大得多吧，阁下想必知道‘良禽择良木而栖’这个道理，你跟着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之徒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我看你在他身上只是枉费工夫而已。”项思龙对他的这番话不置可否的冷笑一

阵。

自己心知肚明刘邦将来是一统天下的汉高祖，无论你们这些人是何方神圣，如若路刘邦作对，到头来定是有苦头吃，我跟着刘邦才是明智之举呢。这些天机，你们知道个什么来看？只是看到刘邦暂时的软弱而已。

项思龙心下想来当下冷冷的道：

“人各有志，阁下何必强人所难呢？我看阁下是要擒杀我和刘邦吧，但我着实想不通我们跟你根本就不相识，阁下为什么要刺杀我们？”

老者见项思龙把话已挑明，也就不再多说些什么，冷声道：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既然阁下不听我之良言相劝，那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就以武功来见个高下吧。”

说罢，在腰间拔出一把通体黝黑的木剑，全神贯注的盯着项思龙，面无表情，一双巨目射出森森寒光，缓缓道：

“阁下请拔剑吧！”

项思龙在对方拔剑的一刻，顿觉一股杀气迫体而来，忙也屏息静气，拔出寻龙剑，横胸作势。

蓦的只听得对方暴喝一声，闪电冲前，木剑弹上半空，迅急砸扫，发出破空的呼啸声，其势威不可挡。

项思龙不进反退，施出了“云龙八式”中的“旋风式”，寻龙剑吞吐不定，快若电闪，大开大合，剑气如山，凌厉威猛的迎击过去。

“当”的一声，响彻山野，两人均退两步，剑锋相对而立。

项思龙觉着对方臂力之大远超自己的想象，刚纔两人硬架一剑，手中寻龙剑差点被对方给震脱，虎口现在亦也是剧痛不已。

看来只有避重就虚，以剑法快捷跟对方周旋了，但是对方的剑势守立得似乎无懈可击，且攻中有守，守中兼攻，倒确是自己自田横、陈平以来所遇到的又一剑道高手，但是对方的剑法却比他们两人更具稳重。

中年老者亦是暗暗心惊，想不到项思龙的剑法竟如此的凌厉快捷，且剑招中含蕴着无穷的变化。方纔自己若不是中途改施墨氏补遗的三大杀招之一的“以守为攻”，或许真是难以招架了。

两人凌厉的眼神紧锁交击着，彼此都含蓄着下一招的凌匹的攻势。

倏地两人同时冷喝一声，剑势随着身形大起，众人却见两团剑光凌空而起，很快交合。

“当当当”剑来剑往，响声不绝。

项思龙已连续施展出了“云龙八式”中的前五式，两人招招强封硬架，使得项思龙被对方沉重的木剑震退出了有五六步之远，才强行稳住身形，手臂上和背脊上却已有着几处剑伤冒出血来。

对方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仗着臂力过人逼退了项思龙快捷凌厉无比的剑招，但是自己却也连施墨氏三大杀招，招险险逼退对方，且身上也已被对方快捷剑锋划破了十多处。

两人都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

彼此都暗暗佩服对方。

局势又僵了起来，各自都不敢冒进剑。

全场亦也一片肃然，都紧张的静待着这两大顶尖高手的第二轮交锋，倒似忘了你我的敌对之势。

火光把二人的脸上都映照得威严神圣冷漠无比。

再次横剑挺立，稳如山岳的项思龙，长啸一声，侧身进步，旋展开“云龙八式”里最具杀伤力的“天杀式”和“坎坤式”，寻龙剑闪电般击向中年老者。

场中顿时惊呼四起。

中年老者亦也大吃一惊，想不到对方还有着如此匹厉的剑招攻来，临急之下倏刻想起二弟项少龙传给他的百战刀法，以剑作刀，身体有如虎豹，弹跃快速，剑势更是气势大盛，招招无一不是以命搏命，狠辣之极。

这一出手，两人剑势均是强猛无比，招招杀着，有若风雷并发。

杀那间，两剑又是交击了十多回，“噗噗”之声，使人听得心弦震撼，狂跳不止。

两人愈打愈快，也愈打愈心惊，均感对方剑法神秘莫测，威猛绝伦，都已到了剑道大成之境。

“噗”的一声清响，两人都无功而退，双目惊骇的望着对方。

又成遥对之局。

全静静至落针可闻。

只听到两人均都难以忍藏的剧烈喘息声。

项思龙胸前被对方木剑深刺了一记，鲜血“咕咕”直流。

中年老者左手被项思龙寻龙剑猛砍两剑，几欲断裂，胸前亦也是冒出血来。

两人均都面色苍白，目中阴冷的盯着对方。

中年老者忽的又深切的感觉项思龙的目光是非常的熟悉。

对方，像三弟项少龙的目光！连身形也像他！难道……难道他与三弟有什么关系？

中年老者觉得心猛的突剧跳起来，竟愣愣的看着项思龙，连身上所受的重伤也暂刻忘却了疼痛。

三弟在他心目中一直都像是一个雾般的迷，对于他的出身来历，没有人知道。对于他的绝世才智，却没有不敬佩。

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都是他三弟一手所缔造出来的，在三弟周围众人的心目中，三弟是一个神圣不可捉摸的人物。

但是现在眼前的项思龙的那种目光，那份气势，都让他感觉像极了项少龙。

难道他也是一个像三弟一样可以话造历史，覆手为云，翻手为雨的人？

中年老者的心如涛般的澎湃着，心头只觉一股凉气直往上涌，精神逐渐涣散下来，口中喃喃的对正欲冲出与项思龙拼命的荆俊、乌果等道：

“不可作也……”话没说完，只觉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项思龙也只觉体力渐渐不支起来，意识逐渐模糊，耳际只听得大白小白的尖叫声，随后就不知所了。

项思龙悠悠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吕姿望着自己的一双泪汪汪的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和曹参在一起的吗？怎么……

项思龙只觉心头一震，挣扎着坐起来，但觉胸口伤口一阵剧痛，又躺倒在了榻上，呻吟出声来。

吕姿见了又惊又喜，大急道道：

“龙哥，你醒了？不要乱动嘛！瞧你……”，说着用一块丝巾轻轻擦着项思龙额上痛出来的冷汗。

项思龙过了好一阵才缓痛过来，再次睁开眼睛看着吕姿，脆弱的道：

“姿儿，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时只听得门口处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道：

“项兄弟，你没事了？真吓了我们一大跳！噢，这里是吕府啊！我们又回到沛县来了。”

原来曹参他们一行与项思龙分开后，一路上风平浪静的退出了芒碭山，连一个伏敌也没遇上，曹参愈想愈觉得不对劲儿。

难道敌人全都追踪项思龙去了？如若这样，那他现在岂不是危险得很？

想到这里心中大惊，忙率领人马掉转过头来，再次往芒碭山迅速行去。半路上遇到了身负重伤的项思龙被大白小白抱着，也正往回赶走，于是……

项思龙听了，缓过一口气来，问道：

“管公怎么样？他没事吧？”

这时听得屋外传来一阵大笑道：

“我没事！我的好女婿，你应该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才对。”

说到这里管中邪已站到了项思龙榻前，他身边还站着笑意盈盈的萧何。

项思龙心里觉着大是奇怪，那县令温雄怎么会忽发善心放了岳父管中邪呢？

心下正这样想着，萧何已用一种敬服的语气道：

“还不是项少侠的神威！竟征服了那满肚坏心水的王翔，是他叫温雄放过吕公的。”

项思龙听了只觉心里有着一种怪怪的感觉，一种更沉更深的危机感向他袭来。

王翔难道与那中年老者是一伙的？那么沛县城里定有他们的许多暗伏，刘邦要来攻打沛城更是难上加难了。看那老者的姿态，背后定有强大的实力。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竟然要与现在还是籍籍无名的刘邦争沛城，且还要刺杀刘邦呢？

项思龙模模糊糊的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心中却是沉重异常。

管中邪这时道：

“思龙，你现在好好养伤吧，你已经灭了那帮神秘人物头领的锐气，看情形，他们在近段时间不会对我们发动什么攻势了。刘邦那边我亲自去了那里，叫他们作好了严密的防守，我也已带了一百多个我府里的家丁，和萧先生、曹参等人推荐来的壮丁到峪里交与刘邦训练，那小子也正不错，把你教给他的那一套全都活学活用到实际上来了。

嘿，现在的黄桑峪虽只有二三百人，但即便是二三千的兵马放去也攻不破他们的防守啦。”欢欣之色溢于言表。

项思龙听了心中也是大慰。

刘邦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其聪明和智确也是超人一等。

自己一定要帮助他成就万世流芳的事业！

管中邪接着道：

“思龙，大家都是在等着你把伤养好后，起来主持大局呢。”

项思龙受宠若惊道：

“岳父，这话怎么说呢？我比起你和萧先生等人的资历可就差得远了。”

萧何哈哈笑道：

“目睹你绝世剑法的众兵士，都说要跟定了你呢！思龙，你现在是众望

所归，我们既然决定谋反，核心力量就是你了。我看你一定可以缔造历史的。”

项思龙觉着自己肩上的担子的更重起来，归望所归！缔造历史！多么艰巨的使命！

但一个人只要轰轰烈烈的在这世上活过，也就不枉为来到这世上遭了。

项思龙只觉呼吸急促起来，痛体发胀，又昏了过去。

项思龙的伤势经过十多天的休养，基本上康复过来了。

这两天来，项思龙的心情总是被着一种异样的情绪激动着。

刘邦已经手不血刃的拿下他的故乡丰邑，他的人马已经发展到了一千五六百人，现在他已驻军丰邑镇城，正式举起反秦义旗，日夜操练兵马，且深获丰邑老百姓们的敬爱。

刘公和美蚕娘他们现在定是高兴得很吧？项思龙心下暗自微笑，觉着浑身的舒畅。

至于温雄和王翔这些天也没有来找他们的什么麻烦。不过，项思龙心里对那王翔可时刻警惕着，他觉得一种“山雨欲来”前的沉闷。

他妈的，管他们玩什么把戏呢？刘邦可是杀不死的，他们可都是白费心机。要不然历史也就不会这么写了。

项思龙乱七八糟的思想安心了些，伴着吕姿在管府的园子里漫步而行。

吕姿温柔得像只可爱的小猫，深偎着项思龙。

项思龙几次遇险受伤的死里逃生，使她心里不安起来，她深深的害怕失去项思龙，所以尽展女性的温柔，让他能在繁杂的事务中闲暇来时，从自己身上多获一份女人的乐趣。

此刻，吕姿轻咬着项思龙的耳垂，吐气如兰，目含春情的看着项思龙。

项思龙觉着自己男性生理上的反应在吕姿的挑逗之下，顿时雄起来，端起她柔嫩的脸蛋，在那樱桃小口上痛吻起来。

吕姿竟也不避讳，就这样与项思龙在园子里的亭子里与他唇舌缠起来。

项思龙的“魔爪”竟然不自觉的摸上了她结实修长的大腿。

吕姿“嚶哼”的呻吟一声，娇躯剧震，本能地伸手按住项思龙正欲继续伸入的大手，试图阻止他的“放肆。”

她象征式的挣扎两下，反更增项思龙燃起来的欲火，开始时他还只是一时冲动，现在却是欲火熊烧，欲罢不能。

两人的呼吸立时浓浊起来。

项思龙的手尽力的冲破阻力滑向她那三角地带，只觉手指尽湿。

吕姿则是“啊！”的一声叫出声来，强烈的刺激和快感，使她放弃了任何的抵抗，伸手紧紧的抱住项思龙的虎脊，任他在自己身上作“恶作剧。”

就在两人浓情似火的箭弦时刻，忽听得不远处传来几声咳嗽之声。

两人吓了一跳，忙分了开来，都脸颊通红的向发声处望去。

却见管中邪正似笑非笑看着他俩。

吕姿立时大窘，低头飞快离去。

项思龙红着脸低头走到管中邪跟前，呐呐道：

“岳父……有什么事吗？”

管中邪哈哈一笑后脸色又阴了下来，沉声道：

“王翔来到了府里，说是找你有什么话谈。”项思龙心下一紧，觉着甚是意外。

他来找自己有得何事呢？

项思龙随着管中邪去客厅见王翔。

两人走进厅门，却见王翔正坐立不安的在厅里跟来跟去。

项思龙走上前去，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

“不知王先生找在下有何要事相商呢？”

王翔站定，没有回答，目光锐利的狠盯着项思龙，似摇头又点头的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道：

“项少侠可以与我借一步说话吗？”

管中邪听得心头火起，知他话意是嫌自己碍事，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后，方纔退出厅去。

项思龙心里想着，你他妈的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时候来，坏了老子的好事，当真是令人着恼。哼，倒不知你此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王翔这时平静了情绪道：

“不知道项少侠是哪人氏？可否说与王某知晓？当然，我知道项少侠与我有着许多的嫌隙，但是我们此刻我希望不要谈着那些事情。”

项思龙心念电转，难道他们那方的人有人把我当作了项少龙的儿子？难道他们中有人与自己父亲也是熟悉的？

项思龙想到这里大感奇怪，自己的容貌已经毁了啊！认识自己父亲的人也不应该会有这等想法。

这样想来，项思龙又觉意兴索然，他到底在搞什么玄虚呢？对了，自己何不如此这般的试探他一下来着？

原来项思龙忽然想到了美蚕娘与父亲初次相遇的桑林村。

沉吟了一番后项思龙才淡淡的道：

“阁下问这事何来着？是不是想与我相什么亲啊？嘿嘿，若真是这样，我倒是多多益善的。”

顿了顿又道：

“我原是桑林村人，后搬到了这沛县。现在阁下知道了就该满意了吧。”

项思龙说完这话后就一直看着对方的脸色，却见王翔听了毫不惊异，只是略略沉思，脸上木然。项思龙大感失望，彻底的知道对方与自己父亲项少龙毫无关系，当下又冷冷的道：

“好了，阁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若是没有，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阁下请便吧。”

王翔听他对自己下逐客令，不怒反笑道：

“项兄弟何必如此火光呢？我还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帮刘邦这个无赖人物？”

项思龙冷笑道：

“那我也请问阁下一句，你们为什么要刺杀刘邦？”

王翔心里一震，这一点他和滕翼等都追问过项少龙，但是项少龙拒而不答，只是密令他们来刺杀刘邦，且要他们绝对不可泄露己方的行藏和底细，这下听得项思龙如此问来也不知怎么回答，不由得心头大燥的冷声道：

“项少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了，何必说话挑刺儿呢？”

项思龙心中升起莫名的业火来，哈哈大笑道：

“阁下说出这等话来是什么意思？天下间可没有只许你问我，不许我问你的道理。”

王翔厉喝道：

“项思龙，你最好是回答我的问题，否则……哼，我们对你可是够容忍的了，若不是二哥下令不准我们伤你，你这十多天来可以安心的养伤来着吗？”

项思龙听了大怒，暴喝道：

“你这是威胁我吗？哼，你以为在下是那么胆小的人吗？告诉你，无论你们是什么来头的人物，我项思龙也不会惧怕的！”

王翔听了也是一阵大笑的沉声道：

“好！够气魄！项少侠既然如此说来，那在下就告辞了。”

管中邪的声音在门口响起，阴冷的道：

“你以为我吕府是什么地方？任得阁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王翔目中厉芒一闪，不肖道：

“难道吕先生想把我王某留下来吗？”

管中邪大喝道：

“正是！”

拔剑正欲冲上前去与王翔厮杀，项思龙喊住了他道：

“岳父，咱们不可如此为难他，否则会叫人说我们以众欺寡。现在我放他出去，待得日后彼此明刀明枪的跟他们分个高下。”

王翔听了大喝一声道：

“好！项少侠果然令人钦佩，我王某今日敢独身来吕府，就是想斗胆试一试项少侠的豪气。好，王某没有看错人，今日蒙得项少侠不为难王某，就此谢过。”说完冲着项思龙深深一揖后转身离去。

## 第十八章 战云密布

管中邪心下对项思龙放走王翔甚是有点气恼，但亦也没有出言反对，只是横眼冷瞪着项思龙。

项思龙走上前去微微一笑道：

“岳父大人不必如此着恼的了。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擒杀了他，不但会因此而引起他同党的强烈报复，致我们于危机眉睫之中，而且会影响刘邦的发展。使他的强敌下定决心快速消灭他。要知道，我们在沛城是势单力薄的，而敌人则暗伏了不少人马，县令温雄也被他们所利用；再者，刘邦的势力还只有刚刚起步，军队士兵都是些闲杂凌乱之人，根本就毫无作战经验。所以我们拖延时间，用半硬半软的功夫跟他们纠缠。我看他们现在已把要刺杀的目标已经对准了我，我看他们现在已而言似乎有着什么尚未解开的秘密，所以只要我心下谨慎点，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管中邪听了心中大是释然，哈哈笑道：

“思龙真是心思慎密，我看无论是谁若要与我为敌，定都会大感头痛。好了，我也只是一时气愤那狗杂种王翔在我管府里来还如此的狂傲。他妈的，今天就便宜了他。”

说到这里忽又皱眉道：

“我们的处境的确是越来越严峻了，思龙，你有什么办法能缓解一下眼前的危机没有？我们如果只守不攻，也只会是坐而待毙啊。”

项思龙沉吟了一番后道：

“这个我暂且也没有想到什么办法来，我看只有待萧先生和曹都骑来了以后再商议对策吧。”

管中邪叹了一口气道：

“也只好如此了。唉，人生真的是活得很累。不过也是，如果没有为解决困难的拼搏精神，人生又怎会有得充实呢？”

项思龙听了心下更是烦乱之极，辞别管中邪后，就又回到房中与吕姿缠绵起来。他要借女人的刺激来平静自己的心怀。

现实的沉重真的是压得项思龙有点喘不过气来。

县令温雄在王翔的指使之下已经派了重兵把守沛城，且日夜监视着管府。

萧何、曹参他们已经没有进府去与项思龙、管中邪通报消息。

管府此刻就像一个沉闷的死城。

管中邪气得暴跳如雷道：

“思龙，这样的日子叫我拉怎么过，是想闷死我们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屁虫跟着，杀又不能杀他们，你叫我们怎么做事啊？”

项思龙此刻头脑倒是冷静些，沉声道：

“我看他们是想用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的方法，先软硬并施的拖住我们，另外却派兵去攻打刘邦，所以看似诸事平静，而实质上我们处境已经是处在燃眉之势了。”

管中邪一惊，急道：

“这样刘邦岂不是危在旦夕了？我们得设法出城去帮他。”

项思龙愁声道：

“只是我们根本就无法出城，温雄派兵把城门守得像个铁桶似的，就连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管中邪道：

“我们可以用易容术的嘛。”

项思龙苦笑道：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只是像我们这般高大的人去哪里找呢？即使找来了化了妆，也是破绽百出，对方全都是些精明之辈，我们根本瞒不了他们。”

管中邪皱眉道：

“他们何不干脆来杀了我们呢？倒是少却我许多的烦恼。”

项思龙正色道：

“岳父，我们不可以泄气的，愈是困难重重的时刻就愈是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所以我们一定得振作起精神来。”

顿了一顿又道：

“善战者，斗智不斗力，温雄、王翔两人我看是表面上虚与委蛇相互利用，而实质上却是互不信任，互相猜度。据我所知，王翔定是瞒着温雄去芒碭山刺杀我和刘邦的，只是他没想到会失败。至于温雄放了你，且没有来搔扰我们，一或是受王翔的威迫，二或是想利用我们来跟王翔拼个你死我活，他就来坐收渔网之利。鉴于这些情况分析，我们就可以利用反间计，惑之以利诱之以权，把温雄再次收为己用，与王翔他们周旋，我们就可以自保了。”



不过，麻烦的是我们基本上没有机会与温雄单独接触。”

管中邪也是一筹莫展。二人陷入沉思。

正当项思龙管中邪急得团团转的措手无策时刻，萧何和曹参带领着五十多名士兵来到了管府。

项管二人大喜过望。

项思龙率先道：

“萧先生、曹兄你们怎么来这里的？”

萧何脸上似笑非笑的道：

“王翔他虽胁迫温雄与他合作，但我们又何不能破坏他们的合作关系？”

顿了一顿又道：

“王翔现在总是迫使温雄下令出兵丰邑攻打刘邦，但我告诫他，若如此他只会元气大伤，成为王翔的傀儡。但如若与刘邦合谋起义反秦，引刘邦入沛城，沛城众百姓皆会诚服，到时与刘邦一起擒杀王翔众人自是容易得多，因为刘邦身边高手如云，奇人异士众多。温雄被我说得现在举棋不定了。”

项思龙沉声问道：

“那王翔到底是什么来路的人物？萧先生探听到没有？”

萧何摇了摇头道：

“这个尚还不清楚。不过王翔一伙大约有一百多人埋伏在沛城里，个个皆都身手非凡，也不知是哪方人物，但是据我推测他们也属于反秦势力，因为他们也胁迫温雄起义反秦。”

管中邪狠狠咒骂道：

“他妈的，大家既然都是反秦义士，他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致我们于死地呢？”

项思龙叹道：

“他们主要是想刺杀刘邦和我，但是我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来。”

曹参接口道：

“多一个义军强敌就多一个竞争天下的对手，他们自是想瓦解刘邦起义了。”

项思龙心里一震，又觉得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涌上心头，甚是让他恐惧，但又模糊得很。

萧何这时转过话题道：

“我们这次冒险来找项少侠、管兄是想商量一下怎样派人去通知刘邦，叫他转移兵力去避一避，因为温雄这人我始终觉得不一定靠得住。”

管中邪道：

“这次我亲自去丰邑。”

萧何点头道：

“好，这样是最好不过，也稳妥许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首先得稳住温雄，让他对我们有点信心，所以我们最好能在近期之内对王翔一伙展开一些攻势，让温雄也知道我们并不怕王翔他们。”

管中邪道：

“可是我们现在自保还都不力，怎么去跟人家拼？何况温雄对我向他下毒威迫他一事还仇恨在心，他也不一定跟我们合作。”

萧何微笑道：

“他现在与王翔的处境比跟你相处时还都不如，他还有得着空闲心情记恨你吗？我看只要我们打败王翔，温雄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

曹参这时也道：

“上次在芒碭山目睹过项兄弟神妙剑法的五十多个士兵他们现在都跟来了，他们对项兄弟敬仰不已，都誓死要跟着项兄弟，为你效命呢。”

项思龙苦笑道：

“他们跟着我又会有什么好呢？或许带给他们的只是更早的死亡罢了。”

曹参道：

“死亡对于他们而言是时刻准备着的心里，但是他们对死亡也有自己的选择。他们要为自己所敬服的人战死，才觉得死得光荣，死得有价值。”

项思龙心头大是感动，豪气顿生的道：

“好，只要温雄不插手此事，对付王翔我们又何足惧哉？今晚我们就对王翔他们发动攻击，至于岳父你就趁乱随萧先生连夜出城去丰邑。”

管中邪想有异义，但是去丰邑向刘邦通报消息，是他自己所提出来的，又怎么能反悔呢？何况衡量轻重他也得应允，只是对项思龙等让他担心罢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四人又商谋了一番对策，萧何、曹参留下了跟来的五十几个士兵，离开管府回县衙而去。

夜幕终于降临了。

项思龙留下大白小白守卫吕姿诸人，管中邪则随萧何去了。

项思龙在与曹参约定好的暗记指示下带着五六十人趁着浓浓夜色去曹参会合。

曹参见着项思龙吕吃一惊道：

“刘邦兄弟，你怎么也到沛城来了？项少侠呢？”

项思龙诡秘一笑变哑嗓声道：

“我既是刘邦又是项思龙。”

曹参一愣，领悟过来哈哈大笑且啧啧称奇道：

“原来项兄弟的易容之术竟是如此的神妙。我还是首次见到呢！”

项思龙一笑道：

“我易容为刘邦是想借此分散王翔等的注意力，扰乱他们的计划，让他们认为刘邦已来到沛城。这样一来王翔和温雄都会以为我们在沛城里的实力大壮，以致要重新部署计划，这样管公就有得充足的时间去丰邑通知刘邦这边的情况了，同时也可以借以离间王翔和温雄。一方面可使王翔怀疑温雄是他偷放刘邦进城来对付他的，另一方面温雄看到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对付王翔，他则更加不会听王翔的摆布。”

曹参喜道：

“果是妙着！”

项思龙转过话题道：

“曹兄摸清王翔他们的现在人马的布置没有？”

曹参皱眉道：

“他们在沛城的人数似乎少了一半有多，现在有四十多人暗藏在城西的一所别院里，似是以那个叫赵大的为首。”

项思龙听了一惊道：

“不好！他们把人马撤出城去丰邑刺杀刘邦了！”

曹参闻言大骇道：

“这……我们现在怎么办？”

项思龙咬牙切齿道：

“我要把他们在沛城里的人杀个精光。”

一行人来到了城西的一道僻静巷子，目标别院就在东南附近。

项思龙将五十几人迅速分作十队，五人一组，借着据墙和夜色的掩护悄悄的包围了别院。

此院共分五进，中间以天井廊道相连，间中有人往来廊道间。

待所有人进入战历略性的位置后，项思龙和曹参及两组战士潜到主堂旁的花丛处。

里面透出灯火人声。

一名战士潜到窗外窥视过后，回来报告道：

“厅内有六名汉子，都随身携带有武器，集中在东面靠窗的地席处。”

项思龙沉声道：

“其它敌人呢？”

这时在南面潜伏的一名战士刚好赶来，闻言笑道：

“南面有五间厢房里睡了三十名汉子。”

项思龙低头略一迟疑，继而目射凶光狠声道：

“曹兄你去领众人在那五间厢房四周布放硫磺和食油，听我暗号，就开始点火。”

曹参和那名战士领命而去。

持了片刻，曹参那边连续发出三声约定好的鸟啼声，项思龙便知道他们那边已经布置好了，于是下达进入攻击位置的命令。

众战士从花丛与隐僻处迅速跃进，扼守住各处的门窗。

项思龙发出三声鸟鸣。南面几间厢房立即起起熊熊大火。

惊叫声四起，门窗破碎的声音亦纷纷响起。

项思龙在大堂处首先破窗而入，落地前射出第一枝弩箭，揭开了战斗的序幕。

靠窗的一个汉子中箭惨叫倒地，其它几人惶然慌乱的拔出佩剑，其中上次在芒碭山与大白打斗的赵大就在众人之中，见着项思龙又惊又急又恼，目中尽是怨毒之意。

此时南面厢房惨叫声连连叫起。

赵大听得龇牙咧嘴，大喝一声道：

“小子！我跟你拼了。”

话音刚落，就挥剑猛朝项思龙扑来。

众武士架起弩弓欲射之时，项思龙喝道：

“不要发箭！”

说完“锵铿”一声寻龙剑已拔在手中，一式“破剑式”挥手而出。

赵大出招完全没有章法，招招都是与项思龙拼剑之势。

项思龙一时也被他的猛烈攻势击得有点手足无措，心中一恼，“天杀式”随意挥出。

只听得“当当”几声剑碰之响，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却见赵大持剑手的手腕齐腕而断。

项思龙强压住胸中的杀意，冷喝道：

“你们都给我束手就擒吧，否则！哼……”目中尽是深深杀机，令人不寒而栗。

众敌皆被项思龙气势所迫，斗态崩溃下来，弃剑投降，赵大这时却已痛过昏死过去。

此战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众兵士对项思龙更是敬若天神，死心踏地。

项思龙心中虽是觉着怨气大泄，但整个的身心却也觉着甚是虚脱。

我这是怎么的了？今天的杀机竟然如此的旺盛？难道我往后的日子竟都是如此过着吗？那简直是太过的残酷了。

不，我这样杀人，也是为了自保啊！在这样以武力解决一切的时代里，如果你不杀别人，别人就会来杀你。

项思龙叹了一口气，想着刘邦心中甚是沉重起来。

王翔派去丰邑的人会不会刺杀死了刘邦呢？以那中年老者的身手只要以奸计要刺杀刘邦也不是难事。刘邦会不会增强防卫呢？我们这么多天没有去跟他联络，他应该会生疑我们在沛城里遇到麻烦了。

项思龙心烦意乱的寻思着。

不，刘邦一定会没事！他是统一中原的汉高祖啊！难道……难道有人识破了此天机？

项思龙心下一阵抽搐，他强迫着自己不要再往下想了。

但是项思龙心中那种模糊朦胧的感觉却是愈发的清晰起来。

王翔一行为什么要刺刘邦？为什么？

项思龙心下甚是恐惧起来。

难道是……难道是父亲……

项思龙想得头痛欲裂的大喊一阵，精神清醒又是模糊。

吕姿被他的大喝声惊得一跳，走上前来摸摸项思龙的额头，感觉有点烫手，温柔的道：

“思龙，你是不是病了？我去开些药给你喝吧。”

项思龙猛的一把把她抱住，喃喃的道：

“姿儿，我刚纔做了一个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苍白的手在暗夜里，摸着灵魂的灵魂的尸体，在撕裂我尸体的衣服，还有，还有我尸体忽的睁开一双阴冷的眼睛，瞪着我苍白的双手，还有，还有……”项思龙边说着，竟已沉沉睡去。

翌日清晨一大早，就有兵士来报王翔来府。

项思龙心下一阵冷笑，进入客厅内轻品茗茶，漫不经心的思量着王翔的来意及自己的对策。

昨晚上偷袭他们隐藏别院的事，王翔现在一定是已经知道了，这会定是气得屁股冒烟了吧。

至于被俘的六人，五人禁不住酷刑的架招，竟咬破牙齿里暗藏的毒药，自杀而死，对于赵大幸亏项思龙见机得早，卸了他的下巴，使他计谋自杀没法得逞。

但怎知他们派去丰邑那边的人把刘邦怎么样了？希望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

项思龙正这样寻思着，王翔已双目狠毒的盯着项思龙，走到了他的对面，冷声道：

“项少快可真有雅兴，竟然有心情品尝。”

项思龙心下一突，表面平静的道：

“人透喜事精神爽嘛。大泄了一番，这些天来所受的鸟气，自然应该放松一下。”

王翔心下气得咬牙切齿，但竟然微笑起来道：

“项少侠可知刘邦他……”

王翔的话还没说完，项思龙就压不住心下的冷静，阻住了他的话狠声道：

“你们如果动了刘邦一根汗毛，我今天就要你横着出去，且要让你们所有的人尸骨无存。”

王翔听得前脊梁直冒冷气，哈哈一笑稳住情绪道：

“项少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怎么，你是这么的关心刘邦吗？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抓住了刘邦的父母兄嫂，如果你不交出刘邦的话，我们就把他们全给杀了。哼，刘邦已经不在丰邑城里，连他的人马都撤走了。昨晚你们烧焚别院时我们有人亲眼见到刘邦和曹参在一起，嘿嘿，项少侠，你还想演戏说你没有见刘邦吗？”

项思龙听得他这番话心怀大畅，愁云尽去的豪气道：

“你们也有赵大他们在我手上呢？何况今天我也要把你留下。”

王翔闻言一惊，冷笑道：

“项思龙，原来你也会耍小人行径。枉我还把你看作英雄呢！既然如此，你就出招吧。”说完拔剑横胸作势。

项思龙心下感觉惭愧，但情势已是身不由己，若不擒住王翔，自方这方的筹码就不够资格跟敌方谈条件。王翔是敌方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不会不考虑一下。

想到这里，项思龙挑起一阵剑花，寻龙剑似灵蛇般攻向王翔。

王翔剑术也不弱，剑势一转，斜劈向项思龙的腰部，竟是与项思龙同归于尽的打法。

项思龙心中一惊，跃退两步，同时寻龙剑急剧下压再往上挑开王翔刺过来的利剑，剑势成直线击向王翔面门。

王翔不退反进，暴喝一声，喳喳连变三下剑招，隔开项思龙的寻龙剑。

一阵金铁交鸣声连串响起。

“锵”的一声，项思龙剑回鞘内，冷笑看着王翔。

却见王翔手中长剑虽仍遥指项思龙，但手腕处鲜血直流，脸色苍白，额头打横现出一道整齐清楚的深深血痕。身体一阵摇晃之后，剑撑地上稳住欲倒下的身形，目光狠毒而又骇然的盯项思龙。

项思龙抱拳道：

“承让了！”

接着叫来武士把他捆绑起来押了下去。

项思龙擒下王翔后，正好准备去后厢房与吕姿一起用早膳，却忽的听得府门传来一阵人声吆喝声和剑击声，心神一惊。

怎么王翔他们那边的人找上门来了？想着忙出了大厅往府门外走去。

二十多个武士正围着十多个人在府门处打斗，正是上次在芒碭山上追杀项思龙的中年老者一行。

项思龙大喝了一声道：

“住手！”

众人闻言就收起剑，分成两边对峙之势，目光都朝项思龙望来。

项思龙望着中年老者，脸色阴沉，冷冷的道：

“阁下找上府来有何贵干？”

中年老者目光厉芒暴长的盯着项思龙沉声道：

“在下等是来找王翔兄弟的，不知阁下把他怎么样了？”

项思龙冷笑道：

“我已经擒下了他，怎么样？”

中年老者大怒道：

“你……”

似是想大发火光，但又忍了下来，语气平缓道：

“我们对你并没有恶意，项少侠不知可否卖个面子放过他，只要放过了他，那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项思龙虽对这老者曾在芒碭山放了自己一次很是感激，但想着他是刘邦的劲敌，自己就决不能软了心肠向他们屈服，当下决然道：

“这个恕我不能答应。不过，我们可以来谈谈条件。”

中年老者强压心头怒火，沉声道：

“谈什么条件？项少侠是说来听听。”

项思龙道：

“你们不是擒住了刘邦的父母兄嫂？我们可以彼此交换人质。”

中年老者忍不住喝道：

“你不要逼人太甚，我对你是够容忍的了，三番两次的放过了你。要不然你还有得命在吗？”

项思龙略一拱手道：

“这个人情在下自是铭记在心，我也会放过你三次以作偿还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敌人，处境不同，请恕我暂时不能以人情来谈我们目前的问题。”

中年老者冷喝道：

“我今天就绝对不会放过你！”

项思龙一摆手道：

“在打斗之前，我们最好能交换过人质，免得……”

中年老者略一沉吟道：

“好，就依你所说，事后我们就来拼个你死我活。”

项思龙淡淡道：

“无所谓了。”

中年老者对身边的一个四十左右的汉子道：

“四弟，去赤王庙把他们都带来。”

中年汉子领命而去。

项思龙让得众人都进了厅内坐下，一时气氛沉寂紧张。

一个多时辰以后，八十多名汉子押着刘公，美蚕娘，刘氏诸人来到管府。

众人一见项思龙又惊又喜的齐声道：

“思龙……”

项思龙见着众人也是一阵恻然，却见美蚕娘和刘氏都已憔悴了许多，

目光复杂的望着项思龙，似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诉说。

项思龙心下一酸，叫两名武士押出了赵大、王翔二人。

两人一见中年老者，显得惊喜而又羞愧得垂下头去，一语不发。

中年老者冷冷的道：

“项少侠现在可以交换人质了吧？”

项思龙点点头，叫武士放过二人。

中年老者却也说话算话，叫人松开几人身上的绳索，放了他们来到了项思龙这边。

刘氏见着项思龙虽是甚想扑在他身上大哭一场，却也看出了项思龙情势的危机，因此就乖乖的站在项思龙身边。

中年老者察看了一番赵大、王翔二人的伤势后，走到项思龙跟前，目中杀气大炽道：

“项少侠，现在我们彼此都没有顾忌了，可以放手一拼了吧？上次败在少侠手中，确也领教了你的神妙剑法，但是这次我们都不必顾忌什么武德，江湖道义了。谁那方杀光了对方的就算赢！”

项思龙感觉得到他的浓重杀机，他们那方将近有百来人，且个个身手不凡，但是己方只有五六十人，胜算却是渺茫，但是不管怎样为人为己，还是得放手一拼，哪怕战死也得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项思龙浑身顿时散发出一股激昂无比的斗气来，目光横扫了众武士一眼道：

“你们怕不怕死？”

众武士齐声道：

“为项少侠战死，心甘情愿！虽死犹荣！”

项思龙哈哈一阵大笑道：

“好！好兄弟！”

双方均都剑拔弩张；激战倾刻即发。

这时却听得府外人声涌涌，且有不少人喊道：

“县令温雄死了！刘邦攻进沛城来了！我们快去接应他！”

众人齐都一惊。项思龙更是大喜道：

“刘兄弟果然不负所望！哈哈，丰沛起义终于发动了！我虽是战死却也值得！”

王翔众人都是满面惊惧之色，中年老者猛一咬牙道：

“撤！”

百多人尽皆往府外奔去。

项思龙也没叫人阻拦，因为他曾答应过对方要放过对方三次，这一次算是卖个人情罢了。

众人齐都大松了一口气，刘氏竟顾不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扑到项思龙身上大哭起来。

项思龙安慰哄过她一番后，没得时间与他们叙说别后离情，匆匆辞过刘公，美蚕娘，留下三十名武士护守管府，自己则率领着二十几个武士直奔府外会合刘邦而去。

刚出得管府一里之遥，却见刘邦、周勃、樊哙、夏侯婴领着大队人马围住中年老者诸人正在誓死拼杀。

中年老者那方已经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地上满是尸体，令人目不忍睹。

项思龙快步走到刘邦身侧，一剑隔开击向刘邦的长剑，拉开他退到一旁急声道：“邦弟，叫他们停住厮杀！”

刘邦见着项思龙本是大喜，闻言一愣，望着项思龙道：

“为什么？”

项思龙来不急细作解释道：

“这以后再说给你听吧！快令他们住手！”

刘邦见着项思龙神色急迫，大是不解，但还是赶快下了令。

厮杀终于停寂下来。

中年老者那万剩下的人个个都身负重伤。

项思龙心下恻然，走上前去冲着他们冷冷的道：

“我曾说要偿还你们对我的不杀之情，放过你们三次的，好，这次就算是第一次，你们走吧。”

樊哙闻言大叫道：

“项兄弟，这怎么可以呢？听说这帮家伙多次想行刺你和刘兄弟呢，我们怎么可以就此放过他们？”

项思龙苦笑道：

“这个你们现在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了。放行吧！”

中年老者冷冷的看着项思龙，沉声道：

“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说完领着众人蹒跚而去。

沛县府衙里大摆宴席，热闹非凡。

刘邦被众人选作了沛县义军首领，号为沛公。

项思龙心里激动得大是感慨。

邦弟终于走上了成功的第一步了！

但是今后的七年却是他艰苦奋斗的七年，他……他能敌得过项羽吗？

项思龙的心中被一莫名哽咽着。

父亲……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项思龙这些天来一想起这个问题都觉害怕。

自王翔他们一行来沛城行刺刘邦起，他的心中就模糊的有一种预感，刘邦的历史危机来了！

是不是父亲……他想改变历史呢？

项思龙感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

如果历史被改变了，中国的将来会是怎样的发展呢？

不！自己来秦的使命就是维持历史的样发展下去，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来改变历史！

包括——父亲项少龙在内。

项思龙的心痛苦脆弱得都快破裂了。

难道自己不想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吗？难道自己日后要对付的对手竟是父亲吗？是自己日思夜想千辛万苦寻找的父亲吗？

项思龙的眼角流出几滴痛苦的热泪来，他真想大叫，他真想诅咒上天为什么要对他如此的残酷。

自己和刘邦都是项少龙的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父亲……他竟然茫然不知的派人来刺杀自己的亲生儿子！



天啊！你为什么如此的残酷？为什么？

项思龙的内心都快渗出血来。

刘邦似看出了项思龙的异样心情，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头问道：

“项大哥，你怎么了？”

项思龙回过神来，强压住心头的悲痛，苦笑道：

“唉，没……没什么，我只是心中实在的为你高兴！”

刘邦动情的道：

“其实说来如果没有项大哥，就没有我刘邦的今天。来，我敬大哥一杯！”

项思龙举杯一口而尽，大笑道：

“好，今天我们来个一醉方休！”

众人齐声叫好，纷纷举杯与刘邦项思龙敬酒。

项思龙只觉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口中还喃喃道：

“来，喝酒！喝酒！……”

## 第十九章 纵论情势

项思龙醒来时还觉头脑昏昏沉沉的，浑身甚是乏力。

吕姿竟伏在他身上睡着了。

可怜的姿儿！项思龙坐了起来，怜爱的轻轻把她的身子移开。

吕姿像是疲惫已极，竟也没有被弄醒过来。

看着眼皮红肿熟睡中的吕姿，项思龙的心中觉着了一丝的温馨。

这可爱的家伙昨晚定被自己折腾得一夜没得休息。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酒，竟然醉得如此的不醒人事。

唉，那些心烦的事情就暂且不要去多想了吧，精神崩紧了这么多天，也应该放松一下的了。

项思龙伸了两个懒腰，穿了衣服起得榻来，抱起吕姿的娇躯轻放在榻上，为她盖好被子，吻了一下她的脸颊，准备到后堂去洗漱。

刚出房门，却见刘氏靠在不远处的一根门柱上，低垂着头，一脸的幽怨之色。

项思龙走上前去，苦笑着跟她打过招呼。

刘氏见着项思龙，无神的双目闪过一丝异样翻腾，轻轻的道：

“项公子，你醒了！”

项思龙心下甚是不知是个什么味儿，愣愣地望着她，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话来。

唉，风流帐真是难以消受，一起床就要人家来应付。项思龙心下直是叫苦。

刘氏见着项思龙木愣愣的样子，抿嘴浅浅一笑，柔声道：

“我去打水来帮你洗漱吧。”

说完轻移连步飘然而去。

项思龙心头大是松了一口气，正准备背着她相反的方向走去，刘氏却叫住了他道：

“项公子！你又到哪里去啊？是要躲开人家吗？”

话刚说完，刘氏已到了项思龙面前，满脸凄苦的看着他。

项思龙大是头痛，但是他也知道这妇人却也着实是迷恋着自己，半年多不见来，已消瘦憔悴了许多，但还是不减她的成熟迷人的俏丽之色。

项思龙站住身形，苦笑道：

“人家是想去方便呢！憋了一夜实在是内急得很。”

刘氏脸上一红，细语道：

“奴家也想哩，跟你一起去可不可以啊？”

项思龙想不到这妇人竟如此的放浪形骸，大窘道：

“这个……这个……你在旁边我……唉，总之是不好意思的啦。”

刘氏脆声一笑，嚶哼道：

“奴家此身都是你的人了，我们谁没见过对方的身体呢？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可言的嘛。”

项思龙见跟她越说越糟，急得满面通红，求饶道：

“你在我旁边我怎么尿得出来呢？好了，姑奶奶，我不去方便了，跟你去漱洗好了吧？”

刘氏大喜，娇嗔道：

“你是尽想躲着人家嘛！我不缠着你，你早就不理奴家了。”

项思龙被她说到中心思，汕汕一笑，拉着他的小手往后堂走去。

刚用完早膳，樊哙就满面春风的来到了管府，见着项思龙就叫喊越来说道：

“项大哥，刘兄弟叫我来请你去喝酒呢！你竟然还在温柔乡里乐此不疲。众兄弟都在等着你呢！”

项思龙莞尔一笑，松开搂着吕姿酥肩的怪肩，汕汕道：

“昨晚酒喝得太过量，今天闻酒都色变了！本想今天躲过一醉，看来还是不行的啦。”

樊哙哈哈笑道：

“项兄弟抱着个如花似玉的娘子，自是舍不得离开的啦。不过，嫂子，今天大伙还是得借你的夫君一用，不知可行不可行？”

吕姿嗅骂道：

“我能不同意吗？你的项兄弟啊，其实一大早就吵着要去你们那里了，你现在来请他。岂不正合他意吗？哼，我劝说了他一早上，又被你这家伙给搅和了。不过，今天你可得保证让他清醒着回来。”

樊哙哭丧着脸道：

“嫂夫人有命，小弟敢不从吗？我可怕得罪了嫂子，挨项兄弟两记耳光呢。”

吕姿“扑嗤”一笑，继而秀眉一横道：

“不行，今天我要跟着他一起去守住，不让他喝酒。”

项樊二人心下同时往下一沉，无精打采的望着吕姿。

三人来到县府，早有卫兵前去通报刘邦诸人了。刚进府门，刘帮、萧何、曹参众人就都迎了出来。

刘邦此时甚是意气风发，老远见着项思龙就爽声道：

“项大哥今天把嫂子也带来为大伙凑热闹了？”

姿脸上一红，嗔道：

“我是来看我姐姐的”

刘邦此时已拉着项思龙的手，侧首望着吕姿笑道：

“你不是来当临时看守，看住项大哥的吗？”

吕姿又气又恼道：

“人家才不会这么小心眼呢？我不跟你们说了。”

说完飘身快步往府内走去，途中回首狠瞪了项思龙一眼。

众人一阵大笑，往府内客厅走去。

这次出席的人数特多，大约有两三百人，厅中闹哄哄的，气氛热闹非常。

项思龙与刘邦、萧何、曹参、樊哙诸人共坐一席，坐在刘邦下首。

刘邦意气飞扬，两眼神光闪闪，大改往昔轻浮之态，精神显得亢奋非常。

萧何同样面含微笑，不住向众人敬酒谈笑。

刘邦兴高采烈的道：

“此次攻破沛城还全仗萧兄的良计妙策，一箭修书入城，使得沛城百姓纷纷响应，杀了县令温雄，大开城门迎我军入城，所以此战功劳最大者乃是沛城众民也。”

项思龙见刘邦能深解欲成大事需先获民心之道，甚感欣慰，笑道：

“先圣有言，逆人心者，无有不败。现秦君统治残暴，搅得民不聊生，大失民心。

致以各地反秦风云四起。今天下大乱之时，秦王朝的威严已成了昔日黄花，往日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秦朝官吏，自是令他们深恶痛绝。现今你来沛起义，他们自是立即响应。所以只有顺应民意者，才能获得众人拥护。”

萧何听得连连点头道：

“项兄弟说得不错，我箭书上所说就正是依你所言，抓住民众心理，告诉他们起义反秦已是当今天下大势所趋。帮助县令守城是不明智之举，一旦沛城被攻破，他们则也要跟着会有杀身之祸，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响应刘邦义军，杀掉县令打开城门迎接义军队伍，就可以保证大家都过太平日子，且减去他们一年的赋税。”

项思龙赞道：

“萧兄能以此计策克城，实是才智过人。不过也是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得民心者就能成就大事，失民心者则会使众叛亲离。天有四时，地生才富，欲得民心，就得排解他们的苦难，拯救他们的祸患，扶济他们的危急，这就是为王者的仁爱恩德。仁爱所在，民众服之；恩德所在，民众感之。先天下之慢而慢，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君之道，应当如此是也。”

刘邦听得大是叹服，朗声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小弟大是受教了。”

萧何双目放异彩道：

“好一句‘先天下之慢而慢，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千古绝句，也只有项兄弟这等才华横溢的人才能作出。来，我们为项兄弟的绝妙之作干一杯。”

众人齐声附和，项思龙苦笑一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自己盗用前人文化遗产已不知有多少次了，若在现代，自己则早就成为个文坛大盗，被捕而狱了。

心下想来，不置可否的笑笑。

刘邦忽道：

“项思龙现在对天下之势有何评论呢？”

项思龙收慑心神，沉吟了一番后道：

“今天下反秦义军四起，陈胜吴广自大泽乡起义，其势速壮，大有锐不可挡，使秦政摇摇欲坠之势，本是最有条件成就霸业之人。但正因其势发展过速，兵将繁杂，且傲气横生，疏于训导，不耐坚战，其必各自拥军自立，难以合纵，秦政虽是腐败，但它拥有天地间最精税的兵力，章邯率军南下，一路攻打义军势如破竹，就说明陈胜难以成就气候，现在表面看来其势虽仍是强极，但只是一只只有匹夫之勇，毫无谋略且身负重伤的猛兽而已。”

萧何道：

“现今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于吴，立熊心为楚怀王；田儋起兵于齐，自立为齐王；韩广起兵于燕，自立为燕王；周市脱离陈胜驻兵于魏，立魏咎为魏王。鉴于此际天下群雄并居而立之局面，以项兄弟之见，有没有可能回复秦灭六国，以前七国并雄的局面呢。”

项思龙想也没想的摇头道：

“这个我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秦始皇创立了天下大统的局面，今后的天下在长期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会照此延续下去，因为只要等灭了秦王朝之后，群雄之中如若有一两派的势力在这其中强大起来，他们野心也就会迅速膨胀，就会以强凌弱效仿秦始皇逐个消灭其它势力，一统中原。”

刘邦思索了一阵后道：

“那么项大哥现在认为义军中最有发展潜力的是哪几派呢？”

项思龙泰然自若道：

“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于吴，吴越之地地处南方，土地肥沃，幅员广阔，资源丰富，这就为他们将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民间有着‘亡秦必楚’之谣言。以我看来项梁、项羽一军其势发展将会成为群雄之首，在将后的七八年时间内以他们为群雄之霸。但是楚人生性一向是骄横自恃，民风靡迷，所以一旦他们功成身退，也就是他们重蹈失败覆辙之时。至于田儋、韩广、魏咎等目前以安于此等为王为侯之状，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们也不足为虑也，”

刘邦见项思龙对天下诸雄只是看好项羽项梁，其它之人似是不足为患，想着自己现在也已拥有六千左右的兵马，不由得心痒痒难熬的紧张问道：

“那么大哥对小弟这派义军又有何观感呢？”

项思龙微微一笑道：

“只要你胸怀大志，胜不骄，败不馁，与你手下谋士武将群策群力，以德施民，又何愁天下不为你所有呢？”

萧何想不到项思龙如此看好刘邦，似是隐说刘邦是将来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心中不由大震。他自认识项思龙之后，对他的超人智能深服敬仰不已，在他的心目中，项思龙是一个能举天下沉浮的大圣人，但他为何如此的深信刘邦将是主宰天下的大圣人呢？

萧何对项思龙的话大是不解，但是他既然说出此般话来，自是有他的思想道理，自己就相信他，以后把心思全心全力的投到帮助刘邦的身上吧。

萧何的出身说起来并不高贵，但他自小就熟读文韬武略，也曾立志要在秦朝里作出一番事业来，但是自他任沛县的吏使一年多以后，就预感到秦朝将面临灭亡的危机，所以他深藏其真才实学，在这沛县利用职务之便，广

交天下英雄豪杰，等待自己心目中灭秦的适合人选的出现。现在他在项思龙的指引之下，选定了刘邦，也就将要大展其才的时候了。

其实项思龙他只是深信历史，照搬说出这番话来；原本是想鼓励刘邦的信心和斗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番话，会使萧何就因为他的一番话而让他今后的一生都尽忠刘邦。

刘邦听得项思龙此话，心中的兴奋真是不可言喻，但表面上还是大红着脸，嘿嘿笑道：

“大哥不是说着哄我开心的吧？”

项思龙昂然仰首，深深的吁出一口长郁心内的豪情壮气道：

“若以兵论，邦弟你此时自是气势甚弱，但是只要你把握住此际的千古良机，做到‘六守’、‘三宝’，自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刘邦问道：

“何为‘六守’、‘三宝’呢？”

项思龙侃侃而言道：

“所谓‘六守’，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诚，四是信用，五是勇气，六是智能。只要你能做到此六点，天下良才都会投奔于你，那时只要你择人任事而用，集思广益自是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然，你势弱之时必需避重就轻，躲开锋芒太露的强敌，降伏势单力薄的弱敌，逐步壮大你的势力，才能叱咤一喝，击败你最强大的敌手，那你也就可以说功成名就了，但是夺战天下必须得有富强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所也就需要‘三宝’。所谓‘三宝’，是指要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以补充自己作战损失的物质经济基础。”

萧何大为叹服的赞道：

“项兄弟之语果是妙绝之论，沛公得你之助，欲得天下自是不是纸上谈兵了。”

刘邦亦是大感信心满怀，对项思龙更是敬若天神。

酒过三盅，众人均都喝得熏熏大醉，项思龙更是醉得竟伏在席桌上睡了过去。

一夜无话，翌日项思龙刚睡醒过来就被吕姿一阵唠叨，只得充耳闻，嬉皮笑脸的对她一阵好哄，才算应付过去。

中年时分，萧何和曹参一起来到了管府见项思龙。

项思龙苦笑道：

“唉，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真是说的一点不错，想当初我这娘子看上我的时候啊，对我不知道有多体贴多温存。可现在呢，我连喝酒的权力都被她约束了，往后的日子可真不知怎么过哟！”

吕姿正给萧何、曹参二人上茶，听了这话，气得杏眉倒竖，嗔怒道：

“你再给我说说看？”

项思龙吓得做了怪脸道：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老婆大人有令，为夫莫敢不从。”

萧何看着二人如此风趣的打情骂俏，心怀一松，哈哈笑道：

“项兄弟和弟媳妇儿此况就叫作道是无情胜有情啊，郎情妾意，一切尽在不言中。”

吕姿俏脸微红，心下甜甜的却佯作生气道：

“萧大哥也来取笑了。”

萧何摇头一笑后，又对着项思龙脸色严肃的道：

“吕先生那晚和我一起出城，在芒碭山找着刘邦一行，硬是不听劝说，去追踪了王翔那帮人，到现在还没回来，真是叫人担心。要是他出了什么问题，我在项兄弟面前真是汗颜无地了。”

吕姿听得脸上失色，失声惊叫道：

“什么？我爹她……他竟一个人去迫王翔他们了？这……”他急得快要哭了出来。

项思龙心下也是大惊，这两天来他没见着管中邪，就已隐隐的猜测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但他相信萧何会安排好一切的，不会让管中邪去冒险。

果然萧何虽面有愧色，但还是沉着的道：

“吕姑娘不必太担心的了，我叫刘兄弟派了五十名精兵好手暗中跟着保护他去了，王翔一行全都负了重伤，已无多大的作战能力，吕先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我只是怕他跟敌深入，那就会有危险了。”

项思龙点头道：

“萧大哥说得不错，王翔他们身受重伤，应该不会行得太快，所以今天我就向刘兄弟说一声，我赶去接应他，把他叫回沛城。”

曹参脸现难色，道：

“项兄弟若是走了，军中就无军师了，怎么可以……”

项思龙一笑道：

“你和萧大哥一文一武都足可胜任军师了，有了你们二人的全力相助，刘兄弟定会如虎添翼的，再说我去接应吕公也只要十天左右，就可赶回，你们大哥放心好了。”

萧何知道项思龙是言出必行，也没有出话阻劝，只是脸色凝重道：

“项兄弟，你可是刘兄和众主将的精神支柱，你去了后可一定得快些回城，要不然大家可就心浮意动了。”

项思龙知道萧何之意是说他只可以安定军队后方，至于到时遇强敌来攻所应付的战术策略，他可是不大在行，只因有了我项思龙在，大家才会觉着有了主心骨，而不致乱了阵脚。

唉，要是张良在这里就好了，他可是个用兵如神的高手，刘邦以后夺天下可大半全靠他划筹运策呢。

项思龙忽的想到此点，旋即想起曾盈、张碧莹她们来，不觉神色一黯，心情却迫切起来。

对了，自己此行离开刘邦，一方面监视着王翔他们的举动，不让他们有谋杀刘邦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去寻找岳父张良，介绍他投奔刘邦，为邦弟又觅一个好帮手。反正据史书上的记载，刘邦自丰沛起义后会接着会打几个大胜仗，也不会挫败他的锐气和斗志，自己就是迟些天回来也没有关系，到时算好时间待他要打败仗之前，赶回他那里与之会合就是了。

如此想来，项思龙心情开朗了些，应声道：

“萧大哥放心就是了，我会及时赶回的。”

口中说来心中却是不以为然。

三人再谈了一会有关项思龙去寻找管中邪，事后刘邦这方的安排，萧曹二人才离开管府回县衙而去。

待萧何、曹参二人离去之后，吕姿便轻泣撒娇起来，悲声道：

“项郎，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去寻找我爹。”

项思龙用手擦拭去她脸上的泪花，叹然道：

“傻瓜，跟着我一起可有得罪给你受，你这样单薄的身体吃得消吗？再说你跟着我，也会让我行动不大方便，我需单独有什么行动时，谁来照顾保护你呢？你若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这一生都不会快乐起来。”

吕姿听得心中大是温存，抚媚一笑道：

“好了，别说得那么可怜巴巴的，人家不拖你后腿就是了。”

说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道：

“项郎啊，人家实在是舍不得与你分开嘛！”

说完又是悄然泪下。

项思龙心中也是觉着一阵伤感，想起明天将要离开这温柔体贴的美人儿，立时放纵起来，展开对这美女的全面侵犯。

吕姿亦也想到同一件事，热情如火地向他竭力逢迎。

二人回到房中一番抵死缠绵后，吕姿泪流满面的哀求道：

“项郎啊！你可一定要多多保重，好好回来见将日夜期盼你归来的姿儿呀！”

项思龙一阵感动，沉重的点点头。

夜间项思龙去县府与刘邦说过要辞别众人，去寻找管中邪之事。

刘邦一听大急道：

“项大哥，你是不是不再帮我了，昨晚上你还说得好好的，现在你……你竟要离开我。有，我绝不让你离开！项大哥，算我求你了好不好？留下来帮我吧，没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我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去寻找岳父我可以派曹参、周勃他们去的嘛。”说着竟已留下泪来。

项思龙想不到刘邦竟对自己生出如此严重的依赖之心，说出此番带着孩子气的话，心下暗惊。

他可是将来的一代帝王汉高祖哪！怎可如此的依赖自己呢？不行，自己这次一定得离开他较长一段时间，让他历练一番自己，经受一下战火的洗劫后再回到他身边。

心下想来虽是气恼，但还是只得劝慰他道：

“丰沛起义你不是没有我在身边，也干得如此的漂亮吗？唉，邦弟，王翔他们来刺杀你我，其间大有问题，我也需要去追究查看一下，为着今后防备他们，知道吗？你放心吧，在你没有正式夺得天下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刘邦闻言一惊道：

“项大哥，那你以后还是要离开我，是吗？不行啊，大哥是我心目中的神，我不能没有你，否则我会一事无成的，丰沛起义时，因为我知道你在沛城里相助于我，所以我还是感觉着你就在我身边，我也就有了勇气和信心，但是这次，你……你若有什么意外，我……”哽咽之声让他说不下去了。

项思龙长叹了一口气，色正言厉的道：

“邦弟，你是众人之首，你须得有自己的果断处事能力和分析能力，知道吗？将来的天下我保证一定是你的，但是你得答应我在我离开你的这段时间内仍得沉着应战，冷静对敌，多多听取众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取长补短就是最好谋略，知道吗？”

刘邦竟给项思龙的气势镇住，愣愣的看着他，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

项思龙见他神色，知自己的话在刘邦心中产生了效应，大是满意的微笑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虎背沉声道：

“明天我就出城，你也不要来送我了，我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我已出城。”

刘邦是个一点即透的人，知道项思龙用心良苦，他这样做一是藉此让自己锻炼一番独立处事的能力，二是不要让大家知道他不在军中，免得扰乱军心。

想到这里，刘邦禁不住再次的流出两行感激的热泪，猛的一把紧紧的抱住项思龙，良久无语。

项思龙心中一热，也不觉眼睛模糊起来。

## 第二十章 深入敌地

项思龙领着十多个从刘邦军中挑出来的武士，悄悄的出了沛城，追寻管中邪他们而去。

一路上沿着管中邪和暗中保护他的众武士留下的暗号追踪下去，两天后不觉就已来到了吴越境地。

项思龙的心中愈来愈是紧张。

就快到项羽的势力范围了，岳父他们可千万不要出了什么事情，

同时心中也有一种惊惧的疑惑。

项羽身边的谋士到底是不是父亲项少龙呢？若真是如此？父亲为什么要帮项羽呢？难道他真的是想在这古代里再轰轰烈烈的大作一番，想改变历史？

项思龙一想起这个问题，就痛苦头痛欲裂，自己来到这古代难道是要与自己的亲生父亲拼个你死我活吗？

不！自己绝不能这么做！

不！事情绝不会是自己想象成的这个样子的！父亲来到这古代二十多年了，历史还不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吗？师父李牧曾告诉过自己，父亲虽曾帮助过秦始皇，巩固了他的王权，但是父亲从没有与秦始皇为虎作伥过，父亲在师父眼中是个侠骨柔情的君子，他怎么会这么巧于这二十年后自己来到了这古代，就又推想来改变历史呢？

项思龙强行的平静自己的心情，但是他始终还是不能释然，他的抑制的感觉还是告诉了他，除了是父亲想改变历史，派王翔等来刺杀刘邦外，就无法解释自己心中的这个疑结，因为在这古代里只有自己和父亲两个才知道刘邦是将来主宰天下的汉高祖。

难道天命真的如此，自己来到这古代里就要肩负起与父亲兵戈相见的使命？

项思龙的精神这几天来都是恍恍惚惚的，使得十几个武士大气都不敢吭……声，都沉默无语的跟着他默默前行。

这灭，众人来到了东城县，管中邪等留的暗号突然中断。

项思龙心下猛的一震，一种危机感涌上他的心头。

糟糕，莫不是岳父他们遇到什么危险了？

项思心中虽是大急，但还是收敛起精神思索起来。

东城离吴地郡城只有二百来里的路程，项梁项羽叔侄将要探军北上人



这东城公里自是早就暗伏有他们的人马，王翔等到了这里，自是有人接应保护他们了。岳父等势单力薄，若与王翔他们交锋，自是不敌。希望老天爷不要让他有什么生命危险就好。

想到这里，项思龙的心突然地跳了起来。

自己现在该怎么行动呢？一定得救出岳父他们。但是此战只可智取，不可力胜啊，凭自己几个人跟王翔他们斗，何异于孤羊入狼群？更何况这里接近他们的势力范围？不行，得想个什么法子巧妙的混进项羽军中才行。

正当项思龙在思前想后之时，其中一个武士凑到他耳边低声道：

“项少侠，我们身后似乎有十几个人，贼头贼脑的跟踪监视我们。”

项思龙闻言心下一惊，想不到自己只顾想着管中邪他们，竟疏忽了自己一行的处境。

看来敌人已经发现自己等了，王翔、中年老者他们在沛城里力战后，身负重伤，这会自是没有恢复作战能力，所以派人监视着自己，只待他们从吴地赶来的高手一到，就会对自己等发动攻击。再有就是他们还摸不清自己等现在的势力底细，所以也没有冒失向自己发难。

心念电闪之中，项思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低声的吩咐众武士道：

“不要去惊动他们，装作毫不知情，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专往偏僻的地方走去，躲开他们。”

众武士心下虽是不解，但都对项思龙的英雄勇猛事迹听得如雷贯耳，对他敬服非常，也都没有提出什么疑问，依言在东城县的各条巷子里东窜西转，最后来到了城东的一个满是坟墓的山林里。

林子里的树木并不繁密，稀稀落落的，夕阳的余光斜射着树林，把它映得一片澄红，多增了一份坟场的恐怖感觉。

项思龙和众武士找了一处干燥的草地坐下，掏出干粮，吃起晚餐来。

项思龙故意悠闲的吹着口哨，躺倒在草地上细看着徐徐西下的夕阳。

天色终于暗了下来，敌方还是只是密切的监视着坟林，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图。

项思龙叫众武士都大声打着鼻鼾，自己也靠在一棵树的根部眯着眼睛细察着敌人的动静。

子夜时分，项思龙的眼皮已经沉了下来，蓦地一阵脚步声传入耳际，心神地一敛，睁开眼睛朝四周望去。

却见七八条黑影，手中拿着网状的东西蹑手蹑脚的向他们靠近过来。

项思龙心下冷笑一声，就地一滚，把众人都报醒了过来，猛地从地上站起，拔出寻龙剑往黑影箭步冲去。

战斗在一声惨叫中拉开了序幕。

众武士都是第一次跟着项思龙作战，在他的无形力量的鼓舞下，都精神抖擞的拔出佩剑，向众敌扑去。

只听得惨叫声连连响起，划破夜空的沉寂。

敌人却是愈来愈多，一时坟林里兵刃交击声和喊杀声震天响起。

项思龙等凭着日间勘察熟悉的地形与众敌展开厂游击式的搏斗。

火光倏地亮起，项思龙拔出一把在沛城闲暇时到铁铺里定打的小形飞刀往火光处飞掷而去，只听得一声闷叫，敌人应声而倒。火把跌落地上，燃起了地亡的枯叶枯草。

项思龙暗叫一声“不好”时，已有两名武士被敌人的弩箭射中。

项思龙心中一阵刺痛，大喝一声，“旋风式”应声而出，火光中只见剑芒大作，围攻项思龙的二个汉子被劈得身首异处。

众武士见着项思龙如此威猛，信心大振，面对着三十多个强敌竟敢毫不畏惧，拼力与他们撕杀着。

战斗经过盏茶工夫终于结束，敌人不是当场被杀，便是中途被擒，无一幸免。

众武士有三个战死，二个身负轻伤，其余的都斗气昂扬却又有点哀伤的望着项思龙。

此时林中草木都被燃了起来，火光把夜空照亮得明若白昼。

项思龙冷酷的看了一眼被俘的敌方七个俘虏，厉声道：

“都给我报上名来！否则！哼！”

说着从怀中拿出鱼肠短剑，纵身砍下一段手臂粗的树枝，用鱼肠剑如切豆腐般随手削着道：

“否则我就像削这根树枝……样，削去你们的双腿双手，再削去你们的耳朵鼻子，反正是你们身上突出来的地方都给削掉。”说到这里往一敌的胯下摸去，吓得他惊叫一声道：

“啊！不要！我说我说！我叫王志！是王翔家中的护卫。”

项思龙点点头道：

“好！你很合作，我自然会放过你的，但是还得老实的告诉你们这几人中谁是你们的首领人物？”

王志朝其中一个身材魁梧，脸形宽阔，双目虎虎生威的三十左右的汉子望了一眼，触着他那严厉的目中颤颤道：

“这个……这个小人大不清楚，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王翔的下人，领首的王跃可能……可能已经战死了。”

项思龙嘿嘿怪笑道：

“是吗？那就算了，我这宝剑只有沾了人血越多才会越锋利，看来削木棒只会让它变得钝了。”说完拿着鱼肠剑在他脸上搭了几下，那冷森森的寒气只吓得王志竟小便失禁了起来。

众武士见了齐都苦忍住笑。

项思龙嗤笑了一声道：

“你还是不说吧？”

王志吓得软坐在地，喘着粗气道：

“只要你当真不杀我，我什么都说了。”

项思龙嘴角浮起一丝冷笑，细问了七人姓名，在王翔府中的职务，以及王翔他们的住处。还有七人的性格，王翔府中重要人物的相貌及名还有七人的性格，王翔乖的一一作了回答。其中又有四个也都怕死，就为王志作了些补充。

项思龙满意的点了点头道：

“多谢了，不过像你们这等废物我替王翔杀了，他只会感激我的。”

说完只见鱼肠宝剑寒光一阵横闪，五人都惊惧得瞪大双眼倒在了地上，没有发生一丝叫喊，喉间都已冒出血来。

众武士齐声叫好，对他的杀人手法都大是惊骇，如此杀人于无声无息，他们确也是首次见到。

当然这对在军方特种部队里受过严格训练的项思龙而言又都是小儿科

了。

项思龙漫不经心的擦了擦剑上少许的血迹，走到那剩下的两个敌汉跟前，冷声道：

“你们两人就是王跃王进了吧，好！还算有点骨气！只要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绝不食言，放了你们。否则，也就是他们的下场。”

说到这里指了指地上的五俱尸体，顿了顿又道：

“只要你们说出你们王翔老爷子他们是不是抓了一个四十左右叫作管中邪的汉子，我就即刻放了你们。”

王跃冷冷一笑道：

“哼，你们要去送死也无防，告诉你们，前天黄昏我们确是围攻了五十多个刘邦那方的兵士，擒下了他们十几个人，但是你们若想拿我们去交换，那你们就想错了。”

话刚说完，王跃王进二人竟都咬牙自尽了。

项思龙心下一阵侧然，想不到王翔他们训练的武士竟有如此多的不怕死的硬汉子，上次在沛城西侧的别院里所擒的几人，也都是毫无惧色的咬牙服毒自杀，这次王跃王进二人更是坚毅不屈的嚼舌自杀。如若项羽一军全都是此等不畏死的战士，那如果刘邦一开始就跟项羽对立硬拼一场的话，能是他的敌手么？

项思龙想到这里顿涌起一种强烈为刘邦担心的情绪。这并非不可能的事，如果父亲项少龙真的在暗助项羽，那……这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不久后的现实了。

项思龙觉着自己紧张的神经都在收缩，心底里也觉一份释然。

终于清楚了岳父管中邪他们的下落，知道他还没有生死之危，也可少操一份去找寻他的心思。

项思龙对着王跃王进的尸体默哀了一阵后，吩咐众武士脱下此七人的衣服外，再随便脱下两个其它死去敌人的衣服，叫众人换上，自己则换上了王跃的服饰。

接着为各人易容成众敌模样，告诫他们要记住各自所装扮的敌人的名字和性格等等，至于不知敌人姓名的两个装扮武士则叫他们不要随便说话。

再接着叫众人演习一番互相熟识适应一下彼此现在的身份，叫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嗓音等事宜后，处理好隐藏一切砍绽痕迹的后事后，就领着众人往王翔在东城里的秘密府第走去。

王翔的府第座落在城南的县衙附近，主建筑是座豪华的四合院，建在白石台阶之上。

正门处有砖雕装饰的门楼和照壁，门楼上书着“王府”二字的门第牌匾，气势磅礴，显出主人似乎在这东城县有着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项思龙此时易扮为的王跃浑身血迹，身上多处受伤，衣服也破烂不堪，领着八位也是身体有伤的武士狼狈的往王府府门走去。

此时天还未亮，王府大门紧闭，只有门楼上挂着的两盏红灯笼发出的弱光照在他们身上，更显几分狰狞可怖之色。

项思龙举起血红的大手往大门一阵猛拍，大叫道：

“王福，开门！开门啊！”

声音在这夜色中更添几分凄惨。

不大一会，大门“吱吱”一声应声而开，走出一个五十多岁中等身材

的老者，一见项思龙等的模样大惊道：

“啊？王跃，你这是怎么了？来进来！”

同时又大叫其它人来帮忙。

王府的夜被项思龙等搅滕了，王翔诸人也都闻声赶了过来。

众人七手八脚的把项思龙他们扶进了厢房，为他们敷上了治疗外伤的药物后，王翔因伤势尚未完全复原而还显苍白的脸上显出威严之色的觉声道：

“二弟，我不是叫你监视着项思龙他们的吗？你怎么……怎么搞成了这样个样子？”

项思龙见未露出什么破绽，心下安然，脸上显出痛苦的道：

“大哥，我……我跟踪他们到城东的一处坟林，他们夜间在那里歇息了，我按捺不住性子，所以就带人去，想把他们擒来，可没想到项思龙那贼子竟然奸诈得很，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势对我们进行袭击，所以……所以……”

说到这里垂下头去一脸的惶急凄苦之色，心中却暗骂道：

“他妈的，老子这下亏大本了，装扮敌人竟要自己大骂起自己来。唉，为了救岳父大人，还是委曲求全一下吧。”

王翔叹了一口气道：

“唉，我跟你说过多少遍，那项思龙可厉害得很，连滕大哥都败在他的手里，你有多少斤两，竟然去惹他，这下给你打草惊蛇，他们行事会更加小心谨慎了，我们要对付他也会更麻烦了。”

顿了顿又道：

“不过，你能在他手下捡条命回来已足够幸运的了，好了，你这几天就好好养伤吧，等滕大哥从吴郡城里赶来，再安排诸事。哼，项思龙他飞不出东城的，我们还有他的 张王牌在手呢，他不会溜走的，到时只要项爷来了的话，别说他一个项思龙，就是秦始里嬴政他也可以收拾得了。”

项思龙对他的话又是好笑又是惊疑，好笑则是王翔他们竟也如此害自己，但自己到了他眼皮底下奉承也不知道。惊疑的则是又是管中邪果然被他们抓住了，但他的话中却又隐隐透露出可能有一个姓项的高手来对付自己。

项思龙心念倏地一动。

会不会是自己父亲项少龙呢？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激动起来，脱口道：

“那项爷还要多久才能赶到？”

王翔还以为他是因为项爷来了就可以对付项思龙而激动，微微一笑道：

“明晚上可能可以赶到吧，好了，你也累了，就好好休息吧。”

说完起身来离开了项思龙的厢房。

项思龙虽是有着满肚子的疑问，却也不敢纠缠王翔追问，免得被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的破绽来，那自己可真就完了。至于那几个武士身份只是王府护卫，他们也都是精明之辈，应该不会出什么错的。

项思龙七七八八的胡乱想着，竟也真的模模糊糊的睡了过去。

项思龙醒来时，已是中午时分，身上被自己故意划伤的伤势已好了很多，心想这王府里的金创药倒也效果好得很。

有两个俏婢待他漱洗过后又为他端来午餐。

项思龙倒也毫不客气，风卷残云的吃了个饱，只让得两个俏婢都瞪大眼睛看着他的吃相。

项思龙抬头来见着二婢看着自己的异样目光，脸上一红佯装恼怒道：

“你们瞪着我干嘛？还不收拾碗筷？”

二婢似是并不惧王跃，抿嘴一笑应“是。”

项思龙看着她们的俏丽模样，不由得想起王跃的夫人来。

她会不会长着很俊俏呢？想着自己现在是王夫人的丈夫，可以对她轻薄，不由大感刺激，色心一起道：

“夫人哪里去了？”

年龄略大的女婢笑道：

“王爷，这几天在外忙活没有回家，夫人昨天下午随着滕爷去了吴郡城了。”

项思龙“噢”了一声，大觉没趣，拉过其中一婢女的柔夷道：

“小梅，你倒是越长越漂亮了！”

项思龙从王志口中知道王跃夫人有两个婢女叫作小梅和小莲的，听王志描述，应该是眼前这两个婢女没错的了，且王跃这人生性虽是正直豪爽，但却有点好色，这倒正合了项思龙的口味，所以扮演起王跃来也颇微妙微俏的，叫人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叫作小梅的俏婢似与王跃以前就笑骂惯了，俏脸微微一红道：

“王爷你又在取笑我了。”

说完娇躯连颤，身体斜靠在项思龙怀里，似是受不住他的挑逗。

小莲望着他俩唧唧我我的样儿莞尔一笑道：

“王爷你真是色性不改，身上有伤，竟然还在想怎样欺负梅姐，若让夫人知道了，看你……”

说到这里竟被项思龙那色迷迷的目光看得粉脸微红。

项思龙看着二婢的娇羞模样，心中大乐的捉挟道：

“那好，今天趁夫人不在家，我就来个一箭双雕，跟我的梅儿莲儿一道共赴巫山。”

二婢嗔怒的连声娇骂不已，但心底儿却似乐开了花，媚目含情脉脉的收拾了碗筷，轻快而去。

项思龙待二婢走后，不由得吁了一口长气。

唉，为了不让人怀疑，自己必须得不挥手段了，不过若那王夫人回来，自己倒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嘿，管他妈的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走一步算一步是啦。

项思龙形貌憔悴，出了厢房，在王府里漫步的转悠起来，其中遇着不少陌生面孔的汉子，都主动亲热的上前来向项思龙问好。

项思龙对他们均都只有微微一笑的应付而过，心中却叫苦起来。

想不到这王跃在王府中地位也算很高，却跟这许多的护院武士关系都很亲切，那自己以后可倒不知怎么应付了。

唉，还是救出了岳父管中邪就开溜吧，在这种鬼地方终日还得提心吊胆的，真是没得意思的。

项思龙在这王府转了一个大圈之后，逐渐的熟悉了这里的地形。

这王府主宅两旁是左右两个别院，别院里住的都是护院武士，主宅前面是个练武场，大约有三百来名武士。宅后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建在一个长池中央，有一座凌空架起的白石雕桥连通。至于整座院落组群均被高墙围起。

看来在这王府里若跟他们硬拼起来是逃不出去的了，但不知岳父他们给关在哪里？难道这王府里也有什么地牢？

项思龙暗自的苦苦思量着，却见小梅小莲二婢向她走来，前者嘟起小嘴咳道：

“老爷还说在屋里等我们的呢？谁知竟是骗我们的，让得人家欢喜的等了你老大一会儿。”

项思龙嘴角浮起邪笑，凑到她们耳边低声道：

“你们难道这么思春了吗？连一刻也不耐寂寞？那好，我现在就抱着我的两个娇美人儿，回去……”

说到这里快捷的亲了二女的粉脸一下。

二婢羞得大窘，小莲气得跺脚道：

“不跟你说了，大爷正找你有事呢。”

项思龙闻言心神一敛，纳闷的想着，王翔这会儿找自己有什么事呢？难道是他所说的那个什么项爷和滕大哥来到东城了？

项思龙心中又惊又喜，随着二婢逐步来到了客厅，却见王翔一见着自己就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向自己打量，脸色阴沉沉的。

项思龙一阵心虚，难道自己被他看出什么破绽来了不成？强压住心头的波动，走上前去镇定的道：

“大哥，你找小弟来是否有什么事商量吗？”

王翔没有回答，只是双目狠狠的盯了他好一阵子，沉思了片刻后，才摇了摇头缓缓道：

“这个……没有！唤，对了二弟，项爷今天晚上不来了，他遣人送信来说要我们明天赶去吴郡城。”

项思龙心下大是疑惑，王翔他们到底又在弄什么玄虚？看他这样子似是已探得什么消息，怀疑起自己来了，但又为什么不擒下自己等一看究竟呢？若他知道自己项思龙，应该恨不得把自己千刀万剐才对啊？他怎么会能这么沉得住气呢？自己现在身隐这王府里，他要擒杀自己还不是易如反掌？

项思龙百思不得其解，心下虽是忐忑，但还是装作大喜道：

“可以见到项爷，那可真是太好了！”

王翔的眼中显出一丝痛苦之色，看着项思龙，似是闪过一丝杀机，但却转瞬即逝，微笑道：

“你可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多向项爷讨教几招剑法来喔。”

项思龙一笑点头应是，两人又各怀心思的闲聊了一番后，项思龙告辞而去。

回到厢房，项思龙不由的惊出了一身冷汗。

王翔这老狐狸定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必已布下了对付自己的天罗地网，对岳父管中邪也定会看守得更加严密，只不知自己是何处露出了破绽，难道是众武士？那他们现在定是已经被擒了，对了，自己何不去武士别院看看呢？

想到这里，刚准备出房去，却见易容成众敌的八个武士和同着其它的十多个武士正向他的厢房走来，见着项思龙，其中有人喊道：

“王总教头，你身体好些了没有？王进兄弟跟我们说你的剑术十分高明，连他都不是你一招之敌，我们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所以兄弟们想请你去演试两招，让我们开开眼界呢！”

另有一人也叫道：

“王进兄弟方纔一个人对打我和王武二人，我们两人都不是他之敌，何

况他还是负伤跟我们打呢！我们问他剑术何故进展如此之快，他说是得到你的私下传授，兄弟们都说你有点偏心哩。”

一行人哈哈笑笑，不觉已是包围了项思龙。

项思龙见众武士安然无恙，心底安心了许多，但对王翔的举动更感觉到高深莫测起来。

王翔到底有没有怀疑自己呢？但看他刚纔对自己的神色似是很大不友善，王跃可是他的胞弟啊，他怎么会这样对待自己呢？除了他已经疑心自己是项思龙外，就找不出其它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心中的这个疑团了。

项思龙边寻思着边随众人闹闹哄哄的来到了练武场，却见场中已有一百多名武士正分作了几组在练习比剑，其中最惹人眼的是正南面的场地中有一名少女模样的小姐与二个武士对打着，那少女似很泼辣，剑式招招奇狠，而那两名武士却似不敢尽全力攻击他，剑招总是适可而止，根本就不敢伤着他分毫似的，以致被那少女打得手忙脚乱，衣服尽被少女剑芒划破，甚是狼狈不堪。

众武士见项思龙目光尽盯着那少女，其中一个笑道：

“王菲小姐却也是我们这里的‘高手’呢，王总教头要不要跟她比试两招？”

项思龙收回目光一笑道：

“我只看那丫头似被你们宠坏了。”

那叫王菲的少女见着项思龙等向她这边围来，蓦地剑势一转，却见她手中长剑挑起了朵朵剑花，快捷的向两武士的喉间分别袭去。两武士身形一倒就地滚了开去，才避过她这神妙的一剑。

众武士一齐哄笑起来，王菲这时收剑跑到项思龙跟前，娇声道：

“跃叔，你来陪菲儿比一场好不好啊？我刚才项伯那里新学来了几招剑招呢，你来陪我喂招吧。”说着边拉起项思龙的手来。

项思龙这时近看王菲，亦不由稍稍动容。

王菲年龄在二十许间，秋波流盼，樱唇含贝，笑意盈面，最动人处是她有种纯真若不懂世事的仙子般的气质，使男人生出要保护疼惜她的心情，但她的脸上却显出一种顽皮的娇气。

王菲见项思龙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得娇颜一红，嗔道：

“跃叔，我们去比剑嘛！”

项思龙回神过来，莞尔一笑道：

“菲儿，你可是女大十八变，愈发的变得楚楚动人了，还记得你十来岁的时候，可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王菲把娇躯一扭，嗔怒道：

“跃叔，你说什么嘛？人家十多岁的时候，你还不是说我很标致，怎么现在却说什么我是个黄毛……喂，我不说了，你们再笑我就割了你们的舌头。”

众武士吓得齐都忍住笑意，倒是项思龙哈哈大笑道：

“好好好，我的菲儿从小到大永远都是漂亮的，可以了吧？不要生气了，我跟你比剑去。”

王菲破涕为笑道：

“好，你可不许撒赖，打不过人家就也得滚倒在地哟。”

项思龙对这纯情少女打心底里有着一种好感，取笑道：

“我们来打个赌行不？谁输了谁就要给对方洗三天的衣服。”

王菲小嘴嘟起道：

“这样人家吃亏了嘛，你的衣服天天都会弄得很脏的，而我的衣服却三天也不会洗一次。”

项思龙惊叫道：

“哇操，菲儿竟三天也不洗一个澡吗？”

王菲大窘的提剑就向他刺来，剑势竟是快捷狠辣异常。

项思龙使了一个假身，险险避过一剑，叫道：

“喂，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王菲娇笑道：

“谁叫你出言戏弄人家呢。”话刚说完又是一剑向他横扫过来。

项思龙被迫得急退了三四大步，临急之中想起《天机密录》中所记载的‘百禽身法’，赶忙施展开来，却见他恰到好处的躲过王菲击来的长剑。

王菲见连使两招绝妙剑法，还是不能逼乱项思龙的身形，气得银牙一咬，手中长剑一抖，“唰唰唰”连刺三剑，锋寒如电，狠辣无比，又没有半丝破绽。

项思龙知她对自己气恼不过，暗自好笑，就在剑锋乃至身前，不容发中往前一冲，向王菲握剑手腕抓住，真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且又动作潇洒，意态飘逸，传来一阵喝采声。

王菲见项思龙似欲向自己身上扑来，又惊又羞，叱喝一声，剑锋回收，剑身忽地幻出数道虚影。

项思龙心中暗惊，王菲剑法确是层妙不穷，但她尚是初学，所以没有融会贯通，不能施出剑招一半的威力，但自己空手下来却也有甚是难以招架招之感，若是教她这套剑法的人施展开来，自己定是难逃一招之灾。

心下想来，项思龙心下不禁大是叫苦。自己如此闪避下去，身法用老时，定会被她逼得败下阵来。

不行，自己现在的身份可是王府里的总教头，怎可以败给一个女人呢？何况若真要自己给她洗三天衣服，那可是杀了自己也不干。

对，得难这刁蛮少女一点颜色看，杀杀她的骄气，自己可是她“叔叔”，她总不会要“割了自己舌头”吧。

项思龙疾身闪过王菲击来的长剑，身形在空中一个翻转，快捷的自怀中掏出了鱼肠短剑，持身体着地后，闪电移前，抢着王菲左侧处，短剑“锵”的一声脱鞘而出，同时施出“破剑式”。

却见鱼肠剑幻出令人难以相信的无数朵似有实质的剑花，剑势若攻非攻，一时寒光大盛，笼罩住了王菲。

王菲见项思龙居然出手还击，且剑法绝伦无比，简直让自己毫无架招之力，心头又惊又急，手中长剑改攻为守，一步不让的连挡项思龙五剑。

项思龙哈哈一笑，倏地退身收剑，神态自若的冲着王菲笑道：

“好了，菲儿，咱们点到为止吧。你的剑法确是大有长进，跃叔自问难以取胜，故想见好就收，咱们握手言和吧。”

项思龙本意欲给这泼辣少女点颜色看看，但倏地转念一想，自己可不要因此而让王翔更加疑心自己，还是算了吧。意下想来，便也只迫退王菲就退下阵来。

王菲心下虽是不依，但知自己虽然从嫣然姑姑那里学来了新剑法，但



还不是这跃叔的对手。若败了下来，自己可要实行赌约，为他洗三天衣若败了下来，自己可想到这里，心下气馁道：

“现在我不跟你打，但你得教我你刚纔所施的剑法。”

项思龙对这又娇又蛮的“侄女”也大是没法不依了她，只得点头苦笑道：

“好吧，以后有机会再教你。唉，我跟你打了一场，伤势又触动了，大感劳累，现在想回房休息了。”

王菲虽知项思龙是想躲过她的纠缠，但亦也还是甚是关心他的身体，“扑噗”一声抿嘴说道：

“好吧，我现在不缠你传我剑术，但明天你可不得耍赖，不行，咱们得拉个勾，耍赖的是小狗。”

项思龙大感头痛，自己跟她可以说也是处于敌对位置，为了解释王翔对自己的怀疑，所以故意的应付小梅小莲二婢、众武士以及王菲的，幸好自己在他们面前还尚未露出什么破绽来，若让王菲把自己缠住，自己色心一起，一时把持不住，可就前功尽弃了。

唉，谁叫这小妮子确也有着一种风味吸引自己呢。原本以为随便应筹她一下是了，谁知现在弄得，搞不好自己就要做起“小狗”来。

唉，佛曰：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是委曲求全吧。

项思龙辞过了众武士和王菲的纠缠，径直回到了厢房。此时已是天色黄昏，将近用晚膳的时候了。项思龙忽地想起小梅小莲两个俏婢，涌起一种燥热的感觉。原来刚纔他被王菲的娇嗔泼辣的新鲜形像及她的绝色容貌给刺激得挑起了欲火，甚是荒唐的想找二婢发泄一下。

项思龙的身上有着项少龙身上的血，所以他继承了其父亲的风流本性，来这古代的一年多，他对女人的态度完全改观。在没有来这古秦以前，他对女人是冷漠的，但是现在只要他在某一女人身上发现了自己心目中寻求的一种美来，就会产生一股热情，一种冲动。

正当项思龙荒唐古怪的想这想那时，小梅小莲二婢已端了饭菜推门进得房来，见得项思龙满脸通红，双目发呆，同时大惊道：

“王爷，你怎么了？”

项思龙望着她俩一阵邪笑道：

“今天你们两人挑逗得我欲火焚身，现在我就要你们为我退退火。”

二婢想不到项思龙恶人先告状，且说话如此的赤裸粗野，羞得满面通红，小梅呼吸加重冷哼道：

“王爷你是不是喝醉了？尽说粗话！”

项思龙其实是故意的开门见山就情逗二婢，想挑起二女的春情。现果见她们被自己一句粗话就逗得俏脸粉红，秀目含情，心中大感刺激。走到她们身边一手搂住一个，怪手在她们身上大肆侵略起来。

二女差点惊呼出声，忙用小手捂住红唇，娇躯都觉酸麻乏力，嚶哼一声，一左一右竟搂住了项思龙的腰际和劲脖，都微闭春情荡恙的秀目，微微张开那樱桃小口，喘嘴着粗气。

项思龙亦感一股热气直往上涌，分别痛吻了一番她们的樱唇后才道：

“好了，二个乖乖，去浴室为我们放好热水吧，待我吃完过后，就来干你们，一起鸳鸯嬉水，共度于飞。”

二女恋恋不舍的松开了项思龙，小莲娇声道：

“这次你可不要哄我们噢。”

项思龙乐得直是点头，待她们离去后匆匆吃罢，来到浴室，却见二女身上只披一件透明可窥春色的裙衫，见项思龙进来，都冲了上来把他拖进浴池，那饥渴炽热的眼神似乎欲要把项思龙溶化掉。

项思龙想不到二女竟是如此的放荡开骹，凑到她们耳边低声道：

“我有多长时间没有与你们欢好了？”

二女这时竟是毫不娇羞，边为项思龙脱着衣服，小梅边答道：

“有两个多月了吧，自从上次我们被夫人抓到了后，你就再也不敢碰我们了。你不知我和小莲想你您得有多痛苦呢。”

项思龙听得心下飘飘然的，伏在浴池旁的一张榻上，由二个玉女双为他混身上下细细按摩起来，舒适得连呼痛快。

二女却故意的用坚挺的酥胸去擦项思龙的背部，只挑得项思龙欲火再度高涨，扯去二女身上的衣衫，怪手在她们光滑白嫩的胴体上揉搓起来，弄得二女娇声呻吟不已。

二女此时三满玲珑的曲线，结实娇嫩的动人胴体彻底的暴露在项思龙的眼底。

项思龙在这些天里，时刻想起父亲到底是不是在想改变历史和岳父管中邪被抓这两种事，心情直郁结难解，这刻被两个娇荡的俏女刺激得暂且忘记了一切的烦恼。他需要借此来麻醉平静自己的心怀。

项思龙露出充满男性气概的虎躯，坐在池边，一左一右抱起二女，细心地为她们洗擦起来。

二女白璧无瑕的身体颤栗着，任由项思龙怎样作弄，她们已完全迷失在了项思龙的熟练手法的挑逗之下。

项思龙在这二女热情如火的反应下，不由的想起了与田贞第一次鸳鸯戏水的情景，亦也想起了曾盈、张碧莹、吕姿、刘氏诸人，前尘往事，涌上心头，满情感触。

再又想起明天的前程凶卜未知，更觉得应有得，乐时应及时行乐。

在种种情绪的刺激下，项思龙感到强烈的需要，目标自然是怀内的这对美人儿。现在就是有人拿刀架在他脖劲上，亦也难消他的欲火。

一时内澡堂内充满项思龙粗野的呼吸和二婢女夹杂着的痛苦和快乐的娇吟声。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他妈的，管他明天会将如何呢，明日事明日再说吧。

## 第二十一章 风变云幻

翌日，项思龙起得床来时，只觉精神甚是爽朗，昨夜与二女疯狂的荒唐了大半个晚上，身体不但不觉得酸麻，反感整个身心都进入了一种平衡的战斗戒备中，头脑清醒得很。

二婢却是身瘫如泥，赖在床上久久不肯起来，对项思龙昨晚的勇猛又

是惊又是兴奋，只觉心中爱煞了这浑身肌肉坚实的王爷。

项思龙穿好了衣服，看着榻上两个姿态慵懶的睡态可人儿，在她们光溜溜的屁股分别拍了两巴掌，轻声道：“该起床了，两只懒猫！我大哥待会要来，被他撞见可就糟了。”

二女一听，心神一震，忙都极不情愿的匆匆穿好裙子，小莲娇道：“都是你嘛，弄得人家现在都浑身四肢无力。”

项思龙摆了一下她的粉脸笑道：“还不是你们这两个小骚货缠着我。”

三人戏笑打闹一番，二婢眉目含情的匆匆离去，出门时却刚好撞见来找项思龙学剑的王菲。二婢吓得赶紧拂下身子向她请安，却是大气也不敢吭一声。

王菲今天的心情似是特别好，只是对她们冷冷的道：“你们下去吧，下次可不要再缠着王二爷了，他现在身体还没复元呢，得让他多多休息，养足精神教我练剑，知道吗？”

二婢赶忙退下飘身而去，项思龙却是听了她的话暗暗好笑，这小妮子似乎吃起因二婢打搅自己而不能教练剑的飞醋来了。唉，要是自己与他们不是敌人，自己恢复本身的身份，这小妮子会不会喜欢自己而专吃其它跟自己欢好的女子的醋呢？项思龙也不知自己怎么会如此莫名其妙的想，禁不住失声笑出。

王菲走进房来，对他杏眉倒竖的冷喝道：“哼，看我不去秀云二姨那里告你状去！”

竟然趁二姨不在家就与小梅小莲他们鬼混，你……你太不洁身自爱了，难为二姨这个大美人儿对你还死心踏地呢。”

项思龙尴尬一笑，转过话题道：“好了，乖菲儿，只要你帮我这一次忙啊，我就把我的剑法倾囊传与你，怎么样？”

王菲眉头一松，嘟起小嘴娇笑道：“你说话可得算话喔？从今以后你得把你的剑术传授到我可以跟你打成平手时为止，否则……说到这里俏脸一红的笑起来。”

二人彼此心知肚明，不过项思龙可不怕她要胁自己，因为自己不知道过得多少天后就要离开他们了，何况那王夫人也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妻子，怕她个什么来着，倒是你这疯丫头有些让我意乱神迷，好吧。一切都暂且答应你，哄哄你开心。唉，也不知哪一天，你或许要用我传你的剑术跟我兵戈相见了。

项思龙想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喟然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唉，罢了罢了，菲儿，我会全力传你剑术就是了。”

王菲这时喃喃低吟着项思龙刚纔所“作”的两句诗，沉默许久才举起一双明眸望着项思龙轻声问道：“跃叔，你是有什么心事吗？语意那么悲切。”

顿了一顿又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跃叔此语真是绝妙之作，让人读来竟是不觉的黯然泪下呢。”

项思龙苦笑一番，自己心有感情，随口念出“前人”名作已成习惯，但在这古代每一句都会让人惊奇不已，认为自己诗才横溢。但只要他们细问下自己《诗经》，自己就原形毕露了。

王菲见项思龙沉默不语，这时竟出人意外的平静，一双秀目铭仰的望着项思龙，被他刚纔的两句诗所震慑。

项思龙忽而哈哈大笑两声道：“嘿，你跃叔可是个只懂拈花惹草，舞刀弄剑的粗人呢，哪里会作出什么绝妙之作，刚纔的两句也不知是从哪本书上偶而看来的，随口吟出罢了，唉，你可不要让我教你作诗来着，那可只会要了我半条老命。”

王菲这时也脆声一笑，却温柔的道：“我才不信呢。二姨可能就是被你的文武双全给迷信了的。好，咱们不说这些，去后花园里教我练剑吧。”

项思龙无奈，只得求饶道：“我的姑奶奶，我才刚起床，还没梳洗过，也还没吃早膳呢，再说，我今天还要动身去吴郡城呢。”

王菲一听拍手欢叫道：“好哇，我也要跟着去。我好想嫣然姨和清姨她们呢，又快有半个多月没见着她们了。”说到这里，却忽的神色黯然下来道：“还有宝儿，不过他现在当了大将军了，威风得很，不大理我了，以前在塞外的牧原时可不是这样的。”

项思龙听到后面这段话，心中无不知怎的竟有些酸溜溜的感觉，淡然道：“你要去可得问过你翔叔，要他同意才行。”

王菲听了气呼呼的道：“你这故意难为我嘛。哼，我就去赖着翔叔，他不让我去，我就缠着他。”说完气冲冲的转身跑去。

项思龙苦笑地摇了摇头，向后堂走去梳洗一番后回到房里，却见小梅小莲二女端着早膳进来，规规矩矩的站在一旁，正眼也不敢看项思龙。

项思龙知二女被王菲的话吓破了胆，也不再出言挑逗她们，免得日后被她们纠缠，假装的苦着脸用过早膳，待二女收拾过后，就盘坐在榻上修习起《玄阳心经》来，等待王翔来叫自己动身去吴郡城。

敲门声传来，项思龙睁开了眼睛，收功起身开门。却见王翔站在门外，气色似好多了似的望着他微笑道：“二弟，大家都准备好了，都在教场等着你带队准备出发呢。”

项思龙一愣道：“大哥不一起去吗？”

王翔似对他忽然完全信任了似的道：“我不去了。你这次去吴地必须得把项爷他们请过来。哼，项思龙的形踪又出现了，昨晚他竟然夜探我们王府呢。”

不过，这人的功夫确也厉害，竟像项爷一样会飞檐走壁，被他逃掉了。我看他定是来探听吕公消息的，不过，我早就把他交与滕大哥押去吴郡城交给项爷处理了。”

顿了一顿又问道：“对了，你前天晚上与项思龙他们对打负伤逃回时，他有没有追踪你们？”

项思龙不解的摇了摇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狼狈逃窜回来，哪还有心情去理会其它。不过，我想他应该会追踪我们。”

王翔似是遇着想不明白的事情，沉吟了半晌后道：“这个应该是不错，可是这人的宝剑怎么会藏在我们王府门楼的牌匾之内呢，真让人想不明白。”

项思龙这时被他前番说得稀里糊涂的，满头雾水。他说昨晚自己夜探王府，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昨晚与二婢疯了一晚上，根本就没有出过房门啊，难道是刘邦派人来暗助自己了？但是刘邦手下哪有那么好的身手呢？不过，也真亏这个神秘客的出现，为自己释嫌了王翔对自己的怀疑。他妈的，他也不知怎么发现自己藏在牌匾后的寻龙剑的？

项思龙心下纳闷暗叫好险，却也故作愕然道：“是吗？这贼子胆子倒也真大呢，或许是想混进我们王府有什么图谋吧。”

王翔点头道：“我也曾这么想过，但昨夜的飞贼确也定是项思龙无疑，所以我才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项思龙干咳一声道：“他或许是想向我们扬威呢！笑我们王府没得人。”

王翔冷哼一声道：“这贼子也太目中无人，无法无天了。当日在沛县真应该除去他，想不到现在他竟然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不过，只要项爷出手，管叫他有去无回。”

项思龙连声应“是”，对这“项爷”却更感一种沉重的好奇来。

二人边说边走，不觉已来到了教场。这次随同项思龙同去吴郡的武士有四十来个，王进他们有四人在其中，那刁蛮少女却也正洋洋得竟的手里牵着一匹高大白马望着他笑着。

项思龙知道这时王翔对自己毫无疑问心了，心情大好，哪还理得其它，辞过王翔就准备带领众人出府时，王翔叫住了他道：“你再等一会儿吧。”说完快步走入主宅里，出来时手中拿着一把长剑，交给项思龙道：“二弟，你剑术也算不错，这把项思龙留下来的宝剑就给你作兵器吧。”说完，连拍了项思龙的肩头两下，兄弟之情溢于言表。

项思龙心中大喜，接过寻龙剑。心下却对王翔的真情有些感动，想着王跃已死，一时竟望着王翔眼睛红了起来。唉，看来这王跃真是条汉子，可惜却被自己逼死了，想起此来项思龙顿觉一阵心虚。

王翔却还以为项思龙这“兄弟”对他有点难分难舍，以下欣然，微笑道：“走吧，一路保重！”

项思龙神色黯然的与他握手挥别，出得府外，领着众人驱马扬尘而去。

项思龙领着众武士向吴地群城进发。

王菲驱马与他骑走在众武士的前头，望着项思龙得意的笑道：“翔叔还不是应允我跟你们一起同去吴郡城了，就你那么小气。哼，看我到了那里怎么去向秀云二姨告你的状。”

项思龙心境舒畅，也不气恼，淡淡道：“你难道不想向我学剑了吗？”

王菲闻言一怔，娇咳道：“你想耍赖吗？咱们可是拉过勾的，你不教我剑术你可就是小狗了。”

项思龙捉挟道：“我是小狗公，那你秀云姨就是小狗婆了，还有你就是小狗公的狗侄女了。”

王菲气得大喊道：“你怎么可以这样推理呢？我只是跟你打赌嘛。”

项思龙故意道：“可我这推理没错啊，谁叫你是我侄女呢。”

王菲见项思龙耍无赖，气得嘟起小嘴道：“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话刚说完双腿就猛的住马腹一挟，快速向前冲去。

项思龙见这小妮子又耍起了小性子，急得连连大叫道：“喂，菲儿，算我说错了话好了，你不要生气嘛，哎：等等我们！”

项思龙也逐马向前追去，一行人驱马一阵疾驰，到得正午时分，已经到了乌江江边。

项思龙下令众人休息一会儿，给马喂些食料和水，准备生火造饭。

王菲飞身下了坐骑，气呼呼的一个人漫步在乌江边上。

项思龙追了上去，看着滚滚流逝的乌江之水，倏地想起将来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携着他的爱妾虞姬就是在这乌江边上自杀，不禁涌起了……种莫名的悲壮感觉。

项羽是因彻底败给刘邦而悲愤自刎的，而刘邦却或许是因为有自己而打败项羽的，所以如若真是这样，那在某种角度上就可以说是自己逼死项羽的。

想到这里项思龙忽的打了一个寒颤。那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改变了历史呢？

如若没有，那历史上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名字？难道……难道……

项思龙忽然又有了一种深深的惊惧，想起父亲他的心就像打破了的五味坛子，酸甜苦辣涩诸味俱全。

王菲见项思龙一直沉默不语，满面的愁容，不由的首先打破沉寂的道：“跃叔，你怎么了？是气恼菲儿耍小性子吗？”

项思龙被她打破沉思，以叹了一口气道：“没有的啦。菲儿，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清纯，那这世界不知会有多么的欢乐，可是人们却偏偏都要去为名为利，争个你死我活，其实到头来是……场幻梦而已。唉，我们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菲儿，我却希望你不要卷入了这场杀伐战争中去。”

王菲似是不明白项思龙为什么对她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侧起俏脸把他的话品味了一会儿后问道：“跃叔，你以前不是这么多愁善感啊，怎么这两天我看你变了个人似的，尽是长叹短吁的呢？你有什么心思吗？可不可以说给菲儿听听呢？”

项思龙心神一紧，暗付道：“自己可不要为此而露出了什么马脚来，唉，得编个故事释去他心中的疑点。”沉思一番后项思龙才道：“这些天我们所有的人都为项思龙而烦心着，他杀死了我们不少的兄弟，但是这些事说到底还是我们率先去招惹他的，所以我想着这些你来我往的杀伐禁不住心有感慨起来，唉，我也曾惨败在他手中。”

王菲好奇且不服气的道：“项思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长有三头六臂吗？有机会我倒要会会他。”

项思龙想不到自己这番话又让她有这种说法来，心下苦笑。你现在不是就见到了他吗？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呢！想到这里忽而有种怪怪的想法。如果她现在知道自己就是项思龙，会有什么想法和举动呢？

王菲倒没有去注意他脸上怪异的笑容，顿了一顿又柔声道：“跃叔，你上次所作的两句诗好美呢，可不可以再作两句给菲儿听听？”

项思龙对这思想乱七八糟的王菲可真感头痛，但自己却又偏偏有些喜欢她的这种顽皮的性格，也就不想扫了她的兴，随口念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王菲听了娇躯直颤，秀眸迷离道：“多么切情切景的绝句啊！跃叔，我想嫣然姨和清姨二人的才赋也不如你呢！只有项三伯的才智才可与你媲美。”

项思龙浑身不自在起来，她口中所说的项三伯是不是父亲项少龙呢？众人休息片刻后，项思龙依王菲所教的与对岸的人连络的信号，叫众武士成三角形的点燃三堆火来，果然不肖半个时辰江心就出现了四座大帆船来。

王菲欢呼起来，船越来越近，却见最前头船上赫然站着就是那跟自己交手过的中年老者。

项思龙心神一紧，听得王菲欢叫道：“是滕二伯和荆四伯他们！”

项思龙强定心神，待船靠岸放过挑板时，走了上去冲着那中年老者哈哈大笑道：“腾大哥，怎么是你们来接我们啊？”

中年老者笑道：“是三弟叫我们过来的。”说完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

了一番项思龙，嘴角挂着一丝诡秘的笑意。

项思龙暗暗警觉，笑道：“那我今次的面子可够大的哆。”

几人依足礼数客套一番，项思龙被中年老者领上了其中的一艘船与王菲和众武士都分了开来，心里更是暗暗戒备。

进了船舱，却见里面是个会客厅，两面部开有窗户，把这二三十平方的舱照得大见光明。当中是个圆桌，周围摆有六张椅子，但却空无一人。

中年老者微笑着叫项思龙在其中一张椅上坐下，自己则进了后舱。

项思龙对他的这些举动大是不解，心中隐隐的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感觉到将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似的。难道是见自己的父亲项少龙？项思龙忽地想到这点，心情倏地一紧。如果真是见他，自己该怎么办呢。劝他回到现代？

还是劝他不要改变历史？

但是如果他向他身边亲密的人泄露了刘邦将来会一统天下的天机，亦或是告诉了项羽，那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带着父亲回到现代？这样历史岂不是会被改变？自己来到这个古代，身负的历史使命就是阻止父亲改变历史，如果一走了之，那自己还不是有负国家使命所托。

更何况在这个时代里自己已经有了许多所爱的人，盈盈、碧莹、姿儿，自己可以狠下心肠离开他们吗？还有自己也曾答应过刘邦一定要帮他平定中原后才离开他的，自己又怎可食言呢？他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项思龙只觉着心如刀绞，他对父亲的思念的感情一直都是非常深切的，但是自从王翔他们突然去沛城刺杀刘邦一事，使他的心里有着一一种恐惧的悒结后，他对父亲的感情就莫名其妙的就像有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似的，始终有点难以释然的怪怪感觉。

不！如果父亲真的是想帮项羽来改变历史，那自己就一定得阻挡他，哪怕是……是要与父亲兵戈相见，自己也决不能退让！对，一定要帮得刘邦平定天下一统中原后再离开这个时代！

项思龙毅然的狠下心肠作下了这个决定，痛苦得浑身都颤抖起来。

后舱传来的脚步声把项思龙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却要见走进来的是这些天来让自己担心挂念的岳父管中邪，心中不由的又惊又喜，忙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兴奋的道：“岳父，你没事吧！这几天我们正在找你呢！”

管中邪乍见易容成王跃的项思龙，一脸的古怪之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愣愣的看着项思龙，好一阵后才缓缓道：“思龙，是你？我……我没事的了，有我老朋友照顾着，我怎么会有一什么事呢？”

他的话刚说完，身后又缓缓走进来了一个三十几岁，身体高大魁梧，充满男性魅力的汉子，正用一种激动而又慈爱的目光盯着项思龙。

项思龙要地对这汉子有着一一种似乎亲切熟悉却又似乎陌生遥远的感觉，跟他向自己射来的目光交缠在一起良久后才同时收回目光，垂下头去。项思龙只觉心中突突的跳了起来。他的第六感觉强烈的告诉自己，眼前这汉子就是自己的父亲项少龙！

但他的心里还是想存在一丝侥幸。不！不是的，他不是自己父亲项少龙！

可管中邪的话打破了项思龙所有的希望，只听得他道：“思龙，他就是你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的父亲项少龙了。”

项思龙一听，只觉一阵天旋地转，整个身心都冰凉冰凉的。

天啊！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已经站在自己面前了！为何没有丝毫的激动和兴奋呢？自己的心中为何只有痛苦的感受呢？项思龙所有的思想在这时都停了下来，楞楞的看着这在咫尺的父亲项少龙。

虽然他早就猜测到了他是自己父亲，但是当这成为现实时，在这样处境之下，项思龙还是不能接受眼前这个带着几分残酷的现实。

气氛一时凝固了起来。

那汉子看着项思龙，目中竟泪光盈盈，嘴角轻轻的抖动了两下，但没有说出话来。

管中邪这时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项思龙是自己的女婿，项少龙是自己又敬又恨的朋友，但是他们两人却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敌对处境之中。他对这处于一种微妙关系的父子俩又能说些什么呢？沉默是他现时最好的话了。

项思龙纳纳的很想说些什么来，但是心中的千言万语在这一刻都似成了一片空白，所有的话都哽在喉咙里。

中年汉子此时双目赤红，脸上显出痛苦之色，缓缓的朝管中邪摆了摆手，示意他出去。

管中邪退出船舱后，这一对陌生而又似熟悉的父子俩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默默对视着。

项思龙突然间觉得自己压抑着的深埋在心中对父亲多年思念的感情全都涌发了出来，一时泪如雨下。

中年汉子默默的走到项思龙身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强作镇定，声音嘶哑的道：“命运为什么要如此的作弄我们呢？都二十多年了，原本已经逐渐学着淡忘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是你的出现却把我所有的思绪都给打乱了。”

顿了一顿又缓缓道：“思龙，你恨父亲吗？唉，恨吧！谁叫我不安心于塞外草原那种平静的生活呢？一个人要想在这世上轰轰烈烈的活过一番，终是要遇着许多挫折和困难的，同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和你现在的处境，或许也是一种宿命吧。”

项思龙紧咬嘴唇，平静自己凌乱的情绪，悲声道：“可是你……你为什么想去改变历史呢？任由历史自行的发展下去不是更好吗？我们都是来自这个时代之外的人，改变历史，只会让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

项少龙慈爱的望着他，沉思了好一番后才道：“创造历史的那种滋味是最最动人的。

我想一个人不管将来的成功失败如何，只要在这世上轰轰烈烈的活过，也便不枉度此生了。思龙，你我所处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我们都俱有这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智能和力量，所以我们将来即使要在沙场上兵戈相见，但我们都算是创造过历史，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所留下的形像将会永远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目中。”

叹了一口气又接道：“我们的使命不同，你是属于刘邦的，但是我是属于项羽的，往后我们各显神通，明争暗斗的日子还长着，思龙，好好的把握你手中的机遇，即便将来我是败给了你，但是你……你是我项少龙的儿子，我还是会引以为荣的，为了成就你，就让我在历史上作个罪人也罢。不过，思龙，我也不会故意相让于你的，你若想打败我，就得拿出你的勇气和斗志来。”



项思龙听着父亲这一番古古怪怪的话，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酸涩的道：“难道我们就把历史当作游戏来耍吗？这个时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

项少龙浑身一震，想不到项思龙竟能说出如此有力度反驳自己的话来，目中异彩一闪，凝视了眼前的这个爱子好一会才平静下情绪，脸色微红的道：“我们这是在创造历史，并不是在戏耍历史，我们创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我们人生存在的价值，游戏是没有目的，但是我们却因有创造历史的艰苦奋斗而使我们的人生辉煌起来。”

项思龙觉着父亲的这一番话没有丝毫的说服力度，淡淡的道：“你这只是在自圆其说罢了。不过你既然如此固执，那我也就要义无反顾的帮助刘邦到底了。不过我们还是都需依着历史发展下来，否则的后果我们都不可想象，你既然已经创造了项羽的雏形，我也已奠定了刘邦的基础，那么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去改变历史，也就是说我们都不要去刺杀刘邦和项羽，让他们因为有我们的创造而自行发展。”

项少龙只觉项思龙的目光让他一阵心怯，闭上眼睛沉吟良久后发出一阵悲壮的大笑道：“好，我答应你！让历史是由我们父子俩创造却不是由我们改变。”

项思龙此时蓦地想起时空异隔的母亲周香媚来，不觉又是一阵悲从心来。

妈，儿来这古代已有一年多了，你现在一切都还好吗？我已经找着父亲了，可是现在我还……我还不能和他一起回到你的身边。妈，原谅孩儿的不孝吧！

项少龙这时突地轻轻的道：“好了，思龙，我们不要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好吗？你妈是香媚吗？”

项思龙想不到父亲还记得母亲的名字，这证明他还是在这古代的二十多年里也想母亲的。啊，妈！爸并没有忘记你！这也不负你多年对他的思念了！

项思龙想到这里眼角又不禁湿润了起来，轻轻的点了点头，幽幽的道：“爸，我们处理了这古代的一些事情后，回到原来的时代去与母亲他们团圆，好吗？”

项少龙想不到项思龙终于喊自己为他父亲了，只觉一层层异样的感情直往上涌，袭遍自己全身，像通了电似的，眼睛也不禁迷离起来，似是忆想起了他在现代时的种种生活片断。

但只沉默了一阵后摇了摇头痛苦的道：“我们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也都有了自己所爱的亲人和朋友，我们可以忍心离开他们吗？唉，世上的事情总都是难以预料的，命运决不会因我们的努力和意志有分毫的改变，我们既已来到了这个时代，那么我们的命运也就溶入了这个时代中。我们只知道这个时代历史的结果，但是却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命运会怎么样，离开这个时代还是后话，这后话就留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项思龙只觉父亲的话深深的勾起了自己的思潮。是啊，自己能忍心离开这个时代吗？这里已经有了自己所爱的亲人和朋友啊！

两人又一时陷入了沉默之中，各情心思。

项少龙又首先打破平静道：“思龙，你在这边陪我几天再回到刘邦身边

去好吗？”说到这里见项思龙脸上有异色，又微笑着道：“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再派人去刺杀刘邦的了，这世上除了我们两人知道历史的秘密外，我想不会有第三人知道了，是吗？”

项思龙脸上一红，被父亲看出了心中的情疑，但父亲后半的话已经表明了他会坚守此秘密的立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了。至于自己，那就是要死了，也不会泄露这个秘密的。当下也一笑的点点头道：“是的。不过，我跟你身边不会被人怀疑吗？”

项思龙老怀大开的道：“你放心吧，外面那中年老者虽是知道你的身份，但是他是我拜把过得硬的的二哥，他叫滕翼，决不会泄与其它人知道的，哈哈，今天真是开心。

思龙，我们来痛饮一场好吗？”

项思龙受了父亲亲情的感染，也觉心情大是轻松了许多，哈哈一阵大笑道：“好！”

我们今天就来个不醉不休。将进酒，杯莫停，会须当饮三百杯，与你同消万古愁。爸，今天我们就来痛饮一场。”

项思龙醒来时却见项少龙竟就伏在自己身边睡着了，心中顿时溢起一股暖暖亲情。

唉，自己应不应该告诉父亲刘邦也是他的亲生儿子呢？

项思龙正这样想着，却见滕翼进行船舱，望着项思龙微微一笑，走上前来推醒睡着了的项少龙道：“三弟，船靠岸了。”

项少龙站了起来。拉起项思龙道：“我们下船吧。”

三人一齐莞尔一笑，出了船舱，却见岸边站满了来迎接他们的人。

## 第二十二章 吴郡亲情

项思龙突地觉着有些紧张和心慌。

项羽在不在这众多的人群之中呢？

横眼扫过那一排武士装束的士兵，却也并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显眼的物。众武士的领首虽是个身材雄伟，神态轩昂，虎背彪腰，相貌也颇为俊朗的青年，但却跟史记中所描绘的项羽形像比来，少了一种威猛的英雄气概。那这青年就定不是项羽了。

想起这将来风云历史号令天下群雄的一代西楚霸王，项思龙心中忽地涌起一种悲壮的古怪感觉。项羽可以说是由父亲一手缔造出来的，但是他却注定要败在自己扶佐的刘邦手下。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宿命阴影呢？

难道命运在与他们开着这个带着悲剧色彩的天大玩笑？

项思龙倏地觉着这种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凄凉来。

要是自己没有来到这古代，父亲是不是也不会帮助项羽，不会想去改变历史呢？项思龙虽明知自己的这种想法幼稚可笑，但是他却是真的多么希望能不与父亲为敌，欢欢乐乐的团聚在一起啊！

但是各自身负的历史使命却注定了他们父子俩终得各为其主而之终需兵戈相见。项思龙只觉心中一阵剧烈的刺痛。不过，或许从另一个角度看，

项羽和刘邦又是双赢的吧。

刘邦得天下，为历史塑造了第一个平民皇帝；项羽失天下，在中国历史的后代文化里留下了一段让古人骚客可歌可泣的英雄悲剧。二人各有得失，或许也可算是命运的公平了吧。

项思龙知道自己这样想来是想平衡一下自己不平衡的心态，但是自己此刻只能缘于此的想想聊聊以自慰吧。

正当项思龙古古怪怪的想着这些问题时，项少龙突紧紧暗握了一下他的手，示意他回得神来心情平静些，不要慌张，免得被人看出破绽，而对他生出疑心来。

项思龙醒觉过来，微微一笑，忽觉一种亲情在心中转涌着，心怀顿刻放松了许多。

项思龙与项少龙并排着由跳板走上了江岸，却见立时有五六个绝色少妇笑意盈盈的迎了上来。

项思龙只觉眼前一阵昏玄。众美妇人个个都是国色天香，又各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动人风情，真是教人眼睛目不暇接，百看不厌啊！

项思龙正看着众美妇发楞，项少龙突然凑到他耳际轻声严肃道：“小子，不要对她们动什么歪心思啦，她们可全都是你的后娘。”

项思龙回神过来，望着项少龙莞尔一笑，也凑到他耳边道：“哇，老爸，你可真是有得眼光！我这几个后娘啊，个个都如花似玉的，真教人羡慕得很喔！”

项少龙脸上只觉微微一红，心下不知是什么味道。

唉，想不到自己这儿子倒也继承了自己风流的习性来。

正当二人交头接耳的说着悄悄话时，众美妇已经走上前来围住了项少龙，七嘴八舌的对着他指划起来。

项少龙哭丧着脸对项思龙苦笑道：“王二弟，瞧，女人多了可也甚是麻烦得很呢。”

项思龙知道父亲这话的意思，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现在的身份，二是告戒自己要少近女色。心下觉着一种绵绵的温情，当下摇头笑道：“项三哥此言差矣，妻妾多了不是麻烦而是一种幸福。你看众嫂夫人一个个都对你关切异常，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众美妇人见项思龙帮着她们说话，本对项少龙的话感觉气恼的神色旋即缓和下来，又有了一丝笑意。其中一个让人觉着特别娇艳的美妇人娇嗔道：“是啊，你这没良心的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我们大老远辛苦跑来接你，得到的却是你的咒骂？哼，看我们以后还会不会理睬你？”

项思龙见着此艳妇的娇态，真觉魂都被她勾走了，狎笑道：“唉，嫂子，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宰相肚里能撑船，且网开一面，不要与项三哥太过计较哟！”

美妇人被项思龙的连珠妙语说得目中异彩一闪，转过头来冲着他嫣然一笑道：“王二弟今日说话可也真是妙语弹发呢！好，只要你即刻能作出一句诗来，我就饶过了他。”

项思龙和项少龙肚里暗笑，这对他们二人来说，还不是个举手之劳？随便盗用“前人”的一两句绝妙之作就可应付过去了。

项思龙故作颇为为难的思索一番后道：“这个……唉，这个……哈，有了！”说到这里好整以暇的顿了下来，见众女都紧张的等待着他的下文，微

微一笑缓缓的道：“嫣然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项少龙一听首先拍掌大笑道：“好诗，妙诗，绝诗，适情适景。嫣然，这下你没得话说了吧。”

那艳妇粉脸一红，望着项思龙赞道：“想不到王二弟才华横溢，平时却是深藏不露呢。嫣然以后可要多多的向你请教了。”

项思龙听得大窘道：“哪里，嫣嫂子深谐音律诗词，才真是天下闻名的才女呢，小弟只是一介草莽武夫，何谈才华横溢？”

项思龙说的这番话原本是想拍拍纪嫣然马屁的，然事实却也给他猜个正着。原来这纪嫣然在嫁给项少龙以前，是大梁国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又以才艺震惊天下，与当时秦国的寡妇琴清并称当代双绝，不过这两个大美人都给项少龙娶了来作妻子罢了。

纪嫣然坦然一笑，刚想说些什么，却听王菲老远就冲着她叫道：“嫣然姑姑，你们在谈些什么呢？气氛这么热烈？”话刚说完就已来到众人面前，扑到纪嫣然的怀里。

纪嫣然搂着她的娇躯，伸手摸摸她柔嫩的脸蛋柔声道：“我们正与你王二叔谈论诗歌呢。”

王菲一听顿时来了精神，望瞭望项思龙，微笑着随口念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纪嫣然听得大讶道：“菲儿，你……”话未说完，王菲已“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道：“这诗并不是我作的，也是王二叔作的呢！”

纪嫣然对项思龙的文才更是惊服不已。

项思龙此刻听得此诗心中却是大有感慨，喃喃道：“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纪嫣然听了秀目更是异彩连闪，把整句诗连起来低吟了一番后，情绪有些激动的道：“王二弟的这几句诗当堪称是不世之作了。嫣然今日能得以拜读，真觉思潮万千，如此绝句，当可作为知古名句，永世流芳呢！”

项思龙此时心下苦楚，无心听她赞语，凄然一然道：“欺世盗名，何用之有？人生苦短，亲情才是最为珍贵的。”

项思龙的这两句话说来语气悲伤之极，纪嫣然听了默思一阵后点头称是，心中却是诧异，项思龙方纔还有说有笑的，现在何故却如此魂断的样子呢？

项少龙却最是明白项思龙此刻的心境了，黯然一叹，不觉心情也是沉重起来。

众人来到吴郡城时，天色已是暗了下来。此时城里万家灯火通明，时而可闻远处传来的欢声笑语。看来吴郡城里的居民，生活过得甚是平和的了，父亲却也深谐战争首需安民心道呢！

项思龙心中想来，只觉得了一丝的快慰。吴郡比之泗水，又有不同面貌，少了泗水城的古朴宏伟，却多了几分绮丽纤巧，在装饰上更见多彩多姿。城内街道，以南北八条并行的大街，和东西的四条主街互相交错而成。

十二条大街在这清朗的夜初，却见人来车往，灯火通明，别有一番热闹。

其它小街横巷，则依这些主街交错布置，井然有序。沿途热闹升平。项思龙看着这自来这古代以来，从未见过的古代夜市，心中只觉一种异样的温情。

这可是父亲的杰作啊！自己与他比来，可真是差得太远了。想起沛城里的萧条景象，项思龙只觉一阵愧然。

不多时已来到了项少龙所住的府第。宏伟并不算是，也没有城河护墙，说是一座清幽雅致的园林别院却是更为确切些的了。看来这并不是吴郡城的郡府了，只不知项羽是否也住在这里？

项思龙一想起项羽，只觉心情又忐忑了起来，随着众人进了府去。

穿过一条修竹曲径和经过了几排精邪房舍，众人来到了一个宽敞大厅里。

项思龙环目一看。

这座大厅装饰得高雅优美，最具特色处是不设地席，代以几组方几矮榻，厅内放满奇秀的盘栽，就像把室外的园林搬了部份到厅里似的。其中一边大墙处挂着一幅巨型的山水帛画，轻敷薄彩，雅淡清逸。

项思龙正举目四顾，却倏见后堂处袅袅走出一个二十五六左右陌生的绝色少妇，径直向他走了过来。

项少龙此时凑到他耳边低声道：“王二弟，你夫人来了。可小心应付啦。”

项思龙只觉心神一震，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然还是不由自主的细目往那妇人望去。

却见她与父亲的众绝色夫人想比下来竟也毫不逊色多少。身材秀长功条，穿著素白的罗衣长裙，一双眼睛清澈澄明，秀眉细长抚媚，斜向两鬓，使人感到她风姿飘逸，给人一种清淡纯真的震撼美感。再加上她那成熟丰满的妇人体态，亦让人看了觉着一阵心旷神怡。

哇！这就是王跃的夫人？竟也如此美绝呢！自己若是与她一室相处的话也不知自己能否把持住冲动呢？但旋即想起间接死在自己手上的王跃，又不自觉一阵神情黯然。

妇人见着项思龙紧紧盯住自己的异样目光，还以为自己这几天离开他来。他对自己思念关心得紧呢。俏脸微微一红，娇嗔的白了项思龙一眼后又倏地嫣然一笑，心下喜色跃然脸上，真让人见了只觉又爱又怜。

项少龙却是望着项思龙古怪的笑着。

项思龙心知肚明父亲是在窃笑自己什么，干咳两声掩过窘态。

妇人却也不好意思当着众人面前与“夫君”亲热。关切的飘了项思龙一眼，赶到众女丛中，与她们说笑起来。

项少龙叫众人随便坐定后，又吩咐婢女为各人献上了香茶，同时亦吩咐她们准备晚宴。王夫人就挨坐在项思龙左侧，款情默默的看着自己的“夫君”。她隐隐的感觉“夫君”似乎比往日多了一份从来没有过的让她心动的吸引力。

项思龙被她那柔情似水的目光看得头皮发麻，求助的望向坐在自己右侧的父亲项少龙，却见他只是看着自己偷偷诡笑，似乎对他的窘态却莫不在意。

难道父亲的意思是怂恿自己去泡这王跃的夫人不成？项思龙如此想来，只觉又是好笑又是可气，甚是伤起脑筋来。幸好此时纪嫣然的话吸引了王夫人的目光，只听得纪嫣然问项少龙道：“少龙，你这两天不声不响的上哪儿去了？累得我们都为你担心死呢。”

现在外面兵慌马乱的，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单独出行呢？”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宝儿啊，他在吴郡城里找了个遍，也没见着你人影，这会儿可能在郡府里等着你呢？今下午有人来报我们，说你去了东城，黄昏时分会回来，我们也没有告诉宝儿，就跑去乌江边接应你了。”

项少龙苦笑了一下，虽知夫人这番嗔怒的话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但是这其中的缘由却又教他怎么去跟众夫人解释得清楚呢？

原来项少龙自滕翼“擒押”回来的“老故人”管中邪口中得知，让滕翼一行在沛城刺杀刘邦的行动未遂，并且使他们遭受惨遭败的主要劲敌项思龙，而他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且项思龙因追寻管中邪等也已到了东城。

这一突如其来的喜讯让项少龙平静的心海上突地涌起万丈浪涛般，使他激动不已。

当然管中邪并不清楚项思龙的真正来历，但是项少龙通过滕翼和管中邪的话中种种迹象的推测，却隐隐的断定自己的这个神秘的儿子很有可能是跟他一样来这个时代之后二千多年的“现代人”。

项少龙想到这点，心里又惊又喜。自己竟在现代里生下了个儿子！自己的儿子竟也来到了这古代！项少龙只觉精神极度的兴奋，匆匆的告知滕翼一声，一个人偷偷的溜到了东城。他没有去惊动王翔他们，只是根本滕管二人对项思龙相貌的描述，就暗中查寻项思龙的踪迹而来。

终于在城东坟林里找着了项思龙一行，那时项思龙刚好在给众武士易容。

项少龙见着王跃王进诸人被杀，心下甚是难过，只觉怒火中烧，真想冲出去扇项思龙两记耳光。但转念一想，项思龙与自己这方是处于敌对的，也难怪他手段残忍了，想来自己若处在项思龙的这种情势下，或许也会如此作来着的。

唉，事已至此，只能说是命运作弄自己和项思龙了吧！战争本身是残忍的，又何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自己助小盘成为秦始皇时，不也是满手血腥吗？何况自己又一次为义子项羽重新过上舔血江湖的日子呢？往后自己的日子又知会有多少的杀戮呢？

如此想来，项少龙只觉自己对项思龙如此作法的怒火平静了些，反不由自主的惊赞起项思龙的机智来……

再后来跟踪着易扮成王跃的项思龙到了王府，却无意间窥见着王翔发现项思龙藏在门楼牌匾后的寻龙剑，暗道糟糕。

果然第二天王翔就对项思龙起了疑心，且阴谋策划了擒杀项思龙的行动。

项少龙探悉后暗暗心惊。

原来小莲小梅二婢是王翔用引诱项思龙的引子，想待二女迷住项思龙，与她们厮混得神魂颠倒之际，施放迷烟毒昏项思龙，同时伯他作垂死挣扎，安排了大批的弓弩手守住府第。又惊又急又担心之余，项少龙临危计出，暗中着人通知王翔，叫他翌日与“王跃”一起务必去吴郡，同时入夜之后便装扮成项思龙的模样夜闯王府，以惑王翔。

翌日王翔果然对项思龙疑心尽去，且因觉得心下有愧，便把寻龙剑送给了自己“二弟”，以释心怀。

项少龙见计得逞，心中安然下来，于是快马加鞭赶回吴地，刚巧碰上准备去东城寻他的滕翼、荆俊、管中邪诸人。便领着众人到了乌江边等待接应项思龙。

想着这诸般事情，项少龙慈爱的望了项思龙一眼，不过心下却还大是犯愁。现在嫣然的问题叫他怎么回答呢？难道告诉她说自己去东城见儿子项思龙了吗？唉，这可是万万说不得的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使众夫人生下一个鸟蛋，也就证明自己在这古代里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了，这会又哪来的个儿子呢？要是她们对此缠问不休，那自己可真是不知该怎么回答了，总不能告诉她们说项思龙是自己在她们这个时代以后二千多年的“现代”里所生下的儿子吧？

其实，项少龙又哪里知道他在这古代里确实也有了个亲生儿子，且这个儿子就是他义子项羽将来的强敌刘邦呢？

滕翼见项少龙眉头紧锁，知他对照然的问题感到为难，当即站了起来，微笑着插口道：“三妹，三弟去东城是为了安排一个应付我们目前面临的强敌项思龙，此次他单独前去，是为了缩小目标，不致引起项思龙等的戒备。”

滕翼说的这个理由虽是牵强，但项少龙听了却是大喜的赶紧接口道：“是啊，我去东城时也跟二哥打过招呼的，因为事情情况急迫，所以也就没来得及告知你们。唉，夫人，这次算我错了，你就网开一面，不要对我兴师问罪了吧！”

纪嫣然见着项少龙那副苦瓜脸，“噗哧”一笑道：“谁向你兴师问罪了呢？装作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人家只是关心你嘛。”

项少龙见纪嫣然板着的脸色松了下来，顿觉也大松了一口气，知此事就这样“糊涂”过去了。

那王夫人此刻却是收回了目光，突地凑到项思龙的耳边低语道：“跃郎，这两天妾身也很担心你呢！还好你安然无恙！”

项思龙只觉那妇人吐气如兰，一阵沁人心脾的女性幽香扑鼻而来，顿觉一阵意乱神迷，禁不住拉过“夫人”的柔夷细细把玩起来。

项少龙见了儿子项思龙和那妇人的亲热劲儿，竟是毫不介意，只是望着项思龙，眉头一扬的笑笑。

项思龙这会却已是毫无紧张之感，反是欲火升起，想与这假“夫人”共宵于飞了。

晚上的宴会热闹而又洋溢着亲情的。项思龙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自他来到这古代以来，就一直在寻找着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项少龙。现在终于与父亲相聚了，心中的兴奋之情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虽然父亲与他终究是要处于敌对位置的，但是在这刻里，项思龙享受着父亲和父亲身边所爱的亲人和朋友对自己的那种亲切感情，顿然让他忘却了心中所有的恩怨情仇。

他只觉着一种让他激动非常的情绪在心中翻滚着，奔腾着，让他浑然忘却一切。

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亲人的温情深化了他受伤累累的心，他真想大声的叫喊……亲情的爱是永恒的！

项思龙喝得熏熏大醉，得由“夫人”和两个婢女一起扶到了厢房。虽然头脑昏昏沉沉的，但项思龙的灵智却还是清醒的。靠在“夫人”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胸脯上，害得项思龙的心儿忐忑跳着。

怎么办呢？自己现在已是欲念大炽，待会怎么控制得住自己的冲动呢？这娇妇在未入宴之前就已经让自己食指大动了，这刻与自己独室相处共同一床，自己能不动她的歪心事才怪呢？

项思龙的心下虽是抑制着自己的欲念，但一双怪手却不由自主的在妇人身上大肆游逸起来，只弄得她不由的嚤吟着呻吟起来。

看来美女的魅力虽是没有几个男人难免抵挡，但是对于这种成熟的女性，却也因肉体实际的需要而不能抗拒男性的挑逗。

项思龙怪怪的想着，把妇人搂个结实，按倒在榻上，狂烈的在妇人身上不停的搓来搓去。两人肢体交缠，阵阵销魂蚀骨的感觉激荡来回。

项思龙只觉浑身燃烧了起来。他蓦地记起了两句话来。

这世上有两种女人最讨男人欢心。一种是男人看了就想强暴的女人；另一种是想强暴男人的女人。看来眼前这妇人在自己心目中是属前者。

两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项思龙抚摸着妇人充满弹性的柔嫩滑腻的大腿，再慢慢的伸入到她那女人的神秘之地，轻轻拨弄起来。妇人的动作反应像火焰般炽烈，身体不停的在他情里蠕动揉缠，不断抚摸他的虎背，口中发出使人魂销魄荡的娇吟声，谁都知道她现在渴求的是什么。

开始时项思龙的心像还做贼般的感觉紧张刺激，这刻见妇人表现的如此放浪，知她此刻被自己挑起了欲火，强烈的需要肉体的满足。有了这想法后，项思龙放开驰骋膨胀的欲火，老大的不客气起来，放心享受着与她抵死缠绵的乐趣。他带着酒兴粗野的撕开了妇人身上的衣裙，露出了她那晶莹透红的胸部。妇人娇羞的闭上了秀目，却并不反感项思龙的粗暴，反觉着几分新鲜的刺激感。

项思龙俯首痛吻着她丰满坚挺的胸部，一番施为下，妇人已是像只白绵羊糕蜷伏在他的怀里，俏脸粉红，春意盎然。

项思龙咕啷的吞了一口唾液，脱去衣物，集中精神去享受男女之间肉体接触的欢乐。

厢房里一时春色无边。

项思龙努力半个多时辰后，改为由妇人作主动，直到那妇人颓然伏在他身上时，项思龙先把她搂紧，才痛下决心凑到她耳旁低声道：“夫人，我并不是你的夫君王跃！”

妇人娇躯一阵剧震，颤声道：“那你是谁？你为何装扮我的夫君？啊！难道……难道你己杀了他？”说到这里一脸时惊惧愤怒之色。

项思龙心下此刻只觉对这妇人爱煞，可想起自杀了的王跃，神情又是一阵黯然，缓缓的点了点头道：“是的！王跃已经死了！不过他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尽的！”

夫人听到这里悲哀的一声娇吟，哭泣起来，但却并没有叫喊，只是目光爱恨交织看着项思龙，一双粉拳恨打着他宽阔结实的胸肌。

项思龙看着她那悲痛欲绝的神色，心下一阵刺痛，又爱又怜，咬了咬牙道：“我就是项思龙！”

妇人娇躯又是一阵颤抖，却不由自主的伸手捂住了他厚实的嘴唇，同时一怔，又缩手回去，秀目中泪水涓涓而下，神情甚是痛苦。

项思龙也是因爱极了这妇人，不忍心继续欺骗她，所以才决心豁出去了，把自己的身体秘密告诉了她。这刻心情虽是舒畅了些，但看着妇人那让人心痛不已的悲状，只觉心头又涌起另一种沉重的心怀来。

妇人强忍住哭声，突地垂下粉首在项思龙的胸肌上狠咬起来，只痛得他咬邪皱眉才苦忍住叫声，同时心底却平静了些许。



他深深的感觉到这妇人对自己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不由的再次反手把她搂紧，在她光滑白嫩的肌肤上轻吻起来。

妇人只是象征性的挣扎了两下，终于又瓦解在项思龙热切而又温柔的攻击之下，主动献上香唇，与他再次缠绵起来，脸上却还挂着泪渍。

项思龙知道这妇人释解了对自己的憎恨，心下一阵甜蜜。

又一阵风雨席卷二人而来。

次晨，项思龙睡至起码太阳过了第二竿才勉强醒来，往旁一探，却摸了个空，一震下完全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一看，不由得心神大惊。

却见妇人已经着好了罗裙，手里拿着自己的鱼肠剑，披头散发，眼睛红肿，却目射仇恨的瞪着自己，一脸的怨恨哀容。见项思龙醒来，显得有点慌张，鱼肠剑往前探进了少许。

项思龙看着她的凄貌，喟然一声长叹，闭上眼睛轻声道：“你刺吧！只要能泄了你的仇恨艾怨，我死在你的手上我也会瞑目的！”

妇人却是双手颤抖着，秀目泪珠盈盈滚下。对眼前这个杀了自己丈夫且侵占了自己身体的汉子，她又爱又恨，心里矛盾的痛苦噬蚀着她脆弱的心灵。

泪珠滴在了项思龙胸肌上，让他只觉通体冰凉，不禁又重新睁开了虎目，

却倏见妇人倒转过鱼肠剑准备自杀，心里惊得亡魂大冒。惊急之下竟猛的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锋利无比的鱼肠短剑。一阵钻心剧痛使项思龙忍不住惨叫出声来。却见左手血肉模糊，也不知手指被切断了没有。

妇人亦也惊叫一声松开鱼肠巴，慌乱的扯过被单包住项思龙负伤的手掌，一头扑在项思龙的身上失声痛哭起来。

项思龙强忍住了呻吟声，额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声音颤抖脆弱的道：“秀云，你为什么非要作傻事呢？你……你如果有什么不测，只会让我更加悔恨一辈子！你……你恨我，还是杀了……”

妇人刘秀云的香唇已经堵住了项思龙的话，片刻后，只听她悲声道：“思龙，你才傻呢！我……我……”痛苦声代替了她所有想说的话。

项思龙苍白的脸上浮起一抹凄惨的笑容道：“秀云……”

刘秀云这时突地收住哭声，准备站起身来。

项思龙知她想出去喊人进来帮忙，但自己现在的身份又怎可泄露出去呢？

自己杀了父亲这边差不多一百来人了，这些死者的亲属若知道自己在这里，不跟自己拼命才怪，虽说是有父亲袒护着自己，但这样亦会给父亲带来麻烦啊！项思龙心下想来，忙一把拉住了妇人的衣角，低声道：“我衣兜里有治伤用的金创药，那个蓝色小瓶就是。”说到这里已是痛得语不成声。

刘秀云忙取来项思龙的衣服，一阵乱搅，终于找着那蓝色小瓶，大喜之下俏脸竟露出一丝笑容，看得项思龙双目呆了呆，暂刻似忘却了手痛。

刘秀云见项思龙这刻还有心情色迷迷的望着自己，娇嗔的白了他一眼，但即刻又显出怜爱关切之色，拿起项思龙抓剑的手，解开已经染得血红的被单。却见项思龙的五根手指皮裂见骨，手掌处亦也肉绽血流。

妇人心痛得悲吟一声，小心翼翼的倒过金创至伤处。

项思龙被烫痛得脸上肌肉扭曲。不过这金创药却也着实灵验，药到处伤口，血液竟是片刻后就已凝固不流。

项思龙突地想起自己名义上的师父“鬼谷子”来了，想不到他留给自己的药物功效竟是如此之好，不由心下一阵感激。

妇人撕过昨晚被项思龙撕裂的素白罗裙成条状，细细的为项思龙扎起伤势来。

项思龙看着妇人那认真小心的动作，不由心中泛起一种温情，凑到她耳边突地轻声说道：“秀云，嫁给我！好吗？”

妇人正全神贯注的为项思龙包扎伤势，闻言精神一怔，蓦地一阵慌乱，却不小心碰着了项思龙的痛手，使他不时的闷哼一声。

妇人脸上春潮一片，目中显过喜色，听得项思龙哼叫，又不由得一阵惶急，茫然不知所措的望着项思龙起来。

项思龙看着妇人娇态，不禁心神一荡，伸手摸摸她带着泪花的脸蛋。

项少龙和管中邪从刘秀云口中听得项思龙受伤的消息后，都匆匆忙忙的赶到了项思龙所住的厢房中。

看着脸上带着痛苦微笑的项思龙，项、管二人都不觉感到又气又恼。

刘秀云却面带红潮忐忑不安的站在一边。

管中邪脸上露出关切之色的道：“思龙，你没事吧？他妈的，那小妮子可真可恶啊！”

项思龙干咳了一声，阻住了他下面的话，往秀云望去，却见她神色黯然的低垂着头。

项少龙也想不到事情会弄致如此地步，但见儿子项思龙因祸得艳福，征服了刘秀云，不禁微微一笑道道：“好小子，以后可要好好的对待秀云。对了，这几天你就在这里安心养伤吧。哈哈，老天也像想让我们父子俩多聚几天似的。”

刘秀云听得这话脸上显出惊异不已之色，嘴角动了几下，似想说些什么话来。

项少龙见状，拉过娇羞惊惶的刘秀云，轻声道：“秀云，以后思龙可就要烦你多多照顾了。”

项思龙听了父亲这话，只觉双眼一热，眼泪就欲夺眶而出。他深深的知道父亲这话的意思。等到他要离去吴地时，也就是他们父子俩不知何日才能如此融融乐乐的见面之时。

项少龙轻叹了一声后，又转向管中邪沉声道：“管兄，还有你，思龙往后也要你多多帮助了。”

管中邪心下一片茫然，苦笑的一眼这恩怨交织的“老朋友”道：“这个，放心吧项兄，只要我管某有得三寸气在，就决不会让人伤他分毫。到时，就是连你……”说到这里竟是硬咽的再也说不下去了。

项少龙黯然一笑道：“这个是自然的了。不过有了管兄这句话，我就大可放心了。”

项思龙心下悲苦，惨然一笑道：“我们现在不要谈这些不开心的事好吗？我在这里还想多住几天呢。”

项、管二人听了齐声大笑，刘秀云却是满头雾水，不明所以。

项少龙顿住笑声，脸色严肃的对刘秀云道：“秀云，我和思龙的关系，你绝对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知道吗？就连嫣然琴清她们也不例外。”

刘秀云乖巧的点了点头，她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但她隐隐的却感觉出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出的沉重感来。或许是因自己爱项思龙心切的

缘故吧。

项思龙就在这吴郡城住了下来。

纪嫣然、琴清、滕翼、王菲等诸人都来看望过项思龙，问起他为何会受伤时，项思龙把早已拟定好的答案倒背出来，说自己酒醉后不小心摔了一跃，手撑着了一声尖利石头，所以就……

刘秀云在一旁自是为他圆谎，说他如何如何受伤的。

众人虽是将信将疑，但此番搪塞也把他们都应付过去。

已是两天过去了，项思龙对父亲府里的人都熟悉起来，不过却并没有见着项羽，想来是父亲不想自己和项羽碰面吧。

心下虽是极想见这将来风云历史的人物，但一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微妙关系，想来不见也好。

手上的伤势是好了五六成了，王菲每次来见他，都似有话却又欲言而止。

项思龙知道她是想缠着自己教她剑法，却又见自己手伤未好，所以不好意思开口，心下暗笑，但还是安了她心，说再过两天便教她剑法，只让得王菲当时欢呼雀跃起来。

项少龙见到王菲和项思龙的亲热劲儿。心下却是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 第二十三章 有情无情

项少龙只觉心中莫名其妙的涌起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来。

思龙不会又喜欢上了菲儿吧？唉，看来倒像是菲儿喜欢思龙多些。这可怎么办呢，两人要是日久生情，思龙告知王菲自己真正的身份来，使王菲不顾一切的要跟定了思龙，那却如何是好？

还有，思龙与自己终究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菲儿和思龙好上了，自己却

又怎么回去向四弟王翦交代呢？难道让各自都痛苦不堪吗？

原来王菲是当年秦国一代无敌战将王翦的独生女儿，而王翦却又是项少龙的拜把兄弟。至于王翔王跃二人则是王翦的堂兄弟，自王翦向秦二世告病还乡，到塞外大草原与项少龙等一起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时，王翔王跃两兄弟就也已听王翦安排到了东城隐居下来。东城县令见他们二人是上将军王翦的亲戚，所以对二人特别恭敬。

想起四弟对这个独生女儿王菲的特别钟爱，这次带她出塞外四弟曾嘱托自己可得好好的照顾她，且似有意把王菲许给自己义子项羽。现在出现王菲和思龙相处欢好的局面，怎叫项少龙不担心呢？

不行！自己得想法阻止他们！青年男女玩出火来就如干柴烈火，到一发不可收拾可就糟了。

项少龙暗下决心，看了一眼正在花园里谈得欢声笑语连连的项思龙和王菲，眉头紧锁。

项思龙的手伤已基本好了起来，伤口都已全愈后结疤了。这日，项思龙正在房中与秀云戏笑，王菲却连蹦带跳的推门突地闯了进来，见着二人的

亲热劲儿，俏脸一红，垂下头去。

刘秀云忙推开项思龙，站了起来。项思龙却是毫不在意，虎目一挑嬉笑道：“菲儿，找我有什么事吗？”

王菲平静情绪下来后脆声道：“二叔，你答应过人家今天教我练剑的呢！”

项思龙故作恍然道：“噢？是吗？唉，人老了记性真是差多了，嘿，我差点又给忘了呢。”

刘秀云肚里暗笑不已，项思龙作弄王菲倒也一本正经似模似真的，真让人难以看出什么破绽来呢！要不是自己现在已经知道了项思龙的身份，可也会认为他说得是真话。

王菲听了项思龙的话，顿刻嘟起小嘴道：“哼，你尽骗人家呢！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莫不要推至我们都老了才肯教我不成？”说到这里不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但旋即发觉自己话中有语病，立时又羞得满面通红，焦躁不安的玉指扭弄着衣角，模样儿可爱极了。

刘秀云窃笑的摇了摇头，走到王菲身前，拉过她的小手，浅浅一笑道：“今天啊，我督促着你二叔教你练剑，菲儿这下满意了吧。”话刚说完，忽地想起项思龙的真实身份，那自己实质上现在也只可与王菲姐妹相称了。想到这里，也不觉粉面通红，浑身不自在起来。

项思龙看着二女娇态，心下一阵大乐，哈哈一阵大笑道：“好！今天我就开始教菲练剑，满意了吧，夫人？”

说完径直走到刘秀云身边，又轻声道：“夫人今晚可得给我一点奖品喔！”

刘秀云听了羞得咕骂他一句，心下却喜，拉了王菲的手轻快飞步走出房去。

三人来到练武场时，却见场中纪嫣然和赵致正在演练击剑对打，二人剑来剑往，利剑相碰之声不绝于耳。站在旁边围观的有四五十人，时时发出轰然采声，好不热闹。

王菲最是喜欢此等场面，拉了刘秀云的手飞快往围观的人从中跑去，来到了琴清诸女身边，立即加入了为场中对打二人呐喊助威的行列。

项思龙摇头笑了笑，缓步走到了父亲项少龙等诸人身侧，跟他们打个招呼后微笑着说道：“我看这里的武风还尚是非常浓烈呢，连两位夫人的剑术都如此高明。”

项少龙淡淡一笑道：“但比起王兄弟你的剑法来，我想却又是差得远了呢。哈哈，王兄弟今天有没有雅兴演试几招，让大家见识见识你的绝妙剑法呢。”

滕翼、荆俊、乌果等人哄然叫好，声音倒是盖过了为纪赵二女助威众人的采声。

项思龙莞尔一笑道：“嘿，我哪里会什么绝妙剑法的了？比起项三哥和滕二哥的剑术来，我可是小巫见大巫的了。”

这时场中纪赵二女民停下了对斗，众人又都围向项少龙和项思龙这边。

王菲听说是项思龙要出场比剑，立时眉飞色舞的拍手叫好道：“好哇！又可一睹王二叔的神妙剑术了！不过啊，最好是二叔和三伯两人比试一场，那才最是精彩呢！”

管中邪这时却插口道：“王兄弟的手伤还未全好呢，倒是不适于让他握

剑使力，还是由我来替他出这一场吧！”管中邪当年与项少龙几次比剑，都因战术失误败给项少龙，这次却想借此机会以报当年“一箭之仇”了。

项少龙自是明白管中邪的意思，微微一笑道：“管兄高超剑术，小弟可是多次领教，这次我看……”

话未说完，管中邪就已抢过话头道：“我与项兄只是切磋演练一番剑术罢了，嘿，项兄何必借口推辞扫了大家的兴呢？”

纪嫣然等知道管中邪的厉害，众人都是脸色微变，黯然无语，暗暗为项少龙担心不已，可自己等又不能出言劝阻，真是急煞人了。

项少龙也知道自己的剑术定是逊管中邪一筹的了，但是用百战刀法呢，自己却是自信能稳操胜卷。现在自己是吴郡城里众军的精神力量和军师，若败给了管中邪，自是对自己在众人心目中的威信大有打击，所以此战自己是只许胜不许败。

唉，想不到自己想看看能打败二哥滕翼的自己的儿子项思龙的剑术到底有多厉害，却还弄出个麻烦来，看来管中邪的心机的确很深，思龙有他相助，自己到是大可放心了。

想到这里，项少龙心下已有计议，望着管中邪多重含义的浅笑后拱手道：“那项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完走到荆俊身边，叫他去把自己的百战刀取来。

百战刀是项少龙当年依现代东洋刀样式设计的一把兵刃。锻造这把百战刀的清叔是纪嫣然手下的一名大梁国著名的炼剑高手，他依项少龙教给他的现代合金冶炼技术，在百战刀内加了“铬”，使之百战刀既重且沉，锋利无比，也堪称是当代的一柄神兵利刃了。

项少龙有了百战宝刀后，又自创了一套威猛绝伦的“百战刀法”。“百战刀法”乃是项少龙把现代杀洋刀法和古代剑法揉合而成的一门刀法。当年项少龙与齐国“剑圣”之称的曹秋道一战，就是靠这“百战刀法”与他相搏了有两三百招之余，从而获得“刀皇”的美称。

片刻荆俊就已拿了百战刀出来递给了项少龙。

项少龙百战刀一握手上，顿觉一股坚定无比的信心传遍全身。

项思龙亦也觉着父亲身上此刻隐隐散发着一股凌架于一般高人所有的逼人气势，心下倏地一紧，暗暗为岳父管中邪担心起来，不禁脱口说道：“这只是场比武较技，二位兄长只可点到为止啊！”

项、管二人见着项思龙的焦虑神色，均都心下一动，脸上显出一丝异色，但却转瞬即逝。

两人分了开来，在全场默注下，凌厉的眼神紧锁交击着。

围众者的心神都被两人身上散发的凌厉气势所感染，都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

项少龙收摄心神，“锵”的一声拔出百战刀，朗声道：“请管兄赐教。”

管中邪见对方刀刚出鞘，自己心中就顿然产生一种沉重的无形精神压力，脸色微微一变，“锵”的一声以左手拔剑，坐马沉腰，长剑不快不慢的照对方脸面削去。

项少龙正全神戒备，百战刀双手紧握斜举于身体左侧，本认为是最严密的防守起手式，却不想管中邪这一剑仍使他泛起一种无从招架的怪异感觉，这种感觉且似有点似曾熟悉来。

蓦地记起了曹秋道。

管中邪现在的剑术不就是也已达到了当年“剑圣”曹秋道的境界了吗？

项少龙心念电闪之际，百战刀也已随着他的一声低喝电闪而出，其势真是雷霆万钧，凌厉无匹，甚是让人觉着心神也要为之颤栗。

管中邪竟是毫不慌乱，两目神光如电，嘴角里逸出一丝让人高深莫测的笑意，冷喝一声，脚步向左移动两步，剑势倏地加速，长剑幻出大片剑影，再突地现出剑体，闪电横削而出。

项少龙感觉对方长剑封死了自己百战宝刀的所有进路，叫他似乎只有运刀架封之力。

心神一凝，百战刀上下翻飞，寒芒电射，“唰唰唰”一连三刀连续劈出，有若电闪雷击，威势十足，凌厉至极。

管中邪对着他的猛烈攻势，首次被迫改攻为守，但还是半步不让的应付着项少龙水银泄地般攻来的刀法。不过这一窒凝，使他气势如虹的斗志立时削弱了三分。

项少龙虽是攻势猛如狂风扫落叶，但亦感对方的剑势就像一个防守坚固的城堡，无论自己的刀由哪个角度攻去，对方都能化解。

“当当当当”突地四声清脆刀剑相磕之声响起，使围观众人提悬着的心更是一震。

管中邪长剑被百战刀的沉重力量荡开，手腕亦是震得一阵剧痛，手中长剑差点脱手而出，心下一阵大惊。蓦地长剑微微一阵抖动，手中长剑幻出重重剑芒，竟是身形不退，反大跨前两步，长剑如灵蛇吐信般往项少龙攻击，一付两败俱伤的打法。

众人齐声惊叫出声。

项少龙亦是感到管中邪此剑让自己已避无可避，更是刀势不敢停顿片刻，只得也使出同归于尽的打法，但是心神却是剧震，刀势略之一缓。

眼看两人就要血溅当场。

蓦的只见项思龙展开“百禽身法”，身体如离弦之箭般冲向两人，手中拔出寻龙剑在他浑身四周幻起无数剑芒。

项管二人见状同时大惊，刀剑都倾刻间顿了下来，但余势还是已经不由自主攻向了对方。

“当当”又是两声剑响。

后见三条人影乍的分了开去。

全场顿然静默无声，喘息可闻。

顿刻后，众人静心细望，才都大松了一口气。

却见三人凝目而立，手中握着刀剑动也不动。

过了良久，项少龙和管中邪才都发出一阵带着悲壮和欣喜的哈哈大笑。

管中邪喝然一声长叹道：

“项兄的刀法比当年更是精进多了。唉，管某始终还是你的手下败将！”

项少龙静默一阵后道：“管兄这是哪里话来？你我只是打了一个平手罢了。

唉，说起来我看王兄弟刚纔挡开我们二人的一剑，才真是神乎其技呢！”说完向项思龙投过一种敬爱而又迷离的目光。

项思龙只觉脸上一红，卑声道：“两位兄长，方纔惊心动魄的刀法剑法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呢！小弟刚纔鲁莽情急之下，对两位兄长多有冒犯，还请见谅一二。”

这时纪嫣然、滕翼、王菲、刘秀云等众人又都围了上来。

王菲拍了拍胸脯后笑道：“刚纔的情形啊，都快吓死我们了呢！说好了只是比试武技，可真正打起来竟像要拼命似的。若不是王二叔那神妙的一剑阻挡啊，我看……”

说到这里脸上作了一个古怪之色。

众人也都对刚纔的情形心有余悸。

刘秀云拉过项思龙又气又敬的低声道：“你这人啊，可真是胆大的不要命呢！要是你刚纔有什么……”说到这里竟硬咽起来，秀目流下了两行泪珠。

项思龙心中甜蜜的凑到她耳际低声道：“你老公福大命大，死不了的了。”

嘿嘿，我怎么舍得丢下一个如此美画似玉的老婆呢？”

刘秀云又喜又羞又恼的把娇躯扭了几扭，瞪了他一眼后轻声道：“你跟项……跟他一样的死德性。”她本想说“跟项三哥一样的死德性”，可突地想起自己现在与项思龙的关系来，顿然改口。

项思龙本还想说两句挑逗的话，可纪嫣然已来到他身边把身子朝他拂了拂道：“刚纔真是多亏王兄弟援手了。”

项思龙顿时一阵手足无措的道：“我和项三哥、管大哥都是兄弟，刚纔冒然……嘿，是侥幸的了。项三哥和管大哥原本也都无意伤着对方的，我刚纔只是紧张的……多此一举罢了。”

管中邪听了这话老脸一红，他方纔可是真存心与项少龙打个两败俱伤的，他也不知自己怎的愈打愈是想起当年项少龙与自己的各种仇结来，最后竟情不自禁的萌生出了杀机。

唉，要不是思龙方纔那一剑，自己或许现在已含恨九泉了。

想起现实的许多事情来，管中邪只觉浑身冷汗直冒。自己如果真杀死了项少龙，那项思龙定也是在劫难逃，还有刘邦等人也都将遭项羽的全力攻击，那自己……

管中邪愈想愈是心惊，刹那间脸上显出的愧色来。

滕翼走到他身边突拍了一下他的肩头严肃冷竣的道：“管兄，你做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项思龙见着管中邪的丧感之态，走了过去沉声道：“管兄，现在大家都不是安然无事的吗？何必这么不开心呢？”

项少龙也微微一笑道：“是啊，管兄，我们方纔只是彼此差点失手罢了，幸好有王兄弟相助，不过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管中邪心下感动，走上前去拉着项思龙和项少龙的手紧紧一握道：“好……好兄弟！”

三人相顾一笑，但是这笑容里却又暗含了多少对现实残酷的无耐呢？

项思龙隐隐的觉着父亲项少龙这两天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心里突的有种怪怪的紧张感觉。到底是什么事让父亲心烦呢？难道是与自己有关的？是不是那天教场比武，岳父管中邪对父亲动了杀机所引起的？

难道是滕翼、荆俊他们劝父亲软禁下自己和岳父？要不自己这两天怎么会总是有一种被人跟踪的感觉？项思龙想到这里只觉心神猛的一震。

若真是这样自己等可就有得危险了！怎么办呢？难道……难道父亲是想用温柔手段来稳住自己，而暗暗的却又派了人去刺杀刘邦？

项思龙只觉心头一阵冰凉，额上冷汗直冒。如若真是这样的话，那父

亲简直是太过于狠毒奸诈了。但是政治是最残酷的，为了达到目的，自是要无所不用其极啊！

项思龙顿觉有一种被欺骗的悲痛感觉，心头只觉一股无名业火在燃烧。

如若……如若刘邦真有什么闪失，我一定要……要大义灭亲！只要我活着出了吴地，我不搅得天下大乱才怪！你项羽他妈的也别想做什么西楚霸王了！

项思龙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怒火都快迷失了自己的神志。

刘秀云突然推门进房，见到项思龙双目赤红似想杀人的狂态，大吃一惊，走上前去温柔的道：“思龙，你……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项思龙目射杀气的瞪了她一眼，看着她被自己吓得花容失色的模样，心中一软，神色平静少许但仍是心烦的暴躁道：“你是不是希望我病了？我死了你才高兴对不对啊？哼，美人计！我见得多了呢！”

刘秀云又气又急又惊又恼，听了他的话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嘴唇颤抖的喃喃道：“我……我……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你……你怎么会说这种话来呢？我……我的命好苦啊！”说完不禁昏厥了过去。

项思龙大吃一惊，忙冲上前去扶住她欲倒下的娇躯，虎目流下两行不知什么滋味的热泪，轻声道：“秀云！秀云！你醒醒啊！是我不对！我不该在我心情不好时冲你发脾气的了。秀云！你不要吓我！在这里，我现在只有你才可以给我战斗的勇气和力量了！”说到最后竟也是泣不成声。

刘秀云缓缓的醒了过来，听到项思龙最后的两句话，只觉心中一热，抱住项思龙又是一阵痛哭，好一阵后才睁开红肿的秀目，一脸惊惶的望着项思龙悲声道：“是什么事情让你发如此大的火呢？是秀云做错了什么事吗？思龙啊！”

人家心里好难受好害怕啊！”

项思龙羞愧怜爱的轻吻着她脸颊上的泪花，柔声道：“对不起了，秀云，我……唉！”

刘秀云听着项思龙长嘘短叹欲语无言，知他心怀郁结，翘首问道：“思龙，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呢？可以告诉秀云吗？”

项思龙看着她让自己怜爱得心痛的凄容，寻思道：“看秀云这样子，应该不会是父亲安排来监视自己的。唉，自己会不会是太多心了呢？或许父亲根本就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做，那自己岂不是……嘿，太过于小心眼了？”

这样想来，项思龙只觉自己激动的心怀平静了好多，摇了摇头目光迷茫的道：“也没什么了。唉，秀云，或许是我太过多心，在疑神疑鬼吧。这两天我总觉着我的心神很是不安宁，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说完，又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刘秀云抚摸着他宽厚的虎背，幽幽的道：“思龙，你的这个预感或许也会很快面临到呢，今早我听嫣然说王翔也已来到吴郡城，似是对你的身份起了疑心，想请项……项伯父来试探识别一下你的真实身份呢。项伯父虽然会为你辩护，但只要他能拿出真凭实据来的话，那时你……就会有危险了。对了，听说王翔是因在府里擒下了你安在府里的四个武士而对你起疑心的。”

说到这里又悲声道：“思龙，你……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项思龙想不到事态果有变故，只是不如自己先前所想的那样严重罢了。脸上一红，心下却是暗暗心惊。

沉默片刻平静下心怀后，项思龙皱眉道：“这样看来，我的身份终是会



被他们识破的。因此的话，我们只好寻找时机偷逃出吴郡了。”

刘秀云愁容惨淡的道：“思龙，我们真的定要离开这吴郡城吗？我……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呢！又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习惯。”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音如蚊纳的道：“其实只要你愿意留在吴郡，即使你公开身份，项伯父也会帮我们解决一切困难的。”

项思龙听了神情一怔。是啊，自己如果留在吴郡与父亲在一起，那种日子会有多好啊！但是历史的责任呢？自己难道可以抛弃不顾吗？

项思龙一想到这残酷严峻的现实，不禁摇头苦笑起来。

项少龙现在心下的烦恼绝不亚于项思龙。

自教场比武管中邪欲杀自己以来，滕翼、嫣然他们都叫自己小心谨慎，防备管中邪和项思龙二人。但是此二人都与自己有着说不清的感情纠葛，叫自己怎犯得下心来对付他们呢？

屋漏更遭连夜雨，自己正为着滕翼他们的话烦恼不堪时，王翔却带来了个更让自己头痛的消息，说怀疑他二弟王跃是项思龙装扮的。

自己和滕翼自是早就知道这个事实的真象，但此消息被嫣然、荆俊、乌果他们知道了，却更是为自己担心不已，这两天竟然不许自己去与项思龙会面，并且私下派了人去监视项思龙和管中邪。这叫自己怎不心烦呢？

唉，自己原本是为了和儿子项思龙多相聚几天，谁知竟弄得如此局面来？

项少龙靠在一张太师椅上，心绪凌乱的思想着这些七七八八的烦恼问题。

如此下去，思龙的身份终会被揭穿，那样一来，他的处境就会危险了，虽然有自己坦护着他，但……唉，事情终会很是麻烦的了。

自己身为三军指挥军师，怎么可以徇情枉法以身犯科呢？

但是叫自己处置项思龙和管中邪二人，那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的。尤其是项思龙，自己反只会抛弃一切顾虑的去坦护他。看来一是只有偷送他们二人出得吴中，二是对他们二人实行软禁了。

后者虽然于自己来说是有天大益处的，但是对于思龙来说呢？他只会恨自己一辈子，甚至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来。若真这样，自己的精神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说不定将来再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帮羽儿了。

唉，自己虽是想去改变历史，但现实的残酷冷峻却如在惩罚自己的这种“罪恶”似的，偏偏叫自己的儿子来克制自己。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命由天定”么？自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秦始皇，但是历史确实还是没有被改变过。

吕不韦不是如史记中记载的那样，在小盘登基前夕死了么？还有焚书坑儒的史实等等，不都是史记中记载得有的吗？只不过因为自己与小盘的特殊关系，历史的真实情况被小盘下令篡改了罢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证明了历史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事实吗？

项少龙想到这里心中感到了一份凄凉。

难道自己真的是不能改变自己义子项羽兵败乌江自杀的命运吗？

项少龙只觉心中一阵阵的刺痛，蓦地又怪怪的思想道：“如果这时代里没有出现项思龙，自己又会不会一定可以改变历史呢？”

项少龙心下猛的一阵“突突”的剧跳，但旋即平静下来，咬了咬牙，似

作了什么决定似的。

王菲来找项思龙时，脸色怪怪而神情却又有点不安的怔怔看着项思龙。

项思龙知道这泼辣的小妮子与自己相处的这么些天来，已经深深敬爱上了自己。这刻她听到有关自己身份值得怀疑的消息，心情自是有着一种异样的不平静了。

唉，自己又何尝不是有点喜欢上这活泼开朗而又泼辣的小妮子了呢？自己与她只能是有缘无份罢了。项思龙想到这里，收拾烦乱的心情装出一丝笑容道：“菲儿，有两天没有见到你的人影了，为叔也正想着你呢。今天来找我不是要我去教你学剑啊？”

王菲一改往日的活跃，听了他这话竟是突地眼圈湿了起来，咬唇垂首，沉默不语。

刘秀云这时也强作欢颜，走上前去，拉过她的手道：“菲儿，你怎么了？找王叔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王菲猛一抬头，目光紧紧的盯着项思龙，一字一字的道：“跃叔，你到底是不是项思龙？”

项思龙心神微微一怔，装作惊态道：“什么？菲儿，你说什么？哈哈，竟说我是项思龙？你这话听谁说的？”

王菲见着项思龙又惊又愤的神色，心底更是一片混乱，脱口道：“项三伯也说要把你擒下囚禁起来呢！如果你不是项思龙，他又怎会准备如此作来呢？”

项思龙和刘秀云听她此话，禁不住心下同时大惊，脸色直变。

刘秀云更是忍不住失声叫道：“项……他怎么会如此做呢？难道竟然不顾与思龙……”

项思龙听她再说下去就要泄露自己和父亲关系的秘密了，忙出声阻住她的话头道：“秀云，你干嘛如此激动呢？咱们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项三哥尽管来抓我罢了。

验明真象后，他自会放了我的。”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后又惨笑道：“他也是出于小心谨慎嘛！现在这世上还是处处留一着后手为好。但倒不知他为何会怀疑我就是项思龙来。”

项思龙其实心里苦痛至极点。父亲终究是食言而将要出卖自己了，自己的预感还是没有错的。

项思龙突地一阵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的悲凉让人听了心神黯然，只听得他喃喃的道：“煮豆燃豆箕，相煎何太急？”

王菲听了已是禁不住落下泪来，神色凄苦的泣声道：“你果然是项思龙！你不用再在我面前演戏骗我了！你……你还是想着自己怎样的逃过此劫难吧！”

说到这里突地一跺脚扭身往房门外冲了出去，到得门口时又突地停住了身子转过头来恨声道：“项思龙，我恨死了你！”

项思龙听了茫然若失的望着她从眼前逝去的身影，心里觉得好酸好沉。

项少龙焦急不安的在客厅走来走去。

纪嫣然、琴清、乌果、乌卓等都深怀心思的望着一脸愁容的项思龙。

少龙这两天到底怎么了呢？自王翔带来王跃身份值得怀疑的消息后，他的神色就一直古古怪怪的，夫君隐居塞外的这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见他这样的精神失常过啊！

纪嫣然目光黯然迷离的想着。

难道这王跃身上对他而言有什么秘密？噢，对了，这王跃可能是易扮的项思龙！那么这项思龙与夫君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看这“王跃”谈吐不凡，才思敏捷有若夫君当年，难道他们……或是同一师父调教的师兄弟？还或是同一宗族的家人？

纪嫣然想到这里只觉有一种忐忑的怪怪感觉。

那么少龙为什么自“王跃”来这里之后，就不许宝儿来见他呢？他向来都是很疼爱宝儿的啊？可为何今天宝儿来找他，他竟然叫二哥滕翼和五弟荆俊把宝儿强迫的送回郡府去呢？

纪嫣然觉得自己愈想愈是糊涂起来，禁不住站起身来走近项少龙，温柔的道：“少龙，你有什么心思最好能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担一下。都相处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信不过我们吗？就是天塌了下来，大家都会来帮你扛住的。”

项少龙停住了脚步，憔悴的面容上闪过回忆之色道：“唉，要是我们在塞外草原里不出关外，继续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日子会有多么的惬意啊！现在就不会有这许多烦恼的事情了！”

众人听了神色一愣，虽是茫然不知所以他为何这刻说出此等话来，但眼睛里都也不禁流露出一种沉迷陶醉的回忆神色。

项少龙的心更是飞过这充满战争杀伐的尘世，飞回到了让人浑然忘忧，辽阔草原的生活里……。

## 第二十四章 情系草原

风，拂面而来，轻悄悄的。

草，漫步而过，软绵绵的。

柔和的夕阳光斜射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成群的野马在这绿草如茵的“大地毯”上悠闲的啃着地上的草儿。

项少龙和纪嫣然挽携着踏步在这夕阳下的大草原上，心中各是思绪万千。

终于逃离了那尘世中的勾心斗角了！

战争和杀伐也终于离开他们远去了！

项少龙语气满是感慨而充满激情的道：“嫣然，我们向往已久的生活终于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你瞧这草原的黄昏是多么的美啊！平静而和谐。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真是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处在？”

纪嫣然目光迷离的看着自己爱煞的夫君，偎依在他坚实宽广和怀里，朱唇轻声道：“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才来到这与世无争的大草原里，梦想终于变成现实，我们自是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生活。但是天下间的劳苦百姓，却是没有几人能有我们这般幸运的了，他们还在流血中痛苦呻吟呢！”

项少龙神情一黯道：“可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乾坤的，我们可以做的只有是空的同情，空虚的自我安

慰。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嫣然，我们还是不要去想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情了。对了，宝儿这两天在做些什么？”

纪嫣然的秀眸里幽怨的神色这时闪过一丝异采道：“他这两天缠着二哥给他讲中原的故事呢！尤其是关于你的英雄事迹。唉，宝儿那小家伙似乎很向往中原的生活，常嚷着要回中原去见识见识呢。”

项少龙听了只觉心里一突，有些怪怪感觉，目光尽显忧虑。

难道宝儿真的是将来驰骋中原，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吗？

项少龙又觉心里一阵恐惧和刺痛。若真是这样，那自己也就没有几年这样平静的生活可过了，战争和杀伐又将袭卷到自己头上来。

还有……还有项羽终是被刘邦迫得偕美女虞姬自刎于乌江边上……

难道这些残酷的现实真的将面临到自己头上来吗？

项少龙的虎躯不自觉的打了个寒颤。

纪嫣然见了一怔，担心的道：“少龙，你身体有什么不适吗？噢，有了凉风了，我们还是回营帐去吧！晚膳也差不多快准备好了。”

项少龙平静了一下心怀，看着纪嫣然那娇艳若芙蓉的俏脸上带着几分关切的焦色，心下一甜，轻接着她的纤腰，吻了一下她娇嫩的脸蛋，微微一笑道：“这么一点凉风会吹倒你的夫君吗？那么晚上我怎么去应付我的六位夫人呢？”

纪嫣然俏脸一红，娇怒的嗅了他一眼道：“人家刚给你一点颜色，你就故态萌发了。”

哼，你还不是个……这么多年来我和几个姐妹肚子都毫无动静，都恨死你了呢！”说到这最后两句声音已是弱如蚊蚋。

项少龙也是心神一震。自己这么多年来怎么没有让众夫人中的任何一个怀孕呢？难道自己是被“马疯子”那个什么时空机器难破坏了生育能力不成？

想到这里，项少龙只觉心里蓦地一阵冰凉，同时也觉得自己真是愧对众夫人了，不禁生出一种痛恨自己的感觉来。

纪嫣然见自己的话使得夫君不开心起来，心下歉然的陪笑道：“我只是随口开玩笑的呢，夫君大人生气了？其实我们有了宝儿，都已经心满意足了，又哪会怪恨你来着呢？”

项少龙知道嫣然此番话是安慰自己来，脸上苦笑，心下却还是不能对自己释然。

项少龙和纪嫣然回到营帐时，却见众女正在有说有笑的大摆晚膳。

荆俊见着项少龙脸上有异色，怨声笑道：“今天是灵儿的生日呢！我和二哥都找你们老半天了！大家都等着你这做三伯和三娘的回来主持今晚的生日宴会呢！”

项少龙倏地记起二婢善兰今天还特意叮嘱过自己，二哥儿子滕灵今天生日，叫自己可千万不要忘了，因为灵儿吵着要自己为他举行生日宴会。

想到这里，莞尔笑道：“嘿，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时间刚刚好呢！好了，宝儿和灵儿呢？”

琴清这美女凑过来笑道：“也还不是出去找你们了，这两个小家伙今天都乐了一天呢！二哥被他们缠个半死，非要给他给他们讲故事听，当然都是关于你这个很会享受的大英雄的事迹啦。”

赵致这时也过来续道：“这两个小家伙啊，在众孩子们面前都装作大人

般的成熟，可一见着你和二哥就又敬又怕，老老实实的。今天二哥给他们放了一天假，没有要他们去做功课，二小都高兴得个什么似的，带着众孩子啊在这草原上演习打仗的游戏呢！可真像透了你这个做干爹的当年，喜欢打打杀杀的。”

项少龙心下又不自然起来，嘴上却笑道：“这就叫作虎父无犬子嘛！舞刀弄枪才方显男儿本色呢！”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哈哈大笑道：“我们的‘大圣人’又在高谈阔论些什么？”却见邹衍从帐门外走了进来，脸上含着微笑的望着项思龙。

纪嫣然一见着是邹衍，忙上前去娇声道：“干爹，你不是和图先生、肖先生一起去了塞北的草原了吗？今天怎么也赶回来了？”

邹衍慈爱的看着她笑道：“乌果今早就去那里把我们接了回来，一百多里的路，骑马很快就到了嘛，大家都快有半年多没有欢聚在一块儿啦，今天难得有机会，我怎么舍得不来呢？”

帐外又传来两声爽朗的笑声道：“是啊，我们都是来凑热闹的呢！邹先生昨晚还跟我们说，明日我们会遇着喜事，却果也被他说个正着。”

图先和肖月潭二人也走了进来。

乌廷芳大喜道：“我爹和大哥来了吗？”

肖月潭摇头道：“他们要在那边镇守牧场，不能来了。不过却托我们给灵儿带来生日礼物了。”

项少龙要大家都围坐了起来，叫了荆俊去找滕翼和项羽、滕灵他们。

荆俊刚出得营口不多久，却见得他又转了回来，笑道：“我刚出营帐就碰着他们三人，倒省去我找他们的工夫了。”

赵致嬉笑道：“这次又便宜你了。”

话刚说完，滕翼带两小已走进帐营。

项少龙望着滕翼苦笑了一下，项羽却已跃到他怀里撒娇道：“我和灵弟一起找了你大半个下午呢！爹，你可是哪里去了？”

项少龙看着怀里健壮的义子项羽，却见他虽只十二岁，但却长得比一般孩子高壮多了，已经有得自己齐肩般高，浓眉环眼，双瞳仁，手脚粗壮之极，脸骨粗横，肩宽臂粗，眼若猎鹰，浑身散发着一股坚毅勇猛的斗气。

项少龙心里顿然又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看着怀里的项羽发愣。

滕灵的童脆声把项少龙惊觉过来，只听得他怨道：“三伯昨晚还说今天陪我玩的呢，谁知却是说话不算话！”

项少龙松开项羽，走了上前去一把抱起比项羽矮小许多的滕灵，摸了摸他的脸蛋道：“好吧，今晚三伯就给你讲两个故事以作补偿，好吗？别哭丧着脸了，今天可是你生日呢！”

滕灵听得项少龙将进故事与他听，高兴得连拍小手道：“好哇！三伯这次说话可要算话啊！”

项少龙放下了他笑道：“当然啦，这次有你这么多的伯伯爷爷作证，三伯想赖也赖不了了。”

众人听了一齐大笑起来。

这时乌果带了二十多个皆约十二三岁左右的女孩男孩，吵吵嚷嚷的进得帐内。一时营帐里更是欢声笑语孩童叫喊声连连不绝，凑成了一首欢快的众人合欢曲。

项少龙看人数差不多都到齐了，安排众人围桌坐定后，先叫滕灵闭上

眼睛许了个愿，随后领着众人唱起了早就教会了他们的现代的“祝你生日快乐”的生日歌。

歌声划破草原夜空的静寂，场面热闹非常。

众人闹哄哄的狂欢了好一阵子，滕灵这时突然大声道：“我们来听项三伯讲故事好不好？”

众孩子们听了齐声欢呼，纪嫣然、滕翼、邹衍诸人则是望着项少龙微笑不语。

项少龙平静了一下还在兴奋之中的情绪，看着众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的眼睛，干咳了两声，然后好整以暇的道：“好，现在我就开始讲第一个故事。在很古很古以前啊，天下有十个太阳，昼夜循环在天空中运行，使得人间没有日夜之分，人们的起居作息都失去了时间准则，再者呢，那十个太阳散发出的热量啊！使得天都下不了雨了，以致造成天下大旱，农民百姓都饿得奄奄一息。”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却见在坐众人无论孩子大人都瞪大眼睛望着自己，静待自己说下去，以下暗暗好笑，要说叫自己讲故事，在现代里时看过的各种小说杂志可多的是呢，即便讲上一年自己也讲不完。

项羽见项少龙故意卖关子，催声道：“爹，快接着讲下去啊！”

项少龙笑了笑接道：“就在这民众都接近死亡边缘的时候，当时的一位圣帝王广招天下奇人异士，找出了一个叫后羿的神射手，叫他射落多余的太阳。

这天，后羿在众多百姓围观之下，连射了九箭，射下了九个太阳。围观的百姓都对这后羿敬若神明，把他拥立为王。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灵儿，你听了后有什么感想呢？”

滕灵偏着小脑袋苦想了一会后说道：“三伯是告戒灵儿日后要行侠仗义，利民除害吗？”

项羽则是眨巴着眼睛接口道：“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一是说射技习到极致可以克敌于几百丈之外，二呢则是说练好神技为天下百姓除害，就能得到众人的爱戴。”

邹衍听了后目射奇光点头赞道：“不错！孺子可教也！虎父无犬子实没说错。”

肖月潭也顿首道：“其实说来，箭乃是两军对敌中的最佳武器，可以让你先置身于安全之地而再杀敌于百丈之外。所以习射自古至今在各国练兵中一直受到重视。”

滕翼这时也接口笑道：“说起习射，我却也想起一个故事来。从前有一位射箭神手收了一个徒弟，教徒弟射箭时除了要他练臂力外却主要让他练目力，方法是先悬车轮于架上，教徒弟时时注目而视，一段时日后把车轮再换成铜钱，待徒弟告诉他练到了凝视铜钱也感觉如车轮大时，又将铜钱改换成了一口苍蝇。

三个月后，徒弟再告诉他，运神注视苍蝇也可感觉如车轮般大。但神射手依然摇头说徒弟只练到形而未练到神。要他继续勤加练习。一年以后徒弟全神注目而视苍蝇，只觉苍蝇在自己眼中就像定了形丝似的，丝毫毕露的落在自己眼中，而浑然忘却其它，神射手这才微笑着跟徒弟说，他的射术练成了。”

纪嫣然道：“你这故事也就是说善射者必须做到意随心动，弓随意发

了。我看这样的箭术只有王剪四弟才会，可惜他不在这儿啦，可不可以让他给我们表演一番。”

项少龙想起自己与四弟王剪首次相识是为争夺做小盘的太师傅，想起他那神乎其技的绝世箭术，现在都不禁心动折服。

项羽则听得神往不已道：“二伯射术也厉害得呢，我亲眼看到他一箭射三只飞鸟来呢！对了，二伯，从明天起你就开始教我身箭好不好？”

滕翼对自己这给三弟项少龙过继的大儿子项羽特别疼爱，闻言一笑点头道：“只要你吃得住苦啊，我尽可以教你。”

项少龙听了项羽又要习射箭，心里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只觉着有点突突的直跳。

自己的义子项羽到底不是不未来的西楚霸王呢？

项少龙突地觉着头痛欲裂来。

项少龙在这怡然恬静的草原生活里，心里总是有着一个疙瘩似忧闷不乐。自己把小盘一手缔造成了秦始皇，难道真的却又要自己帮义子项羽一手把大秦帝国给毁掉么？这是一个滑稽而又痛苦的命运啊！

但是史让上记载的项羽的身世却不是这样的啊！他是楚国一代名将项燕的孙子啊！

再说自己这里也没有什么叫项梁项伯的人。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担心呢？难道历史真的又会把这个灾难的使命降临到自己身上？

项羽的外貌性格都太像史记中所述的西楚霸王的形像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

项少龙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深深沉思之中。

纪嫣然不知何时已来到了项少龙身边，看着夫君一脸的愁苦之色，把头轻轻的靠在他宽厚结实的肩头上幽幽的道：“少龙，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心烦呢？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世俗的苦难了，在这浑然忘忧的大草原里，自己所爱的亲人和朋友都已欢欢乐乐的想聚在一起，我们应该过得很开心才对啊！”

项少龙反手一把把她搂住，感受着这美女对自己的绵绵温情，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道：“烦恼不惹人，人自寻烦恼。唉，或许是人愈老了也愈变得胆小怕事多愁善感了罢。我总觉得我们这种平静的生活终会被什么打破似的，暴风雨似乎就隐埋在这平静生活的深处里。嫣然，我真的是感觉有点恐惧，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再一次打击的痛苦。”

纪嫣然把娇首深埋在项少龙的怀中，心中激情涌动的道：“少龙你不是说过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们现刻拥有着这宁静美好的生活，就暂且去尽情的享受他吧！何苦又去想那许多还是未来的愁苦来烦恼自己呢？想开些吧，明日愁来明日还。”

项少龙听得夫人这一番柔情似水的安慰话来，只觉心中一荡，喃喃道：“嫣然，我项少龙能够得你为妻，也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份？”

纪嫣然赧然的甜蜜一笑道：“妾身能够得你为夫，也甚感欣慰呢！举天下之士有得几人有我夫君这般才智敏捷勇略过人的呢？”

项少龙情绪不觉一阵激荡，端起纪嫣然的俏脸细细的端详着她，又是一阵意乱情迷，忽地只觉欲火顿起，想到了一种松弛精神的妙法，凑到她的耳旁低声道：“我的好夫人，今天陪我睡觉好吗？我想……”想到这里俯头在她的香唇上痛吻起来。

纪嫣然脸上飞起一朵红云，娇柔的道：“夫君要妄身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项少龙捉狭道：“那我的好夫人就请先回闺房等我，不准你身上有半件衣物，待会我进来与你立即缠绵，可以吗？”

纪嫣然又羞又喜，“嚶哼”娇呼，脱出他的怀抱，白了她一眼，径自奔回房去。项少龙看了心中大乐，神情荡然。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项少龙和乌卓、滕翼、荆俊三位兄弟忘情的在一望无际绿草如茵的草原驱骑漫游着。

项少龙看着在这蓝天白云下的大草原上追逐嬉耍的一群大约十三四岁左右的少男少女，嘴角上浮起一抹幸福满足的笑意道：“如此怡然自乐与世无争的草原生活，我想是每一个饱受过战争痛苦的人都向往的吧！”

滕翼也感慨的道：“现在天下终于算是风平浪静。嬴政平定了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天下百姓应该也会有一段太平盛世的日子过了吧！战争已经是平息了！”

乌卓则是心有余悸的道：“嬴政的手腕也确实是太过厉害罢了！自吕不韦等二党倒台后，他就一把收揽了秦国所有的军政大权，利用自己强大的国势震慑力度，辅以贿赂、离间、分化等软硬并施的各种怀柔手段，再叫王翦、桓奇等超级名将出征六国，遂使六国被逐一击破或是自动降服，使之成为了历史上威名远播的第一个统一天下诸多王侯并雄局面的始皇帝。”

荆俊却又是冷笑的道：“哼！若是没有三哥的帮助，他嬴政会有今天的风光么？或许现在已成了战争的代罪羊羔儿呢！他妈的，可这小子竟然是狼子野心，三哥成就了他，但他却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得连自己这一生辉煌成就所赐的恩人也想杀。我看啊，这小子的江山定是不会坐稳多久的了。如此逆天反人心的人，天下必将会起而反之，又怎会能统治好天下？”

项少龙听得心下一震。

他想起了小盘今手的残暴专横的行为，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还有残酷的刑罚以及因自己而起的焚书坑儒等等，这些天怒人怨的行为，都酝酿了将来使秦王朝灭亡的强大的反抗力量。对了，不是有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么？

项少龙只觉着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感觉的剧烈的刺痛。

小盘是自己一手把他缔造为秦始皇的，但是他完成统一大业后的残暴专横却又是自己所阻止不了的，也就是说自己无力扭转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王朝灭亡的结局。

忽的又想起了李斯，项少龙的心中更是涌起一股怪怪的酸味来。

李斯是由自己一手推荐给小盘的，但想不到他将来竟因爵禄熏心，泯灭良知的教使胡亥变本加厉的推行秦始皇的暴政，使之把胡亥和他自己都引向迅速灭亡的道路。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呢？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但是对于政客的善恶又用什么来作为标准衡量呢？

项少龙不禁摇头苦笑，想起自己以前的那些所作所为也不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对，什么是错，心里感觉胡里胡涂的。

若是没有自己，小盘肯定是当不上什么秦国国君的了，李斯也不一定



能做上秦国宰相。想起他们的结局却又是让人感到可悲的，心下不禁又是一阵默然。

如果自己造就义子项羽成为一代西楚霸王，那历史又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呢？

项少龙只觉一阵砰然心动，心情紧张忐忑起来。

一阵少男少女的欢呼声把他惊醒过来。

项少龙抬头往发声处望去，却见义子项羽正在和滕灵练剑，二小剑来剑往，倒也俨然有一派剑手的模样。

纪嫣然，琴清、赵致、田凤诸女都围在旁边观战呐喊助威。

项少龙心中顿然升起一种甜美的感觉来。

滕翼这时望着他疑惑的道：“三弟，你在想什么呢？竟然这么入迷出神？”

项少龙看着不远处挥剑淋漓潇洒自如的义子项羽在阳光下那英俊威严成熟的面孔，忽地一阵哈哈大笑道：“世上的万事万物本身都是会新陈代谢的，想来历史也当是如此的了。一代旧人换新人，只要随着历史发展的潮流走，也就是自己在这时代的历史责任了。”

滕翼、乌卓、荆俊三人听了项少龙这番没头没脑的话，都是一脸茫然，不知他在古里古怪的说些什么。

项少龙望着他们神秘的莞尔一笑，目光又投向正在舞剑的项羽。这日下午，项少龙正在营帐内与赵致、田贞二女说笑嬉闹。

滕翼和荆俊二人突地风风火火的闯了进来，一脸的焦急不安的神色。

项少龙心下一惊，俊脸微红，放开二女忙站了起来迎上去道：“二哥，发生了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滕翼缓了一口气后，语气急促的道：“我们牧场遭到胡人的偷袭了，他们这次竟出动了三千多的人马，我们派守牧场的人都快守不住了。”

原来这胡人乃是这塞外漠北一带里的一个凶蛮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族中之人，人人会武，起居无定，经常流动的抢夺劫杀这塞外周围弱小部落的财物和美女。

因这塞外远离中原本土，秦政势力范围难以涉及，所以这一带虽无战争杀伐，但盗贼繁多。就像这胡人就是塞外人人谈虎色变的一霸。

三年前他们也曾气焰嚣张的有五六百人来到这丰饶的牧场想大肆抢夺一番，但不想碰的是训练有素的乌家军，所以被打得灰头土脸的狼狈而逃。从此就再也没有来侵犯过。

这次卷土重来，自是想洗当年一箭之仇。

项少龙闻言心中大震。他们这边镇守牧场的乌家军只有一千多人，如果是在猝不及防的境况下被胡人马贼偷袭，那自是情况大是不妙。

以少胜多一是靠巧妙计策或利用有利地势，二是需全军凝固的合坚力量。乌家军虽是人人身手不凡，但是这批胡人却是凶残横蛮，个个都是力大无比，而且善射。

现在该怎么办呢？项少龙心念电闪之中，已经自帐壁上取下了百战刀，低喝道：“快！我们前去看看！”

三人出得帐外，策马飞驰柱争杀之地冲去。

不多时三人就已来到战场。

却见前方草原防守隘碍处一片混乱，喊杀声直冲云霄。乌卓领着一千

多名乌家军，正死命挡着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击。乌家军在众贼一批又一批箭矢的射杀下一个个的惨叫着倒了下去。

项少龙看得心中刺痛，双目赤红，狂喊一声，拔出百战宝刀，带头冲杀过去。滕翼、荆俊二人亦是看得怒火直烧胸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叫，提剑策马冲上前去。

项少龙一口气斩杀了数十名敌人，所到之处，众贼惊呼而避。

项少龙心中怒极，百战刀刀势加疾，前后左右一阵直劈横砍。

众贼见项少龙太过威猛，箭如飞蝗般向他射来。

项少龙跨下坐骑一阵惨嘶狂奔，但不到百十步就骤然倒毙。

项少龙腾空跃起，百战刀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圆弧，击落众贼射来之箭，同时自腰中摸出一把飞针疾射而出。十多名弓习弩手应声而倒。项少龙双足触地时，却见十多个贼人策马向他所站之处驰来，似想借马匹的冲击把他踩死马蹄之下。项少龙亡魂大惊，暗叫“我命休矣”时，却见滕翼已策骑飞驰而来，一手提墨氏木剑向众敌砍去，一手伸出向项少龙抓来。

众敌坐骑速度由于受到滕翼阻挡，暂缓了一下，项少龙忙跨步标前，抓住滕翼伸出的左手，借力一个飞身跃上马背，同时百战刀向冲来的两名敌人砍去。

敌人惶恐之中忙运剑格挡，岂知百战刀过处，长创立断为两截，寒芒透体，翻身滚下马去。

项少龙和滕翼二人冲出敌丛，立时有百多名乌家军冲身过来护住二人。

滕翼左臂已中了一箭，箭头深入有四五公分之深，亦流出黑色血水来。

啊，箭头有毒：

项少龙又惊又恨，一时只觉怒愤填膺，杀机大炽，真想豁了出去，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但看着额上直冒冷汗的滕翼，虎牙一紧，冷静下来。

看来敌人已占了压倒性的上风，自己等如若誓死与敌人硬拼，只是会导致全军覆没罢了，二哥现在又受了伤，看来只好先避其锋芒，撤军再说了。

想到这里项少龙策骑来到乌卓身边沉声道：“你带上二哥等人马撤退，留下一百个敢死队员与我一起拖住敌人！”

乌卓刚想出言反对，项少龙又已低喝一声道：“快！二哥已经中毒了！”

乌卓知项少龙意志已决，目中投过一抹激动之色，顺手接过已经昏迷的滕翼。

项少龙这时已纠集了百多个誓死与敌人相抗的乌家军兵将，同时下令其它的人随同乌卓撤离此关隘。

兵败如山倒。在战场上撤军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众敌一旦乘胜追击不舍，那将是会使己方陷入一败涂地的境地的。

项少龙率领着百多名乌家军呈一字形排开誓死阻杀追击进攻的敌人。

项少龙一时只觉胸中热气沸腾。自来到这塞外牧场就从未痛开杀戒了，这次宝刀重新饮血，让他顿然觉着有种重回到了当年战火纷飞场面的感觉。数百名敌兵如狼似虎的向项少龙扑来，狂攻不舍。

项少龙一手猛挥百战宝刀，一手拔出腰间飞针，夹马前冲。飞针连镖掷出，宝刀上下翻飞，众敌纷纷倒地。但是敌人还是一批又一批的向他涌来。

项少龙身上此时受伤已不下二十多处，但大般都只是不重的皮肉之伤。看着身后已经撤离得不见踪影了的乌卓众人，项少龙心中大感安慰。自己即便牺牲了，也是为了保护族人而光荣就义了，自己死得其所。

只不过想起项羽、纪嫣然诸人，心头又是一阵黯然，但同时也生出一股强烈的求生心理。自己决不可以死的！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了看到将来功成名就的羽儿，我一定要活着去见他们！

想到这里，项少龙顿刻忘了肉体的痛苦，只觉精神进入了一种无比亢奋状态之中。

危乱间，飞针已经掷完。然宝刀所挥之处，还是所向无阻。

敌方首领似已气极败坏，催动主力狂攻项少龙一人。

项少龙突地只觉肩头一阵剧痛，继而有些麻木的感觉，握刀的手竟是乏力起来。

众敌中有人狂欢喊道：“他中毒箭了！”

敌方首领听了似是大喜吼声道：“不要杀他！把他活擒下来！我桓楚倒是想看看杀我军四五百之众的敌方将领到底是何方神圣？”

## 第二十五章 似敌似友

悠悠醒来，项少龙只觉四肢活动甚是不便且疼痛难忍，不过肩上的麻木之感却是消去。

睁开眼睛一看，却见自己手脚已被锁上脚链手拷，苦笑一下，旋即记起在草原关隘那惨烈的一战来……

一百多个乌家勇士一个一个的在自己眼前倒下，自己身中毒箭之后，箭毒侵遍全身，浑身麻木起来，头脑亦是昏昏沉沉，握刀的手竟不听使唤，众贼在耳际狂笑，最后意志终于迷糊，接着就是人事不醒……

怎么？自己真的被这帮马贼擒住了？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杀自己呢？自己可杀了他们三四百人马！

他们到底想把自己怎么样呢？看肩上的箭毒，定是马贼给自己解的了。这却是在对自己弄什么玄虚来着？

项少龙心下大是疑惑不解，但想起自己就这样栽在一群马贼手里，心下不禁甚是悲凉。想起自己当年威震六国，是何等风光？举天下之间谁人不对自己敬服三分？但是今日呢？却是落得个如此狼狈落魄，成为一众马贼的阶下之囚。

满怀感慨下来，又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爱妻爱妾和项羽他们来。

唉，原本以为来到塞外草原，就可以逃离一切杀伐和苦难，过着桃花源似的世外生活，谁知还是……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良久后才平静下心情，举目细细察看起这关押自己的牢房来。

室内并不暗潮，甚至还有一张简陋的旧床，自己就正躺身在这床上，牢门是用一根根手臂粗的木棍做成的，中间有许多的空隙，室外的光线可以射进来。

门外却站了两个三十左右的粗壮汉子守在门口，手持长矛。

见项少龙醒来，两人朝他狠狠盯了两眼，目中闪过像是仇恨又像是惊惧的神色，都不自觉的端正自己的身体，凝神戒备起来。

项少龙心下暗笑，自己现在手足受制，被关在这守卫森严的监牢里，

却想不到余威犹存，竟吓得两人……喂，差不多快屁滚尿流了吧！

想到这里，突地觉得喉咙甚是干渴，站了起来，走到木栏边，哑声道：“喂！兄弟，给我端碗水来喝可以吗？”

那两个大汉似被他突然发话吓了一跳，身子不自觉的震了两下，手中长矛一晃。但听得项少龙只是想喝水而已，惊慌的神色立时平静下来，脸上虽甚是不快，但亦没有出口骂他，其中一个汉子倒真走了开去为他端了一碗水来。

项少龙自木栏间隙接过，说了声：“谢谢”后，端起碗来一饮而尽，顿觉身心舒畅了好多。

自己在这里的“待遇”还真不错呢！倒真不知这里的马贼头子在搞什么鬼来，对自己不打不杀，只是关着，人也不照个面。

心下想来口中说道：“兄弟，你们到底是什么来路的人？把我抓来关在这里不打不杀的是什么意思？你们这里的主人呢？我想见他！”

其中一个汉子听了冷笑一声壮胆道：“哼！你以为我们真不会杀你吗？只是未到时机罢了。你现在还有利用价值呢！我们桓爷啊，想借你威胁牧场那些誓死顽抗的人。以你的武功和机智定是那些冥顽不化的贼子中的首领人物，他们定都不会希望你死了。到时我们就利用你和那些贼子谈条件，要想我们放了 you，就要他们把牧场让一半给我们。

当然啦，放你时，你只不过是个残废罢了，我们桓爷定会砍了你那一双杀过我们五百兄弟的罪恶的手的，要叫你一辈子都不能使剑。哈哈！”说到这里那汉子竟是自我陶醉的大笑起来。

另一个汉子接口道：“我们桓爷想做的事没有哪一件会不成功的。”

项少龙听得心下骇然，想不到这些马贼心肠竟是如此的毒辣奸诈，当下冷笑道：“哼！你们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但是我可以嚼舌自尽，使你们的奸计难以得逞吗？”

二个汉子脸色同时大变，先前发话的那个汉子顿时焦急的软声道：“哎：兄弟，我方纔那番话只是自己信口编来吓唬你的，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啊！要是你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帮主会杀了我们的！”

说到这里竟是带着哭腔了。

另一个汉子焦颜于色的赶忙道：“是啊！这位大哥，你就算行行好吧！我这位兄弟刚纔是放屁呢！其实，我们桓爷很敬重你呢，看你英伟不凡，武功高强，定是条英雄好汉，所以……这个呢想要你加入我们的大江帮来，与我们帮主同享仙福，万寿无疆呢！

嘿嘿，凭你的身手实力，定会被帮主委以重任的，说不定还会让你当副帮主呢，到那时，我们兄弟二还希望大爷你多多关照呢！”

项少龙想不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吓得二人气噤大减，竟对自己恭维起来，心中大乐，对这后者拍马屁的功夫也是大为敬服。

但细想一下，二人话中各有道理，对他们的话倒是不知信前者的好还是信后者的好。

管他妈的呢！随便玩什么把戏都无所谓了！自己现在手无寸铁，且被缚手缚脚，无论怎样也是逃不了的了。

好，一切都是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好了！想到这里项少龙嘿嘿冷笑道：“哈哈！那还得托兄弟你之吉言呢！对了，你们难道不是什么胡人吗？大江帮，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先前发话的那汉子这时又得意起来道：“嘿！我们大江帮是这近两年才发展起来的，势力遍布这塞外南北，且渗入到了秦境的会稽群境内。现在这塞外漠北，对我们大江帮真是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胡人？他们算什么东西？早在一年前就被我们大江帮收服了。”

项少龙模糊记起秦始皇影片中有一段说修骊山皇陵时，苦不堪言的劳工有一部份逃到这塞外漠北里来，占山为王成为盗贼的片段来。难道这大江帮就是这些逃犯组织起来的什么子的帮派？桓楚，这个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呢！历史上像是有这么一个人。

对了！桓楚？好象是西楚霸王手下的一名武将！

想到这里，项少龙只觉心里猛的一震。

项羽身边的人终于出现了！

自己的义子到底会不会是历史的西楚霸王呢？

项少龙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栗。

若真是这样，那么血雨腥风的日子就真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

项少龙敢不知自己的心里是狂惊还是狂喜，整个人动也不动的愣住了。

那两个汉子见着项少龙的怪模怪样的神色，心下不禁骇然，生怕他有什么想不开的自杀了，竟是惊惶的连连喊了他几声。

项少龙被他们的叫喊声惊觉过来，想起自己的失态，望着二人突地神秘的笑了起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把项少龙再次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瞧，却见牢门外火把通明，十几个卫士围着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眉目横粗，鼻梁高挺，身材魁梧，满脸沉威的中年汉子就站在门外。那中年汉子正冲着那两个昏昏欲睡的守门汉子大声吼道：“他妈的！

怎么睡着？在梦中是不是在与你老妈睡觉？快点起来给老子开门！听到没有？”

说完后扇了两名汉子一记耳光。

那两个汉子惊慌失措的睁开睡意朦胧的双眼，一脸惊惶之色，手忙脚乱的掏出钥匙开了锁来后，退身一旁垂头不语。对这中年汉子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惊惧非常，大失白天在项少龙面前开始所抖的威风。

项少龙心下大叫痛快，但见着这汉子气势模样，便猜想他定就是这大江帮的帮主桓楚了。呐，看他一脸威严英气，倒也像个做将军的样子，就是语言太粗俗了一点，不过倒也甚合自己脾胃。

旋又想到，倒不知这么晚了，三更半夜的带上十几个卫士来到自己牢房里究竟是为着何事？不会是想把自己带出去给偷偷的杀了吗？

项少龙心下如此想来既觉好笑又觉吃惊。他若想杀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的啊！自己又逃不掉，他不必这么深更半夜的讨着麻烦来杀自己的了。

嘿，要是自己打了大胜仗，现在不接着个女人缠绵一番才怪呢！

心下这样想来，神色自然平静了些。咳，且看他脸上神色似是不但没有杀气，反是有点焦惶不安，自己定是不会有有什么危险的了。但不知他究竟在搞什么鬼名堂来着？

项少龙正心念电闪的想着，却见了桓楚已开了牢门走了进来，且是三步并作两步的来到他身前突地深深作了一揖道：“桓某不知阁下就是当年威震六国鼎鼎大名的项少龙上将军，日前多有得罪冒犯之处，还请你多多见谅了。”

两名守门汉子和众武士看得一愣，不知自己帮主为何对这己方的大仇敌竟是如此恭敬来。

项少龙亦是不知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微微一愣之下歉还了一礼道：“哪里哪里！桓帮主此举此话之意在下真大是不解呢？”

桓楚再施一礼后，哈哈一阵大笑道：“嘿！这个项兄陪我到府上走一遭就知道了。”

唉，你的来历也是我的朋友你的老故人见了你的百战宝刀后推测出来，才告诉我的。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呢！竟然与项上将军动起手来。”

说到这里老脸微微一红，看了项少龙一眼，目中似是闪过一丝妒意。

项少龙听了心下嘀咕道：“老故人？嘿，自己在这盗贼群中也会遇上什么老故人？会不会是自己以前的什么仇家才对呢？但看这桓楚向自己说起此人时脸上所露的怪异神色，对方像是个女的。这到底会是谁呢？”

项少龙心存疑团的随着桓楚出得牢房来边走边想着，当然手脚上的链铐早就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两个汉子打开了来。

穿过几道回据走廊，再走过一条林荫森森的石板小路，众人来到了一座造型精巧雅致的客厅前，却见里面已是灯火通明，还隐约可见两个俏纤身影正在厅内走来走去。

桓楚叫众武士站守在厅门口，自己却拉了项少龙的手径直往客厅走去。

项少龙望着厅内二个纤细身影，心里突地涌起一种似曾熟悉且似亲切的感觉来。愈走愈近，这种感觉就愈是强烈和深切，心中不禁怦怦的直跳起来。

厅内的两个人惊觉到有个进来，促停下了身子，举目向项桓二人望来，目光落在项少龙身上时，却都是不约而同的狠狠的盯着他，神情先是一愣一怔，接着娇躯就是一阵剧颤，目中尽显惊喜之极之色。

项少龙此时也已看清楚了二女面目，心中也是一阵猛震，惊喜异常得差点失声惊叫出来。

原来厅内二女竟是阔别多年久违了的凤菲和小屏儿！

三人心中都只觉如小鹿狂跳，彼此都似有着千言万语的别后离情向对方述说。

桓楚看着三人神色，心下甚是有点不舒服，脸色微微一变，暗瞪了项少龙一眼，但旋即平静，哈哈一阵大笑道：“项兄，今晚虞夫人和小屏儿开始乍见我拿着你的百战刀时，都不知激动得像个什么样子似的，又哭又笑，连连催问我这刀的主人在哪里，我说被我抓到这里来了，她们竟是急得要我连夜去把你带来与她们想见。此等情真，可见二女对项兄感情之深了。好了，我不打搅你们谈心了，小弟先行告退。”

说完转身向客厅门外走去，领了众武士转瞬不见。

项少龙听出桓楚话意中对自己因嫉妒的而生出酸味来，心下苦笑。但见他却也如此的性格豁达隔通，倒也不觉对他生出几分的好感来。

凤菲和小屏儿这时却是走到了项少龙身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楚楚怜人的样子，望着项少龙，秀眸竟是不禁落下了几滴自己也分不清是什么滋味的泪珠儿来。

项少龙心中也觉不知被什么东西哽住似的，一时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神色古怪的看着二女。

凤菲依然是神采照人，穿著一件浅白底子，淡黄凤纹的宽大袍服，秀

发在头上结成双环鬓，一双无眼幽怨的秀眸让人看了都会不期然的对这美女生出无限的爱怜之意来，但是这次看来比影像中她的形像却更多了一份妇人的成熟风韵来。

小屏儿则是厥起着小嘴巴，眉目间似是兴奋又似是有些羞涩，圆圆的脸蛋上的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有着说不出的动人风情。

三人对望着沉默了好久。

凤菲和小屏儿急促的呼吸声突地在项少龙的耳际响起，看二女脸上神色，便知她们都在苦苦的克制着自己想投入项少龙怀内的冲动。

三人自当年齐国临淄一别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这刻相见，心中也不知是感觉有些陌生，还有对对方情念太深而感情激动，竟是一时虽都觉着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对对方说，但却是不知从何说起来。

项少龙亦是喉头打结，尴尬的深深吸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心怀后，才缓缓道：“这……这么些年来没见着你们了，日子可还过得好？”

凤菲乍闻他开口说话，娇躯一震，神情有点慌张，俏脸也是微微一红，竟是垂下了目光，不胜娇羞的低声道：“还算好吧！……当年我和屏儿去咸阳找过你，可是……可是却听说你被秦王嬴政给……我们虽是不相信你会有什么不测，但我们四处奔走，打听你的消息，二年多后还没有什么收获，最后只得在李园的帮助下去了楚国。在那段时间里，我……我……”

说到这里也是泣不成声。

项少龙心里感慨，对这艳美绝伦的风尘女子，当年自己确是禁不住对她动心得很，若不是情势所迫，自己真说不定会接纳了她。但看她现在的模样神情，看来已经是“罗敷有夫”了。

想到这里，项少龙长叹了一口气苦笑道：“这个……缘份前定。凤……噢，虞夫人，这些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吧！往事如烟云，你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我真的很是为你感到高兴呢！对了，你怎么会跟这桓楚在一起的呢？你……你夫君没有在你身边吗？”

凤菲风情万种的眉宇间显得一丝黯然之色，伤感的幽幽道：“这个……说来话长了。”

自秦灭楚后，秦王就下令大肆屠杀，楚国贵族王室和功将谋臣。夫君虞子虚也乃是楚国一名武将，曾跟随项燕将军一起与秦军展开誓死顽抗，所以……所以也是被通缉擒杀的名单中人……至于我和小屏儿能幸免大难，则是王翦将军因知我与你相识的，所以看在你的情面上，私放了我们二人，但是……战事连连，却叫我们两个弱质女子如何在这乱世中活下去呢？我们到处东躲西藏，但却终因红颜祸起，我们……我们逃到这塞外时，被一帮胡人劫去，还幸亏这桓大哥救了我们呢？”说到这里竟又是放声大哭起来。

项少龙听了心下黯然，一时也不知用什么言语来安慰，只得走上前去，双手搭着他的酥肩，柔声道：“自古英雄多磨难！我们的天下第一名姬凤菲姑娘，现在不是成熟多了吗？好了，不要哭了，以后……以后桓兄和我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凤菲一头投入项少龙怀中，双手紧搂住他的虎背，一时泪如涌泉的悲声道：“少龙啊！妾身这么多年来可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呢！举天下之大，只有你才是真情实意的对待人家，凤菲的心早就只属于你呢！你……你为何不多给凤菲一丝温情呢？”

项少龙知道此刻这美女脆弱的心情，感受着这满怀软玉温香，伸手轻

扶着她的娇背，安慰道：“往后的日子，可还长着呢！菲儿，你现在看起来漂亮多了呢！”

凤菲收住泣声，嫣然一笑的咳了他一眼，娇怒道：“你……你取笑我呢！现在这个样子……可丑死人了嘛！”说完一脸的不胜娇羞。

项少龙看着她的娇态，只觉心中一荡，下身顿然一股热气直往上涌，真想抱住这美女痛吻一番，然后与她共效于飞。

小屏儿的脚步声把项少龙的心神收敛过来，想起自己刚纔的心态，对自己不禁是又好笑又气恼。好笑的是自己在此刻此地竟还有猎艳心情，所以的是自己的定力怎么如此不够沉着？想来可能是自己早就对这美女动了感情，深埋了多年，这刻被诱发出来了吧！

项少龙心下苦笑，蓦地也记起身边还有个对自己“含情默默”的小屏儿呢！轻轻的把凤菲娇躯抚正，往小屏儿偷眼望去，却见她脸若梨花带雨，正目光柔迷幽怨的看着自己，好娇苦自悲的模样，真让人看了无限心痛又无限爱怜。

小屏儿走到凤菲身侧，垂下眼睑小声道：“小姐，姬儿醒来了。”

凤菲听瞭望着项少龙赫然一笑垂首，道：“是我女儿，都已经十岁了！我给她取名为虞姬。”

虞姬！项少龙只觉心神猛的一震。

天啊！会不会是项羽的爱妾虞美人呢？这……这事情太过于巧合了吧？桓楚、虞姬都是项羽身边的人啊！历史上的西楚霸王项羽现在在哪里呢？难道……难道就是羽儿吗？

项少龙整个人都给呆住了。

自己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似的，终将会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不过若按时间推算，此事却是不大吻合的啊！

在历史上、秦朝历二世而覆亡。由嬴政登上储君之位，三十七年后病死沙丘，接着秦二世胡亥即位，三年而亡。现在是始皇三十二年，羽儿才十四岁，至秦灭亡时，羽儿也只有二十几岁啊！

历史上的项羽却应是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了！

如此想来，项少龙心情虽是平静了些，但还是有些怪怪的感觉。

凤菲和小屏儿见着项少龙的怪样子，心下大是惊诧莫名。

他怎么啦？怎么像失了魂似的？难道……难道少龙是在怪我与别的男人一起相好过？但他刚才还不是说过为自己找到一个好归宿而感到高兴么？现在又怎么……难道他是听我说有了孩子而气恼么？这……这……

凤菲忐忑的心神不定的想着，娇弱的脸上显出苍白之色，目光更是乞怜的望着项少龙。

项少龙见着凤菲和小屏儿看着自己的异样目光和脸色，心下苦笑。

唉，你们都误解了我吧！但自己的这些心事又怎么能告诉你们呢？

想到这里，项少龙作了个古怪滑稽的神情，笑了笑道：“嘿！虞姬！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嘛！菲儿，能带我去看看她吗？”

凤菲满面凄然的望着项少龙，听他此说，脸色虽是平静了些，但终是觉着项少龙心里隐藏着什么话，不愿对自己说似的，心下总觉有些不自然，但还是点头欣然应好道：“好！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姬儿吧！唉，这丫头现在定又在跟双儿大吵大闹吧！”

三人来到了凤菲厢房。



房间甚是宽敞，里面摆设朴素而自然，左侧是一个古色古色的精雅梳妆台，前面摆有两张红木圆椅。右侧墙壁上挂有一幅美女抚琴图，上面配有几行笔迹清秀的隶体小字，内侧则是一张红色帐幔垂挂的低矮木榻。

项少龙的目光很快的扫遍全房，最后目光停留在了床边正在争执着什么的一大一小的女人身上。却见一个看起来差不多有十多岁的女孩正与一个二十几岁模样俊俏的女婢吵着要去找凤菲，否则她就不肯睡觉。

那女孩长得十分的眉清目秀，发髻梳成鱼尾状，一张樱桃小嘴微微上翘，眼睛却似乎流露出一股自然而然的忧郁和哀怨，让人看了不禁神为之伤，魂为之断。心为之跳。

那俏婢正对着女孩千哄万哄，说她屏姨已经去叫她妈妈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叫她听话，乖乖的不要吵闹，等待她妈妈回来，否则会因生气而使小脸蛋不美了。

项少龙见了此等场面，心下暗笑，同时想来这女孩就是虞姬了，看她小小年纪就已出落得如此标致，长大了以后肯定是个风情万种，颠倒众生的大美人，难怪项羽临死都要带着她了。

但一想到她跟项羽终究会香消玉损，心下又是不觉一阵黯然。

项少龙正望着虞姬怪怪的这般想着，却突地听一清脆悦耳甜美的童音喊道：“娘，你刚纔去了哪里哩？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觉嘛！”

说到这里目光又盯了项少龙身上道：“咦！娘，这位叔叔是谁啊？我以前怎么从没见过他呢？”说完一双忽闪忽闪的目光诧异的望着项少龙。

项少龙见着她可爱的娇态，心下甚是喜爱，走上前去笑着问道：“你不是不叫虞姬？”

虞姬睁大美目，惊诧的问道：“叔叔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没有告诉你啊！”说到这里又突然像恍然大悟的道：“噢，对了！定是我娘告诉你的对不对？”

凤菲见项少龙对虞姬甚是喜欢，心下顿觉畅然许多，叫了虞姬过来，拉过她的小手轻笑着柔声道：“姬儿，这位叔叔就是我经常给你讲他的故事的项少龙伯伯啊！他今天是特意来看你的呢！”

虞姬听了，俏目闪过一丝异采，脸上显出喜悦之色，侧着娇首兴奋的问道：“你真的就是项伯伯吗？娘给我讲的关于你的故事很精彩呢！我最爱听她给我讲有关你的故事了。”话刚说完就跑到项少龙跟前，伸出小手拉过项少龙宽厚的手掌道：“项伯伯，明天你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我娘说你是个英勇无敌的大英雄呢！对了，项伯伯，你可以飞上月亮上面去吗？唉，月亮好美好美呢！我好想要去月亮上面去看看噢！你带我上去吗？”

项少龙听得哑然失笑，觉得这小女孩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想是由于凤菲在她面前对自己太过夸张渲染，使得自己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像是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仙似的。

心下想来不禁吓然，看来凤菲却是对自己用情非常深厚了，但是自己却……项少龙觉着自己像是久了凤菲许多感情之债似的，不禁目光柔迷的向她望去，却见她面色正也脉脉含情的望自己，柔情似水的目光似想把项少龙给溶化掉似的。

二人目光相接，心下同时猛觉一阵震颤。

项少龙觉着自己身体忽然有了男性生理的反应，脸上一红心下暗惊。

桓楚可也像是喜欢上了凤菲呢！自己怎么还可以……何况凤菲对桓楚

印象也像是很好，自己也已有了那么多的娇妻爱妾，绝对是不可以再缠上感情的纠葛了。

想到这里，项少龙顿刻收敛心神，转过头来望着虞姬，微笑道：“嘿！伯伯哪里有你娘跟你所讲的那么大的本事呢？你桓伯伯的本领才真算大呢！你不知道吗？我可是被你桓伯伯‘抓’来这里的呢！”

虞姬满脸凝惑的道：“桓伯伯的本事是很大，这里所有的人都怕他哩！不过娘不会骗我的呀，项伯伯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月亮上面，才这么说的呀？我才不相信打不过桓伯伯呢！娘说你曾打遍六国无敌手，连秦始皇都对你敬畏三分。”

项少龙心下苦笑，想不到这小姑娘对自己的崇拜竟然这么根深蒂固，但自却是实实在在的被桓楚抓来的，这倒是怎么说才会教她相信自己的话呢？项少龙真是被虞姬说得哭笑不得。

但这时虞姬却又突然道：“项伯伯，明天你与桓伯伯比试一场，看看到底是谁厉害些好不好？”

项少龙听了更是大感头痛，要是这小家伙明天去桓楚面前故意大般自己什么是非，那自己明天可能就真的会与桓楚刀剑分高下了。

同时心里也暗暗惊觉这虞姬似乎十分崇拜英雄，难道项羽将来欲雄霸天下的心理与虞姬有关？项少龙此时心里只觉又升起一股怪怪的感觉来，不禁深深的盯了虞姬两眼。

凤菲见着项少龙又面露怪异之色，以为他担心虞姬刚纔所说的话，走上前去拉过女儿嗔骂道：“你这小鬼头胡乱的说些什么呀？你项伯伯和桓伯伯是朋友哩！又要比试个什么分什么高下呢？他们两人都是大英雄！知道吗？”

虞姬被母亲责骂似乎很感委屈，顿时苦下脸去，垂首一声不吭起来。

小屏儿似是不忍，走过来抱住虞姬解围道：“好了！姬儿，你陪阿姨睡觉去好不好？项伯伯与你娘还有事情要谈呢！”

项少龙听出小屏儿话中的酸味，知道这小妮对自己也是至情不渝的深爱着自己，要不然这么多年来还是誓死不嫁呢？凤菲不会是那么样狠心要小屏儿独身陪他一辈子吧？但听她此话是想给自己和凤菲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心下不禁大急道：“唉，这个……天就快亮了，我们有话还是明天续谈吧！干言万语也不是一夜可以叙尽的，我们还有明天呢！”

顿了一顿又道：“好了，夜已深了，我……我……现在就先行告退了。”

凤菲似是明白项少龙此刻的心事，沉默了片刻，目光幽怨的望着他轻声道：“那……就叫屏儿送你去隔壁厢房休息吧！”

项少龙听得此话往小屏儿望去，却见她闻言却是喜上眉梢，目光情深的也向自己望来，心神一震，大感头痛，暗道：“唉！一波还未平息，另一波又来侵袭。负上女人的感情债，真的是让人感觉实在太累了！”

翌日，项少龙睡至日上三竿才打着呵吹醒了过来。身上的伤势是好多了，桓楚为他敷上的治伤金创药倒也是效果十分的好，浑身已不觉得多少疼痛，精神也很充沛。

想起自己日前与桓楚还在战场上誓死相拼，这刻却为了凤菲而彼此却在虚与委蛇的握手言欢，真觉得人生有点戏剧性的味道。

不过因此而拣回一条小命，也不错啊！

项少龙不知可否的笑笑。倏又想起昨夜与凤菲和小屏儿人之间的感情

缠绵，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小屏儿对自己的感情是忠贞不二的，她就是现在还在为了等待自己而守着处女之身。

想起昨夜小屏儿送自己回房时对自己感情的迸发，那火热的激情还在项少龙脑中流荡，自己虽然没有侵占她的处女之身，但那番口舌相交的缠绵已经让项少龙不能自己了。

旋即又想起了项羽、桓楚、虞姬三人的关系，又不禁心烦意乱起来。

项少龙推门出来时，却见着桓楚和虞姬正坐在对面花园的亭子里喃喃咕咕的说些什么，桓楚脸色通红，目中厉芒直闪，拟是被虞姬的些什么话说得愤怒已极。

项少龙的心往下一沉，暗道：“完了！这鬼丫头果如自己所想般在唆使桓楚与自己之间的矛盾，看来与桓楚的一战是在所难免的了！”唉，要来的烦恼总会要来，自己想逃脱也逃脱不了，还是鼓起斗志来面对现实吧！

## 第二十六章 难以消受

项少龙此时真觉有点头大如斗，心里甚是凌乱如麻，又觉着有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恼恨。是气恼虞姬向桓楚挑使自己与桓楚之间的矛盾么？她可还是个小孩子，不懂事，无论她做错了什么，自己也只得原谅她。

桓楚呢？他偷袭乌家牧场，杀了乌家许多的兄弟，又用毒箭射伤自己……还有……还有就是他也喜欢上了凤菲。

自己对桓楚的痛恨自是有的，但是，是不是还有点恼恨和嫉妒他喜欢上凤菲呢？这个……若说没有，那自是谎言。

但是……但是自己对桓楚的气愤，感觉似乎只是淡淡的，甚至于……似乎有点欣赏他。

项少龙心情只觉着沉沉的，但又似有股莫名的激动和兴奋。

是不是因为见着了阔了别多年的凤菲和小屏儿呢？

似乎不是！

那是不是因为见着了桓楚和虞姬呢？还有，想到自己的义子项羽？

项少龙只觉心里怦怦的跳着。

他感觉自己义子就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意识，似乎愈来愈深了。

为什么自己会有这么多冲动的想法呢？难道自己真的是又想去这滚滚红尘中拼一回搏一回吗？创造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动人滋味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

难道自己是耐不住生活的平静呢？

但是……这与世无争的草原生活却是自己当年日思夜想的生活啊！蓝天白云，草原马群，娇妻爱子，亲人朋友，欢声笑语。多么醉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画面。

项少龙觉着此时心里的矛盾，正让他想站在这世界上的一至高点，大声的呐喊一阵，以发泄心中的闷郁。

都是这该死的桓楚打破了自己平静的生活。

项少龙心里不禁望着桓楚暗暗的咒骂着。

“项……项公子，你起来了！小姐等着你一起去用早膳呢！”一声清脆而温柔的声音自项少龙右侧响起，打断了他的神思。

项少龙回神过来，收回目光循声望去，却见小屏儿拉端着一个铜盆向自己厢房走来，脸上挂着一抹羞红的微笑。

这小妮子倒是挺体贴的呢！自起刚一推门出来，就为自己端来漱洗用水，想是她早就躲在一旁注意自己动静了。

想起自己该对她好点，心下赫然，俊脸一红，嘿嘿一笑道：“我……嘿！昨晚太睡得死了……你和凤姑娘还没用过早膳吗？”

小屏儿这时已到了项少龙身边，望着他的尴尬模样，“扑哧”一笑的赫笑道：“风小姐有许多的话要跟你相叙呢！没有你在她身边，她……她吃不下饭呢！”

项少龙听得心下怪怪然的，与小屏儿一起返回厢房，随手把门关上，突的凑到她耳边低声道：“小屏儿是不是也是没有我在身边就吃不下饭呢？”

小屏儿听了，粉脸通红，但却并没有发怒，嗔了项少龙一眼后，反是垂下娇首小语道：“人家还不只吃不下饭呢！昨晚我也是一夜没得睡着，翻来覆去的。我………尽是想着你呢！”

小屏儿的话说到后面已是弱不成声，但项少龙却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心神一荡，禁不住从背后抱住她的纤腰，柔声道：“小屏儿愿意和我一起去草原生活吗？”

小屏儿听得娇躯一阵剧震，手里铜盆差点脱手掉地，还亏项少龙帮她接住。

啊！我没有听错吧！项公子……不！少龙的话意是愿意接纳我了！

小屏儿语音激动意乱情迷的道：“项……少龙公子，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项少龙认真的点头道：“屏儿，我当然是真心的！你……对我如此痴心一片，我若有负于你，实乃是没有心肝之人了。待会儿，我去跟桓楚和凤菲姑娘辞别，你就和我一起去草原，好吗？屏儿！”

小屏儿迷醉的点了点头，但旋即又摇了摇头幽幽道：“小姐可也对你一片痴情呢！”

难道你不带她一起去草原吗？小姐……这些年来，她真的过得很苦的，我很少见着她的笑容，只有与虞姬和我谈起你时，我才会见着她的欢颜。”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你知道吗？小姐昨晚自你离去后，在房里坐哭了一夜。

她……她认为是你看不起她已经嫁人且有了孩子，所以伤心欲绝呢！我看，如果你真……舍弃下小姐的话，她说不定会……会……会做什么傻事呢！少龙啊！你就救救她好吗？”

小屏儿这时已把铜盆放在了房里右侧的洗脸架上，扭转过身来，一脸悲苦的望着项少龙。

项少龙听得她此番话，心里只觉酸酸甜甜的，一种激动的异样情绪在胸怀澎湃着。

凤菲对自己竟是如此用情之深，自己如若辜负了她，那可真是有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味道了！

但是桓楚呢？他也似喜欢凤菲啊！如果自己对他说要带她去草原

的话，桓楚一定会恨自己翻脸，说不定会因新仇旧恨怒火中烧，把自己给杀了，那可说不定……凤菲和屏儿都会为自己殉情，甚至会引起乌家军与大江帮的一场誓死火并。

这……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若是自己稍稍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凤菲桓楚三人的关系，事情或许是弄之不可收拾的惨局。

说起自己现在与桓楚的表面和局，可全是由凤菲在牵连着，若是一旦撕破了这层脸面，那……后果可能会发展之不堪设想的混乱。

项少龙只觉自己的整个心神都在紧张的收缩，不禁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中去。

唉！女人啊！你们到底是奉了一个怎样的使命面临于这个世界的呢？

项少龙漱洗完毕后心情沉重的随着小屏儿准备去风菲厢房里用早膳。

桓楚和虞姬这时已从园中亭子里走了出来，见着项少龙和小屏儿二人，虞姬满面狡话带着兴奋的连蹦乱跳的跑到小屏儿跟前娇声道：“屏姨，我们去捉迷藏好不好？”

小屏儿对这小妮子的顽皮似乎又爱又气，嗔怒而柔声道：“我要带你项伯伯去你娘那里呢，下午再陪你玩好吗？”

项少龙却是知道这人小鬼大的小丫头的心计，是想支开小屏儿，让桓楚和自己单独相处，随后桓楚便提出向自己挑战的话来。

唉，你这小丫头，只知道按自己的心性行事，又怎知道我和你桓伯伯之间的矛盾呢？项少龙苦笑着瞪了虞姬一眼，却见她却向自己做了个鬼脸，随后又去纠缠起小屏儿来。

桓楚这时也走到了项少龙身侧，打了个哈哈，目中却是显出明显的敌意道：“项兄可真是获美人心呢！凤姑娘竟然非要等着你一起才肯用早膳。嘿嘿，我……面子可也真不及项兄一半大呢！”

项少龙也只得虚与委蛇的干笑道：“哪里哪里！凤姑娘对我只是心存当年的感激罢了，桓兄却是她的救命恩人，我看凤姑娘对你才甚俱情意呢！我嘛，与她分离这么多年了，心里除了与她有着久别相逢的喜悦外，真的是别无他情可言了，桓兄倒是对我多心了。”

桓楚听他此说，心里似是释然了些敌意，面色缓和了些道：“不过凤姑娘对项兄也确有情意呢！项兄倒是准备如何应付她呢？”

项少龙听他的话锋如此尖锐，心下甚是气恼，但还是强忍住怒意微笑着道：“这个……在下自会知晓如何避重就近的了，桓兄只要再下点功夫，努力的去追，又何愁凤姑娘不垂青于你呢？我嘛，桓兄就放心好了。”

小屏儿见二人唇舌相战，桓楚似是着凤菲小姐而故意刁难项少龙，心下有气，不禁对这桓楚增了几分厌恶之感，但见项少龙步步忍让委曲求全，知道他此时形势所迫，不禁又急又恨，但自己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帮不上忙。

桓楚见项少龙在自己面前，如此卑声下气的居然述说他不会去冒犯凤菲，心下大是高兴，哈哈一阵大笑道：“项兄可真是个聪明人！好！我服了项兄这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性格。不过，我也不想强人所难，我们就来个比武夺美，谁胜了，凤菲就归谁，对方绝不可以有任何怨言。再就是无论谁胜谁败，我想请项兄屈任我大江帮副帮主一职，像项兄这等人才，老死于安逸的生活，不是太可惜了吗？现今天下百姓，被秦王政的暴政搅得民不聊生，大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像我们这等热血汉子，自是应当蓄势待机，举兵反秦，为天下苍生解脱苦难。”

说到这里，桓楚神情激动起来，走上前握住项少龙的双手接着道：“项兄，我把心底最坦诚的话都向你说出来了，希望你能如我所愿，站出来与我并肩作战，那么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

顿了顿，忽地目中又厉芒一闪道：“我知道项兄以前是嬴政身边的大红人，但是他掌权之后连你也想杀对不对？嘿！希望项兄能慎重考虑我方纔所说的话了。当然，我也不会逼迫项兄要现在就答应下来。好，三天后，待项兄伤势基本好全，我们比武之后，你再给我个答复，这三天里我们是友非敌，三天过后，是敌是友，那可就全由项兄定夺了。”

项少龙想不到这桓楚突地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心神一震，愣了愣道：“桓兄……原来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在下先前倒是……多有失敬了。不过，现在正是大秦的顶盛时期，如若冒然起事，定是败局，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桓兄此举可是得考虑成熟。我看大秦的这种气势持续十年左右，除非……秦始皇仙逝了，看有没有机会……”

桓楚仰天一阵长笑道：“欲成大事者，都必得先谋定而后动。项兄也看出了强秦必亡，这个大势所趋，那么我们再等个十来年的再起事也算不迟，只要能推翻暴秦，我桓楚愿意牺牲一切。好，看来项兄已有诚意，那么今晚我就邀项兄喝个几杯如何？”

小屏儿见二人刚纔还是针锋相对，此刻却又像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般，不禁对男人的心思大是不解。

唉，人们都只是说女人的心情瞬息万变，看来男人也是如此嘛。

项少龙见桓楚决心如此之大，不禁心下对他的敬服又多了一层，亦也受了他情绪的影响，朗声笑道：“那在下就不客气的打搅桓兄了。”

二人一齐哈哈大笑，只弄得小屏儿和虞姬二人一脸的惊诧莫名。

唉，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男人呢？会让女人为之心动的男人！

项少龙随着小屏儿去了凤菲厢房，虞姬也闷闷不乐的跟了来。

凤菲正坐在餐桌旁低垂着头，一脸的凄苦之色，俏婢双儿就静站在凤菲身侧。见着项少龙等进来，凤菲抬头望着他们浅浅一笑，站起身来轻笑道：“少龙，昨晚还睡得好吧！啊，点心都凉了，大家将就着吃点吧！”

项少龙看得出凤菲笑容背后的落寞，知道她已听到了自己刚纔和桓楚的谈话，心下愧然，莞尔道：“都是我贪睡害的呢！嘿！你们可以不必等我先行用膳的嘛！现在”……唉，我真是……这个……真是不知说什么好了。”

凤菲看着项少龙说话结结巴巴的尴尬模样，不禁“扑哧”一笑道：“我也刚睡醒不久呢，也没什么……噢，还是坐下来开饭吧！都站着干嘛呢？肚子倒是……”她的话刚说到这里，项少龙的肚子却倒真的不争气的“咕咕”叫了起来。

凤菲，小屏儿，虞姬，双儿四人听了都不禁娇笑出声来。

虞姬更是捧腹大笑的脆声道：“项伯伯……你……娘刚说到肚子饿了，你肚子倒就真……”

项少龙俊脸通红，走到桌前拿着双筷夹了一块糕点送到嘴里，一阵大嚼后掩饰道：“嘿！这个……已快有一天多未进食了，肚子倒也确是饿极了嘛！这个……有什么好笑的呢？来来，大家都快坐了开饭吧！我可是等不及了呢！”

凤菲等人止了笑声，四人围坐桌旁，气氛一时活跃得很。

小屏儿娇笑道：“项公子这大个人，自是禁受不住饿了……一天多未吃

东西，任谁也受不了的呢！”

凤菲则是抿嘴忍笑道：“好了，大家别只光顾着说话了，快用早膳吧！”

四人有笑有说的在欢快中用过饭后，凤菲忽面色黯然的道：“少龙！凤菲但愿此身今后只属你有，任何他人我也不会……对你有丝毫变心的，你若……你若不要凤菲……那我只好……”

项少龙听得心神倏地一紧，顿即收敛笑容，道：“菲儿，不要说什么傻话了。你放心吧，三天后我若赢不了桓楚，当如此筷。”

说完自桌上拿起一根筷子，大拇指猛地一按，筷子受力齐中而断。

凤菲小屏儿二人脸上同时色变。

凤菲悲苦的凄声道：“少龙，你……你这却是说的什么话嘛！你若是有了什么意外，我……我也定是不会独活了！”

项少龙这刻真的是深切的感受到这风姿照人的美女对自己的真情实意来，心中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朗声笑道：“菲儿，你放心吧，你这未来的夫君还没有对你一亲芳泽，他是舍不得死的呢！哈！难道你对我没有信心吗？”

凤菲凄颜一展，脸上涌起两片红霞，娇羞的咳了项少龙一眼，心下喜极，但却还是忧心忡忡的道：“不过，桓楚的武功却敢是不弱呢！他的一手霸王枪法使得出神入化，我亲眼看到他坐下的四大护法秦嘉、景驹、英布、吴丙四人合力斗他，也不是他敌手。

少龙啊，妾身很是为你担心呢！”

项少龙候听凤菲说出秦嘉、景驹四人名字，甚觉耳熟，旋即让起他们似乎也是史记上记载得有的人物，心神一震。对了，这英布，吴丙不是也是项羽身边的人吗？这……这……历史真的是要迫自己“重出江湖”吗？

项少龙只觉自己身心又陷入一种惶惶不安的境地中去。

这……自己来到这个古代的使命难道就是创造历史么？

但是战争的残酷，政治场上的黑暗确是让自己心恢意冷了吗？

项少龙整个人又给呆住了。

凤菲却是以为项少龙也是在担心与桓楚一战的胜败，突地又黯然一笑道：“当然了，妾身对你是充满绝对的信心的，想当年你连齐国盛名卓著的‘剑圣’曹秋道也敢接战，自是不会怕得桓楚的了。这一战我对你自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但是我只怕桓楚到时会出现尔反尔罢了。”

项少龙这时又被凤菲的话惊觉过来，闻言心下也是一震。

若这桓楚真会如此作来的话，那自己无论胜败，都是难以功成自退的了，倒也确是不可不防他使这一手。但看桓楚方纔与自己说的一昔话，显得慷慨激昂，想来应该不会如此卑鄙的吧。

心下想来，项少龙稍稍释然的一笑道：“这个我想不必如此担心的了，他若真要对付我，早就会出手了。我现在是如砧之肉，他大可以强行迫你与他欢好，但他没有如此作来，我看他倒是不会耍如此小人行径的。何况我现在对他还有利用价值，乌家军也让他心怀顾忌，他要杀我，自得考虑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嘿！目前我最要紧的就是尽快养好伤势，蓄力一战，赢得我的美人归怀。”

说完作势欲抱住凤菲。

凤菲听得一阵赫然娇笑嗔怒，那楚楚动人的惹火风情，只弄得项少龙看了一阵意乱情迷。

项少龙正在房中与小屏儿说笑嬉闹时，有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来请项少

龙前去赴晚宴。

项少龙记起早间桓楚说要请自己去喝酒的话来，放开了正在怀里撒娇的小屏儿，顺势捏了捏她柔嫩的脸蛋狎笑道：“我的好屏儿，今晚就以我夫人的身份陪我出席晚宴如何？”

小屏儿喜中带怒的暗拧了一下项少龙的大腿，嗔道：“谁是你夫人啊？你还没有正式娶人家过门呢！”

项少龙心中一乐，凑到她耳边低声道：“那我今晚就娶了我的亲亲小屏儿吧，睡在我床上，等着为夫回来与亲热好吗？”

小屏儿娇躯一扭，满面羞红，但却还是默然点头。

项少龙看着她不胜娇羞的媚，忍不住抱起她一阵狂吻，良久才放开了她，轻点一下她小巧的鼻梁，笑道：“好，为夫现在离开我的娘子一会了，不知娘子可批准否？”

小屏娇笑嗔怒道：“去去去，谁稀罕你这大色鬼陪我来着了？我啊，找小姐聊天去了。对了，可不许喝得酪熏大醉，否则……否则人家今晚就不陪你了。”

项少龙心神一荡，正想与这俏妮子即刻共效于飞，但门外又传来了那汉子的催叫声，无奈之下，只得压下欲火，出了厢房，随那汉子去了客厅。

厅中这时已坐了四五十人，都是介乎二三十岁的健壮汉子，人声吵杂，气氛炽热非常。桓楚见项少龙进得厅来，忙站起迎上，拉过项少龙的手，相挽入席，边走边哈哈大笑道：“项兄可真是难以相请啊，大家都等了你差不多都快半个时辰了。来来来，先罚你喝它三杯，以作惩罚。”

项少龙嘿嘿一笑道：“这个……小弟倒是不善饮酒呢，醉了会失态，让人家见笑的。”

桓楚连连说道：“嘿！项兄这是什么话来着了？本帮今天有喜事，这里所有的兄弟今晚都要喝个不醉不归！”

桓楚的话刚刚说完，顿时有人哄然叫好。

项少龙再也不好意思出言推辞，待坐定后只得自斟三杯，在众人哄笑中喝了下去。

唉，今晚要真喝醉了，与小屏儿的好事可能就中泡汤咯！

项少龙正这样怪怪的想着，桓楚拍掌叫好道：“痛快！项兄果然豪爽！”

顿了顿突地又站起身来，大声道：“兄弟们，今晚我有一桩重大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就是我准备为我们大江帮设立一名副帮主。这位项少龙兄弟乃是我物设的首选候备人。

嘿！项兄弟可是当年秦始皇身边的大红人，凭其卓绝的武功机智，当年可是威名远震六国的人物，一套百战刀法更是所向无敌。”

这时席中有两人闷哼了一声，似是大是不服桓楚所讲之话，其余之人却是突地默默不语起来，都是面露诧色的望向项少龙。

秦始皇身边的大红人？却为何自己隐居在这塞外牧原里呢？不过席中两人闷哼在众人沉寂中恣过刺耳，桓楚望了项少龙一眼，见他俊脸微红，当下也面露不悦之色的又干笑一声道：“当然啦，帮中若有不服项兄的人，皆可报名向项兄弟挑战，胜者则取而代之，荣任副帮主之职，败得亦视其武功高低，也各有其赏。但是帮中少说也有兄弟四千吧，若一个一个的比试下来，自是大费工夫。所以不如自堂主级以上的兄弟都可报名参选副帮主，亦可从中选出几位武功高强的代理人来向项兄弟挑战，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桓楚即是如此说来，众人自是没有什么议论，席间顿时又热闹哄哄起来，大家你推我我推你的高谈阔论起由谁人出来应选副帮主来。

这时桓楚身侧方纔对项少龙冷哼不服的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时站起身来，目光均都狠狠的盯了项少龙一眼后，又朝桓楚望去，拱手道：“桓帮主，卑职斗胆向项兄讨教一二。”

桓楚对此二人似是不俱好感，微微领首，淡淡道：“好，现在有秦嘉和景驹二位护法报名了，其它兄弟还有没有人出来向项兄弟挑战的。”

见众人沉默无语，桓楚接着道：“既然没有了，那么此事就此定下来，明日正午时分正式在后山校场比武较技，定夺本帮副帮主人选，同时举行任职仪式，希望诸位兄弟到时临场观。好了，现在再没有其它的事情了，大家开开心心尽情的喝酒吧，今晚我们可说好了是大家不醉不归的。”

说到这里，举杯向一直沉默不语的项少龙微笑着道：“来！项兄，我先敬你一杯，预祝你明日旗开得胜！”

项少龙正暗自打量着自己席虎视眈眈的秦嘉、景驹二人。

却见秦嘉身材高挺瘦削，两鬓太阳穴高鼓，眼神若电，年纪在二十四五之间，算不上英俊，却是气度非凡，而最令人印象深刻处，是他一身黄色劲装，鼻钩如鹰，予人一种阴鸷冷酷的感觉，一双阴冷的目光正也狠瞪着自己。

不过景驹更是夺人眼目，一身雪白的武士服装束，头上发髻以红巾绑扎，身材却是比秦嘉还要略高少许，模样颇为斯文秀气，一对眼半开半阖的望着项少龙，瞪大时精光闪闪，闭上时阴森难测。

这时突听得桓楚向自己敬酒，回神过来苦笑道：“桓兄这却是给我难题做呢！”

桓楚笑着沉声道：“人生有一种挑战感不也是更刺激更精彩吗？在我心目中，以项兄之能，任我们大江帮副帮主还似委屈你了呢！”

项少龙作诚惶诚恐状道：“这个怎敢？只是怕刚入帮，就位居 人之下万人之上，帮众难以敬服，日后为帮主效力时，可是大多不便。”

桓楚哈哈大笑道：“项兄到时以武胜之，帮众谁敢不服？咱们这些市井草莽之辈，就是只懂以武服人，这个项兄就放心吧！”

二人这一说一和，似乎项少龙是稳操胜券，根本没把秦嘉、景驹二人放在眼里，只把二人气得额上青筋突起，眼中厉芒直闪，似欲即刻与项少龙打上一场。

桓楚看着二人愤怒模样，肚中暗笑，故意举杯向二人敬酒道：“二位护法，勇气可嘉，竟然敢向当年有‘刀帝’之称的项兄挑战。好！我敬你们二人一杯，希望你们明天也有出色的表现。”

秦嘉和景驹二人虽知桓楚是在故意嘲笑他们，但他是帮主，倒也不敢发作，强作欢颜道：“帮主看得起我们二人，也是我们的荣兴，来，我一杯算是我们敬帮主了，祝你得到一个贤助！”

桓楚倒也老大不客气的接受了，哈哈笑道：“项兄弟以后是我们自己人呢！大家和气和气，别都大眼瞪小眼的了，让人看着觉得你们三人像是仇人似的。来来，我来做个和事佬，咱们四个共同干一杯。”

有了桓楚发话，秦嘉、景驹二人尴尬一笑，无奈的举杯向项少龙示以一礼，苦着脸把手中之酒一饮而尽，但即刻又都不语。

项少龙见此二人如此的心胸狭窄；摇头苦笑，心想难怪他们日后难以

成就什么大器的了。

宴毕人散时，项少龙已是喝得头重脚轻，走起路来跌跌踉踉了。桓楚说扶他回房休息，项少龙记起或许在房中等着自己的小屏儿，顿然含糊拒绝。

嘿！我……我还有美女在房中待着我回去干好事呢！你跟了去不把小屏儿吓跑才怪。

项少龙在迷糊中怪怪的想着，辞过桓楚，就步履踉跄的向自己厢房走去。不多时也给他走回到了厢房门口，却见小屏儿突地开了房门，见着项少龙的狼狈模样，又气又急，一把把扶过，恼怒道：“你……我不是告诫过你不要喝这么多酒吗？瞧你现在这副死相……哎，你干什么呀？现在这个样子还想使坏？哼，人家今晚起先对你说过的嘛！喝醉了就别想碰人家。”

项少龙靠在小屏儿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上，只觉浑身一股热力借着酒势直往上涌，一双怪手禁不住在她身上大肆揉捏，同时口中含糊不清的道：“嘿嘿，我的小屏儿很怪的呢！听见夫君的脚步声就出来迎接我了！今晚……我一定要好好的疼受一下我的小屏儿。嗨！我没喝醉呢！只是喝多了！不过这样让我更兴奋。”

项少龙边说着边把充满酒气的嘴往小屏儿的俏脸吻去，同时双手紧紧抱住她的纤腰。

小屏儿“嚶哼”一声咳怒的想挣扎开来，但娇躯在项少龙怪手的侵袭下只觉浑软无力，不禁又羞又急，喘着粗气媚态横生的低声道：“你……你对人家温柔点嘛！我……你还是第一个接近我的男人呢！这个……我听别人说……会很疼痛的……”说到这里已经是声音低得语不成声了。

项少龙听得心神一荡，欲火顿炽，邪笑道：“嘿！我的小屏儿对男女之事似乎还挺有经验的呢！今晚为夫倒是要向你学几招来。”

小屏儿听了气急的脱口道：“人家还是初次呢！哪里会有什么经验可言嘛？”

你！冤枉人家呢！不信，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项少龙听得心中大乐，狎笑道：“原来我的小屏儿也很放浪的了，那平时的正经模样是佯装出来的哆！嘿，不过为夫就喜欢你这种媚态。”

小屏儿此时已是羞得把娇首深埋在项少龙胸前，娇嗔道：“我看呀，天下间所有的女人只要跟了你这个大色鬼在一起，贞女也会变成荡妇。”

项少龙知道愈是撒赖，愈是易挑起小屏儿的情欲，佯装大讶道：“噢？是吗？那我要是专门去勾引别家漂亮的小媳妇来开他一家大妓院的话，嘿嘿！肯定会发财的呢！”边说着边把小屏儿拦腰抱了起来往榻上走去。

小屏儿心下又惊又喜，不胜娇羞的嗔怒道：“你……你胡说些什么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项少龙把小屏儿的娇躯轻放在榻上，俯下身子，边轻吻她的脸边轻轻声笑道：“这个吐不出象牙可没关系呢！只要吐得出能让我的小屏儿欲死欲仙的热情就行了。”说完就痛吻起她艳红如樱的热唇来。

小屏儿两手紧抓着他的衣襟，剧烈颤抖和急喘着，一对秀眸阖了起来，但却没有挣扎或反对的表示，不过耳根却是红透了，芳心像个火炉般，溶进了项少龙的攻击中。

项少龙的手由她的衣襟滑了进去，开始不规矩的游移起来，那坚挺而又富有弹性的胸部在他怪手的揉捏之下，急剧的起伏着。

强烈的刺激和快感，使小屏儿不禁呻吟出声来，她如水蛇般的娇躯在

项少龙的体下剧烈的扭动着，热情如火的逢迎起这个自己已经对他倾心多年的男人。

项少龙欲火狂烧，一边吻她，一边为她宽衣，不大一会儿，小屏儿就玉体横陈的展现在项少龙的眼前了。

小屏儿羞不可仰地翻转过身体伏在榻上，侧起俏脸含情脉脉地含笑偷瞧着项少龙。

项少龙解衣坐到榻上，露出精壮完美，笔挺伟岸的强健之躯，温柔地把小屏儿翻身过来。

小屏儿双眸紧闭，颊生桃红，双手紧抱住胸部，水蛇般的娇躯不断扭动，媚态动人至极点。

项少龙看得双目冒火，俯下身去在小屏儿浑身上下狂吻起来。

二人爱意欲潮顿刻如烈火喷烧，肢体实时交合缠绵起来，一时房内春意盎然。

## 第二十七章 比武较技

项少龙醒来时，却见小屏儿早就穿著好了衣服，并且已经梳洗过了，正坐在床边，睁大着一双柔情似水的美目，情意款款的望着自己。

蓦见项少龙的目光突地向自己射来，小屏儿粉脸一红，垂下头去不胜娇羞的檀口轻吐道：“少龙，你醒了！小姐正要我来叫你去她那里，说是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呢！”

项少龙闻言一骨碌爬坐了起来，露出健壮结实的上身，拉过小屏儿的纤手笑道：“那你干嘛不早些叫醒我呢？嘿，只顾净看着我干什么？难道你昨晚还没看够吗？”

小屏儿听了顿时娇怒的把小手抽了回来，站起身来板着脸嗔恨道：“你瞎说些什么啊？谁净看着你了嘛？你以为你脸上刻有画啊！哼！人家再也不理你了！”

说罢转身就欲走入房去。

项少龙见了心下不由大急，忙掀开被子，竟赤身趴下床来，追上前去拉过小屏儿莲藕般的手臂，求饶的软声道：“哎！哎！好了嘛，我的娘子，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不要生气了，亲亲小屏儿，去打些水来帮我梳洗好吗？”

小屏儿见着他的羞人模样，吓得差点惊叫出声，但即刻用小手轻掩住嘴唇，脸颊通红，秀目微闭，又见着项少龙装出的可怜相来，不禁轻轻“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但还是杏眉倒竖的嗔道：“谁是你娘子了嘛？哼！无赖！”

项少龙龙乃是花丛老手，知晓女人愈是在男人面前发嗔发怒，就是对男人爱之愈切，而男人在女人嗔怒时最好的应付方法是要.....无赖。当下又佯着苦下脸轻叹道：“唉！

今天正午你夫君还有着一场‘架’要打呢！那秦嘉、景驹的功夫也不知如何？要是.....要是我打败了，嘿！也不知桓楚将会如何对待我？他现刻还似敬我为上宾，但还不是因为风菲，还有就是对乌家牧场心怀不轨。”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至于我嘛，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舞刀弄枪了，手脚可能都生疏了，咳！咳！……唉，说起来你和风菲的命运也都还握在我手中呢！要是我打败了，你们……等待着你们的也不知将是什么劫运？娘子现在若不对我体贴点儿，日后或许……就没得机会与我亲热了呢！”

项少龙的这番话装作悲腔侃侃说来，倒也确是充满伤感，小屏听了虽明知他在故意夸大其辞，但心神还是禁不住为之一紧，不由自主的扑凑到项少龙宽广的胸怀里，紧接着他的虎背，语音微微颤抖而又极是轻柔的道：“少龙啊！屏儿和小姐自遇上你以后，都深切的盼望着你能助我们脱离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呢！我们已经受够了苦，都希望下半生跟着你能有个幸福温暖的家可以依靠啊！我和小姐都是信任你的，你可一定得鼓起勇气和斗志来，打败秦

嘉、景驹，再接着打败桓楚，那时只要桓帮主说话算数，我们就可以跟着你回到牧场一起过着与世无争、无虞无虑的生活了。”说完，满是悲苦的脸上又显出一种神迷意往的陶醉之色来。

项少龙这美女对自己如此信任和依赖，不禁心神一禁激荡，顿刻涌生起强大的豪情壮志来，哈哈笑道：“想当年，你夫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七国，嘿嘿，现刻又怎会怕这几外小毛毛贼呢？放心吧，娘子，你夫君从今以后所有的战斗都只会绝对的胜，而不会有也不能有丝毫的败。”

小屏儿听了破涕为笑，脸若梨花带雨的道：“哼！你尽戏耍人家呢！对了，小姐要与你说的事可能就是有关秦嘉、景驹二人武功专长的事，你要不要去听听呢？我的大英雄！”

项少龙见了小屏儿这刻化悲为喜的媚态，不觉一阵心摇神动，垂下头去轻吻她还带着泪渍的脸蛋，狎笑道：“说错了，应该是‘我的大英雄好丈夫’才对！”

小屏儿嚶哼一声，笑道：“哪有这么称呼的？你啊，尽占人家便宜。”

项少龙见着美女发娇，更是暂且忘却了身边所有的烦恼，嬉笑道：“对啊，我是在占你的便宜，并且，昨晚啊，我占了我小屏儿最大的便宜。”

小屏儿听了不胜娇羞，在项少龙怀里不断扭动娇躯，嗔道：“你口舌总是这么没遮没拦的，告诉你，待会去小姐那里，可不许把我们的事告诉小姐啊！否则，我决饶不了你！”

说到这里，突地粉脸一红，凑到项少龙耳轻声道：“只要你暂时保守住我们的秘密，我就允许你……允许来欺负人家。”

项少龙听了这等挑逗刺激的话，顿觉欲火暴涨，男性生理反应顿刻蠢蠢欲动，但想着今午还要应战秦嘉、景驹二人，唯有压下欲火，但还是也凑到小屏儿耳边低声道：“好！今晚你就来到我房里……等着我‘欺负’好不好？”

小屏儿娇首轻点，无限风情的在项少龙怀里撒起娇来。

项少龙随小屏儿来到风菲厢房，却见风菲正愁容满面坐立不安的在房里跟着莲步。

见得项屏二人进来，风菲迎了上去，强挤出一丝笑容，语音却是忧郁的道：“少龙，听说你今天正午要跟秦嘉、景驹二人比武较技，争夺大江帮副帮主之位，真的有这回事吗？”

项少龙走上前去，伸出一只宽厚的手掌轻搭风菲的酥肩，微笑道：“不错。嘿，我若做了副帮主，你和小屏儿就是帮主夫人了。这可是件好事哪！”

干嘛愁眉苦脸的呢？”

说完朝小屏儿挤了挤眼，做了个怪脸，羞得小屏儿又羞又气又急，忙垂下头去，不敢正视风菲。

风菲似是早就知晓小屏儿喜欢项少龙的心事，但这刻由项少龙说出承认小屏儿为他夫人，还是觉着有点惊诧，脸上微微露出异色，但旋即嫣然一笑，走到小屏儿身前，拉过她的后臂，稍稍掀起她的袖衫，却显然不见了她臂上那颗碗豆大小的殷红守宫砂，心下顿然明白过来，只觉有着一丝淡淡的酸味，之余却更多的喜悦，望着已娇羞不堪的小屏儿诡笑道：“恭喜你啊，小屏儿！终于找到一个好归宿了！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日后可得好好把握住这自己寻来的幸福。”

说完无限幽怨的膘了项少龙一眼。

小屏儿听了风菲这几句饱含感慨的话，秀目泪珠儿悄然而下，不禁扑到风菲怀里，轻轻嚎泣起来，使得风菲也不禁双眼发红。

项少龙见着二女忽地哭哭啼啼起来，不由心怀大乱，胸中也觉有一种沉重的闷郁之感。

待得片刻，二女收住泣声，分了开来，见着项少龙手足无措的滑稽模样，均都轻笑起来。

风菲平静了一下情绪，倏地记起什么似的，失笑道：“都站了这么久了，也没请你们坐着，瞧我这失态，对了，大家坐下来说话吧。”

顿了顿美目，又望向项少龙道：“是了，少龙，景驹和秦嘉二人乃是桓楚座下四大护法中武功最为高强的两个，我看他们与桓楚相差无几。虽然我曾亲见桓楚一人力敌四大护法，但说不定是桓楚为讨我欢心之计，秦嘉和景驹几个都定藏了拙，故意败给桓楚的。”

风菲说到这里时，三人已经坐定，俏婢双儿也已为三切上香茗。

项少龙端起茶盏轻品了一口后，问道：“这秦嘉、景驹二人到底是何来路呢？”

风菲沉吟了一番后道：“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听桓楚曾经对我随口

说过，秦嘉原乃陵人，祖先也曾为校将，自幼习兵法武功，后来秦灭国，以致家道败落，被沦为江上行船人，他使得一手至刚至阳、猛烈绝伦的拔风快刀，武功以快猛著称。景驹呢，乃是楚国贵族之后，自小熟读四书五经，楚亡后沦落为一介市井小贩。他射得一手好箭，曾一箭射下空中飞翔的两只巨鹰，并且剑术也不为弱，也是李园之师‘白眉尊者’之徒。”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他们二人也是被秦始皇征柱骊山修建陵墓时，随桓楚逃到这塞外来的，但此二人野心勃勃，似乎不安于此，与桓楚甚是合不来，我看此次比武，他们是想借你来杀杀桓楚的锐气，同时提高他们在帮中的威信，为以后策动谋变打下基础。而桓楚呢，却也是想利用你来压压他们二人的傲气，把你当作枪头使罢了。所以，少龙啊，你无论胜败，可都是处境危险呢！可得好好的保重自己啊！我和小屏儿都深盼着与你双宿双飞的呢！”

说完脸颊微红，但一双美目却还是紧紧的盯着项少龙。

项少龙想不到风菲竟能把桓楚他们安排的此次比武较艺争夺副帮主的阴谋，如此透彻的分析出来，心下不由大是敬服，同时心神暗敛。

若这秦嘉、景驹二人到时同与自己打斗，自己的胜算又有多少呢？

此事也不无可能的嘛，桓楚为了想看看自己和秦景二人的实力到底如

何，说不定到时真会叫二人同时夹攻自己呢！

这十多年来的塞外牧场生活，因日子安定无虞，甚少练习百战刀法，所以武功荒废生疏不少，而秦景二人却因时过境迁，这些年来过的都是刀口添血的日子，自是会勤习武功，更何况他们还野心勃勃的可能阴谋夺得帮主之位呢！

再有这景驹是自己的老故人李园的同门师兄弟，李园的剑法自己是知道的，景驹经过之十多年来的修习，剑法之高自是不可小视。再加上秦嘉，武功很有可能与景驹不相上下，若他们二人联手，自己要想取胜，倒也定是非常吃力。

项少龙心情沉重的思量着，倏见凤菲一双楚楚怜人的目光向自己射来，不禁心神一震，顿即涌起一股顽强的勇气和斗志来。

对！无论景况如何发展，自己也得拼死保护眼前这两个爱女！

当然还有虞姬！

项少龙正与风菲、小屏儿二人谈着此次比武较技的事宜，虞姬和桓楚来到了厢房。

见着项少龙与二女似乎比前两天更加亲热，桓楚望向项少龙的目光掠过一丝杀机，但转瞬即逝，干咳了两声后哈哈笑道：“项兄可也真是有得闲情逸致呢！临战在即，却也还是在依红假翠，谈笑自若，看来正午一战，是胜算在握的哆！嘿，我大江帮能得你这样的人才相助，将会更是如虎添翼了呢！”

项少龙听出他语意带刺，知他在气自己与风菲亲热，心下冷笑，脸上却还是带着笑意，站了起来迎了上去道：“桓兄言之过奖了。在下只是向风姑娘请教秦嘉、景驹的武功底细呢！嘿，蒙得桓兄对我如此看重，我又岂能只顾纵情声色呢？若是此战败了，岂不愧对了桓兄对我的厚爱？那我日后还有得何面目与桓兄相对？”

桓楚听得项少龙如此说来，心下似稍感快慰，眉头一展，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那就算我错怪项兄了！不过，你也不需说出如此之话来的嘛。嘿，对项兄此战，我的信心是百分之百的……赌你胜！”

继而语气倏地一转，叹道：“唉，说起我们大江帮，表面看来虽是实大强大，威震塞外南北，然实则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今年以来，矛盾更是激化尖锐起来。秦嘉和景驹二人私培心腹，表面上在与我虚与委蛇的相处甚好，可骨子里却是对我不服，欲谋造反，我呢，虽是看出了此端倪，但没有他们的把柄，却也还是没法奈何他们。”

说到这里，满含深意的望了项少龙一眼，接着道：“此次识得项兄，可真乃是天助我大江帮也！嘿，是的，此次比武较技我实则是想利用你来压下秦景二人的嚣张之气，但我也确实是暂刻想不出什么他法来对付他们，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想与项兄合作的。”

项少龙想不到桓楚会先入为主的说中了自己的心事，对自己竟是如此坦诚的推心置腹，愣了愣，俊脸微红道：“嘿……这个……我……其实方纔还在与风菲姑娘她们一起猜度桓兄是不是对我别有用心呢！看来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小弟现刻可真感汗颜投地啊！”

桓楚听得项少龙此话，哈哈大笑道：“项兄胸襟才真算是虚怀若谷呢！明知在我这里险境重重，但还是有着泰山压顶而不色变之态，在下可是佩服至之啊！尤其是明知秦嘉、景驹二人和我都对你不安好心，而你却还是不急

不燥，不恨不恼，心平气和，嘿，只此一点，就足显出项兄涵养之深了。”

说到这里，又见得风菲、小屏儿二女望向自己，有点惊诧却又有些敬佩之色的异样目光，心下更是一阵舒畅，豪气顿生的道：“项兄只要此战胜得秦嘉、景驹二人，那这大江帮从今以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到时我们要想成就大业，岂不方便许多？”

顿了顿，忽又望着项少龙，脸色微微一暗，“嘿，小弟尚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项兄能否应否？”

项少龙听了，虎目一扬，脸上显过疑色道：“桓兄有得何事尽管讲吧，只要在下能微尽薄力之事，定当照办。”

桓楚脸上旋即掠过喜色道：“此话当真？不过……此事项兄可得冒点危险呢！唉，还是不说也罢，免得……项兄要是有什么差错，那我可就会一辈子都不安心了。”

项少龙知他故意如此做作说来，心下真想依他此言顺势下台，免了这凶卜未知的桓楚口中所说的什么‘危险’之事，但自己方纔却已说过‘定当照办’的豪语来，倒也不好意思出言推辞，当下微微笑道：“哎！桓兄这是什么话来呢？我项少龙蒙你不杀之恩，且这段时日待我如兄弟般的热情周到，又力邀我做你们大江帮的副帮主，这些恩情真使我甚感无以为报呢！现桓兄有何吩咐，就尽管说来就是了，哪怕是赴汤蹈火，在下也会在所不辞的。”

桓楚听了似是有些激动的走过来，双手搭住项少龙的虎肩，沉声道：“好！好兄弟！”

我桓楚果然没有看错人！”

说到这里，目光倏地变得沉重的凝视着项少龙，缓缓道：“待会正午项兄与秦嘉、景驹二人比武较技时，我想教项兄你一人独战他们二人。当然，这样做是叫你冒险许多，但只要项兄以一敌二也是胜了，那秦景二人在帮中的威信将大大扫地，项兄也便解了我大江帮可能发生内乱的燃眉之急，同时项兄也会因此而深服人心，副帮主之位便非你莫属了。”

项少龙听得眉头一皱。

这桓楚果然狡诈，识破自己已经看出他的阴谋，使用此等佯装坦诚软硬并施怀柔之策，来对付自己，使得自己虽明知前路有得陷阱，而还是不得不往他设置的陷阱里跳。

此计不谓不妙，桓楚就是看破了自己那种侠骨柔情的心态而加以利用，而自己却也是狠不下心肠，不得不被他利用。

项少龙心下不禁苦笑起来，而风菲这时却已惊叫出声道：“什么？这……怎么可以呢？你这是故意刁难少龙吗？”

桓楚听了脸色微变，但旋即即压下胸中不快，淡淡笑道：“俗话说‘置诸死地而后生’，兄弟此举就是此意了。何况项兄凭项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猛，我那秦嘉、景驹二人绝非他的敌手。”

项少龙原本就打算豁出去了的，那会自得什惧意，当下笑道：“好！我答应桓兄的建议！不过……桓兄是否可以暂借百战刀一用？”

桓楚哑然失笑道：“项兄何言借刀呢？百战刀本是你之物，我只是心下喜欢，这几天来舍不得还于项兄罢了。”

嘿，待会我就叫人给你送来。唉，时候不早了，我可得去布置比武场地事宜了，在下就先行告退。”

说罢朝项少龙施了一礼后，转身往厢房门外走去。

项少龙收回送桓楚出门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诸女，却见风菲和小屏儿面含担懔焦虑之色，而虞姬却是一脸的兴奋和掀喜，心情沉重之余，又是有点忐忑不安，但却斗志陡增。

哼，有了百战宝刀在手，天下间我也敢去闯他一闯！

比武擂台设在此大江帮总舵所在地……哀牢山西侧的一个有一千多个平方的平坦山地处。场中绿草茵茵，其中三面边缘皆是怪石嶙峋的斜坡，间或有些合抱大的椿树生长其间，而斜坡近处却又是群峰耸立。另一面是一条两侧都是高崖的羊肠峡谷，倒确是一个绝妙的隐秘练兵校场。

场地右侧搭了一座观席台，可能是供帮中有名望身份的人坐的，在观席台前方用二丈多长的竹竿横架起了一条七八米长的红帛匾幅，上面用隶体书写了“大江帮副帮主就职典礼”十个大字。

项少龙、风菲、小屏儿、虞姬等几个来到时，场中已是人山人海了。

大江帮自成立以来，帮中大部份人过的都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今见帮中比武较技喜选副帮主这等热闹之事，自是人人都想来瞧瞧此可以轻松开怀的场面，要不是需防守总舵，前来观礼的人或许会更多。

十几个武士在前开道，领着项少龙等几人来到了观席台前。

项少龙的心情此时似是有些忐忑，但表面上却还是平静异常，神色安祥，气定神闲的举目往观席台上望去。

却见桓楚坐居中央，正对着自己颌首微笑，他身侧左右是帮中四大护法，秦嘉、景驹二人坐在桓楚左侧，见着项少龙，目光满含杀气，而脸上却又显出一丝轻蔑狡诈的奸笑。

其余是一百多位堂主、分舵主分坐两旁。

项少龙见桓楚把气势搞得如此浩大，知他所有心计是想借自己此战彻底击垮秦嘉、景驹二人在大江帮中的威信，同时亦敢可见桓楚对自己此战的期望之大。

项少龙走上前去与桓楚等几人行过视后，被桓楚安排坐在了他的右侧，接着就是风菲、小屏儿、虞姬三人。

项少龙坐定后，目光往场中前来观礼的帮众一扫，倏见不少帮徒望着自己，目中满含极不友善之色，有的则是偷偷的指着自己，交头接耳，定是在对自己评头论足。

项少龙见着此况，心下猜度可能是秦景二人在人丛中暗插了心腹，对帮众散布了自己的什么杯谣言。

嘿！我本是杀了你们大江帮几百帮徒，早就令众人对我恨之入骨来了，若不是有你们帮主桓楚在为我扛着，我或许早就被他们用乱箭射死了，你们二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是想借众人的声势来对我进行心理攻击战吗？

项少龙心下冷冷笑，忽地想起自己当年与秦

始皇相处时的风光景况来。

自己那时有何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呢？与六国中的权贵人士周旋过，与吕不韦一党明争暗斗过，与赵国名将李牧交锋过，还有与齐国“剑圣”曹秋道相拼过五六百招有余……想起从前的许多虽是惊险重重，但却又是丰富多彩的刺激生活来，项少龙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沸腾着。

冲破创造历史的困难后的胜利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

项少龙心中又倏地涌起了一种怪怪的感觉。

自己是否可以把羽儿话造为一代西楚霸王呢？想到这里，项少龙只觉



自己的每根心弦都倏地给崩紧了。

不！还不止如此：自己如果暗中派人去刺杀了刘邦，那到时天地间还有谁能与项羽为敌呢？

叮当！叮当！……一阵钟声响起，全场顿刻静了下来，也惊醒了项少龙的沉思。

桓楚站了起来，先向项少龙、风菲等微施一礼，然后以他声若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向众人宣布今天副帮主的候选人是项少龙、秦嘉、景驹三人，以武技论高来定夺副帮主人选。

在全场肃然中，桓楚老气横秋，扬眉喝道：“在场中人，亦可向三人挑战，能接对方五十招以上者，均有封赏。兄弟们，露出点真功夫给大家看看吧！”

在欢声雷动中，当即有两个堂主级身份的汉子抢先出身，来到项少龙跟前，以手抱拳道：“在下乔吉、徐成斗胆向项少侠讨教！”

项少龙心知肚明此二人是秦嘉、景驹他们示意下来找自己碴儿，想试试自己武功底细的。

当下微微一笑还礼后，站了起来，走出观席台，来到空出的场地中心，心握百战刀柄，目光虎虎的朝乔吉、徐成二人脸上一扫，浑身上下顿刻透出一股隐隐的震慑人心的威逼力。

乔吉、徐成二人似有点被项少龙气势所慑，慌了手脚，竟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

项少龙实战经验何等丰富，知道自己不经意间制造出先声夺人之势，见二人后退，知道机不可失，仰天大笑声中已“锵！”的一声，拔出百战宝刀，直往对方迫去。

刀才离鞘，场内立时寒气渗渗，让人心生寒意。

乔吉、徐成心底暗惊之睛，却也临危不惧，二人同时暴喝一声，剑势发动，分别从不同角度向项少龙击来。

项少龙不退反进，步伐沉稳的一个箭步飘前，百战刀往头上斜举，左手同时握在手把上，待二人手中长剑向自己袭来时，百战刀猛往丫斜过去，刀锋化成万点寒芒，如雷电击闪般全力往二人长剑砍去。

此时乔吉、徐成二人若是聪明的话，唯一破解项少龙攻势之法就是身形再往后暴退，方可避过这雷霆一击的一刀，但二人身为挑战者，且身负秦嘉、景驹二人之命，此刻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哪肯在人家才出第一刀便作缩头乌龟呢！

当下均是银牙一咬，竟是挥剑硬架。

项少龙见二人仓皇招架，用的又是单手，心中暗笑，百战刀全力下击。

“当当！”二声脆响打破场中此时的寂静。

众人在片刻沉寂后，又齐声惊呼欢叫起来。

原来乔吉、徐成二人手中长剑都应刀中断，项少龙此时则已潇洒的飘身退了开去，还刀入鞘，神态自若的看着眼前这脸色灰白，手持断剑，呆若木鸡的两人。

众人都不禁惊展凜于项少龙刀法尺寸的精到。

举天下之间有几人能一刀就败退在大江帮中身手不若的两名堂主呢？

一时场中是一种沉闷的静寂气氛。

乔吉、徐成二人呆默良久，蓦地一声怪叫，弃下断剑，羞愧得无地自

容的狂奔而去。

秦嘉、景驹二人则是目露骇异之色，脸色有点苍白，浑身似是有点不自在的抖动起来。

凤菲和小屏儿则是喜极的不约而同的往虞姬抱去，而虞姬却是兴奋得小手直拍，欢叫起来，目光发亮的望着项少龙。

其余诸人，个个皆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桓楚是惊诧之余即是满面欢容，长身而起，大声赞道：“项少侠如此威猛绝伦的刀法，实乃世所罕见也！哈哈！我看今天的比武你是胜定了！对了，诸位还有谁来与他们挑战的？”

场内却是鸦雀无声，再也无人出面。

桓楚环目殷视了一番众人后道：“若是没有，我就宣布今天的最好赛局了！”

秦嘉、景驹二人这时站了走来，向桓楚躬身道：“帮主，属下二人有事禀说。”

桓楚颌首淡淡一笑道：“两位护法有可事禀告？”

秦嘉望了项少龙一眼后，沉吟片刻道：“方纔项少侠一刀劈断两剑之神乎其技的刀法，确是令我和景护法二人大为叹服。嘿，我们自知凭一己之力，非他敌手，所以愿自动放弃此次竞选帮主的权利。不过，他杀我帮中兄弟四五百人，实乃我大江帮之众敌，所以我和景护法二人誓要为我帮中死去的兄弟报仇，还请帮主赐准我们二人力战项少龙这狗贼。”

围观众人顿然有半数以上附和着哄然叫好。

桓楚知二人是惧了项少龙的威猛刀法，但却找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想合斗项少龙，心下虽是深服其机智敏捷，但却也正中自己心怀，当下冷笑道：“战斗中死亡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不也杀了他们那方的不少兄弟吗？所以报仇二字只属私情，而我们大江帮的宗旨却是要推翻暴秦，只要是英雄人物愿意投靠我们，我们就须以兄弟之礼待之，所以秦护法之言大是偏激，至于向项少侠挑战，要求竞选副帮主之事，是二位自己提出来的，现在怕了项少侠，愿自动放弃，自也是可以的。”

桓楚这番话带着戏虐味道徐说来，只使得秦

嘉、景驹二人脸色一阵白一阵红的，气得浑身都微微抖起来，双目更是似欲喷出火来。

桓楚见着二人的窘态，心下大是高兴，不待二人发话就又已接着道：“不过如此一来，真是大扫大家之意兴，所以我有个提议，就是项少侠一人独战你们二人，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此言刚落，秦景二人崩紧的脸色顿时舒缓下来，嘴角露出一丝阴森的冷笑！

围观众人却是心神倏地一紧，都想看看帮中两大顶尖级高手合斗项少龙的激烈场面。

凤菲、小屏儿二女则是为项少龙暗捏一把冷汗，心下暗暗为他祷告。

倒是项少龙还是泰然自若，微笑道：“在下没有什么异议。”

场中有人忽地为项少龙这等豪气鼓起掌来。

在全场肃然中，项少龙屹立如山般的傲然面对杀气腾腾的秦嘉、景驹三人。

三人都已拔出兵器握在手中。

秦嘉横刀守中，景驹长剑指地斜举。

二人气势沉凝慑人之极，果是比先前二人厉害多了。

项少龙收摄心神，全神贯注的凝视着对手，百战刀双手紧握，当中而举。

秦嘉双目神光倏地大盛，凝注项少龙，大喝一声，出刀疾劈项少龙背部穴门。

景驹亦也同时剑尖快速往上斜挑，手腕一抖，幻出一片剑花，如灵蛇吞信般快绝的往项少龙双眼刺来。

项少龙顿感四面八方均有一股杀气向自己追体而来，心神暗惊，百战刀当即往下一沉，成横扫之势，身体成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百战刀在他四身周围幻起一片刀影，顿然守住敌手所有的攻路。

秦景二人被百战刀的强劲力道所迫，竟使不出后续的变化招数，只得闪身均都退了一退。

项少龙哪容对方重组攻势，一挥百战宝刀，重重刀影如涛翻浪卷，往二人分袭攻去。

秦嘉、景驹二人虽失先机，却也毫不慌乱，改变打法，严密封架，采取游斗方式，且战且转，在场内绕着圈子，都步法稳重，丝毫不露败迹。

高手过招，果然不同凡响。

围观众人，分为双方叫嚷喝采打气，使得气氛炽热非常。

凤菲和小屏儿把心都快提到了喉咙里，而虞姬却是时时拍手叫好。

桓楚此时脸上则是木无表情，使人难测其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百战刀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

秦嘉、景驹暴喝冷吟时常叫起。

项少龙心中明白，再这样耗力下去，秦景二人以逸待劳，等自己力竭之时，再发动反攻，那时自己非败不可。

怎么办呢？这等打法继续下去自己可要吃亏！

项少龙心念电闪之下，刀势倏地一转，以刀作剑，改为施展墨氏三大补遗杀招中最俱威力的“攻守兼资”，只见手中长刀突地光芒大盛，奇奥变化，若长江大河般向二人攻去。

秦景二人见项少龙刀势陡变，似是刀法却又似剑法，整个人和刀似是溶为一体，浑身上下刀影翻飞，寒芒电射，竟像个满身是刀的怪物般，硬往秦嘉撞去，如此以身犯险的打法，人人都是初次得睹，看得目瞪口呆之余却又发出了惊呼声。

秦嘉乍见项少龙向自己扑来，亦也不知如何应付，大喝一声，先退半步，才横剑扫出。

“当！”的一声剑碰之声后，项少龙现出身形，百战刀把秦嘉快风拔刀硬硬封住，同时整个人朝秦嘉当胸撞去，左手成勾。

秦嘉猝不及防下，被项少龙手腕重重撞在胸口处，顿时只觉胸部一阵吃痛窒息，同时一股腥味直冲喉间，顿时长刀脱手坠地，自身亦也向后跌倒了去。

景驹心神微惊之下，亦也大喜，项少龙此时周身都是空门，当即长啸一声，长剑朝项少龙额头闪电劈下。

项少龙此时已来不及回刀架封，心神一凉，猛地往下一沉，但旋即急中生智，身体让他失重向后倒去，再向右侧一阵猛滚，险险避过景驹这致命

一剑，但肩头处却还是被剑锋所划，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冒。

项少龙惊魂稍定，一个鲤鱼打挺，跳身起来，同时借着跃空之势，又以双手运刀，身体往景驹一个俯冲，刀势发出尖锐的啸呼声往景驹猛劈过去。

景驹一时间被项少龙的狂猛攻势击得只有招架之力，节节后退。

项少龙杀得兴起，刀势忽而大开大阖，忽而长击远攻，刀锋所过之处，都是点点寒芒。

全场众人此时已是哄然全都为项少龙叫好起来。

“当当当当！”

项少龙踏步进击，连劈三刀，每次都准确无匹的劈在景驹手中长剑的同一缺口上，任景驹长剑如何变化，结果仍是一样，神乎其技得令人难以相信。

景驹手中长剑中分而断，项少龙百战刀亦遥指着景驹胸腹。

围观诸人，沉默片刻，倏地由桓楚至风菲、小屏儿，无不高声欢呼呐喊，声如潮涌。

景驹此时已是面如土色，神情沮丧至极，唱然长叹一声道：“项……少侠，你胜了！”

秦嘉已是昏迷过去，这时被众人叫喊声吵醒过来，见着此况，喉间的一口鲜血终是忍将不住喷口而出。

虞姬这时已连蹦带跳的欢呼着，跳出观席台向项少龙奔来。

项少龙还刀入鞘，朝景驹微一抱拳道：“承让了！”

说完脚步缓重的向着虞姬迎去。

## 第二十八章 内焦外患

在场大半以上的人都冲着项少龙欢呼叫喊。

一时“项少龙”“项少龙”之声，叫得山鸣谷应。

而项少龙此时却只觉得浑身乏，全身酸痛，连握刀的手都沉重得似快提不起来，受伤的肩头处更是鲜血直冒，觉得火辣辣般的疼痛。

虞姬跑到项少龙身前，小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秀目更是射出异彩，拉过项少龙宽厚的大手，望着他神情激动的道：“项伯伯，你好棒噢！刚纔你打斗的时候就真象天下的武神一样威猛呢！嘿，我娘并没有对我夸张你嘛！你确实是个战无不胜的战神呢！我看啊，全天下间的武士，要数你最是厉害了！”

项少龙听了心里苦笑。

唉，你这小丫头小嘴可真是甜呢！不过，你项伯伯已经都快要脱力了呢：现在啊！

任是谁再向我攻来，我都非败不可，嘿，还说什么武神战神呢！小孩子家真是太多幻想。

项少龙强忍住浑身的痛楚，积攒了最后的几许力气，伸手抱过虞姬，捏了一下她小巧玲班的鼻子，冲着她微笑道：“可是我还是没有能够飞上月亮去的本事哩！嘿！你这小妮子，将来长大了，嫁个能带你去月亮的夫君好

了。那时，你项伯伯也将不是他的敌手，你啊，可不知有多风光呢！”

虞姬俏脸一红，垂下头去，不胜娇羞的伸出粉拳轻打项少龙的虎背，但秀目却是露出一一种神迷意往的神色，嗔道：“项伯伯取笑我呢：我……我现在年纪尚小，还谈个什么……什么婚嫁之事嘛！不过，我长大以后，却是真个要找个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话刚说完，已是羞不可仰的扑倒在项少龙怀里。

项少龙闻言一阵哈哈大笑时，风菲、小屏儿及桓楚三人也已迎了上来。

桓楚望着项少龙，双目放光的哈哈大笑道：“项兄方纔神乎其技的刀法，确实是令人大开眼界，敬服不已啊！我大江帮得你这样的人才相助，又何愁大事不成呢？”

项少龙放下虞姬，长缓了一口气，谦然道：“嘿！方纔我只是侥幸得胜罢了，其实说来，大江帮人才济济，我……只不过是一介平凡武夫，何谈能助大江帮成就什么大事呢？倒是像桓兄这样的人才方为当世英雄人物呢！现今就已成就了大江帮如此庞大的基业，可确实是教人钦佩羡慕得很呢！”

桓楚听了又是一阵大笑，与项少龙客套一番，携挽了他的手臂往观席台走去。

风菲和小屏儿此时悬挂在心底的石头总算是着了地，脸上都露出了安心欣然的笑容，一双秀目顾盼生光的望着项少龙。几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到观席台前，坐定后，桓楚再站了起来，虎目横扫了一遍还在兴奋热烈之中的帮徒，面色笑意中带着面萧，倏地大喝一声道：“兄弟们！请静一静！现在由我来宣布今后我们大江帮副帮主的最后定选人，就是项少龙少侠！”

众人顿刻爆发出震天采声，桓楚待他们稍稍平息后又接着道：“今天大家都是目共睹，项少龙技压群雄，以武取胜夺得副帮主之位，今后他也是我们大江帮中的一员，也就是跟我们同甘共苦的好兄弟了！所以大家以前要是对他有什么成见，有什么隔阂的，从现在起就全都一笔勾消！从今以后大家要同心协力结团一致为振兴我大江帮而誓死不辞！”

话刚说完，众人顿刻同声高喊道：“振兴大江帮！誓死不辞！”

响彻云霄的吼声，让项少龙的心怀不由自主的激动着，一种怪怪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

英雄！这就是古代人们对武力英雄的崇拜！项羽呢？在史记中他才是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正的英雄！

要是自己塑造出这样的一个流芳百世的英雄来，那种感觉将是多么的激动人心啊！

历史是人创造的，而自己却是创造历史的主宰！多么令人动心的诱惑啊！

自己曾经一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始皇帝嬴政。可以这样说若是这时代里没有我项少龙，小盘就绝不可能成为秦始皇！

项羽呢？会是自己的义子宝儿吗？

哈！要是自己把宝儿再话造为一代西楚霸王项羽，那可真是不枉在这古代里活过一回了！

轰轰烈烈的人生！成也罢，败也罢，也算是一曲精采的人之歌了！

项少龙想到这里，只觉着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眼前似乎又展现了自己当年纵马横刀疆场的情景。

项少龙正沉浸在这种奇妙的想象之中，桓楚突地连声叫道：“项兄，你

在想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你给他们说几句话呢！”

项少龙惊觉过来，心中的余波还在萦绕难息，见着桓楚诧愕的目光，朝他神秘的笑了笑后，再往众人望去，长舒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心怀，朗声道：“大江帮的众兄弟们！”

我项少龙今日侥幸胜得秦嘉、景驹二位护法，承蒙桓帮主看得起和众兄弟的不计前嫌，让我就任了副帮主一职，从今往以后还得仰仗各位多多指点。对我们大江帮中的诸多事务我还不大熟悉，但我却知道我们大江帮立帮的宗旨是……等待时机，推翻暴秦，为天下穷苦苍生谋取幸福。基于此，我们现在就需要操练人马，组合一支具有强大聚心战斗力的队伍。我们往后要做的事情不是打家劫舍，不是要称雄塞外，而是要扩展势力，坚实力量，直捣秦

都……咸阳城。推翻暴秦，再组新政！”

项少龙这一番话慷慨激昂的说来，很是富有感情和感染力，众人无不齐声高喊：“直捣咸阳！推翻暴秦！”

就连秦嘉、景驹二人现在虽是恨极项少龙，却也怀不自禁的随着众人高喊起来，可见他们亦敢是对秦正恨之入骨。

晚上的欢庆宴自又是一番热闹非常的场面，众人均都热情的频频向项少龙敬酒。

待凤菲和小屏儿携挽着项少龙回到厢房时，他已是酩酊大醉得沉沉睡去。

风菲双眼迷离的看着比当年愈加成熟的项少龙的俊脸，灯火映照下，项少龙浑身上下在她眼中释放出一种令她心乱神迷的光彩来。

她不禁想起了当年与他相遇的种种情景。

那时项少龙化名为沉浪，起先是做她的御者，后来又做了她们歌舞团的执事，她自己也就中那段时日中芳心不知不觉的被项少龙给俘虏了，可她却与项少龙有缘无份，与清秀夫人一起了楚因后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了。

现在与项少龙久别重逢，本应是件令人兴奋异常的事情，可是谁知却又横足插进了个桓楚，令得她们的关系却是有点生硬起来。

唉，这就是缘孽么？自己还不如小屏儿幸运呢！她与少龙已是……有了合体之缘，这已是让她今后的一辈子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了，可是我呢？能好好的把握住少龙么？

想到这里，风菲的秀目不禁悄然流下两行酸楚的泪来。

唉，女人的命运在这时代里是多么的脆弱和苍白无力啊！

风菲感觉着心中一阵茫然的刺痛。

小屏儿这时探身过来，轻搂住风菲的身体，双目亦是红肿的哑声道：“小姐，不要想那些让人伤感的事情了，少龙现在不是就在我们的身边么，从今以后哪怕就是死，我们也跟定了少龙，永不离开他了！”

小屏儿跟随风菲多年，二人早就情若姐妹，心意相通了。

风菲此刻听了小屏儿的话，更是泪如雨注，不禁也紧紧的搂住小屏儿，二人一时惺惺相怜的都低声啜泣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项少龙突地梦呓的道：“水！我想喝水！……啊！桓楚！你不可以抢走我的菲儿！……虞姬！羽儿！……啊！刘邦！……好热！好渴！屏儿！我想喝水！……”

风菲和小屏儿正迷迷糊糊的相拥在一起，这刻突闻项少龙的说话声，

都惊醒了过来，彼此松开相拥的娇躯，不约而同的举起一双惊慌而有欣喜的秀目往项少龙望去。

却见项少龙此刻满头大汗，俊脸上显出扭曲的痛苦之色，显是在做着什么恶梦。

风菲忙自腰间掏出丝帕，俯下身去轻轻的擦了擦项少龙额头上的冷汗，接着用玉手轻抚着项少龙已被岁月刻上风霜的迷人俊脸。

小屏儿则转身去倒了一杯冷茶过来。

风菲伸手接过后，一手挽起项少龙的颈部，正准备喂他喝水，却突听得项少龙又急促的道：“创造历史？羽儿？刘邦？……战争？杀戮？……大江帮？桓楚？……啊！”

不！羽儿不能死！”

说到这里，项少龙突地惊醒过来，睁开满是惊惧之色的虎目，乍见风菲，不禁“呼”地坐了起来，一把紧搂住她的娇躯，胸口不剧的起伏着，似是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风菲措手不及之下，手中茶杯被项少龙撞落被上，目中尽是惊慌而又喜悦之色，玉手也禁不住紧搂住了项少龙的虎背。

项少龙却又突地凑上还是满是酒气的热唇，往风菲香唇痛吻过去。

风菲禁不住“嚶哼”的呻吟一声，虽是知道项少龙有美女在怀，心情放松了些，心中却是一热，探手不风菲身上揉捏起来。

风菲不禁娇体发颤，久蓄的情火烈焰般燃烧起来，心中所有的惧虑都暂刻忘到了一边。

二人所有的言语顿刻又被灼热湿润的热吻代替。

风菲饱尝的相思之苦，在这刻觉着全都得到了回报，两手紧抓着项少龙的衣襟，放开心中的所有矜持与防御，热烈的反应着。

项少龙顿觉欲火熊烧，情难自控，竟顾不得了在旁的小屏儿，怪手伸进风菲的罗裙里，姿意爱抚着她坚挺滑腻的酥胸，接着又褪去了她的上衣，风菲光滑如玉，白若凝脂的上身顿刻展露在了项少龙的眼前。

项少龙看着风菲那充满弹跳力和吹弹得破的嫩肤，呼吸不禁急促起来，俯下头去，热吻雨点般洒到她的身上。

风菲娇羞如一只温驯的绵羊般，在项少龙的怀里扭动着，把性感迷人的娇躯完全向项少龙开放，承受着令她意乱神迷的醉人爱意。

项少龙只觉欲火狂升，尽快的褪去了风菲所有的衣物，在她周身的每一寸肌肤上轻柔的抚摸着，他感觉到这眼前的娇娆比纪照然诸女更多一种成熟迷人的媚态。

自身的衣物也在不知不觉间被风菲悉数褪去，二人此刻已是丝无寸缕的缠绵在了一起，深然忘了小屏儿是否还在身侧。

项少龙的手法此时由温柔转为了狂猛，还带有些许粗暴，开始对风菲展开正式的爱的进攻和侵犯。

双方的每一寸光阴都被双方激烈的情火欲流充盈着。

夜就在春色无边中如此过去。

次日，天已大亮，小屏儿的敲门声把项少龙和风菲吵醒过来。

项少龙昨夜虽是与风菲一晚疯狂缠绵，但精力还是旺盛得很，起身穿了衣服，伸手捏了两下风菲的脸蛋，示意她也快起床。

可风菲经过昨夜的狂欢，腰骨酸痛，浑身酸软乏力，竟是慵懒的望着

媚然一笑，摇了摇头，赖在床上不肯起来。

项少龙望着她摇头苦笑。

昨夜自己酒醉，冲动之下与风菲欢好，若是被桓楚知道了，今天又不知会有得什么麻烦。

唉，管他妈的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了，小屏儿这一大早就来叫我，有得何事呢？难道是在吃风菲的醋了！

心中存着疑问的把门打了开去，却见小屏儿虽是面含幽怨，但却神色更是焦躁不安的站在门口，见着项少龙，似是想起昨晚的事，脸色微微一红，但娇躯却是飞快的闪进房内，旋即掩上房门，望着项少龙慌张的急声道：“少龙，不好了！昨晚秦嘉和景驹领了部份帮徒逃离大江帮了，桓楚现在正在大发脾气呢！”

项少龙闻言心神一紧，自己现在身为大江帮副帮主，出了这等重大之事，自是需要去助桓楚一把，更何况秦嘉、景驹二人大有可能是由于昨天被自己战败，心下屈辱愤恨之下才脱离大江帮的呢！

心下想来，脸上焦急的道：“屏儿，你帮小姐着好衣服，我马上去见桓楚！”

风菲这时也闻得小屏儿之言，竟赤身坐了起来，露出无限完美的上身，秀目显出惊慌之色道：“少龙，桓楚会不会责怪你呢？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项少龙苦笑一下，知道这美女是关心自己，但这样一来，只会更增桓楚对自己的恼恨。

唉，明天的比武夺美之战还未开始呢！可是我却已是食言于与他……桓楚不恼恨我才怪，再加上帮中出了此等麻烦之事，而自己却是只顾享乐而浑然不顾其它，自己这副帮主之职可是虚挂其名嘛！

项少龙心下觉得对桓楚有点愧然之感。

嘿！自己还想利用桓楚的大江帮来助羽儿打天下呢！这样下去，自己不与桓楚闹得反目成仇才怪。

倏地想起了昨晚的恶梦来。

这梦境难道将要成为现实？

若真是这样，即命运对自己真是大残酷了。

项少龙不觉想起了草原上的妻儿和朋友来。

他们现在定是在为自己担心着吧。

可是自己来这哀牢山也已有四五天了，为何还不见他们有可动静呢？

难道又遇上什么麻烦？

不会是桓楚一面与自己虚与委蛇，一面却又派人去攻打牧原吧！

大江帮的高手都在帮内没有出动，其它的人去了只会是送死。

那又会有什么势力去扰我们牧原的麻烦呢？

众多的事情想来，项少龙一时只觉心乱如麻，倒不知如何是好，真恨不得自己真有虞姬所说的那样能飞上月亮的本领，飞回草原去看他个究竟。

风菲这时在小屏儿的帮助之下已经着好了罗裙，见着项少龙沉愣不语，惊诧的问道：“少龙，你又在想些什么？”

项少龙惊愕过来后，冲着二女凄然一笑道：“嘿，今天我们将会险着重重呢！你们二人可得小心点儿。对了，菲儿，你不用跟我去桓楚那里去了，



那样只会……唉！好了，不说了，你们二人可得多多保重。”

说完，分亲了二女俏脸一下，在她们悄泪下的目光中出了厢房，往大江帮的会客厅走去。

项少龙来到客厅门口时，即见厅内已黑压压的站了百十多人，桓楚正面色阴沉的冲着众人喝骂道：“他妈的，你们全都是废物！秦嘉、景驹二个叛徒昨晚何时逃走的竟也不知！你们设立的岗哨呢？他奶奶个熊，抓住他们二人，我不把他们碎尸万段才怪！我们大江帮最严厉的帮规是什么？就是叛帮！现在给你们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即刻去查寻他们二人下落来报，我不杀那帮叛贼个片甲不留才怪。”

说到这里，见着项少龙进来，目光杀机更深，阴冷的盯着他冷笑道：“副帮主昨天技压群雄，今天却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呢！我们以前的君子协定看来是没有什么用的了。”

言语中火药味甚是浓烈。

众人的目光都向项少龙望来，但却都目含敬意，似是除了自点责怪他贪睡之外，并没有什么敌意。

看来桓楚已经知道自己与风菲昨晚的事了。

项少龙心下忐忑的想着，对桓楚刚纔对自己的仇视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是觉着有几分愧疚之余的坦然而来，嘿然一笑道：“帮主这是什么话来？在下昨晚酒后误事，还请帮主责罚！不过，我们所有的协议还是生效的，希望帮主还以大局为重，暂且能撇下我们的私人……的些许事情不提。至于秦嘉、景驹二人此刻逃离本帮，在某一角度上看来，不但不是我们大江帮的损失，反可说是我们大江帮乃至关系天下苍生的一大幸事。大家试想来，秦嘉和景驹他们在帮中时，就已早生叛心，若是还一直留在帮里，他们早晚会上策动我们大江帮的内战，介时双方亦或是打个两败俱伤，亦或是一方大获全胜，无论结果怎样，就在我们反秦大业这一意义上讲，都是有害无益的。但是，现刻他们脱离了本帮，双方皆是相安无事，所以这不必引起我们的恐慌，而应是引起我们的警觉性。”

说到这里见众人都颌首侧耳的听着自己讲话，就连桓楚现时的脸色也已缓和了许多，看来自己的这番话收到了些许成效。

顿了顿，接着又抑扬顿挫的道：“反秦大业靠的不是一己的力量，而是靠众人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上面的那番话并不是说他们叛帮就任由得他们逍遥法外，只是我们只可智取不可力胜。秦嘉他们定还安插有内奸在帮里，我们只要找出了这批人来，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收为己用，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那秦

嘉诸人还又有何足为患哉？”

项少龙这一番话不亢不卑，振振有辞的侃侃道来，倒也说得众人心悦诚服，但亦也有人心怀鬼胎心惊胆寒。

桓楚这时目中虽是对项少龙还有敌意，但却也对他的这番解析大是叹服，一阵哈哈大笑道：“好一个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之计！项兄真是才思敏捷之极，方纔说出的一番话正如当地棒喝，令我清醒过来。好！就依你所言，我们即刻在帮中展开搜索，揪出其中暗藏的内奸。”

哼！这次我要好好的整顿一下帮风！如此下去，我大江帮辛苦打下的声威，不垮下去才怪！听说云梦大泽里近来出现了个彭越，此人以作盗贼起家，才来塞外半年多的时间，人马就已发展到了四五千之众。秦嘉、景驹等

人若是前去投靠了他，唆使彭越来攻打我大江帮，那我们可就危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我们今后也得加紧戒备，以防万一他们前来侵犯，同时也要加紧操练人马，以坚我帮众的战斗力的。”

说到这里，目光朝项少龙望去，接道：“至于操练人马的事，我想就交由项兄去做，英护法和钟护法就负责查探内奸之事，大家意下如何？”说完又双目虎虎的往众人扫去。

在没有异议之下，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桓楚叫众人解散之前着项少龙和英布、钟离昧两大护法以及几位心腹堂主留了下来，几人商量了一番具体事宜，也皆都各行其是去了。项少龙本是有些话想单独与桓楚谈谈，但心下却又有些怪怪的不敢面对桓楚的感觉，也便望着他歉然一笑的快快离去。

后山校场上排满了队形乱凌八的大江帮帮徒，他们都是来接受项少龙训练的。

众人都有点新鲜刺激的低声议论纷纷着。

项少龙眉头一皱的看着这批良莠不齐的队伍，心下有些又好笑又气恼的感觉。

却见这来接受训练的四五千人中，老弱精壮，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歪带着帽子，敞着胸襟的粗豪汉子，有吊儿郎当的市井流氓，也有体弱身瘦的半老病汉，还有些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

看来这批人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都只是些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草莽人物。

唉，也不知自己训练精良的乌家军是怎么败在这帮人手中的？

想来或许是他们被生活所迫而被激发的一股不怕死的疯狂斗志所致吧！

项少龙若笑着怪怪的想着。

兵法有云：兵贵精而不贵多，若以此事看来也有其片面的地方了吧。

一个人若是产生一种连死亡都毫不畏惧的勇气和斗志，就足以抵得上一个所谓的精兵了。

若是把这批“死士”加以训练，组后成大江帮的一支核心精锐部队，将来给项羽利用，以逐鹿中原，倒确是一支勇猛无惧的队伍。

但却还是需要去粕存精，才方可组成一支真正的精兵。

想到这里，项少龙抬头看了看正是炎阳当空的烈日，心下忽地有了算计，着人去抬了十几个特大的水缸来，然后挑满了水。

安排诸事妥当后，项少龙当下大喝一声道：“大家安静，不要说话！”

众人站了老半天，也不见项少龙教他们什么武功阵法之类的，心里早就意兴索然，再加上烈日当空，让人焦渴难当，不少人不免怨声载道的发起牢骚来，浑然无视项少龙的话。

项少龙不禁心头火起。

如此没有纪律约束性的队伍，还何谈将来去冲锋陷阵？

“大家安静！再吵闹喧哗者……斩！”项少龙再次一声大吼，众人也都一时给震慑住了，全场顿刻静了下来，但旋即又有几人似是故意想哄起众人的吵嚷来，打破了寂静，对项少龙的话骂将冷笑起来。

项少龙目光如电，立时瞧出此几人似是秦

嘉、景驹等人相处甚密的人，心下有得明白过来，当即喝令侍卫推出

这几人，每人重打两百军棍，还要押解临房去关禁三个月，定他们不服军令之罪，需借此“闭门思过”。

项少龙这一招杀鸡做猴，倒也甚是收效，众人见项少龙执法如此之严，即刻都心存畏惧的鸦雀无声了。

项少龙虎视眈眈的扫视了一遍已被自己震慑下来的帮众，提高爽声接着沉声道：“年纪超过四十五和未满一十五的请站到西边来。”

人群顿时一阵混乱，有七八百人站了出来。

项少龙待得众人稳定后又严肃的大声道：“隐匿身世实情者，一旦查出，定按军法处置。”

人群在这时却有人咕咕嗒嗒的提出了抗议道：“副帮主，你把我们这帮老弱幼小者编排出来，是不是不让我们参加训练啊？”

项少龙朗声道：“这……也是也不是！我把你们编排出来是作为我们队伍的后勤力量，也可以说是后备力量，所以你们也是需要接受训练的，但介于你们的身体身理状况，我给你们训练教程与他们自又不是一样的，他们体格精壮，所接受的训练将是很辛苦的，考虑到你们可能吃不消，所以请接受我的命令。”

人群又有三四百人站了出来。

项少龙见剩下的这三千多人之中，还有不少面色懒洋洋的人存在，当下再传令下去，命他们在校场上静站二个时辰，中午不得吃饭，站在西边的人即刻解散。

众人听得项少龙此话，心下自是怨恨连天，但嘴上却也不敢出来。

他妈的！这鬼热的天，站在太阳底下二个时辰，还不得吃饭，这是什么见鬼的训练啊：不少人心里这样的咒骂着。

时间在焦渴难熬在过去。

二个时辰终于过去了，众人这时已都是满头大汗，腹中肌饿，喉间焦渴。

项少龙这时突地高声问道：“你们现在有什么感受啊？”

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的无力的喊道：“好渴！好饿！”

项少龙听了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接着发令道：“好！现在全体皆向后转！”

众人依令行事。

项少龙又问道：“你们看到了什么？”

“水缸！”

众人这次回声大了许多。

“在太阳下站了这大半天，你们口干不口干？”

项少龙再次问道。

“口渴得不得了！”

有人吼着答道，众人亦随身附和。

项少龙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即下令道：“好，现在解散喝水！”

众人实时欢声雀跃的一哄而散，全都亡命似的往那十几口水缸前跑去。

有些人慢条丝理的用手捧水喝。

有些人则冲过去就把头伸到缸里一阵猛喝。

有些人更是怕得拥挤，索性站在一边强忍住焦渴，不去喝水。

项少龙目不转睛的看着众人喝水的姿态，待得所有的人都喝完水后，便又下令用手捧水喝和怕得拥挤的人又站了出来。

众人平静后，项少龙又高声道：“喝水都要讲究欺文和伯得拥挤下堪吃苦，介时要你们接受更艰苦百倍的训练，你们受得了吗？所以你们这批人也编入后勤队伍中去。”

顿了顿，虎目扫了一遍还剩下的两千多帮徒道：“从今天以后，你们这批人将要接受我的最严格的训练，你们将是我们大江帮中精英中的精英，这是值得你们引以为荣的事情，在将来的战斗中，你们将是作战的主力，撕杀秦兵的主力！”

被录用的人听了这话齐都高声欢呼起来。

他们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亲眼目睹过项少龙的绝世刀法，在他们的心目中项少龙是武神的化身。

若是能得到他的亲身传教，那将是件多么荣幸的事啊！

项少龙此时看着这班经过自己精挑细选出来的壮汉，心里在一种兴奋之余又想起了自己那晚做的那个恶梦。

唉，梦景真的会成为现实吗？

项少龙的心沉重得不禁让他又想起了项羽，想起了刘邦，也想起了草原……这两天来项少龙的心情全都专注在操练兵马这事上。

风菲和小屏儿则是忐忑不安的观察着桓楚对项少龙的态度。

不过桓楚似好象很佩服项少龙办事的作风精密，果断而又卓有成效。

帮中的内奸已经查出来了，有一十六个，其中有五个身份是堂主给以下。这其实还多亏了项少龙选兵时推出军责的四五个家伙，押解到英布他们那里后，得项少龙暗示，对此几人严刑逼供，才顺藤摸瓜找出了所有窝藏的内奸出来。

桓楚和帮中其它有身份的兄弟都不得不钦佩项少龙。

对于他练兵的奇特方法更是赞叹不已。

项少龙用的是现代里二十一世纪的特种部队的训练方法，在这古代里自是富有新意且收效奇佳。

在古代人的眼中他这些新奇的练兵花样却是智能绝顶的表现。

桓楚对项少龙的态度是怪怪的，似是仇视，却又似是敬服，还有嫉妒和自卑。

项少龙却始终因风菲的事情觉着自己没有遵守诺言，而对桓楚有些愧疚的感觉。

二人比武夺美的事情就给拖了下来。

不过项少龙在这大江帮尽心尽力的同时，却更是深深的担心着牧场。

二哥，娟然他们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他们为何还没有找到这哀牢山来救自己？

项少龙在终日对此的忧心忡忡中终于鼓起勇气去找了桓楚，说起自己想回牧场去看一看近段

情况之事。

桓楚听了脸色一沉道：“这个前两天我据探子回报，云梦大泽的彭越近时曾三番两次的进犯过你们牧场，不过始终奸计没有得逞，所以项兄不必挂心的了。到是我们大江帮危难在即了。秦嘉、景驹等人真的投靠了彭越，他们现在联合起来，有七八千之众，秦

嘉他们又熟悉我们哀牢山的山势地形，所以他们一旦来犯，我们大江帮可就……唉，其它的分舵虽还可聚集起四五千人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我们现在的兵力只有五千左右，且有半数的精兵被素嘉他们领了去，这个……项兄此刻如果离开，何异于使我大江帮失得主帅？嘿！这两天来，我甚感自己之能确是相差项兄太远了。只要项兄设法解了我大江帮此次灭帮之危，小弟当是退位让贤，让项兄来当得帮主了，日后若是对小弟有得任何差遣，我也会赴荡踏火，在所不辞的了！”

说完深深朝项少龙一揖。

项少龙慌忙弯下身去，还以一礼，扶过桓楚，正待说些什么客套话来，却突地见着一缕寒光自桓楚手中向自己袭来。

## 第二十九章 肝胆相照

项少龙倏见一团寒光向自己胸部快捷无比的刺来，心神大惊之下，忙松开扶住桓楚身子的双手，身形暴退。

但腹部和手臂却还是被刀锋轻掠划过。

一阵剧痛随着鲜血的冒出袭遍全身。

项少龙愤怒且恼恨的望着桓楚。

想不到这家伙竟然这般的阴险和歹毒，表面上对自己说丰虚与委蛇的动感的话，暗中却趁自己乍不及防之下对自己出手暗袭。

他妈的！这样的家伙比秦嘉、景驹二人还要阴险，日后若真与项羽为伍，那羽儿可不得天天都要提防着他？

哼！这刻就杀了他算了！

现在这大江帮上上下下谁人对自己不是敬服得很？自己夺了这大江帮帮主来做，当也不会有人提出什么异议。

项少龙第一次对桓楚萌生出了强烈杀机。

桓楚这次的举动的确是太伤项少龙的心了。

方纔我还真差点信了你的话，可谁知你这家伙却是利用我的感情弱点来对我进行欺骗，而后又待机偷袭，此等卑鄙行为，真是让人感到士可忍孰不可忍。

项少龙强忍住手臂和腹部的剧痛。

还好，自己反应迅速，只被短剑轻刺了一下。不过，也对自己行动速度将大有阻碍了。

项少龙目中寒芒暴长，狠狠的盯着桓楚，缓缓自腰间拔出了百战宝刀，刹时一股猛烈的杀气迫体而出。

桓楚脸上似隐隐掠过一丝愧然之色，但却只转瞬即逝，脸色依旧阴沉的扔掉了手中的短剑，自背部也拔下了可以拆叠组装的精钢所铸的霸王神枪来，气势竟是不弱项少龙分毫。

项少龙想起自己本对桓楚颇俱好感，且准备真心实意的与他合作，振兴大江帮，待机反秦，可岂知……眼前闪过桓楚刚纔对自己所耍的虚伪嘴脸，项少龙心下怒火直冒，手中百战刀虚式一晃，高举过头后，旋即往桓猛劈过

去。

桓楚此时亦也一阵大喝，霸王枪若活了过来般弹上半空，灵蛇百头钻动的直奔向项少龙面门，其势煞是快捷无比。

项少龙一声冷笑，百战刀刀式一转，幻起无数刀影，一时刀芒闪闪，气势似奔雷电闪般往桓楚手中霸王枪袭去。

桓楚竟也毫不慌乱，迅速的稳住步法，霸王枪改刺为挑，亦也往项少龙百战刀硬碰过去，似想以霸王枪的沉力来震落百战刀。

一阵“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

二人刀枪交触，均觉手腕一阵震痛。

看来项少龙力道稍胜桓楚。

桓楚见自己沉重的霸王枪竟是挑不开项少龙的百战刀，反每次刀枪相碰，自己长枪竟给震得微荡了开去。

心神暗暗吃惊，手中霸王枪连忙改变招式，身体若行云流水般飘前两步，枪杆紧贴腰身之时，身子急旋，借转动之力，霸王枪由斜挑变成横扫，其势若狂风骤雨般往项少龙击来。

项少龙这些年来隐居塞外，已是多年未能尽兴的与顶尖级高手过招了，此刻见着桓楚的武功竟是不弱当年的管中邪，禁不住仰天一阵长啸，精神在这危境中反而大振，百战刀全力封格，手、眼、步配合的无懈可击，腰扭刀发，每一刀均是力贯刀身，招招均是守中兼攻，以攻为主，丝毫不因霸王枪的重量和长度而有丝毫的畏惧和使刀法受制。

刀芒到处，霸王枪均被震得摇晃不定。

桓楚心下突地涌起一股无法匹敌项少龙这畅快淋漓且又威猛绝伦的刀法的感觉来。

心里虚怯下，不禁一声怒喝，竟滚倒地，左手握紧霸王枪的枪尾处，枪头尽力猛刺向地面，运力使枪身内的机关发动，身形竟在霸王枪的弹力之下，倏跃上空，同时手中霸王枪拔出地面，由上而上如影附形的往项少龙一阵猛刺过去。

说来此招甚是凶险得很，桓楚身形借枪弹之力跃上上空时，自身空门大开，项少龙此时，若是挥刀疾劈向尚未拔出地面的霸王枪或是劈向桓楚尚未稳住的身体，那他性命必定难保。但此兵行险着若是成功的话，其继而的攻势却又会是让人防不胜防，避无可避，因其枪势是从上而下的袭来，正击中了所有练武之人的弱点所在，因为你的头部上空是你所习武招最难以防守的最大的空门。

项少龙心神大惊之下，身形又是一阵暴退。

但桓楚即而也把霸王枪往地面一阵猛点，身形仍是停在空中，但枪势竟是追随之至，笼罩住项少龙所有的退路。

原来这霸王枪枪身之内藏有强力机簧，连通枪尖和枪尾，机关发动之后，枪尖触地引发机簧弹力，所以桓楚能借着霸王枪的巧妙机关，使身形不落空中不跌，进而突发奇招。

“当当当当！”

项少龙避无可避之下，顿把惊怒心情化作了坚强无比的勇气和斗志。

百战刀挥舞半空，与霸王枪连连硬砸起来，但因刀势没有透力点，使得百战刀力道不足，连连被对方长枪荡开，身形不由直往后退，手臂亦给震得又酸又麻。

就在项少龙这险象环生之际，门口处突地传来一声惊叫的童声，却见虞姬一双秀目睁得大大的，似是兴奋又似焦惊的望着项少龙和桓楚二人。看来她已偷看二人打斗多时，只是此时见着项少龙遇险，所以禁不住叫出声来。

项桓二人闻声同时微微一愣，桓楚他势顿刻缓了下来，项少龙忙收慑心神，看准这绝佳的甚好机会，身形往前一阵急冲，百战刀在空中一阵狂舞，待奔到桓楚下腹部时，被霸王枪狂攻的压力旋即消减。

原来桓楚凌空的下，就是霸王枪威力难施的地方，也就是桓楚此招枪势的破绽。

项少龙心中大喜之下，百战刀双手握住，对着空门大开的桓楚胸腹部凌空划过，力道沉稳猛伦之极。

虞姬见了再次惊叫出声：“项伯伯，手下留情！”

项少龙被虞姬这一声娇喝，倏地勾起了与桓楚相遇以来的诸多事情来。

自己被桓楚擒住，他不但没有杀自己，反而以礼相待，让自己做了他们大江帮的副帮主。

对风菲和小屏儿也有着救命之恩，且没有采取什么强硬手段污辱她们。

虽说桓楚对自己的种种行为是为了利用自己，但是他却也是为了反秦大业啊！

秦王朝的残暴淫虐实在是太……招至天怒人怨了！天下之人有几个不憎恨秦始皇和秦二世呢？

焚书坑儒，修阿房宫，修骊山皇陵，筑万里长城，还有建造兵马俑。

这些真是不知耗费了世人多少的人力和物力，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使多少人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啊！

桓楚能够怜悯世人疾苦，知道想改变人民的困苦生活，只有推翻暴秦这一先见思想，就已足可证明他是一位颇有见识的英雄好汉了。

我……怎能狠心杀了他？

项少龙心念电闪的迟疑片刻，刀势顿时缓了许多，力道也消去大半，百战刀似负了重荷般有气无力的从桓楚体下划过。

桓楚因身凌空，腹下枪势难展，见项少龙举刀向自己击来时，本已是吓得亡魂大冒，暗叫“我命休矣！”

但过得片刻，除只感大腿上稍觉剧痛外，其它处均无所觉，知是项少龙手下留情，心中一时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当即翻身下地，稳住身形，面色古怪的望着项少龙。

说来桓楚起先擒住项少龙时，本是想看看这个能杀自己四五百帮徒的人到底长得是个什么样子？待风菲看到项少龙的百战宝刀而向他述说了项少龙当年的来历后，桓楚当即动了想笼络项少龙为己用之心。他知道像项少龙这等绝世高人，必须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办法，才能说动他的心，于是顺水推舟，放了项少龙，让他与风菲、小屏儿她们见面，随后又置心推腹的把自己想振兴大江帮，推翻暴秦的心事说与他听，想用怀柔手段来“软化”项少龙。

可谁知竟是阴差阳错的让风菲与小屏儿和项少龙有了“再续前缘”机会。

这使得桓楚顿时心怀大乱，因他自胡人手中救出这绝色美女以来，就已经对她垂涎三尺，只是为了想获得她的芳心，能永久的占有她，所以一直没有用强罢了。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桓楚也不例外。

风菲与项少龙的卿卿即我我使得桓楚醋火中烧，终于忍耐不住与项少龙约下了三日后比武夺美之斗，同时为了假借项少龙之手除去帮中内患秦嘉、景驹二人，又假惺惺的说了一番什么秦景二人在帮中的危害，并且想用副帮主之职对项少龙进行引诱。

待项少龙百战刀神威初显，大败秦嘉、景驹二人联手之击后，桓楚心下暗暗衡量了一下自己的霸王枪法还是敌不过项少龙威猛绝伦的百战刀法，当下心中便对项少龙有了嫉恨。

次日发现秦嘉、景驹等人逃跑，桓楚又惊又怒之时，项少龙的一些话语说得他头脑清醒下来，在对项少龙的才智大为叹服的同时，又觉得像项少龙这样的人物若是不能收为己用而与自己为敌，将是自己最大的虑患。

心下迟疑不决之下，为了测探项少龙对自己大江帮的忠心程度，于是便交由他去操练全帮人马，从中又看出了项少龙的确是个军事天才。

若叫这样武功机智都比我高出许多的人与我共事，长期下去，我大江帮上上下下都会被震服，那时帮众心目中他项少龙的威信反高于我，介时大江帮中还有我桓楚的立足之地吗？

更何况项少龙从我手中抢走了凤菲，这口气我能这样不声不响的给咽了下去么？想着这些，桓楚对项少龙的嫉妒和仇视心理倏地暴长，于是对项少龙滋生了杀机，进而设计了这个刺杀项少龙的计划。

可是谁知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自己不但没有杀死项少龙，反差点死在他的百战刀下。

唉，想不到自己浸淫多年的霸王枪法，今天竟然也是三招两式的使败给了人家，原本还以为能无故于天下呢！

桓楚想到这里只是怔怔的望着项少龙，目光复杂之极。

虞姬这时惊魂未定的拍着胸脯走到了二人中间，望瞭望项少龙又望瞭望桓楚，见着二人的怪异神态，不禁“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打破了二人的僵态。

项少龙和桓楚对望良久，突地仰天一阵大笑。

桓楚率先打破沉静，无限伤感的沉声道：“项兄刀法果是天下无敌，小弟这下真正的心悦诚服了，以前对项兄的不诚欺诈之处，还请项兄多多见谅一二。小弟这下就以砍下左手向项兄以请方纔冒犯之罪！”话刚说完，突地又自腰中拔出一把锋利匕，往左手猛的砍去。

项少龙和虞姬同时惊叫出声，突然项少龙身形一跃，扑向桓楚。

二人同时滚倒在地。

桓楚手中短刃下砍力道因此一来而御去了大半，匕首只是深刺进了手臂皮肉之中。

项少龙翻身跃起，扶起桓楚，却见他一向冷静的脸上因剧痛而扭曲变形，不禁心神焦急的激动道：“桓兄，你……你这是做个什么傻事来着？”

大家兄弟一场，虽然有些隔阂分歧，但只要彼此把话说明了，今后坦然相对也就是了嘛！你……你又何必如此做来吗？”

桓楚感激的望着项少龙，强忍住肩头的剧痛，苦笑道：“这个……小弟对项兄真是羞愧得无颜投地，心感若不如此自惩，就不足以表达小弟对项兄的歉意。唉！我千方百计的利用你，且想置你于死地，可是项兄却还是毫不



记恨的放过了我，这……小弟即使万死也不足以惩其咎啊！”

项少龙闻言却也是尴尬的道：“嘿！其实桓兄才真对我有不杀之思呢！且小弟在桓兄手中横刀夺爱，却也甚感内疚，无地自容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虞姬见得二人脸色此时已缓和下来，心下虽还是有些怦怦直跳，但小脸上却已浮上了天真烂漫的笑容，走上前来拉过二人的手握在一起，娇笑道：“好了，二位伯伯现在已握手言欢，日后既是兄弟又是朋友，可以不再打斗了！”

二人闻言相视一笑，都被虞姬这人小鬼大的小妮子所说的话感染了。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相触的目光再也没有了杀意。

只有一种感情在他们心中奔腾着。

这就是心心相印的……友情。

项少龙心情舒畅的回到了厢房。

凤菲和小屏儿见着项少龙腹部和手臂的伤势都惊乱的站了起来，走到了他的身前。

凤菲关切而惊讶的道：“少龙，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桓楚……”

项少龙微笑着打断了她的话道：“没什么！方纔跟桓楚在校场切磋技艺时不小心划伤的。只伤着了皮肉而已，没什么大碍的，已经敷上金创药了，两天就可好。”

顿了顿又故作神秘的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桓兄答应让我回……”

说了一半突地顿住不说了。

小屏儿禁不住催问道：“什么事说出来嘛！吞吞吐吐的故意卖什么关子呢？”

说完似电生气的翘起了小嘴巴，脸上却又全是怜爱好奇的神色。

项少龙见了上前拉过她的纤手，边抚摸着边缓缓道：“嘿，你急什么嘛！我自会说出来告诉你的。”

说到这里又搂住风菲的纤腰，继续道：“桓帮主答应让我携带我的两位娇妻回牧场了！”

项少龙的话刚说完，凤菲和小屏儿同时高兴得俏脸放光，都投向了项少龙怀中。

凤菲仰起娇首，捷毛抖动着，望着项少龙激动的道：“少龙，这……这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回牧场去吗？”

项少龙看着风菲因兴奋而涨得通红的脸蛋和急剧起伏着的酥胸，禁不住低头去轻吻了她一下后柔声道：“这当然是真的了，明天我们就起程去牧场。唉，也不知嫣然、宝儿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可着实担心得很呢！”

凤菲目光柔迷的道：“少龙，到了草原之后我希望我们也不要卷入这世事的争斗中了，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我好想往后的日子能过上一种平静的生活。”

项少龙听了心中不禁思绪万千。

唉，我也很是不想再涉入这世俗的争斗中去，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命运冥冥中早就把我往后的历程注定再次卷入历史战场的洪流了。

明天？我也不知将是一个怎样定格的命运呢？

项少龙心下只有苦笑，看着怀中的一对沉迷在自我幻想的陶醉里的璧人，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言语为好了。

项少龙和风菲、小屏儿三人一整天里都沉浸在将回牧场的兴奋里，有说有笑的，气氛轻快非常。

二女在边谈笑中也边收拾了一下衣物。

虞姬听说牧场里有好多与她年龄不相上下的玩伴，高兴得时时显得坐立不安，恨不得长了翅膀一下子就能飞到牧场去。

桓楚倒是再也没有来找过项少龙。

时间在心境愉悦时总觉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天色已是暗了下来。

项少龙陪众女吃过晚膳后，本想回房早点休息，虞姬却又缠着要他讲故事给她听。

项少龙不忍拂了她的兴致，拉过她的小手，给她讲起了现代里闲暇时从电视里看过的《西游记》的些许片断故事来。

风菲听了目中异彩连闪，不由得插口道：“少龙，你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呢！孙悟空、猪八戒，哈，多么可爱的神话人物啊！你若是把这些写些一部小说，写会成为一部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呢！”

项少龙尴尬的笑笑。

自己盗用“前人”文化也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说出来，在这古代都会成为“石破天惊”之语，获得众人的夸赞，想来真觉羞愧得很，不过，自己若不是具备了这时代中人所没有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知识，又怎可获得众佳丽对自己的倩睐呢？如此想来，项少龙突地又涌起一种异样感觉。

历史在某一角度上或许也可以说是因为有了战争才会有进步的吧。

虽然战争带着人民的将是流离失所的生活，但是它却也会推动历史文化的进步。

不是吗？小盘统一六国，杀戮虽重，但却也做了不少对后代影响深远，促进历史发展的好事。他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完善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些措施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还有，现代科技文化的空前繁荣，不也正是因为承袭了这几千来前人文化知识遗产的结晶来？

那么自己把宝儿话造为历史上的西楚霸王的话，不也是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了一份推进的贡献吗？

想到这里，项少龙同时也觉自己这些天来思想里总在千方百计的为自己“重出江湖”寻找些歪理由来。

虞姬见项少龙突地沉默不语，连连催他接着把故事继续讲下去时，忽有帮徒神色慌张的来报，说桓楚请项少龙到会客厅去一下，有要事与他相商。

项少龙闻言心神一愣。

这会儿桓楚找我有何事呢？不会是又要出尔反尔的不让我去牧场了吧？

那又有何事会让帮徒神色显得如此紧张呢？有要事相商？难道……难道是有敌人来犯？

项少龙心头倏地想起桓楚在刺杀自己前对自己所说的一番话来。

难道真的是秦嘉、景驹等人联合彭越来攻扩大江帮？

若真如此，那可真是大事不妙！

大江帮的分舵定大半都被彭越他们给挑了，秦嘉、景驹等人又熟悉大

江帮内的兵力布置和这哀牢山的山势地形，若他们全力攻来，则大江帮危矣！

但是这几天怎么不见帮内有什么动静？自己不是叫桓楚利用那所擒住的十几个秦嘉他们所留下的卧底来给他们虚传假消息吗？难道给彭越他们识破了？

项少龙连忙辞了众女，随着那名传信护卫快步来到了会客厅，老远就见得厅内已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群人。

桓楚正在厅内焦急不安的跟着万步，众人则是皆都沉默着。

见着项少龙进来，桓楚赶忙迎了上去，一把握住他的双手，急促的道：“项兄，你来了！”

项少龙扫视了众人一眼后冷静的道：“桓兄，什么事这么紧张啊？”

桓楚目中喷出火光，恨恨道：“秦嘉和景驹这二个叛徒已联合了云梦大泽的盗贼彭越真的向咱大江帮总舵攻来了，现在驻军在离咱哀牢山二十几里远处。这个，他们兵力远远超于我们，而我们分舵的人马又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所以我很心焦啊！若此一战，我们败了，则我多年经营的心血就全都付诸东流了。我……我……只有向项兄求救，不知你有什么退敌良策没有？”

项少龙沉吟一番后问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马可用？”

桓楚掐指一算道：“大概有八千之众吧！”

项少龙点了点头后接着问道：“我们储备的粮草还够大家用多长时间？”

这时护法英布站了出来道：“二三个月左右！”

彭越、秦嘉他们合起来的兵力约在二万左右，硬拼自是于己方不利，只是如若彭越他们与己方对恃起来，采取围困战，则时间一长，粮草用尽，军心必定涣散，那时他们再全力发动攻势，己方必败。

这却如何是好呢？哀牢山三面临崖，只有一个出口，虽是易守难攻，但如此一来也有它的弊端，就是彭越他们只要守住出口，自己等就插翅难飞了。

项少龙觉得自己一时也想不出什么退敌之法来。

唉，看来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先布置人马守住阵脚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管他妈的呢！

昭，看来现在就显得有点人心惶惶了，目下紧要的事情倒是安定军心。

想到这里，项少龙装作好整以暇的道：“好，有了这些我们就足以暂时立于不败之地了。我们哀牢山易守难攻，如此一来，我们就有充份的时间策划退敌之计，有句俗语叫作‘擒贼先擒王’，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选出一批武功高手去偷袭敌军营帐，即便不成也会使敌军人心惶惶，还有我们可以潜出入去敌军诈降，用以珠宝黄金在敌军中施以反间计，离间彭越和秦嘉他们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秦嘉他们是我们故意放出去投靠彭越的，实则是为了引诱彭军来此，而后里应外合一举将他们歼灭，则我们大江帮就可以独霸塞外了。”

桓楚听了皱眉稍展，但还是虑心重重的道：“偷袭，诈降都无异是孤羊投狼群，若叫彭越识破，反只会使我们损兵折将，而丝毫不能解围，我看还是得联络外面的援兵，才可解我们此刻被困之围，只是不知用何方法才能与外界取得联络？唉，事实上我们这里现在已无异于是一座死城了！”

项少龙闻言又气又急，想不到这在自己面前曾经狡诈阴狠的桓楚，此

刻竟说出如此不合时宜的话来，自己行前一番话的努力可真是算白废了，不过从这也可看出他对帮中兄弟的坦诚和信任来。

想到这里，当下只得苦笑道：“桓兄此话也不无道理，不过，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安定军心，守住阵脚，如此下来我们才可从容思谋他策，如今敌众我寡，鼓舞士气是我们此战度过难关的首要问题了。”

桓楚听了项少龙此等耿直之话，当即觉到自己先前话中过失，老脸一红，知是自己急焦致敌，一时疏忽了此些问题，当下忙也接口道：“好，只要我们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去与敌人周旋，我相信我们当也不会落败，好，英护法、吴护法你们负责布兵防守之事。众位堂主则去从你们所管辖营中各挑选十名优秀武士来，送交项副帮主培训，我们要在短时间内训练出一批勇智双全的敢死队员出来，来承担拯救我们大江帮的使命。成败在此一举，现在颁布一个特殊命令，就是所有退缩或不服调令或中造叛败或扰乱军心者，一律斩之！”

众人见桓楚此刻和先前似变了一个似的，在钦服桓楚反应神速的同时，却更多的是敬服项少龙给人的信心。

一种战斗的信心！

回牧场的事现是泡汤了。

项少龙虽是念极了妻儿，但这刻却也不得不收敛心神，全心的投入到训练敢死队员身上。

风菲和小屏儿心里虽是凄愁非常，却也还是只得无奈的脸堆满笑容，以免项少龙为她们分心，而耽误了训练进程。

项少龙这次所训的二百余人，个个都是精壮的青年，二十四五左右。

他训练的教程主要是教他们攀檐走壁和夜行之术以及杀人的技巧。

在训练的同时他叫人打了一批攀沿的钩索以及一批钢针。

这批人进步很快，半个月过去，就已能一个多时辰就走完平常需要四五个时辰走完的哀牢山东端至西端的脚程。

训练就在紧张且艰辛的进行着。

彭越、秦嘉等人果然是驻军守住出口，只是不时的发动些试探性的进攻，但都给大江帮的武士用箭矢逼退了回去。

桓楚差不多每都跟在项少龙后面，看着他卓有成效的训军模式，心底里不禁是对项少龙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人闲暇时，桓楚总是述起自己先前对项少龙诸多不是，悔恨难当，恳请项少龙原谅他。

项少龙通过二十多天与桓楚的朝夕相处，也确看出了他对自己是真正的坦诚，当下提出了义结金兰之话。

桓楚大喜过望，二人互报生辰，项少龙虚长二岁，为兄。

如此一来，桓楚对项少龙更是无言不从，倒是让得项少龙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因为在帮中众兄弟的心目中，项少龙因此而无形中成为真正的帮主了，以致众人许多事情都不报桓楚而直接向项少龙告说。

桓楚对此倒是不以为意。

项少龙已经是让他真正的心悦诚服了，何况二人以结为义兄弟，在桓楚心目中，项少龙是理所当然的应凌驾于他之上。

因为项少龙兄长且才智武功均比自己高出许多嘛！这日，项少龙正在

教众武士手掷飞针的手法，英布忽然神色匆匆的赶来校场。

项少龙忙走上前去问道：“英护法，何事如此惊慌？”

英布脸上似喜却又甚是严肃的道：“稟帮主，彭越一军似乎与他处人马发生冲突，现在两军正交战！”

项少龙和桓楚闻均是大喜过望。

项少龙率先接着问道：“彭军是否阵劳以乱？”

英布摇头道：“他们只出却了一半的人马与他军相敌，不过对方似乎勇猛异常，虽然只有两三千之众，但却也杀得彭军节节败退。”

项少龙心下一愣。

在这塞外，作战勇猛之军有几支呢？再说也从没听说过还有其它势力强大盗贼。

难道……难道是二哥他们所领的乌家军？

项少龙想到这里只觉心急如焚。

二哥他们怎么会率兵来到这哀牢山呢？他们又是怎么与彭军发生冲突的呢？

众多的疑问充满了项少龙的心田，心念电转之下，急促的道：“英护法，马上招集人马，此乃是我们脱困的大好良机。”

桓楚喜形于色的道：“他妈的，被困得紧张了这么多天，现下终于可以出这口鸟气了。”

说着伸手摸了摸背部的霸王神枪，又道：“伙计啊，这下你又可饱餐一顿了！”

项少龙这时可没得心情开什么玩笑，边匆匆走着连严肃道：“此战我们只许胜不许败！大家可得提着点精神。”

桓楚听了当即垂下头去，一言不吭的随着项少龙往山口高地走去。

看来这桓楚确实是服了项少龙了，自己贵为一帮之主，现时被项少龙训斥，却也不敢顶嘴相抗。

一行人不多时就来到了山口。

众武士都箭矢弩张的凝神戒备着。

山下二三里远处，有七八千彭军按兵未动的护着山口，刀剑森立，旌旗飘展，倒也煞有几分威严气势。

再远处则是喊杀声震云穿宵，火光冲天。马蹄声、刀剑磕碰声、惨叫声、怒喝声，响成一片。

却见三千多个身着一色蓝装的武士正冲陷在七八千彭军之中，双方杀得好不惨烈。

项少龙心中顿然情绪激荡，猛地大喝一声道：“大家准备迎战彭军，擒拿叛贼秦嘉、景驹！”

## 第三十章 天缘巧合

项少龙话音刚落，桓楚又已忍耐不住也大声喊道：“兄弟们！听到没有？准备出发！”

迎战彭军！擒拿叛贼秦嘉、景驹！”

项少龙这次并没有出言斥责，心中只是起伏难平的收缩而紧张着，目光紧紧的盯着跟彭军交战的蓝服战士。

二哥滕翼他们终于来了！来营救自己了！

项少龙只觉眼前似乎浮现起了几位娇妻在敌军丛中左砍右劈、奋勇杀敌的情景。

一股强烈无比的斗志顿在胸中燃烧！

哼！史记上虽是记载了彭越、秦嘉等人现刻不会死！但只要自己这精通这古代历史的人，存心要杀他们，历史一也可以被自己改变！

项少龙杀机炽燃着，领了众人快步走下山崖，速速来到了点兵场。

英布却也办事神速，短短半个多时辰，就已招集了山寨人马。

五千多人经过项少龙这一月有余的突击特种训练，这刻与先前比起来却是大变模样。

只见队伍排列得整齐划一，人人腰胸笔直，面色严肃，倒也颇有几分正规军队的气势。

项少龙站在领军台上，威严的扫视了众人一眼后，冷峻的朗声道：“兄弟们！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刻又是你们为帮尽忠的时候了！是的，彭越他们的兵力是多于我们！但他们士兵的素质呢？……全都是一帮山野土匪组合起来的，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乌合之众！大家呢？却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我们大江帮是靠你们的拳头创立起来和维护至现在的！现在外敌来侵，我们自然也要奋力相抗！我们根本无需怕他们！

只要大家都扬起斗志，想着此战我们若是败了，就无法进行反秦大业，因此要一鼓作气的去杀敌，我想胜利将会是属于我们的！”

众兵士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禁都心怀激扬的高喊道：“胜利将是属于我们的！”

桓楚、英布等见着此等场面，不由得均都深深佩服项少龙作思想动员工作的感染力，只短短几句话就顿刻提高了兵士的士气。

不过想来这也大半是由于项少龙早就在众士兵心目中树立了“不败战神”的威严形像的缘故吧！

项少龙趁着众士兵情绪高昂之际，急又猛的大喝一声道：“出发！”说完翻身上马，飞速往谷口驰去。

桓楚、英布等人随后紧紧跟上。

一时间马蹄声、呐喊声惊天动地的响彻山谷，直奔谷口而去。

在距离彭越一军一里半之处，项少龙叫众兵布成早就定好了的阵势。

这时朝阳升离东山，阳光普照下，敌我双方的兵器闪烁生辉，点点精芒，漫布平原上空，弥漫着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

远处的喊杀声更加增添了双方的火药味儿。

项少龙纵目四顾，却见敌方五色帅旗高起，也摆开了阵势，可以想象彭越、秦嘉、景驹正在其中。

但自己身后众兵却个个都是神情激昂，摩拳擦掌，巴不得即刻就投入到战场中去，以一试这个多月来在副帮主项少龙训练下，自身应战能力的进步程度，竟是丝毫不被敌方比己方压倒性的珍力所震慑。

项少龙在察看敌情的同时亦暗暗揣摸了一下敌我双方的优劣形势。

敌方的兵力虽是远优于己方，但有二哥、四弟他们所领的乌家军牵制住了他们半数左右的兵力，看来此战只要己方战略运用得当，借着旺盛士气，

当至少有七成胜算把握。

在古代的战役里，士气可以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

项少龙心念电转之下，顿刻再次重新布置了一下兵力位置。

中央处主要集中为步兵，前方均是战车，后阵为骑兵，成前中后三阵。

左右两阵则是在战场上最俱杀伤力流动性强的骑兵。

中央的步兵又依次分作九个小阵，最前三阵是盾牌兵和轻装步兵，其它六阵都是攻击主力的重装步兵，每阵五百人，分持弩、枪、剑、盾、矛等远程防御或攻坚的武器。

每队占地大小、相互间的距离，均谙合某一战阵法规。

桓楚见了赞叹道：“三哥果然是个作战行家，如此慎密的布兵之法，确非常人能及，看来我们此战胜利在望了。”

项少龙闻言脸上却是毫无喜色，只是面色沉稳严肃的注视着敌军的布阵情况。

却见敌军却也布阵严密，前方百多辆重型战车分排而列，每辆战车的陈御手和乘车兵除外，还跟了一队手持弩弓的车属步兵。

中间是身穿坚甲的重装步兵，骑兵亦也布在战车两侧，整个战斗队形防守慎严。

敌阵战鼓忽地轰天而起，集结在前阵的百多辆战车，在步兵阶紧随下，一阵呐喊，开始推进。

就在快进入射程时，百多辆分三排而冲来的战车，前两排忽地加速，朝前急冲。

项少龙临危不惧，待对方完全进入射程时，才猛下令前排诈作战车的投石机发动。

漫天巨石，刹时被强力机簧弹出，往敌人冲来的战车投去。

项少龙这一着大反作战常规，前排攻击战车竟代以投石机，使得敌军顿刻人仰车翻，后面跟来的战车也即被堵住，不能前进。

项少龙瞄准敌军慌乱的这一刻，实时又令弓弩手上前放箭。

片刻间箭如雨下般往失去战车掩护的敌方兵卒射去。

一时间惨叫连连。

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双方鼓箭矢交飞，杀声震天。

此时敌方先机以失，首战告败，显得有点人心惶惶。

而大江帮众兵久势待发，顿刻如猛虎下山般往敌军扑去。

敌方纷纷扑倒，但仗着人多之势，还是一批又一批的蜂涌而上。

左右两翼的骑兵也已策马杀至。

项少龙叫旗手打出旗号，左右两翼骑空群而出，往敌军骑兵迎去。

只见银光闪闪，敌骑纷纷惨叫落马，狼狈不堪。

原来项少龙把最近接受训练的敢死队员改编成了骑兵，他们学会了飞针神技，顿刻起到了功效。

敌方骑兵受损，即刻显得更是慌乱起来。

两翼骑兵狼狈溃败，中央军失去掩护，被大江帮骑兵挥剑奋砍，乱作一团。

彭越在后方观战，亦知不妙，擂鼓鸣号，下令全军继续挺进抗敌，后退者斩，同时也下令秦

嘉、景驹二人从与乌家军对敌的军兵中抽调一部分去抵抗大江帮众军。

但此方亦也不甚乐观，乌家军虽是人少，但却全都是经项少龙严格训练的精兵，足以以一当十，九千多人在三千左右的乌家军的攻击下，亦是溃不成军，节节败退。

此时彭越一军由主动变成了被动。

情况糟糕至极。

这也是彭越所料不及的。

原来彭越死困哀牢山一月有余，早就显得有点焦躁不安了，暗想自己的兵力现在比这大江帮总舵的兵力多了一倍有余，如此死守，真是他妈的丢人现眼，曾多次想出兵攻打哀牢山。但由于秦嘉、景驹二人极力劝阻道：“哀牢山有天然之险，易守难攻，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冒然进攻，只会让得己方损兵折将。不如还是继续坚守下去，待得山中粮草用尽，他们就自会出来与我们应战，那时逸待劳，何愁大江帮不灭？”

彭越经他们如此一说，终是强忍住冲动，没有发兵攻山。

今早却突见自己曾多次偷袭不得讨好的乌家军也来到了哀牢山前。彭越顿刻计上心来，暗想自己如若先发兵攻打乌家军，那时自己可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据内探回报，项少龙现在降服了桓楚，成为大江帮真正的头领，他自是可以调动大江帮全军。

心下想来，喜形于色，当即下令众将领军攻打乌家军。秦嘉、景驹二人虽极力相劝道：“如此一来，我们两面受敌，景况将会不妙，看乌家军发动如此庞大之势，定也是来攻打哀牢山，营救项少龙的，我们不如利用他们，先打头阵，此举既可削弱乌家军兵力，亦也削弱了大江帮的实力，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

但彭越焦急难耐，反驳道：“你以为此计可成吗？放得乌家军进去，只要项少龙出面道出实情，他们岂不就会联手起来攻击我们？那帮该死的乌家军可厉害着呢！他们攀山越岭和夜行刺探之术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前些时日我发兵攻打乌家牧场，未得讨好不算，反叫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烧了我的粮草和刺杀了我的几个得力手下，弄得我再也不敢冒然进犯他们的牧场了。此次他们率兵前来，刚好予我们可乘之机，凭借我们的强大生命力将他们歼灭，因为在战场上他们的众多诡术都使不出来了，彼此斗的都是实力，跟他们作战的同时，亦也引出项少龙他们出来营救乌家军，我们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秦嘉、景驹二人说他不过，再说自己等也只是来投靠、庇护他的，不便与他相驳，无奈之下也只得同意出兵攻打乌家军，不过心里却有点悻悻然的。

唉，想不到投靠彭越也是如此的受他鸟气，看来要想扬眉吐气就只有独立起家了！

秦嘉、景驹二人此念为他们日后成王拜相打下了第一步基础。

彭越轻敌之下弄致己方败迹呈现，心下悔恨未听秦嘉、景驹二人之劝，但事已至此，已只得拼力一搏了。

项少龙见敌军溃散，当即下令全军全力出击，擒杀秦嘉、景驹者重重有赏。

众兵闻言，斗志更扬，喊杀声更是震天动地，如虎入羊群般冲入敌阵。

项少龙此时见大局已定，心下欣然，仰天一阵长啸，翻身下马，亦也挥刀杀向战场。



众兵士见帮主亲自上阵，更是精神倍增。

待得杀至距敌军营地只有四五百米之处时，项少龙当即又下令众骑兵准备火箭，射向敌人营帐。

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敌军更是心慌神乱，混乱四逃，人人皆已无得什么斗志。

彭越、秦嘉、景驹等人虽是气极败坏，但见大势已去，也只得招集了三四千近卫军且战且退。

此时他们已是不求胜利，只求自保了。

敌方士兵见主帅亲退，更是斗志全无，纷纷弃刃而逃，再也没有顽抗之力。

项少龙亦也想不到此战胜得如此轻快，见彭越等人不战而逃，想着他们将来也是反秦的一份力量，便也没派人追杀。

至于四散逃亡的敌军，项少龙只叫兵士们高喊：“投降不杀！”，叫他们不再顽抗，也便算了。

战事闲松下来，项少龙便驱骑往那批蓝服武士驰去，远远的便见着了军身是血的滕翼。

滕翼诸人也早就从大江帮对付彭军的布阵战略中猜测到了大江帮此次作战的指挥人物是项少龙，知他无恙，了却心头的一块头，所以放松精神的去与彭军搏杀，这刻战斗完了，也都快速驱往往大江帮这边驰来，见着迎至的项少龙，顿刻爆发出了两声娇喊道：“少龙！果真是你吗？”

项少龙老远闻声便知发声之人是爱妻纪嫣然和赵致，心头一阵发热，当即也高喊道：“真是你们夫君！嘿，想不到我的两位爱妻就这么几分，也耐不住寂寞了！”

话音刚落，双方已是会合在了一处。

项少龙翻身下马时，却见两个娇娆已是双目红红的向自己奔扑过来。

项少龙也是情怀激荡，当即把二女拥入怀中，却听纪嫣然檀口轻吐的娇声道：“你这大头鬼，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也不要人回去通知一声，累得大家都对你担心不已，你……你……可真是好没良心啊！”

赵致也是嗔道：“就是嘛，你知道牧场里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里发了多少事吗？这彭越三番两次的偷袭我们牧场，害得大家都没得安宁日子可过，再加上你被大江帮的桓楚他们擒住，大家心里不知有多么焦急呢！”

项少龙望着二女的愁凄俏脸，见她们消瘦了许多，不禁甚是心痛，但听得她们此刻对自己的怨责，一时可也不知怎么回答，当下只得苦笑道：“嘿，我在这大江帮里虽是没有性命之虞，但也还是有着许多其它的苦衷呢！若不是你夫君福大命大，此刻与你们相见的或许就是死翘翘的我了！”

纪嫣然听出他话中的苦味，当即用玉手轻掩他的嘴唇道：“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大家现在相见了，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赵致正还想问项少龙些什么，却突听得他大叫一声道：“二哥！四弟！你们也来了！”说完就推开了她和纪嫣然，向滕翼、荆俊他们奔去。

三人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

滕翼慨然道：“三弟，你没事就好了，牧场的兄弟可都非常的牵挂着你呢！”

项少龙松开滕翼、荆俊二人，朝众乌家弟兄们望去，却见他们皆是目光关切的向自己望来，不禁心头喜露言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突听得几个熟悉的声音呻吟着道：“项……项将军没事吧！让我们看看项将军最后一眼吧！”

项少龙闻言心头剧震。

十八铁卫！他们为了营救自己受伤了？

项少龙忙向人丛里冲去，却见十八铁卫中有三个身负重伤的躺在担架上，其它受伤的兄弟更是不知有几，死去的也有四五百人。

看着此等凄状，项少龙心里只觉都要滴出血来。

这些乌家兄弟可全都是与自己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啊！

虽然他明知在战场上必有伤亡，但这些年来牧场的平静生活已渐渐唤起了他对和平的向往，现在一下子面对着这些为了自己而惨遭负伤的兄弟，却叫他如何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呢？却叫他的良心如何能不憎恨自己呢？

他倏地又想起了项羽。

天啊！难道战争的杀戮从此以后真的要强行的降临于自己头上了吗？

那将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乌家兄弟会战死沙场呢？

项少龙看着眼前的凄惨之景，两行英雄的热泪顺着两颊滚滚而下。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

所有王者成功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那些死去的战士们身上的。

自己若把宝儿缔造为西楚霸王，会让多少英雄志士为之流血牺牲呢？

项少龙的心如刀割般的痛苦着。

滕翼这时来到了他的身侧，拍了拍他的肩头沉声道：“少龙，不要悲痛了，会伤了身体的。今后大家都还得靠你来主领呢！彭越他们已经被击败了，大江帮也已经与你和好了，我想我们从而后会再有一段平静的日子可过的。”

项少龙听了心下黯然。

自己也希望如此，但是命运是否会让自己等如愿以偿呢？

与桓楚、英布等大江帮兄弟依依辞别后，项少龙带着风菲、小屏儿、虞姬、双儿等几人随同滕翼他们一起返回牧原。

途中众人起先都是默然无语，气氛沉寂非常，连一向活泼好动的虞姬竟也只得一言不发的紧跟着风菲，默默前行。

纪嫣然见着风菲、小屏儿看着项少龙的异样眼神，心下顿然明白过来他们之间定有秘密，禁不住把嘴凑到项少龙耳边低声嗔道：“你这大色鬼这次又勾弓上两个美女了？”

哼！还是贼性不改！回去你看我们姐妹怎样修理你。”

说完暗下猛拧了一下项少龙的大腿，痛得他俊脸变形。

滕翼见着项少龙脸色异样，看了看纪嫣然又看了看风菲她们，心下暗笑，却突地沉声道：“少龙，这次我们从彭越手中救下了几个身份特殊的人物，没有交于桓楚，我把他们私下扣藏了起来。”

项少龙见滕翼说话时脸色凝重，不禁大讶的问道：“是几个什么人？二哥似乎对他们很是看重似的！”

滕翼点了点头道：“唉！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可是当年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呢！”

项少龙闻言心里猛的一愣。

项梁？不是项羽的伯父吗？

天啊？难道真正的西楚霸王已经出现？

项少龙只觉浑身血液忽冷忽热。

这……命运到底是跟自己玩着怎样的游戏呢？：虞姬！桓楚！项梁！

他们全都是项羽身边的人啊！

而自己的义子宝儿却自取名为项羽！

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巧合呢？

项少龙整个人都给呆住了。

纪嫣然见状，轻推了一下道：“少龙，你怎么啦？发什么呆啊？”

项少龙被她惊觉过来，禁不住脱口问道：“二哥，那几个人中是否有个叫项羽的小伙子呢？”

滕翼闻言一愣道：“项羽？这倒没有。你干嘛突然有这问话？”

似乎早就知道他们来历似的。”

纪嫣然照然也讶然道：“项羽？这不跟宝儿同名吗？”

项少龙听得他们此问，顿知自己口不择言的差点泄露天机，当下赫然道：“嘿，这……我也是当年出使楚国时，从李园口中获知项燕有一孙子叫项羽，想起他和宝儿同名，故而问起。”

二人听他这番解释，也无怀疑，滕翼接着问道：“少龙，要不要见见他们呢？”

项少龙心下对这项燕确实是好奇重竿，听得滕翼此说，当下赫然道：“好！我倒是很想见见这位楚国名将之后！”

片刻，滕翼便领了一众衣衫脏裂不齐的汉子过来，其中还有四个女眷。

项少龙举目向众人望去，目光与其中一年约四十的中年老者蓦地相触，不禁心头一震。

啊！好逼人的目光。

项少龙收慑心神，细细的打量起此人来。

却见此中年老者虽衫褴褛，满身是伤，面容消瘦，但却生得剑眉横飞，星目闪出点点精光，一副文人相貌装束，却又自然而然的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见着项少龙也是微微一愣，但旋即平静，不亢不卑的与项少龙对视着。

他身后的几个汉子都是体形高大，手足粗壮，方脸大耳，貌相威奇。

那四个女眷中有一夫人装束的女子却是让人瞧得为之心碎，不由的顿生怜爱之心，云发高耸，淡素蛾眉，充满着清诱人的风情，脸色却是显得有点苍白，玉容更是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沧伤感，配以她一双让人感觉无限幽怨的秀眸，真是别有一股楚楚怜人的柔弱美态。

其它三人婢女装束的少女，虽没有国色天香，却也看来甚是艳光照人。

纪嫣然看他直勾勾的看着众女，禁不住吃起吃醋似的“咳”了一声。

项少龙慌忙收回目光，俊脸微微一红，平静了一下心情后冲着中年老者微一抱拳拱手道：“想来阁下就是名震天下的楚国名将项燕将军之子项梁先生了，在下项少龙，今日能得以识见，真是甚感三生有幸啊！”

老者本是见着项少龙瞧夫人目光，心下有些愠怒，这下听得“项少龙”三字，神情猛的一震，瞪大双目直盯着项少龙良久才道：“原来阁下就是当年威震七国的项上将军，在下正是项梁，方纔多有失礼，请项上将军多多见谅一二。”说完拱手朝项少龙深深一揖。

项少龙忙上前扶过他道：“项先生何必如此拘泥于礼俗之道呢？我们同为项氏祖族之后，今日得以相见，说来可也真是有缘得很呢！”

项梁闻言老脸一红道：“可是在下却只是项将军的俘虏呢！”

项少龙听了脸一沉道：“项先生这是说的什么话来？你我彼此也可说是秦始皇刀下游魂吧，尚不说你是名将之后我应礼待，就是在彼此同病相怜这一点上，我也不会把项先生等当作是什么……”

说到这里甚是不高兴起来。

项梁见状，突地一阵哈哈大笑，猛的一把扶过项少龙的双肩，语音悲壮而激动的道：“好一句‘同病相怜’，项梁承蒙项将军看得起，真是今生之幸也！好，我也就不再客套了。”

说完招过身后众人道：“你们见过项上将军，谢谢他此次的救命之恩！”

说着率身拜了下去，身后几人当即也跪地而拜，口中齐声道：“谢谢项上将军的救命之恩！”

项少龙手足无措的上前把众人一一扶起，道：“哎！哎！这是干什么来着嘛？项先生刚纔还说‘不再客套’，这下怎么又……”

项梁打断他的话道：“我等是诚心感激项兄，项兄也便不要再说些什么了吧，唉，说来对项兄此次的救命之恩，我等无以为报，却是深感心中难安啊！”

彼此再次礼让客套一番后，项少龙禁不住问道：“项先生何故会被彭越他们抓住的呢？”

项梁似被他此话勾起无限心事，目光迷离的陷入了沉思，沉默良久才缓缓道：“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当年项燕被王翦打败后，楚国也继而宣告灭亡，项燕也因兵败自则身亡。

秦国攻占楚国后，就疯狂地屠杀当初极力抗秦的楚国遗臣及其家属，项家自然首当其中，项梁见国破家亡本是万念俱灰，但因侄儿项羽，所以只得忍辱吞声，携带家眷从家中密道得以脱逃。

面对着荒凉萧条的国家河山，项梁百感交集，心中呐喊道：“我一定要卷土重来，复我楚国河山！”

但是当时秦国正值风云叱咤天下之时，要谈复国大业，谈何容易？

项梁只得带着侄儿项羽和夫人公孙春，领着一众家将开始了多年的流亡生活，同时把满腔复国的希望寄托在项羽身上，对他悉心栽培，把自身武学兵法倾囊相授，同时教他家传至宝《无故坎坤箭法》，怎奈此项箭法中的《玄意心法》甚是难练，项羽操之过急之下走火入魔，心脉齐断，成为残废。

但是祸不单行，项羽武功尽失后，身体日渐瘦弱，对病体的抗抵力大大下降，在那种颠沛流离的时日中，不甚患上了严重的伤风，因当时秦

始皇下令全国通缉项梁诸人，所以不能公开身份，以致一时无法请到大夫为项羽治病，只得长途跋涉躲躲藏藏的逃到这塞外大漠，想请得名医为项羽治病，但项羽因病情久拖，此时已是更加恶化，终至在他们抵达塞外的第十天撒手归西，时年十五岁。

项羽的死自是使得一家人悲痛万分，夫人公孙春更是哭得死去活来，项梁也是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

自己苟活多年的精神寄望现在没有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失魂落魄之余，项梁就欲挥剑自刎；家将龙且顿刻止住了他，泣声道：“主公，你不能就这么轻率的死去啊！我们楚国在秦始皇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百姓需要你去营救他们脱出苦海啊！你如果就这么死去，我们这么多年来苟活下来的目的又是为的什么呢？少主公虽已英年早逝，但是主公你难道就不可以自己亲自站出来蓄谋势力，领导天下众多义士，侍机反秦么？凭主公包

罗万象之所学已足堪此任啊！”

项梁听了此番龙且肺腑之话，心神剧震。

是啊！我如此死去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但看秦始皇统治下的天下：凶残淫虐，举天下之百姓莫不怨声载道，由此亦可看出秦朝气数不长矣！我或许亦可活着看到秦朝覆亡的一天呢！

对！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要为反秦力量尽自己的一份余力！

痛定之余，项梁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禁不住仰天大喊道：“天啊！你为何要如此残酷的对付我项梁呢？父亲为国尽忠，羽儿尸骨未寒！现在你却教我何去何从呢？”心中悲痛让他已是热泪纵横。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噩运就因他的这几句话而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当他们一行把项羽的尸体安葬下来，正欲准备再回中原，重振旗鼓以发展势力时，路途中却遭到了彭越率领的一众盗贼对他们的拦截。

原来项梁的那几句仰天慨愤的话被彭越手下的一个喽哨无意中给听去了。’项梁？那不是原楚国无敌战将项燕之子么？

他来到达塞外干什么？

当彭越闻听那个喽哨之报时，景驹和秦嘉已是叛离大江帮投靠彭越了。

景驹原本就是楚国贵族之后，自是熟悉项梁底细，闻听得喽哨之报，当即如此暗想。

对了，传言他家里有一本祖传的《无敌坎坤箭法》密谱，他一定带在身边，何不把他擒来，逼他交出此箭谱呢？

当下把此想法说与彭越、秦嘉等人听到了，众人齐声叫好，于是一众人领了兵马下山截擒项梁诸人。

项梁被彭越等人擒住以后，他们对他用尽刑法的对她进行逼供，但项梁看出此等众人只是些草莽盗寇之徒，若交出此箭谱，只好助虎为虐，当下死命不肯交出。

彭越、秦嘉等人此时又因思谋攻打大江帮总舵哀牢山也便没得多大精力时间来逼项梁，只是领军下山时，把他们一众人也给同押了下来，因为彭越怕得在他下山期间，被手下从项梁那里先行逼出箭谱。

待得下到哀牢山下，久久不能攻下大江帮，彭越气急败坏，时时拿项梁众人出气，夫人公孙春还险些遭他凌辱。

无奈之余项梁只得默写出了《无敌坎坤箭法》，不过内中却少了《玄意心法》。

彭越得了箭谱，本欲杀了他们，但景驹念着与他们同为楚国之后，力劝项梁投靠彭越。

项梁为了复国大计，只得狠下心肠，虚与委蛇的应承下来，心中却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彭越自也不是傻瓜，他看得出项梁对自己的仇恨，但碍于景驹面子，一时也不便发作，心下却暗付待得攻下大江帮后，一定得设法除去项梁，以免日后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但是岂料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在乌家军和大江帮的联手攻击之下，彭越、秦嘉等人兵败狼狈而逃，若不是项少龙心怀仁念，他们说不定现在已是大江帮的阶下之囚了。

项梁说到这里，目光又是敬服的望着项少龙赞道：“项兄真乃天生的作

战将军，威风仍是不减当年啊！”

项少龙对他的话却是恍如未闻，心中掀起了万丈涌潮。

什么？历史上真正的西楚霸王项羽死了？那……那历史即将如何发展呢？

难道……难道承接历史的命运真的将要应验在宝儿身上？

项少龙只觉自己的整个思绪如熔岩喷发般在沸腾着。

项羽！宝儿！西楚霸王！

自己一直忧心忡忡的事情将于径临了！

这……自己又将如何去面对这未来神秘未知的命运的挑战呢？

还有嫣然她们！

她们会接受这命运的安排么？

草原生活的那种无懈无虑，她们愿意舍弃么？

就是自己……也不愿离开这种安闲写意的生活啊！

这……命运到底是在跟自己促一个怎样的迷藏呢？

暴风雨？

暴风雨就要来了！

### 第三十一章 无敌神箭

草原的上空如项少龙的心情一样显得阴沉沉的，但却没有下雨，只有一阵一阵的旋风在草原上空呼啸着。

虽是与妻妾爱子相聚了，但项少龙的心却还是沉浸在一种无言的哀痛之中。

众多乌家兄弟的死，让他始终有着一种难以释然的自责感。

他们是为了救我而牺牲的！

这叫我怎么敢去面对他们还沉浸在悲痛中的亲属呢？

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能！

反只会或许再次将他们也牵连到战争中去，让他们也成为自己创造历史的牺牲品。

项少龙闭上眼睛痛苦的想着。

项羽死了！项梁还活着！项梁就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的义子却也天缘巧合的叫做项羽！

这些……这些对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宿命阴影呢？

项少龙只觉着自己的心在痛苦中却又凌乱如麻。

“爹！你在想些什么呢？项梁伯伯说要教我射骑之术，你去不去看看？”  
项羽语带兴奋的话音突地在项少龙的耳边响起，打断了他忧伤的神思。

抬起头来双目慈爱的望着自己的爱子，项少龙心里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怪怪感觉。

宝儿难道就是将来历史上的西楚霸王项羽么？瞧他一脸的凛然英气，倒也是真有几份王者之态呢！

但是……事实若真成为如此的话，却会打破自己目前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啊！

项少龙的心被这种思想的压力挤出了苦水，但还是只得挤出一丝笑意，走上前去拍了拍项羽肌肉结实的虎背，微微一笑道：“噢，是吗？你项伯伯的箭术怎样？”

项羽听了，英俊的脸上顿然流露出一抹钦佩的神色道：“这个……可厉害着呢，他的箭法啊可千步之外三箭连中红心，箭力直透射靶而出，把箭靶红心射出了一个箭洞来！”

项少龙闻言心下骇然。

如此绝世箭法，当世能有几人会得？若用于战争，其杀伤力可想而知。

倏地记起项梁曾提起过的家传《无敌坎坤箭法》来，项少龙不由得好奇心大起，当下道：“好！我也就去看看你项伯伯的绝世神箭风采！”

二人走出帐营，来到了牧原的练武场。

却见场中射箭场处围了百十来人，滕翼、荆俊、项梁、龙且等人也在其中。

众人都围着项梁啧啧的赞叹着他的绝世神箭，项少龙、项羽二人来到他们身侧时也没人觉察到他们到来，直待项羽挤入人群中来到项梁身前大叫大嚷时，才注意到了项少龙。

项梁走上前来朝项少龙微一抱拳道：“原来项兄也来凑热闹了。对了，我想传教项羽小哥儿射骑箭法，不知项兄可应允否？”说完一脸的渴盼之色，双手却不其然的爱抚着项羽的乌发。

项少龙看得出项梁对宝儿甚是喜爱，心下莫名的感到欣慰之余却又是一种忐忑不安。

宝儿是否可以认项梁为义父呢？

项少龙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想来时顿觉心神猛的一跳。

若果真如此的话，宝儿也就接近史实的身份了。

但是史记上却为何没有关于自己的记载呢？

项少龙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来。

自己帮助小盘成为一代天娇秦始皇，但是由于自己知道他真正的不为人知的秘密身世，所以异致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自己也因此而没有被载上史册。

这次如若把宝儿缔造为西楚霸王，自己却又是为何在史让上无遗迹呢？

项少龙不由得想得痴了。

项羽瞧着他愣愣的神态，以为项少龙不同意，不由得大急道：“爹，宝儿要向项伯伯学箭术嘛！你同意了好不好？”

项少龙看着已是满脸成熟的儿子，这刻和自己撒娇，心中不由一甜，再次深深的望了项梁一眼，却见他也正目光迫切的望着自己，沉吟了片刻后道：“好，我应允你向你项伯伯习箭，不过你可得给我认真的去学，你项伯伯的箭术可高深着呢，你可不能辜负了他对你的一片栽培之心，也得给我学会像你项伯伯那样举世无二的箭法来，知道吗？”

项羽自是当即连连点头应承。

项梁闻言也是舒心一笑，目光慈爱的看着正高兴嬉笑的项羽。

项少龙似是在考虑些什么，沉默的神思了片刻后，似作了什么决定似的，突地走上前去拉过项梁走到一边，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诚挚向他低声道：“项先生，你是否喜欢羽儿呢？”

项梁愣了愣，不知项少龙突的说出此话，是为何意，但还是点了点头道：“这个……是的！看着眼前的小公子酷似在下侄儿，且他们两人同名同姓，在下真的是不其然的把他当作了侄儿项羽。嘿，想来此举是让项兄见笑了！”

项少龙没有接话，只是忽又道：“项先生是否看得起在下这草莽之人，愿意与在下义结金兰，真的认作犬子项羽为侄子否？”

项梁闻言脸上顿然显出欣然之色，大喜道：“项兄此言当真？嘿，在下也真有此意，只是难以启齿，怕得项兄……”

二人突然像心有灵犀般，同时伸出坚实的大手来，紧紧的握在一起，仰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当项少龙走向众人宣布此事时，滕翼、荆俊等顿时率先拍掌哄然叫好。

但是最为高兴的却还是项梁夫人公孙春。

却见她闻听可以认项羽为侄子时，竟是禁不

住俏脸顿刻泪如雨注，走上前去，一把搂过项羽，当着众人的面失声痛哭起来。

项羽似感觉到了妇人对他的关爱，却也乖巧的连叫了她几声“二娘”，令她对项羽更是喜极的破涕为笑。

项梁走到双目红肿的夫人面前，连连安慰，心下却又是激情澎湃。

上天是被自己痛苦的命运所感动了吗？

不久前自己痛失爱侄项羽，现在上天却又是何其宽德的让自己再得到了一个义侄！

一个比亲侄更是英武不凡的义侄！

自己的一生所学将是不至于会老死黄土了！家传的《无敌乾坤箭法》终是后继有人了！

项梁感激的望向了项少龙。

项少龙正被妇人和项羽的感人场面激动着，心里在欣慰之余却又有一丝惭愧。

原来项少龙思量再三之下，终觉命运像是真其中注定了要自己再一次创造历史似的，于是痛下决心……决定把自己义子项羽缔造为一代流芳千古的西楚霸王。

却看项梁身怀当世绝技，目中透出智者之光，心念电转之下顿然生起笼络住他为己用的想法。同时想起历史中记载的项梁是项羽霸业基础的奠基人，于是想出了以此认亲取得英雄归来之计，利用他和其夫人痛失亲侄项羽后，乍见宝儿顿把对侄子的思念之情投注到宝儿身上这一点，通过认亲来取得项梁今后对宝儿的扶持。

忽然项梁的一众家将这时突地来到项少龙跟前，同时下拜道：“属下等见过少爷！”

项少龙已是多年未见得有人对他如此恭敬的行如此大礼了，不由俊脸一红，把他们一一扶起后道：“各位兄弟，今后不必如此拘敬的了，在这草原上我们彼此都是和和气气的兄弟，没有什么卑尊之分的。”

他的话刚刚说完，乌家诸兄弟纷纷皆来向项少龙和项梁道喜。



待得众人情绪平息后，众人又皆都观看起项梁表演的神乎其技的绝世箭法来。

项羽这几天除了每天皆与项梁一起去练习箭法以外，就是喜欢与虞姬混在一起玩耍。

项羽似很喜欢这个新认识的小妹妹，闲暇之余就与她处在一起，给他讲故事听，教她练习些防身武技，或偶给讲讲兵法之道，却更多的却是讲自己今后的理想。

“我要向爹爹一样，长大后成为威震天下的大英雄！”项羽向虞姬说这话时总是一脸的豪气。

虞姬听了一双秀目则是向项羽射出崇拜的柔和神色来，但这时却也会叮嘱项羽道：“要作大英雄就必须拥有像项伯伯那样天下无敌的武功。羽哥哥，你现在可要认真的学好武功，以后才可以凭武力去雄霸天下，让全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在你面前俯首称臣。”

雄霸天下？

项羽被这小妹妹的话给震惊住了。

对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只是内心深处时时的跳动着一种不甘于这草原生活的平静罢了。

他自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羡慕父亲项少龙当年纵横疆场、威震七国的风光场景。

他在这草原生活中自小被众人溺爱，不知不觉的养成了一种高傲自大、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定做某一件事情时，任何人都无法阻拦他的意志……除了项少龙。

项羽只觉心中那股深藏着的模模糊糊的不安被虞姬的这几句话给点醒过来。

对！雄霸天下不就是英雄的至高境界吗？

他日我若真的能让全天下的英雄豪杰都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那我的成就岂不是超过了爹？

项羽只觉这种思想在自己心中迅速的膨胀起来，最后竟扩遍全身，在他正逐渐成熟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也正是这刻这种思想在项羽心目中的鲜明，而导致影响了他今后一生的命运。

唉，项少龙的预感不幸而言中了。

看着项羽和虞姬的日益亲密，项少龙心下虽是有有点怪怪的感觉，但还是不置可否的笑笑，没有出面阻止他们的交往。

唉，该来的总会要来，自己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一种宿命吧！

想到这里，项少龙又突地想到了刘邦。

若历史的宿命果真不能改变的话，刘邦岂不是羽儿的劲敌？

想起项羽最后被刘邦迫至乌江自刎，项少龙心里不自然的涌起了一恐惧。

不行，自己若真把宝儿缔造成了西楚霸王项羽，就一定得派人刺杀刘邦。

但是刘邦现在在哪儿呢？

自己只知道刘邦的丰沛起义，其它的对刘邦的故乡等等都是一无所知。

那要等到刘邦丰沛起义时才可派人去刺杀他了，到那时还有五六年光景呢！

项少龙长叹了一口气，不禁暗恨起自己当初在现代时为何不熟读一下中国的古代历史，同时有着一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难道这是天意使刘邦命不该绝。

那介时自己到底可不可以逆天意而杀掉刘邦呢？

项少龙心下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天，项梁面色兴奋而又沉重的来找项少龙。

项少龙见着他的神色，心下一紧，不知项梁因何事而面色如此凝重，但想来以他一贯的沉着当是有得什么要事与自己商量的吧！

项少龙正如此想着，项梁突然开口道：“三哥，我想近些天来教羽儿《玄意心法》，《无故坎坤箭法》没有《玄意心法》的配用，是不足以发挥出其十分之一的威力的，羽儿将来定为当今不可一世的英雄，要让他天下无敌，就务必让他习此心法，学会真正的《无故坎坤箭法》！”

项少龙闻言心神倏地一惊，脸色微变。

项羽可是因练此心法走火入魔，导致心脉齐断而武功全废的，宝儿若步入他的拍尘，我可是项梁见项少龙面色有难色，知他心中所想，当下又凝神接着道：“三哥，你放心吧！这《玄意心法》练来是甚是危险，但我察看了羽儿体质根骨，他完全可以承受得住心法第八层的‘地狱炼火’的煎熬。

再说，从上一次侄儿练功的失败中我也总结出了一些怎样安度此关的心得，所以羽儿练此功应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练习此心法，最主要的是要集意。意中生气，气随意发是此心法的要旨。我看羽儿心性显得有点心浮气动的，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叫他如何才能安下心来！”

项少龙却是一时难以取决的望着项梁发楞。

若是宝儿因此而出了什么差错，自己可是怎么向娇妻爱妾和几位兄弟交待呢？

那时他们和自己定都禁受不住那等沉重的打击的！

但是……但是宝儿若是学会了此等无敌神箭，要杀刘邦岂不易于反掌？

项少龙突地模糊的记住在现代时看过的一则小故事，说是项羽曾在围攻刘邦的某一役中，因刘邦闭关不出，项羽久攻不下，一怒之下射出一箭，竟射穿了刘邦所穿甲冑，而致使刘邦身负重伤，狼狈而逃，而项羽当时发箭之处竟距离刘邦有两千米之遥。

如此神猛的一箭当是举世无双！

项羽当时用的是不是就是《无故坎坤箭法》呢？

若真是如此，宝儿成为项羽，习此箭法当是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对，赌他一把！

项少龙看着项梁正气凛然的神色，想到这里，对他信心陡增，一把握住了他的双手，沉声道：“好吧！羽儿就交给你了！”

项梁听了，提起的心神只觉一松，望着项少龙舒心的笑了，但心里又倏地升起另一种沉沉的压力。

项少龙话中要他对项羽负责的压力！

如何才能教羽儿心平气和的去修习《玄意心法》呢？

项少龙这两天来为着这个问题烦恼上了。

纪嫣然走到项少龙身边轻轻的道：“夫君，你又为着何事犯愁呢？”

项少龙转身轻扶着她的玉手，眉头紧锁的轻叹道：“唉，不知有什么法子可以让宝儿安静下来？”

纪嫣然听了娇笑道：“这还不容易吗？只要你冲他一阵大骂啊！

他至少可以安静下三四天的！”

项少龙突地掐了一下纪嫣然的玉臂，气恼道：“我这是跟你说正经话呢，你却跟我开玩笑，瞧你真是该打了！”

纪嫣然痛得俏脸一曲，顿时还击了项少龙的虎背两下，委曲道：“我也是见夫君你不开心，想散散你心中的不快嘛！你怎么这么狠心啊！瞧，手臂都给你掐得肿起来了！”

项少龙咒了声“活该”，却又不禁搂过纪嫣然轻轻的爱抚着她的柔发道：“唉，嫣然，项兄弟说这几天准备教羽儿《玄意心法》，而习此心法者却又必须心平气和，我看羽儿自小就显得有点气浮意动，所以甚为此事苦恼呢！”

纪嫣然躺在项少龙怀里，脸色神迷的醉声道：“若要一个人在心燥气烦中平静下来，最好的药物就是爱情了。”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宝儿现在他情窦初开，正值血气方刚之龄，所以要稳住他的紊乱的心的话，就只有让一个女孩的印象烙印进他的心里去，让感情的力量来软化他。”

项少龙听到这里脑海中灵光一闪。

虞姬？项羽一生至爱不渝的女人是虞姬 2 但是虞姬现在年龄还太小啊！她怎么能给羽儿以爱情的感化力量呢？

项少龙正这样怪怪想着，纪嫣然又接口道：“在你被桓楚他们抓走了的那段时日，四弟王翦着人把他的独生女儿王菲给送了过来，还说过得不久的将来他或许也会退隐来这塞外的我们一起定居。王菲侄女现在正值二八妙龄，人也出落得水灵灵的，若天仙般个丽人，我看她和羽儿也挺般配的，若给凑合他们二人，倒也真是一对如意璧人。”

项少龙对这纪嫣然的一番话只听得目瞪口呆，想不到以才女著称的爱妻此刻竟也像个……像个老太婆似的如数家珍的为自己儿子作起媒来。

项少龙忍不住一阵闷笑，怪怪的看着纪嫣然狎笑道：“嘿，想不到我的老婆大人竟然也会理会此些烦琐事情来呢！”

纪嫣然俏脸一红，强辩道：“人家始终是女人身嘛，自是会管这些儿女间的婚嫁之事，哪像你们这些男人，整天脑海理想的都是些什么优国优民的大事呢！”

项少龙听了心下不以为然。

唉，女人终究是女人，思想总是脱离不了世俗的一些的想法。

但是纪嫣然刚纔所提之言也不失为目下可行之计。

对！爱情改变心性 1 羽儿也不小了，在这古代十五六岁的本也就可论及婚嫁之事。

为了羽儿的将来，自己不得不……成功与否就看天意了。

王菲这几天总是去找项羽聊天，可能是听了纪嫣然对她说的些什么话，每当她与项羽面对时都会不自然的俏脸浮起两片红云，心头更是乱如鹿撞。

项羽对她的羞态大惑不解道：“菲姐，你是不是生病了？脸上那么红？可能是在发烧呢！我去告诉娘，请个大夫来为你看看好吗？”

王菲听了又羞又急又恼，连连摇头的咳道：“谁生什么病了嘛！我……只是这天气太热罢了！……哼，你这个大傻瓜！我再也不理你了！”说完气

羞而“逃！”

项羽见了摇头苦笑的自言自语道：“这……我只是关心她嘛，又没有招惹她，她干嘛如此生气呢？”

两人都还有得小孩心性，王菲待气怒消了之后便会又来找得项羽。

但项羽却是再也不敢胡乱开口说话了，怕又说错了些什么惹她生气。

爹爹可把我给训责了一顿了呢！说我欺负菲姐，我可是再也不敢得罪她了，免得她又去爹爹那里打我的小报告。

王菲却是见项羽不与她说话，又感烦闷，娇嗔道：“羽弟，你干嘛不说话嘛？”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项羽见她又显不快之色，心下大是心痛的不知怎么应付，赶忙恭谨的道：“这个……菲姐，没有呢！我只是怕开口说话又得罪了你嘛！”

王菲闻言“扑哧”一笑道：“只要你不再说我生什么病之类的话来，我自是不会生你的气啦！”

项羽呐呐道：“我上次说的话也只是关心你嘛！谁知你却王菲脸上一红，心下却喜道：“好了，算我上次不对，现在向你赔理认错行了吧？”

两人心怀释然后自是心无忌猜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的胡聊起来。

项羽隐隐的感觉出了王菲对自己的心事。

心底暗惊之余，却是再也不敢单独与她相处了。

因为他有自己的心事。

深深地，深地埋藏在心底里的心事。

于是王菲再约他相见时，他每次都带上虞姬。

项羽感觉虞姬在他身边时，他就有了可以排除万难的勇气。

项少龙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失败了。

从王菲多次双目红肿的来向他哭诉说项羽“欺负”她时，他便知道了——羽儿不喜欢菲儿！项少龙心下一声长叹。

看来历史终究是历史，自己虽是生活在历史之中，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质……项羽喜欢的只有是虞姬。

现在只有十岁的虞姬已经是虏俘了已有十五岁的项羽的心了。

看来自己只有须应历史来安排诸事了。

项少龙见到风菲时，这美女正和嫣然兴然的相互谈论着音律之道。

见着面色沉重的项少龙走来，二女顿刻止住了话声。

项少龙想着自己和风菲的关系，又想着项羽将来和虞姬的关系，心中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只是长叹了一声后望着纪嫣然道：“我们的计划失败了呢！羽儿他……”他到这里又望了一眼风菲。

唉，这叫自己怎么启口呢？

项羽是自己的义子，虞姬现在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义女……这到底是一种怎样混乱的关系呢！

项少龙真想放弃了让项羽学习什么以意生气，气随意发的《玄意心法》来。

他妈的，练习武功竟也有得这么麻烦的！

但是想着项羽和虞姬将来终是结成了夫妇的，心下又不禁平静了些。

唉，说来羽儿和虞儿也没什么血缘关系的，他们相亲相爱也没违反什么常理，但是姬儿现在年纪还太小啊！自己若向风菲提出这事可真是让她笑

话自己了。

到底怎么办呢？

让两小感情自行发展，那自是最好。

但是现在却需要点破他们二人的关系啊！

这……项少龙正左右为难的想着，风菲已接口道：“少龙，为得何事如此苦恼呢？菲儿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项少龙脱口而出道：“你当然可以帮得上这个忙，只要你让姬儿和羽儿……”

说到这里时纪嫣然俏脸一红，似明白项少龙将要说出的话来，忙打断他的话头道：“这个我已想出他法来了，少龙，你就不要让风菲妹子心烦了吧！她这两天来身体可不舒适呢！想是在这草原受了些伤风感冒。”

项少龙闻言往风菲望去，果见她显得有点面色苍白，面容憔悴的，不禁怜意大起，暗责自己这些天来可真是疏忽大意了，连俏美人儿病了也没察觉。

走上前去怜爱的抚摸着风菲显得消瘦的脸，项少龙汕汕的道：“这个……菲儿，为夫可真是该死呢！连你病了也……”

风菲见着他的憨态，心下一甜，不禁“扑哧”一笑道：“也没什么大碍的呢？”

少龙你也就不用担心的了。对了，你到底有得什么烦愁事情，说与菲儿听听，好吗？”

项少龙见着风菲的温柔娇态，禁不住低下头去亲了一口她柔嫩的脸蛋，一双怪手在她身上乱揉的怪笑道：“嘿！我的烦愁事儿就是这些天来没得空闲与菲儿亲热呢！”

风菲听了粉脸通红，想着纪嫣然就在身侧，不禁连连挣扎着想脱出项少龙的怀中，怎奈浑身在项少龙怪手的揉摸之下显得酥软之极，娇羞之下秀目泛红的瞪了项少龙一眼、满脸的求饶之色。

项少龙哈哈一笑，松开风菲时在她耳边低语道：“菲儿，这两天想不想念夫君啊？”

风菲嚶吟一声轻轻领首，音若蚊蚋的低声道：“菲儿天天期盼着夫君的到来呢！”

项少龙听了心中一乐，又道：“那今晚你约上小屏儿，我到你帐营里与你们两个一起共效于飞好吗？”

风菲更是娇羞不已的扭动娇躯，脱出项少龙的“魔爪”，无限风情的望了他一眼后又低垂下了粉首，五指不安的拧扭着衣角，一副少女怀春之态。

纪嫣然这时转过身来，幽怨的瞪了项少龙一眼，倏地想起风菲对她所讲的凄凉身世，又不禁嫣然一笑的走上前去拉过风菲的玉臂，娇笑道：“凤妹子，你的病一下子就给我们这老不正经的夫君给治好了一半呢！瞧你，方纔还是苍白的脸，现在却起了红潮了。

我看今晚啊，少龙再给你治一治，弄得你出一身汗来，你的病可就会全好了。”

风菲闻言不胜娇羞的追上去与纪嫣然笑骂着追打起来。

项少龙看着两位娇妻的此等风情，一时只觉心中大乐，倒是暂刻忘了身边的许多烦恼事儿。

纪嫣然找着虞姬时，她正端坐在草地上，一双小手托着腮巴，远远的

出神的看着项羽练功，美目上的捷毛忽闪忽闪的，乌黑的眼珠儿发出明亮的光。

纪嫣然轻悄悄的走上前去轻拍了一下虞姬的酥肩，把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见是纪嫣然，粉脸微红，童音清脆的嗔道：“嫣然阿姨，是你呀！把我吓了一跳呢！”

纪嫣然蹬下身，也坐到了草地上，神秘的望着虞姬笑道：“你刚纔看到什么来着呢？竟然那么出神！”

虞姬看着纪嫣然的目光和神色，似明白她在故意取笑自己，一时大羞的扑进纪嫣然的怀里撒娇道：“我……我只是在看天边浮动着的彩云呢！”

纪嫣然疼爱的看着怀中的娇女，又望瞭望远处正在跟项梁习箭的爱子项羽。

喂，可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璧人！

只是听少龙说怀中这娇女崇拜英雄的心理特强，只怕羽儿将来娶了她会受她的影响而喜欢与别人打斗。

这……羽儿看来似特听这娇娃的话，看来此点确也会成为羽儿今生的负累。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羽儿学会天下无敌的武功，让所有的人都打他不过，羽儿和虞姬的姻缘也就会美满了。

纪嫣然如此怪怪的想着，不过她现刻却怎也想不到虞姬对项羽将来的影响，却远远不止如她所想。

虞姬见纪嫣然微笑不语的怪怪的看着自己，以为她看破自己了心思，更是显得慌乱不己的道：“嫣然阿姨，我说的是真话呢！你瞧，那边的一片云彩，多像我们牧场上悠闲吃草的马儿呀！还有，那边……”

虞姬一双小手不停的指着天边的云儿，只看得纪嫣然目不暇接，却是暗赞虞姬这小鬼头机智灵敏和想象力丰富来。

二女又再闲聊了些其它话题，纪嫣然突然道：“虞姬，我请你为我帮个忙好吗？”

虞姬讶道：“我能帮上阿姨的什么忙吗？”

纪嫣然笑道：“当然可以了！你知道吗？你羽哥哥啊，这两天正在练一种天下无敌的武功，可是由于他不能集中精力，所以他没有什么进步，我要你帮的这个忙呢？就是要你帮着稳住你羽哥哥的心神，让他能一心一意的去练功。”

虞姬听了大羞的故作不解道：“可是我怎么帮得上这个忙呢？羽哥哥……会怎会听我的话呢？”

纪嫣然道：“我知道我的姬儿是很聪明的，定会有办法教你羽哥哥听你的话的。收，你羽哥哥不是最疼你的吗？他呀，只要你……”

虞姬这时突地捂住双耳娇羞的把头直摇道：“我不听，我不听了嘛！”

纪嫣然故意叹了一口气道：“唉，羽儿要是再不能静下心来练功，说不定就会……做不成英雄了呢！”

虞姬终是小孩子心性，听了纪嫣然这几句话，当即又扑到嫣然怀里，语气焦急的道：“是不是我依了你的话去做，羽哥哥……羽哥哥就可以成为大英雄了呢？”

纪嫣然见虞姬终被自己的话给引诱住，心下大喜，但脸上却还是不动声色的道：“这个当然了，你羽哥哥只要练成了此项神功，他就可以天下无

敌了呢！那时他要成为大英雄不是轻而易举吗？”

虞姬闻言点了点头，突地凑到纪嫣然耳边低声道：“好吧，我一定叫羽哥哥静下心来练功。”

项羽每次面对着虞姬时，心里就有着一一种忐忑而又平静的感觉。

虞姬睁大着一双美目直盯着项羽道：“羽哥哥，你这两天是不是在练一种叫做《玄意心法》的武功？”

项羽听了神色一黯道：“伯父说我心浮气燥，不能练这门心法，要不然会走火入魔的。”

虞姬问道：“什么叫做走火入魔啊？”

项羽抓了抓后脑道：“这个……这个我也说不明白，可能就是练功时出现什么差错而导致心脉大乱，武功全废的现象吧！”

虞姬听了吓得粉脸变白，沉默良久才道：“羽哥哥，你想不想练那个什么心法呢？”

虞姬突地低声羞涩的道：“就算是羽哥哥为了姬妹而去认真的练习此项功夫好吗？”

项羽听得心神猛地一震，愣愣道：“这……姬妹妹，你说什么？”

虞姬看着项羽的惊愣模样，娇首一垂，银牙一咬，忽的扑到项羽的虎躯中，紧搂住他，送上香唇痛吻起项羽。

良久，二人才都面红耳赤的分了开来。

虞姬娇躯微颤着，俏脸通红，低垂娇首，音若蚊蚋的道：“羽……羽哥哥，你一定得学会《玄意心法》啊，姬妹会永远待在你身边的！”

话音刚落，已是扭转娇躯快步而“逃”，只剩下心怀荡漾的傻愣愣望着虞姬身影的项羽。

《玄意心法》共分四步练习。

第一步练意……排除心中的一切杂念，将所有的意念集中于眼神，注视身前六尺外的烛火，直瞧至烛火能随自己的意识而动。

第二步练神……意念万寂，让所有的思想都无存心中，目注烛火时，也已感觉浑然无物，灵台一片空明，再渐至幻想出自己的意念若阳光般，在这世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第三步练气……意与神通，以意生气，以腹呼吸，气随意动，意动气发，烛火被目中所发之气扑灭。

第四步地狱炼火，意气神箭合一。

## 第三十二章 天降神骓

《无敌乾坤箭法》的至高境界就是达到把无形的意、气、神与有形之箭合而为一，练至此境，可以意动气发，气发神敛，把人的整个精神和体能提至于极限，使至千步之外箭发甲穿，石裂至粉，当是举世无匹。

《玄意心法》就是修习《无敌乾坤箭法》的内力根基。

《心法》第四阶段最为难练。

因为要把有形之箭渗合为无形之意，甚是困难，必须使原已练至空明

的意，此刻滋生出幻象，使之成为魔劫的地狱炼火，而把有形之箭为无形——

即为手中无箭，箭在心中，意动箭出。

然修习此段甚是艰险，稍有不慎，就会被魔劫攻心，导致走火入魔。

所以静心静性，是为修习此功之要旨。

时间就如微风般匆匆从手指间溜走。

项羽修习项梁传授的《玄意心法》，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项羽的确是个练武奇才，在这短短的六个多月里，《玄意心法》已练至了第三段。

项梁见了心中自是大为快慰。

死去的侄儿当年修习至此段时差不多花了三年的时间呢！

不过项少龙传授与项羽的《墨氏心法》已经让项羽有了一定的内力基础，且《墨氏心法》在某些方面与《玄意心法》竟是息息相通。

二者皆是由静生意，以意生气。

再还有就是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项羽。——虞姬的深情一吻！

项少龙呆立草原的一山头上。

清风迎面刮来，吹得他衣衫飘扬，却吹不去他心中此刻的哀痛。

秦始皇嬴政，也就是小盘驾崩了！

自己一手话造出来的一代枭雄秦始皇竟然死了！

项少龙的心一阵一阵的抽搐着。

对于小盘的感情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是介于师徒和父子之间。

现在骄横残暴的秦始皇死了，项少龙也不知自己是悲是喜。

秦王朝秦二世三年后而亡，即也是说天下百姓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遭受秦暴政的统治了！

还有就是西楚霸王和汉高祖刘邦都快将出世了！

这……羽儿？西楚霸王？

到底是福是祸呢？

项少龙在悲痛之中又陷入了痛苦的矛盾。

自己真的是要无可避免的卷入到战争的残酷中去呢？

只是如此一来，却又会让得多少生灵为之涂炭呢？

生活中疾苦中的百姓日子只会因战争而更加难过。

项少龙的眼前似乎浮现起了战火纷飞的惨景。

这……战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创造英雄？

项少龙的心在沉重中觉着一丝可悲的好笑来。

这时滕翼走到项少龙身旁，伸出一只宽厚的手搭在项少龙的虎肩，沉声道：

“少龙，不要悲伤了！坚强点，小盘死了，说来是天下苍生的一大幸事呢？”

项少龙闻言苦笑。

在他对秦始皇影片的影象中继位的秦二世胡亥不是第二个秦始皇吗？

在宦官赵高和变质的宰相李斯的挟持下，秦二世胡亥还不是变本加厉的推行秦始皇的暴政？

天下百姓现在以为秦始皇死了，就会有好日子过了吗？



不！这却是天下大乱前夕的阴云。  
群雄奋起反秦，割据天下的乱世快到了。  
项少龙又不自然的想到了项羽。

西楚霸王项羽！

虞姬在项羽每次练功前都会目中情意款款的对他勉慰一番。

项羽的心只觉在激荡中又有着一份带着甜美的平静。

他已经开始进入了《玄意心法》第四段的修习。

项少龙和项梁等这几天心情均都显得特别紧张和兴奋。

项羽将可练成《无敌坎坤箭法》了！

现在只剩一线之差！

还有七天，项羽就可揣过这七七四十九天的地狱炼火了！那时《玄意尽法》就大功告成！

项羽这时浑身通红，在他周围三尺远处都觉肌肤被灼得微微生痛。

但在他身体周围却是雾气环绕。

这却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项梁为了助项羽安全度过地狱炼火这一关，闭关自思十日，想出了个阴阳相克之策。

因为火属阳，寒属阴，只要找个阴寒之地，记项羽修习练功，地狱炼火的劫象就会被阴寒之气所镇，练功时被反噬的危险当会减少一半。

于是派人寻访得了项羽现在练功的所在，云梦大泽山的冰风火离洞。

此洞在大泽山的一处谷底里，那里终年不见天日，森木遮蔽，乃是地寒灵穴所在，所以洞中集聚了天地之寒气，确为项羽修习《玄意心法》第四重的绝妙之所。

为了防止还有余势的彭越等人来捣乱项羽练功，项少龙自大江帮那里借兵三千，伙同二千乌家军，浩浩荡荡的赶到了此云梦大泽山。

找到了冰风火离洞后，项少龙吩咐滕翼、荆俊和大江帮的护法英布等领兵守住谷口，自己则和项梁、邹衍、肖月潭等几人守在洞口为项羽护法。

项羽在洞中修习《玄意心法》，只觉浑身灼热如火烧，他身体所散发出的热力与洞中的寒气相遇，不禁使洞中阴寒被他热力蒸发，所以他的四身有着雾气。

守在洞口的几人都是目不转睛的看着洞内的项羽，心神都被提高到了喉咙。

洞中因有预先放置的二颗龙眼般大的夜明宝珠，所以众人可看到洞内之境。

项羽赤条的上身此时肌肉暴涨，红中带着些晶莹之色。

项梁的脸色凝重而又透着兴奋。

对了，红中带晶，这就是快度过地狱炼火的迹象了！

啊！我项家的家传武学至宝终于有机会于世重放光芒了。

原来项梁之父项燕也并未学全这《无敌坎坤箭法》，因为他自知自己因操劳国事而无法静心静性，所以练至第三重《玄意心法》便没有再炼了，而项梁呢？却因国破家亡而终日优郁于心，已致也不能冲突第四重《玄意心法》的修习。病死的项羽原本最有机会练成此项神功。却又因急度操进，以致巧亏一篑，走火入魔。

项少龙的心情现刻也是极度的紧张着，额上隐隐可见着了滚动的汗珠。

时间是在一分一秒的颤动着过去。

项羽的脸色这刻突地红中泛起点点青色来。

众人心神均是一震。

项少龙的身形更是就欲冲进洞内。

项梁急忙一把把他拉住，低声道：

“别冲动！羽儿已经到了练功的至紧关头了！他这刻的痛苦是地狱炼火在炼化他眼中所见的有形之箭而成无形，藏于心中，看来他可以提前几天大功告成了，想是这冰风火离洞的妙用吧。”

项少龙闻言顿刻冷静了下来，心中狂喜狂忧。

喜的是项羽只要度过此难关，他的武功就会无敌于天下。

忧的是项羽功成之后，就会野心暴长，自己到时也不知能否驾驭得了他。

项少龙正这样怔怔的想着，却突听得邹衍焦声道：

“啊！不好！滕翼他们遇上敌人了！”

项少龙心神一震，举目朝邹衍所指的高空望去，却见天空被火光烧得一片火红。

啊！果有敌人来犯！这却是何方强敌呢？

难道是兵败逃亡的彭越他们真的敢采与已万的大军相抗？

喊杀声隐隐传来，项少龙心急如焚。

谷口离此地有三四里路之遥，若被敌方骑兵冲破防线攻至的话，羽儿可就前功尽弃了！

这……到底怎么办呢？

项梁这时倒是沉着的道：

“项羽再过四五个时辰就可功成圆满了，凭二哥他们抗拒敌军这么几个时辰，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我们不要分心，免得扰乱了羽儿这最后的清修。”

四人只得均都强压住心头的燥动。

项羽的脸色渐渐的由红变白，再由白变红，一阵阵的青烟自他头顶百会穴冉冉冒出。

啊，羽儿达到了现代武侠小说里所讲的三花集顶的境界了？

项少龙见了项羽身体的变化，心中在忐忑不安中又惊喜的想着。

滕翼、英布等领兵所守的谷口是一个易攻难守的低坑之地。

四面皆是树木森森的密林。

若有熟悉此地山势的敌人来犯，与己方展开游击战的话，自己这方定会伤亡惨重。

滕翼边打量着地形边暗暗心惊的想着。

自己等的主要任务是防守谷口，不让敌人去惊扰羽儿练功，但若有敌来犯的话，自己等的任务可真是艰难。

不过滕翼并不慌乱，他这刻又运用上了他当年所熟悉的防御战术。

在密林里广布拌马索和陷马坑，几个至高点上都派人率先把守，同时把兵力分为三重防守，敌人要冲破他所设防的几道防线，真是比登天还难了。

不过最怕的是敌人用火攻，此地皆是林木，大火烧起来，自己等可真是退无可避。

滕翼瞧出此于己方不利的最大陷患后，心头大是头痛。

不过自己却是真也想不出如何防御敌人的火攻之策了。

滕翼把这层顾虑向荆俊、英布等人说了之后，英布看着由谷内吹来的阵阵寒风，忽而灵光大开的道：

“有了！以火攻火！”

荆俊闻言不解道：

“何谓以火攻火？”

英布脸上布着兴奋道：

“你瞧，风向是由谷内吹往谷外，只要我们利用这一点，在此中伐出一片开阔地来，以重兵防守，不让敌人越过此开阔地，当敌人在对方点火烧林时，我们亦也在此断林空地处点火，借着风势，火势将往敌方推至。我们这边亦也引水防止敌人甩来的火把，尽快把它扑灭，如此一来敌人火攻将是失败。”

滕翼听了大喜道：

“果是妙策！就以英兄之言行之。”

滕翼当即发动了四千兵士伐木，其余之人则全力戒备敌踪。

三天下来，就给众士兵代出了一片近方圆一里的空地来。两边对立的密森边缘，尽是岩石。

滕翼满意的看着这片被开伐出来的空地，重新布置了一下兵力。

已经是来这云梦大泽山一个月了，羽儿的《玄意心法》也不知进展怎么样了？

听项梁说此《玄意心法》第四重需七七四十九天方可大攻告成，那么现在羽儿应练至最为紧要的关头了吧！滕翼心里如此忐忑的想着，这一个多月来虽没见半个敌人来犯，但他一刻也没有因此而放松戒备。景况看似愈是平静，大战却愈是即将暴发。滕翼的第六感觉敏锐的给他一种有敌来犯的冗沉感觉。果然这晚入夜时分，前面密林里布以诱敌的惑兵与敌人打了起来。

一阵阵喊杀声震破了黑夜的寂静。

继而冲天的火光腾空而起。

敌人的攻势终于展开了。

滕翼只觉心里倏地一紧。

项羽和躯体突地发出一阵“毕剥毕剥”的骨路吱响声。

他身体的红色已经渐渐退去，肌肤此刻是一片凝白的晶莹之色。

他身体周围已经没有了什么雾气，但半空中却有一滴滴在夜明珠映照下闪闪发光的水滴在他身体周围的一堵“气墙”上滚动着。

啊！项羽已经练成《玄意心法》了！

四人心同时喜极的高喊着。

项梁的双手已是不由自主的握着项少龙的双手颤抖着，目中隐隐浮现出了泪光。

火势是愈来愈大。

滕翼、荆俊等人隐隐听到了对面林子远处传来的阵阵狂笑之声。

看来敌人是以为自己等必都葬身火海了！

滕翼心下冷笑，突地冲着手下一众手持尚未点头火把的武士道：

“好，大家也准备点火烧林！”

他的话音刚落，即见几百支火把朝对面树林甩去，一时间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火势在风力的吹催之下，更是蔓延得快，朝敌方那边狂烧过去。

敌方的惊骂之声又起。

但对着如此猛裂的火势，滕翼却又是担心起怎样出谷来了。

项羽候地睁开了虎目，两道逼人的精光如两把利剑般，往洞外正焦坐不安的项少龙等四人射来。

四人均都被项羽逼人的目光给震得身子微微一颤。

看着四人望向自己惊愕的神色，项羽愣了楞，站起来走出洞外望着项少龙道：

“爹，你们是怎么了？净望着我于嘛？”

项少龙收回心神，再次上下打量了一阵已是神气内敛的项羽，突地一阵哈哈大笑道：

“好！西楚霸王诞生了！”

几人闻言皆都一楞，对项少龙的话意很是不解。

项羽闻言却是微楞，神定后似是明白项少龙话中之意，沉声道：

“爹，我要做你所说的西楚霸王！”

项少龙听了项羽这句语气无比坚强的话，心中也不知是忧是喜，一时只是楞楞看着项羽，说不出什么话来。

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项少龙看着眼前如此猛裂的火势，对这出谷之法也甚是伤起脑筋来。

“看来我们只有待这场大火烧完了以后才可出谷了！”荆俊长叹一声，愁眉苦脸的道。

“那我们这么多人的食物问题怎么解决呢？大泽山这么大，这场火要是不下雨的话不烧它一个多月才怪！那时我们饿也饿死了！”英布接口苦笑着道。

项羽这时却大改修练《玄意心法》时的安静，暴跳如雷的道：

“他妈的，老子若是有机会活着出去，不杀光彭越他们这群山贼才怪！”

项少龙见他此态，心下顿生感触。

嗯，历史上的项羽不就是因为不够冷静的刚愎自用而败给刘邦的吗！

羽儿的这个性格可不正好跟历史上的西楚霸王相吻合？

项少龙心下想来，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惶恐不安来。

羽儿有自己的相助也会败给刘邦吗？

邹衍这时却是仰首凝神观看着天上的繁星，良久，忽的面露喜色的叹了一口气道：

“根据星象位置来看，在我们现刻所处位置的上空有一颗明亮的星星，虽然乌云遮盖天空，但此星星却还是能破云而出，看来我们此次劫难还是会因为此星星的出现而幸免于灾了。”

项少龙正那般怪怪的想着，这刻被邹衍的这番话吸引过了精神，心下大喜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会被这场大火困死在此山谷之中呢？”

邹衍点了点头，目光满是深意的望了项少龙一眼后，沉吟片刻道：

“看来我们此次要脱逃此次劫难得依靠少龙你了！”

项少龙闻他此言，蓦地想起了当年邹衍观看天象说自己是“新圣人”的事来，不禁心下苦笑。

看来邹衍此次又是把自己当作是什么“新圣人”了！

他的预感虽是没错，但当年他所预测到的“新圣人”却是小盘。

这次呢？是不是羽儿？

项少龙心里一突的望了项羽两眼，却见他此刻练成《玄意心法》后英俊的脸上更增了几分王者的霸气，整个体态也隐生龙虎之姿。

看来邹衍这次所说的星星就是羽儿了：

项少龙心绪复杂的沉默了起来。

众人亦是心情沉重而带着希望的等待着解救众人出谷的“圣人”的到来。

大火一直在烧着，已经四五天了，火势却是一点也没有转弱，反是愈烧愈猛。

天气却也是异常的晴朗，丝毫没有要下雨的迹象。

军心已经有不少显得有点焦躁不安了。

所带的干粮和水都只够再吃个十来天的了，若是这火还如此继续狂烧下去，景况可就不大妙了。

因为这里是泽山的谷底，终年不见天日，许多动物都在其中自生自长，所散发尸气无法排出谷外，人长期在这里生活下去，不知不觉的也会给中毒的。

再有就是这谷里的水也不能饮用，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寄生虫儿。

这……却是如何是好呢？

项少龙仰首看着天上的星星。

难道上天在惩罚我项少龙想改变历史的不谗之心么？

但是……史记上记载了项梁此刻是不会死的啊！

义父邹衍口中的救星为何还没出现呢？

羽儿？他这几天也没有什么特异的举动啊！

项少龙求生的信心被眼前的熊熊大火给烧得渐渐萎缩了。

滕翼从帐营在走了出来，坐到项少龙身边，看着他凄愁的面容，长叹了一口气后安慰道：

“少龙，不要这么拉长着脸！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会安全无漾的脱离困境的。”

项少龙听了苦笑道：

“我也希望能如此啊！唉，想若大家都真的给困在这里，我……可真的是不知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我心中对大家的歉意悔意了！为了羽儿，累得大家如此，我真的是……”

说到这里，项少龙只觉喉咙似被什么硬住了似的，竟是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虎目浮现出了两滴莹莹的泪珠儿。

滕翼见了心中也是感觉有点不大对头。

项羽是他的亲生儿子啊！项少龙为了项羽，这些年来已经是付出够多的心血了！这刻滕翼见着项少龙，把为了成就项羽练成《玄意心经》，而把所遇到的困难的责任全都推置于自己身上，心中一时只觉百感交集。

滕翼冷峻的脸上这时突地露出了一抹难得的笑容，颤声道：

“三弟，你知道吗？我滕翼这一辈子所感到的最大幸事就是认识了你！”

项少龙听了目光顿刻迷离起来。

二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心中所有的言语都在这不言之中而全部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种友情——

生死与共的友情！

突地一声惊天动地的怪兽的吼叫声响彻夜空，惊醒了所有还在做着忧心忡忡的酣梦的人。

大家都一脸惊慌的跑出了营帐，互相傻愣愣的问道：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

项少龙正沉浸在悲沉中的心神也被这声巨吼惊得猛地一震。

邹衍、项梁、肖月潭、项羽等几人这时也都闻声奔出帐外，朝项少龙的帐营走来。

众人皆都面色惊疑而又沉重。

邹衍似喜非喜，似忧非忧的仰首察看着星象。

肖月潭则是再次倾耳细听着周围的声响。

项梁却是发话道：

“此等兽吼，必是神物，也不知给我们带来的是祸还是福！”

项羽则是好奇的道：

“我们何不去找找此神物看看。”

话音刚落，却突地又传来一声尖锐的马嘶声，声音显得惨厉而急促，但并未闻得什么马蹄之声。

“此马定是千年难得一遇的神驹！”项梁闻声色变道。脸上露出惊慕之色。

“喂，未闻蹄声而先听其鸣，此马的确不同寻常！只是听其鸣声，必是有得什么猛兽在对其追赶。”肖月潭亦也点头沉声道。

项羽却是听得心神痒煞，想到神驹难求，当即转身冲着项少龙语音兴奋的道：

“爹，我们去看看吧？”

项少龙想起在此坐着也是愁烦难眠，不如去看看此神驹兽也好，说不定会给自己等带来什么好运呢！

心下如此怪怪想来，对项羽的提议当下点头同意道：

“嗯，反正大家也是睡不着了，不如就去找找神驹灵兽散散心也好！”众人分成两行。

项少龙和项羽、邹衍三人一伙。

项梁、荆俊、英布三人一伙。

滕翼则请命为带兵守护营帐。

项少龙等三人点燃火把，一路顺着马鸣声摸索着向谷底行进。

两旁皆是怪石嶙峋，间或而草木深深，在这夜中给人一种诡秘恐怖的感觉。

也不知走了多远，马嘶声愈来愈清切，“得得得”的蹄声亦也隐隐传来。

三人心中心同是大喜，加快步伐的寻声跟去。

一阵阴风迫体而来，项少龙和邹衍二人不约而同的皆都打了一个寒颤，只有项羽却是毫无知觉。

项少龙驻足举目细看，却见自己三人又已来到了项羽先前练功的冰风火离洞前，而马蹄声和马嘶声均从洞中传来。

怎么？此洞……

三人心中心同是又惊又讶！

原来在项羽进这冰风火离洞前，三人均都进得此洞去细细察看过，发现此洞只有十多米深，四周均产寒冰，内中也只有五六十个见方而已，这刻里面怎么会……

项少龙真想冲进这洞内去看他个究竟，但想起自己根本抗抵不了洞中的阴寒之气，又只得强忍住心中的好奇。

项羽这时脸色却是讶异中带着兴奋，只听他欢声雀跃的道：

“爹，我进洞去看他个究竟好吗？”

项少龙知道项羽因练了《玄意心法》，可以抗拒洞内的寒气，众人之中也只有他才能进入这冰风火离洞。

沉吟了一番后，项少龙解下腰中的百战宝刀递与项羽，面色凝重的缓缓道：

“你自己可要小心了！遇到什么危险就即刻返回洞外，知道吗？”

项羽接过百战刀后，目光倏地射出一阵灼灼逼人的厉芒，语气沉稳的道：

“爹，你放心吧，我会随机应变的。”

项羽正准备步洞中，项梁的声音却在身后不远处传来道：

“羽儿，等等！”

项羽闻声驻足，转过身来，却见项梁、肖月潭等三人快步向洞口走来。

项梁来得项羽身前，从背后取下一把乌黑强弓，再从革囊中取出五支整个箭身皆为精钢炼成的长箭，递与项羽道：

“羽儿，这个你带上，在洞内遇着什么危险，可以试试你新练成的《无敌乾坤箭法》，或许可以帮你脱身，此弓名曰：‘玄月神弓’，乃是先祖当年用无意得着的一块月亮陨石经过九九八十一天精炼而成，专配以用《无敌乾坤箭法》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发挥它的威力。”

项羽爱不释手的细细扶弄着玄月神弓，脸上露出欣喜之色，连声道：

“谢谢伯父！”

众人再次叮嘱项羽一番，才让他进得了冰风火离洞。一阵一阵的寒气袭体而来，项羽忙运起《玄意心法》第四重的地狱炼火来驱除寒流。

洞内四壁的寒冰在他手中夜明珠的映照之下闪烁生光。

马蹄、马嘶声似乎是从洞内四面八方传来，让人捉摸不到声音到底发自何处。

项羽细细的敲击每一寸冰壁，想探探哪处会有得空层。

但是他失望了，所有的冰壁发出的都是坚实的回音。

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其他的通道呢！

项羽有些气恼的想着。

但是这马蹄声、马鸣声明明是从洞内传出的，怎么会没有他道呢？

项羽正在焦躁不安的有些丧气之时，突地又是一震耳欲袭的怪兽吼叫声传来，震得洞内冰冰纷纷裂落，而其中一处冰壁塌裂尤其是厉害。

项羽被这巨吼震得头错脑转，猛地一顿心神，看到眼前的状况，忽心下大喜，哈哈笑道：

“终于找到灵物的发声之处了！”

拔下腰间的百战宝刀，运起全身的功力，项羽朝塌裂的冰壁发出了雷霆万钧的攻势。

“哗！哗！哗！”又是一阵冰塌。

项羽连壁了二十多刀，冰壁被他沉猛的刀势劈进了二米多深，但还是未有什么成绩。

直得虎目圆睁，银牙直咬，项羽突地从背部取过玄月神弓。

就让我新学会的《无故乾坤箭法》来显显他的神威吧！

项羽身形往后退了五六米，站定后凝神提气，从革囊中取出一支钢箭，架于玄月神弓之上，顿时一股猛烈的霸气从项羽身上散发出来。

运起《玄意心法》第四重，把功力提至极限，项羽只觉浑身充满了欲待暴发的力量，蓦地大喝一声，一个坐马沉腰，拉满玄月神弓，倏地一放。

“崩！”钢箭如神驹脱缰离弦而出，带着呼呼风声，隐藏着万钧之势往冰壁直射过去。

“轰！”的一声震天巨响，随着钢箭往冰壁相触的一刹那猛然响起。

冰晶四射，项羽忙挥动百战刀封架。

良久，一切平静下来后，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乍现项羽眼前。

此时的马蹄声确是清清切切的传来。

“啊，果然是这里了！”项羽兴奋的欢叫起来，心底里同时为自己的《无故乾坤箭法》的威力感到惊喜不已。

纵身洞中，项羽走了百多米后，突地觉出了一种异状来。

原来在项羽走过的百多米洞道内，其中又布分有十多个洞口，各洞主支相连，其间洞洞往下深延，左弯右折，弯曲离奇，洞内有洞，大洞套小洞，洞洞相通，令人如入迷宫。

两马蹄声和另一异兽沉重的步履声又像是时时就在耳侧响起。

看来这洞是有点古怪，听这马蹄声在这洞内奔驰的时间也有二个多时辰了，为何还是始终没有奔离出洞中呢？

难道这洞真的是座迷宫，让这神驹找不着出路？

那么它又是怎么进得这洞内来的呢？

是被那只叫声吓人的猛兽追击所致？

项羽心中突地又涌起一股愤怒来。

他自小在草原牧场长大，对马有着一种莫名的亲情，现想起自己意想中的神驹被个什么怪兽追击，心里不禁对这怪兽恼恨起来。

他妈的，管你是个什么灵物猛兽，待会被我找着，定一箭把你射进心窝。

项羽心下想着边走边察看洞势。

此洞与外洞浑然不同，这里毫无寒意，反隐隐传来一股一股的热浪。

洞穴层层深进，洞壁长满钟乳石、石笋、石柱、石花，有的从洞顶垂下，有的立于洞的中间，或托于洞壁，变化多端，类形千姿百态，闪闪发亮。

项羽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富丽堂皇、虚无缥缈的天宫神话世界里。

突地一阵旋风从项羽身旁的一洞穴里风驰电掣而过，项羽忙快步冲上前去，举起夜明珠极目望去，却见一道乌光从眼前一闪而没，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阵“蹬蹬蹬蹬”的脚音传来，一缕快捷无比的红光从眼前划过。

啊！这是什么怪兽？浑身通红似火，头长一支独角……

项羽还未看得清楚，怪兽已是不见了踪影。

### 第三十三章 冰风火洞



项羽心神未定，目瞪口呆的看着已是不见了乌光红影空空如也的洞穴，耳中对那神驹和怪兽的足声还感余音未了。好快的速度！

百多米的洞穴在眨眼就驰过，如此神驹我若把它降服下来，作为自己的坐骑，那岂不是威风快哉？

但倏又想起后而那只追击乌骓马的怪兽，心神又是一凛。

那到底是只什么怪物？竟也如此神速，看似其体还不若乌骓马大，但乌驱对它方向却是逃之相避？

项羽的心突地紧张了起来。

那怪物定是什么奇异的猛兽，要擒食乌骓马，乌骓马敌它不过，所以狂奔逃命，怪物穷追不舍，二者奔到此洞，被洞内迷途困住。

这……自己现在该怎么助乌骓脱离怪兽虎口呢？

它们速度奇快，自己要想拦截住怪兽定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根本就追不上怪兽的踪迹。

项羽气恼得拳头紧握，臂上青筋暴现。

唉，看来自己只好守株待兔了！

这洞内犹如一个迷宫，乌骓马和怪兽始终是在这洞中打转，自己可以利用这一点，在某一洞内死守着它们到来，待怪兽出现时，就发刀拦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项羽凝神静听了一下马蹄声。

左侧？嗯，自己去右侧一洞中守候。

这洞内的迷途似乎是成圆形的，待它们奔至一右侧时，自己已经藏身其中了……

项羽来到一比较开阔的石洞内，却见此洞的一切依比例都较其他自己所见之洞为大，粗大的石柱、石笋、石幔林木洞中，有七八口洞口与此洞相接，构成错综复杂的地势，倒也确是一处守候佳地。

项羽已经在此洞内闭目静待了半个多时辰了，还不见乌骓怪兽踪影，不禁有点心烦气燥起来。

他妈的，怎么……

项羽正想破口大骂时，突地一阵马蹄声急促传来，粗粗的喘气声也清晰可闻。

项羽精神大振，双手紧握住百战宝刀，辨清声位，静气凝神而待，一颗心却是禁不住怦怦跳起。

啊！乌骓马！

项羽这时清切可见前方一匹通体毛发乌黑发亮，体态雄健高大的马向自己迎面驰来，但速度却是比之先前所见慢了许多，鬃毛上已是隐隐可见汗水淋漓。

在乌骓马的身后一头浑身红鳞披体，头上长着一支约有十多寸的血红犀角，身体似若麒麟又非麒麟，似若飞龙又非飞龙的怪兽，正瞪着一双火红的三角眼直盯着前面的神驹。

乌骓马乍见项羽现身，突地驻足，提起前腿，仰天一阵长嘶，双目乞求的向项羽望来。

后面的怪兽恢见乌骓马停身不前，讶异片刻后旋又大喜，正待飞身往乌骓马扑来，却突见一缕寒光乍向自己袭来，碎不及防之下鳞身；顷被击个正着。

“当！”

项羽手中的百战刀如砍在厚厚的钢铁之上，一阵强猛的反震之力直震得他双手虎口发麻，百战刀差点脱手而出。

心中大惊，知这怪兽身坚如钢。

怪兽被项羽这蓄势而发一击，却也感被砍着的鳞身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向乌骓马扑去的身形顿刻缓了下去。

一声巨吼突地从怪兽口中暴喝而出，顿住身形，一双红日闪着血红凶光向项羽射来。

项羽耳膜本给怪兽这声巨吼震得“嗡嗡”作响，这刻又见着它目中的凶光，不由自主的心里打了个寒颤。

但又倏见一旁向自己投来怜怜日光的乌骓马，不禁勇气斗志陡升。

自己拼死也得保护这匹可爱的马儿！

项羽暗下欢心，提气凝神，将全身功力集于双臂，百战刀在他强筋的催动之下，却也暴长出半尺来长的寒芒。

这怪物身体不惧刀剑，也不知它的死穴给藏匿于何处，看来自己只好以智取胜了！

对，眼睛永远是动物的弱处，自己就袭它双目！

心念电闪之下，项羽已是展开了父亲项少龙所传的百战刀法来。

却见项羽手中的百战刀寒光闪闪，挑起点点刀芒，往怪兽双目刺去。

怪兽似是气急败坏，身体倏地竣空而起，口中喷出一条火舌，直朝项羽袭来。

项羽未料着怪兽有此奇招，全身顿刻被罩于烈火之中，心中寒气大冒之下却又是临危不乱，身体往后一倒，百战刀猛往上刺。

怪兽见一击不中，陡地伸出利爪向项羽手中的百战刀抓来。

项羽见着此怪兽利爪闪出乌黑之光，知其也是不畏刀剑，当即收回百战刀，身体一阵急滚，自腰中拔出十多枚钢针，撒手往怪兽双目射去。

“当当当当！”钢针全被震落于地。

项少龙见状惊吓之余已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稳地上，但这时形态却是狼狈之极，全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头发眉毛也给烧去了一大半。

容不得项羽有片刻喘息之机，怪兽又是身形一闪，快若闪电向项羽扑来，约有三四尺长拳头般大小的圆形粗壮尾巴，借身体腾空之势，朝项羽一阵横竖直扫。

“啪！啪！啪！”

项羽连连被怪兽尾巴扫个正着，身形不稳的往后直退，手中百战刀已是不成章法。

看来我命休矣！

项羽见此怪物如此神猛，不禁气馁的爱莫能助的望了乌骓马一眼。

乌骓马突地又是一声长嘶，奔至项羽身前，前腿腾空向怪兽一阵猛踢。

怪物顿被乌骓马这阵强猛攻势给迫退开去，但一双三角眼里的红光却更是连连暴闪。

项羽缓了口气，却又听到乌骓马在他耳边温驯的低低嘶鸣，似在示意项羽骑上马背上去。

项羽会意过来后心下大喜。

看来此神驹似通人性呀？我项羽能为此等灵物找死，却也是死得其所了！

心下想来，当即跃身上马，一种凌匹无比的斗志刹时涌遍全身。

百战刀凌空一挥，呼呼风声破空而发。

“杀！”项羽一声大喝，乌驱神驹却也似听懂他的话来，身形若风驰电闪般朝怪兽奔去。

怪兽似也一时被此人马合一的强猛气势所慑，身体往后退了两步后，却又是四足往地一拍，躯体顿刻直往下冲，待得升至有四五米高时，身形倏地倒直往下直降，若离弦之箭般往项羽射来。

已是避无可避，乌驱马突地四足在地一阵急踢，身子竟也腾空而起，口中同时吐出一缕白光往怪兽直射过去。

“当！”

白光正好射着怪物双目，使得怪兽身体在半空连翻两翻，似是被击得痛极。

项羽见了心下暗骇。

乌驱马方才口中吐出的只是一口吐沫，一击之下竟比自己手中百战刀的万钧之势更是厉害，看来此马确是神物了！

怪物吃痛之下，身形速度慢了许多，攻击之威力大减。

项羽见状，手中百战刀从身体右侧斜劈而出，借着乌驱马奔驰之势，威力何止增加一倍？

“当！”

怪物被项羽百战刀劈得的同时尾巴也扫劈了项羽一记。

但项羽这一刀力道狂增，使得怪物吃痛的又是一狂叫，背上鳞片竟也被震落几片。

“轰轰轰轰！”，怪物吃痛之下，狂性大发，尾巴朝着洞内石柱、石笋、石幔等一阵猛扫。

石飞灰扬，整个山洞刹时被怪兽给扫得面目全非。

乌驱马飞身驰入另一山洞。

怪兽顿时停住狂舞的身形，紧迫而至。

乌驱马正欲再次逃奔，项羽突然大喝一声道：

“好凶狂的怪物！他妈的，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无敌乾坤箭法》！”

项羽话音刚落，已是取过玄月神弓在手。

乌驱马似是感应项羽要使什么绝招对付那怪兽，忙又停住如电奔驰的身形，倏地反转身来朝怪兽面对面的驰去。

怪兽惊愕之下，旋见一团与空气磨擦而生出火光的乌黑之物带着威猛绝伦，快疾如电的奔雷之势向自己袭来。

“当！”、“当！”

怪物的护体鳞甲竟被项羽射出的钢箭破体而入。

“呜！呜！呜！”

怪兽痛得发出连声惨厉的惨叫，洞内的岩石都给震得纷纷蹋落。

项羽已是闻得怪物连番几次吼叫，此刻已是适应了此等声势，除了只觉着耳朵嗡嗡作响一会外，心神片刻就平静了下来。

啊！它中箭了！

《无敌坎坤箭法》果然厉匹绝伦！

项羽以下正暗自大喜的洋洋得意时，怪物口中突地吐出一颗发出灼亮红光的光球，散发出强烈的热量来，光球在怪物口中所吹出的气流之下向项羽直射过来。

啊！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项羽的手臂被这光球碰了一下，顿刻被烫出红红的火泡来。

乌骓马似也对这光球顾忌非常，竟又转身撒腿向前狂奔。

但光球却是在背后穷追不舍。

项羽手臂被灼伤处传来的疼痛，让他冷汗直冒。

还好怪兽也受了重伤，吃惊之下身速慢了许多。

现在虽是逃命的好机会，但此洞穴就如迷宫，自己一时也逃不出此洞，怪物定会如鬼影附体的跟着自己了。

如此下去，自己和乌骓马的命定人丧身于此怪物手下。

这……现在怪物受伤，自己反不若藉此机会把它杀死，免除后患，如此也就可无后顾之忧的去安心寻找出口了。

项羽心下想来，虎牙一咬，身体往下一沉，叫乌骓马停住前冲的身形，同时自革囊中取出了两支钢筋。

“哩！”的一声破空之声响起，又是一团乌光自项羽手中射出，直冲光球而去。

怪物见状，知其厉害，忙吸一口气，吞纳回光球。

但是箭势依是狂猛之极的向怪兽射来。

怪兽却也临急生智，身体快捷无比的一个倒转，尾巴如鞭连扫，幻想漫天“鞭”影。

“啪！”

劲箭竟也被怪物尾鞭扫落，但尾巴却也是被箭擦伤，掺出血来。

怪物见自己能破敌人的绝招，正心下大喜之际，却又见一支劲箭自己脑门射来。

亡魂大骇之下已是丙也来不及转身了。

“当！当！”

厉箭再次穿甲而入！

这一次射中的却是脑门！

怪物顿刻滚倒在地连声惨叫。

一股鲜血从脑门急喷而出。

项羽却也因连番运功极限使用《无敌乾坤箭法》而显得虚脱之极，脸色苍白，粗喘着气，虎躯在马背上摇摇欲坠。

“唬”的一声突地响起，怪物又吐出了像火球同般的内丹，只见一团火光猛向项羽射来。

此刻怪兽发出的是死亡前最后的暴发攻击，当是威猛绝伦，内丹倏地光焰大炽，热力似是比先前更增二倍有余，洞内刹时涌生一股热浪。

“不奸！”项羽心下暗叫一声，知道自己若是被此火球射中，或许会烧成焦炭。

心念电闪之下已自革囊中取出了最后一支钢筋，架在了玄月神弓之上，挣扎着再次运起《玄意心法》第四重功力，用《无敌乾坤箭法》射出。

“轰”的一声巨响震天动地而起。

钢筋和怪兽内丹强烈碰撞，顿刻引起爆炸。

整座山洞都在这声巨大的爆炸声中而震动起来，洞顶和洞壁的石块纷纷塌下。

项羽这时却是因劲力用尽，身体终于虚脱得支撑不住而失去了知觉，倒伏在乌骓马背上。

项少龙、邹衍、项梁等五人在洞口焦急不安的等待着项羽的平安出洞。

已经是二个多时辰过去了，洞是时时传来的怪兽的巨吼声和马嘶声让众人的心都不觉给悬了起来，紧张异常。

听这洞中传来的怪兽叫吼声比先前频率大了许多，项羽定是与它遇上了！

众人心里都忐忑的想着。

这时天已是透出了蒙蒙的曙光，这大泽山的底谷却更是显得诡异恐怖。

雾气腾腾环绕，森密的树木和至处蔓延的怪藤在这晨色中像是一个个鬼影死立。

突地冰风火离洞中传来连声怪兽的巨吼惨叫，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刹时众人感觉脚下所站的地面微微震动起来。

天空这时亦传来一阵阵震脸心玄的惊雷声，晨色的光亮突地给暗了下来，众人眼前顿时一黑，耳中只听得一阵“哗哗哗”的密集下雨声。

众人心里又惊又喜又诧异下，项少龙边往洞内冲去边悲叫道：

“不好！羽儿可能出事了！”

众人心神大震之下，也跟着项少龙闪身冲入洞内。

项羽悠悠醒来时只觉浑身骨路肌肉像被火烧一般的灼痛。

慢慢的集聚思想，方才忆起自己来这冰风火离洞中与怪兽相斗的景况来。

对了，乌骓神驹呢？它有没有被那爆炸炸伤？项羽醒来的第一思想就是担忧起乌骓马来。

心下大急的睁开了灼灼疼痛的虎目，挣扎着坐起身来，环视四周。

却见乌骓马就跪卧在自己一尺多远的地方，正盯着自己，目中涓涓的流出泪来。

项羽下心大喜的精神松懈了下来，望着乌骓马露出了舒心的笑意，但浑身火烧般的灼痛顿刻又袭遍全身，使他英武的而孔扭曲起来。

乌骓马见项羽醒来，高兴得旋即站了起来，走近项羽，低下头在项羽耳边欢快的低鸣着。

项羽疼爱的伸出手去温柔的抚摸着乌骓马头上乌黑的毛发。

怪兽横陈在离项羽十多米远处，周围流了满地的鲜血，但令项羽感到怪异的是：怪兽此刻身上的红鳞和头上的独角都转成了乌黑之色。

洞内到处都是坍塌的石块，乌骓马身上亦有几处像是被石块砸出的伤口，血液此时亦是凝成了乌黑的血块。

项羽强忍住周身的灼痛，用右手握着的百战刀撑起虚弱的身体，举步准备去寻找出口。

乌骓马突地用头轻撞了项羽两下，发出几声柔和的轻嘶，似是示意项羽骑到马背上去。

项羽与这乌骓马似是天生的相意相通，虽是明白乌骓马的意思，但却还是怜爱的摇了摇头，因为项羽想着乌骓马此刻也身负重伤，自己怎么能要它驼负自己呢？

但乌骓马似是焦急起来，嘶叫声大了些，且跪下身子，张开嘴轻扯项羽已被怪兽喷出的火光和它内丹烧破的衣服，眼神里显出哀求的神色，却又像告诉项羽要带他到什么地方似的。项羽见了心下大奇。

难道乌骓马知道这迷洞的出路？心下想来不禁冲口而出道：

“你知道这洞的出口在哪儿吗？”

乌骓马却似听懂了项羽的话似的，点了点头后又摇了摇头。项羽心下大是惊奇的疑惑不解，但却也不再多想，翻身骑上了马背，因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脱力了，根本不能走得多远。乌骓马见项羽不再坚持，兴奋得连声嘶叫，声音清切而响亮，站起来，不快不慢的在洞内转来转去，不多久就到了一个……

项少龙等几入冲进了冰风火离后，逼人的寒气顿刻迫体而来，众人皆都冷得浑身一颤，但都已顾不得这阴寒，身形仍是不停的向前急冲，不消片刻就发现了被项羽用神箭射开的洞口，洞内寂然无声。

项少龙取出龙眼般大的一颗夜明珠走在前头为众人引路。

走了二十多米远，发现了项羽射裂洞壁时用的钢筋，箭头已是爆裂，箭身亦已因磨擦而变少了许多。

项少龙目光楞楞的看着炸损的钢筋，心下喜忧参半。

羽儿练成的《无敌乾坤箭法》果是威力纪伦的无敌神技，只是不知他现在……

项少龙正如此想着，突听得邹衍惊奇的“咦”了一声道：

“这洞有点古怪，似是布有什么迷途的阵法！我们不要冒然前进了！”

众人闻言心下一凛。

阵？这洞内难道住有什么高人？

项羽任由乌骓马背负着，却见乌骓马在洞内一阵东转西转后，带他来到了一个有石门关闭的山洞前，洞顶上写有三个隶体古字——

乾坤居！

这是什么地方？项羽见了心下大是惊异。

乌骓马却是来到洞门前二米多远处，按北斗星阵位置，四蹄在地面上一阵猛踢。

“轰轰轰——”一阵巨响乍地响起。

项忌心神倏地一惊，却见“乾坤居”的洞门骤然打开。

啊！难道这乌骓马与这“乾坤居”有什么关系。

会不会乌骓马是这“乾坤居”主人的坐骑呢？

项羽心下一紧，乌骓马这时却已负着项羽走进了洞内，洞门突然关闭。

邹衍叫众人再往前行的时候做上标志，用“一、二、三……”等数字符号来记数所走过的洞数，但转了半个多时辰，却又给转回到了标有“三”字符号的洞中。

邹衍叫众人不要再走了，蹬下身子拿起一块石头在洞内的地上画起古怪的图形来。

又是半个多时辰过去了，邹衍突地舒了一口长气，语气兴奋而感慨的道：

“我知道了！这迷洞所布的阵法是‘乾坤北斗阵’！传言此阵是春秋晚期吴国享有‘百世兵家之师’称誉的孙武所创，却不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项梁受邹衍点醒，脸色微变道：

“果是‘乾坤北斗阵法’！想不到这洞内隐居有如此高人！此阵法天下间无得几人能会，而此洞隐居之人竟把它用此洞中套洞之势演化成迷途之用，其机智真是当世罕有了！”

项少龙震惊之余却是问道：

“你二人可知破解这‘乾坤北斗阵’之法？”

邹衍、项梁二人同时摇头苦笑。

唉，看来自己等也给困在这洞中了！但不知羽儿被困在此洞何处？为何这洞中现却听不见了任何的异响？

项少龙黯然长叹一声的想着。

但愿上天保佑羽儿不要有得什么差错！

项羽见洞门突然自动关闭，心下本是大惊，但觉眼前并不黑暗，心神旋即又平静了些，骑在乌雅马上举目环视四周。

此洞约有五六十平方见丈，里面四壁和地面都平整如境，洞顶镶嵌有四颗龙眼般大的夜明珠，把洞内照得一片光明。

在洞壁左侧又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圆弧形洞口，洞内发出的光线却是柔和而略带浅黄，看来并不是什么珍宝之类发出的光亮，而是点着的油灯一类。

洞正中壁上挂着一幅白帛八卦全图，帛布或许是因时间长了的缘故而显得有点黑而黄。

在右侧是一个莲花石墩，约有一米多高，石墩周围布有许多用强力机簧装成的铜球，可能是用来作练功之用的。

项羽见着洞内此景，不禁心下大是诧异。

看来这洞内确是有人居住了！乌雅马也与这洞内主人大有关系！

但自己进来这时间长了，怎么不见洞内有什么动静了！

项羽边想着边从马背上跃了下来，童心大起之下飞身跃上了莲花石墩，正待伸手去碰触那些铜球，却又被另一异象吸引住了。

却见莲花石墩的一片莲花瓣上装有一面铜镜，悉然可见此“乾坤居”洞外之洞的情形。

哇！此等机关确是设计得巧妙非常！

项羽心下大是好奇，不禁细细的打量起其它的莲花石瓣来，却见其它七片石瓣上赫然是一幅幅的军事战略地图，细看之下竟是战国时期秦、燕、齐、赵、韩各国的防御要塞全图。

项羽见了心下突地一跳。

他要地想起了父亲项少龙曾无意失口跟他所说的他将来会成为一代西楚霸王的话来。

我……要是有了这七幅地图，将来想去雄霸中原岂不是容易许多？

虞姬一直都希望我成为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要是我将来震服天下，那她岂不是会永远的跟着我了？

项羽的野心在这一刻突地爆发出来。

这或许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趋吧！

真正的项羽死了，他要走的路却转移到了项宝儿身上来。

项羽的整个精神突地显得兴奋异常。

我一定要把这七幅地图描绘下来！

项少龙等几人虽是因被困在“乾坤北斗阵”下而显得有些灰心丧气，但想着还未找着项羽的影迹，心下却是更都为之着急。

项梁一向沉着冷静的脸色显出情绪波动的焦急道：

“方才还听到洞内怪兽的吼叫声和爆炸声，但这刻却又毫无动静，羽儿会不会……”

说到这里声音竟是恐怕得有点硬咽起来。

众人心头均是沉重忧郁异常。

项少龙这时却是突地平静的道：

“我看我们还是分散开来去寻找羽儿的好！”

顿了顿又缓缓的道：

“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

话刚说完身形已是向其中的一洞口冲去。

众人亦默然无声的分散开来。

项少龙此时心中的感受犹如万针穿胸，让他的呼吸都快要窒息了。

你可万不要出了什么事情！爹还要把你缔造为一代西楚霸王，让你做个流芳永世的大英雄呢！

还有虞姬！你能舍弃她而不顾吗？

项少龙边在洞内寻找着项羽的踪迹边心怀激荡的想着。

突地听得邹衍自右方发出“啊”的一声惊叫，接着又是他语音兴奋而激动的道：

“大家快来！这里发现羽儿的衣衫了！”

项少龙闻言心神振奋的一突，飞步往邹衍发声处奔去。

片刻就已找着邹衍所在之洞，却见项梁等也已闻声赶来，正围着邹衍，神情激动的看着邹衍手中所拿的一块项羽身上的碎布，布身已是被火烧得焦黑。

项少龙三步并作两步的冲上前去一把夺过碎布紧握手中，颤抖的道：

“羽儿……定在这附近不远，我们就快找着他了！”

肖月潭这时突地在一边低声道：

“啊！是项羽的钢针！他一定在这洞中与什么怪物发生了激斗！但钢针上却又不見什么血迹，这……难道敌人竟能抵抗钢针的射击了？”

项梁这时亦已发现了怪兽被项羽百战刀劈落的鳞甲，捏在手中用力一握，竟是丝毫无损。

这到底是什么怪兽呢？

坚硬的鳞片！钢针射它不伤！

项羽从莲花石墩上跃了下来，准备去找几块帛布和笔墨来绘下莲花瓣下的地图。

乌骓马突地来到他身边，用头轻推着，示意他进得圆弧形洞门的石洞里去。

项羽心下大讶。

这洞中之洞难道会有得什么古怪？

项羽心有疑惑，但想来乌骓马此举可能是大有深意，当即也便心神紧张的向洞内走去。

首先映入的是一具巨大的石棺，官身约有一米来高，长约有二米五左右，用粗铁链悬挂半空。石棺正前方凿有六个方方正正的隶体楷书一

乾坤真人之墓！

石洞左侧是一个石床，床沿前头有一张圆形石桌，上面放满了竹筒帛



一类的东西，在这石桌上方的石壁上悬挂有一盏长明油灯，正发出淡黄的光亮。

石床对面是一个冒着袅袅雾气的水池，水池周围拦以石杆，石棺就悬挂水池上空。

项羽看着这石洞内奇异的布置，顿然感觉一种神秘的气氛来。但想着外洞莲花石墩的莲花瓣上的地图，不由自主的对这石洞主人生出一股敬意，想来这石棺里的“乾坤真人”定是这石洞主人，地图为他所绘，乌鸦神驹为他所养，自己巧进他的洞内，倒正是应给他叩几个响头，以谢他赐图赐马的喂德呢！

心下想来，当即双膝跪地，对着那空中石棺行了个三拜九叩的大礼。

礼毕后，正待转身出洞，却突听得一阵“啪啪”之声传来，倏见一团灰色黑影向自己射来，项羽心神一惊之下，忙自腰中拔出几枚钢针正等射出，却突听得黑影发声道：

“小子！乖乖！小子！乖乖！”

项羽闻声凝迟片刻，勿目往黑影望去，却见是一只鸚鵡，从石棺顶部的一暗格里向自己飞来，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正炯炯有神的望着自己。

项羽听这鸚鵡刚才所讲之话，心下不禁有气，骂了声道：

“你才是乖乖小子呢！”

鸚鵡听了却是发出如少女一般的笑声道：

“小子，有福！生气，何必？”

说完竟又展翅柱石棺上飞去，从暗格里衔出一束白色锦帛，飞到项羽肩头之下。

项羽大是讶异的把鸚鵡自肩上拿下，放在掌心道：

“乖乖小子，这锦帛是给我的吗？”

鸚鵡此刻却是敛去了刚才的开玩笑之态，目光严肃的点了点头。

项羽大是不解的自鸚鵡口中取过白色锦帛，却听着鸚鵡又发声道：

“师父，慧灵儿已经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我可以来陪你了！”

话刚说完，竟在项羽手中倒身死去。

项羽大惊而又不明所以，但想起此鸚鵡刚才说话的滑稽可爱和它对主人的忠心，不禁生起一种怜爱的悲伤感觉。

走近石桌把鸚鵡的尸体轻放桌上，双手后什，默默的为它死去的灵魂祈祷一番后，再面色凝重的拿起锦帛细看起来。

### 第三十四章 奇变突生

原来这乾坤真人是春秋晚期吴国大将享有“百世兵家之师”之称的孙子的师父。

当年乾坤真人授予孙子一套《乾坤混元无极神功》和十三篇《乾坤兵法》，也即流传后世的“孙子兵法”，从而使孙子领兵疆场用兵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未有过败绩，声名也随之鹊起，威震各国。

乾坤真人见孙子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国立下了赫赫

战功，亦感此生宿愿已了，于是老怀大开的离开了孙子，游历四方，想寻找一处自己理想的晚年隐居之所。

当他来到这塞外漠北，发现大泽山谷底的冰风火离洞后，生起强烈的兴趣，于是决定在大泽山谷底偷留一段时日，以探究一下这冰风火离洞的形成原因。

却发现原来这大泽上谷底地壳深层有一处活火山和一冰寒刺骨的寒气使得谷底的天然石洞亦阴变阳，但阴阳互不干涉，于是便形成了冰风火离洞。

探得冰风火离洞的成因后，乾坤真人本打算离开此大泽山，却于一日无意中被他发现此谷地底的活火山口处隐居有一只独角怪兽，似麟非麟，似龙非龙，心下大感讶然。

通过查阅大量的古典文籍，得知此兽名曰独角麟龙，举天下之间甚是罕见，在所有文献记载中只出现过三次，每次相隔的时间大约都是三百年左右，且每出现一次都会令天下风云色变，战事连起，同时亦也会在这乱世之中诞生一代天下无敌的英雄来决定此乱世风云。

乾坤真人有此发现后，心怀大是激动，便决定把这冰风火离洞作为自己的隐居之所，来穷毕生余力以研究这独角麟龙身上的奥秘，却发现这怪兽每日自口中吞出一颗火球一般的内丹，来吸纳这火山里的热能精华。

为了避逃独角麟龙发现自己，乾坤真人于是把那些天然石洞改造设计为一座“乾坤北斗阵！”

隐居其间，乾坤真人偶然在大泽山的顶峰“乌龙峰”上发现了一匹毛发黑亮奔速奇怪无比的野马，心下顿然生出爱慕之心。

于是把它收驯为自己的坐骑，给它取名为乌龙神驹。此马可以日行千里，其速如电似风，其声可震天动地，乃是一名为天地赤龙的怪兽与山中一体格健壮的野马交配所生。

天地赤龙也是一种天下罕有的异兽，龙身马面，能吸取天地日月精华修炼己身，其性虽是通灵温和，但其威猛之势却也是百兽中难寻敌手。

乾坤真人收驯乌龙驹后，把它带着了达冰风火离洞中，而在“乌龙岭”修炼的天地赤龙发现其子不见后，寻着乌龙身上气息找到了冰风火离洞中，被洞里的“乾坤北斗阵”所阻，急得暴跳如雷的连声巨吼，这巨吼惊扰正在火山口修炼的独角麟龙，于是怒气冲冲的窜出地底，见着天地赤龙凶性大发的便向它展开攻势。

二兽这一战真是惊天地，哭鬼神，整个大泽山谷底都被它们所发的功力给震得晃动起来，天空亦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倾盆大雨倏地从天急降。

然而天地赤龙终是功力因为稍逊独角麟龙一筹，被独角麟龙击得重伤之下，怒急攻攻心竟施展了同归于尽的打法，吐出体内修炼有几百年功力的内丹，向独角麟龙炸去……二兽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均都滚下了山崖。

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战，乾坤真人心中的惊骇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之。

事后，乾坤真人去山崖下寻找二兽尸体，却只发现天地赤龙的尸身，而独角麟龙杳无影迹，想来是没有死吧。

回到冰风火洞的活火山口处，果见已是重伤的独角麟龙正在运功疗伤，乾坤真人本想乘机除去独角麟龙，但又思想下来如此做作或许会触犯天怒，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于是强奈心中的冲动，但为了防止独角麟龙来侵犯自

己，便重修了“乾坤北斗阵”，同时在独角麟龙所修炼石洞的周围布下了“乾坤八卦天罡阵！”

思想到此独角麟龙在自己死后，可能还是会破阵而出，那时天下将会再起风云，于是便决定在余生最后的光明里撰写出自己的毕生所学，取名为《乾坤混元谱》，留持有缘人以拯救天下将来的浩劫。

《乾坤混元谱》里面记载得有《乾坤混元无极神功》、《乾坤兵法》、《乾坤无敌箭法》、《玄意心经》、《玄机乾坤阵》等乾坤真人的毕生心血，并且还有一套《七国战略防御军事图》。

在乾坤真人临终前，他托付乌龙神驱把有缘人引入“乾坤居”中，再由他饲养通灵鸚鵡慧灵儿指示有缘人取得《乾坤混元谱》。

再下面接着写的是《乾坤混元谱》的所藏之处，以及告戒有缘人得他所传练成秘谱中的武功以及领会其中阵法、兵法后必须担起拯救天下乱世苍生的责任，否则必遭天遣。

再有就是叫有缘者留意洞内火山口处的独角麟龙，以防它出洞扰乱人间。

最后写着他真传后，务必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离开此冰风火离洞，因为《乾坤混元谱》取出后也就是发动了洞内的机关，十二个时辰后会有巨石自动封住冰风火离洞的所有进出口，此着也是为了防止独角麟龙出洞之用。至于乌龙神驱可以带出以助己威。

项羽看完上面的的记述后，心下惊喜不已。

惊的是自己要负起平定乱世的重任。

喜的是自己因祸得福，获得不世奇缘。

不过心下同时有些暗暗讶异。

《玄意心法》和《无敌坎坤箭法》不是项伯伯的家传武功吗？怎么会在这《乾坤混元谱》里出现呢？莫不是项梁伯伯的先人与这乾坤真人也有着什么关系？

咽，自己出洞后可得向项伯伯问起一下其中的因缘。

不过自己这有名无实的乾坤真人师父对这独角麟龙的担心却是多余的了，自己已经杀死了这该死的家伙了呢！

不过项羽却是怎也想不到八年后就因他杀死独角麟龙这一举而触犯了冥冥中的天怒，而使得他……

项少龙、邹衍、项梁等几人发现项羽和怪兽起先剧斗中的山洞所留下的遗迹后，心下均都又惊又喜，忙都分散开来在这山洞周围搜索其他的形迹来。

突地传来龙且的惊叫声：

“啊！这里有一具怪兽的尸体！还有项羽的钢箭！”

项少龙等几个闻声心神一震，几乎是同时赶到龙且所在洞中。

邹衍乍见死翘翘的怪兽，失声道：

“独角麟龙！这……这怎么可能呢？”

肖月潭见邹衍看着怪兽脸色突变，不禁心生疑惑，大是讶异的问道：

“邹老兄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邹衍似没听见肖月潭的问话，一双眼睛只是怔怔的看着地上死去的独角麟龙的尸体，突地又，自言自语的道：

“这怎么可能呢？独角麟龙？羽儿竟能杀死独角麟龙！难道这世道又要

进入乱世了吗？唉，天意！这或许是天意！天意预示着秦朝的江山将坐不长了！”

项少龙听了心神大震。

干爹为何一看到这叫什么独角麟龙的怪兽就说什么乱世，秦朝江山将不长了等怪怪的话来？难道他又猜出了什么天机吗？

想起历史上真的是在秦二世三年众路义军把秦王朝攻灭，项少龙的心里不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来。

干爹的话中似藏着什么玄机。

独角麟龙？羽儿？乱世？

这……难道就因羽儿杀死了这独角麟龙而会导致天下将来的风云剧变的吗？

项少龙如此忐忑的想着，不禁色变道：

“干爹，这独角麟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怪兽？羽儿他杀了这怪物，会不会令他有什么危险？”

邹衍脸色沉沉的沉默了良久后才缓缓道：

“是福不是祸，是祸避不过。唉，看来天意冥冥中似显出羽儿将来的不平凡了，他杀了这独角麟龙可以说是福，也可以说是祸。只要他能避过他此生的一次血光之灾，此举对他而言就是天大之福，有望摄足九五之尊！”顿了顿又道：

“至于这独角麟龙乃是传说中的一种灵兽，凡人绝不会可见着其身，只有具有王者之气的人才可见着此兽。传言当年赤帝驯养了这样的一头灵兽，他在此兽的腹部雕刻有七十二颗星象位置，以示此灵兽与七十二之数皆为王者之标志，后来，赤帝死后，此兽悄然不见。只在以后的每三百年期间就出现一次，且每次它的出现都会令天下发生一次大乱，亦也会因此而诞生一代名震天下的帝王。羽儿今次杀了此兽，天下大乱必定而起，只是他的命运却是不未知之数了！”

项少龙闻听此言心下不禁又惊又喜。

羽儿见着此独角麟龙就是预示着他身具王者之气了！自己把羽儿缔造为西楚霸王也可以说是天意安排了！

但是羽儿杀死了这灵兽，会让他此生有一次血光之灾，这是不是项羽最后被刘邦迫至乌江自杀一事呢？那……只要自己派人暗杀了刘邦，羽儿岂不是可以避过此血光之灾，而可摄足九五之尊？

项少龙心里突突的如此想着。

肖月潭和龙且这时突地同时讶声惊叫起来道：

“啊！此兽腹部果真有三十二颗星象位置图！”

邹衍听了神色一阵激动，喃喃道：

“果真是赤帝所驯养的那头独角麟龙！那传说真是属实了！啊！天意！一切都是天意！”

项少龙闻听此言，心中更是喜忧不平。

项梁见着项少龙脸上怪怪的神色，知他心里所想，顿即接口道：

“对！天意！项羽杀死了此独角麟龙，老天马上降下了一场及时大雨，这刻我想谷口处林中的大火已被烧熄了吧！这叫做天助我信，乃是羽儿杀死这怪物后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大家可知道吗？我们在这冰风火离洞的洞口闻听洞内怪兽的连声巨吼后，老天才突然风云雷声大作而下起雨来的，我想那

时真是羽儿射死这只独角麟龙的时候了！”

顶少龙听了这话，亦觉也有道理，心下稍宽，嘴角露出一丝微微的苦笑来。

唉，希望羽儿杀死这独角麟龙真的是给他带来福运了！

邹衍突然道：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还是寻找项羽要紧！”

顶少龙心神顿敛。

对了，这洞中为何只见怪兽尸体而不见着羽儿呢？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呢？

项羽按照锦帛中的指示，从石棺下的水池中取出了一个黑色铁匣，打开一看，果见里面装有一叠已呈现出红黄旧色的羊皮，首先落入眼帘的就是五个龙飞凤舞的隶体古字——《乾坤混元谱》！

心神激动的拿起那叠羊皮，翻开细看起来，却见里面满是一个个的绳头小楷，记录的全是武功、兵法和机关玄学的内容，最后几张羊皮画的却正是那外洞的蓬花石墩的莲花瓣上所刻的七国军事防御战略图。

项羽强压住自己精神的亢奋，想起锦帛中所言，自己取出铁匣后得尽快离开这冰风火离洞，否则洞中所有的出口都将关闭，当即放好羊皮装在铁匣，纵身跃出了水池，

但一种异样的感觉又让他生出惊讶的心情来，原来在纵身上岸的一刻，项羽感觉自己身上的伤势竟然好了一大半，想来是这池水有着什么疗伤的作用吧。

项羽真想再次跳进水池中好好的泡他一阵子，但又想起还在洞口外等候自己的父亲顶少龙他们，只得抑制住自己的这种冲动，跪下身来对着悬挂空中的乾坤真人的石棺拜了几拜，脸色露出一股坚毅的神色道：

“师父，我一会像师兄孙子一样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你在九泉之下的灵魂请安息吧！”

说完项羽站了起来，把慧灵儿的尸体放在一铁盒中，把铁盒放入水池中，默默的为慧灵儿悲哀一阵后，收拾心情出得内洞来到外面的石洞之中。

却见乌龙神驱正静静的站在那可察看石洞外面情形的铜镜前，听得项羽的脚步声，当即收回目光，亲切的望着他低低的嘶鸣了两声，轻快地跑到项羽身边。

项羽看着这匹健壮威武的神驹，想起它去的“父亲”天地赤龙，心下一阵悲然，不禁伸出双手紧紧的抱住乌龙的马首，低下头去与它亲了几个面，温和的道：

“乌龙儿，我已经替你报了杀‘父’之仇了！以后你就跟着我一起出去闯荡江湖好吗？”

乌龙儿似是听懂了项羽的话，既显兴奋又显悲哀的嘶叫一声，目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环视了石洞一番后，又跑到石洞门前，四蹄按照地面石板上所作的圆形标记，依北斗七星阵一阵轻点，洞门又居然大开。

项羽想着自己这次九死一生的奇遇，心中生起无限的感慨，看了一眼还在恋恋不舍的看着石洞的乌龙神驱，轻拍了下它的头道：

“乌龙儿，走吧！”

乌龙神驱突地巨裂一声嘶鸣，前蹄跪地，把头一阵乱磕，竟也懂得像人一样行起跪拜大礼来，目中却是流出了两行热泪。

持乌龙儿情绪平定后，项羽走上前去又冲它问道：

“乌龙儿，你知道怎样走出这洞中的‘乾坤北斗阵’吗？”

乌龙马这刻像是回复了所有的精神，把头一阵轻点，日光亲切的望着项羽。

项羽见了心中大喜，纵身跃上马背。

一人一骑旋风般向洞外驰去。

项少龙等几人见着独角麟龙的尸体，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项羽杀死了独角麟龙，应该是预示着他还活着；忧的却又是看不见项羽的入影，弄得众人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众人正准备再次分散开来去寻找项羽，突地一声尖厉的马嘶声传来。

项梁率先抑不住心中的兴奋，脱口道：

“马嘶声！羽儿可能跟这叫鸣的马儿在一起？”

项少龙亦是神情激动，心念电转的道：

“对了，羽儿若真和这嘶叫传来的马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必须一齐大喊羽儿的名字，也以声音引得羽儿的注意！”

众人觉得此法甚好，于是一齐运足气力的齐声大喊道：

“项——羽！你在哪儿？”

这五人齐声暴发出的巨喊声，竟也声大如雷，震得石洞顶部本已碎裂的石头纷纷下落，声音更是在这石洞之间回荡着，久久不停。项羽耳中突地听得父亲项少龙等叫唤自己的声音隐隐传来，心中又是惊喜又是激动，知道他们在洞口外久等自己不回，于是便进得洞来寻·找自己了。

心下想来，项羽当即拍了拍乌龙神骏的马背道：

“乌龙儿，你听见前面呼喊我名字的声音了吗？那是我的朋友在寻找我，我们快寻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去与他们会合吧！”

乌龙马闻得项羽此言，当即放慢脚程停了下去，凝神静听一番后，又放开四蹄闪电般在这错综复杂的山洞里奔驰起来。

“啊！马蹄声！像是朝我们这个方向驰来的马蹄声！”龙且突地惊喜的叫了起来道。

肖月潭侧耳细听，点了点头道：

“昭，定是羽儿听见我们对他的呼叫声，驱马向我们这里驰来了！”

项梁则是突地更是兴奋的激声道：

“啊：羽儿对我们的呼喊声！听！羽儿对我们的呼喊声！”

项少龙这时也听到了项羽在喊自己道：

“爹爹，你们在哪里？”

邹衍却是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肃穆的神色道：

“看来羽儿是逃过此劫数了！日后他的命将贵不可言！少龙，你可要好好的照顾教导羽儿！唉，羽儿他……性子太是刚惯自用，日后他定会因此而吃大亏的！这一切可就靠你了！”

项少龙听了邹衍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只觉心里沉沉的，他知道眼前的这位已年花甲的义父确有着通天盖地的预测之能，当年他根据天上星象预测到自己就是将来一统天下的新圣人，这虽是有些偏差，但统一天下的新圣人却是由自己一手给缔造出来的，所以邹衍的推测预算能力确是可称天下无双，准确非常。

现刻邹衍对项少龙所说的这几话，项少龙自是深信不疑，且知道邹衍

话中的深意。

看来羽儿确是将来的西楚霸王了，只是想起项羽到最后兵败刘邦而自杀，落得个千古英雄悲剧，项少龙的心就有些恐惧的刺痛起来。

这也就是义父口中所说的羽儿将来所要吃的“大亏”了。唉，自己到底能不能违背历史的把刘邦刺死呢？

项少龙心下对自己有些怀疑起来，因为他感觉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都太酷似于现代真的历史了，但是自己却没有能力去把它改变分毫。

历史会因自己的努力而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下去吗？

项少龙喜喜忧忧的想着时，突地听得项梁惊叫道：

“啊！羽儿！果真是你吗？你……你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吗？大家可都为你担心死了呢！”

项少龙闻言心神顿敛，举目望去，却见项羽骑在一匹遗体毛发乌黑发亮的雄健威猛的马背上，浑身湿淋淋的，衣服破烂不堪，模样儿甚是狼狈，但他一双虎目却射出一种让项少龙从未见过的威严神光，脸上更是流露出一种坚毅的庄穆神色，给人一种震慑感觉。

啊！羽儿与独角麟龙的一战似乎让他显得更加成熟多了！难道天意冥冥的真的要让他做西楚霸王？

项羽就在项少龙愣愣的看着他的这刻，已从马背上跃了下来，欢呼着奔向了项少龙。

项少龙伸手一把把他拥在怀里，心下有着一一种自己也说不出的激动情绪。

羽儿对自己始终还是有着一份天性的依靠和敬爱，日后他成就大业时，自己或许就得利用这一点对他进行改化了，他的刚愎自用的性格的确是他将来的最大危险，历史上不就记载有他就因为太过独断处事，而导致手下的人才不能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流失的吗？

韩信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得不到项羽的重用而投靠了刘邦，后来竟成了项羽最强硬的对手。还有范增，因为项羽不听他的谏言而气得喷血而亡。这些不都是因为项羽太过自傲自大的性格而造成的吗？

项梁这时走到了还拥抱在一起的项少龙、项羽父子二人身边，冲着项少龙笑道：

“嘿，我不是说过羽儿古人自有天象，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吗？瞧！羽儿现在就是毫发无损呢！”

项少龙放开了怀中的项羽，再次细细的打量了他一番，崩紧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道：

“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对了，羽儿，你似乎对这洞中的地形很熟悉呢？难道你……”

项羽不待父亲的话说完，已走到乌龙神骓身边，拍了拍它的腹部，语音喜悦的道：

“我这可是全靠乌龙儿的帮助呢！它啊！通悉这洞内所布的‘乾坤北斗阵’！”

肖月潭闻言大奇道：

“什么？你说这匹马儿厅破解这玄奥无比的‘乾坤北斗阵’？”

项羽自豪的笑道：

“当然啦！你可知道乌龙儿的主人就是这‘乾坤北斗阵’的创始人吗？”

项少龙、邹衍、项梁几人亦是心下大是讶异，邹衍更是神色一动道：

“什么？‘乾坤北斗阵’的创始人？难道孙子他还活着？”

项羽知道众人对自己所经的奇遇均都不知，当下正色道：

“此话可是说来话长了呢！”

项羽当即把自己怎样遇着独角麟龙和乌龙马，怎样与独角麟龙进行苦斗直至最后诛死这怪物，怎样被乌龙马带进孙子师父乾坤真人的隐居之所以及得到乾坤真人的遗嘱真传等等一一向大家道出。

众人听得均都心神紧张无比，直至项羽把话说完，才都恍然大悟的放松下了精神。

邹衍双目放光的望着项羽，语音激动的道：

“羽儿，你真的得到了孙子师父乾坤真人的遗嘱？哈哈，看来当真是天意要灭大秦了！羽儿，你可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一定要依真人所言，替天行道，解救天下正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只要你以诚待人，以德服人，你的前途将会是无可限量的了！”

项羽这时却突地语气坚毅的道：

“我的理想是要做威震天下的英雄！”

项少龙和邹衍听了这话色一沉，项梁却是哈哈大笑道：

“好！羽儿，有志气！伯父一定帮你到底，助你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

项羽突地记起山涧了出口在十二个时辰之内将会全部关闭的事来，脸色微变道：

“对了，我们得赶快出洞！十二个时辰之内洞门将会关闭起来的！现在都已经过了七八过时辰了！”

众人闻言均都色变，项羽跃上马背正欲叫乌龙马带领众人出洞，邹衍突道：

“等一下！这独角麟龙浑是宝，我们不若把它的尸体带回去，光是它身上的这身鳞甲就可为羽儿制一件刀枪不入的护身宝衣了！”

项少龙、项梁等亦大有同感，于是把独角麟龙的尸体抬上乌龙儿的马背后，一行人在乌龙神驹的领路之下出得了这洞风火离洞。

雨这时已停了下來，大泽山谷底的空气在大雨冲刷过后显得清新许多，一阵阵清凉的微风轻轻拂来，给人一种很是舒爽的感觉。

众人都深深的吸进了几口清新空气，吐出了久压胸中的闷污之气。

项梁望了望谷口的天空哈哈大笑道：

“瞧！大火果真被雨给洗灭了，这就叫天助我们也！”顿了顿又道：

“哼！彭越那家伙若是还来侵犯，我们就杀他个片甲不留！”项羽惊疑道：

“怎么，彭越他们真的来偷袭我们啦！”项梁点头气狠狠的道：

“是啦！那家伙想利用险恶地势和他们对这大泽山地形的熟悉，以用火攻困死我们，可是谁知老天却不让他奸计得逞！”

项少龙这时突地又忧心忡忡的道：

“唉，也不知道二哥滕翼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肖月潭微笑道：

“有你这位当年威震七国的项上将军在这里坐阵，滕翼他又怎会有得什么危险呢！”

他啊，计智武功可称你项少龙第二了。当然除了你泡姐的本事他比不上你。”邹衍亦笑道：



“说起少龙吊马子啊，我想古往今来没有人敢作第二人想了！连嫣然、琴清、凤菲那等才色双全的人都全给少龙给泡上了……”

项梁也正想加入来开几句玩笑，项少龙已苦笑的看着他们道：

“唉，你们可不知道我的苦衷，齐人之福可是难以消受得很哪！”

顿了顿，脸色倏地一敛，正色道：

“好了，我们快起程去看看谷口外面的情形吧！”

项少龙等一行来到谷口时，却见滕翼和荆俊正兴高采烈的谈论着这场老天降下的及时雨。

众士兵对着项少龙等归来的欢呼声让得滕荆二人停住了谈笑。

项少龙已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二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道：

“二哥，四弟，你们可没事吧？那场大火可正让我担心得很呢！”

荆俊脱开项少龙搂住他肩头的手臂，神采心扬的道：

“嘿，二哥这次可是机智尽显呢！想了个以火攻火的策略来对付彭越他们的火攻，让他们的鸟蛋诡计丝毫没有伤得我们分毫，不过却也阻止住了我们的出路，但天公却又似乎在暗助我们似的，在我们的危急关头下了这场大雨把火给烧灭了。”

滕翼拍了一下荆俊的头，嘿嘿一笑的转变话题正色道：

“对了，三弟，羽儿的《玄意心法》练成了吗？”

项少龙点了点头道：

“嗯，羽儿练成了《玄意心法》第四重后，《无敌乾坤箭法》真的是得以发挥出它的绝世威力来了呢！羽儿呀，他就用《无敌乾坤箭法》射死了一只刀枪不入的怪兽呢！”

荆俊闻言顿即生起兴趣，正待向项少龙追问项羽射杀怪兽的经过，项少龙却又突然笑道：

“对了，二哥，有没有发现彭越他们的敌踪？”

滕翼摇了摇头道：

“大火被雨烧熄后，我也派人出查探过林子外面的情形，但却没有发现敌踪，想是彭越见计不成，又想到我们这里有大批兵马，知是难敌，所以撤军了吧！”

项少龙闻言却是脸色剧变的失声道：

“啊！不好！这是彭越他们的声东击西之计，他们现在可能已领兵去攻打我们牧场或大江帮去了！”

滕翼闻言脸色亦是大变道：

“这……我们现在就赶回去增援他们！”

项少龙心怀大乱，想着现在都是兵力空乏的大江帮和乌家牧场，若彭越他们真的带兵攻去，情形可就十分危险了。

项梁这时已走到了三人身边，闻言后虽是惊慌，但还是冷静的道：

“看来我们现就要兵分两路了。一路由三哥和羽儿领去救援大江帮。

另一路则由我们领去救援牧场。彭越他们对在大江帮甚是根怀在心，去攻打大江帮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三哥多带些人马去！”

项少龙听得此话，心神定了下来道：

“好！我们就兵分两路，叫兄弟们整装出发！”

### 第三十五章 贡品风云

当项少龙和项羽率领着二千人马风风火火的赶到大江帮总舵所在地袁牢山时，山上却是平静无常。

见着顶少龙率领大队人马赶来大江帮，当即有两个喽哨进山通报。

不消片刻，却见大江帮护法吴丙领了十多个堂主出得谷口迎接项少龙等人。

见到顶少龙一行显得有些形色匆匆，吴丙不禁讶异的问道：

“项帮主，发生什么事了吗？”

项少龙见大江帮无漾，心中的焦虑稍稍平静了些，但又即时为着乌家牧场而担忧起来。

彭越他们没有来攻打大江帮，那会不会是去攻打乌家牧场去了呢？

对了，桓楚为何没有出来接见自己？难道他是闻得彭越他们去攻打乌家牧场而赶去增援了？若真是这样，那牧场岂不……

项少龙如此想来，有些心烦意乱乱的问吴丙道：

“桓帮主呢？怎么不见着他？”

吴丙见项少龙心情不好，以为他是在怪桓楚没有出来接见他，肚里暗自失笑，但脸上却满是恭谨的道：

“桓帮主因闻听得匈奴国近些天会进贡一批珍宝去秦国，而他们去秦的路线必须经过我们这塞外，所以他于两天前领了一众兄弟去准备劫这批匈奴贡品去了。”

项少龙闻言心中一动，又问道：

“那有没有大泽山的彭越他们一伙也去劫贡品的消息？”

吴丙点了点头道：“据探子回报，彭越他们于昨天也突地领了大批兵马布置在匈奴族人必须经过的塞外关隘中，看来也是想去劫这批贡品了。不过听说这次护送贡品的人马有一万多人，其中大半是秦兵，由一名叫章邯的秦将领兵。看来这批贡品确实在价值连城，要不然不会如此劳师兴众。嘿，桓帮主说要是我们能劫得这批贡品，就作为日后秦大业的经费呢！”

项少龙闻听得彭越他们果如自己所想去劫匈奴贡品去了，那自是不可能再有力量去攻打乌家牧场了，心下不由大宽。

但又想到这次护送贡品的人马有一万多人，而桓楚却只有三四千的兵力，且那些官兵武器装备精良，久经严格训练，自都是比大江帮的那些兄弟厉害得多，那桓楚此次去劫贡品的景况真是危险得很了。

嗯，自己得尽快领兵去增援他来！

心下想来，项少龙当即又问吴街道：

“那你知不知道桓帮主他们现在埋伏在哪里？”

吴丙答道：

“这个属下知道！项帮主是否也要赶去桓帮主那里？”

项少龙点头道：

“桓帮主他们兵力太弱，我得赶去增援他们，对了，吴护法，你派人去我们乌家牧场通知我二哥滕翼一声，让他也带领一部分人马去与我们会合。”

吴丙点头应是，道：

“那属下就派人领你们前去与桓帮主他们会合。牧场那边我也即刻派人去通知他们。”

项少龙应了声“好”的一又叮嘱了吴荷一番，叫他好好的守住哀牢山，严密防守外敌来犯。

项少龙领了一千五百兵马，在吴丙叫派的四名堂主的领路下来到了桓楚所埋伏的一个叫作浮屠山的山谷里。

桓楚见着项少龙，兴奋得连连大叫道：

“项大哥，你怎么也来这里呢？对了，这就是侄子项羽吧！昭，果真是虎父无犬子！

英传不凡，他日定会像项大哥你一样名震天下！”

项羽对桓楚侵袭自己的乌家牧场和擒过父亲项少龙这些事有点耿耿于怀，一脸勉强的走到桓楚面前，双手抱拳，朝他微微一拂后气乎乎的道：

“小侄项羽见过桓伯伯！”

桓楚见得项羽脸上神色，知他心中所想，嘿嘿一笑道：

“小鬼头，是不是对伯伯有些气恼啊？嘿，伯伯以前是做错了事，不过也让你父亲给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现在啊，是改过向善了。对了，你要是真气你桓伯伯啊，那我现在就向赔个礼道个歉，请你这小鬼头原谅你这曾经得罪过你父亲的伯伯了！”

说完，身子成九十度角真真向项羽鞠了一月弓。

这一来，可把项羽给弄得手足无措，满脸通红的喏喏道：

“我……我……没有生桓伯伯你的气呢！我只是……心下对你有个疙瘩罢了！”

说着也忙躬身还礼。

桓楚听了项羽的话，哈哈一阵大笑道：

“羽侄儿说话可也真坦城得很呢！心下有个疙瘩！哈哈，有意思！但不知现在侄儿心下的疙瘩好了没有？”

项羽此刻已是平静下心怀，恭谨道：

“桓伯伯说话如此坦诚，小侄怎还会对你有什么成见呢？光是你借兵于我父亲为我练功护法这一事，已是令小侄感激不尽了！因为你此举却是冒了彭越他们再次反攻大江帮的危险呢！小侄在这里谢过桓伯伯了！”

说完又朝桓楚深施一礼。

桓楚见项羽处事说话如此得体，不禁心下对他生出万分喜欢，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虎肩，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

“好！好！羽侄儿果真有你父亲的几分大家风范！”

项少龙这时走近来，冲着桓楚尴尬一笑道：

“方才羽儿在桓兄弟面前说话有失分寸，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这家伙被我宠兴惯了，以至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呢！”

桓楚连连摆手道：

“哎，我就喜欢羽侄儿这种直率的性格，项大哥可是不要责怪他了！”说到这里，突地又改变话题道：“对了，项大哥，彭越和秦嘉他们昨天下午派人与我们商量说愿与我们一起联手动抢匈奴进献大秦的贡品，你看看这事我们应该怎么办？”

项羽闻言脱口骂道：

“他妈的，与他们合作个鸟蛋啊！那帮家伙我还想一个个的把他们全给宰了呢！合作？我看是免谈！”

项羽还想再骂几句以发泄一下自己对彭越他们心中的怨气，但突地看

见父亲项少龙朝自己投来的威严目光，当即不敢再吭声了。

项少龙瞪了项羽一眼后，沉吟了片刻后道：

“我们与彭越他们虽然是处于敌对位置的，但是我们反秦的意愿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尽量想办法能够化敌为友，这在反秦大业上于我们是有利的。

我们的思想一切都要以反秦为重，私人的恩怨就要暂刻放在一边。”

说到这里与顿了顿又道：

“我看彭越他们此次派人前来与我们商量共同对敌，其意还是诚心的。因为这次护送贡品的官兵太多，凭他一己的力量很难取得胜算，而我们与他们志同道合，都抢得这批贡品，所以我们是他的最佳合作伙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们议和，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日后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去发展自己的势力，蓄势反秦。这样一来我们这次劫抢贡品成功的机会大了许多，二来将来也多了一支反秦义军。”

桓楚闻言连连点头称是，项羽则是低耸着脑袋，一脸的愧然之色。

项少龙接着又道：

“对了，桓弟，你去告知彭越派来的人，叫他们回去通知彭越，我们今晚将赶去他们那边商谈此事。”

桓楚脸色微变道：

“我们去他们营中商谈？那岂不是孤羊入狼群？项大哥，我看此着万万不可，万一彭越那家伙……”

正说到这里，项羽突地打断了桓楚的话道：

“伯得彭越他们个鸟来！今晚我陪爹爹去，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他妈的一闯！”

我倒是想看看彭越那龟孙子的王八蛋有得什么能耐！”

桓楚听得项羽此番豪气凌云的话来，以为他是在含沙射影的说自己胆小怕事，当即老脸涨得通红的大声道：

“谁说我是伯得彭越那龟孙子王八蛋了！我只是担心……他妈的，老子现也不担心什么了！羽侄儿，你都有这份豪情壮志，我这做伯伯的难道会示弱了不成？好！今晚我们三人就去彭越他们营中闯他妈的一闯！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不会有得什么害怕！”

项少龙见得桓楚被项羽这一番激将的话，气得像个孩童般耍起脾气来，连得胡子都快冒烟了，心下直觉好笑，但脸上却还是露出严肃沉着的神色道：

“这个……我们自是也得有他一番防备布置才可去得敌营的嘛！你们伯侄两个干嘛都如此情绪容易激动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去喝它两怀热茶以消消火气吧！”

夜色渐渐的暗了下来，天空上的星星忽闪忽闪的顽皮地眨着眼睛，但这塞外的夜风却是让人觉着有了几分寒意。

项少龙从所领来的队伍中选出了一百个精通夜行术的乌家军交由英布带领，教他暗中如何如何的偷偷进入敌营中进行保护行动，又从军中抽出了二十多武功高强的好手，跟着自己和桓楚、项羽三人充当保留，在彭越派来的使者的领路下向彭越营地进发。

二个多时辰后，彭越营地可望。

项少龙发出与回去通信的信者约定好的信号，燃起了三支火把，成品字形布置。

过得片刻，对方果也燃起火把以作回应。

项少龙叫众人暗中提神戒备，继续前行。

一阵马蹄声突地传来，项少龙心中一突，举目望去，却见敌营中突然亮起了几百支火把，且似有大批人马向自己这方渐渐逼近而来。

项羽顿刻忍接不住的破口骂道：

“他妈的，彭越这老家伙果然不守诺言！我们与他们拼了！”

项少龙却是低喝道：

“大家不许妄动，待看看彭越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一会儿，双方已是彼此可见人影，项少龙听得在对方迎上来的三四百人当中，有一个身形十分高大，体态显得有点肥胖的中年老者用很洪亮的声音道：

“哈哈，项少龙果然是项少龙，有胆有识！竟然真的敢只身来我营中！好！我彭越今日能得以识见如此有胆色的英雄人物，也真是不枉此生了！”

项少龙听得他话中火药并不太浓，知他摆出如此声势来是想给自己等一个下马威，当下也毫不畏惧的一阵哈哈大笑道：

“哪里！我项少龙哪里能算得什么英雄人物！只是有一份不怕死的傻劲罢了，哪像彭将军一样有得那么多手下保护，威风八面呢！”

彭越听出项少龙话中暗含讥讽，说自己带这么之人来“迎接”他。心下虽是有些气恼，但脸上却还是满面笑容的大笑道：

“嘿，项上将军说笑了呢！在下的这些兄弟只是都对当年名震天下的大秦上将军感到钦仰不已，所以也都要跟着出来见识见识项兄弟而已嘛！”

二人说着，不觉双方已是会合在了一处。项少龙这时细看彭越，地见他浓眉大目，方脸粗耳，手臂宽大，给人一种很是猛武有力的感觉，他的背部插着一对巨斧，看来此人武功以威猛著称。

彭越这时也在细细的打量着项少龙，见他剑眉斜飞，星目精光闪闪，腰中佩着百战宝刀，一脸的肃然正气，确是有着几分大将风范。

桓楚见着彭越身后的秦嘉、景驹二人，顿刻气得浓眉倒竖，正想即时冲上去把这两叛帮的家伙杀个稀巴烂。

项羽见得桓楚脸上气怒的神色，凑到他耳边低声道：

“桓伯伯，是不是这帮山贼之中有你的仇人？持会双方打起来时，我帮你去把他们给解决了！哎，你指给我看是哪几个人嘛！”

桓楚正待说话，却听得彭越又是大声道：

“项兄弟等远来是客，在下倒是疏忽了应尽地主之宜。好，各位就到在下营中喝两怀水酒，顺便谈谈咱们此次如何联手劫抑匈奴贡品的事吧！”项少龙微微一拱道：

“那在下等就多打搅了。”说完叫众人跟了彭越朝他们营中驷马驰去。

来到彭越的营地后，却见他们所处的是一处山顶中比较隐密的空旷，四周是稀疏落落的树木，且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巨石。

在空旷的左边，烧着一堆很大很大的篝火，篝火旁边摆有三张圆形的桌子，每张桌子周围放了八把木椅，桌子上用木架子撑起了一只烤熟了的乳猪，还冒着腾腾热香，看来是刚考熟不久，并且每张桌子摆有八只瓷碗。

但在席桌不远处站了四十几个身带佩剑的武士，且摆有一个兵器架，倒像是一个临时的练武教场。

项少龙见着此情形，知道今晚定会有得一场打斗了，忙示意桓楚和项

羽小心戒备。

彭越突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道：

“此等山野之地，一时难以置配其他菜肴了，简陋之处还请三位见谅一二！”

叫得项少龙、桓楚、项羽和自己的一众手下坐定后，彭越又道：

“来，大家尝尝这烤乳猪的滋味如何？”

边说着自己边先行用刀子割了一场肉送到口中大嚼起来，似是在告诉项少龙等道：

“你们放心，我不会下毒害你们的！”

项少龙见彭越自己先割肉大吃起来，当下也拿刀边割边笑道：

“在下倒还是平生第一次吃着如此美味呢！”

彭越这时又端起酒碗来猛喝了一口后道：

“嘿，是吗？在下等出身低微，向来都是随随便便的将就吃来，倒是教项兄弟见笑了吧！”

项少龙这时也放了一块肉到口中边嚼边啧啧赞道：

“嗯，好味道！好味道！”

彭越见项少龙竟也毫不避嫌，此等粗野吃法，心下不禁对他生出几分好感来，大声道：

“项兄弟竟也是个如此豪爽之人，在下真是佩服！来，我敬你一杯！”说完端起碗来把酒一饮而尽。

项少龙心下犯愁，因为他害怕彭越在这碗中下毒，那酒入碗里之后，毒药溶化酒中，自己喝下碗里的酒，岂不……但手下却还是毫不迟疑的端起酒碗，心中暗道：

“他妈的，赌他一把了！”想毕也把碗中之酒一饮而尽。

彭越见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

“好！项兄弟果是个胸怀大度、有胆有识之人！唉，为何不让我彭越比桓楚早一步认识项兄弟这等英雄人物呢？要是我能到你的相助，成就一定会比他桓楚大得多了。不知项兄没有兴趣加”

桓楚闻得此言，气恨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等彭越把话说完，就已大喝道：

“你他妈的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在这里给我放你妈个什么十八代的狗臭屁啊！想挖我的墙角？我呸！门都没有！项大哥现在与我是八拜之交，我桓楚唯他马首是瞻，你彭老鬼会愿意交出自己的位子，让项大哥来做你的老大吗？”

彭越听了却也毫不示弱的还骂道：

“我呸呸呸呸！你以为只有你才有胆略让出个什么鸟屎狗屁的大江帮帮主的位子来啊？只要项兄愿加入我们这边，我也一定拥他做我们的龙头老大！”

项少龙想不到彭越和桓楚此刻会因为争自己而互相破口大骂起来，心下甚觉好笑，但同时亦也由此看出了彭越却也并不是一介凶神恶煞有勇无谋的盗贼，其实他也有一股强烈反秦的心里，只要是与反秦大业有利的东西，他还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心下想来，项少龙不禁也对彭越生出几分好感来，不过却还是对其深怀成心。

正当项少龙如此想着，桓楚也又已还口骂道：

“你他妈的在哄三岁小孩子啊！我看你这老鬼权势欲望特大。想吞并我们大江帮，灭了乌家牧场而独霸塞外，这些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啊！哼，只要你愿意让出老大的位子，项大哥我就让一半给你！怎么样？没有这样的魄力了吧！嘿，你他妈的鬼心眼谁看不出来啊！”

彭越这时却也已站了起来，并且跳到椅子上，指着桓楚正持出口还击，项少龙却突地冲着他说道：

“我想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吵架吧！嘿！说起我们之间的恩怨也并不是就这么吵他一架就可解决的！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商讨一下怎样联手去劫匈奴的贡品，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彭兄难道愿意就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吗？”

彭越听了项少龙的话，情绪顿刻平静了下来，尴尬的笑了笑道：

“嘿，项兄的话说得没错，我们为这样没有结果的争吵确实是没有意义，不过我想请项兄弟坦诚的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你先认识的是我彭越，你会不会与我合作？”

项少龙沉吟了片刻后缓缓道：

“只要是与反秦大业有利的力量，我都会与他合作！对于彭兄弟，我想我原本也是没有敌意的，至于我们现在弄至的紧张局面，我想彭兄弟知道应该由谁来负这个责任吧！”

不过，就在下而言，我还是希望与彭兄握手言和，虽然做不成兄弟，但是做朋友也无不可。”

项少龙这一番话说得委婉而又不吭不卑，彭越听了心下暗暗敬服，当即又是一哈哈大笑道：

“好！能与项兄弟做朋友，也是在下的荣幸了！来，我们再来干一杯。”

酒过三巡后，彭越忽发问道：

“对了，项兄弟，我们此次的合作有何计划呢？”

项少龙闻言好整以暇的道：

“这个，此次护送匈奴贡品的官兵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而我们双方各自都只有六七千人，就单方而言，我们各自皆难取胜。但是合作起来的话呢，我们的兵力也就达到了一万二三千人了，与官兵势力相差无几，虽然官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是我们却熟悉这里的地形，可以加以利用，所以二者优势相互扯平，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合作的诚心和我们的士气，如果我们彼此心怀鬼胎，那到时与官兵相敌，自是难以相互照应，士气也会大减，此战就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我们确都诚心诚意，到时与官兵作战，大家齐心协力，上下一条心，一鼓作气，自是大有把握取得胜算了。如此一来，我们就需要选出一个最佳人选来，负责全盘此战作战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临战不乱。”

桓楚听了顿然叫“好”道：

“我就选项大哥作此次的指挥者！”

彭越那边的人也即时也有人发出暴喊道：

“我们选彭老大作此次的指挥者！”

彭越却是突地一声大喝道：

“他妈的，大家不要吵了！这个指挥的人选可是件大事，我们要慎重的对待！”

说到这里忽又转身问顶少龙道：

“不知项兄弟有何选将良策没有？”

顶少龙闻言心中忽地一动。

对了，羽儿是……将来的西楚霸王！自己何不这次让他出面指挥此次行动，而让他起到震慑人心的效用呢？凭羽儿的《无敌乾坤箭法》定可技压群雄，彭越现叫自己出策，那自己何不选出个武斗之法呢？

心下想来，顶少龙故作思量一番后道：

“这个……我想诸位都是敬重武功天下无敌的好汉，那我们就不如以武功高低来选定谁为大家的共同指挥者吧！嗯，我们以三战二胜来决定胜负，双方均推荐出己方的合适人选来，让他们实行淘汰制，最后的胜利者为我们的统领人。不知彭兄弟对我这个建议感觉如何？”

彭越听了一阵哈哈大笑道：

“项兄弟此语甚合我意，我们这些山野草莽之辈，服的就是武力强大者，不过，我们此次的指挥官需要的是个文武智谋双全的人，所以我补充一点，在比武之前先来考较文才，项兄弟认为怎样？”

顶少龙想不到这彭越却也粗中有细，看来的确倒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只恨自己不精晓这古代历史，只略略知道历史上其人之名，却不知他到底将来是帮刘邦还是帮项羽的，若是帮刘邦的，羽儿将来可就多了一个强硬的对手，自己可就要寻个机会索性杀了他……

见顶少龙沉默不语，桓楚顿时接口道：

“他妈的，比文才就比文才，以项大哥当年能取得纪才女，我们难道还会怕了你他妈个球不成？”

项少龙这时却是突然道：

“不！这次我不出面应选，我推荐我方的项羽为应选人。”

项羽听了脸色变得顿时似是兴奋而又似紧张，唠唠道：

“爹，我……能行吗？”

桓楚却是一脸的惊疑和大惑不解，但知项少龙办事自是有他的目的和把握，当下拍了一下项羽的虎肩道：

“嘿！小子，你爹都对你有信心，你怎可怀疑自己的能力呢？呔，记住了，一定要为我们这方给争口气，打败对方所有的敌手，把这次作战的指挥权给夺到手，知道吗？”

项羽闻言目中倏地精光暴长的点了点头。

彭越却是见着项少龙推出个十六七岁的毛毛小伙子出来向己方挑战，以为项少龙看不起他，老脸都给气成了猪肝色，语气阴冷的嘿嘿笑道：

“项兄弟，此次比武较技，刀剑无眼，若是有得什么伤亡，我看……”

项羽这时一脸傲气的冷笑着接口道：

“那样的话只能怪他学艺不精！”

彭越听了怒极反笑道：

“好！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项兄弟可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连这么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竟也口出狂言！哈哈，好！刀剑无眼，学艺不精，死则无怨！”

顿了顿又道：

“我们这方就由在下出面应战，若这小兄弟胜得了我，我们自是全军听项兄这方面指挥，但若这位小兄弟败了……嘿嘿……”



项少龙知他话意，当即沉声道：

“若项羽败了，我们这方全由彭兄你们指挥了！”

彭越哈哈笑道：

“用人莫疑，疑人莫用！项兄果是信得过自己手下！好，咱们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战决胜负！现在就请这位小兄弟在文斗上划出个道来吧！”

项羽自小就饱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等文典，再加上纪嫣然和项少龙等对他的熏陶，真可以算得上是学富五车了。比文才，他自是毫不担心，当下歉让道：

“彭先生年纪比我为长，还是请你先发问吧！”

彭越这时却是突地道：

“说起文才，我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不过我可以请我的军师景驹出来代替，他若输了，也就是我输了，我决不会反悔，不知项兄弟可愿意答应我的要求否？”

项羽毫不在意的漫声道：

“随便你啦！再多叫几个出来与我比斗也没关系的！”

景驹听了项羽的话，心下恼怒，当即从座上站起来道：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话刚说完就即刻先从孔家哲学问起，然后上溯《尚书·话命》，下至韩非子的《说难》，旁及屈原的《离骚》、《天问》，他莫不滚瓜烂熟，引经据典如数家珍，提出的问题也是刁钻古怪，生僻冷涩。

可是项羽却是毫不迟疑，信口对答如流，而且间或反问，常将景驹弄得昏头转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而且吞吞吐吐。

所有围听的人，却见项羽和景驹两人唇来舌往，如刀似剑，尖锋相对。

景驹常是面红耳赤，声色俱厉，而项羽始终却是面容平静，辩够即止，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众人中虽有大多数人听不懂他们问答的内容，有如鸭听雷一般，但是看二人脸上神色，却也已基本上清楚了谁输谁赢。

但是景驹还是作作“垂死挣扎”，更是天文地理，通幽鬼神，乱问一通，提出一引起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问题，但项羽全给了他纠正后的满意答复，已致景驹给弄得满头大汗，尴尬不堪。

秦嘉见景驹就要败下阵来，在彭越对他连使眼色的暗示下，忙插口道：

“这位小兄弟果然是才识过人，在下倒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小兄弟，不知可否？”

项羽此刻正是谈行大发，闻言傲然道：

“有什么问题就赶快问吧！”

秦嘉对项羽的傲态，倒也不恼不愠，徐徐道：

“作战时，如果敌军人数众多，我方兵力寡少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项羽想不到秦嘉问起的是有关领兵作战的兵法问题，略一迟疑，沉吟一番后道：

“这就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了，如果是在平坦的地势上，我军就要尽量避免与敌作战，而把他们引至险要的地势上，对敌进行截夹。所谓说以一击十，没有比在狭窄隘路更好的了；以十击百，没有比险要地势更好的了；以千击万，没有比在险阻地带更好的了。现在若是我方有百十士兵突然出现在一狭隘险道击鼓鸣金，敌军即便有千万之众，也会被我军吓得惊惶失措而

士气大减，此时我军若是利用险要地势对敌发动攻击，敌军必无恋战之心，而不战自败。所以说，在指挥大队人马与敌作战时，我们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地势；指挥少量人马与敌作战时，我们就要选择狭隘险要的地势。”

秦嘉听了项羽的这一番精僻兵法论解，心下大感惊讶不已。

眼前这项羽小小年纪，竟然如此精通兵法，看来项少龙果然是一代伟略的人才。

心下虽是吃惊，明知自己在兵法方面还不如项羽精通，但自己其他方面的学识水平有限，当下也只得硬作头皮继续问道：

“如果我军与敌军在溪谷之地相遇，两旁多是险阻地形，而兵力上又是敌众我寡，那又该怎么办呢？”

项羽不紧不慢的答道：

“如果遇敌于森林、谷地、深山、大泽等不利地形，我军就要用先声夺人之计，抢先擂鼓呐喊，以虚作声势，令敌人心中对我军情感到虚实不定而迟疑不决，甚至心生疑惧，而我军此时就要乘势攻击，动用强大弩弓守阵御敌，一面射击敌人，一面齐声呐喊，令敌军退动。”

彭越听得秦嘉、项羽二人这番对答，知道秦嘉也难不住项羽；再问下去也只会像景驹一样狼狈败下阵来，当下脸色难堪的喝退秦嘉、景驹二人，朝项少龙怪笑一声道：

“嘿！项兄弟手下果真是人才济济，连这么一个小将就连败我手下两员大将！好！

这一仗就算是我输了！下面我们就进行武斗吧！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位文才学识惊人的小兄弟武功是不是像项兄弟一样无敌天下！”说完从座上站起来到放有兵器架的空地上，朝项羽微一抱拳道：“这位小兄弟，我们现在就以武功分个高底，到底谁是最最后的胜者或谁是最最后的败者吧！”

项羽亦也从座上走出，站到桓楚对面，凛然无畏的面对着他，虎目露出无比坚毅的斗志。

桓楚看着壮如天神的彭越，不禁为项羽暗捏一把冷汗，凑到项少龙耳边低声道：

“项大哥，你看羽儿他有把握打得过彭越这老家伙吗？”

项少龙脸色平静的沉声道：

“我想羽儿现在若是也打不过彭越，那我也定不是他的敌手了。放心吧，羽儿自炼成了《玄意心法》第四重后，功力已是大增，我看他定可以赢得彭越。”

桓楚听项少龙的意思是说项羽的武功已是与他不相上下，心里顿时像吃了颗定心丸般，脸上露出了笑意道：

“嘿，举天下之间还有几人能敌得过项大哥你呢？”

项少龙和桓楚正嘀嘀咕咕的说着话儿，场中彭越却突地暴发出了一声大喝，使得二人心神顿敛，却见彭越已从背上拔下了一对巨斧，正以快若闪电的雷霆万钧之势向项羽脑门和腰身劈去，斧刃在火光映照下发出冷冷寒光。

项羽乍见巨斧向自己劈来，亦感一种凌巨无比的沉重气势直袭心头，但他却还是临危不惧，身形快捷的向右一闪，同时把身一转，百战刀已是拔在手中，由下至上斜劈向彭越身体右侧。

彭越似想不到项羽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自己双斧劈空，对方百战刀已

是带着一种某种霸王的阳刚之气雷奔电掣的向自己整个右侧击来，当下也只得把身形向后连退两步，手中巨斧连挥，稳守住自身空门，招招强封硬架，想仗着惊人的体力和速度以及双斧的沉力，抵消住项羽有若狂风暴雨般的凌厉刀法。

桓楚见项羽一个照面就使得彭越落于守势下风，顿刻招来己方的二十名武士，哄然叫好，为项羽呐喊助威。

但项羽一刀虽是逼退了彭越，然对方巨斧的沉沉压力却让他有点有力难施的感觉，因为自己手中百战刀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刀，对方巨斧顿时会影随而至，让自己不敢与之相碰而只得撤刀变势。

彭越亦也不敢大意，自己虽然是着着可以守住对方刀势，但自己却是招招皆都处于守势而无进攻之能，心中甚是气恼，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而冒险的侧身进步，双斧从中间向两侧乍分，由上至下向项羽劈去，完全是一派急怒攻心，以命搏命的打法。

场中项少龙这方顿时惊呼四起。

项羽突见对方如此打法，心神亦是大震，当即咬牙提气，运足全身所有力道，双手握刀，举刀向巨斧硬接过去。

“当！”的一声，震动全场每一个人的心玄。

项羽只觉双臂被震得一阵剧痛，身形也给震得连退几步。

然而彭越亦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己全力一击，在对方的硬架之下，对方力道和自己半数的力道全由沉重的双斧给反震回自己体力，手臂剧痛得差点握不住双斧不说，整个内腑亦也给震得一阵血气直涌喉间，差点就欲喷口而出，身形更是连连暴退一丈多远方才稳住。

场中这时双方均都惊叫出声。

项羽见彭越比自己更伤得厉害，心下斗志陡升，强忍住手上剧痛，抓住这个机会，身形向彭越猛冲过去，手中百战刀在他功力的运逼之下，寒芒大盛，奇猛之势，若长江大河般往彭越急攻过去。

彭越心神刚定，乍见项羽气势如虹的百战刀又向自己袭来，吓得亡魂大冒，临乱之中竟是忘却了举斧相抗。

眼看百战刀就要劈中彭越，顶少龙突地大喝一声道：

“羽儿，住手！”

项羽闻声顿把力道一松，收架不住的身形和刀势亦也向彭越身体左侧偏去。

彭越怔了怔，过得良久才清醒过来。

项羽这时却是意态悠闲的把百战刀扛在肩上，满脸不肖之色的看着彭越。

场中此时则是一片寂静。

突地彭越暴喝一声，纵起身形向项羽扑去。

## 第三十六章 玄铁之剑

项羽击败彭越后，正好整以暇的看着他被自己斗败的熊样时，却突见

彭越身形倏地纵起，举着双斧向自己拼命般地扑来。

心神顿敛，扛在肩上的百战刀猛地挑起，腰身一扭，百战刀由上自下向彭越腰间斜劈过去，再往上挑起直奔对方的面门。

彭越虽是气极的欲与项羽拼个两败俱伤，但他可不想同归于尽，见对方长刀快若毒蛇吐信般攻向自己的面门，当下也只得撤招封挡对方长刀，身形亦同时向后倒退两步。

项羽见自己力道大大胜出彭越，对自己的武功已是信心满怀，再也不怕与对方硬碰硬了。见彭越被自己迫退，当下气势更增，候地跨前一步，清啸一声，百战刀似吞若吐，化作万道精芒，再次紧跟着电掣而出，直挑彭越咽喉。

这一招威势更是强猛无俦，有若狂风席卷落叶，看得桓楚等连声拍掌叫好。

彭越连失脸面，虽是怒急攻民主，但对方刀势确是快捷迅猛，而自己一向自以为傲的力气也竟不如对方，不能强硬与对方硬拼，看来自己此战也是必败了。

心下气馁，攻势顿刻一弱，双斧封守住项羽攻来的刀势后，身形急退数丈，缓舒了一口气，把斧退给近旁的侍卫，摆手冷然恨声道：

“好！这一战算我输了！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比射箭之术，胜者为王，败者为兵！”说完目光怨毒的盯了项羽一眼。

桓楚听得此话，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道：

“你他妈的彭越在耍赖啊！我们先前明明讲好了的，胜两场者为指挥之帅，现在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彭越嘴角逸出一丝阴冷的笑意道：

“你他妈的给我看清楚，这里是谁的地方？哼！在我这里，就是我说说了算！”

项少龙闻言气得冷笑一声道：

“哈哈，我们可不管这里是地狱冥府还是龙潭虎穴，既然敢来，我们自也会安然去得，你说出如此话来，是想威胁我们吗？哼，告诉你，我项少龙一生只服软不服硬！”

你若是想以势压人，就尽管放马过来吧！看我们会不会怕了你？我原本还以为你还算得上是一介可以明白事理的英雄，想不到却让我大失所望，也只不过是那个不守承诺的小人！

在下等可是再也没有兴趣与你合作了，我们还是各干各的吧！告辞！”说完，领了众人就欲准备起步离去。

彭越被项少龙这一番话说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连变，见项少龙等就欲离开，突地沉声道：

“站住！噢！不！请等一等！”

走到项少龙跟前，彭越朝他深施以一礼后道 =

“嘿，这个……在下方才说话多多有失理智，还请诸位能够见谅一二了。唉，刚才因为连场输给项公子，所以一时气怒才说出了那番算是放屁的话来，但是我心底里却是诚心诚意的想与项兄弟合作的。喂，在下已连输两场，就依诺言，这次行动我们也全军听从这位小兄弟的指挥是了。不过，我们还需讨论一下此次行动的计划以及事成后我们应怎样分配财物的情况吧。来，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谈。”

项少龙方才一番话既是气愤之言，亦也是激将之言，因为他从与彭越的这片刻交往中已经看出彭越这个人的心性，既性子直爽又有点爱面子，所以出言激他。现在见他果然被自己激将正着，语气变缓下来，亦也随风转舵的干笑一声道：

“但不知阁下这番话是真假，要是到时与敌人交锋时，你又变得主意，那我们可就惨了，而你却是可以坐受渔人之利。”

彭越闻言老脸涨红道：

“项兄弟的话意是信不过在下啦？好！我彭越现在发个誓，若是我与项兄合作有得异心，便叫我是乌龟王八糕子生的，我生儿子便会没小鸡鸡，生女儿便会是个男人不能骑的石女！”

项少龙见得彭越神态，心下暗笑，当下脸上亦也装作露出尴尬神色道：

“嘿，彭兄也不必发得什么誓来的嘛！我信过你就是了。好，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合作的诸项事宜吧！”

众人当即再次围坐桌旁，商议了一个多时辰，项少龙等才告辞离去，彭越却也真没有为难他们什么，只有秦嘉、景驹二人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阴阳冷笑。

项少龙等回到自己营地时，天色已是朦朦亮了，东方的天空云霞一片艳红。刚刚坐定即有哨报来报说邹衍、项梁、肖月潭等领兵前来了，正在谷外一里多远处。

桓楚听了大喜的冲着项少龙道：

“呵！大哥原来把乌家军也搬请过来了！我看我们这次不与他妈的彭越合作也可吃定匈奴的这批贡品的了嘛！哼，五五分成，太便宜他们了！我们出动的兵力可比他们多了二三千呢！何况乌家军更是威猛可以一当十！”

项少龙闻言淡淡一笑道：

“我们这次劫贡品，并不是纯粹有了财物，更主要的是借此举打击秦二世的气焰，让他知道欺压人民太甚，就会导致人民起来反抗他的恶果，同时也可给天下百姓以起来反秦的勇气和觉醒。”

桓楚听了嘿嘿笑道：

“我没有大哥你想得深呢！只知道想着自己的利益，这个……或许也就是我自己不能成就大事的原因吧！”

项少龙听他语气有点悲涩，知道他的话引起了他的自尊心和对自己的自责，当下拍了一下他的肩头，道：

“嘿！其实天地间能有几人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人之境呢？人其实天生下来都有各自的缺点，但只要我们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并且已经做到了自己想做的，那么我们的一生也就不算失败了，好了，不说这些，我们出去迎接肖先生他们吧！”

晨风中呼呼飘响的浩浩荡荡而来。

项少龙见得这等阵势，知是项梁所布置，心下不禁暗暗敬服他的军事天才来。

因为项梁把彩旗分成了红、黄、绿三种颜色，而各种颜色又皆属一种兵种，红是轻装步兵，绿是重装步兵，黄是骑兵。三种颜色分明有致，也就是兵种布置得井然有序。

不消片刻，大队人马已到得眼前。

项梁驢马到了项少龙跟前道：

“彭越那家伙这次没出兵捣乱，原来是为了劫匈奴贡品啊！我看他此举大有深心呢！”

是想借夺得的这批财物的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兵力吧！嘿，我们这次要叫他竹篮提水一场空，什么也捞不着！”

项少龙笑道：

“可我却与他谈妥了，准备联手劫夺这批匈奴贡品，五五分成呢！”

项梁失声道：

“联手？五五分成？我们太吃亏了吧？”

顿了顿又道：

“也不知彭越那家伙到时会不会捣鬼？若是他居心不诚的话，我们可就非得麻烦了！我看我们还是单独行事的好。”

项少龙摇了摇头道：

“既是已经商议好了的事情，我们就决不能反悔。若他们是真诚心与我们合作，而我们的计划是单独行事，介时的局面岂不是一团糟？当然，我们可以布置些兵力防着他点，以备万一”

邹衍这时也已走了上来，闻言点头道：

“少龙说得不错，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们决不可失信于人，这样一来会叫天下志士知道我们是可信可靠的而奔投我们，二来也叫属下所有士兵都知道他们的将领是言出必行的，而更加信服我们。但是害人之心不有，然防人之心亦不也可无。彭越、秦嘉、景驹他们与我们有着曾经敌对的恩怨，所以我们吼需在不失信于他们的基础上，防着他一手。”

说到这里突地转变话题道：

“对了少龙，那只麟龙怪兽，平常宝剑根本难动得它分毫，看来要取下它身上的鳞片必须有得一把玄铁之剑才行了。”

项少龙讶声问道：

“玄铁之剑？哪里去寻？”

邹衍亦是皱眉道：

“传言玄铁乃是从千米深的海底中的一种叫作铁甲精母的怪兽，从其体内分泌出来的吐沫沉淀物提炼出来的铁母精英，用其制铸成的剑冷寒如冰，断金如泥，血沾不滞，亦可破得内家罡气。三百年前匈奴因的一叫作红重二吨的铁甲精母的吐沫沉淀物，他欣喜之下搬回寺内，叫众僧日夜提炼，炼铸出了一两百斤的玄铁，本想铸一柄罕世利刃，但又恐其流传于世，成为恶人为虎作张的凶器，于是便把它炼铸成了一口大钟，悬挂寺中，此钟被红尘大师指命为镇寺之宝，音能慑人心神，清脆可传至百里之外，其间也有不少心怀不诡深究人想去夺得此玄铁之钟，以炼铸神兵利刃，但均都被玄铁钟声所震毙。

至于众寺僧则因都练了一门叫天竺梵唱的神功，当钟声大作拒抗强敌时，众僧就齐唱‘天竺经’，发出的声音就可抗抵钟对心神的震慑，而不致受害。所以几百年来此钟还在匈奴国的一叫作‘清凉寺’的寺里，而‘清凉寺’亦也因拥有此等神钟，而被匈奴国国王封为因寺，加以派军保护。”项羽听得大感兴趣道：

“嘿，我们去匈奴因的‘清凉寺’夺得此玄铁之钟，把它炼铸成一柄玄铁剑不就可以取下独角麟龙身上的鳞片了吗？”

邹衍点了点头，正待再说什么，桓楚却突地沉吟一番后道：

“听说此次匈奴送给大秦的贡品之中就有一件宝物，乃是秦将章邯要胁匈奴国王贡献出来的，因此还引弓起了匈奴国子民的众愤呢！说不定就是这口什么玄铁神钟的呢？”

项梁听了大喜道：

“若真如此，那可真是天助我也！到时我们夺得贡品就定把此玄铁神钟要来，那时就可制铸成一柄绝世利刃了！”

顶少龙闻皱眉道：

“只是我们真炼成了玄铁宝铁，会不会有伤天和呢？”

桓楚“嗤”了一声道：

“我们炼铸宝刃是为了替天行道，推翻暴秦，怎会伤得天和啊？”

项梁亦也笑道：

“是啊！项三哥却是多虑了呢！所谓心正却万物皆正，我们拿它来是用于正途，不会成为什么不祥之物的了！”

顶少龙苦笑道：

“我也希望如此的了！”

顶少龙感觉自己自出离牧场以来，经过半年多的与塞外几大势力的勾心斗角的争斗，心性又回归到当年扶持小盘的斗志昂扬中去了，他不知此点对自己是好还是忧。

羽儿天命要让他成为西楚霸王，自己到底是须应历史的发展任其自行发展下去，还是杀了刘邦，让羽儿成为中国未来的皇帝呢？

顶少龙一想到此点心情就矛盾而又沉重。

自己若杀了刘邦，把项羽话造为中国的皇帝，那将来的历史又会怎样发展呢？

自己会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千古罪人吗？

想着此点，顶少龙的虎躯微微震了震。

这时桓楚突地进得顶少龙的营帐，语带兴奋的道：

“项大哥，刚刚有探子回报说匈奴贡品护送队距离我们还有五六十里的路程，估计天黑之前就可抵达我们这里。你看我们现在该如何布置兵力呢？”

顶少龙闻言心神一敛，思想顿刻回到了眼前就要面对的现实，沉吟了一番后道：

“先与彭越他们取得联系再说。对了，此次作战的全权指挥者是羽儿，叫他召集大家研究商讨一下此战计划吧，还有，马上集合齐所有兵将，准备接受作战任务！”

桓楚闻听得顶少龙真叫项羽指挥此次作战，不由得脸上显出迟疑之色道：

“这个，羽儿他……”

话还没说完，顶少龙就已打断了他的话头道：

“放心吧，羽儿的能力我是最清楚的，他自小就熟读兵书，在草原上与众孩子们进行模拟作战演习，每战必胜。我看他天生就是领兵作战的天才，指挥此次作战，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何况还有我们的辅助呢？这次与匈奴兵作战，就算是给他一次实地演习考验他能力的机会罢了。”顿了顿又道：“对了，沿路的陷阱、暗椿、拼马索、藏兵坑、雷石之类准备好了没有？”

桓楚点头道：

“准备好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敌人一到，我们所有的

布置就都可发动攻击。”

项少龙颌首道：

“嗯！我们现在就去找项羽，叫他下达此次作战的战令吧！”

项少龙和桓楚找到项羽时，却见他行色匆匆，满脸兴奋。

项少龙叫他召集齐众将，吩咐此次的作战任务以及讲解一下此次的作战计划。

众人集齐坐定后，项羽好整以暇的道：

“我刚才和英布一起去探察过敌情，照小将观察动静，敌人约在一万四五千许间，而其中秦兵约有一万人左右，匈奴兵约有四五千人。但据情形看来，帮兵和匈奴兵关系似是不和，秦兵太过嚣张的欺压匈奴兵，而匈奴兵却又甚是不服。我们可依据此点在作战时用语言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的矛盾尖锐起来，而予我们有可乘之机。再就是敌军因连日长途跋涉，所以阵势不固，旗号紊乱，士气涣散，行动迟缓，气色疲惫，已呈败象之军，所以我们只要待得他们进入谷地，借夜色风高，山上森木，虚张声势，击鼓呐喊，战旗四飘，以致人心惶惶，失去斗志，如此一来我们再从山上滚下巨石和发射弩箭，必会令敌四散溃逃，那时我们再出兵追击，此战稳胜无疑。”

项少龙虽觉得项羽所说之知太过轻率了点，但还是有点讶异的道：

“羽儿怎么只去了半日就能摸清他们的虚实呢？”

项羽似变了一个人般道：

“临战必登高望，以观敌之变动，小中见大，则知其虚来实去，从各种征兆看出问题，敌兵走十多里的路程就花了将近二个时辰，行速如此之慢，必是人行疲惫，士气不昂；而敌兵从中时时暴发出喝骂之声，此为内部不和的迹象表现。”

说到兴起时，就蹲在地上随手布起石子，解说起双方作战时己的兵力分布情况，大小细节，无一遗漏，显出他惊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项少龙闻言动容道：

“你说撤去谷外沿路所设的所有陷阱、暗椿等，待时敌人此举若耍的是惑兵之计，那我们岂不是自毁战斗能力？要知道，敌兵不但人数比我们多，而且他们的作战能力也都比我方的士兵要强。陷阱、暗椿等一来可以杀减敌兵人数，二来也可使敌兵提心吊胆、人心惶惶，对我方歼敌时有很大的帮助呢！”

项羽微笑着驳斥道：

“不！不是让敌人提心吊胆，而是让他们提高警惕戒备！我们此战主要利用的是有利的山势地形。此谷两面环山，山势险峻，只要我们轻兵布于两侧山上，在山谷进口处布下重兵，待敌完全无备的进入山谷之后，山下兵士骤然击鼓投石射箭呐喊，敌兵必败。”

他们若退，谷口重兵出动拦截，而谷中所伏设的骑兵在后呐喊追杀，同时山上虚展出千百面彩旗，山上士兵亦同声呐喊，必会起到震慑敌兵人心的效果，那时我们再发动火攻，敌兵必败无疑也。”

项少龙听了项羽这一番解说，微微点头，但接着问道：

“敌兵若是绕谷而行呢？”

项羽脸色一扬道：

“此谷是敌人的必经捷径，若他们绕谷而行，行程将会被拉长七八日左右，然我们还是有机会劫抢他们，所以他们必会从此谷经过。因为塞外所有



的水路都属桓伯伯的大江帮管辖，我已经传令下去，叫众帮徒严密监视敌人从水路逃走的可能。”

项梁闻言哈哈大笑道：

“好！好计！此策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虚实实叫敌无可捉摸我们的战计，此法亦可叫作欲擒故纵吧。敌人见一路、无阻，心中虽疑有诈，但久之其戒心必松，而当他们行至此谷时，我们却出其不意的对敌予以迎头痛击。哈哈，哈哈，敌军此次必败也。”

项少龙这时亦也道：

“好，此战就如此定计下来！桓弟，你负责带领谷口的伏兵，龙且负责谷内骑兵，英布则负责左侧山上伏兵，肖先生负责右侧山上伏兵。”

说到这里又冲着项羽道：

“对了，羽儿，埋伏在我们前面山谷的彭越众兵，需迅速把他们调回我们这里，同时叫他们撤去他们路途中布置的所有陷阱、暗椿等。”

项羽道：

“这个孩儿早就发令下去了，他们若是真诚心合作，服从遣的话，再过得半个时辰就应该可赶到我们这里了。”

彭越却倒也真守信的听了项羽的指挥，顿了人马来到了项羽这边所在的谷地。

双方相互说了几句应付性的客套话后，项羽便下了他们的作战任务——镇守谷口后方。敌人若是往前强行冲锋的话，他们便出动拦截。

彭越虽知道此着是项少龙他们不能完全信任自己，所以叫项羽派了个在全场作战中并不十分重要的任务给自己，心下甚是不快，但细想下来，此任务己方人马大有可能不用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便也乐意的接受了。

一切安排就绪后，众人就静待敌人的来临。

夜色渐浓，山谷在宁静之中也偶闻远处隐隐传来的惨厉狼叫声，似乎预示着一场大战在即。

突地一阵马蹄声划破这宁静的平静。

项羽在项少龙身旁紧张的低声道：

“爹，是敌人来了吧！”

项少龙拍了拍他的肩头，鼓励道：

“沉着点！看清敌势，注意发施命令信号。”

项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道：

“知道了！”

二个多小时后，匈奴贡品护送队终于缓缓进入山谷，车轮声、马嘶声，众敌兵惶惶不杂声响成一片。

只听得敌兵从中一个军官身份的洪亮声音低喝道：

“大家小心点戒备，此等山谷之地最容易被敌人偷袭。”另一个声音道：

“嘿，我们有这么多人马护送贡品，那些山贼可能不敢轻举妄动吧！前面的山谷也最利伏击，不是还是没见着半个敌影，安然通过了吗？再说沿路上也不见敌人所设的任何陷阱。我看啊，不会有什么不怕死的山贼来动我们的念头的。章将军就放心好了吧！”

那姓章的将军沉声道：

“我也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倘若我们有什么闪失，司马兄和我在皇上和赵大人面前都会很是很堪的，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那姓司马的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声：

“是！”，随后亦也冲着众士兵喝道：

“喂，大家听清楚了，章邯将军叫大家小心戒备，以心有敌来犯！”

士兵中当即有人咧咧嘀咕道：

“鸟影子也没见着一个，哪里会有得什么敌人啊！连夜赶路，他妈的，人都快给累死了嘛！”

话音刚落，有人亦也附和道：

“是啊，一个多月的日夜兼程，走的尽些荒无人迹的地方，连妞也没得泡，这种日子他妈的真是太难过了。”

说话其间，众敌已进入了山谷中腹。

项少龙低喝一声道：

“羽儿，发出信号，叫两侧山上的人马发动攻击！”

项羽闻言旋即传令身后武士，叫他们按约定好的暗号，点燃二支火把，朝两侧山上方向挥动六下。

刹时只见得山上火把通明，其数约在一万去左右，大半都是没有人举的虚设之象。

接着就是万人齐声喊杀的声音，同时巨木雷石一类的什物纷纷从山滚下，向谷中显得惊慌失措的敌人击来。

惨叫声、马嘶声、吆喝声顿时响彻山谷。

一万多名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下慌成一片，乱成一片，阵势全敌。

敌将连连喝令众人安定，但起不到任何效果，众人还是四散逃窜。

又是一批箭矢飞如雨下的射向谷中敌人。

敌人正乱成一片，哪有反抗能力，纷纷中箭滚下马去，转瞬又伤亡了一两千人。

那叫章邯的将军气得嗷嗷直叫，拔出佩剑连斩杀了十多名散逃的士兵，大声喝道：

“他妈的，大家不要乱！敌人绝对没有那么多入马，只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安静下来，我们亦也要发动还击，只要突围出谷，敌人就没有依凭了。大家不要慌乱！他妈的，再逃的持我回得咸阳后，就马上叫皇上传命诛你们全族！”

这话果然起到了震慑效用，慌乱四逃的秦兵顿刻稳定了下来，在章邯的指挥下重新组好了阵势，纷纷用藤盾阻挡射来的利箭，伤亡顿时大大减少。但匈奴兵却还是都对章邯的命令无动于衷，纷纷四散逃亡。

章邯见了气极败坏的又大声道：

“他妈的王八羔子，你们这帮蛮子，要是不听命令的话，老子回朝后进见我皇，叫他派兵把你们匈奴国踏为平地。”

匈奴国的将领听了，心中一寒，因为秦始皇虽然现在死了，但是他的余威却是犹存，想当年秦始皇派王翦领兵四十万进军匈奴，匈奴国就差点被秦兵给铲平，后来匈奴国王投降屈服，愿意做大秦的附属国，每年皆进贡大量的珍宝笑女给大秦。

现在匈奴将领乍听章邯说要再次请命秦二世攻打匈奴，顿刻忆起当年惨景，当下只得喝令匈奴士兵结阵稳住配合秦兵与“山贼”相抗。

项少龙见敌阵大乱，心下本是大喜，正持发令众人发动全面进攻，却突见敌阵旋即又已稳定下来，只得暂时忍住静观其变，心中亦也暗暗佩服敌

将果有魄力。

号角声起，敌人从山间小径渐渐往上逼进，不多久亦也被他们攻下了一个小山头。

顶少龙忙叫项羽下令龙且出动骑兵进行攻击，不多久敌兵又给压下山头。

众人对秦政残暴一直以来都压抑着满腔怒火，这刻全都发泄在这些秦兵身上，因此都愈战愈勇，浑身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量。

箭如雨下，刀如电闪，众兵士居高临下，敌兵纷纷被杀毙在地，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但在战地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何来妇人仁心的容身之地？

敌人被骑兵逼退山谷，顶少龙再着兵士打出信号，桓楚伏兵从谷口处突群而出，人人手持大刀，冲入敌群，把敌兵砍劈得溃不成军，人仰马翻，狼狈不堪。

乌家军皆是经顶少龙久经现代特种部队方法训练的精兵，其时攻势更是锐不可挡。

敌人刚刚稳定下来的阵势，在几轮伏兵的攻击之下，又归溃乱，连忙向谷后方撤退。

岂知顶少龙又发令叫镇守后方的彭越众军发动阻截，一时敌人陷进四面受敌的窘境。

顶少龙知道时机来了，便叫项羽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

刹时间战鼓声、呐喊声从四面八方谷地敌人逼近，桓楚、龙且、英布、肖月潭、彭越、顶少龙等皆都率兵向敌军杀来。

敌军顿时溃散之势如波浪般扩展，波及全局，被顶少龙众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厉之极，纷纷弃械舍甲而逃。

但彭越一军阻击力量似乎有些单薄，终被章邯率领一众近卫死士冲出一个缺口，而得以逃脱。

顶少龙亦也没有出兵追击，当夜便在山谷扎营，准备养足精神后，打道回草原。

唉，这一次离开嫣然、琴清诸妻已有一个多月了，可是非常的想念着她们呢！

不知他们得知自己将领羽儿重征“江湖”一事后会有得什么感想？

胜利的战果确是丰收得很。

四骡车满满装的全是金银珠宝，其中一骡车里果然装有一口乌黑发亮的大钟。

邹衍见了脱口道：

“啊！果真是玄铁宝钟！”

项羽听了大喜道：

“那我们就可以炼铸玄铁之剑，去解剖独角麟龙了！”说完伸手向箱内的神钟摸去，顿觉一阵刺骨寒气经手臂迫体而入，不禁微微的打了个寒颤，惊叫道：

“啊！好冷！”

项梁闻言顿也伸出手去模了一下黑钟，讶声道：

“想不到这玄铁果也神奇得很，经火长久铸炼，寒气却还是如此之深。”

话谈间，彭越、秦嘉、景驹等也走到了装有玄铁宝钟的马车前。

秦嘉见之色变的惊喜道：

“玄铁！彭兄，此物我们要定了，少得一车珠宝也行！”

彭越闻言毫不在意的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黑不溜揪的！用一车珠宝换？放你妈的屁了！”

秦嘉正持再说什么，项少龙忙接口道：

“是啊，此钟怎有一车珠宝珍贵呢？彭兄，我看此次四车珠宝，你得二车半，我得一车半加这口钟，这里所有敌人马匹也全归你，怎么样？”

彭越听得项少龙如此说来，脸上露出兴奋之色道：

“项兄弟此话当真？”

“当然当真！”项少龙边说边把他引离装有玄铁之种的马车旁道。

彭越欣喜的拍了一下项少龙的肩头道：

“跟项兄合作真是愉快之事！嘿，那我就占些便宜啦！就如此成交？”

秦嘉听了心下大急道：

“老大，此钟乃是海底千年玄铁精母所制，乃是罕世之宝，我们……”

彭越不耐烦的道：

“什么罕世之宝？珠宝才是实实在在的珍宝，一口破钟，有得什么用？项兄喜欢，我们便让给他罢了。”

秦嘉还待解释，这时双方对抢夺来的匈奴贡口已经按彼此商谈的结果分配完毕，项梁走过来对项少龙道：

“三哥，我们准备起程回牧场吧！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项少龙闻彭越一抱拳道：

“彭老大，咱们后会有期！”

彭越亦也还礼道：

“后会有期！”

项少龙和桓楚等辞别时，桓楚突地说道：

“项大哥，我把大江帮的所有兄弟召集了，全搬到你们牧场来吧！这样我们二者合而为一，势力将壮大很多，对将来的反秦大业将是大有益处的呢！”

顿了顿又道：

“大江帮的兄弟们定都会乐意为你效忠的！”

项少龙闻言一愣道：

“这个……待桓弟你考虑成熟了，我们再来商议此事吧！”

桓楚顿时急得满脸通红道：

“项大哥这话是不是嫌大江帮的兄弟们素质太低呢？”

项少龙连忙道：

“这个怎么会呢？我的意思想桓弟辛辛苦苦创立的大江帮基业，怎么可为我而毁掉呢？这于你岂不是……”

桓楚打断他的话道：

“不嫌兄弟们就好了么！怎么会是毁掉基业呢？跟了你，应该是我事业的一大突破，一个新起点！嗯，就这么说定了。我回去打点好一切后，就领兄弟们来投靠你！”

项少龙见桓楚决心已坚，自己再劝他也还是白费口舌，当下不置可否的笑笑道：

“随便你吧！我们牧场自是欢迎兄弟们的到来的！”

项少龙说这话时，心下也同时想道：

“嗯，他们来了也好，对羽儿将来的大业将多获一份力量的帮助。”

二人当下再次唠叨一番后，相互辞别，项少龙领了项羽、项梁、邹衍、肖月潭及众乌家兄弟向自己的牧原归去。

纪嫣然、琴清、滕翼、荆俊等人见项少龙凯旋归来，均都喜出望外。

项少龙朝众美妻望去，却见诸女在他一个多月未归期间显得清瘦了许多，不禁心下大生怜意，驷马行致众妻跟前跃下，一手搂住纪嫣然，一手搂住琴清，当着众人的面，一人亲了一下后道：“二位娇妻，可让为夫想煞你们了。”

二女俏脸一红，琴清道：

“瞧你……大家都看着我们呢！”

项少龙已许多天未见女人娇态，见得二女的娇羞模样，心中大乐，故意大声道：

“嘿，这个……男欢女爱有什么好害羞的嘛！”

琴清闻言更是大窘的低声道：

“可是羽儿，灵儿他们都瞧着我们呢！”

项少龙顿刻放开二女，但却还是凑到琴清耳边轻声道：

“嘿，我的娘子，今天晚上让我吃顿荤菜好吗？”

琴清一愣道：

“什么荤菜？难道你这些天来没有吃鱼吃肉吗？”

话刚说完，项少龙一双在她身上大肆作怪的大手让她顿时明白过项少龙的话意，不禁粉脸更红，娇首微低的嗔道：

“你说些什么啊？老不正经的！”

项少龙正持再逗琴清一番，却突听得背后一声娇嗔的声音传来道：

“只知道跟着清姐和嫣然姐说话，我们几个你就给忘了吗？”

项少龙闻言大感头痛，转过身后当即朝刚赶来的乌廷芳、赵致、风菲诸女深施一礼后，恭声道：

“在下见过几位娘子！”

赵致见他滑稽模样，“扑哧”一笑道：

“好了，好了！邹先生他们来找你了！”

项少龙当即又转身望去，果见邹衍、项梁、肖月潭几人向自己这边走来。

邹衍望着他道：

“少龙，我们去研究一下铸制玄铁宝剑的事宜吧！”

## 第三十七章 八千铁骑

项少龙随了邹衍、项梁、肖月潭等几人一起去了放置玄铁之钟的帐营，却见当年给他铸炼百战宝刀的清叔也正在里面。

见得众人进来，清叔慨叹道：

“如用此玄铁锻铸成宝剑，其锋利绝不会下于干将、莫邪等上古的神兵利刃，只是锻炼难度却是非常的高，若稍不小心，此宝也会变成废物。”

顶少龙闻言笑道：

“清叔锻剑的技艺乃是继承了当年赵国锻剑名匠欧冶子秘传的‘百炼法’，炼一把玄铁剑又怎会难住你呢？”

清叔听了项少龙的话，只觉一股豪气顿往上升，哈哈一阵大笑道：

“嘿！难自然是难不住我！只是得大费点工夫罢了！”

项梁这时突然发话道：

“对了，清叔，你能否把炼剑后多余的玄铁炼铸成一批箭矢呢？”邹衍讶异道：

“炼一批箭矢作何之用？”

项梁笑道：

“羽儿习成了《无敌乾坤箭法》，若是用玄月神弓配上此玄铁之箭，当世间还有何物能不被之摧毁？羽儿亦也将天下无敌也！”

清叔听了喜道：

“此玄铁钟约重二三百公斤，炼剑加上损耗可能要用去一百来公斤，剩下的玄铁约可炼铸成五十来支利箭。”

项少龙心念一动，想起项羽一箭射中刘邦一事，当下亦也赞成道：

“好！就把剩下的玄铁用来铸箭，看还射不射得死……”

项少龙本想说看还射不射得死刘邦，但忽而想到众人还不知刘邦是谁，更何况如此说来的话，也就泄露了天机，当即住口不说。

肖月潭见项少龙有话欲言又止，微笑着问道：

“少龙到底是想说射不射得死谁呢？”

项少龙闻得肖月潭追问自己，本是心中大急，但忽而想到怪兽独角麒麟，灵机一动的笑道：

“当然是想看看能不能一箭射穿独角麒麟身上的鳞甲，而把它射死啦！”

项梁接口道：

“嘿，羽儿用一支普通的钢筋都身死了独角麒麟，若是用玄铁之箭，自是不用说，一箭就叫它死翘翘了。”

谈笑中，项梁忽而又叹道：

“玄月神弓现在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根可与之相匹配的弓弦了。现在的玄月弓弦乃是用西域的一种甚为罕见的动物——耗牛的筋制成。虽也可力拔千钧，但它不能完全发挥出玄月神弓的强大威力。若是能得到一根坚韧性和弹张性都比耗毛筋强得多的弓玄与之相配，玄月神弓当真是可称为全天下弓箭至尊。传言西域有座寒阴山，山上有一种叫作冰蚕之虫，吐出来的丝堪称天下最是坚韧之物，名曰天吞丝，但因其太过于细小，所以无法作玄月弓弦。在我有生的这些年来，我也曾寻访遍大半个在原，但还是没有找得能与玄月神弓相匹配的弓弦，真乃是今生一大憾事。不知羽儿是否有得福缘……”

项少龙闻言心动，打断他的话道：

“独角麒麟刀枪不入，它的箭不知可否用来作玄月弓弦呢？若是成的话，不是了此心愿了吗？”

项梁听了双掌一拍，喜形于色的大笑道：

“对呀！宝物就在眼前嘛！我怎么没想到还自叹自憾呢？真是好笑得很呢！”

说完又冲着清叔神态雀跃的道：

“清叔，还得劳驾你老快些炼好玄铁之剑来解剖这独角怪兽，好让我早

日得尝一睹玄月神弓威力的宿愿啊！若是人手不够，就叫我来帮忙好了！”

清叔笑道：

“就算日以继夜的赶炼啊！恐怕也得半年呢！你啊！就慢慢等吧！”

众人又都说笑一阵，项少龙便向大家告辞，往琴清帐营走去，心中想着如何与这美女温存，以解这一个月来的相思之苦。

项少龙进得琴清帐营时，并没见着琴清人影，而听得帐营后厢传来渐渐沥沥的水声。

项少龙心中大喜，知道佳人正在淋浴，于是轻轻脱了衣物，蹑手蹑脚的往后厢浴室走去。

拉开了浴室门口布帘一角，却见一个赤条条水淋淋的白玉凝脂般的身体赫然若入眼中，心神不禁一荡，欲火顿往上涌，男性生理反应迅速坚挺起来，正想猛扑前去把俏人儿抱在怀中痛吻个够，但看着琴清那种悠闲恬适的姿态，心中忽地生起一个捉弄一下她的念头，于是装作猫儿的声音咪咪怪叫了两声。

琴清果被吓得尖叫一声，玉容显出惶乱之色，纤手紧抱住酥胸，哑声道：

“外面是……是谁？想干什……什么？”

项少龙强忍住心中涌至喉间的笑声，变声沉沉的嘿嘿笑道：

“美人儿，我对你早就垂涎三尺了，想干什么？当然是想干你在这里等着想与项少龙干的事儿啦！嘿，美人儿，你的皮肤可真够滑嫩的啊！让我这万恶之魔也不禁动了色念。哎，干嘛抱紧胸部呢？让我仔细看看，待我欲火再点旺些，等会我们干好事的时候，我就会显得更加热情更加勇猛啦！”

说到最后项少龙已禁不住发出原生的笑将出来。

琴清本是被项少龙吓得玉容苍白，这时听得是项少龙的声音，大大松了口气，松开玉手，拍拍酥胸，咳道：

“你这死鬼，在这里装神弄鬼的，把人家都快吓掉半条命啦！看我待会怎么整你……”

话没说完，项少龙已掀开布帘，冲了进来，一把搂住琴清，一双怪手在她赤裸裸的身上大肆揉捏起来，只让得琴清心中所有的嗔怒都被身上传来的一阵阵栈麻感觉给冲淡了，软绵绵的倒伏在项少龙的怀中，不住地娇喘着粗气，一双秀目不禁泛起桃红，玉手也不禁在项少龙的虎背上抚摸起来。

良久，项少龙才边吻着琴清的粉颈，边凑到她的耳旁轻声道：

“娘子到底想怎么整我呢？夫君正等着你暴雨狂风的攻击呢！”

琴清“嚶哼”一声，忽地垂下娇首在项少龙的肩头猛咬一口，痛得项少龙闷哼一声后娇笑道：

“我啊，就是如此的整你了！”

说完作势又欲咬项少龙的胸部，吓得项少龙连忙松开她大叫道：

“哇，母老虎发威啦！”

琴清闻言嗔怒着上前追打，项少龙忽的又一把紧抱住她，双手边揉搓着她坚挺的双胸边柔声道：

“良子，我们不要闹了，来个鸳鸯戏水，享受一下别后新婚的乐趣好吗？”

琴清娇柔无力的回吻着项少龙坚实的胸肌，驯若羔羊的颌首道：

“只要夫君不再作弄妾身，你让我怎样作都行的啦！”

项少龙闻言心中一荡，道：

“夫人与我相处的这么多年来，总共与我同房有多少次呢？”

琴清羞不可言的把头深埋进项少龙的怀里，音若蚊纳的低声道：

“这个人家怎么记得清楚呢？再说，你有那么多娇妾，也没有天天都来陪人家的嘛！”

不过，每来一次都要把人家弄上个三四次半死不活的才算数。”

项少龙听了怪笑道：

“嘿，那可是夫人硬缠着为夫的嘛！喂，你不记得我们同房的次数，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呢！”

琴清脱口问道：

“那你说有多少次啊？”

项少龙哈哈大笑道：

“大约是一千九百九十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琴清失笑道：

“哪有那么多嘛！咱们认识至今总共也只有十年多的时间呢！”

项少龙的怪手这时已摸上了琴清结实修长的大腿，且慢慢的正向下上游移。琴清一声惊叫，羞然的按住他的大手，意乱情迷的嗅道：

“不要这么……嗯，人家都快被你挑逗得受不了呢！”

项少龙轻笑道：

“受不了才正好呢！持会行周公之礼时更有激情！”

琴清这时再也没得意识抗拒项少龙的侵犯，娇气喘喘的道：

“夫君大人啊，快点抱妾身进得卧房去吧，我……我……”

项少龙被琴清的娇态也是挑逗得欲火狂烧，一把抱起她白嫩若凝脂的娇躯，大步向琴清的卧榻走去，口中说道：

“让我的夫人来整她夫君好啦！最好是整得他欲仙欲死！”

琴清用纤手在项少龙的虎背上报拧了一下，呻吟着道：

“就是如此整你的啦！大色鬼！”

项少龙嘿嘿笑道：

“我是大色鬼，而你是大色鬼的老婆，应该叫作什么呢？”

谈笑间，已到了榻前。

项少龙轻轻的把琴清的娇躯放在榻上，低头亲了一下她的樱唇，道：

“让夫君在娘子身上来探宝啦！昭，此地莫非是席梦思？”边说着双手已摸上了琴清的双胸，且轻轻揉弄起来。

琴清在娇羞在讶声问道：

“什么是席梦思？”

项少龙闻言记起自己不择言的扯说上了现代里才有的东西，莞尔一笑，含糊其辞的解释道：

“这个……席梦思就是你胸上二宝的别称啦：也就是说你夫君朝朝席席的在梦里都思念着它，非常的想再尝尝它的味道。”

说完俯下头去，真的轻咬起琴清的双峰来。

琴清听了格格娇笑，身体的酥麻颤抖已经让她没得力气通顺的讲出话来，一阵阵猛烈的刺激感觉冲击着她的整个身心，呻吟急喘中，四肢已忍不住缠紧了了她这个“大色鬼”夫君。

项少龙欲火腾身，把身体最需要发泄的部分深深的投进了琴清的体内。

每一分光阴顿刻都被激烈的情火欲流填满。

男女的狂欢和快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二人，神魂颠倒中，彼此抚摸



和紧抱着对方的躯体，感受着对方爆炸性的力量和似是永无休止的狂猛冲击，一次又一次攀上灵欲交融的极峰。

两人缠绵了一个多时辰，琴清的俏脸上才逸出了一个迷为满意的甜笑。

项少龙轻轻的抚摸着琴清的娇躯，看着她不断撒娇地扭动着的水蛇蛮腰，以及那桃红刚退的横生媚态，不禁欲火再燃，扳正琴清的娇躯，正要再加征伐时，门外突地传来了纪嫣然的声音道：

“清姐！在房里吗？”

琴清闻言，挣扎着慌乱的准备起身着衣，口中咒骂着项少龙道：

“都是你这死鬼啦，现在你教我怎么去见娟然嘛？”项少龙笑道：

“嘿，那你就索性照原样躺在这里，我去叫她来见你好了！”

说完把琴清强按倒榻上，忍不住又对她动了一番手脚，才志得意满的披了一件长袍走出房去，与刚走进来的纪嫣然撞了个满怀。

见着项少龙故意露出来的赤身，纪嫣然粉脸一红，笑道：

“刚使坏完了吗？”

项少龙上前一把搂住她的小蛮腰，轻笑道：

“说得对！不过还未尽兴！”

说完把她抱了起来，往房里走去，任是纪嫣然怎样挣扎也不放下。

琴清这时见得纪嫣然进来，粉脸羞得通红时，项少龙把纪嫣然也已放在了榻上，怪笑道：

“今天我就来个一箭双雕好了！”

二女同时赫然娇笑。

接着自是一室皆春，美景无穷。

虞姬听说项羽不但练成了《玄意心法》第四重，融会贯通了《无敌坎坤箭法》，而且还杀死了一只叫作独角麟龙的怪兽，驯服了一匹乌骓宝马，不禁欢声雀跃的来找项羽，硬缠着要他讲去冰风火离洞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项羽对这小妹妹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看着虞姬日渐成熟丰满迷人的娇躯，他在又爱又怜之余总觉着心中有一股想抱住她痛吻的冲动。

虞姬眨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大项羽的灼灼逼人的目光下显得有点腼腆的娇声道：

“羽哥哥，你好棒噢！杀死了独角怪兽，与项伯伯一起大败秦兵和匈奴兵！以后啊！

你一定会是个笑傲江湖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项羽看了一眼温驯的乌龙儿，豪气顿往上涌的昂然道：

“不错！我一定要做个像姬妹妹说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要叫天下所有的所谓的英雄人物都在我项羽面前折腰！”

虞姬目光迷离的看着意气风发的项羽，语音娇柔的道：

“羽哥哥，虞妹可以一辈子都跟在你身边吗？”说完俏脸微红，娇首微低。

项羽闻言心神一荡，禁不住走上前去轻轻托起虞姬的下巴，低声缓缓道：

“姬妹若真愿意跟着我，我项羽发誓一辈子都会好好的保护你，决不会让人对你有分毫的伤害！”

虞姬娇躯一软，倒入项羽怀中，紧搂着他，在项羽耳边吐气如兰的道：

“姬儿好想快快长大，陪羽哥哥一起去闯荡天下啊！”

项羽搂着怀中的柔夷，心神紧张得突突跳起，猛吸了一口长气，平静一下心怀后，看着绿草茵茵，马儿成群的草原，心情澎湃的道：

“这一天我想为期不远了，爹爹曾说过要把我话造成一代西楚霸王，我想他话中的意思是想带我去逐鹿中原吧！只要有了爹的帮助，天下间就没有我成功不了的事情！嘿，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嬴政都是爹造就出来的，还有什么事会难得倒他呢？只不过难以通过的就是娘她们这一关，我看她们都会阻止爹爹重出江湖。”

虞姬脸色微变的道：

“什么？秦始皇也是项伯伯一手缔造出来的？这……太不可思议了！”

项羽轻轻的拍拍她的酥肩，笑道：

“爹爹当年威风的事情可多着呢！六国的合纵军被他打得落花流水，齐国有‘剑圣’称誉的曹秋道长也被他打得暴跳如雷……还有啊就是清娘和嫣然娘当时的两大才貌双绝的大美人也被爹给泡上了。”

虞姬嗔道：

“我可不准你以后去跟别的女人鬼混！否则，被我知道了，我绝饶不了你！”

项羽正色道：

“我项羽发誓，今生今世都只会跟虞姬一个人好，若有违背，定叫我……”

说到这里，虞姬突地献上了灼热的樱唇堵住了项羽下面的话。

项羽顿觉一股热潮直往上涌，紧紧的抱紧虞姬，痛吻起她的香唇起来。

虞姬两手紧抓着他的衣襟，剧烈颤抖和急喘着，一对秀眸闰了起来，俏脸泛起桃红。

两人的呼吸立时浓浊起来。

项羽不由自主的一双怪手在虞姬身上开始不规矩起来，由她的衣襟滑进去。

虞姬呻吟一声，玉手死命由衣服后按住了项羽作恶的怪手，似嗅似怨的白了项羽一眼，娇柔道：

“羽哥哥……我……待我年纪大些了，你再想对姬儿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吗？”

项羽闻言心神猛地一敛，清醒过来，浑身冒出冷汗的手足无措的道：

“这个……姬妹……刚才多有冒犯……我差点做出傻事来……我……我……真该死！”

姬妹，你……”

虞姬看着项羽的惶态，“扑噗”一声娇笑出来，垂首赫然柔声道：

“羽哥哥，你不要太过自责了，其实我并没有怪你呢！更何况姬儿以后决定了生是项家的人，死是项家的鬼。只要……只要我们不逾越最后一关，像刚才那样的亲热，姬妹倒是很愿意很高兴呢！”

说到最后已是音不成声。

但项羽还是把她所有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闻言大喜的握住虞姬柔嫩的小手，吃吃道：

“姬妹……这……是真……真话吗？”

虞姬的俏脸又红起来，任由对方把弄自己的细柔玉掌，幽怨道：

“只是羽哥哥以后经常要出去做大事，唉，这却教姬儿怎样度过那些孤独的时光呢？”说完又玉体投入项羽怀中。

项羽听了虞姬这几句心中情意坦白的話，双手紧紧的抱着佳人，心中涌无限豪怀壮气。

自己若是连心爱的女人也没有能力保护，那还怎样去做英雄好汉？再次回复到草原原来的平静生活，项少龙反而思潮起伏的不得安宁。

静静的呆立在草原的一个小山角上。清风迎面刮来，吹得他衣衫飘扬，却吹不去他对战争的惨厉回忆。

唉，羽儿是西楚霸王！这对自己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若真如此，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又得无可避免的卷入到战争的残酷中去了！如此一来，却又会让多少亲人和朋友会有痛失亲人之痛呢？又会让得天下多少生灵涂炭呢？还有，本已是生活在疾苦中的黎民百姓的贫苦日子只会因战争而更加疾苦。

那么战争到底予人类有着一种什么意义呢？

带来和平？多么辛酸和遥远的字眼！

项少龙摇头苦笑叹息时，滕翼走到了他身边，望着西方正欲下沉的一轮血红残阳，悠然道：

“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闲情逸致的来静看这草原落日的美景了！”

项少龙闻言吟声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唉，二哥，这些天来我总感觉着我们这平静生活的背后正蕴藏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似的，有一股沉沉阶莫名压力让我感到心神不宁。”

说完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凄意。

滕翼像是正沉浸在对日落美景的超想中，听了项少龙的话不在意的道：

“这或许是三弟这几日来操劳过度的缘故吧！我看啊你身体这些天显得憔悴多了，是应该放松一下精神滋养滋养身体了，还有就是晚上与几位媳夫人少温存一些。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还以为你是年轻时候，承受得了吗？”

项少龙摇了摇头，举目凝视着即将下沉的血红残阳，心中涌起无限的感触。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唉，命运为何要赋予我这么沉重的历史责任呢？我好不想舍弃眼前的这种平静写意的生活啊！但是……天意不可违！我似乎没得选择的余地了！断肠人在天涯！唉……

沉默良久，项少龙似突地作了什么决定似的沉声道：

“二哥，我想组建一支近卫铁骑来守护我们的牧场，不再让我们牧场受到任何外敌的侵犯，你看怎么样？”

滕翼闻言心神一震，隐隐感到项少龙组建铁骑有着什么动机，但还是装作大惑不解的道：

“三弟是不是还在对那些死去的乌家兄弟感到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呢？其实说来大家的命都是当年你从嬴政手里救出来的，已经苟活了这么多年，现在即便是为你战死，也是死而无怨。”

项少龙呆了呆，摇头道：

“对他们的死我虽然是很悲痛，但痛定之后我早把所有的悲痛化之为为他们报仇血恨的力量了。是的，虽然我没有完全杀光仇人，但是我想我心中的苦衷，他们在九泉之下能体会出来并会原谅我的，我想组建铁骑，是想在

保卫家园的同时，将来能够为天下苍生出一份我们微薄的力量。”

滕翼闻得项少龙自己说出了他组建铁骑的真正目的，心下虽还是一突，但并不感震惊的平静道：

“三弟的提议我不会反对，只是此事事关重大，我看还是需与大家商量一下才行。”项少龙苦笑道：

“商量？反对的人定会占了一大半以上！行不通的了！”

项梁的声音这时突地从后方传来道：

“组建骑兵？三哥的这个想法很有见地！我第一个赞成！”顿了顿又道：“骑兵的机动性很大，在战场上最能发挥其强大的杀伤力和冲击力！对了，不知二位兄长可曾听过用骑之十利呢？”项少龙大感兴趣道：

“愿闻其详！”

项梁来到了二人身侧，有条不紊的道：

“用骑之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败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袭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草，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之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旨，骑战之利也。今日我们若要组建一支天下无敌的骑兵，凭己之优越条件，不日就可组成。”

滕翼闻言点头道：

“此语虽是不错，只是如若我们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必会引起朝廷的关注，介时如若他们派兵来伐剿我们，那我们可就有得危险了。”

项梁冷哼道：

“现在的秦二世不是当年的秦始皇，残暴有过，智勇却是毫无，只不过是宦官赵高的傀儡而已。朝中良臣猛将，皆被胡亥、赵高合谋毒害，现在的众臣全都是一介乌合之众，有几人有能力领兵作战呢？蒙恬、蒙毅兄弟被秦二世杀死了，皇太子扶苏被秦二世逼死了，王翦上将军与二哥三哥是拜把兄弟，他自是不会领兵出征。嘿，现在就怕秦兵不来，若来了，定叫他来得去不得！”

顿了顿，扫视了项少龙、滕翼一眼后又沉声道：

“现在其实说来就是我们这等热血志士待机起兵，推翻暴秦，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生活的大好时机了，组建骑兵，我们有着伏越的天时地利——良马不缺，将才不乏，精兵亦有。只要我们把乌家军和大江帮的兄弟集合起来，从中挑选出一批身强力壮的青年出来，进行各种强化的武技攻击训练，以骑兵作战的战术训练为主，一定可以组建成一支天下无敌的铁骑。到时只要我们登高振臂一呼，天下间的热血志士定会响应，秦亡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也！”说完虎目里流露出无限憧憬的迷醉神色。

项少龙和滕翼听了也只觉一阵心潮澎湃。

对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不就为时不远了么？自己也一定得在这段时间内培植出一批势力，为羽儿将来的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嗯，组建铁骑看来是势在必行！无论将要遇到多大的阻力自己也决不退却！

为民请命！抵抗暴秦！创造历史！

项少龙暗暗的定下了决心。

管他妈的呢！再次在这火热的战火纷纷的年代里去轰轰烈烈的拼他个一场。

凭自己比这个时代的人多出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知识且通晓他们这个

时代的历史发展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乾坤不能被自己扭转的吗？哼，只要自己杀了刘邦，历史也会被我给改变！今后的天下也就是我项家的天下……

项少龙决心豁出去了。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改变历史我也并不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历史将是由成功者所主宰编写！小盘不是用焚书坑儒之法把自己从历史上给去掉了么？

组建铁骑的议案就在项少龙、滕翼、项梁三人间给秘密计定了下来。

项少龙在经常去清叔带领的铸造兵器的营地中察看玄铁之剑进展的同时，亦也给了许多自己设计出来的新式武器让他们炼造，以作为将来装备组建起来的骑兵之用。

而项梁和滕翼则借视察牧场之便，暗地里从马群中挑选出了一批强健的良马，叫放牧的兄弟们好好饲养。

同时亦也加强了对乌家军的训练。

这时，项少龙正在清叔的兵器营里看他炼玄铁之剑，龙且忽然来报说桓楚领了近万之众的大江帮兄弟来到牧场。

项少龙又惊又喜，想不到桓楚说话果是直来直去雷厉风行，领了大江帮所有的兄弟来草原投靠，此着虽是使桓楚辛辛苦苦建下的大江帮烟消云散，不过由此一来却也可促进项少龙铁骑军的加速建成，而组成另一支主导将来历史潮流的生力军——项羽的江东八千铁骑。

思想间，项少龙已领了项梁、滕翼、龙且众人骅马去迎接桓楚大军。

见着项少龙一行飞速驰来的身影，桓楚老远就扯着喉咙大叫道：

“项大哥，小弟已经解散了大江帮，领了众兄弟来这里投靠你了！你可一定得接纳我们啊！否则我们可就全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了！”

说完一阵哈哈大笑。

项少龙等这时已驰到了桓楚众人面前。

飞身下马，项少龙一把抱住迎上来的桓楚，激动的道：

“桓弟，这……你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这份大礼你却叫我怎能安心的接受呢？”

桓楚松开项少龙，举起铁拳击了一下项少龙坚实的胸肌，哇哇大叫道：

“嘿，你说这话可就是没把我当兄弟看待了，其实说来我是养不活了这帮兄弟，所以领来你这里，叫你日后可有得破财呢！这次啊你是不接受也不行了！”

项梁这时也走上前来，击了桓楚手臂一拳，笑道：

“项三哥菩萨心肠，定不会见死不救的！跟着他啊，只要他有吃的，我们也就会有吃的，不怕会饿死的啦！”

桓楚还了他一拳道：

“我和兄弟们啊，就是看中了项大哥这一点，所以赖定吃他了！”

众人一声哈哈大笑后，项少龙亦也玩笑道：

“就怕我啊到时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兄弟们跟着我只会受苦哩！”

桓楚笑道：

“那也是我们自找的，没法怨谁的了！只要你有一条裤子啊，其中一只裤脚就是兄弟们的，那我们没话可说！”项梁嬉笑道：

“三哥有那么多美花似玉的夫人，你不会也要他也分你一份吧？”

桓楚正色骂道：

“你放他妈的狗臭屁呢！朋友妻不可欺！何况是项大哥的嫂夫人呢？”

滕翼接口道：

“骂得好！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了点！简直该打！”

桓楚听了挥拳道：

“好！二哥有令，小弟这刻就照你吩咐去办了！”叫嚷时已向项梁击去。

项少龙俊脸微微一红道：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闹了！我们去大摆宴席为桓弟和大江帮的众兄弟们接风洗尘吧！”

众人哄然叫好，桓楚笑道：

“嘿！跟了项大哥的第一天兄弟们就有得大吃大喝了！”

项少龙坦笑道：

“吃苦的日子可在后头呢！往后的苦旅生活可有得你们受的！”

项少龙这话说的倒是实情，因为项羽将来的天下还得靠这些兄弟们去打呢！那时谁死谁活都是个未知数，受苦受累自是在所难免。

桓楚自是听得懂项少龙话中的意思，闻言脸上露出无比坚毅的神色道：

“我和兄弟们都是抱着为项大哥誓死效忠的心里来的，若是想连一点苦也不受，岂不是项大哥白吃白喝吗？天下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嘛！”

项少龙上前拍了拍桓楚的肩头，富有感情的沉声道：

“结识了你和大江帮的众兄弟们真是我项少龙生平一大幸事！”桓楚听了尴尬的笑道：

“哪里话呢？兄弟们能交识你这位当年威震七因的上将军才真是算作三生有幸呢！”

项梁这时插口笑道：

“二位不要这么酸味熏天了吧！嘿，刚才听说有酒喝，我的肚子现在都在跟我唱对台戏了！”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项少龙大声道：

“好吧，回牧场！”话音刚落，就已率先翻身上马，驱骑往牧场方向驰去，身后留下一道扬起的尘烟。

## 第三十八章 天下形势

桓楚和大江帮的一众兄弟们来到牧场后，项少龙便召开了牧场的高级领导人会议，提出了组建骑兵的议案。

纪嫣然等当即疑惑的问道：

“少龙，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强敌来犯，何故要组建一支骑兵呢？难道你嫌我们的日子过于平静吗？”

项少龙对夫人的这番问话大感头痛的摇头苦笑道：

“不是我嫌日子太过平静，而是不平静的日子离我们不远了，秦二世的残暴骄横，赵高的弄权玩术，使得秦王朝室内已是一片狼藉，天下大乱之势已是迫于眉睫。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百姓为了生存会怒而反秦，被秦始皇吞并的六国流亡贵族会待项反秦，匈奴等长期被秦王朝压制的周边弱小国家

会占空攻秦。这些隐藏着的危机一旦爆发出来，我们这塞外草原还会有得安宁吗？到时我们若是没有自己的能力，反只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因为我们牧场的战马是让所有的各派势力都垂涎三尺的。与其坐而待毙，孰若起而拯之？所以我们要在那场将临的暴风雨来临之前，先坚筑好我们的防御工事。介时即便有敌来犯，我们也可让自己稳立于自保不败之地。”

说到这里，扫视了一眼正凝神听自己分析天下形势的众人后，接着又道：

“骑兵在现代的战场上最是能发挥优势的兵种，它机动性大，作战速度快，杀伤力强，即使被敌围困在千军万马之中仍有脱困的能力。救援、袭敌更是效率奇高。只要我们拥有了一支强大无敌的骑兵，天地间就无人敢来侵犯我们。”

项梁待顶少龙话音刚落，顿即附和道：

“是啊，今天下苦秦久矣，秦室虚空，有识之士必会站出来领导天下负民百姓，推翻暴秦，我们亦也应该为首在秦统治下流血呻吟的天下苍生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啊！”滕翼接口道：

“秦朝气数已尽，现在天下到处都是民怨载天，一旦有人领头作反起来，其响应之势真是庞大得不可想象。为了保卫在将来的纷乱局势中我们的家园不受侵犯，我们的平静生活不受破坏，我们是的组织一支有强大战壮举力的自卫军。”

荆俊却是不解的道：

“组建自卫军？我们已经有了训练有素的乌家军，现在加上大江帮的近万余兄弟，组合起来就已经是一支强大的自卫军了！何况我们这塞外，人迹罕少的，即便发生战乱，也不可能打到我们这里来啊？当年秦始皇攻打六国，天下何等之乱？我们这里也是安然无恙，我看几位兄长是有些档人忧天了吧！我们这里是很安全很平静的世外桃源呢！”

纪嫣然闻言顿然也附和道：

“就是嘛！组建骑兵？我看你们此举别有用心，名义上说是保卫牧原，实质上却有可能是你们在策谋反秦！你们……你们又想反我们卷入到战争中去吗？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避世之所，我是再也不愿意过那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了。”说完满面凄然苍白，又惊又惧又怒的看着顶少龙。

桓楚听说组建骑兵是用来反秦大业的，当即喜形于色的雀跃道：

“嫂子，你这话就说错了。我记得项三哥曾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话大是让我感动非常。也证明了三哥有一颗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火热之心。我桓楚舍弃一切来投靠三哥就是敬服他的这种仁侠心肠。是的，现在天下形势正是我们这些热血有识志士为民请命，解救天下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好时机。组建骑兵是顺应天意、有利民心之事，嫂子是不应出言阻拦的吧！”说完走到纪嫣然前深深一揖后恭声道：“还请嫂子能为天下万民着想！”

纪嫣然被桓楚此举弄得手足无措，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气恼道：

“天下有识志士那么多，为何硬要少龙重出江湖？我……我不管的啦，我绝对不允许他再次掺入到战争中去！”

项少龙望着项梁、桓楚等人一脸苦色，长叹了一口气后道：

“唉，娘子，你夫君现在就在你身边呢！我……我就依你所言一辈子守在你身边，老死在此牧原好吧？”

桓楚闻言却是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到纪嫣然面前，自腰间拔出一把锋利短剑，猛的往左臂砍去，只听得“嗤”的一声血光四溅，众人齐都惊叫出声欲上前阻拦时，桓楚的左臂已被短剑砍下正着，还幸得项少龙眼明手快，在桓楚拔剑砍臂之际忙射出二根钢针刺中桓楚握剑手腕，使下砍力道给彻去大半。

纪嫣然看着桓楚的此壮烈之举，脸色苍白的惶声道：

“你……你干嘛如此傻呢？有话就应该好好说嘛！我……我也并不是那种十分固执的人！其实，少龙的意思我有几次反对过呢？我只是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罢了！”

桓楚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有得嫂子这句话，我桓楚这点伤又算得什么呢？”

说完从地上站了起来，接过纪嫣然从衣裙上撕下来的布条，朝刚被项梁上过金创药的伤臂处包扎起来道：

“嘿，这就叫先苦后甜呢！受了这么点伤就获得这么多朋友们的关心！”

项少龙轻拍了一下桓楚的后脑苦笑道：

“天地间也只有你这么个大傻瓜才会用如此之法来搏取众人对你的同情了！”

项梁大叫道：

“明天我也去受点伤，让大家来关心关心我！这么多年来流亡生活，让我也感觉孤独寂寞之极呢！”

纪嫣然笑骂道：

“原来你们几个是算计好了演戏来骗我的呀！那我的话也不作数了！”

项少龙闻言正色道：

“嫣然怎么变得越来越小心眼了？我项少龙对天发誓桓弟此举若有得半点虚情假意，定教他不得好死！”

纪嫣然听得项少龙此话，粉脸吓得苍白，泪珠儿从美目滚滚而下，娇躯也不禁微颤着。

众人亦是面面相觑，想不到项少龙会说出如此严肃之话来，气氛一时变得生硬起来。

桓楚首先打破沉寂的笑道：

“嫂子刚才是在开玩笑呢！三哥你发什么脾气嘛？瞧，你把嫂子都气得哭了，还不过去安慰安慰她？”说完连推带拉的把项少龙推至了纪嫣然身边。

看着纪嫣然楚楚怜人的模样，项少龙也觉自己刚才语气太重了点，一阵心虚，轻轻拉了拉纪嫣然的衣角低声道：

“好了嘛夫人，不要生气了！今晚上我去你房里向你叩头认错好了！”

纪嫣然听了，心下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娇躯一扭，冲扑到邹衍怀里，突地放声大哭起来。

组建铁骑的议案总算是冲破重重阻挠给定了下来，纪嫣然在项少龙的又哄又求的无赖手段下也不禁破涕为笑，两人重新欢好起来。滕翼和项梁众人从将近一万之众的大江帮兄弟之中挑出了四千多的精兵，再加上从乌家军中挑选出来的三千之猛将，合起来人数刚好达到了项少龙所要求的八千之众。这八千铁骑骁勇军分成中、左、右三军。每军设司马、下辖五旅；每旅设校尉，下辖五卒，每卒设十伍，每伍十人。边些都是作战主力，至于后勤辎重另设以专门部队供应。



项少龙对于这八千铁骑的训练非常严格，运用他在现代时学来的训练特种部队的训练方法对他们进行训练，每天的训练时间均在五个时辰以上，达不到要求者还需延时补习。

虽然他的训练方法有些残酷，但所有的兵士们却还是忍受住所有的辛苦，依然执着的每天都投入到紧张繁重的训练中去。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强烈心愿——推翻暴秦，那立新政。

项少龙正在悠闲的抽着肖月潭让他试试的罕烟管，吞云吐雾时，项梁突地跑到二人身侧，兴奋的道：

“三哥、肖先生，清叔锻铸的玄铁剑已经炼好了！嘿，可也果真是把罕世宝刃，三寸多厚的金条也被它一剑砍断，而锋口却是丝毫无损！用它来解剖独角麟龙自是毫不费力，看来我想一睹玄月神弓真正威力的时候为期不远儿！羽儿可也高兴得很呢！”

项少龙闻言连忙把罕烟管递还给肖月潭，欣然道：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来到清叔的兵器营，却见邹衍举着一把通体乌黑，但却寒气森森的长剑正细细欣赏着，口中啧啧赞道：

“好剑！果然是不世之宝！此剑若是交由少龙使来，定可天下无敌也！”

滕翼在旁道：

“这还是清叔的功劳！半年多来呕心沥血日以继夜的才炼成了这把玄铁宝剑。”

清叔古朴的老脸上绽开一丝笑容道：

“没有罕世的玄铁也炼不成此纳世的利刃嘛！”

项少龙等这时走到了众人身侧，邹衍见着项少龙，把玄铁剑递给他后笑着道：

“少龙，你也来了！嗯，你倒是用此玄铁剑使倘剑法来试试它的威力如何！”

项少龙接过玄铁剑，身体顿感一股强大气势涌起，有点不吐不快的怪异感觉。

仰天一阵清啸后，招过滕翼和桓楚二人道：

“二哥、桓弟，你们来陪我过两招吧！”

桓楚欣然应“好”，滕翼却是迟疑的笑道：

“三弟，你可是有把握能接得下我们二人的联手攻击？”

项少龙宝剑在手，精神振奋道：

“我现在感觉纵是千军万马，我也敢放手一拼！好了，放心的上来吧！让我尽情的发挥一下玄铁剑的威力！”

桓楚自背上取过霸王神枪，但旋即又收了起来，自言自语的嘿嘿笑道：

“嗯，还是不用这兄弟的好，免得给少龙用玄铁宝剑给削断了。”

项少龙闻言笑道：

“那就把飞龙枪给你使吧！”

荆俊当即取来飞龙枪递给桓楚。

桓楚接枪在手一掂后道：

“昭，果然也是一把好枪！被少龙削断了的话也很可惜呢！”

项少龙笑道：

“这可是我自己的兵器，我才舍不得削断它呢！”

谈笑间，三人已是摆好阵势。

桓楚大喝一声，飞龙枪活了过来般弹上半空，灵蛇百头钻动地笼罩顶少龙胸腹部。

滕翼侧是把百战刀虚式一晃，由身体左侧向右上方斜劈而出。

电光激闪，剑气漫空，寒气哩哩。

项少龙展开墨子剑法，玄铁剑顿化作满天乌光，把桓楚和滕翼二人的攻势全都化解。

滕翼冷哼一声，百战刀再由上自下猛劈。

桓楚亦也毫不示弱，一声暴叱，飞龙枪展开霸王枪法若长江大河般向项少龙攻将过去。

项少龙对二人攻势却是视若无睹，玄铁剑随手挥出，幻出一道道乌光剑圈，防守住对方所有进路，同时身体像变成一道影子，在剑光中若隐若现，似被淡云轻盖的明月，森寒的剑气连一多远的项梁和邹衍等也感觉得到，其飘摇往来之势有若翩翩起舞却又若狂风乱起的飞沙，教人生起对项少龙的身影和攻势无从捉摸的秃废感觉。最厉害的是玄铁剑竟能在主人意念的传送下发出一道道无形剑气，有若铜墙铁壁般把使剑者防守于剑气当中。

围观众人看得一时都膛目结舌。

四十多招过去，滕翼、桓楚二人任是展开怎样凌厉的攻击，还是无法攻破那层有攻有守的剑气，反而自己的枪法、刀势已不由自主的被项少龙的剑法牵制和摆布。

滕翼对着项少龙水银泻地般的剑光，首次生出似乎完全无法克胜的对方的意念，心中大为凛然，自道自己在对方强大的防守之下，信心摇动，假若让这种感觉继续下去，自己就支撑不了多久，必会败下阵来。

桓楚亦感每当自己攻出一枪，对方玄铁剑似通灵性似的，马上射出一道道剑光向自己击来，让自己不得撤招而先求自保。

又是二十多招过去，项少龙亦感出此玄铁剑的妙用，蓦地一阵仰天长啸，玄铁剑招势一改，使出墨氏三大杀招补造中的第一招“以守代攻”。漫天剑影顿刻迅速扩散，剑锋破空“嗤嗤”作响，气势有若雷电奔击。

“当！”“当！”两声兵器交击之声乍地响起。

剑影倏敛，却见滕翼手中百战刀被削断二三寸许，桓楚手中飞龙枪也是被削得一分为二。

滕翼、桓楚二人目瞪口呆的各自看着自己手中的兵器，心中一片茫然。

围观众人亦也是震惊得安静之极。

项少龙侧是欣喜若狂的看着手中的玄铁剑。

良久，众人才都齐声惊叫出声。

桓楚把手中的两截飞龙枪一扔，喏喏道：

“嘿，三哥这可是你自己削断的，可不要要我赔噢！不过你有了这玄铁宝剑，天下间的所谓神兵利刃，我看啊都要为之黯然失色了！”

滕翼回神过来后，脸色惊喜参半的看着手中的百战刀叹息道：

“唉，这么好的一把宝刀，现在却也破损了，想当年它在我三弟手中是何等的威风！”

看来一代旧人换新人，兵刃也是如此呢！三弟有了这把玄铁宝剑，那由今天开始，你的百战宝刀就是我的了！”

项少龙哈哈大笑道：

“玄铁剑胜百战刀，那就把它取名为‘无敌神剑’好了！”

项梁这时接口道：

“无敌神剑？嗯，当之无愧！三哥有了这支宝剑相配，当年的‘剑圣’曹秋道想来也不会是你敌手了吧！”

欢笑声中，邹衍道：

“走，我们去看看是独角麟龙的鳞甲硬还是无敌神剑利？”

一行人闹哄哄的来到了放置独角麟龙尸体的冷冻室里，打开冰盖，一阵冷气直往上涌，还好，这时已是五月，天气也较炎热，此阵冷气反而感觉凉快舒爽非常。

在这冷气腾腾的冰窖中，独角麟龙的尸体能然放置其中，虽是过了将近半年多，但还是没有释散发出什么异味。

荆俊和龙且自冰窖中抬出独角麟龙的尸体，放置在一个桌上，项少龙提起无敌神剑往怪兽尸体鳞甲劈去，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怪兽鳞甲顿被劈裂几片，但项少龙亦甚感吃力。

项梁乍舌道：

“连百战宝刀都削得断的无敌神剑，劈这怪兽鳞甲却这么费力，其坚真是不可思议，若是制成战甲确实又是一件至宝！”顿了顿又道：

“这怪物的筋定也是坚韧无匹的了！啊！用来作玄月神弓的弓弦定是天地间最绝佳的宝物了！”

见得项梁欣然之状，桓楚打笑道：

“你这可是沾了羽侄儿的光了呢！要不是他杀死了这只怪兽，你这一辈子也难以达成心愿啦！记着今后可要好好的培植羽儿！”

项梁肃然道：

“这个自是忘不了的！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之！何况我项梁一家人全是项三哥自彭越手中救下的呢？只要是项家的人，叫我项梁上刀山下没锅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羽儿么，更是好比我的亲侄儿般，我怎么会不竭尽所能帮他呢？”

项少龙听了项梁这番话，心中只觉一阵怪怪然的，有着一一种自己也说不出的情绪。

历史上项梁对羽儿如此的呕心沥血的栽培，可能除了他对秦始皇灭掉他楚国的极度憎恨外，或许也有着一份他为了报答自己对的救命之恩的缘故吧！

王剪突然来到牧原，让项少龙感到无比的讶异之余却更多的是兴奋。

一把紧接着行色仆仆的王剪，项少龙动情的大叫道：

“哈！是什么风把四弟给吹到这儿来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呢！”

王剪也是激动非常的道：

“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想念着大家嘛！”

荆俊这时在身后也是大叫道：

“这几年来二哥三哥非常的念着你呢！没想到可也正把你给念回了，这也正应了三哥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

王剪闻言却是倏地满面凄然之色的苦笑道：

“嘿！小弟这次回来可是想在兄弟们这世外桃源里找个避风巷呢！唉，多年的戎马征战生涯终于可以搁下了！我啊，今后就在这草原陪着大家一起

享受一下生活的天伦之乐，了此残生呢！”

项少龙听出王剪话中隐含着的许多的悲哀和无奈，不禁神色一变的惊声道：

“四弟，朝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有不如如意之事吗？”

王剪没有即刻回答他的问话，与迎上来的滕翼、荆俊等亲热了一番后，才面色一沉的长叹了一声后道：

“唉，此事说来可是话长了。”

原来自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后，本立遗诏命太子扶苏为皇位继承人，但由于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均伯扶苏即位后自己大权不保，于是密谋篡改了秦始皇遗诏，立二太子胡亥为皇位继承人，同时为了彻底免除后患，炮制了另一份诏令，说皇太子扶苏自担任边疆大军的监军后，因没有专心监督鼓励军队勤奋操练，锐志征讨边疆强敌，反勾结蒙恬、蒙毅两兄弟，在边疆拥兵自缢，收监蒙恬、蒙毅两兄弟，事后秘密加以杀害。

王剪目睹宫廷惨变，心怀愤恨，但他一生忠心侍主，对既已成定的现实也感无可奈何，然对那策动此宫廷政变的幕后主使人赵高却是愤之入骨，于是频频进言胡亥，要求他把赵高杀死，以慰各被赵高害死的忠臣的在天之灵。可胡亥此时已是被赵高操纵，只是他的一个傀儡而已，不但不惩治赵高，反尽为赵高辩护，至最后竟说王剪造谣惑众，意欲把他给囚禁起来。但由于王剪是秦国的功臣元老，且手握秦国兵权，顾忌之下虽没奈他何，但把王剪之子王贲给关押了起来，说他无视皇帝威严，在外散布皇帝谣言，用此来要挟王剪，要他屈服，不再提杀赵高之言。

可王剪天生的硬骨头，儿子受监不但没有吓退他，反更激起他的怒火，竟在早朝之时当众揭出赵高作恶多端的短处且打了他一记耳光。

赵高对此奇耻大辱自是忍气不下，强迫胡亥下令杀了王贲以泄王剪留给他的仇恨。

王剪悲痛之下，提剑闯入赵高府中欲杀赵高，但被赵高自怀中取出的秦始皇赐给他的免死金牌所阻，刺杀未遂。

赵高和王剪之间的矛盾因此而至白热化。

王剪联合各军政大臣要求胡亥杀死赵高。

赵高则协使胡亥要他释去王剪的兵权。

胡亥左右为难之下求救李斯，李斯此时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得狠下心肠叫胡亥释去王剪的兵权。

有了李斯的相助，赵高自是气器大涨，一般胆小怕事的大臣纷纷投靠赵高一边，最后只剩王剪一人孤军作战，终是单掌难鸣而败下阵来。

王剪兵权被夺后，赵高顿刻凶神恶煞的把他关押起来，欲慢慢把他折磨而死，以泄心头之恨。然后李斯因良心未尽，念着王剪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人且乃项少龙的兄弟，又因王剪为秦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协使胡亥下令赵高放了王剪，且一路派人暗中护送他到得塞外。

项少龙等闻言气恼得拳头紧握，臂上青筋条条暴起，荆俊更是忍耐不住的破口大骂道：

“他妈的个狼心狗肺的李斯，没有三哥哪有你现在的风光啊？与奸贼赵高一起合谋想害我四哥啊！你奶奶个熊，他日我们起兵杀进你咸阳来时，老子定叫你碎尸万段而死！”

项少龙想起李斯的变故，心下也是一阵默然，这个曾经与自己并肩作

战过的老战友，他日可能也会与自己在战场上见高低了。

想起李斯一生忠心耿耿，在他余生的最后却与赵高一起作下了天理不容的事情，使得他一生的名节在历史上最终留下了一笔无法抹掉的乌点，而至最后惨死下场，想来或许也是天意冥冥中对他的惩罚吧！

那么自己想刺杀刘邦而改变历史的下场会怎么样呢？会不会与李斯一样……

项少龙正这样古古怪怪的想着，突听王剪惊声问道：

“什么？你们意欲起兵造反？”

荆俊晒道：

“什么造反？说得好听点好不好？我们这是想解救天下万民脱离秦政的残暴统治！”

王剪听了摇头苦笑道：

“秦王室虽是一片乌烟瘴气，但其余威却是犹存，天下间会有几人响应咱们的起义呢？更何况秦王朝拥有五六十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兵！起兵作反，只会以卵击石，以蝗扑火自取灭亡罢了！三哥，我看此事需慎重对待。这并不是我在为秦王朝作什么说客，我只是出于我们的兄弟之情才如此劝说，对秦王政我也已失去了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秦朝气数已尽啊！”

项少，龙点了点头，但神色却还是无比坚定的道：

“四弟此番分析虽是大有道理，但我相信秦朝在三四年内必将灭亡！”

王剪闻得项少龙语气如此坚定，心神一震道：

“三哥凭什么说得如此肯定？”

项少龙哈哈一笑道：

“因为天下苦秦久矣！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人民的力量永远是最为伟大的！”

顿了顿又望着王剪微笑道：

“还有，因为秦王朝失去了你这个用兵如神的守护神！”

在项少龙的书房里，项少龙居中凭案而坐，对面则恭恭敬敬的项羽。

项少龙看着眼前这已渐显王者霸气的爱子，心中一阵怪怪然外却又更多的是一层担心，因为项羽性格上确实有着太多的刚愎自用的缺点，这些对他将来的大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义父邹衍曾提醒过自己需开导化去项羽的易忿感情用事的缺点，自己一直没闲暇。这刻父子静坐一室，项少龙肃容问道：

“羽儿，还记得将有哪五危吗？背来给我听听！”

项羽记得父亲项少龙问他这个问题已是有二十多遍了，虽是觉得父亲太过啰嗦，但亦也不敢出言提出抗议，闻言当下侃侃而背道：

“其五危是：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掳也；贫速，可激也；廉洁，可辱也；受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项少龙点了点头接着问道：

“这段话的意思你彻底明白了吗？”

项羽摇头道：

“羽儿不能全懂，请爹开导。”

项少龙目光一沉道：

“必死之将，只顾死拼，而不知死里求生。这种将领有胆少谋，本身陷

于死地不足惜，但由至可能会造成全军覆灭，这就是为将；之大过了。羽儿，你性格上就存在着这种缺点，以后要多加注意知道吗？”

项羽躬身为礼道：

“羽儿谨受爹爹教诲！”

项少龙忽的叹了一口气道：

“至于必生之将，则是懦弱无勇，一受到些许威胁就会轻易投降，是以可掬。羽儿，你的性格中虽然没有这个缺点。但对于必死之将，却很少有能安逸的死在床上的。”顿了顿又道：“除了必死之外，你还发现自己犯了五危中的哪些毛病没有？”

项羽闻言俊脸一细，略一沉吟后顿即恭声道：

“羽儿还犯了贫速的缺点，受不得刺激或是侮辱，好胜心理特强，容易失去理性！”

项少龙沉声道：

“知道自己本身痛病，就必须下决心彻底改掉，如此严于律己，方才可成就大业！”

羽儿，可要记住这点！”

项羽被项少龙威严的眼神看得有些心里发毛，当即借发问来平静心绪道：

“对了，爹，廉洁和爱民本都是为人美德，为何到了将帅身上，却又变成了坏处呢？”

项少龙闭目沉思一会后，倏又睁开眼睛逼视着项羽缓缓道：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严格说来，为将之廉洁和爱民并不是真情实意，而是一种收买民心的作战手段而已。其实，政治是一个最是充满勾心斗角的字眼，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为将者不得不耍尽各种极致手段。”

顿了顿又道：

“当然，这也不是说为将者就是需奸诈阴险。将帅也必须具备五种美德以免十种过失。”

项羽闻言问道：

“何为五德十过呢？”

项少龙好整以暇道：

“为将者五德，即是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为将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谦枯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绥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以上是为将五德十过失，做到五德，必会受军士所敬，皆都诚信而听命，避免十过失，可使为将者遇事沉着果断，作出正确有解决问题之法，而使之领兵作战百战百胜而立于不败之地。”

项羽虎目射出深思的神色道：

“爹，羽儿懂你这番话中的意思了！我一定会不负所望的！”

项少龙听了微笑顿首道，心下却暗暗叹道：

“就伯你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这日，项少龙正和滕翼、项梁、桓楚、王翦等一众兄弟在校场检阅众骑兵的进展情况，忽有大江帮自中原赶回的探子来报说大泽乡的陈胜、吴广举兵起义反秦了。

项少龙等几人闻言齐是大惊。

桓楚率先惊喜而又紧张的问道：

“这陈胜、吴广是何许人物？”探子恭声答道：

“禀帮主，那陈胜、吴广乃是阳城的两个贫民百姓，他们是被秦征发到北部边境渔阳从事戍守的九百士卒中的两个队长，那九百士卒全都是赤贫之辈。”

项梁接口问道：

“他们为何会有得胆量反秦呢？再说即便他们作反也不会有得什么成就啊！怎可称作是什么起义反秦呢？”

探子朝他亦行了一礼后又答道：

“因为陈胜、吴广他们被征集去渔阳时，正值夏秋之交的多雨季节，一连数日的倾盆大雨，使得队伍无法行进，因此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惶然，因为他们都知道，按照秦王朝的法律，误了期限，是要杀头的。正当众人一筹莫展时，在队伍中担任正副队长的陈胜、吴广勇敢的站了出来，领导众人杀死了两个押解的营尉，振臂一呼，发出了反秦的口号。他们打着为太子扶苏复仇的名子，借用楚将项燕的威名，号称‘大楚’。他们迅速攻下了大泽乡，又攻占了蕲县和县以东的地方，占领了楚国旧都陈县，其势发展很快，各地的劳役众士纷纷效法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且投靠了他们，现在陈胜自称张楚王，队伍也已发展到了七八万之众，声势如日当天。”

王翦听了喃喃自语道：

“果被三哥不幸而言中，秦朝是要灭亡了，看来我此次被释兵权解甲归田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祸咎？”

探子这时面露惊异之色的接着又道：

“可说也奇怪呢！陈胜、吴广刚起义不久，就有人发现从河里打起的鱼腹中有丹书的文帛，上面写有‘大楚兴，陈胜王’六字，而当夜大泽乡的所有祠庙突地燃起熊熊大火，且有狐狸的叫声，亦是呼喊着的‘大楚兴，陈胜王’！”

项梁脸上露出不屑之色道：

“哼，骗人的鬼伎俩！也只能骗倒那些没有见识的贫民百姓而已！”

项少龙一直都沉默不语，心中却是掀起了万丈的波涛。

## 第三十九章 龙出江湖

听闻得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消息，项少龙整个人都给呆住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冲破风雨交加的黑夜，拉开了它火红的战幕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即将灭亡的号角也从这一刻正式的吹响了！

英雄！乱世英雄将要诞生了！

想着义子宝儿将来就是威震天下的西楚霸王，项少龙的全身血液都沸腾着。

这一天终于不远了！宝儿近向他成就霸王基业的这一天终于不远了！

历史上项梁、项羽叔侄是从杀死会稽郡守殷通，夺得对会稽郡的控制权后，进而正式开始起步发展自己的反秦力量的。

那么自己何不提出出关塞外后势力就向吴中进发呢？如此一来，吻合历史，此战必胜！

忽而又想到了项羽将来的劲敌刘邦，顶少龙虎躯不由自主的剧颤起来。

对了，刘邦！他在这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不久也领导爆发了丰沛起义！

那么他现在有可能在丰沛县城了！自己何不派人去沛县刺杀刘邦？

只要刘邦死了，那么今后的天下就是羽儿的了！管他改不改历史呢！自己在这古代里已经轰轰烈烈的活过！舒舒适适的享受过！已经不枉此生了！

对！再次重出江湖！助羽儿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人生能享受创造历史的动人滋味又是夫复何求呢？

项少龙想到这里，嘴角忽地露出了一丝令人感觉着无比的高深莫测和无比坚毅的冷笑。

王剪见了项少龙的怪异模样，心里突地生起一股寒意。因为他觉得项少龙此时的微笑就像当年他助小盘成为秦始皇时的一样。

难道三哥他真的是想逐鹿中原，自己来统治天下了？

那秦朝灭亡的日子可真是会不远了！

如此想来，王剪只觉心里又惊又喜，且有着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的怪异感觉。

凝神的望着项少龙良久，王剪才忽地问道：

“三哥对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有何看法？”

项少龙此时已是回过神来，闻言沉吟了一番后缓缓道：

“秦二世上台后继续推行的秦始皇的残暴政策，是爆发了这次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原因。以胡亥和赵高为核心的秦王朝的统治集团，比起秦始皇来腐化坠落了许多，他们早就丧失了秦始皇吞并六国时期的蓬勃朝气，成为了人民心目中反动、残忍、愚蠢、昏聩的没落集团，同时他们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分崩离析，四弟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顿了顿又道：

“以上的这些原因，就给予了被秦王朝欺压得忍无可忍的贫民百姓爆发起起义的大好良机。因为秦王朝此时所有的官员都只知道去享受，而无暇理会得这区区九百士卒发动的什么个鸟的起义，如此一来，陈胜王的义军在短时期会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壮大起来，直至威胁到秦王朝的统治基础时，秦军才会正式重视起来而出兵击灭。此时，由于陈胜义军训练无素，武器装备精简以及队伍内部势力的混杂而激化出的内部矛盾等，必然敌不过久经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的秦军而至最终失败。”

项梁听了又惊又急又钦佩的道：

“那难道秦朝就不会被灭亡了吗？”

项少龙摇了摇头，目中射出深邃的厉芒道：

“非也！秦王朝此次注定是会被灭亡的！但不是陈胜和吴广之徒完成的！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起义领袖，缺乏文化知识不算，且缺乏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能才能。

他们不善于组织队伍，不善于统驭队伍，不善于严肃纪律，自身也不能做到胜不娇败不绥，严于律己洁身自爱等，而稍有成就就只顾争权夺势享受安逸，如此的人物怎会能成什么大器呢？他们只能说是时代偶然性创造的



短暂英雄！真正的主宰历史潮流的英雄人物还未出世呢！不过为时也不远了。因为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好比一根导火线，必会点燃全国反秦势力汹涌的大爆炸！”

桓楚听了心怀澎湃的激动道：

“哈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于可摆脱秦暴政的统治了！”

顿了顿又道：

“对了，我们兵出中原后是否也去响应陈胜、吴广他们的起义呢？”

项梁嗤道：

“哼！投靠他们？能成就什么大气候？三哥不是说了吗？陈胜、吴广他们只是乌合之众，最终必会灭亡。我们呢？可全都是久经沙场作战的精兵良将！连为秦始皇当年开创大业的两位上将军项三哥和王四哥都在我们宫中。居人篱下，岂是我辈之所为？”

桓楚闻言喏喏道：

“这个……我……我也没有说定要投靠陈胜、吴广他们嘛！”

项梁正待再次出言唠叨桓楚一番，顶少龙已发言道：

“我们是会独立起兵，但在陈胜、吴广尚还势大时，我们也可与他们联合起来抗秦，这予我们将来发展自己的霸业是有利的。只要推翻了秦政，这天下就将是我们的了！”

众人闻言心里齐都一震，想不到顶少龙竟有着想去争霸天下的念头。

王剪惶惶道：

“三哥欲去争霸中原，凭我们这一点势力……”

王剪虽是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意，但项少龙从他说话的语气和神态在已可猜测出去，当下沉声道：

“事在人为！陈胜他们凭九百士卒起义，而发展至今天的十多万人的大军，而我们呢，却已是有了了一支神勇无敌的八千铁骑再加上四五千的后备力量，兵力就有一万多人。

我想当我们进军中原时，那些地方的武装力量必非我们之敌，待我们占得一席落脚之地后，我们也可以打出某个旗号而扩大我们的号召力，发展我们的兵力。那时我们又怎会是一点势力呢？”

项梁接口的昂声道：

“不错！我们将有将才，兵有精兵，无论领导能力，作战能力皆可说是陈胜、吴广他们所难以比拟的，只要推翻了暴秦，其他的义军势力又怎么是我们之敌呢？那时，天下江山不属我们还有谁人可得？”

王剪默然了一阵，突然道：

“三哥，我……虽然痛恨大秦的腐败，但是我却身为大秦的子民，这么多年来在秦宫朝中为官，与秦王朝自是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了感情，这个……叫我挺身去作反秦之事，我真是狠不下心来，要不然凭我手握秦朝兵权的时候反秦，秦王朝哪里还会存在？所以，三此次进兵中原反秦，请恕小弟爱莫能助了！”说完朝项少龙等众人深深施以一礼，以示心中的歉意。

项少龙闻言苦笑一声道：

“人各有志！四弟此次来到我们牧原本是想享受一下兄弟们欢聚一堂的天伦之乐的，但兄弟们却破坏了你的情致，致歉的应该是我们呢！好！四弟到时不出关外，那就帮我们守住这塞外牧场吧！”

王剪笑道：

“这个倒是没有问题！我现在要住在这里，自是不会让得任何外敌来犯的了！”

说到这里，沉吟了一阵后忽地又道：

“我虽然不能给三哥什么帮助，但早在几年前，我就在东城县内让我的两个堂弟王翔、王跃二人隐居其中，一方面暗暗让他们注视你们这里的动静，另一方面为我将来的隐居打好退路。东城县离我们这塞外约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到时三哥等进兵中原反秦时可与得他们联系一下，说不定可帮得上什么忙的。”

说完从衣衫里掏出一把短剑又道：

“我也与他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此短剑名曰飞虹，与我那王翔弟的一把贯日刚好是一对雌雄剑，你们联络时就以此剑为凭吧。有什么事调遣他们去做，他们决不会推辞的。”

项少龙心想自己等对中原现在的情形皆都不大熟悉，介时若是有他们作指引，可不就方便许多？当下接过短剑放入怀中，笑道：

“那就谢过四弟了！”顿了顿又道：

“对了，四弟，你可知东城县离吴中的会稽郡有多远？”

王剪不解的道：

“三哥问这个干嘛？唤，两地相距差不多只有一百多里远的路程吧！”

说到这里，脸色忽地微变道：

“三哥是想第一步就进兵吴中攻下会稽郡？”

项少龙笑道：

“四弟果是个军事天才，从我一句话中就可推测知我的心意。幸好四弟已退出秦王朝，要不然你将是我最强硬对手。”

项梁闻言大喜道：

“进兵吴中？太好了！那里是我楚国的旧地，只要我打出我爹项燕的旗号，楚人必会都来投奔我们。”

项少龙想起历史上的项羽乃是楚国的后代，今后也号称的是西楚霸王，听得项梁此话，颌首道：

“嗯，项梁兄弟乃是楚国无敌战将项燕的儿子，我们若是打出项燕上将军的旗号，以收复大燕因为宗旨，影响力和号召力自是会大很多。”

王剪这时又闻项燕之名，心下不禁一阵黯然神伤，因为项燕是因败在他手下而自杀身亡的，间接来说，楚国也是因此而灭亡的。

日前项梁虽也曾对他释然的伤感道：

“四哥，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你们那时是各为其主，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家父之死，国家之亡又怎可怪罪于你的头上呢？因为你也是为国尽忠而已，说来上战场杀许多的无奈吧！现在你已经退出军涯生活，也就意味着你已经跟从前的生活脱离了，我们现在是兄弟，我不会因父亲败在你手上而对你有什么成见的！”

但是王剪对项梁始终觉着有着一种歉意，一种罪恶感，他觉得自己应该是项梁的杀父仇人，听完项梁的话不但没有让他心安反更觉着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这也可以说是王剪不愿随项少龙等出关反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不想再让自己的双手沾满战争的血腥，他决心后半辈子留在这塞外牧原中参悔自己从前的罪孽。

项梁见王剪突地一语不发的沉默下来，且脸上神色异常古怪，知他可

能又由于听到自己和少龙说起自己父亲项燕而牵动了他的思潮。走上前去，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王剪的肩头低声道：

“四哥能抱着一种小舟从此飘然的心怀，不去过问战争杀伐诸多红尘烦事，可确是人世间的一大享受呢！现在何故还是愁怀于胸呢？其实人世间的一切因果循环，皆都冥冥中似有着天意来决定了个定数，我们只是其定数中一颗天意摆布的棋子罢了。所以所有是是非非，对对错错都是天命促成，而非是人之过也。”

项少龙这时也觉察出了王剪的异样，走过来，握住住他的大手沉声道：

“四弟，往事如烟云，现实才最时我们需要把握的真实。祝我们旗开得胜，步步顺利吧！走！我们去为这历史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干他娘的一杯！嘿！是它给了我们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呢！”

众人哄然叫好，驷马离开校场往宿宫地快速驰去。

项少龙秘密招来了滕翼、荆俊、赵大、乌卓等人，神情严肃的沉声对他们道：

“我们进兵中原反秦的时日就快到了，所以我想派你们几人先秘密的到中原去联络王翔、王·跃诸人，以为我们作好内应。”

说到这里，自怀中掏出王剪给他的那把飞虹短剑交给滕翼后继道：

“在这同时，我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任务交由你去做，就是叫你们去沛县刺杀一个叫刘邦的人，阻止他发动丰沛起义，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务必要把他杀死。至于为什么要杀刘邦，你们就不需知道了，总之是要胜利的完成任务。如若杀死了刘邦，会对我们今后的反秦大业减去一个最强硬的敌人，那时天下我们就唾手可得。”

滕翼虽觉得项少龙的话让他感到如坠雾中，不明其为何知道沛县有个刘邦，且刘邦会发动什么丰沛起义，杀了刘邦就会为自己等减去一个劲敌等，便项少龙说过不需要让自己知道原因，他也便没有再问，自从跟了项少龙以来，滕翼就对他所有的话都言听计从，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项少龙本身就是一个像神一般神秘的人，具有着如同神的智慧和力量。

荆俊却是忍奈不住心中的诧异道：

“三哥，你又没有出关外去，怎么会知道沛县有个什么叫刘邦的家伙？还有，我们为什么要杀他？”

项少龙闻言面色一沉的严肃道：

“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问为什么！只要去认真执行我的命令，胜利的提了刘邦的人头向我回报就是了！”

荆俊甚少见着项少龙用如此严峻的语气对自己说话，知道事态严重，当即沉默下来，一言不发的站在滕翼身后，一脸的惶然之色。

项少龙的威严在众人心目中还是像当年在秦始皇身边办事时一样有增无减，滕翼见着荆俊的惧样，心下不忍的插口道：

“三弟，就算是俊弟多嘴多舌罢了！也不要再训说他了。瞧他被你吓得身子都发抖了！”

项少龙莞尔一笑道：

“唉，我的火气方才是太大了点，不过，此事确是事关重大，二哥，你可得好好的带个头认真的去办成此事，至于其中的原因，以后我自会告诉你们的。”

项少龙这几句话虽是谈笑中说来，但话中语气还是让滕翼觉着几分的

沉重起来。

少龙为何要如此着紧刺杀这从未闻听过的叫作什么刘邦的人呢？难道少龙凭他的神秘力量感应出沛县有个叫刘邦的人是他今后成就大业的克星，所以要杀了他？若真是这样，自己等这次的任务可真是事关事大呢！

滕翼正如此怪怪的想着，项少龙突地又接着道：

“三天后你们就动身去中原，在这三天时间里，你们挑选出一百名武功机智超群的好手，待时一并带去协助你们行事。对了，此事你们几人决不可向其他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滕翼、荆俊几个沉声应“是”后，项少龙再次叮嘱了一番此事只许胜不败，才教众人散去。

进兵中原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项羽这几天来的情绪像父亲项少龙一样忐忑而又兴奋，让他睡不着觉来。

哈哈！终于可以驰骋疆场了！我一定要打败所有的与我们作对的敌人，成为一个天下无敌的英雄！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我项羽的厉害！

虞姬见着项羽神采飞扬的神色，心下也是激动和欢欣非常，因为在她芳心深处羽哥哥也像项少龙伯伯一样是个天下无敌的英雄。

只有英雄才可以打动她的芳心。

在与项羽交往的这几年来，她已不知不觉地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拥有着英雄气质的羽哥哥。

尤其是听说他杀死了独角麟龙和打败了云梦大泽山盗贼的龙头老大彭越，让虞姬的芳心对项羽更是敬仰不已。

她感觉自己已爱上了羽哥哥。虽然她的年纪才只有十三岁，但是生理和性格上的早熟都已经让她看上去像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

依偎在项羽的怀里，虞姬感觉整个娇躯都是酸软无力的，再也不想爬起离开。

项羽搂着虞姬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娇躯，生理也在发生着男性本能的冲动，但是想到进兵中原的兴奋却抑制住了他这种冲动的发展。轻轻的抚摸着虞姬满头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项羽柔声道：

“姬妹，过几天我要和爹爹他们一起去中原了，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呢！”

虞姬无限抚媚的膘了项羽一眼后，幽怨的道：

“唉！羽哥哥啊 2 你却叫姬儿怎样度过这没有你在我身边的孤寂时光呢？”

项少龙闻听得这对自己如此剖情的话，心神一荡，扳正她的俏脸，轻吻了一下后道：

“我会尽快把你也接去中原的！”

虞姬突地抱起项羽痛吻起来，良久，才脸若桃红的松开项羽，风情无限的娇羞道：

“羽哥哥，你现在想要姬儿吗？”

听着这如此挑逗的话语，项羽顿时欲火狂烧，一把紧搂住虞姬，把她按倒在草地上，贪婪地痛吻起她性感湿润的红唇来。

虞姬顿时感觉如坠雾里，嗡嗡唔唔，也不知是在表示快乐还是抗议。

项项羽的一双怪手这时也在虞姬身上揉搓起来，使得虞姬更是浑身酥软而又感觉无比刺激，小蛮腰如水蛇般的在项羽体下扭动着。

这种摩擦让二人体内的快感愈来愈烈。

虞姬突地“嚶哼”一声，凑到项羽耳边低声道：

“羽哥哥，要是有了小孩怎么办？”

项羽这时已是欲火暴涨，闻言粗喘道：

“我……我会把我们的事告诉娘亲她们，叫她们作主把你嫁给我好了。要是真的有了小孩啊！我想爹和娘他们只怕在梦中都会高兴得笑醒哩！”

虞姬闻言心里喜翻了底儿，赫然笑道：

“羽哥哥，你真得会娶我作你的小妻子吗？”

项羽意乱情迷的边吻她边断断续续的道：

“当……当然了，我会一辈子……都待……姬妹好了。若有违背，定叫我项羽不得好死！”说到最后几句时却是一脸严肃的俯头看着虞姬。

虞姬乐得顿时抛开了一切种持，任由项羽施为，还鼓励地以香舌热烈反应着，教项羽魂为之销，神为之迷。

二人此时都是初次尝试着偷情滋味，手法和动作都是凭作本能的生理冲动而作出的，已致生涩得很，项羽双手颤巍巍的解着虞姬身上的罗裙，虞姬则是秀目紧闭，粉脸通红，在项羽体下任由他施为，一动也不动。

好大一会儿，项羽才褪去了虞姬身上所有的衣物，露出了她羊脂白玉般的服体，一股处女的幽香顿时冲向项羽的鼻门，使得他的虎躯剧烈地连颤，喉咙亦觉干涩异常，一双平时隔着衣物会在虞姬身上大肆作怪的大手，此刻却是在她莲藕般的娇躯上不知所措的颤抖着。

虞姬一双坚挺的酥胸此时亦也在剧烈的起伏着，双手遮住女性身体最为隐秘的部分，神情娇艳欲滴的期待着作为一个女性最为快乐的时刻的到来，但是迟迟不见项羽动静，不禁微微睁开了泛出桃红的秀目，却见项羽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自己的身体，双手捏着自己的双胸，但是额头上却是冒出一粒粒斗大的汗珠，身上的衣服也依然是全副武装。

虞姬羞涩的娇笑一声，轻启朱唇道：

“羽哥哥，你怎么还不上来啊？”

项羽这时才回过神来，望着虞姬尴尬的喏喏道：

“我……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作呢！”

虞姬闻言粉脸给红到了耳根，银牙一咬，倏地坐直身子抱住项羽，凑到他耳边音若蚊的道：

“你……有没有觉察出身上有根小棍子在作怪？快脱光身上的衣服，把作怪的小棍子送进我体内的地狱，它就会安静下来了！”

项羽在身上一阵乱摸，当他触到雄气勃勃的下体时，俊脸一红低声道：

“我找到……找到作怪的小棍子了，但是你身体的地狱又在哪儿呢？我怎样把这家伙打入你的地狱呢？”

虞姬娇羞无比自容的狠下心肠拉过拉过项羽的手到自己下体已是湿成一片的桃源胜地，娇嗔道：

“傻瓜，就是这儿了！快点，脱衣服上下！”

项羽喜得俊脸通红，粗气喘喘的脱光了衣服，爬到虞姬身上。

二人开始生疏的尝试着做爱起来。

但是项羽身体的插入还是禁不住使得虞姬痛叫出声，项羽忙停住动作惶声道：

“姬妹，你怎么了？哪里痛是吗？”

虞姬“嚶哼”的闷哼一声娇喘道：

“没……没……怎么了！噢，羽哥哥，你不要停嘛！快……快……快点动啊！人家都被你挑逗得受不了了！”

项羽顿刻不再吭声，扒在虞姬身上笨拙的旋动起来，不多久就享受到了男女欢合的最高乐趣，一时忘似所以在虞姬身上狂欢起来。

虞姬在片刻的痛楚过后，也旋时便觉整个身体都升腾起来，一种无比酥麻而舒适的怪异感觉在体内窜涌奔着，不禁紧缠住项羽的虎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烈扭动起娇躯与项羽刚猛的动作迎合起来，不多久一阵又一阵更高的兴奋浪潮撞击着虞姬的整个身心，使她禁不住微微和呻吟出声来，同时拌过项羽的虎躯，让他处在下面，片刻则跨骑在项羽身上剧烈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旋动起来。

项羽舒适的平躺四肢，享受着异样兴奋的刺激，双手在虞姬跳突的双胸上操搓不停。

二人尝试着可以想象出的各种可以感受男女交合的欢悦，把自己所有的灵欲和爱心都全无保留的奉献给了对方。

直至缠绵了一个多时辰，二人才尽兴和劳累的相遥而横躺的仰在草地上，肢交体缠，享受着男女欢合后的融洽滋味。

虞姬突然道：

“羽哥哥啊！你可要快些接姬儿去中原与你团聚呀！”

项羽轻吻了一下她的俏脸后，柔声微笑道：

“放心吧姬妹！一待我们攻下了吴中，我就派人来接你过去，嘿，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呢！”说完又在虞姬还是赤裸的身上乱摸起来。

虞姬并没有阻止，只是格格娇笑着，似放下心事似的翘起小嘴巴柔声道：

“记得可一定要向娘她们提出娶我的事唤！要不然我没出嫁肚子大了起来可就羞死人了！”

项羽这时讶声道：

“姬妹妹为何对男女欢合的事似很清楚呢？”

虞姬俏脸一红的咳道：

“你……胡说些什么呀！谁对什么清楚了嘛！”

说完又低下娇首无限风情的娇羞道：

“人家是女孩子家，自然比你们这些男人心细多了，看一看听一听周围的事情就知道了嘛！”

项羽听了抑笑道：

“啊！原来姬妹妹曾去偷看偷听过别人干好事的情景呢！”

虞姬闻言羞得把娇首深埋进项羽的宽广胸怀，轻轻的咬了他一口，痛得项羽叫了一声后笑道：

“看你还嚼嘴嚼舌不？”

项羽这时搂着虞姬坐了起来，察看了一下天色后焦急的道：

“哎呀！糟了！天已晚了，是该用膳的时候了！咱们快回家去，说不定阿爹阿妈他们正在找我们呢？”

虞姬看了一下天色也大急起来，推开项羽，拿起地上的衣服边穿边怨声道：

“都怪你呢！弄得人家现在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回去见人嘛！”

项羽搂过她的酥肩柔声道：

“好了，不要生气了，待你一切梳妆打扮好了，我们再回去，好了吧！”

说完伸出食指放入口中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片刻，便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却见乌骓马如风驰电掣般闻声向项羽驰来，临近时，前足高提，清晰不已，似是在向小主人恭贺他搞定了它未来的“老板娘”似的。

项羽这时已着好衣服，走到乌骓马跟前，拍了拍它毛茸茸的大脑袋笑道：

“乌龙儿，你可倒也是知趣得很嘛！知道我要与姬儿亲热，溜到一边去了。”说完这几句话，虞姬也已梳妆完毕，走到项羽身边，轻轻的打了他一记粉拳，娇羞道：

“你……你不能把我们今天的事乱说，好不好？”

项羽忽的抱起她软弱的娇躯跃上马背，轻笑道：

“乌龙儿可听不懂我的话呢！你羞个什么？”

虞姬闻言边在项羽怀中撒娇，边把小蛮足往乌骓马腹间猛的一夹，刹那间只见一团乌光闪电般冲向已是茫茫夜色笼罩的草原中。

琴清和纪嫣然诸女这几天来为了给项羽赶制麟龙战甲而忙得个不亦乐乎。

项少龙看着眼前的几位秀目红肿、面容消瘦一脸的娇妻爱妾，心中升起无限的怜爱。

赵致边做着手中的话儿，边幽幽道：

“少龙啊，你这一去可不要把我们给丢在这草原了！记着攻下吴中后要接我们过去喔！”

项少龙心情沉重的点了点头道：

“我也舍不得我的几位娇妻的温柔之乡呢！”

纪嫣然却娇嗔道：

“就伯你又要在外面拈花惹草，忘乎所以得把我们给忘了！”

说完有意无意的秀目膘了一眼风情万种的凤菲一眼，似是在说项少龙：

“上次你离开我们才三个多月，就泡了个如此如画似玉的老婆回来，这次你外出的时间更长，我可对你放心不下呢！”

项少龙莞尔一笑道：

“嘿，有得几只凶巴巴的母老虎在家，我还怎敢出去泡妞呢？不怕被你们抬来吃掉才怪？唉，连清姐那般温柔的可人儿现在也跟着学会张口就咬，我现在已是避无可避了，能不学乖点么？”

琴清闻言笑骂道：

“那还不是你自己作贱，竟然去偷看我……洗澡，自然该受惩罚的了！”

说完，俏脸上浮起两片红云。

项少龙正想再说几句嬉笑的话来，以稀释一下和几位夫人离别在即的忧伤沉闷的气氛，桓楚却突地兴冲冲的闯了进来大喊道：

“哇！三哥！玄月神弓配上独角麟龙坚韧无匹的筋条，确是威力强大得很呢！羽儿方才用《无故坎坤箭法》，拿现在改良的玄月神弓和玄铁之箭把千步之外的一块约有三四千斤重的巨石一箭给射穿了不算，还把它全给震碎了，而巨石表面却又看似完好无异，待用手拍击它时，才发现它已全碎了。此等神弓绝技，我想就是当年射日的后羿也比不上啊！”

项少龙和琴清、纪嫣然诸女闻听得他这一番眉飞色舞的演说，心里也都又惊又喜，忙都放了手中的话儿，随桓楚一起向练武校场走去。

却见场中已是站满了人，众人都围着一大堆碎石啧啧惊叹不已的同时，皆都朝在一旁志气昂扬、意气风发的项羽投去无比崇拜之目光。

在这武风尚浓的古代，强者和英雄都是靠武力的强大得来的。

项梁站在项羽身旁，老脸释放出无比激动的光条，虎目中竟是落下两行兴奋过度的热泪。

等待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目睹了！家传的《无敌坎坤箭法》和玄月神弓确是天下无敌的至宝！

在羽儿身上家传武学终于可以得以弘扬光大、威震天下了！

项少龙这时也是心怀澎湃着。

哈！羽儿有如此绝高威猛的箭法，天地间还有谁能是他的敌手？

刘邦，你这次即便没有被二哥滕翼他们杀死，以后羽儿也会一箭射穿你的心脏了！

未来的西楚霸王果是个天下无敌的英雄！

但是这英雄却是自己的义子！是由自己一手话造出来的！

噢，创造历史的滋味是多么的美妙动人！

项少龙正这样迷醉的想着，不觉已走到了项羽、项梁身前。

见着项少龙，项羽俊脸放光的兴奋道：

“爹，玄月神弓配上麟龙筋条确也真是威力增强了一倍有余呢！呔，这里还有一根麟龙筋条：我把它作为软鞭之用。”

说着从腰间解下了一根约有大拇指般粗，乌黑发亮的软鞭，随手一抖，竟发出破空的“啪啪”之声，同时幻起一片鞭影。

项少龙从项羽手中接过麟龙鞭，握在手中，运足全身力道于手臂，尽力一拉，麟龙鞭除了发出一声“啪”的巨响外，丝毫无损。项梁见状笑道：

“三哥不要白废力气了呢！这麟龙怪兽之筋啊连用百战宝刀也砍它不断，用烈火烧之也无损分毫，确是天下至坚至韧之宝物。当然啦，玄铁神剑自是砍的它断。”

纪嫣然这时接口笑道：

“这就叫做天地间自有一物克一物！”

项少龙却突然沉声道：

“持得嫣然她们制好了麟龙甲冑，我们便领兵进发中原！”

众人闻言均是心神一震，心中各有惊喜。

## 第四十章 五阴绝脉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爆发以后，天下各地风云纷起，讨秦声势浩大如日中天，仿佛一座蓄势喷发的火山。

项少龙想着此时刘邦亦将举行丰沛起义，当即派了滕翼、荆俊、赵大、乌卓等人领了一些技艺机智均属一流的武士，秘密潜入中原，在叫他们联络王剪的堂兄弟王翔、王跃，以了解中原现状的同时，并密令他们去沛县刺东刘邦，以消去项羽将来的头号劲敌。

但是命运会不会如他所想般一帆风顺呢？



会稽郡又名吴中，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池，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间所建国都。因郡城始建于吴国当时的盛期，所以城内建筑规模十分宏大，水陆城门各有八座，再加上城楼四周挖有既深且宽的护城河，河内又满布尖桩铁链，护城河内侧掘有环扇面的护城壕，城内有十万精兵把守，以至会稽郡成为了一座铜墙铁壁似的坚城，易守难攻。

项少龙闻听得滕翼他们派回的探子回报的会稽郡的情况，心下暗暗吃惊。

有十万精兵把守！这……自己却只八千铁骑，彼此力量悬殊太大，若强攻会稽郡，己方必败无疑！

怎么办呢？难道历史记载有错了？项羽第一战攻下的不是会稽郡不成？

绝对不会！历史绝对不会错的！

项少龙在议事厅中踱来踱去的沉思着，项梁、桓楚、王翦、肖月潭等都在其中，脸色均是深沉的默默看着项少龙。

对了！兵不血刃的夺下会稽郡！历史上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此战是只宜智取不宜力敌了！

项少龙心情豁然开朗，突地微笑望着项梁道：

“梁弟对我们攻夺会稽郡一战有何看法？”

项梁看着项少龙突地好整以暇，成竹在胸的镇定样子，心下疑惑，但口中却还是沉声道：

“吴乃天府之国，皆因其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故秦王派有十万精兵把守，我们若想强攻或围困它，皆是自毁灭亡之造。所以我看我们还是撤消进军吴中的计划，选择其它势力较弱的城池为第一步的进攻目标，这样我们取胜的把握大些，同时亦可提增我们的士气。待我们势力壮大以后，再去攻夺那些战略意义大些的城池。”

项少龙闻言摇头道：

“此法是行不通的了。我们现在所有的将士都知道我们首战进取的吴中，此时若取消此计划，才真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呢！何况我看中的就是吴中的富饶和战略意义。它北临长江，东接我们的塞外草原，南面则是可通往东城、彭城等重要的战略城池，西面更是可通咸阳，如此一个对我来说是可进可退的城池，放弃了岂不是太过可惜。”

王翦点头道：

“会稽郡确实是一个对我们将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池。我们此战虽是不可强攻，但却可智取。兵法有云：不战而屈敌之兵，方为用兵之上策。此语之意即为以智克敌才是于我方最有利的办法。吴中富饶兵强，是为其利，但反之却可成为秦之大患。

现今天下大乱，陈胜王势力如日中天，正步步逼进秦都咸阳，以致秦王朝诸多官僚，人人皆感自危。嘿，在此等情形下，我们如果对他们诱之以利，诈骗之反秦，必有许多人都会蠢蠢心动吧！”

项梁闻言茅塞顿开的大喜道：

“四哥言中之意是说，我们可以派人去游说会稽郡守殷通，使他叛秦？哈！此计果真是大妙之极也！”

顿了顿又向项少龙道：

“三哥，此事我看还是交由我去办吧！吴中原为我楚国之地，而我又为

楚国名将之后，办事起来定会方便许多。”

项少龙迟疑道：

“但是由得梁弟孤身涉险，却教人怎么放心得下呢？”

项梁笑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哥放心吧，我自会小心为是的。”

项少龙走到项梁身前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沉声道：

“好，就派梁弟去吴中诱说殷通！梁弟你一切自个珍重了！嗯，让羽儿跟你前去，一路好彼此有个照应吧！”

项少龙下这个决定是有目的的，因为历史上记载的就是由项梁、项羽叔侄一起联手杀死殷通，夺得会稽郡的，他决心赌他一把！成败就看此一举了！

项梁正待推辞掉项羽跟他一起去冒险，项少龙却已打断他的话，语气坚定的道：

“事情就这么办了！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项羽闻听得将由自己和伯父项梁一起去会稽郡打头阵，不得没有丝毫惧色，反高兴得在众人面前连翻了几个筋斗。

纪嫣然和乌廷芳诸女则是一脸凄然之色，秀目均都恨恨的瞪着项少龙，让他只有背对着她们，目光不敢与之相触。

虞姬一张俏脸则是又是紧张、又是担心、又是兴奋，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情深似海的看着项羽，似是在叫项羽可要多加保重自己。

项梁走到项少龙跟前，一语不发的二人紧紧的互握了一下对方的手，项梁激动而又显得兴奋的道：

“三哥，我们去了！”

项少龙面色凝重的道：

“一切随机应变，若事不成，但求自保，不可与敌硬拼。我会派人在城内接应你们的。”

项梁感受得出项少龙对自己的关心，语含感激而又沉着的点了点头道：

“放心吧，三哥！为了羽儿，我会小心行事的！咱们会稽郡见！”

纪嫣然诸女正哀客满面的对着项羽千叮万嘱，叫他万事小心时，项梁已走到项羽身边沉声道：

“羽儿，咱们准备起程吧！”

顿了顿又朝纪嫣然诸女道：

“众位嫂子，你们放心吧！我项梁纵然是粉身粹骨，也会尽力保得羽儿周全的。”

纪嫣然紧握住项梁的左手道：

“那……羽儿可就全靠你照顾了！唉，他……他现在终究年纪还小，还只是个小孩子，许多事情都是不懂，你……你可要好好的照顾他！”

说到最后竟是双目通红，语音更是带着泣声。

项梁甚感手足无措时，还好，项少龙来过来拉开纪嫣然，帮他解围道：

“好了，项弟他自会照顾好羽儿的！何况羽儿也是不小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应该让他外出闯一闯的嘛！”

纪嫣然却是扑在项少龙的怀里，一双粉拳直击他宽厚的胸部悲声道：

“你就这么狠心！”

项羽这时走过去拉过纪嫣然语气轻柔的道：

“娘，你们不需要为我太过担心的了，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只是去游说殷通而已，谈不拢就各走各的路拉倒喽！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项羽这几句幼稚的话让得纪嫣然“扑哧”一笑后又哀叹道：

“羽儿，你现在还不知人世险诈！唉，好吧，你去吧！好好保护项伯！”

项羽闻言高兴得扑进纪嫣然怀里亲了一口她后兴奋的道：

“谢谢娘！我一定不负所望！”

二人骑上骏马，挥手向众人告别，策骑绝尘而向草原天际深处飞驰而去。

看着二人从眼前逐渐消失的背影，纪嫣然等诸女的泪是不由自主的落了下来。项少龙则是不知自己心情到底是沉重还是兴奋。

唉，羽儿和项梁去吴中的命运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希望历史不会骗人！

项羽、项梁叔侄均都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日夜兼程的往吴中赶去。

进得中原境内后，却见到处都是一派招兵买马的景象，剑拔弩张的反秦气氛十分浓烈。

项梁看着眼前的人来兵往，老大感慨的对项羽道：

“这就是秦暴政导致的后果了！对于农民百姓来说，永远是希望能有一位英明的君主施仁政以兴天下的！物极必反！唉，若不是给继承了秦始皇嬴政的残暴的胡亥在赵高、李斯等人的阴谋下篡位，让性格正直温和的太子扶苏来管治现今大下的话，就不会出现此等景象的了！或许这就叫作天意使然，要让秦王朝灭亡了吧！羽儿，今后的天下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当要记住这历史的教训！”

项羽点头应“是”时，却突地听得耳际传来一声冷喝道：

“喂！你位二个人是干什么的？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还骑着马到处闲逛？是不是嫌命太长了？哎，对了，不要挡往路！让我们先走吧！我们可有急事要赶去吴中呢！”

项梁转头一看，却见一个管家打扮，身材也算魁梧的汉子脸色显得行色匆匆且有几分焦急，见项梁灼灼有神的目光向自己投来，不禁朝他嘿嘿一笑，有点尴尬的道：

“嘿：老兄，我们这里因为有病人，所以请借借光，让我们先行一下吧！嘿，方才心急下多有失礼望见谅了！”

说完在马上朝项梁微一拱手。

项梁见他脸色正色，言语间虽是起先有点不客气，却实是对自己二人一片关切的好意，当下心生好感，心念一动，对他报以微微一笑，边拱手道：

“不知兄台贵属何人生病，在下项梁，对医术略懂一二，或许可以帮得上一忙呢！”

那汉子脸色一喜，正待发话，这时车队中间最为华丽的一辆马车中传出一声清脆悦耳而又显急促的声音激动的道：

“徐靖，跟你说话的是一位大夫吗？快请他过来，让他看看治儿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唉，能控制一下病情也是好的！到了吴中，就可去请名医扁鹊先生的孙子扁兴来为洁儿治病了！”

那叫徐靖的汉子恭敬的成了声“是”后，兴奋而又严肃的朝己策马转身向自己等行来的项梁道：

“原来是项大夫，在下多有失敬！”

顿了顿又道：

“我家夫人有请项大夫上马车去为我家小姐诊治一下，看看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若是先生能治的话，在下等自是感激不尽，必会重谢先生的。”

项梁对医术本也是确算得上略通一二，因他出身将门之后，楚国未灭时家中自是有得条件让他能读得各类名家经典、兵法，同时亦有收藏有诸多的医学名著，他也偶而翻阅一下，现刻想不到果也能派上点用场。项梁闻言从马背上跃下，叫项羽为他看好马匹后，随了那徐靖往那辆华丽的马车行去。

进了车内，项梁感觉眼前豁然一亮。

原来这马车内不但宽敞明亮，布置得华丽整洁，且还有一个让人泛起惊艳感觉的俏丽夫人。却见她穿着一身素白地淡黄凤纹的贵妇服装，高云鬓，淡素蛾眉，充满着清雅诱人的风情，俏丽中带着贵气的动人气质。一张秀丽的俏脸上微微流露出几许淡淡的哀愁，让人感觉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柔弱美姿。

在马车的右侧有一张红木做的卧榻，榻上睡着一个同是俏丽无比的少女，瓜子般的精致脸庞绝没半分可挑剔的瑶疵，轮廓分明若经刻意雕削，清秀绝伦，年龄绝不会超过十五，乌黑的秀发意态慵懒的散落枕上被上，衬托得她露出被外的玉脸朱唇，粉藕般雪白的手臂更是动人心弦。但是她那俏脸上的苍白，朱唇的青紫却是明显的显出此睡美人儿是在重病之中，让人不自觉的生出几许沉沉的怜爱之心。

那秀丽高贵的夫人檀口轻启的缓缓道：

“先生就是项大夫了吧，妄身善柔还请先生能够妙手回春，救得我女儿秀洁，此生定当对此大恩大德铭记在心。”

说完从榻沿上站起，娇躯微微躬下，朝项梁拂了拂。

项梁并非如项少龙般风流之人，惊异片刻就已定下心来，还以一礼后坐到榻前，伸出大中食三指按在床上病美人陇脉寸关处，将《玄意心法》运至第二重，发出的真气自丹田提至腹中、再经太阴肺经运到大拇指少济穴中送出。在病美人身上的经脉运行了一周天，发觉美女的足太阴脾经和足少阴肾经均都阴滞不畅，似有一股极为阴寒之气使两经内的血液凝固起来。

看来此女从小就阴经失调，患的是五阴绝脉之症，据医典上说此五阴绝脉患者绝计不能活过二十岁，且目前还没有什么药物可治。

唉，如此的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女却患有此等绝症，才见天正是不长眼睛。

项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面色凝重而又哀伤的轻声道：

“夫人，令千金所患的是——一种叫作五阴绝脉的疑难绝症，在下……。”

夫人闻听得项梁能诊断出爱女患的是什么病，当即大喜，愁容微展道：

“洁儿自小就阴经失调，诸多大夫诊断确是为阴脉有毛病，听先生能知此症为何名，定是有得解救之法了？”

项梁摇头叹道：

“这个……在下实在是爱莫能助，请夫人另请高明吧！唉，据在下所知，此病天下间尚还无人能治，夫人……。”

项梁的话还没说完，那夫人却已是玉容惨变，形态凶神恶煞，大改以前的贵妇斯文之态，秀目圆瞪项梁，冲着他吼道：

“你的医术不高明，就胡乱下什么定断！你……给我滚！”

项梁虽是被骂，但却并不感气恼，反能深切的体会出夫人爱女之心切，

因他也曾尝过病失侄儿项羽的悲痛，当下安慰道：

“夫人，你还是多多保重自己吧！在下告辞！”

说完就下得车去，迎面碰上徐靖看着自己的森寒冷脸。

那夫人刚说了声：

“你滚啊！”

突地又惊喜的道：

“啊！洁儿，你醒了！”

项梁闻言果见那少女睁开了一双无神的秀目，望着那贵夫人，苍白的脸上不知何故显上了些许红润之色，轻低的叫了声道：

“妈！”

随后又不语了，不经意的瞧了陌生的项梁一眼。

徐靖这时也是露喜色，正待让过项梁上前去慰安那夫人，夫人却突地转头起身冲上前一把拉住项梁道：

“项大夫，治儿被你搭脉诊断一番，就已苏醒过来，你定有得什么高明的手段不愿使出来。妄身求求你了。救救我洁儿吧！无论多少价钱我都愿付给你！”

项梁这时心中一动，暗付道：

“难道《玄意心法》所发出的至刚至阳之气可以克制少女体内经脉中的阴寒之气？如此的话，看来倒是可试试看，能不能救得这可爱的少女！”

心下想来，脸上神色一缓，扶起又向自己行礼的贵夫人，沉声道：

“在下真的是没有把握治好令千金的病，不过我方才想到了一个以阳逼阴的方法，或许可以治得此症，但还是没有绝对的信心，只可以试它一试！”

夫人大喜道：

“不管先生能不能治得好洁儿的病，只要你尽力了，卖身也还是对你感激不尽的！”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

“先生说得以阳逼阴，是否是用至阳至刚的药给洁儿服用，以化解她体力的阴寒之气？若是此法，是没得什么用的。这么多年来，妾妄身想过许多方法和请过许多名医为洁儿治病，可都是功效不大。对于这以阳克阴之药物治疗也已试过，可还是不见什么起色。方才我见先生为洁儿搭脉时，似乎送入了一股真气自她体力，以致使得洁儿醒来。

不知先生所说以阳逼阴，是否是用至刚至阳的真气逼出洁儿体内的阴寒之气呢？”

项梁大诧道：

“原来夫人不但也精晓医术，且还懂得武功啊！在下倒是多有眼拙了。”

夫人俏脸微微一红道：

“嘿，久病成良医嘛！为了洁儿之病，这么多年来四处奔走，寻访名医，久之也便略通点医理了。至于武功，先夫也曾是习武之人，因此也可看得出一二，看书却是一窍不道，倒教先生见笑了。”

顿了顿又道：

“对了，先生还未说出你所说的以阳逼阴为得何解呢？”

项梁笑道：

“这个正如夫人所说，此五阴绝脉之症，乃是与生俱有的，药物治疗治标不治本，多之反成为害。五阴为手太阴肺经，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

足太阳脾经和足厥阴肝经，五阴绝脉就是五阴中的经络血气与任督二脉中的所有穴位中的血液因经路血液中阴寒之气太甚，以致流畅不接，时间久之经血积淀不流，也就会倒之患者死亡。阳克阴，阳刚之气运入患都者此五阴经中，使得寒气释和，经血便畅，但要彻底打通逼出天生的寒阴之气却是非常之难。在下的玄意真气虽可克制令爱体内寒气，但也不能一朝一夕就把她治好，或许还会失败。再加上在下出有要事在身，所以现在只能略尽微力，暂时克制一下令爱的病情不致扩散。至于要治愈她，夫人还是到得吴中后，去请神医扁鹊之孙扁兴为她治疗吧！”

夫人闻言却是欣喜的道：

“先生有事要办，无妨先行去得，但却请留下先生所居之处，好让妾身日后寻之，登门拜访再次求医。”

项梁闻言却是不知以对，因为自己等的居住之所乃是当世隐居之地，不得随便说与外人知晓，何况自己等正要起兵反秦呢？如此一来，居所之地更是不能让外人知了，免得坏了大事。

唉，自己可也正是自惹麻烦上身！因对这管家徐靖心生好感，闻听得他方有病人，心生侧隐之心，毛遂自荐的说什么自己懂得医术，这刻可是给弄得下不了台啦！

心下想来，当下嘴上诺诺道：

“这个……这个……唉，在下叔侄二人所居之家已因战乱毁去，这刻是想去大泽乡一带投奔陈胜王去的。”

项梁对眼前这让他感觉楚楚怜人而又有着几份男儿心性的美丽夫人说谎，不禁心下觉着有亏，老脸微微一红。

夫人听他如此一说，俏脸上的喜色顿然黯了下来，泄气道：

“这叫妾身日后如何去寻得先生呢？唉，这刻为什么要爆发什么见鬼的战争呢？”

顿了顿，忽而又秀目热切的望着项梁道：

“先生中不可以暂时不去投靠陈胜王呢？只要你医好了我洁儿的病，妾身当给你千两黄金以示酬谢，那足够你和你侄儿二人舒服的生活下半辈子了。昭，妾身可以先付一半订金给你。”

此等厚酬确是医例中从未有过的了，就是秦始皇太医，一辈子恐怕也赚不得这么多金子，如此条件，确实是够诱人的。

但是可惜的是遇上的是不缺钱花，只想成就大事的项梁，只见他故作咽了一口唾沫，露出诧惊的羡慕神色，良久才平静下情绪道：

“嘿，这个……在下若医不好令千金，那……我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罗！但是跟了陈胜王，定可过得上不愁吃穿住行的日子。”

夫人玉脸一变，正待说话，车厢外突地传来了项羽不耐烦的声音道：

“梁伯伯，你怎么还不出来吗？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还要急着赶去吴中办事呢！”

可不要让爹他们等急了。”

夫人闻言脸色倏地一寒，项梁却是暗暗叫糟。果然听得夫人冷冷的道：

“先生不是说要去大泽乡吗？为何令侄却是说去吴中呢？你是不是不想耗损劝力为我洁儿治病？那你为何要骗我呢？照直说就是了嘛！那样我或许不会生气的。但是现在，哼！我却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我绝对不允许你离开我马车半步，否则我就自杀死给你看！”

我想你自命为侠义之辈，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说到最后竟是杏眉倒竖的瞪着项梁。

项梁闻言哭笑不得，想不到这夫人柔弱的背后不但隐藏着刁蛮的个性，现在并且还对自己耍无赖手段，不由得大感头痛。

恶夫人这一招却也施个正着，项梁生性就喜乐善好施，悲物怜人，如项少龙一样天生一副侠骨柔情心肠，怎正会见死不救呢？

但去游说会稽郡郡守殷通之事却也迫在眉睫，自己怎可因得此事而误了大事呢？

犹豫间，项羽在外面直敲车厢壁板道：

“梁伯伯，你是不是在里面睡着了嘛？哎呀，什么病人那么至关紧要吗？我们快赶路口巴！”

项梁进退不得问，心想自己是不能拖时间了，如若夫人不放自己走，说不得只好用强。

心下想来，当即脸色一沉也冷冷道：

“夫人无论用什么威胁在下也没用，因为我确实是有着重要事情要办。最多我遵守诺言，运气为令千金舒活一下经脉，至于今后要找得在下，一是在吴中郡城府中去找我，一是在下已不在人世了。”

说完一双虎目神光闪闪的盯着夫人。

夫人心中一愣，不明他话中之意，不由发问道：

“先生此语何意？难道你们……”

项梁打断她的话，有点落漠的凄然一笑道：

“在下事情，夫人就不要问了。如若在下进得吴中后能有得命在，自是义不容辞的尽力救得令爱，但若在下不幸身亡，那就什么也不用多说了。好了夫人，请人扶起令爱坐正，好让在下发功为她疗伤。”

夫人这时却也不再发恶，只是无限哀怨的望了项梁一眼后，倒也默默的扶起又已睡熟的爱女，目光却是低沉下来似是在回忆着什么往事似的，嘴角竟不自觉的浮起一扶淡浅的微笑。

项梁向车厢外焦躁不安的项羽打了个招呼，叫他再候一会儿后，走到那少女身前，叫夫人端着她的玉臂，盘坐榻上，默运《玄意心法》，把功力提至自己所练到的最高层次——第三重，双臂缓缓抬起，抵住少女双掌，真气由掌心劳宫穴发出，直钻对方太阳肺经和少阴心经，接着循臂导入对方腹中穴，再逼至丹田，让自己真气在少女体内任督二脉循环一周后，让真气循之对方足底涌泉穴，最后来涌泉穴送至少阴肾经，太阴脾经和颞阴肝经所到处，蔽滞的五阴经脉顿时势如破竹的被他用玄意真气打通。

夫人和徐靖紧张的看着二人脸上神色时，少女突地“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并且睁开了本是没精打彩的秀目，这刻却回复了不少神采。

夫人大喜道：

“洁儿，你感觉如何？”

少女声音显得有些沙哑但却中气十足的道：

“娘，我感觉我的浑身象滋生了许多力气呢！”

夫人闻言喜极而悲的哭声道：

“洁儿，快谢过为你治病的项伯伯！”

那洁儿却也乖巧闻听得母亲之言，当即就着跪坐的身子朝项梁深深躬了一礼道：

“洁儿谢谢项伯伯救命之恩！”

项梁老脸一红，擦了擦满头的汗水后，尴尬道：

“嘿，姑娘不必如此多礼，在下只是略尽微力罢了！至于要彻底治愈你的病，就看你将来的造化了。对了，夫人，在下有要事在身，现刻就先行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朝夫人、徐靖、少女三人一拱手后，正待步出马车时，突听得项羽的怒喝声道：

“他妈的，你们这些千刀杀的秦兵，死到临头了却还如此发横！看我项羽怎么收拾你们！”

项梁闻言心中大惊，怕得项羽惹出什么祸来，当即冲出车外，却见二十多个秦兵正在拦路抢躲避战乱的逃亡百姓财物，项羽则策了乌骏马，解除下麟龙神鞭，若狂风般往秦兵冲去，手中长鞭黑影边闪，当即有二三个秦兵被扫翻在地，滚地抱头哭爹喊娘起来。

此地已是吴中所属县城，若杀死这些秦兵，必会给自己与殷通的谈判造成隔阂。因为殷通可能会说你既是来找我谈判的，就不应该在我的地头杀我的兵将，你们现在如此作来是根本没反我放在眼里，咱们还谈判个屁啊！说不定因此一怒之下要杀了咱叔侄二人。唉，我死了还不打紧，但若羽儿出了什么差错，我可就万死不抵其咎了！

心正电闪中，项梁运气沉声喝道：

“羽儿，不得出手伤人！给我回来！”

项羽正打斗尽兴，闻言抖出一道鞭影，气呼呼的骂道：

“他妈的，便宜了你们几个狗兔崽子了！”

随后策马极不情愿的驰到项梁跟前，委屈的道：

“伯父啊，这帮家伙真该死呢！何故叫我收手？让我杀了这些为虎作张的家伙不好吗？他们少一个，这世上就少一个冤魂！”

这时，那自称善柔的贵夫人和管家模样的徐靖以及那刚被项梁稍稍治愈点的少女都步出了车厢，见着项羽骑在乌骓马上的威风凛凛之姿，心里不禁各个都暗声喝好。

徐靖见得那队被项羽惩罚过官兵向自己这方凶神恶煞的冲过来，剑眉一皱，脸上隐隐生出一股杀气，凑到善柔耳边低声道：

“夫人，怎么处置这帮狗奴才？”

善柔面不改色的冷静道：

“咱们先静观其变，待得事情弄得不可开交时再出面制止。哼，这些狗秦兵，确实是杀一个为这世上多造一份福！”

徐靖闻言看着已越逼越近的秦兵，但却还是退站在善柔身后，同时暗暗使了眼色身旁的副手，示意他去聚合人马，右手也轻按剑柄，似是随时准备出手保护善柔似的一副忠心耿耿模样。

不多时，二十几个秦兵已策马逼至身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满脸横肉，体高健壮的三十几岁似是众兵头脑人物的汉子朝着众人怒眼横瞪道：

“他妈的胆敢出手伤我兄弟，吃了豹子胆了？喂，你那小子自断一臂，本官爷今天就放了你们！否则，嘿嘿，就留下小命及这里所有马车！”

说完一双贼眼骨溜溜的在善柔和解秀洁身上转来转去。

善柔冷哼一声，粉脸露出煞气，但还是抑住了胸中怒火，只是目光冷冷的看着那军官。



项羽正想回敬这扯高气扬的家伙几句，项梁瞪了他一眼，使他本已到嘴边的话又给硬生生的逼了回去，极不舒服的浑身扭动着。

解秀洁看着项羽一脸委屈的滑稽之态，禁不住脸声的“扑哧”一声笑出，但旋即觉出此时此情自己笑得不合时宜，马上也强抑住满肚笑意；一张俏脸给涨得泛起艳红。

项羽寻声朝解除秀洁望去，心中本是对她嘲笑自己感到极不舒服，此刻见到她俏丽的玉容和那涨红的脸蛋以及那双灵活而又显出点淡淡哀怨的秀目，不由得想起虞姬，心中的不快之感当即释然，反莫名其妙的对她生出一种亲近之感。

项羽和解除秀洁你瞪着我我瞪你的对视着时，项梁发话道：

“这位官爷，在下侄子年轻火气过旺，得罪贵属，真是不该。这里有十两金子算是在下给他们的疗伤药钱罢。对了，我们与这位夫人等只是刚刚相识，没得关联，还请官爷高抬贵手，不要为难为他们。”

善柔想不到项梁身犯险境还为他人着想，而不把自己等拉下水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心下不禁对这刚运功治疗自己女儿的汉子更增几分好感，秀目光复杂的望着项梁，似是勾起了她对往事的深深回忆。

唉，此等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多象当年的项少龙啊！对了，少龙，你如今在哪儿呢？你可知道柔儿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啊！

那军官接近项梁推过来的黄金，脸色稍稍缓和了些，但还是冷喝道：

“他妈的，这么一点金子够给我兄弟们的治伤钱吗？你知不知道，我这几位兄弟均都上有爷爷、奶奶、爹、娘下有儿子、女儿各十个，他们可全都靠兄弟们领了钱回去养活。这么一点钱，够吗？嘿嘿，不过要是你能把这两个妞孝敬我们，我们也就拉倒。”

说完众秦兵均都捧腹大笑起来。

徐靖再也忍耐不住，暴喝一声道：

“他妈的，狗奴才，斗胆！”

话音刚落，手腕一抖中已有一把铁制折扇闪电闪自他手中飞出，直射那军官。

军官见了心神大惊，却也还真算“有点功夫”，慌乱之中自马背上滚了下去，险之又险的避过这致命一击。

## 第四十一章 公子多情

项羽本是见着项梁对那军官如此的低声下气，而那家伙却还不识抬举的更加嚣张，心下甚觉十分恼火，此刻见那军官被徐靖一扇击吓得如此狼狈，又不由得捧腹大笑起来。

那军官受得如此奚落，不但没有收敛狂态，反还恼羞成怒的指着徐靖气极败坏的道：

“你……你他妈的想造反啊！竟然胆敢刺杀朝廷命官！兄弟们，给我把这帮胆大包天的刁民全给抓起来！他妈的！老子不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饮他们的血、都难以泄得心头之大恨！”

二十多名秦兵闻言，顿时如狼似虎的张牙舞爪着把项梁、徐靖等一众人给包围了起来。项梁心里暗自长叹道：

“看来今天不动武是不行了。唉，希望不会因此而妨碍得与殷通的谈判！”

徐靖和那善柔夫人却是嘴角皆都露出一丝冷笑，一副毫不紧张在意的样子。

二十多名秦兵虽是围住众人，但却皆都被徐靖刚才所露的那一手“铁扇飞技”震慑，一时转来转去大声喝叫漫骂起哄。

善柔夫人柳眉一扬，显是受不得此等众秦兵的凶焰，突地冲着徐靖冷喝道：

“给我好好的教训这帮不知进退、不识好歹的家伙！”

徐靖也似早就想出手杀杀这帮秦兵的嚣张狂态，闻言欣然应了一声“是”后，身形骤然一晃，手中铁扇同时一抖，发出破空的“哩哩”之声，往与他对面的两名秦兵快捷的击去。

那两名秦兵见状大惊，忙举手中长矛发动迎击，只听得“当当”两声兵器相击之声，秦兵长矛被徐靖铁扇震开，而徐靖身形仍是不停，掠闪至两秦兵身前，手中折扇左削右劈，顿刻只闻两声惨叫，两秦兵一人抱耳一人捂鼻，手中长矛扔在一边，蹲下身子哇哇直叫，鲜血随着掩耳捂鼻的手指夹缝中溢流出来。

项梁见了心中暗惊，想不到这徐靖竟然是个武林高手，只一招便让得两秦兵一人去耳一人掉鼻，并且看似他不想杀人，否则两秦兵现在必已是躺倒在地上的两具死尸，而不只是受得如此些微“轻伤”了。不知这善柔夫人是何等来历？竟然能请得如此高手作她保留！

项梁心念转动之时，众秦兵已是又惊又怒的发动了全体攻势，其中有八人向徐靖围去，似是把他作为众人中的强敌。其他十二三个人则向项梁和项羽围来，而那军官则领了两名秦兵向善柔和解秀洁淫笑着扑去。项梁见状对就在身侧的项羽低声道：“这些人交给你处理了，我去救那母女俩！记住，可不要闹出人命来！否则；我们此行或许会因此而功败垂成；甚至险境重重！”

项羽边挥动手中麟龙宰鞭迎击攻上来的秦兵边漫不经心道：

“知道了！你快去救人吧！”

项梁闻言虽是对项羽还是不放心，但又因挂牵着善柔母女俩，当即拔出佩剑，格挡逼开向自己攻来的两名秦兵，身形往前急冲朝善柔那边赶去，但眼前所见的景象却让项梁又暗感惊诧不已，直笑自己今天可真是看走眼了。。原来这善柔夫人不但不“柔”，反是个剑道高手。却见她手中长剑阴柔飘忽而又快捷狠辣，两名秦兵已被她各削出一臂，而那军官却被她象猫戏老鼠般给戏弄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狼狈之极，只让得解秀洁在一旁看了“咯咯”娇笑。

善柔似已不耐烦与他玩“游戏”了，剑倏地一变，却见她手中长剑一圈，最后突地停住，却已架在那已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军官脖子上。

善柔冷冷的看着军官的熊样，粉脸上显出厌恶的不肖之色，沉声喝道：“要想活命的话，就叫你的手下住手！否则，哼！我叫你狗头落地！”

说着丰中长剑往他脖子靠过了寸许，顿刻被锋利的剑锋划破皮层，冒出血丝来。

那军官此时已是凶焰全熄，小命已给握在人家手上，那还敢不从善柔的话？随即颤颤唠唠的喝道：

“兄……兄弟们，给我住……住手！”

那些官兵被项羽和徐靖打得已是皆都鼻青脸肿，只差没有哭爹喊娘，闻言哪还有得什么勇气斗志恋战？忙都晃身退开，在一边呻吟起来，目中惊惧而又怨恨的看着项羽、徐靖。

善柔手中长剑缓缓的从那军官脖子上拿开，冷喝道：

“滚吧！下次不得为恶！”

那军官慌忙闪身退离到己在“败军之师”的秦兵丛中，原本吓得苍白的脸上顿刻又恢复了些许血色，目光极其怨毒的看了善柔一眼，外强中干的冲着她喝道：

“好！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但还请留得姓名居住之所来，好让我和众兄弟日后登门向夫人致谢此次的教训！”

说话一派老练的江湖语气，让人可以猜知他当兵以前必为在江湖上混的人物。

徐靖冷笑一声道：

“就凭你们？我想还不够资格向我们及程下剑派来寻仇？”

军官闻言脸色剧变道：

“程下剑派？你们是国师曹秋道的门人？啊！这个……属下等有眼无珠，得罪夫人和公子！还请能网开一面，放过属下等一条狗命！以后有得什么差遣请尽管吩咐！属下用语是赵高公公手下四大法王之金轮法王的手下，奉命来吴中视察乱臣贼民群盗山寇动静的，所以对路上流民均进行查寻盘问，以致冒犯夫人和公子。”

说完率先向善柔和徐靖行礼，显得低声下气之极。

原来当年齐国被秦灭亡后，“剑圣”曹秋道的程下剑会顿成为秦始皇首要杀戮对象，眼看着一生心血将要付诸东流，曹秋道痛心之极，竟在危难临头之际，屈膝向秦始皇投降。秦始皇见其武功绝高，于是把他收为了自己的贴身保镖。

期间，曹秋道本也多次想刺杀他，但一来因自己剑会的所有剑手均被秦始皇逼服了一种叫作“仙乐丸”的慢性毒药，每年均需向秦始皇索取一粒控制毒药扩散的解药，否则将毒汁攻心，惨叫七日七夜而亡。

二来在与秦始皇相处期间，觉出他确是一代雄才伟略的霸主，渐渐对他生出敬服之心。二者合起来使得曹秋道竟心甘情愿的作秦始皇的忠实走狗。当年张良和大力士沧海君在秦始皇至阳武搏浪沙巡游途中，用大锥刺杀秦始皇未遂，其首要功劳就属曹秋道。

沧海君投下大铁锥的至命一击，被曹秋道的绝世剑法给挑开而击中副车，使秦始皇幸免于难。

于是允许其再次组建程下剑派，作为朝廷的秘密杀手，专门刺杀那些六国逃亡的将门贵族之后。因此杀手组织是朝廷的至高机密，所以秦始皇在位期间，曹秋道和他的程下剑派还甚少有人知晓。

秦始皇死后，曹秋道从主子身上潜移默化滋后的权势欲望顿刻暴涨，秦二世胡女一即位便要求其封他为国师，且允许他公开身份。

此时的曹秋道在秦王朝中暗植的势力也已是根深蒂固，再加上他手上掌握了秦王朝最大的杀手机构，因此使得胡亥和赵高不得不对他心怀忌惮。为了把他笼络为己用，于是便答应了曹秋道的要求，奉他作了秦王朝的因师。

面对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权贵国师门人，那军官自是作极力逢迎巴结，

因他也曾听说过曹国师有一位娇美的女爱徒，要是眼前的这位夫人便是此女，那他先前得罪了他们，要是她去赵公公面前告自己一状，凭他这样的小角色，就是有一百条小命，也定都会将受赵高所施的酷刑悲惨而死，甚至会给诛连九族。

想起那些刑罚的酷烈程度，那军官牛高马大的身躯便不由自主的微微发颤。

秦王朝法律的残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连坐法”，即一人犯罪，不仅罪及妻李室家，而且还罪及九族；二是“轻罪重罚”，即只要犯了一点小罪，也会受到酷烈的惩罚。

其中死刑就有四种，一是戮——先加以精神上的摧残，然后杀死；

二是弃市——以刀刃刑人于市；

三是磔——凌迟处于市。

四是定杀——对麻疯病之类患者罪犯，抛入水中淹死。

其它还有“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剖腹”、“抽胁”、“煮烹”等等五花八门，阴森可怖的死刑。

次于死刑的就是肉刑，即折人肢体，凿其肌肢，是使受刑人生理至残的刑罚。其中又有鲸刑，又称墨刑，先以刀划破面部，然后在伤口处涂上墨炭，使受刑者脸上留下水柜的印记，这种刑罚既是肉体折磨，又是精神摧残。还有别刑、别形、宫刑等等。善柔见着军官的小丑之态，心下鄙恶不已，但闻听得他是赵高属下的手下，恼怒之气又候地升起，冷笑道：

“哈！原来是有得靠山在背后撑腰，所以如此嚣张，连我稷下剑派的人也不放在眼里！哼，我倒是要去找那赵高老鬼评评理来，问他是不是连我师父曹国师也没放在心上？竟叫几个爪牙来欺负我善柔！”

那军官闻听得此言，当即吓得双腿发软，若不是他身后的两名秦兵把他扶住，就差点给瘫倒在地，双目惊恐失神的望着善柔。

啊！想不到眼前此女里真是国师曹秋道疼爱非常的唯一女徒。据闻曹秋道收得了她儿子解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人，虽只十四五岁，但却已是穆下剑派的少门主，一身武功在曹秋道的悉心栽培下，也已是高深得让人难以估测，因为听说解飞服食了曹秋道给他的当年秦始皇追求长生之药时赠给曹秋道的一枚千年朱果，使得其内力得果相助而大增，也是一位权倾宫廷灼灼炎手的大红人。因解飞母亲善柔不愿参与那勾心斗用的官场相争，所以一直都是闲游民间；但在她身边护卫的却有二大程下剑派的顶尖级高手——徐靖和莫为。

这……这次可玩完了！若此女煞星真的去赵公公面前告自己一状，那后果将……

军官越想越怕，已是吓得满头大汗，突地“扑通”一声跪在善柔面前，左右开弓自己狠狠的连扇了十多巴掌自己的脸颊后，肿起的嘴巴发出含糊不清而又颤颤的声音道：

“请夫人开恩！小人罪该万死！小人罚该万死！”

说着“咚咚咚”的连连叩起头来，额上竟是红肿渗血。

项梁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这些变故，表面上虽是不动声色，但心下却是掀起万丈思潮。

“剑圣”曹秋道！当年以剑法堪称当世无敌的齐国剑道高手，想不到销声匿迹这么多年，竟是去作了秦王朝的爪牙！还有宦官赵高的什么四大法王，

看来均都是武功卓高的顶尖级高手。秦王朝的实力可也还真不低呢！

嗯，这夫人是曹秋道的至爱女徒，自己何不与她借为她女儿治病的机会多多接近，从她口中套出一些这程下剑派的秘密来呢？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那么耗去两天时间也是大为有价值的！就这么办！

项梁正打定了此主意时，突听得善柔又冷冷的对那军官道：

“好了，起来吧！以后再也不要如此为非作歹了！农民百姓起来作反就是因你们这些秦王朝的败类所导至的！”

那军官听得此言如逢大赫，高兴得感激涕淋的双连叩了几个响头，说了许多仟悔恭维的好话后，领了众“残兵败将”，狼狈而逃。

善柔这时转过身来，目光冷冷的朝着满脸惊愕的项梁、项羽叔侄看了两眼后，虽是面带微笑但声音却是硬冷如冰的淡淡道：

“你们二人现在既已知道了我们身份，就得给我守口如瓶的保守这个秘密。当然最好的守秘办法就是杀了你们二人灭口，但我看你们二人身手不凡，且医术也不错，就故且收留下你们作我身边的待从吧。不过，你们得给我服下这两粒“山乐丸”，如此我才可以放心的不怕你们逃跑！”

说到这里，手上已从革囊里掏出了两粒颜色晶莹如玉若碗豆般大丹丸，接着又冷冷的道：

“现在给两条路你们选择，一是死，二是服了此丹丸。不过我话说在前头，你们服了此“仙乐丸”后就不得逃跑，否则七日七夜惨叫而死！”

这番话从这看似娇柔的美女口中说出，只让得项梁感觉浑身有一种冷嗖嗖的寒意，正持开口答话，项羽已抢先冷笑道：

“你把我们当作敌人了，是不是啊？任由得你摆布啊，看你这样子长得漂亮，想不到却有一副蛇蝎心肠？嘿！你算得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为何要听你的话？对了，伯父，我们还有得要事办呢！跟这婆娘罗咳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我们快赶路吧！”

说完目光不经意的瞪了站在善柔身边的解秀洁一眼，似是在说娘如此狠毒，你也定是差不多的了，还亏我先前还对你心生好感，真是浪费心情！若不是我有事在身，真得好好的教训你们一顿，叫你们尝尝那军官受辱的那种滋味！

善柔似是想不到项羽小小年纪，火气却是这么大，似乎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不禁心生恼怒，娇喝道：

“小鬼！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惹火了我，我定把你给大卸八块！”

项梁闻言也不禁大为火光的冷声道：

“夫人说话可不怕大风给闪了舌头？虽然你是“剑圣”曹秋道的爱徒，但我们可也不会怕你分毫来着！”

徐靖这时插口喝道：

“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就让我徐靖来掂量掂量你们的斤两，看看你们够你们够不资格说出那么狂傲的话来！”

话音刚落，手中铁扇一抖，就闪身向项梁攻来，其势快疾如电，有若长虹贯日。

项梁虽觉对方杀气逼涌迫体而至，却也毫不慌乱，脚踩家传“星云百变”步法，手中长剑在身前划出一道圆弧，防守住对方攻势。

徐靖一出手就杀着，本想借此抢得攻敌先机，但项梁随手一招却把他攻势全破，且对方长剑还有若长江大海一般，隐隐含着一惊，顿知对方确也

是个武道高手，当下不敢大意，折扇点、挑、削、劈、砍等招式从各种不同角度连连使出，一时扇影顿罩项梁全身上下。

项梁在扇影中窜开来竟是受气四溢，剑啸破空之声不绝于耳，剑芒发出的寒光如一团光亮夺目、的气团般翻滚在徐靖的四身左右。

徐靖顿感对方剑招发出的气势让自己压力倍增，折扇攻势竟是难以施出，只得改攻为守，再过十几招下来、已是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见徐靖败象已现，项羽顿时嗤笑道：

“哈！还想来掂我项伯的底细？想不到自己却出丑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项羽在父亲项少龙的熏陶之下，也不自觉的学会了许多在他们这个时代所没有的新鲜语句，这刻就是“学以致用”了。

解秀洁果是对项羽最后的一句话感到了新奇，不由得眨着一双美丽的秀目问项羽道：

“什么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项羽闻言一愣，他自己从父亲项少龙学来的这句话也是一知半解，不明其意当下也学着父亲项少龙胡乱解释道：

“这个……就是我们那里啊，有个叫王婆的老妇人，把尚还没有成熟的西瓜也拿去卖，说是天地间最甜最好吃的西瓜；嘿，这徐靖却也是如此了，自己武功也不过是三脚猫的几招把式，却自吹自擂的说自己是什么武功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似的，真是可笑可叹亦可悲也！”

最后几句话学足了项少龙的语气架势，让得善柔瞧了为这一怔，思想万千的又想起了昔日情人项少龙来。

唉，少龙、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没有给嬴政那忘恩负义的家伙给害死吧？

项少龙等被秦始皇杀死于乌家牧场的消息已是暗地里传遍天下，善柔自也不知道小盘因念着旧情而最终放过了项少龙之事。其中李斯、尉僚等有限的几个人且是知道项少龙没死，却也被秦始皇严令不得泄此机密，否则将受严惩，所以当今天下间没得几人知道项少龙还活着。

但曾经跟项少龙至为亲密的人。自是都会希望项少龙没死的了，因为项少龙的武功机智在他们心目中都象是神一般，怎么会轻易死去呢？不过大家也只能是猜猜，事实到底如何，却是没人知道。因为项少龙一直隐居塞外未曾出关，他们又怎会知道项少龙到底是死是活呢？

善柔正因瞧见项羽颇象项少龙的神态而思绪出神的想着往事，解秀洁这时又诧异地问项羽道：

“三脚猫的把式又是什么招式呢？”

项羽想不到这小美人对事物都如此好奇，而自己却对父亲偶而讲起的象这些新鲜词语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听了小美人的问话，不由得大感头痛，有点不耐烦的答道：

“这个嘛，嘿就是我们那里有一种猫，叫作三脚猫，这种猫虽是有三只脚啊，却从来抓不到一只老鼠，所以这种猫是样虽奇特但不中用的猫。”

解秀洁似是对项羽的这一番胡说乱吹感到将信将疑，“咯咯”娇笑道：

“天地间有那么奇怪的猫么？我所见到的猫怎么都只有四只脚？”

两人谈笑间，项梁和徐靖那边的打斗已是分出胜负来了，却见徐靖手腕处流出血来，脸色苍白的怔怔看着项梁，而项梁却是潇洒的挥剑入鞘，微

笑不语的看着徐靖。

项羽见了拍手大笑道：

“哈哈，原来果然是个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吹牛不用花钱的家伙！被我项伯三招两式就给打败，还说什么要我们作你的持从？我看反过来差不多！”

善柔这时铁青着脸的狠瞪了徐靖一眼，骂了一声道：

“没用的家伙！给我退回来！”

说完又冲着项梁冷冷道：

“想不到项大夫除了医术高明之外，却还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小女子这次倒真是看走眼了！想来象项大夫这种人在江湖中也是个有名有望的人吧？倒不知是何门何派亦或是当年六国中哪国遗臣？你们这次去得吴中何有阴谋目的？哼！若是不给我从实说来，我善柔今天定不会放过你们！”

项梁想不到这辣夫人却也如此的思维敏捷心细如发，竟能猜到自己叔侄二人来历不凡。看来今天是有得麻烦了！唉，都怪自己多管闲事了！看来今天是有得一场好斗了！

但看这夫人那方除了徐靖和她是两大高手之外，其他的驾车护卫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自己叔侄二人逃走的胜算还是很大的。不过惹上这曹秋道的徒弟，自己日后可有得麻烦了！希望不致影响自己会稽之行是好！

项梁正如此想着，那辣夫人又叱道：

“好！今天就让我来领教领教项大夫兼项大侠的高招吧！”

说完挺剑就向项梁击来。

项羽忙把手中鳞龙神鞭一抖，止住善柔的攻势，沉声道：

“嘿，你们是不是不要脸了？竟用车轮战术对付我项伯？这一仗啊，我替我伯父接下了！我们两人来打一场吧？！”

项梁见状，虽是知道项羽武功比自己高出许多，但他实战经验不足，何况这辣夫人是“剑圣”曹秋道的亲传弟子，但看她刚才惩治那军官时所使的剑法，便可知她武功比这徐靖定是高出一等，不禁暗暗为项羽担心，同时亦出暗责他行事过于鲁莽，不过事已至此，自己出不好意思出言阻拦，当下只得为项羽暗捏一把冷汗。

唉，希望你这小于不要出了什么差错，否则我可不知道怎么向你爹娘和众兄弟们交待了。

项梁正如此忐忑的想着，解秀洁这时却出抢母亲善柔之前站了出来，走到项羽跟前扬眉道：

“我来替我娘接下这一战！”

善柔闻言大急道：

“洁儿，你有病在身怎么可以打斗呢？还是退回来，让娘会会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吧！”

说着走上前来拉过女儿衣角。

解秀洁娇躯一扭，脱出母亲的手后道：

“娘，女儿现在感觉精神好多了呢！还是让我来运动一下手脚吧！躺睡在床上这么多天浑身都酸死了！何况我的病也不是靠这会休息就可以好的？说不定我自这以后一辈子都没得机会打了呢？”

说完从善柔手中夺过长剑，随手抖竟出幻出几片剑花，然后目光无限幽怨而又似有点恼恨的看着项羽，一脸的娇嗔之色。

善柔听了这话脸色苍白的喝道：

“小孩子家乱说个什么？你的病这位项大夫不是可以给你治好的吗？”

说这话时竟似忘记了现刻是与项梁对敌似的，对女儿一脸的疼爱关切之色。

项羽闻听得这敌对母女二人对答，顿知眼前这治泼淘气的“小女孩”竟是个患出绝症之人，心中不自然的涌生起一股对这小美人的怜爱痛惜之意来，口中喏喏道：

“这个……你既然生了病，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了。嘿，我项羽堂堂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欺负你一个小姑娘！”

这番话说得老气秋横，让得解秀洁不由得“扑哧”一声轻笑出声来，但旋即板起玉脸嗤笑道：

“哼！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你也不只是一个小……小家伙吗？别在这里给我王婆卖瓜了，你是不是也只有几招三脚猫的本事，不敢与本姑娘动手啊？”

说完一脸洋洋自得的望着项羽，似是在说你刚教我的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学以致用了呢！你是不是就是那个你所说的吹生不用花钱的家伙啊？哼，对我所说的话是不是不服气啊？若是，咱们就来个手底上见真章吧！

项羽凋听得她这番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想不以这小美人把自己刚才说徐靖时的语气学得微妙微肖。现刻竟用自己的话挖苦起自己来。不过自己确实不想与这娇滴滴的小美人动手，若不小心伤了她，自己良心可定会不好受，何况她还有什么绝症在身呢？

心下想来，虽是对她的话感到气恼，却还是沉声道：

“我不跟你罗嗦的了。喂，什么夫人，你是不是想做缩头乌龟，叫你女儿出来找渣？你若是怕了本少爷，我可以大人有大量放过你一马，以后咱们就各走各的路，谁也不要管谁了，行不行啊？”

说完竟是准备收了麟龙神鞭，要与伯父项梁一起走路了。

善柔不怒反笑道：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我要叫你对方才所说的话负出代价！”

话音刚落，已是自解秀洁手中夺过长剑，娇躯一纵，配合着凌厉至极的剑势向项羽击来。

项羽顿时施展开从冰风火离洞中得来的乾坤真人的《乾坤混元无极秘录》中的“北斗七星阵”中领悟出的一套步法，避过善柔恼怒交加的凌匹一击，同时手中长鞭施展开依《混元秘录》中的“混元无极剑法”演变而来的一大鞭法，却见他四周几丈之内全是鞭影，地上尘土被项羽长鞭击得至了“飞沙走石”之境。

围众几人同时被项羽长鞭刚猛至烈的强大气势迫得身形往后连退了十多步，那小美人解秀洁更是忍不住惊叫道：

“不要伤了我娘！”

项羽闻言鞭势一缓，而善柔却是不领情的冷叱一声道：

“哼！谁要你让了？”

说完手中长剑俊地加速，洒出一片剑光，最后剑体突地现实，快若闪电疾如奔雷凌厉无比的向项羽头部似横非横、似纵非纵的削劈而来。

剑法到得如此能把实体的剑化作虚体的剑影实为虚化虚至实之境，确已算得上剑道大成了，果然不愧是“剑圣”曹秋道的爱徒。



这次是项梁和解秀洁同时惊叫出声来。

但情况并不象他们所担心的那般糟，却见项羽在这绝杀的一剑之中，身形倏地向后倾倒，同时快捷无比的拔下了玄月神弓往地面一支，撑住快要倒地的身形，接着另一只手猛地一拉玄月弓弦，只听得“崩”“当”的两声接踵而出的弓弦发射之声和铁器交击之声响起，却见项羽由玄月神弓发射出的一枚拇指般大的钢珠恰好射中善柔离他头脑只有两尺之遥的长剑，长剑被钢珠射中竟是应声而断，而善柔娇躯亦被震得连退了四五步后才稳住，脸色苍白，嘴角和手腕虎口都给溢出来。

这时又是一声舒缓之气和两声惊叫发出。

却见项梁脸色由白转红的缓缓舒了口长气，而解秀洁和徐靖却是惊叫着向善柔奔去。

只听得解秀洁语音焦急的道：

“娘！你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啊？”

徐靖亦也惶声道：

“夫人！你没事吧？”

二人说完后，善柔却是毫无反应，只是一双失神的秀目怔怔的看着项羽。

这是什么功夫？一枚由弓弦射出的钢珠竟是有着万钧的冲击力？

若是射出的是一支劲箭，当世这之中有得谁人能够格挡？就是师父曹秋道也定接不过雷霆万钧……不！百万钧的一击！

项梁这是也已走到刚刚站直身形的项羽跟前，沉声道：

“羽儿，你没事吧！”

项羽摇了摇头，一惊魂未定的嘿嘿笑道：

“厉害！我疏忽轻敌之下，竟然差点把小命给丢了！还好我应变得快，想起自己怀中有几十粒爹爹用来作暗器用的钢珠，临急之中用这宝弓救了自己一命！”

说完无限爱惜的抚摸着玄月神弓。

解秀洁这时松开母亲的娇躯，转过身来，横眉冷对瞪着项羽，娇恨的大嚷道：

“谁叫你伤我娘来着的？找不是叫你不要伤我娘了吗？我……我跟你拼了！”

说完从地上拾起善柔扔了的断剑，丝毫不成章法的向项羽扑来。

对着这娇辣的小美人的攻势，项羽一时不知怎么应付是好，手足无措的发楞之时，解秀洁手中断剑已是刺中了项羽的肩甲，鲜血顿时顺着断剑锋刃汩汩流出。

项梁见了惊怒交加，正待向也是怔怔发楞，秀目惊惧不已的解秀洁攻去，项羽却突地挥动没有受伤的手臂止住了他沉声道：

“项伯伯，算了吧！这位小妹妹也只是气我伤了她母亲而已，她……她也并不是存心想伤害我的！”

项梁和解秀洁听了都是怔怔发愣。但项梁却真的停住了就快刺中解秀洁的利剑，而解秀洁的一双秀目却是泪珠滚滚而下，握创的双手微微发抖，口中喃喃道：

“你……你……明明可以轻易的避开我这一剑的！你为什么不闪开呢？”

说完突地松了断剑，纤手掩面哇哇大哭起来。

项羽目中露出怜爱之色，叹了一口气，顺手拨下肩头上并未刺进少许的断剑，呆呆的看着大哭的奔向善柔的解秀洁。

项梁这时忙中革囊中拿出金创药粉倒之项羽受伤的肩甲处，刺痛得项羽轻叫出声。

项梁怨声责怪道：

“你这小子是不是色迷心窍了？大敌当前啊！竟还有得心情泡妞！”

项羽呻吟着苦笑道：

“这就叫作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嘿，项伯，你没有尝过此种滋味吧？”

项梁哭笑不得道：

“你敢取笑伯伯？”

项羽做了个鬼脸道：

“侄儿不敢！”

二人“苦中作乐”嘻笑打骂时，那怔怔发愣的善柔夫人这时走到了二人身侧，语音却是变得出奇的温柔道：

“这位小哥儿，你伤势没事吧？”

项羽想着自己这伤势就是因她而起，当下没好气的道：

“本公子还死不了吧！”

本以为善柔会翻脸，却想不到她还是不恼不悻的柔声道：

“我这里有上好金创药，数了后不会留下疤痕，小哥儿拿出用吧！”说着从腰间革囊中掏出一个蓝色小瓶递给项羽。

这一来可让得项羽不好意思再次出言讥笑，接过小瓶后，呐呐道：

“这个……谢谢夫人了！”

善柔俏脸泛起笑容道：

“应该我说对不起才对！洁儿失手伤了你，还请公子见谅一二！”

项梁见得善柔这番前后判若两人的温和之态，不由得附到项羽耳边低声道：

“嘿，想不到你这小子因祸得福，我看这夫人是想你做他女婿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昭，这夫人现刻的样子真适合了此语呢！”

项羽不由失笑道：

“任我怎样有得艳福，还是比不过爹爹有七位夫人吧？”

项梁笑道：

“我看你啊，也继承了你爹项少龙的风流性格呢！”

项梁这话虽是低声说来，但“项少龙”三字却还是传入善柔耳中，不由得又惊又喜的失声惊叫道：

“什么？你是少龙的儿子？”

## 第四十二章 尔虞吾诈

项梁和项羽被善柔的这声骤然惊叫，震得心神均都为之一跳，但继而又都同时为之大骇。

项梁心念电闪的想道：

“这夫人难道当年认识项三哥？这……若真如此，她若把自己这失口泄露的三哥的消息传到她师父曹秋道耳中，那老家伙必定会率众前来这吴中找三哥寻报前仇，这样一来自己等的反秦计划将会因此而全盘皆乱，说不定还会给乌家牧场带来祸患无穷的灭族之灾，那……自己可真是万死都不能抵其过了！这……怎么办呢？……杀了他们！”

项梁也被这倏然生起的杀机吓了一跳，因为在他心肠软！想到这里，项梁杀机顿炽，暗暗给项羽使了一个眼色，待他会意过自己的意图来后，目中倏地厉芒暴长的望向善柔，左手轻按腰间剑柄，准备随时发动攻击。

善柔却似毫未觉察二人对她的杀意，目中感情复杂但却又无限柔爱的直盯着项羽，象是在看自己阔别多年的亲儿子一般，口中喃喃自语道：

“啊！少龙的孩子也有这么大了！少龙还活着！少龙果然没有死！致致呢？她还好吗？少龙疼爱她吗？对了，孩子，过来！到柔姨身边来！让柔姨仔细的瞧瞧你！”说着竟似魂不守舍的神情激动的呆楞楞的缓步向项羽走来。

项羽和项梁一时也被她这怪异举动给弄得不明所以的呆住了，竟似忘却了眼前的危机，都一动不动愣愣的看着走近项羽的善柔。

项羽的心神，更是被善柔最后那几声发于自然的亲切轻柔慈爱的呼唤，强烈的震撼着，使他竟是不由自主的对善柔滋生出一种自己出说不清楚的强烈冲动的亲切之感，似乎善柔真的是他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使他心中刚刚产生的所有杀机，都被一种恍忽的感情冲淡。

善柔走近项羽，柔爱的轻拉过他宽厚结实的手掌，美目中真情流露无遗的轻声道：

“孩子，你叫项羽吗？今年多大了？嗯，都长这么高了！真象你父亲项少龙当年一般英姿风发！对了，你父亲项少龙呢？他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现在兵荒马乱的，让你一个小孩子家独自出行江湖，他可也真够粗心大意的！”

善柔又是自言自语的对着愣愣不知所以的项羽唠叨个不停。

对着这突如其来的象是带有点戏剧性的变故，徐靖和角秀洁也是感到惊诧莫名，怔怔的看着项羽和善柔，似也被个中感情所感染。

场中气氛一时静默怪异之极。

突地传来一阵急聚的马蹄打破了场中静寂，项梁、徐靖、项羽、解秀洁和善柔的一众护卫武士均都心神一震，寻声翘首望去，却见对面一里之遥处尘土飞扬，三十多个黑点向众人这方愈驰愈近。只有善柔仍是不为所动，微笑着直盯着项羽，似乎天地间的一切美好事物在蕴藏在项羽身上似的，让她百看千看不厌。

徐靖突地惊喜的道：

“夫人，是莫为他们！他们从吴中城中打探扁兴的消息回来了！”

这声叫呼终于打破了善柔看着项羽的神思，只见她愕然回眸的望着徐靖道：

“噢！什么？莫为他们回来了吗？找到神医扁鹊之孙扁兴没有？”

徐靖闻言一愣，心中暗付道：

“莫为他们还没到得近前呢！夫人到底是怎么了？反应这么迟钝！”

心下如此想来，正待回答善柔的问话，却见善柔又转向项羽声道：

“羽儿，你先不要急着离开，柔姨还有得许多话要问你呢！待我问问莫为吴中城里的情况后，我们再来细细详谈。对了，你和你伯父不是也要去吴

中吗？我们正好顺路，就一起去吧！待我带得治儿去扁兴那里寻问一下洁儿的病情后，我再跟你们回去见你爹。

嗯，我们到吴中后还得约好一个相互联系的方法。十几年没见着你爹了，他一切都还好吗？”

善柔说着又不自觉的似忘却了莫为一事，扯到项少龙身上来了，可见项少龙在她心目中响影之深，可见她对项少龙思念之切。

项羽闻言虽是感觉得出她对自己和父亲项少龙的亲切之情，但却还是大感头痛，因为自己和伯父项梁去吴中是有得大事要办呢！怎么可以与他们一道去呢？即便这善柔夫人真的是与自己父亲项少龙当年有过一段恩爱之情，自己也不可轻易信任她，无论怎么说她是现今的国师曹秋道的徒弟，而自己等做的事却又是要反他妈暴秦，若是被她知晓了自己等的动机，告知了她师父曹秋道国师，那自己等的反秦计划可就因此而前功尽弃了！

心下想来，项羽顿刻唯唯喏喏的道：

“嘿！夫人，我爹虽是叫作项少龙，但我却不知你所说的项少龙是不是就是我爹呢？若是你给弄错了，那……这个……岂不是浪费你的宝贵时间？”

善柔听了这话脸色微微一变，但还是微笑着道：

“天下间还有几个项少龙能调教出象你这样的年轻高手呢？当然是当年跟在秦始皇身边威震七国的‘刀帝’项少龙啦！”

项羽闻言心中剧震，连最后的一丝侥幸善柔口中所说的项少龙不是父亲项少龙的希望也给破灭了，但脸上却还是不动声色的道：

“夫人却果然给弄错了呢！我父亲项少龙这些年来一直都居住在塞外大漠，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什么秦始皇身边威震七国的‘刀帝’项少龙。唉，夫人，天下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你不要太过疑心了，我爹确不是你所说的人！”

项羽在边说这话时，心中却也暗暗咒骂自己道：

“唉，他妈的真是倒霉透顶了！这为了顾全大局却是连爹也给出卖了！嘿！爹，你可得原谅孩儿噢！我这也并不是有心骂你的呢！”

项梁听了项羽对善柔的答话，心里暗暗窃笑不已，不过脸上却是一片严肃之色，同时亦也暗赞项羽思维敏捷随机应变得快。

善柔此刻却是再也沉不住气，玉容剧变，语气急促而冷厉的道：

“我相信我的眼睛绝对不会看错的！我的感觉也告诉了我你就是我要找的项少龙的儿子！”

说到这里又忽而变得温柔的低声道：

“羽儿，你不要骗我了，你定是我所说的项少龙的儿子！你是不是怕我师父会来找你父亲寻旧仇？还是怕我窥破你叔侄二人去吴中的目的？唉，只要你是少龙的儿子，我维护你都怕自己尽少了力，而受少龙责怪，又怎么去告诉我师父你父亲的消息呢？放心吧羽儿，柔姨绝对不会出卖你们，而只会尽我全力帮助你们，你又何必要说什么假话来呢？我从你的眼神中早就已经看出你是在骗我了，对不对？”

善柔这一番推心置腹的真情倾露，听得项羽心下忐忑难安，正自犹疑不定的想着是否告诉善柔事实真象时，却突听得耳边一个浑沉的声音响起道：

“禀报夫人，莫为这两天去吴中城里找扁鹊孙子扁兴毫无消息，请夫人

降罪！”

项羽闻言抬头一看，却见一个三十许间，满脸络腮胡顺，眼若铜铃的威武汉子正站在善柔左侧，躬身低首的等等善柔的训话。

善柔此刻正被项羽的话给弄得心神不宁，听了那威武汉子这话顿把气发泄在他身上，叱喝道：

“你是怎么办事的？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据消息说神医扁鹊孙子扁兴不是近段时间在吴中城的吗？是不是你办事不力，这两天里去得青楼寻花问柳了？”

莫为闻得夫人发怒，似是非常害怕，顿即单膝脆地的轻声道：

“这个，属下是办事不力，不过却并没有闲着，这两天在吴中城里找了个遍也没找着扁兴人影，后来属下出示国师令牌命郡守殷通派人全部去找，最后据报那扁兴于三天前离开了吴中，往大泽乡方向行去。属下也派人去追截扁兴了，若无意外，过几天应该会有得消息回执。”

说完竟虎躯微颤起来。

善柔似是余怒未息，听了这莫为的话，更是凶煞的道：

“谁叫你自作主张出示国师令牌的？你不知道我一直强调的要隐秘身份吗？你是不是想尝尝‘万噬虫咀’的滋味了？哼，若是小姐有得什么闪失，就拿你颈上人头抵罪！”

莫为闻得“万噬虫咀”时虎躯剧颤，对那后面“拿人头抵罪”倒似不在意，声音凄烈的道：

“属下罪该万死！请夫人饶过属下这一次！今后属下为夫人办事定当万死不辞！”

说这话时，竟已是双膝跪地，对着善柔连连叩头起来。

徐靖等人似是对同伴的受责毫不在意，都站立一旁，竟无一人为莫为说一句好话。

项羽见了心满不是滋味，禁不住冷冷发言道：

“夫人，你下属办事已经很是尽力了，我看你就放过他这次不要惩罚他算了吧！”

善柔闻得项羽之言，脸色连变，最后终于缓和下来，冷声道：

“嗯，这次有得羽儿为你说情，就暂且放过你。不过可要记住，以后办事可给我不要再失败了。否则；这次记着的处罚一起算！”

说完又微笑着转向项羽道：

“羽儿，你这宽厚仁慈的性格可真象你爹项少龙。”

项羽听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眼睛望向那受责刚刚站起的莫为，却见他虎目中向自己投来了两束感激之光，但虎躯却还是对善柔给他的威严余悸未了的微颤着，由此可见这貌似芙蓉的美夫人在众属下面前是何等的“凶神恶煞”。

善柔这时却又转身对项梁道：

“对了，项太夫，扁兴既然不在吴中了，洁儿的病就麻烦你为她治了。你既是少龙的兄弟，我想你绝对不会不救少龙的女儿吧？”

说完脸上暗闪过一丝诡秘之色。

听得她最的一句话，项梁和项羽心神均是同时猛的一震，脸色大变。

什么？解秀洁是少龙的女儿？这……这是不可能的呀！项梁强抑住心头震惊。

三哥有七位夫人，可是一个也没有给他生下子女，连羽儿也是二哥滕翼送给他过继的义子，怎么会与这善柔夫人生下一个女儿呢？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

项梁正如此心潮汹涌的想着，震惊万分的项羽已是禁不住失声脱口道：“你说什么？你女儿是我妹妹？”

话刚出口，项羽顿即知道自己失言，一脸惊诧交合着惶惶不安的望着善柔。

善柔此刻俏脸上露出娇若桃花的笑容，望着项羽柔声道：

“不错，洁儿就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你致娘是我的妹妹。”

项羽听了心下觉着有一丝苦涩的失望，但又有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同时亦也明白了为何自己对解秀洁和善柔一见面就有了一种莫名亲切感的缘由。原来是因那小美人是自己妹妹，原来是因这善柔夫人是致娘的姐姐。

项羽正傻楞楞的看着善柔，心中一片凌乱之时，善柔却叫过了一脸幽怨也是惊又喜的解秀洁来到项羽面前，扶着她的香肩，柔声道：

“洁儿，他就是你哥哥了。叫哥哥啊！”

解秀洁秀目中突然落下泪来，娇躯微颤着，音若蚊纳的叫了声“哥哥”后却又突地抱住善柔低声哭泣起来。善柔似是明白女儿的心意，微叹了一声后，轻拍着她的柔背低声道：

“洁儿，见到你哥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起呢？怕哥哥笑话你吗？好了，不要哭了！要知道你也这么大的人了！再过两年都要找婆家了。”

项羽这时心中也觉酸酸的，木然的叫了一声：“秀洁妹妹。”

若有所失的也没得言语了。

项梁虽是暗责项羽太过疏忽，但事已至此也没得什么挽回余地，现刻只有不管他那洁儿是否是三哥的女儿，也只有虚与为蛇的暂且应付着过去了。如此的话，只要彼此不发生什么矛盾冲突，表面上想来还是会客客气气的吧。但看这善柔夫人的颜色和听她的那些话，确实大有可能以前是三哥的马子，若是她还念着前情的话是不会害得羽儿的吧！

何况那洁儿对羽儿似是一往情深的呢？这刻变为兄妹关系，也定会尽力护着项羽的了！

善柔夫人还要利用自己为她洁儿治病，暂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唉，一切只有听由天命的任其发展了！不过，羽儿若是有得什么危险，自己拼死也得保着他！至于会稽之事就只有“暂缓”了，想来三哥迟迟不见自己叔侄二人的消息，定会知道自己二人出事了吧！

如此对于反秦的主体实力是不会有得影响的，就怕嫣然嫂子等因担心羽儿而也出得关来，若遇见辣皮夫人可就遭了。

项梁前前后后忧忧虑虑的想着，最让他担心得多的还是项羽，因为他若出了什么事，自己万死也下抵其咎啊！嫂子和众兄弟等临行前中是干叮万嘱的叫自己保护羽儿的，谁知这刻竟弄得个如此局面来？

不过又忽而怪怪的想着，这善柔夫人虽是曹秋道的弟子，性子也显得凶柔难测，忽阴忽阳，不过凭三哥的眼光当初要泡上她，想来也有其温柔善良的一面吧，说不定正如她先前对羽儿所言，不会说出自己等的身份，而尽力帮助自己二人呢！但是她这些随从也听到了……

如此想来，项梁的心情自我安慰的平静了许多，见着项羽傻楞楞的怪样，不禁凑到他耳边苦中作乐的抑笑道：

“羽儿，你这刻可也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不但得了个如花似玉的便宜妹子，还因此而成为国师曹秋道的徒孙。哈！如此好事，谁不羡慕？”

项羽闻听得项梁取笑，恼羞交加的低声道：

“项伯伯说个什么呢？我们现在是身陷险境了，你还有得心情说笑？”

说到这里又忽而微叹了一口气道：

“唉，要爹爹在这里就好了，如此的话我就可以知道那洁儿到底是不是我妹妹了！”

项梁见得项羽并未心智迷窍，心下暗自敬服。对于一个十五六岁从未闯过江湖的少年来说，遇着此等变故，仍能保持头脑的清醒的确很是难能可贵的，看来羽儿确实是有着其父顶少龙的大将风范——遇事临危不乱！

见着项梁、项羽叔侄二人喃喃嘀咕，善柔似是明白二人担心什么，也凑了过来，低声道：

“你们放心吧，我绝对会保守少龙的秘密的了！嘿，至于这些护卫，他们都对我的命令会绝对服从，我会叫他们保守秘密的。对了，你们是不是怀疑洁儿不是少龙的女儿啊？待着见了少龙，找他对口就水落石出啦！”

说完一脸顽皮之色的朝着二人眨了眨眼睛，似是在说，我说的可全是真话，信不信就由得你们的了！

项梁知道此刻已是身不由己了，凭自己二人与他们硬拼；定是必败无疑。如令之计就是只好姑且信着她，还有就是希望羽儿不要被她花言柔语所惑，泄了牧场地址和自己二人来吴中的目的。心下想来，当下苦笑道：

“我们当然信得过夫人了。嘿！我刚才只是在说羽儿得了个漂亮的妹妹和美丽的娘亲而已。”

善柔听了脸上微泛起桃红道：

“项大夫可也真是为老不尊，竟跟羽儿说这等话！”

说到这里，忽地抬头看了看天色，惊声道：

“噢，天都快黑了呢！我们在这里耽搁都快有二三个时辰了，还是快赶路，到前面的镇集抽店歇息吧！”

项梁和项羽到现刻才被善柔这话提醒，抬头往西天望去，果见夕阳已是冉冉欲坠，西方的天空被着夕阳的余辉染得一片血红。

项梁突地看着忧喜参半楚楚怜人的解秀洁，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心里叹息着暗付道：

“唉！都怪自己太过多事，惹出这许多心烦之事来！现在能不能逃过此劫就全看天意是否助我叔侄二人了！”

天黑时分，一行人终于到得一个叫作“何家屋”的镇集。此镇并算大，大约有三四百户居民，镇中店铺大半都关了门，只微微透出点点昏黄的灯光，偶而传来几声絮语和几声凄厉的狗叫声，使得这萧索的镇集在这黑夜之中更增几许让人感觉冷落萧然之意。

这就是暴秦统治引发战争的悲哀了！

项梁心下默然伤感的想着，忆起当年秦灭楚时的荒凉之景来，不禁更增几许悲意。

突地闻听得前面传来莫为粗旷的声音道：

“夫人，这里有家‘行吟客栈’！我们就在家店铺投宿吧！”

说罢又听得他冲着客栈老板喝道：

“喂！店家！有没有上等客房！还有给我们准备一桌上等酒席和造一些

便饭！”

莫为话音刚落，顿听得一个音带惶然之声道：

“这个……客官，小店已经客满了，还请多多海函一二。你们另投他宿吧！”

莫为闻言顿刻恼火道：

“什么？没客房了？他妈的叫那些睡了的人全给老子让房！今天你这客栈老子全包了。呸！这里是五十两黄金，够付房钱了吧？快点给老子去办！”

那店家似有点哭声道：

“这个……小店已经给了一位官爷给先包了下来，现在…嘿，叫小人实在难办哪！”

莫为大怒道：

“什么大不了的官爷？架子这么大？竟然包下了整个客栈？你去叫他出来，让老子跟他谈，叫他让了出去！他妈的，他有得夫人这么尊贵么？快去！快去！叫那家伙出来！”

项羽等这时也已来到这家“行吟客栈”门前，却见莫为正大目圆瞪气势汹汹的对着一位三十几岁模样平凡朴实，稍有着几份斯文的店老板指手划脚的大吼着，而那店主却被吓得剧烈的颤抖着，似是左右为难一脸苦相的愣愣看着莫为，而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一阵似是熟悉的粗野喝骂声道：

“他妈的，什么野家伙在这里大喊大叫的扰乱咱爷们的春香好梦？你再给老子叫，我就把你他妈的剁成肉浆！”

项羽闻言偷笑着对项梁低声道：

“这世界真是狭小，想不到又冤家路窄的碰上了军官了！”

项梁也笑道：

“嘿！这家伙又有得霉吃了！我们等着在一旁看好戏吧！”

二人正低声说笑着，莫为闻言果然暴跳如雷的吼道：

“你他奶奶个熊，比老子还横啊！你给老子出来，我莫为今天不割了你的舌头挖了你的眼睛，老子今天就不姓莫而改姓没！”

楼上那喝骂声顿刻变得惊惶道：

“啊！原来是稷下剑派的莫兄到了！在下乃是赵公公手下四大法王之金轮法王的门下胡闹，不知莫兄光临，方才言语多有得罪，还请见谅——”

说话间，日间那军官已是走到楼上走廊，见着善柔和徐靖一众人也都在场，脸上惊惶之色更深，三步并作两步的“滚下”楼来，走到善柔身前深施一礼后喏喏道：

“原来……原来夫人也来了！请恕属下方才失礼！嘿，我家法王今天也在这客栈里投宿，我这去叫他来接见夫人！”

说罢就欲转身去叫什么金轮法王。

项梁闻言心里暗自一惊，付道：

“糟糕！要是被这什么金轮法王知道了三可的消息可就……”

心里正如此惊慌的想着，却突听得善柔冷声道：

“不用惊动法王了！你们有没有空余的房间？退出几间来给我们暂住一宿就行了！”

原来善柔也想到了项梁、项羽二人，怕得那劳什子的什么法王来了问起二人来历，那自己可有得麻烦，倘被他窥破了二人身份，可就更糟。想着这些，所以只得故且忍下傲气，说出如此一番显得在这什么金轮法王面前矮



上一截的话来。

那叫作胡闹的军官听得善柔这话，腰杆更是挺直了些，却还是不敢放肆的轻声道：

“这……那属下就不去通知法王说本人的到来了。唤，空房有的是！属下马上去给夫人腾出二间上等厢房和几间二等厢房来！”

项梁见了此景，想着这军官还对善柔有着的几分恭敬，或许是因怕她去向赵高告状了。如此看来这金轮法王对这胡闹军官非常疼爱，而金轮法王又在宦官赵高面前非常得宠了，昭，倒是很想见见这金轮法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日后好……

项梁正怪怪想着，却想曹操曹操就到，只听一个声若洪钟的声音哈哈大笑的传来道：

“胡侄乱说什么？善柔夫人到了我怎可不出来迎接呢？日后若是被曹国师知道了，我可不就很是难说得过去？”

话音刚落，却见一个身披紫红色袈裟的庞大身影从楼上凌空飞落，踏地之后双目神光闪闪的一扫众人，最后落在善柔身上。

善柔见得来人，心中不觉的生出几份不舒服的感觉，因为这金轮法王生得一脸横肉，头上披着一盘金发，眼睛也是不象常人，眼珠是为红色，再加上那一双比常人大出一半的巨掌，确实是教人会“望而生畏”。

项羽见了心下也是发毛，暗付道：

“他妈的，中原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是不是人生的？”

正如此怪怪的思付间，善柔已是平静下来冷冷的道：

“让法王大驾出迎，善柔真是打搅你了！我们此行前去吴中为洁儿寻医路过此地，找不着宿头，所以……”

那金轮法王打断她的话，哈哈笑道：

“夫人哪里话来？我此行来吴中之前，国师曾吩咐过叫我若遇得夫人，可要好好关照。嘿，想不到找着不如撞着，叫我也碰到夫人，怎敢怠慢呢？”

说完又转身向胡闹喝道：

“给我把东厢和南厢所有的房间给退出来让得夫人及众人休息！还有，叫这店家准备几桌上等酒席，让我为夫人接风！”

胡闹闻言恭声退了下去。

善柔当下也不好意思再行推脱，只得叫了徐靖、莫为等打点众护卫随了胡闹先进房休息，马匹交由店伙计喂料饮水，待得饭造好后再出来用膳，同时用眼色示意项梁、项羽二人也混进众护卫中以避开这金轮法王，以免他对二人生出疑心，如被发现那她也就难以护得二人了。

项梁和项羽二人也不想面对着这红发怪人，见得善柔眼色，马上明白过来，当下也正准备举步随了众护卫去厢房去，金轮法王的目光却突地落在二人身上，沉声道：

“这二人好象不是夫人的门下，怎么也会……”

项梁、项羽二人闻言正暗自心神大震，善柔却已打断那金轮法王的话头道：

“噢，他们叔侄二人是我请来沿路照顾洁儿的大夫！”

金轮法王漫不经心的应了一声：

“原来如此。”

便没再注意二人，与善柔闲聊起来。

项梁和项羽暗了松了一口气，跟着众武士丛中随了胡闹指引，去得厢房休息。

这一场虚惊使得二人均都出了一身冷汗，同时也暗中感激善柔，不觉对她的话信了几分。

平息过紧张的情绪后，项羽低声对项梁道：

“伯父，这善柔夫人真的是在帮助我们呢？你看她女儿是否真是我妹妹啊？”

项梁戏笑道：

“你是不是想着小美人儿老婆变成了个小美人妹妹，感到心里不舒服啊？”

项羽脸上红道：

“我是在说正经话呢！伯父不要取笑羽儿了！”

顿了顿又道：

“若这善柔夫人说的是真话的话，我们就真的因祸得福，吴中之行就方便多了。不过，这令人讨厌的金轮法王却是个祸患，若他跟在身边无异于是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随时有被发现身份的危险。”

项梁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

“情形若真是这样对我们自是大大有利。但羽儿，人心莫测，我们不可以轻易相信别人！最好还是中途寻个机会能溜走最好。”

说到这里忽又问道：

“对了，羽儿，定时炸弹是个什么东西啊？”

项羽闻言一愣，嘿嘿一笑的摇了摇头道：“嘿，这是我爹的新鲜名词！我也不解其中意思。据爹解释说就是个随时会让人濒临死亡的厉害武器。”

顿了顿又转过话头道：

“伯父，你猜这金轮法王来吴干什么？不会是专程来保护善柔夫人吧？我看这善柔夫人与这金轮法王似是很合不到一块似的，彼此说话都冷冷淡淡，虚伪的应付着对方，会不会是那什么国师曹秋道与宦官赵高二人合不来啊？”

项梁闻言心中动，脸上闪过喜色过：

“羽儿你的脑筋转得可真快呢！嗯，我看此事大有可能。凭曹秋道孤芳自傲的个性，他绝不会愿意屈服于赵高手下。看来二人是面和心不和，彼此都在色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了。我们以后可以利用此点让他们狗咬狗的斗个两败俱伤，那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网之利。

哈！我们此行虽是受这挫折，可也不算浪费时间呢！”

项羽点头后却又脸色严肃的道：

“但他们在秦王朝这一点上利益却又是一致，. 因为有了秦王朝也就没有了他们的今天。所以他们为了对付反秦的势力，还是会暂且放开彼此的隔阂而合作对敌的。如此一来.....这善柔夫人会不会在背后出卖我们啊！”

项梁闻言心里也是一突，但脸上却还是望着项羽露出欣然之色道：

“此事确实大有可能。以后我们步步还是得小心为是。这善柔夫人或许是在用假象迷惑我们，以套出我们此行的目的和你爹项少龙的下落，我们决不可以上她的当。其实你爹与你现在的几位娘亲都没有生子女，怎么会与这善柔夫人生下一个女儿呢？此事我早就心生怀疑了。看来这夫人是用计在诈骗我们，我们得防守好自己的情绪，千万不可被假象所迷惑，而意气用事泄

了底！”

二人正确喃喃的分析着眼前的情况，忽闻听得敲门声和莫为混沉的声音道：

“项大夫、项公子，晚饭做好了，请出来用膳吧！”

项羽对这莫为的粗旷朴实生出好感，闻听得他的叫声，忙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去开了门，对着那望向自己的莫为笑道：

“谢谢莫大叔了！”

莫为似是对项羽日间替他为夫人说情，使他免受了什么“万噬咀心”刑罚之苦非常感激，闻言脸上泛红，恭声道：

“公子说的哪里话来？这是属下职责而已，何用言谢？倒是日间在下幸得公子说情之思而免受责罚，应谢过公子呢！”

说完对着项羽深施了一礼。

项羽手足无措的上前扶起他，笑道：

“这个……在下只是随口说来罢，倒……”

二人言谈客套间，项梁走了出来哈哈笑道：

“莫兄弟不要与得小侄客气了！咱们一起下去用晚膳吧！免得大家久等！”

三人来得“行吟客栈”的待客厅，却见厅内已是坐满了人，大家热闹哄哄的，说笑声。

善柔和那金轮法王及徐靖、胡闹几人坐在西面的一个雅坐上，见得项羽、项梁二人胡闹目中凶光一闪，眼珠骨溜溜的直转。

善柔见得胡闹之状，知他在气项羽日间曾伤过他的兄弟，这刻有得金轮法王为他撑腰，说不定会刁难二人，心下不禁大急。

突然胡闹站了起来，走到项梁、项羽席前，傲慢的看着项羽冷冷道：

“这位小兄弟的鞭法挺是不错的嘛！日间我几个兄弟联手也不是你敌手，现在在下想向小兄弟讨教几招，以为大家助助酒兴如何？”

说完挥手叫了他的几个手下，让众人腾出一块空地来让二人过招。

项羽对这样被徐靖一招就吓得“屁滚尿流”的一个家伙自是不怕，但因碍于那个什么金轮法王在旁，自己出手的话定会叫他注意上自己，为了考虑顾全大局，只得强忍住心头怒火。装作惶然道：

“这个……官爷，草民是善柔夫人请来的郎中，日间因见官爷欲非礼夫人，所以气愤不过伤了几位军爷，还请官爷能饶过草民的鲁莽。嘿，说起武功，草民因行医江湖，所以只习得几招三脚猫的防身招式，这刻怎么配跟你动手呢？只会让草民丢人现眼了！”

项羽这一番话虽是卑声低气的说来，但其实已是用上了无尽心计，因为胡闹最怕的是善柔却告发他日间对她无礼之事，现在借势说来，一是可让胡闹生出惧怕之心，二是把自己身份告向善柔，使得金轮法王也得看在善柔份上，而不敢为胡闹撑腰。这样一来既可使得胡闹不得再找自己碴儿，又可保全自己身份不致泄露。无论怎么说，金轮法王不会当着善柔夫人的面，为本是无礼在先的胡闹撑腰和盘问自己二人的身份吧？

善柔似是对项羽的这番说辞甚为赞赏，秀目朝他投过一束柔爱的光来，接着又转向对面的金轮法王愤然道：

“这项大夫叔侄二人乃是本夫人请来的人，责属怎么可以为难他们呢？日间那小兄弟确是出的出手伤了几人，但他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切之心才如此作来的！哼，责属若是欲向他寻仇，就算到本夫人头上好了！”

胡闹闻言顿时脸色苍白，退回席间，惶恐不安的望着金轮法王，静待他的责罚。

但金轮法王只是微瞪了胡闹一眼后，转向善柔哈哈笑道：

“夫人不必生气的！唉，都怪在下平时管教属下无方，致使这没用的家伙冒犯了夫人的玉驾，夫人若是欲责胡闹的话，就责骂两句在下好了。至于胡闹向那位小兄弟讨教武功，此乃他说过是想借此助大家酒兴而已，夫人怎说是他想向那小兄弟寻仇呢？”

金轮法王如此明目张胆的为属下袒护，善柔不禁气得玉脸紫青，冷哼道：

“但是刀剑无眼若是不小心谁伤着了谁那可就……”

金轮法王打断她的话沉声道：

“那只能是怪对方学艺不精罗！不过我会叫胡闹手下留……”

善柔心下冷笑付道：

“连我也不是羽儿几招之敌，这胡闹是自取其辱！”

心下想来，不待金轮法王把话说完，不怒反笑道：

“好！就让他们二人比试一场！若死若伤谁也不得插手！”

善柔这方的护卫见金轮法王如此嚣张，心下均都有气，他们都亲眼目睹过项羽的神弓铁珠。

桌拉至靠墙一角，厅中不多时就已空出个七丈见方的空地来。场中气氛一时怪异之极。

呵，双方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了！

项羽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若自己此战赢了，就会加深金轮法王对曹秋道一派的仇恨；忧的是如此一来自己也与金轮法王结下了不解之恨，会阻碍自己叔侄二人来吴中的目的。

但是此时与胡闹一战已是避无可避！

他妈的，管他那么多呢！先打了再说！项羽心念一定，抬头却见项梁向自己点了点头，似是示意他痛打一顿胡闹。

得到伯父允许，项羽更是手痒难当，步入场中，来到已是准备好攻势的胡闹对面，双手微微一拱道：

“军爷，请了！”

说罢缓缓解下腰中麟龙神鞭，随手一抖，发出一声虎啸龙吟之声，一片鞭影顿刻弥漫空气之中。

## 第四十三章 运功疗毒

项羽把麟龙神鞭随手一抖，所散发出的威猛气势顿刻使得胡闹心神一震，不自觉的退了两步，但继而瞧着金轮法王技过的威严目光，不禁虎牙一咬，斗志徒增，手中一柄似刀非刀似钩非钩的怪异兵刃当中一晃，接着暴喝一声，身形一个箭步标前，钩刀随着前冲的身形自身体右上侧斜劈而出，再横扫一拉；竟是一派以硬打硬的亡命打法，使得项羽被他不顾命的攻击给迫得身体往左侧横退两步。

胡闹顿时心中一喜，暗付道：

“哈！原来你这小子果真是只有两招花花招式！今天老子不把你生劈成两半才怪！”

思付间，胡闹那方围观的官兵哄然叫好，为他呐喊助威。

项羽心下冷笑，脚踩“七星北斗步”，手中长鞭亦也展开从“乾坤混元掌法”中演化而来的鞭法。一时却见项羽四身周围全是鞭影，而他的真身却已是给鞭影“淹没”不见，只有一道道从鞭影中吞伸出的光圈，有若黑龙出击的直往胡闹袭去。

如此化实为虚的神妙鞭法让得胡闹一时感觉眼花撩乱，手中钩刀竟是不知从哪个角度出击为好，手足无措时，项羽突地现出身形，凌空横身一纵，麟龙鞭快若闪电的带着破空之声往胡闹手中钩刀卷去。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胡闹手中钩刀被鞭卷住脱手而出，同时身形亦也给震得连退两步，但当他还未神定过来时，项羽手中长鞭又回袭而至，钩刀在他舞动的鞭尖上竟似有人在使般，发出一团团旋转的刀芒，突地却又夺鞭飞出，往胡闹头部横削过去。

胡闹惊魂未定中见得自己钩刀向自己袭来，不由得吓得亡魂大冒，暗呼“我命休矣时！”，却突见得金轮法王手中抖出一轮圆形带齿的轮盘，闪电般向就快击中胡闹的钩刀飞去。

只听得“当！”的一声兵器交击的巨响，刀轮相碰，钩刀被一截两断的击落在地，同时轮金光向金轮法王回旋过去。

众人惊呼声随着金轮向法王手中的飞回而突地静默下来，都愣愣的静待着局势的发展。

项羽心下在暗叫“可惜”之时，亦也对金轮法王刚才一轮之击截断精钢所铸的钩刀而暗暗震惊不已。如此刚猛功力确也是他自练成“玄意心经”后所碰到的罕见高手了！

或许父亲项少龙和二伯滕翼也要略逊之一筹吧！

思付间，金轮法王庞大的身躯已长身而起，目中射出点点厉芒，逼视着项羽，突地哈哈大笑道：

“原来夫人身边竟还藏有如此年青高手！本法王倒是看走眼了！”

说完朝着已是呆若木鸡的胡闹叱喝道：

“还不给我退下？呆站在那里让人看着笑话吗？”

说着候地又是语气一转，冷冷的望着项羽沉声道：

“曹国师身边似是除了解仪之外从未闻听得如此年青高手，不知小兄弟是何入门下呢？”

说话间已是行至项羽身边。

项羽见着这金轮法王的这副“尊容”心下就有点不舒服的发毛，闻言避过他的眼光，正待答话，善柔夫人也已站了起来，远远的冷声道：

“我们程下剑派的高手，法王是否一一知晓呢？这位小兄弟乃是师父近几年新收的一个门人，师父为了怕我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行走江湖出事，所以派他秘密保护我。至于他是何人门下，法王现在应该已经知晓了吧！”

接着又冲着气宇昂扬的项羽道：

“羽儿，没你的事了！退回席中去吧！”

项羽随声应：

“是”。

正待退下，金轮法王却又突地喝止道：

“且慢！夫人说他是国师之徒，为何先前却又声称他是那江湖郎中的侄儿呢？嘿嘿，夫人对这却是给我个解释来！”

善柔闻言冷笑道：

“唉，是不是我程下剑派，甚至我师父的行动法王都要过问呢？如此的话，我倒是去叫师父去问问赵公公有没有批给你这个特权？若有的话，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若没有呢，我似乎可以说无可奉告！”

金轮法王听得这话心暗惊，他虽是甚受赵高宠信，但对于国师曹秋道就是连他主子也得忌让一二，因为秦二世胡亥对曹秋道也宠信，现今在朝廷中国师曹秋道、丞相李斯和公公赵高乃是权倾朝野的人物，若是得罪了曹秋道，他要怪罪下来，待时就是连赵高也保他不住。心下想来，当下气焰大灭的笑道：

“夫人这话怎说呢？国师的事情，属下自是不敢插手管了！哈，在下只是好奇心切，所以才言不择口的冒犯夫人罢了。不过在下对这位小兄弟的绝世鞭法确是景羡得很，不知夫人可否允许在下向这小兄弟讨教几招，彼此切磋切磋呢？当然只是纯粹的切磋技艺罢了，夫人不必担心在下会伤着这位小兄弟。”

金轮法王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自他出世以来说得最为委婉的一番话，但善柔却竟毫不领情，眉头一皱，玉脸俏寒道：

“今日来羽儿连番与人交手，再加上我们长途跋涉未停，已经很是劳累了呢？法王若是真想与羽儿切磋技艺，我看还是留待日后吧！等我们返回咸阳，回得宫中，我定会叫师父向皇上请示，让你们二人择个吉日良辰，在朝中文武百官面前比上一场，那不是更为精彩绝伦吧？嘿！那时若是法王胜了，可不是风光得很？说不定赵公公大为高兴之下，法王还会因此而连升几级呢！”

善柔这一番甚是凌厉的冷热嘲讽，让得金轮法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煞是难看，目中凶光闪闪，似是极为恼怒，但虑及因师曹秋道，当下还是只得强行的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尴尬的一阵哈哈大笑道：

“夫人可真是会说笑呢？为得些许小事怎敢惊动皇上？嘿，既然小兄弟累了，那本法王就待日后再向他讨教！”

说到这里，目中闪过狡之色，阴险的嘿嘿笑道：

“对了夫人，近段时间那些乱臣贼民到处作乱造反，夫人可得小心为是噢！今次我奉赵公公之命来丰县查看当年始皇为破坏当地的龙气而建的‘厌气台’时，被我不经意的发现了这吴中地似也隐隐的出现了诞生帝王的祥云瑞气，因此来到此地寻察破坏这龙气的风水之地。嘿嘿，既然此地有龙气出现，看来不久也会出现什么乱事了，夫人的金枝贵体还是不要久待在此地为好啊！同时夫人也得小心那些反贼渗入身边噢！”说完不经意的看项羽、项梁一眼，嘿嘿的怪笑了两声。

项梁闻言心中暗惊，想不到这金轮法王还真有点道行，竟然懂得风水之术，且冥冥中似已窥破了自己等想进兵吴中的天机。自己也曾看过几本此类的典籍，这风水术倒是确实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窍门，若真给这金轮法王破了吴中的风水龙气的话，那自己等他日进兵中原岂不是因此而遭失败？这……这却如何是好？

项梁正暗自焦虑时，善柔已是发话，冷笑道：

“这个却不劳法王为我们担心了！我自会知晓如何保护自己！噢，晚了！我们想先行告退休息。法王请自行慢慢用膳！”

说罢竟不理金轮法王再打圆场的话，叫了众人各行回房休息、却让项羽、项梁二人随了她至她房中。

项羽、项梁二人满情忐忑的跟着善柔去了东边的上等厢房，金轮法王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目中厉芒连闪，嘴角浮起一丝阴毒的冷笑。

随了善柔到得房中，却见她微笑的望着项羽柔声道：

“羽儿今天可真为我出了一口鸟气！那他妈的金轮法王真是太过嚣张，连我也没放在眼里！”

说到这里突地脸色一沉道：

“不过，羽儿，这金轮法王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对我他虽不敢怎样，但他也是个精明的人，现已怀疑你们的身份，若是被他窥出破绽，知道我说的是谎话，他必会阴魂不散的跟着你，以报一箭之仇，所以你们二人今后行事可得小心一二，免得滋生事端。”

这一番话前半段不伦不类的粗口柔声说来，正让得项梁、项羽二人啼笑皆非时，忽又听得她后半段的正言肃词，不禁心神均都大震，暗失敬服这俏美夫人来。

项羽顿即肃容：

“多谢夫人提醒！”

善柔辜言却是脸色幽容凄苦的笑道：

“羽儿还是不能信过柔姨吗？唉，现刻我是有些事情在隐瞒欺骗着你们，但一是为情势所迫，容不得我吐露真相；二是想获得你们的信任。”

忽地又叹了一口气道：

“这十多年来，柔姨的心很苦呢！这种与狼为伍的日子，柔姨不知活得有多累，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貌合神离的跟他们狼狈为奸，因为……我有着……难以言申的苦衷！

我……我……”

说到最后竟是美目悄然流下两行泪珠低声嚎泣起来，娇躯也不禁微颤着，显是被触发伤心事情以致情难自禁。

项羽不禁被她满含辛酸的真实流露之语所感染着，黯然神伤的心情波动起异样的情绪来，抬着望着善柔夫人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心中一热，脱口热切的唤了声道：

“柔姨！”

善柔闻得这声发自项羽内心的真情呼唤，娇躯剧震，惊喜交加的忍不住上前一把紧抱住项羽的虎躯，哽咽的柔声唤道：

“羽儿！”

看着此等悲伤的感人之境，静站一旁的项梁心中也觉被一股异样的情绪激动着，眼觉不知何时也竟给湿润起来。

三人就这样在感情交流中静静的沉默着。

门外突地传来徐靖惶急的声音道：

“夫人！不好了！小姐的病情又复发了！”

三人闻言这时均是大惊。

善柔忙放开项羽，冲至门前推开房门，脸色煞白的道：

“你说什么？洁儿她……现地怎么样了？快……快带我去看她！”

善柔随着徐靖急步向邻近的厢房走去，项羽、项梁也是心情紧张虑急的忙跟上他们。

到了解秀洁房中，却见床前站着两个满面凄容的俏婢，床上的小美人儿脸色苍白，汗珠大颗大颗的从额上冒出，娇躯不停抽搐发颤，呻吟声凄厉之极，显是正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善柔悲呼一声冲上床边，俯身抱住不断扭动的解秀洁，声音颤抖的道：“洁儿！洁儿！你不要吓唬娘啊！娘若是没有了你，却是叫我怎么活啊！”说着已是大声痛哭起来。

正因病发作痛苦不堪的解秀洁闻得母亲哭声，睁开了一双失神的美目，当她看到项羽望着自己的含有某种复杂感情的目光，苍白的脸上突地显出一抹红潮来，呻吟声和抽搐的娇躯也均都停下，失神的美目也闪出几分神采。

善柔见状似明白过女儿这刻状态的缘由，微怔了一下后忽地转身朝项梁惶声道：

“项大夫，请你为洁儿再发功一次吧！她……”

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目光楚楚怜人的望着项梁。

项梁此时对这善柔夫人真的是甚俱好感，因她方才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使他很受感动，闻言顿即上前为解秀洁把了一把脉后，脸色突地大变，语音沉重的道：

“夫人，治儿的病情似乎更加恶化了！想是我运发至她体内的玄意真气虽是打通了她滞固的五阴绝脉，但因她病情已是至得膏盲之境，所以反起到了负面作用。我的玄意真气阳刚之气触发她体内的阴寒之气，更加增剧了她的病情。”

善柔和项羽诸人闻言均是色变，善柔悲声叫道：

“那……项大夫！现在该怎么办呢？”

看着这善柔夫人现刻六神无主的凄样，项梁心中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因为凭他的医术推断，解秀洁的病情已是恶化至让他无能为力的地步，说不定再过两三天这小美人就要香消玉损，目下唯一的就是再用玄意真气的阳刚之力，暂时抑制住小美人体内的阴寒之毒的扩散，如此或可减轻她现刻的痛苦，但……若救得她的性命已是不再能了，反只会加速她的死亡。

这自己该怎么说呢？项梁心中迟疑忧愁之极时，目光落在也是一脸惨容的项羽身上时，心念倏地一动，暗付道：

“羽儿已练成了‘玄意心法’的第四重，功力比我深厚许多，若是由他发功为这小美人治病，说不定他的至刚至阳的玄意真气可以逼出小美人体内的阴寒之毒呢！”

想到这里，项梁皱头紧锁的沉凝脸上忽地露出了一丝喜色，只让得善柔如在冰天雪地之中见着一盆炭火般，心神为随之大喜，以为项梁思付出了诊治女儿这五阴绝脉之症的方法。

只听得项梁沉声道：

“只好赌上一赌了！”

说完叫过傻愣愣的项羽道：

“羽儿，这次由你来发功为这小姑娘治病！记住，她的小命可全在你手里了！你可得凝心静气发动玄意真气，在她体内的五大阴脉里，直至通行无阻时才可收功！”

接着再跟他讲了一通如何运气逼毒之法，叫善柔扶正解秀洁的娇躯后，



再让项羽脱了靴子，上得榻上，伸出手掌抵在解秀洁的纤掌上运功为她逼毒。此时不能让人打搅，又叫善柔叫来徐靖、莫为等一大高手为二人护法。

半个多时辰过去了，项羽脸上此时通红发亮，似若一块红玉，而解秀洁的头顶百会穴上冉冉冒升出一丝一缕阴寒青气，看得众人都为之大喜之余又是紧张不堪。

行功已至紧要关头，项羽脸上的红色渐渐消退而露出苍白之色，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顺着他的俊脸流下，看来他已运功至极限而渐至虚脱之景。项梁看得心头大惊，忙闪身至项羽背后伸出双掌抵在他背后，发功送至项羽体内。

善柔看得心神都快为之窒息，酥胸娇喘起伏不已，而就在这要命的时刻，门外突地传来徐靖的低声阻喝道：

“法王，小姐病情已经好转，不劳您老挂心，请回吧！”

原来金轮法王一直派人监视着善柔众人的动静，闻听得项羽正在为解秀洁治病，心生歹毒之意，当即率了一众人借探问解秀洁病情为由，前来搅乱。闻听得徐靖之言，金轮法王故意发出一声哈哈大笑道：

“本法王特意来探望洁儿病情，怎可不见她一面呢？”

这阵大笑运了内力发出，使得项羽心神剧震，当即喷出一口鲜血，让项梁和善柔见了同时大惊。但项羽得伯父内力后继之助旋即又定下心神，竟还是强摧残余内力至解秀洁体内。

善柔此时心中惊怒交加，对那金轮法王的歹毒之心恨得咬牙切齿，但见着项羽惨变，又是关切之极，正焦虑万分时，门外已是传来打斗之声，显是金轮法王正欲强行进房。

善柔心下怒不可抑的正欲出门喝止金轮法王，房门却轰然大开，傲然长笑声中，金轮法王已是进得房内，使得善柔内心狂惊之下脱口惊叫道：

“你想干什么？”

言语间已是拔出长剑遥指金轮法王，想拼命也要护得三人。

金轮法王见了善柔惊惶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肌报复的快意，但脸上却还是假出诧异时惊色道：

“夫人这是干什么？如临大敌似的！我可是好意来探望洁儿病情啊！你……你怎可如此对我呢？”

说完又故意把身往后退了两步。

门外的徐靖、莫为等正与金轮法王的一众手下打斗着，善柔见状冷笑怒极的道：

“还说是来探望洁儿？那你带来一众手下干什么？哼！你……你根本就是不安好心！”

回去时，我定会叫师父去向赵公公讨回这个公道！”

金轮法王这时却是毫无惧色，闻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候地冷然道：

“夫人不要总是拿国师来威胁我！哼，这什么项大夫、项小子二人根本就不是国师的门人，对不对？我现在怀疑是他们是陈胜派来吴中卧底的贼，要缉拿他们回去审查！”

皇上说过，对于这些反贼，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缉拿反贼是皇上派任给我的职责，夫人不会阻拦我吧？”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善柔闻言一阵心虚，强力抑制内心软弱，怒道：

“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洁儿和羽儿若有得什么闪失，我定要找你

拼命！”

金轮法王方才之言，本是在疑心之下斗胆的伪诈之语，想不到善柔果出被自己唬个正着，露出马脚来，见状心下大喜，狂态复发道：

“嘿嘿；夫人若是阻止我行办公事，那我就……不客气了！此事就是被皇上知道，我也没得什么责任！至于国师……他可也没得什么话说了！因为我可以说你跟反贼同流合污欲谋造反！”

善柔被金轮法王这一番话气得玉脸铁青，可又十分担心着解秀洁和项羽二人，正自心急如焚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时，项羽突地又是惨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向后倒去。

这一下吓得惊怒中的善柔和已是脸色苍白的项梁亡魂大冒。项梁一把抱过已是昏迷不醒的项羽，声音发颤的道：

“羽儿，你醒醒啊！”

而善柔则是冲至床边扶起面色红润的解秀洁。惊喜的道：

“洁儿，你的病是否感觉好些了？”解秀洁“嚶”一声睁开秀目，见着母亲，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的反问她道：

“羽哥哥呢？方才我听到他的惨叫之声，似乎看到他满身是血，他……他怎么样了？”

说着满脸惶急之色。

项羽这时也呻吟一声醒了过来，解秀洁闻声望去，见着项羽果真浑身是血，一张本是红润的脸煞是苍白，虎目中也是失神无光，芳心剧震，脱开善柔手臂猛的一把抱住项羽火热惊惶的凄叫了声：

“哥哥！”

又是轻泣起来。

项羽见了，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舒心的笑意。

自己果然不负所望打通了“妹妹”的五阴绝脉，逼出了她体内的阴寒之毒，只不过自己……

项羽感觉自身的内脏痛得犹如万针同刺般，刚才金轮法王的一阵猛然大笑使得他真气走岔，反震自己心脉，已是受得重伤。

金轮法王冷冷的在一旁看作自己的“杰作”。

哈！这年青的高手受了重伤，自己要擒获他已是容易多了！抓住他之后自己随便给他加个罪名折磨而死，那善柔夫人的实力将会大打折扣。而国师追究起此事来，自己也可推脱一干二净。他妈的，真是痛快之极！

金轮法王心下想来，当即走了上前去对善柔冷道：

“夫人，这两个疑犯在下想带走了，你不会有异义吧？”

说完又叫进了早就停手的自己的一众手下，叫他们准备擒拿起项梁、项羽二人，似是根本没当善柔还旁边似的。

项梁这时虎地站了起来，怒目圆瞪扑向金轮法王众人，冷森森的道：

“看来老子要大开杀戒了！”

说着已是缓缓拔出了腰间佩剑，正待挺身向自己围近的众敌反动攻击时，善柔却突止住了他道：

“项大夫且慢！此事不用你们插手！我善柔今天倒要看看这他妈的老家伙怎么敢拿我们？”

说完手中已自革囊里掏出了一面虎头金牌高举过头喝道：

“现有皇上御赐的金牌在此，见牌如见驾？”

金轮法王见得善柔手中令牌，心神大骇，当即双膝一跪躬身俯地颤声道：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他手下的一众武士见状，既刻也跪了下来，恭声高呼“万岁”。

善柔待得众人站起来后冷冷的对金轮法王道：

“法王是否还要缉拿项大夫叔侄二人呢？”

金轮法王想不到善柔有此“奇兵”相助，虽是气得咬牙切齿，但对这违抗“皇上”令牌之命的欺君之罪却还是不敢扛，闻言道：

“奴才岂敢违抗皇上令牌之命！夫人，属下告退了！”

善柔却是冷喝道：

“慢着！每人给我自己撑嘴十下才可走开！”

金轮法王听了目中凶光一闪却旋即收敛，心下恼怒已极的迅速自掌了十记嘴巴以后，冷哼一声不顾手下随从夺门而出。

持得金轮法王那帮人退下后，善柔的整个人也象虚脱了似的顿刻疲软下来，步履踉跄的走到项羽身前，柔声问道：

“羽儿，你现大怎么样了？”

项羽闻言强打起几分精神笑道：

“柔姨，我没得多大碍的了！只是暂时虚力而已。”

项梁责声：

“什么暂时虚力啊？你的内腑已经受了严重的震伤了！小子，到这刻还要充英雄好汉！已经没得美人对你垂青啦！”

说完朝解秀洁望了两眼，似是在说道：

“你的小美人儿老婆已经变成小美人妹妹了，还泡谁啊？”

项羽明白他话中之意，脸上一红道：

“伯伯，你也顾些羽儿的面子，不要抖我的底嘛！”

善柔听了又是关切又是气恼的笑骂道：

“你这小子可确实是象透了你那死鬼父亲项少龙！死到临头还是嘴硬的要充英雄！”

项羽闻得善柔说起父亲，心下一阵神伤魂断。

唉，老爹，你们是否出得塞外了呢？羽儿现在好需要你的帮助啊！若有你在身边，羽儿和善柔阿姨他们也就不用受那金轮法王的鸟气了！

项羽正黯然的想着父亲项少龙，解秀洁突地娇声道：

“娘，那可一定得想法治好羽哥哥的病啊！他可是为了救我而受伤的！若是他有得什么意外，女儿也不会独活了！”

项羽和善柔闻言都是心神猛地一震。

项羽暗付道：

“傻妹子心性怎么也象她娘一样有时如此急烈啊？不过她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切。”

如此想来，项羽心下又喜又忧，一只也不知是个什么感觉，只愣愣的望着解秀洁。

善柔却是想道：

“想不到这妮子对羽儿用情竟是如此之深！他日找着少龙，定要教他促成此段姻缘，成全这对郎才女貌的璧人。”

心下想来，当下细细再次打量了一番项羽和女儿的娇羞之态，真是越

看越高兴，忽地一阵银铃脆笑道：

“洁儿，你放心吧！你羽哥哥啊他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解秀洁见得母亲的诡异目光，俏脸一红，扑进善柔怀中撒娇道：

“娘，人取笑人家！我不跟你说了嘛！”

说完却又俯在善柔耳边低声道：

“娘，羽哥哥真的没事吗？他……他是否是我亲哥哥？”

善柔想不到这鬼丫头却也如此机灵，从自己目光中就也给猜度出项羽可能不是她亲哥哥，闻言当下也俯在女儿耳际低语道：

“不是啦！我先前如此说来只是在骗你情哥哥他们，获取他们信任为你疗病的。嘿，你这鬼丫头是不是真喜欢上你的羽哥哥啦？若是的话，娘可以……”

解秀洁未待善柔的话说完已是惊呼出声道：

“女儿不来了嘛！”

话音刚刚出口，当即发觉自己失态，旋又躲进善柔怀中，一张俏脸烧得通红，芳心却是怦怦直跳的暗喜不已。

善柔微微一笑，扶正娇羞不堪的女儿后又道：

“对了洁儿，你现在感觉五阴经脉中是否还有残余的阴寒毒气？”

解秀洁稍定了一下心神，目光偷瞟过项羽后，音若黄莺出谷般清脆的答道：

“我现在感觉全身血液都暖烘烘的畅行无阻，并且体内还有一股灼热的真气在流动着呢！”

善柔舒缓了一口气后走向项羽道：

“羽儿，洁儿的病劳费你大耗真力！对了，你的伤势现在不宜过分劳心力，我看你们去吴中要办的事，不如交由柔姨去替你们办吧！”

项羽、项梁闻言面面相觑。

自己等意欲反秦的事却教他们怎么能向善柔说出呢？倘是说了，那境况可……

不过善柔这话却也提醒了二人自己来吴中的目的，不禁心神又都为一紧。

唉，何时才能到得吴中实施自己的计划呢？

善柔见了二人神情，似是明白了些什么，脸色大变的失口惊叫道：

“你们真的是陈胜王派来吴中卧底？”

说话怔怔的看着项梁、项羽叔侄二人，让人一时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项梁、项羽二人听得善柔这声惊呼，心神也都同时一震。项梁苦笑冷冷道：

“夫人既已猜出我们的来历，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呢？”

解秀洁已是俏脸苍白，慌乱不知所以的望着项羽，旋又一脸哀求之色的望向母亲善柔。

气氛顿时给凝结僵化起来。

沉默良久，善柔突地娟然一笑道：

“我不管你们将来吴中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一定会帮着你们。好了，我们不谈这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好吗？不过在羽儿伤势未好之前，我希望你们不要离开，无论如何我也要持羽儿伤势全愈之后，再放你们去做你们想做的

事。”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

“不管你们遇到了何等危险，记着不要忘记柔姨或可帮上你们一把！”

项羽闻言一怔，心中不明善柔的话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解秀洁忽地掠至他身边轻笑道：

“羽哥哥，娘不会出卖你们的：你放心吧！”

项羽心头一热，突地跪地向善柔拜了下去道：

“羽儿谢过柔姨关心！”

善柔见状不知所措的忙上前一把拉起项羽，搂进怀里，轻扶着他的脸颊道：

“瞧你这是做什么？他日若是见着你爹，说不定我也会跟着你们反了他妈的秦王朝呢！你不知道柔姨多么讨厌秦王朝的残暴和官场上黑暗？”

说到这里顿了顿叹了一口气又道：

“唉，生活在这时代的人虽都了解这个社会，但都却没有胆子来反抗这个社会。因为你一旦出头起来反抗这个社会，它就会把你吞噬掉。除非你能推翻这个暴政另立新政。”

说着眼睛忽地发亮道：

“但是这个世上又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顶少龙呢？只要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功的！”

项梁这时开口道：

“夫人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的说出了现今这个社会人们的心态。不过当人们承受这个社会给予的压力达到了饱和点时，还是濒临死亡前的怒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王朝覆亡的日子确实是不远了，因为人民的力量终究是伟大的，它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夫人若是真能弃暗投明，我代表少龙和他的八千铁骑欢迎你！”

项梁的这番话全是自顶少龙那里听来，这时依他的语气说来，也有一番意气昂扬的气势，只让得善柔听了心怀澎湃不已的道：

“好！只要少龙哪日进吴中，我善柔就哪日投靠他！”

说完脸上突地又露出一抹娇乱的红潮来。

三人自这一刻再无隔阂，相视大笑起来。

金轮法王再也不敢前来捣乱，翌晨，善柔、项羽一行起来用过早膳后也没跟金轮法王打过招呼就驾车起行向吴中进发。

项羽的伤势真的是很重，时时的吐出血团之后就又昏迷不醒。只让得项梁、解秀洁、善柔三人心头大急，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解秀洁秀目通红的道：

“梁伯伯，你不是大夫吗？怎么治不好羽哥哥的病啊？”

项梁也是面容憔悴的道：

“唉，伯伯只是个冒牌大夫而已。羽儿他心脉被玄意真气震乱，我所知的唯一能治好他伤势的方法，就是能有一位功力比他还高的人用内力镇住他紊乱的心脉，同时打通他的任督二脉，让羽儿的真气能够凝集于丹田之中，达到生生不息之境，随后就可让他自行运功疗伤，伤势才可痊愈过来。但是……唉，当世之中能有几人内力能高得过羽儿呢？”

善柔忽道：

“要是少龙在的话，他会有办法的！”

项羽摇头苦笑道：

“三哥的武功虽当世没得几人能敌，但我想他的内力也高不过羽儿。”

善柔沉吟了一番，咬了咬道：

“无论如何我也要想治好羽儿的病。过些天持你把吴中的事办好后，我就带羽儿回咸阳，恳请师父为羽儿疗伤。羽儿伤好后，我再跟他一起，来找少龙。”

项梁闻言一喜道：

“当世之中确实只有你师父曹秋道的功力或可胜得羽儿了！若他肯为羽儿疗伤，定是可救得羽儿。”

说到这里旋又黯然道：

“但是羽儿的伤势可能拖不到你们回到咸阳呢！从吴中到咸阳差不多需要二个多月的行程，羽儿的伤势这么严重，或许还未到咸阳就……”

善柔忽地恨声道：

“都是那他妈的贼法王，若是羽儿有得什么差错，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没有商量出个良策，三人皆沉默起来，各怀心情的看着床上浑身血迹、脸色苍白昏迷不醒的项羽。解秀治更是忍禁不住轻轻嚎泣起来，让得善柔亦也陪之同哭。

突地车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项梁心里倏地一惊，付道：

“莫不是金轮法王他们又来捣乱？”

思忖间掀开马车窗帘，却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眼前驰过。

是肖先生！三哥他们果也赶来吴中了！

心中狂喜之下，项梁运足力道高喊道：

“肖先生！我是项梁！三哥！我是梁弟！是你们吗？”

车窗外的马群骤然停下，只听得真是肖月潭的声音传来道：

“是项梁！少龙，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二人了！”

当即又听得他也喊道：

“是项梁兄弟吗？我是肖月潭！你在哪儿！”

项梁即刻又再问声，善柔这时却也挤到窗口，颤声问道：

“真的是少龙来了吗？”

项梁正待答话，肖月潭和项少龙的已经回转驰近马车，善柔乍见自己日思夜想的旧情人熟悉的身影，惊喜的悲呼一声“少龙！”二字刚刚出口，人却突地因精神过度紧张兴奋而昏迷过去。

## 第四十四章 阴阳大法

顶少龙突闻听得一声阔别多年的熟悉已极的呼唤声，心神为之剧震，脑际一阵轰响，神情恍惚之下，身形差点从马背上摔了下去。啊！是柔柔！是柔柔的呼唤声！真的是柔柔在叫我吗？我的耳朵不会听错吧！

顶少龙策骑闪电般的驰近项梁伸出头来的马车的窗口，第一句就颤声问道：

“梁弟，刚才叫我的的是否善柔？她现在在哪里？”

善柔这时在解秀洁惶急的报拿之下苏醒了过来，这刻真真切切的听得项少龙的声音，脑际中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娇躯颤巍巍的站直起来，把头探出车窗，四目交投，双方都象触电般抖颤了一下。

项少龙只觉喉头打结，心中的千言万语，一时都不知从何说起，双目只是怔怔的看着善柔。

她的俏脸清瘦了许多，秀目中也似蕴含着饱经沧桑的怨，一瞬不眨的盯着自己。

肖月潭这时也已策马来到项少龙身侧，乍然见着善柔，神情也是怔怔一愣。

项少龙极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声音喃喃喏喏的道：

“柔柔，真的是你吗？我的眼睛不会看错吧？这……这不会是幻觉吧？”

善柔的美目突地滚下两行泪来，嘴角哆哆嗦嗦，似很想说些什么，但喉间却也似有根鱼刺卡在其中似的，让她一时又发不出声来。

项梁在旁看着两人别后重逢的惊喜神态，心中对善柔先前所说的一些话旋都释然。

她果也认识三哥，且看两现在这模样，以前的感情必定很深，但不知为何没有相处在一起？还有，这解秀洁真的是三哥的女儿吗？

项梁正如此怪怪的想着，善柔这时突已发话道：

“是我！少龙！是柔柔！”

说着竟又突地哭出声来，在项少龙跃下观背走近车窗时，善柔旋又象发了疯似的指着项少龙象机关枪扫射似的连连喝骂道：

“你这狠心的死鬼，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害得我一个孤伶伶的带着仪儿和洁儿四处流浪奔波！你可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活得有多累啊！子元他离我而去了！”

你也不来关心我疼爱我！这么多年来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四处找你，可是你却这么狠心不知躲在哪个地方与几个老婆快活！我……我恨死你了！你说，这些年来你有没有想念过柔柔？”

说到最后已是泪流满面，抽泣着怒目圆瞪着项少龙，让得项少龙见怜惜无限之余，心中却又不知是得何种滋味，只觉眼角也在发涨。

解秀洁见着母亲的神情如此激动，娇躯摇摇欲倒，上前一把扶住善柔，泣声道：

“娘！”

项少龙见着善柔的女儿也有如此大了，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当年的“善柔”，心中百感交集，傻愣愣的望着善柔，一时不知说些什么为好。

是啊！柔柔要把她两个孩子扯养成这么大，凭一个弱质女子家，其中要吃多少苦头啊！

善柔发泄了一通深埋在心中多年的苦情后，见得项少龙被自己骂得的那副模样，心中一软，忽地又似想到了什么似的急声道：

“对了，少龙你快上得车上来！羽儿他……他受伤了！”

项少龙闻言大惊，心神一敛，三步并作两步的上了马车，肖月潭听了也当即翻身下马，紧随项少龙上得马车。二人进得车厢内，即见脸色苍白昏睡不醒的项羽正躺在榻上。

项少龙心神剧震，快步走到床边，探身模了模项羽的额头，感觉烫如

火烧。再探了探他的呼吸，也是急促而凌乱。

项梁这时垂头脸灰的喏喏道：

“羽儿是真气震伤了心脉。三哥，这都怪我没有保护好羽儿，你责罚我吧！”

而善柔这时也是收了刁蛮之态，神色黯然的道：

“这不怪项大……项先生的事呢！羽儿伤成这样，都是为了洁儿的病才……你要责骂就责骂我好了！”

顿了顿又道：

“少龙，你可一定得想法治好羽儿的病！若是他……有得什么事，我……我就一命赔一命随他去好了！”

善柔最后一句话又恢复了刁蛮意味，但确也是她不知怎么用言语来表达出自己心中的歉意和哀伤，实在悲气交急之下说出此等话来。

项少龙心头虽是惊急怒交，但事情既然发生了，责怪也是于事无补。让自己冷静下来后，目光严厉的逼视着项梁沉声道：

“给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说一遍来！看看找不找得到救治的方法。”

项梁和善柔当即把项羽为解秀洁运功疗伤，金轮法王前来捣乱使至项羽真气岔乱直攻心脉的事情说了一遍。个中细节应项少龙要求，已羞非常的解秀洁也述说了一下项羽为她运动疗伤来时各种感受。

项少龙听完三人述说后，面色凝重的沉吟了一番后沉声道：

“羽儿的玄意真气是至刚至阳的，刚猛非常。真气直攻心脉，任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承受不住。还好因有洁儿至阴寒毒消去了羽儿的大半功力，再加上梁弟及时运送真气护住了羽儿受伤的心脉，所以羽儿的内伤虽是严重，但一时还没要了他的命。不过，我也想不出什么比梁弟更好的办法为羽儿疗伤的了。”

肖月潭走上前去为项羽把了一把脉后，用色突地变得似喜非喜似忧非忧地道：

“奇怪！羽儿体内似乎还存余有一丝真气，而这股真气却又似是为了克制体内的一股阴寒之气而生，难道……阴盛阳生，阳生阴克，阴阳交合而至平衡。以阴生阳，以阳导阴……”肖月潭喃喃咕咕的念了好一阵什么阴阴阳阳之类的话，突地一阵哈哈大笑道：

“我想到了为羽儿疗伤的快捷方法了！”

项少龙、项梁、善柔、解秀洁不禁同声惊喜的问道：

“什么方法？说来听听！”

肖月潭好整以暇的道：

“这就是阴阳大法！”

四人听了不解的又同声问道：

“什么叫作阴阳大法呢？解释来听听！”

肖月潭忽地脸上一红不自然的道：

“这个……嘿！可得先叫这位小姑娘先行离汗一下！”

解秀洁闻言娇嗔道：

“我为什么不能听听呢？我也很关心羽哥哥呢！”

善柔则突地似是明白了些什么来似的，走到解秀洁跟前对她一阵好言相劝，叫她得到别的车厢去耍一会，可解秀洁就是不依，最后没法凑到女儿耳边低声道：



“这个什么阴阳大法是跟男女事有关的，你一个大姑娘家在这里听着，难道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解秀洁听俏脸一红，却也突地地凑到母亲耳际道：

“娘，你听来之后再偷偷告诉我好吗？我……我也很是关心羽哥哥的伤呢！”

善柔心里暗笑这小妮子不羞，竟然明知此些话少女不宜听着，却还……不过也很是拿她没法，当下只行点了点头道：

“好吧！你先出去吧！”

待得解秀洁离开去，肖月潭才背对善柔缓缓道：

“阴阳大法呢，就是以阴导阳，以阴集阳。羽儿本是男儿阳身，他那练的玄意真气也是阳刚刚气。刚才我从他脉象上探知，象他这样心脉受损，真气难以提聚的境况下却还有着一股丝丝缕缕的真气正在滋生，冲击着他体内，可能是洁儿倒回至羽儿体内的一股少量的阴寒之气。从这里可以推断知，羽儿体内正有以阴生阳的功效，也就是说若能让他体内的阴气越盛，他的玄意真气也就为了克制这股阴气而集聚的越多。如此的话若是能有一位少女的纯阴之体与羽儿交合，羽儿必能借助此少女的纯阴而导发他体内的强大的玄意真气，进而他就可自行疗伤了！”

项少龙和项梁听了大喜道：

“果然是绝妙之法！”

但旋即又神色黯然道：

“但是去哪里找一位与羽儿情投意合的姑娘呢？我们总不能去做得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正大感头痛时，善柔害羞地玉脸通红的拉过项少龙，喏喏的低声道：

“少龙，你看洁儿她……”

项少龙闻言失声道：

“这怎么可以呢？”

善柔还以为他的话意是说自己是他旧情人，而女儿则与他儿子欢好而说“不可以”，当下微嗔道：

“这有什么不可以嘛？他们二人又不是亲兄妹！也可以结为夫妻的呀！”

项少龙明白过善柔误解他的话后，有点哭笑不得，原来他刚才之话意是项羽本为善柔姐姐善兰所生的儿子，与解秀洁是表兄妹，在现代里亲近结婚是违法的，所以才脱口说出“这怎么可以”的话来，但想不到善柔却误解自己话意为自己和羽儿父子二人娶善柔和洁儿母女二人而说“不可以”。愣愣笑着看了善柔好一会才又突地问道：

“洁儿和羽儿二人的感情如何？”

项少龙这句话声音提得比较高，让项梁给听了去，忙接口道：

“两小是一见钟情！”

话刚说完，突又想到善柔曾说解秀洁是少龙的女儿，现在怎么……难道为了治羽儿的伤，不惜……

项梁正如此怪怪想着，项少龙闻得他之言却是哈哈笑道：

“好！就这么办！肖先生和梁弟就作个羽儿和洁儿的见婚人，这刻就为他们二人订了婚罢了！”

肖月潭听了也是哈哈笑道：

“好，天作良缘！这个见婚人我当定了！”

项梁则是脸色异样的拉过顶少龙低声问道：

“三哥，那解秀洁到底是不是你女儿啊？”

项少龙奇道：

“你怎么会有这等想法？”

项梁道：

“嘿！是即将成为嫂子的辣夫人说的！”

项少龙笑骂道：

“你就信了她？”

项梁道：

“她说得一本正经的，我能不信么？当时可是为那洁儿治病前的紧要心理交战时期呢！”

项少龙还待说话，善柔却突地一把拉过他道：

“走，跟我一起去把这事儿与洁儿说清楚！”

项梁和肖月潭面面相觑，均付道：

“你不是要把少龙带去两个人偷偷亲热吧！”

项少龙随了善柔上了另一辆马车，却并没有见着解秀洁的人影，心下大诧时，善柔却突地一把抱住了他，灼热的给了他一顿痛吻后，突地玉容惨变道：

“少龙啊！你可知道这些年来，人家是多么的想念着你啊！还以为你给嬴政给害死了呢！害得人家不知为你流了多少泪！若不是为了洁儿和，付儿我早就……”

话未说完，项少龙的厚唇已封住了善柔的温柔火热的小口，二人再次缠绵良久，项少龙才轻扶着善柔清瘦的脸颊怜爱的道：

“柔儿，我知道这些年你吃了许多的苦，但是从今以后我会在你身边全力保护你的！”

好了，不要哭了！柔儿乖乖！”

说着又俯下头却轻吻去她脸上挂着的泪渍柔声道：

“从今以后我要让柔儿变成世上最快乐的女人，我会天天晚上都陪着你，以弥补你这些年来空守闺阁的寂寞之苦！”

善柔娇嗔的笑道：

“你这大色鬼，老毛病又犯了！哼，你天天陪着我啊，其他的几位妹妹不怨声载道才怪！我可不敢得罪她们！”

项少龙这时心情因项羽的伤势有得救渐渐好转，搂着这也让自己不知为她神伤魂断多少个日夜的俏美人，怜爱之下不禁欲火顿炽，男性生理反应迅速涨起，刚好顶着善柔的大腿内侧，使得她粉脸通红，眼角含春，在项少龙怪手的大肆侵袭之下更是娇喘连连。

项少龙正要褪下善柔的罗裙，却被她纤手捏住。她强行的抑制住被顶少龙挑起的情欲，突地秀目又落下泪来，幽怨悲切的道：

“少龙啊！你可得为我想个办法救救仪儿呢！他……他现在被我师父用药物迷住了心性，变得唯他是命，到处杀人，好可怕又可怜喔！”

项少龙大惊之下欲火顿消，忙道：

“剑圣曹秋道！他也没有被小盘杀死吗？”

善柔幽幽道：

“不但没死，这些年来还一直都在作秦始皇的贴身侍卫，现在更是贵为

秦王朝的国师。付儿则是被他利用来掌管秦王朝的秘密杀手组织稷下剑派。少龙啊，无论如何你也得从我师父手中救出仪儿。现在仪儿虽被师父用药物迷失本性，但是他还是懂得亲情的，他非常的关心我和洁儿呢！我……我不想他死！”。

原来当年秦始皇灭得齐国后，解子元因还没来得及归隐而遭杀害，善柔母子女三人因曹秋道投降嬴政向秦始皇说情的关系而保住了性命，但善柔带着一儿一女，凭她弱质女子一个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无奈之下善柔看在儿女的份上只得去投靠师父曹秋道，曹秋道因对善柔这唯一的女徒非常宠爱，所以收留了他们母子女三人。

在后来的日子中，曹秋道因终生未婚没有子女，对善柔的儿子解仪产生了一种特异的父子之情，于是收了解仪作为干儿子。善柔本欲反对，但被曹秋道威势所迫，只得应允。曹秋道对解仪这义子极为疼爱，自小就用内力为他洗经易髓，用药物为他坚筋固骨。

同时自他五岁起就教他武功。随着曹秋道在秦始皇面前权力日益俱增，解仪在他的熏染之下也变得愈来愈坏，曹府里的奴婢不知被他害死的有几。不过他对母亲善柔却是非常敬孝，从不敢当着她面前做什么坏事，且无论是谁欺负了母亲他也非得报复他不可，就是义父曹秋道也不例外。只要义父责斥母亲他就非跟曹秋道吵闹几天不可。后来曹秋道没得办法只得暗地里威胁迫使善柔不要总是呆在曹府，叫她随意游荡江湖罢了。这一着也甚合善柔之意，因为早就看不惯师父为秦始皇为虎作张的行径了，于是开始闲游江湖的生活，暗中寻访项少龙的消息。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项少龙的音信仍是否无影踪。而就在解仪十二岁那里，曹秋道给他服食了一枚由秦始皇追求不死之药时赏给他的由千年朱果作引加上了其他十多种罕世药材炼成的丹丸，使得解仪在功力大增的同时，心性也随成迷失，成为曹秋道的一个杀人工具，被任命为稷下剑派的少门主。

善柔知道后跟曹秋道大吵了一场，叫他让儿子解仪脱离杀手组织，跟自己一起去流落江湖，但曹秋道反恼羞成怒的打了善柔一巴掌，说解仪永远都是他的，同时要善柔也听从他的命令，派了剑派中的两大高手徐靖、莫为与她一起去江湖中为他搜集各种情报。

善柔为了从魔掌中救出儿子，于是忍气吞声，姑且充作了曹秋道爪牙。但在她行道江湖时被她无意中获得了一本二百多年前一位隐世高人的手卷《万毒药秘籍》。

善柔大喜之下按秘籍秘制了两种毒药，一种叫作“万噬咀心”，一种叫作“仙乐丸”。暗暗的给徐靖、莫为等服食之后，就控制了他们，本还待再是一步把毒丸给曹秋道的一些高等手下服食以瓦解他的力量，却不小心被他发现，于是用解仪逼迫善柔交出“仙乐丸”的配方，献给了秦始皇。但对于《万毒秘籍》曹秋道却是还不知晓。于是善柔再次改进了此两种毒药，只控制徐靖、莫为等身边的一众人而再也不敢打入曹秋道的势力内部。对于这师徒二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外人并不知晓，所以表面看来曹秋道和善柔相处得很好，而实质上，二人却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下进行着勾心斗角。

项少龙听了善柔这一番辛酸的往事陈说，心情在沉重之余，不由的把她搂得更紧，轻轻的道：

“柔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从曹秋道手中救回仪儿的！对于秦王朝里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我一定会毫不手软的一个个予以惩罚！”

善柔闻言心中一震，忧心忡忡道：

“少龙，你真的也准备效法陈胜起兵反秦吗？”

项少龙坚定的点了点，沉声道：

“嗯！为了天下苍生，我不得不再次站出来！”

善柔轻轻的抚摸着项少龙的虎背，星眸半闭，的忧声道：

“但是……少龙你不知道，秦王朝的实力实质上还很是强大呢！光是京城里的都尉、都骑、禁卫三军就有十多万，再加上镇守边防的大军有四五十万，还有名郡各县的秦兵，总共加起来恐怕有八九十万之众吧！这……这么庞大的势力，你怎么斗得过他们呢？”

项少龙晒道：

“哼！他们有八九十万大军又怎么样？秦兵一直以来养尊处优惯了，只会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叫他们去战场上拼命？只是一帮乌合之众罢了！而广大的贫民百姓生活本是处在死亡的边缘，凭他们不怕死的勇气，上起战场来虽是没有作战经验，但也定可敌得过一个怕死的秦兵！我们高举反秦义旗，顺应天下民心，有着千千万万的人民作为我们战斗的屏障，又有什么强敌打不过的呢？秦王朝？气数已尽！距离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项少龙说这番话时语气冷冰冰的，似乎对他一手帮小盘打下的江山一点感情都没有，让得善柔听了心下有些怪怪的感觉，但听得他话中对反秦的成功似乎信心十足，心中也不觉涌生起几许希望的勇气来，紧紧的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地道：

“只要是少龙认为是对的事情，柔儿一定会尽力支持你的！”

说到这里，突地压低声音娇羞的道：

“对了，柔儿想念了你这么多年，你难道就不疼爱人家一番以作补偿吗？”

项少龙听了心中一荡，知道这娇娇女久旷多年，这刻见着，发泄了心中积郁的怨情后，春情勃发。不由得把对善柔满腔的怜爱之心给爆发了出来，一双怪手伸进她的衣裙里捏住她坚挺而富有弹性的酥胸大肆的揉搓，似想从里面榨出相思的液汁来。同时厚唇封住了她的小嘴，一边和她嘴舌交缠，一边用一只手轻扶她吹弹得破的有颊、小耳、鬓发和粉嫩的玉颈。

善柔“嚶哼”的呻吟一声，娇躯剧烈的颤抖和急喘着，一对秀眸半开半阖，溢出无限欲望的春意，在项少龙的怀中狂热的响应着项少龙的挑逗。强烈的刺激和快令她感觉整个身心都在迷醉都在升腾，犹如男女交合般的……

项少龙抱起善柔酥软无骨的娇躯，把她轻放在车厢内的榻上，正待去褪她的衣裙，善柔忽地音若蚊纳的道：

“车厢的门还没拴住呢？还有，车窗的布帘也还没放下！你……你……”

项少龙闻言失笑的低声道：

“柔柔难道还很害怕吗？又不是大姑娘头一遭！”

善柔大嗔道：

“要是被人闯进来看见我们……这个样子岂不羞死人了？”

项少龙笑道：

“做贼的人原来还怕现身？”

善柔突地抱住他的手臂猛咬了一口，恶声恶气的道：

“谁作贼了嘛？是你这大色鬼……”

项少龙痛得轻叫一声脱开善柔，依她之言拴了车门拉下车窗布帘后，再伏到她发烫的娇躯上，大笑道：

“现在我可以放心的来疼爱柔儿了吧！”

说完雨点般朝善柔俏脸粉颈上吻去。

善柔“吃吃”而笑，这刻抛开了一切把持，任得项少龙恣意施为，还主动的为项少龙宽衣。

不一刻，二人已是身无寸缕的纠缠在了一起。善柔把项少龙坐压在体下，娇躯疯狂的扭动着，久蓄的欲潮爱意，山洪般被引发奔泻。

车厢内一时充满了二人粗喘娇吟声。

项少龙闭着眼睛，舒适的享受着善柔给他的一阵阵欲意高潮。在这一刻，二人各自把自己的灵与欲都完全的奉献给了对方。

在从车窗隔着布帘射进的朦胧的光照下，善柔白玉凝脂般的身躯上出现了一滴一滴晶莹的汗珠，一对坚挺的酥胸在娇躯扭动中甚有节奏的抖动着，如一对正在练习跳跃的小白兔。

登上快乐的极峰时，这成熟丰的美女浑体痉挛，不克自持地倒在项少龙完美的男性躯体上，香唇又凑到了项少龙的嘴上，一手软嫩的小手不停地轻扶着项少龙坚实的胸肌。

项少龙舒畅地轻扶着善柔光滑柔嫩且富有弹性的肌肤，舔着她脸上落下的幸福的情泪柔声道：

“傻瓜哭什么呢？以后我会天天都让你这么幸福的！嗯，刚才快乐吗？”

善俏脸通红，轻轻的哼了一声，把头埋在项少龙的怀中，娇躯撒娇地扭动着，媚态横生。

项少龙看得心神剧荡，欲再次操戈征伐时，善柔哪哪唔唔的娇吟道：

“现在是大白天呢！少龙啊！我们是去找洁儿的呀！”

项少龙清醒过来，停止进犯，尴尬的嘿嘿笑道：

“那我们还不快点前去找洁儿！”

项少龙和善柔说通了娇羞不堪的解秀洁后，便再去找项梁、肖月潭商量何时让项羽和解秀洁施行阴阳大法。

肖月潭沉吟了一番后缓缓道：

“羽儿的伤势是不宜久拖的，因为我们到了吴中后就有得要事办，若有得羽儿伤势未好，从而挂牵着这个心病，将会妨碍我们的行事，也会损失我们的力量。所以我看此事就选在今晚吧！”

项少龙和善柔同时失声道：

“什么？今晚！这么急！洁儿她心理上恐怕接受不了啊！”

肖月潭严肃道：

“这不是一件玩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羽儿的性命大事！所以我们要抛开一些拘束的认真对待！”

顿了顿又道：

“洁儿的思想工作还是由少龙和弟媳好去做吧！对这，这阴阳大法施展时，也不能有得任何的惊动，所以也得让人护法。弟媳妇你就在二小身边进行指导和监督，当羽儿身上释放出晶莹的白光时，也就是阴阳大法顺利成功之时。这时你要叫羽儿守住心神，凝气丹田，叫他运气冲散心脉中积血，行功十二周天，他的伤势就会痊愈了。至于我们三人则在车厢外全力为他们护

法，绝对不允许有得外人侵惹，否则二小都会有性命之危，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活他们了。”

善柔闻言心情沉重之余粉脸通红的呐呐道：

“我……我难道就要在车厢内看着洁儿和羽儿行这什么……阴阳大法吗？这……这……”

肖月潭脸上毫无笑意，沉声道：

“我说过了，此事得放开拘束思想！羽儿的性命其实就是操在弟媳妇你身上呢？若是你认为此事羞堪的话，那这事就行不通，总不能叫我们三人……”

善柔中总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自己这……丈母娘在旁看着女婿和女儿行……周公之行，这是天地间开的什么玩笑呀？

项少龙虽觉得此事确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现实却又逼得让人不得不如此做。缓步走到善柔身前，双手搭住她的酥肩，低声道：

“柔儿，此事就委屈你了！羽儿她……”

项少龙的话还未说完，善伸手暗掐了一下他低声道：

“好了，我……听肖先生的话就是了！不过得叫洁儿的两个女婢云云和仙仙跟我一起到车厢里去照顾洁儿。”

项少龙闻言笑道：“你这不是害这两个丫头得一种病么？亏你想得出来！”

善柔道：

“害她们得什么病啊？说来听听！”

项少龙凑到她耳边低声道：

“当然是害她们得象方才柔儿对我一样的思春病啊！”

善柔哼道：

“胡说八道！”

忽地也咬住项少龙的耳边道：

“这也没关系呀！叫羽儿收了两个婢作妾，不就可治好她们的病了吗？”

项少龙失笑道：

“你这心不是又在害洁儿么？多两个人与她争风吃醋！”

二人正没完没了的打情骂俏着，肖月潭忽道：

“这事就如此计划定了！项梁兄弟你着人去打探一下我们今晚宿营的地方，最好隐密点，人迹甚少的。同时叫众位兄弟今晚凝神全力戒备，以防有敌来犯！”

说着又转向善柔道：

“弟媳妇你也着你的手下今晚最好与我们配合点，免得滋生什么意外事端！”

善柔听了默然应道：

“是”。

项少龙和善柔找到解秀洁时，却见她正独自一个人呆在项羽所在的马车上，坐在床沿，怔怔的看着昏迷未醒的项羽发楞，见得二人进来，一张俏脸顿时羞得红通通的，娇首低垂，简直想找个地缝给一头钻了进去。

项少龙和善柔相视一笑。善柔走上前去轻轻的接着女儿的肩头柔声道：

“洁儿，你想你羽哥哥的病早些好过来吗？”

解娇羞的轻点娇首。低声道：

“但是，现在能有什么办法使羽哥哥一下子好起来呢？”

善柔朝项少龙望了一眼，示意他避开。待项少龙出得车厢后才压低声音道：

“当然有啦！就是你肖伯伯所说的阴阳大法呀！不过……此事可行要洁儿你帮忙呢！

否则就……”

解秀洁闻言面露羞喜之色道：

“我……我要怎么才能帮得上羽哥哥呢？我可是什么也不会呀！”

善柔对她耳语道：

“只要你与你羽哥哥行周公之礼就可以了，待得他功力集聚后他就可以自行运功疗伤。洁儿是否愿意呢？”

解秀洁不解道：

“什么叫作行周公之礼啊？”

善柔听了粉脸也是一红道：

“这个……你现在就不要问了。只要你答应下愿不愿救你羽哥哥就是了，至于其他娘到时自会教你的。”

解秀洁看到母亲脸色，似是明白了些什么，音若蚊呐道：

“洁儿的命是羽哥哥救下的，只要能治得好他的伤势，我……什么都愿意付出的了！”

善柔听了心中在欣喜之余，却又望着女儿的娇羞之态，一时也不知有些什么感想来。

善柔接着解秀洁沉默不语时，项少龙突地又走了进来，望着善柔不自然的笑道：

“说好了吗？现在天色已是黄昏时分了呢！”

善柔闻言惊叫一声，跳了起来跑到车窗，掀帘探头一看，心如鹿撞的道：

“果是黄昏了！”

天色终于渐渐暗了下来，众人先择宿营的是一处山谷之地，周围了无人烟，倒是确是个静清之所。善柔打点众属下用过晚膳，叫他们提高警惕后，叫了徐靖和莫为跟随项少龙、肖月潭一起为项羽和解秀洁施行阴阳大法时做护法，项梁则被项少龙派了去作夜间防卫工作。

车厢内昏迷不醒的项羽在善柔的指点下被羞涩不堪的解秀洁和云云、仙仙三女脱得身无寸缕的仰躺在床上，看着项羽那男性魁梧坚实的肌肉，解秀洁的心紧张和兴奋得无以用笔墨来形容之。远远站在一旁的善柔却也是极不自然的闭上了秀目。……

## 第四十五章 惊悉阴谋

项羽顿刻记起自己为解秀洁运功去寒毒时，因金轮法王扰乱而至心脉受自己真气反噬而震伤的事来，当下也便依言凝神运气。

又是半个多时辰过去了，项羽象进入禅坐之境般一动也没动，只有头

顶百会穴上冉冉索绕着一团晶莹带紫的真气之光。

善柔和解秀洁、云云、仙仙诸女都紧张的盯着项羽，大气也不敢出。

车厢外的项少龙、肖月潭、徐靖、莫为众人虽是没发现有什么敌人来犯，但心神却都是非常的沉重。项少龙更是坐立不安的走来走去。

车厢内项羽头顶的真气愈来愈烈，突地他的足底涌泉穴也释放出一团真气之光，与头顶的真气候地连在一起，旋转在项羽四身周围，并且愈转愈快，最后竟带动他的身躯一起转动起来，让人看不清了他的身影。

“蓬”的一声巨响，项羽被真所带动转动的身体因愈转愈快，至使身体竟随真气往上直冲，破顶而出，腾空足有十多米高后又盘旋着空中缓缓降落下来，四身真气发出的莹紫之光在这黑夜里煞是好看。使得众人愕然良久后又骤然惊呼吹叫出声。肖月潭激动的对顶少龙道：

“羽儿他……他……冲破了生死玄关了！”

顶少龙闻言一怔，但继而大喜的哈哈大笑道：

“羽儿这次是因祸得福了！冲破生死玄关！练武之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哈哈！现在天下之间有几人是得羽儿之敌？刘……你死定了！羽儿决不会败给你的！就是天意也在相助羽儿呢！他一定可以主宰天下！”

顶少龙兴奋过头之下脱口说出的这番话，让得肖月潭、徐靖、莫为诸人心神均是为之一震，同都暗付道：

“什么？项羽是将来天下的主宰者？”

肖月潭对这想法还能够接受，但是徐靖和莫为却是认为顶少龙不是在说大话，那就是他们听错了。天地间竟然有人能够自信的说出谁是天下主宰者？开的什么玩笑！他以为他是无所不能禾卜先知的神仙啊！

三人正各自怪怪的对顶少龙的话各有所思的想着，却又忽见得项羽身形落地之后，又成一个一丈见方的圆形旋转着，在他身形闪过的身后竟自燃起一团团的火光来。

啊！好刚猛的内家真气！围观众人都惊叹得不由自主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善柔这时也帮解秀洁着好了衣服，二人出得车厢外见了项羽的情形，也都惊得目瞪口呆起来。天啊！这是哪家子的内功？竟能释真气而燃！如此功夫，天下还有谁人是他之敌？

解秀洁激动而娇羞的搂着善柔道：

“娘，羽哥哥的伤势终于可治好了！”

善柔道：

“都是你刚才放荡的功劳呢！死丫头，娘在旁边竟然也……”

解秀洁闻言撒娇的嗔道：

“那……那是为了治羽哥哥伤势的需要嘛！”

善柔笑道：

“噢，刚才是治伤的需要！以后成了这坏家伙的老婆后，又是什么样的需发呢？生理需要吗？”

解秀洁大是不依的正待跟母亲耍娇，善柔忽道：

“好了好了，洁儿，你看，项羽的身形停了下来呢！”

解秀洁闻言顿即正身的柱项羽望去，却果见他已置身停在火圈正中，双掌一手托天一手撑地缓缓的挥动，真气在他双掌的舞动中成了一个有形无踪的圆球，接着又见他相掌相对放于丹田之处，按照一种练功心法作了几下



深呼吸后，回归平静。四身周围的火圈也在他收劝之后自行灭去。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项羽站了起来，睁开虎目，扫视了众人一遍后，目光最后落在善柔身边的解秀洁身上，心中涌起一种异样感觉。

项少龙和肖月潭见了对视会心一笑。

解秀洁则是羞红着脸，想避开项羽的目光却又偏偏移不开秀已只让得善柔见了芳心暗笑之余，又想到方才车厢内二小的疯您浪态，俏脸也不由涨得能红，刚好又碰着项少龙向自己投来的异样目光，顿时羞得也是无地自容。

项羽这时走上前跟父亲项少龙和伯伯肖月潭打过招呼后，当即走到已被善柔推开一旁的解秀洁面前低声道：

“谢谢你了！洁妹！”

解秀洁风情无限的白了他一眼后，柔声道：

“比起你为救我的牺牲，这算什么！若不是你冒险救了我，小妹或许已经不能站在你面前说话了！”

说完垂下娇首，再也不敢近处与项羽对视。

项梁这时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怪叫道：

“呵！羽儿的伤好了！嘿，小两口聊聊我我的哺咕个什么呢？是不是在商量着怎么样生个……”

解秀洁喝叱道：

“你再胡说，人家就不喊你伯伯了！”

项梁闻言顿即止住气的道：

“唉，我可是你小两口的大媒人呢！我不但要你这小妮子叫我伯伯，还想喝上你们的一杯喜酒呢！”

项少龙这时也笑着接口道：

“这个自是少不了你的份的了！”

善柔却是笑道：

“你可不要为老不尊！小心洁儿叫羽儿揍你一顿唤！羽儿现在的玄意真气更加刚猛，你可不是他敌手呢！”

众人围道项羽和解秀洁说笑一番后，项梁突地敛住笑容沉声道：

“三哥，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会稽郡现在可也是风云暗起呢！来了个宦官赵高的一级手下金轮法王，说是来这吴中破坏什么龙气风水，我看说不定就是会针对我们而来了。上次我们和彭越联手劫抢匈奴进贡秦王朝的贡品时，没有把那帮王八糕子杀绝，逃了个叫章邯的什么将军，很有可能就是这家伙回朝后给我们搬弄来的事非。”

项少龙闻言正待发话，善柔已抢先道：

“嗯，朝廷中确实是有个叫章邯的家伙！他任职少府，主管秦王朝的渔、盐税政。

不过他原也是军人出身，乃是将门世家。因其一身“鹰爪铁布衫”横练功夫无人能敌，且熟读兵书，了解中原地理山水形势，交通情况等，所以也甚得秦二世胡亥的重用。据闻他手下有东南西北四大铁卫，也是朝中一个势力颇红的人物。”

项羽嗤道：

“也不败在我们的手下？上次他的兵力比我们还多呢！”

项少龙突地模糊的记起了有个巨鹿之战，项羽降服的秦军统帅，就是叫什么章邯来着。

想到这里，浑身一震，当即道：“嘿，这章邯可是个人才呢！上次在塞外只是被我们得了天时地利，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吃了个败仗。今后你若与他敌对时能够生擒了他下来，为父就服了你了！”说完脸上还是有些不自然的神色。

若这金轮法王真是章邯搬弄至吴中来的，这人可真是有点能洞察自己等先机的才能，倒真是不可小视他了。这吴中之行说不定也就会有许多的波折呢！嗯，自己倒是不可大意了。

项少龙正如此想着，项梁和肖月潭几人听了他刚才的一番话，不禁心下都是大诧的纳闷。

少龙从来都很自负，从来不把敌人放在心上，这刻为何对这章邯如此的大加称赞呢？他又不认识这章邯，何况章邯也没有什么杰出的战绩！无缘无故的赞他个屁来着？

项羽听得父亲对这章邯很看重，闻得他最后两句话显得很是兴奋的道：

“好！将来我一定要生擒了章邯给爹你看看！”

善柔这时却风情无限的瞟了项少龙一眼，打了个呵欠道：

“已经是三更天了呢！人都困死了！有什么事明天再商量也不迟吧！”

项梁和肖月潭见了相视一笑。

项梁推了一下项少龙，忙道：“嘿，是呢！夜深了，不再耽搁嫂子和三哥将行的好事了！”

说完又望向项羽道：

“还有你们这一对小夫妇呢！”

善柔和解秀洁齐都娇羞的笑骂项梁。

众人欢笑而散，只留下静寂的夜。

一宿有惊无险。翌日大早众人吃过早膳过后，出了山谷走上官道，继续向吴中进发。

徐靖指着前现的一个山口道：

“我们出了这个山口，就可望见吴中郡城了！估计黄昏日落时分就可抵达！”

项少龙闻言点点头道：

“嗯，夜间到达最好！这样可以缩小我们的目标！”

项羽笑道：

“被秦兵盘查也没关系呢！有柔姨这位大人物在这里，谁敢为难我们啊？”

项梁正色道：

“现在不同呢？有金轮法王这个家伙从中作梗，说不定这郡守被他要胁，那我们可就有得麻烦了！”

项羽恨声道：

“再遇上这家伙我定宰了他！”

善柔附和道：

“嗯！是不可放过这可恶的家伙！这种人渣杀一个世上就少一个祸端！”

项少龙头痛道：

“嘿！这些以后再说吧！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怎样兵不血刃的瓦解吴中！”

众人闻言皆都默不作声起来。

肖月潭忽道：

“我们何不装扮成曹秋道门人，随柔夫人来这吴中微服查访陈胜王乱党的样子混进郡府，随后再对那郡守殷通进行威逼利诱，迫他反秦？如此可以避过金轮法王的耳目！”

项梁摇头道：“你以为殷通和金轮法王是傻瓜？说不定我们现在的行踪都在他们耳目的监视之下！混进郡府？岂不是自投罗网！”

善柔沉思一番后道：

“我看这金轮法王单枪匹马的来吴中，很有可能也只是如他所说来丰县察看‘厌气台’，随便来吴中走走罢了。”

项少龙苦笑道：

“若真如此就是最好了！就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嘛！”

众人又都商议了老半天，还是没得出个最后定论来，项少龙只得搔搔脑壳道：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不会坐困愁城的！胜是胜定了，只是一时还没想出取胜的办法罢了！不过，吴中是夺得下来定了的呢！历史啊！是不会记载错的！”

众人闻言均都愣愣不知所以。项少龙见了，明白过来他们不知自己通悉他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不由得故作神秘的望着众人怪笑起来。

吴中位于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渭河南岸。南是秦岭山脉中段的终南山，重峦叠峰，陡峭峻拔，成为南面的天然屏障。北则有尧山、黄龙山、嵯峨山、梁山等构成蜿蜒延绵的北山山系与秦岭遥相对峙。

项少龙一行正是横跨秦岭自塞外来到吴中。

吴中城共有南北十一条大街和东西十四条人行街，纵横交错的把城郭内部划分为九十九坊。其中每坊又是有几条宽敞大道与主街相通使得吴中城成为一个四通八达之城。

穿插在城中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项少龙心中岂能无慨？想到终于抵足在这西楚霸王项羽发展霸业的“第一站”上，那种感觉确难以言宣。

项梁鬼头鬼脑的道：

“三哥，我们找一处客栈先歇息下来吧！要找那殷通和金轮法王这样子也不行啊！”

再说也不必急于一夜的吧！”

项少龙笑道：

“好吧！你去打点啊！”

徐靖和莫为顿刻接口道：

“我们和项先生一道去吧！”

项少龙含笑点头应可。

吴中城里的客栈可就多得多了，虽然陈胜起义的消息已经闹得天下纷纷扬扬，但吴中城里的夜市却还是热闹得很，若不是有着时时来来往往巡逻的秦兵，可真感觉不出这郡城中也有着战争带来的紧张气息。不过那些秦兵似已失去了往日的凶焰，都显得有点精神惶惶的。

项梁带着项少龙众人到了一家叫作“悦来”客栈的店里投宿。见着一下子来这么多的顾客，店家喜得眉开眼笑，连连向众人打招呼，叫店伙计牵了马匹去喂饲料，口中并且叨叨不绝的道：

“嘿，诸位客官，本家客栈乃是吴中城中最老的字号！所有来吴中城的豪门贵族都会来本客栈投宿。诸位看来也是王亲贵族之流了，本栈一定会服

务周到，设备一流！”

听得这店家这一番吹牛皮的唠叨，项羽禁不住打趣道：

“那你这家客栈近来有没有其他的员原之流来投宿过啊？”

本是一句随口问来之话，想不到店家确果真答道：

“嘿，客官，前天本店还接待了当今皇上身边的大红人赵公公的手下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一行呢！”

顶少龙闻言一惊道：

“什么？还有个千毒法王？赵高的四大法王到底有几个来了这吴中？”

肖月潭也神色凝重道：

“看来事情果真复杂起来了！我们此行将更加危险重重！”

善柔则是色变道：

“这千毒法王用毒的功夫可称当世一流！乃是当年齐相田单的门客，齐亡后被赵高收罗。想不到赵高连他也派来了吴中！这……他们到底在玩什么花招呢？”

项羽晒道：

“管他来几个呢！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就不信他们是铁打金仙！”

项少龙叱道：

“现在还不是我们发横的时候！此战只宜智取不宜力胜！晚上我们去探一探郡府，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收获不！”

那店家听得众这一番话，隐隐的感觉这一帮人了定大有来头，不由吓得脸色剧变，身体微颤的恭声道：

“诸位客官！噢，不！诸位官爷！小人方才说的话全是放屁！请你们还不要放在心上。嘿，小人有个坏毛病就是喜欢说大话。唉，这个……两位法王并没来店投宿，小人只是道听途说听说他们来了吴中城！哎，还个……诸位官爷，请原谅小人说谎之过！”

项梁见了笑着递给他一锭黄金道：

“没你的事！对了，把你听到的有关那两个什么法王的消息说给我们听听，那这锭黄金就是你的了！”

店家见眼睛候地一亮，吞了一口唾沫边接过黄金，边嘿嘿笑道：

“这个……怎么可以叫官爷破费呢？”

说着顿了顿，整理了下情绪后道：

“小人也是昨天听得几个来本店吃饭的军爷随口说起的。说是有两个法王来到了本城，似是曾逼迫郡守殷通与他们合作一起干什么事情，但是郡守不答应，双方给弄僵了。

又说什么这下可有得好戏看了什么的。至一塌糊涂其他，我就不知道了。嘿，我就听来这么多！”

项少龙听了他这番话，心中大震，朝店主挥了挥手道：

“好了，你退下吧！噢，对了再给我们准备一顿晚膳！”

店家连连躬身点头应是道：

“是！方才那位官爷吩咐过小人了，小人已经叫了伙计去为诸位官爷准备晚膳了，马上就好！”

说着指了指项梁，又躬了一身，又喜又惧的退了下去。

肖月潭沉声道：

“看来赵高派两大得力高手来吴中果是有什么阴谋，但是不知为何郡守殷通不愿与他们合作？唉，合作？到底指什么呢？”说完皱起眉头，一脸的深思之色。

项梁耸肩道：

“或许是合作对付我们吧！”

项少龙摇头道：

“我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项羽露出奇怪的神情道：

“难道是赵高也想反秦？这个……没道理的呀！”

项梁爱得他言启发，失声怪叫道：

“啊！赵高是想篡位自己当皇帝吧？”

项少龙点头沉声道：

“我看是有这个可能！”

善柔紧张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总不能让赵高奸计得逞吧？若真叫这狗贼当上皇帝，天下只会比现在更乱的了！还有仪儿……”

项少龙笑着安慰道：

“放心点吧！我会叫这家伙活不了几年的！嘿，大势所趋……”

这时店主过来说晚膳准备好了，叫众人去客厅用膳。项少龙等顿即打住了话头，随店主去了客厅。用过晚膳后，项少龙去项羽房中叫他与自己去夜探会稽郡府。

项梁刚好去找项少龙，被他得知二人行踪，

当即要项少龙带他一起前去。项少龙为难道：

“梁弟，你的攀沿功夫可没学到家呢，我看还是……”

项梁阻住他不依道：

“这么精彩的事情不叫我去，三哥你可不点不够意思呢！”

项少龙尴尬道：

“怎么会呢？只是客栈里也需要人照顾嘛！”

项梁道：

“还不肖先生和善柔嫂子他们嘛！”

二人争执一番，最后还是项少龙妥协，只得应允了项梁一同前去，不过只准他在府外接应，而不准他也去找殷通和金轮法王他们。项梁亦也欣然的退让一步，同意了此项计划。

项少龙和项梁、项羽三人以敏捷的身手，寻辩好郡府的位置，忽停忽跑，时缓时快地在街巷左钻右转好一阵后，最后在一所宏伟的府第旁侧停了下来。府中门口有侍卫把守，灯火一片通明，看来府中确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

项少龙叫项梁在一处偏僻的地方等候，领了项羽，深吸了一口气，沿墙往后宅的方向奔去。逾墙而入，到了后宅，确定没有巡逻的侍卫和恶犬后，才落到地上。察看了一番后宅的情势后，二人又确定了郡守殷通的住所方向，才射出勾索，往屋顶上爬去。一口气潜过数重屋宇后，突听得下面传来两人的说话声。只听一个声音尖细些的道：

“老爷这两天神情恍惚慌慌张张的，我看都是因那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引起的。”

另一个声音混哑些的道：

“嗯！我还听说两位法王是赵高丞相派来笼络大人的。看来赵高心怀不轨呢！”

先前的声音道：

“大人也不知为何竟不愿与他们合作？听说金轮法王用赵丞相令牌释解了大人兵权，即日要把城中的十万精兵调走呢！”

混哑声音道：

“唉，现在兵慌马乱的，反贼又多，城中无兵，我看我们吴中城要失守呢！”

尖细声音道：

“这话可说不得！被人听到告了大人，脑袋可能不保了！走吧！大人和屈集先生还在商量着什么事呢！若是被他见到我们偷懒；可就有得罪受了！”二人长吁短叹、骂骂咧咧的唠叨一番后才大大咧咧的走开了。

项少龙闻听得二人这一番话心下又惊又喜。

果真与自己等所猜般，赵高派二大法王来吴中是有阴谋的。殷通为何不愿与赵高合作呢？难道他自己也想独立起兵反秦？但是现在他的兵权被金轮法王释解了，城内秦兵也将被调走。殷通又有何凭借呢？唉！管他妈的呢！反正他越空虚对自己来说就越方便行事！

心下想来，与项羽暗握了一下手，二人展开敏捷的身手，向殷通的会客室爬去。

“哼！他赵高在朝中可以骄横跋扈，但在我这吴中他算什么东西？连一个草莽市井之辈陈胜也闹得天下沸沸扬扬！嘿！这秦王朝是要完蛋了。老子现在谁的帐也不卖！”

一阵叱喝之声突地传入项少龙和项羽耳内，让得二人心神同时一震之后，又是大喜。

听说话这人的语气定是殷通无疑了！想不到火气这么大！

一个尖沉的声音道：

“但是大人，我们现在又不可跟他们明目张胆的对着干，所以还是得忍上一忍啊！”

只要待我们找到了吴起将军当年大败赵国时夺得的珍藏，那我们就可……嘿，吴中乃是个地广人多物厚的‘天府之国’，只要有了经费，兴兵二十来万应该是没问题的。”

殷通道：

“可是屈先生，如今连那些草莽市井人物都称王号君的，假若我们不趁机及时而动，将来恐怕难免居人之下，受别人的控制。”

屈先生道：

“大人，有句俗语叫作‘小不忍则乱大谋’。嘿，先叫那些乌合之众闹得个天翻地覆，待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大举向秦朝进攻，只要我们率先攻下了咸阳，那这天下还不是我们的？”

殷通道：

“屈先生的话是有道理，可是现在我们就这么白失了十万大军，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呢！”

屈先生道：

“这个大人也不必气。想这十万大军全是秦兵，到时我们要去反秦，

他们会听令我们的调遣么？所以失去这十万秦军对我们来说，虽有害却也有利。因为军队调走了，我们吴中城在朝廷那些人眼中就显得不为重要了，如此我们兴兵反秦也就不会那么张扬。

这就叫作有一得必有一失。”

殷通“嗯”了一声突转变话题道：

“听那金轮法王说国师曹秋道的女徒弟善柔也带了一帮人来到了咱吴中，你看他们又有什么动机？”

屈先生似是沉吟了一番后道：

“曹秋道素来和赵高合不到一块来。我看他们来吴中可能是曹秋道发觉了赵高想篡位谋权的野心，所以受曹秋道之命跟踪金轮法王他们而来的。”

殷通哈哈笑道：

“若真如此，我们就可来个一石二鸟之计了！”

屈先生道：

“大入是说我们可以在国师曹秋道女徒面前搬弄赵高的是非，让他们狗咬狗？”

殷通笑道：

“还是屈先生最了解我！噢，对了，那善柔一行到得城中的哪家客栈投宿了？”

屈先生道：

“据探子回报是‘悦来客栈’！”

项少龙和项羽听得暗暗大惊，想不到自己等人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却不知道，幸好这殷通没有动什么杀机，否则……

又听得殷通和屈先生密商了一些什么计划，最后声音越说越低，二人听不清了，正待离去时，突听得一阵慌乱的叫喊声道：

“抓刺客！抓刺客！”

项少龙闻声心下大惊，付道：

“糟了！莫不是梁弟？”

## 第四十六章 会稽风云

项少龙正心下暗自大急着，室内嘀咕的殷通和屈集二人也已闻声提剑纵出。

借着火把晃动的朦胧光影，项少龙不经意的目光落在了二人身上。却见那殷通年约四十，肤色白，脸型修长，体态肥胖，一双小小的眼睛在满脸横肉的堆耸下更是迷成了一条缝。而那屈集年纪约在三十五六许间，中等身材，相貌清奇，留着一绺三羊长胡须，一双眸子更是精光闪闪，予人深沉奸险的感觉这外，一看也可知道此人是个极是能言善辩之辈。

肥胖的殷通满面怒容的拦住了一个奔来身边的侍卫喝叱道：

“什么人这么大胆？竟然敢来郡府行刺？不是叫你们加强防卫了的么？怎么还叫刺客进了内府？他妈的！给我多派人手！一定要生擒这个刺客！”

那侍卫受得这一顿训斥，吓得浑身发颤，不敢抬头一般通对视，可见殷通平时对众下属是如何严厉。闻听得后面两言，侍卫顿然应“是”，转身

往人声鼎沸处跑去。

项羽凑到项少龙耳边突地道：

“爹，是不是项伯父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项少龙心下虽急，但还是冷静的道：

“先静观其变一下再说！若真是你项伯父，他自会发出信号告诉我们的！”

二人正耳语间，突地听得一侍卫对刺客暴喝道：

“你是什么人？胆子可不小啊！竟然敢单人匹马的夜闯郡守府！哼！到底有什么目的？快快束手就擒！否则……”

这侍卫话未说完，一阵熟悉的哈哈大笑声传入项少龙、项羽二入耳中。只听那人道：

“凭你这狗奴才还不配作我敌手！哼！叫我束手就擒？老子先取下你的狗脑袋！”

话音甫落又是一阵兵器相交击之声，紧跟着就是一声惨叫和众多喝叱声。

项羽暗握了一下腰中的麟龙神鞭鞭把，身体欲欲前冲，低声道：

“爹，果是项伯伯呢！我们杀下去接应他！”

项少龙没有吭声，沉吟了一番后摇头道：

“不！我们还有一招不用动武的杀手锏呢！待你项伯伯不支了时我们再出面！”

项羽听得一头雾水，大是不解的正待发问时，突听得殷通一阵哈哈大笑道：

“阁下果然好身手！但不知壮士来到卑府有何贵干？若是可能的话，在下有个提议，就是双方停手下来，心平气和的来解决彼此的矛盾，不知壮士意下如何？”

众人闻听得此言，均都愕然。但殷通却是心知肚明自己说出这一番出入意外的话来，其实是大有深意。原来他方才在旁见得项梁一人力敌自己这方的二十几个侍卫而游刃有余，心下顿生收笼此人之心的，但亦也对他的身份来历大感怀疑，怕他是因师曹秋道或金轮法王派来查探自己底细的心腹之人，种种疑虑之下，顿时出言制止场中打斗。

可谁知项梁稍稍一怔之后，竟不买他的帐的冷然笑道：

“哼！我来汝府有何贵干，你自是清楚！中丞相赵高的虎狼之心，皇上早有预知：你现在与赵高手下的金轮法王他们贯通一气，意欲对皇上不利！嘿！我若是把此事回京告知皇上，你颈上人头……”

项少龙听了项梁这一席胡编之话，心下拍案叫绝。如此一来，殷通必会怀疑他是国师曹秋道一方的人，这样殷通就不敢对他强行用武，且他为了实施他的什么“一石二鸟之计”，必会虚与委蛇的对项梁恭谨有加，而此着正合吾意也。

项少龙正如此美滋滋的想着，呆听得殷通心下虚怯的冷喝道：

“阁下到底何人？请报上名来！免得到时伤了朋友，那可不好说话！”

项少龙和项羽此已趁众人焦集在项梁身上时，已从会客室房顶转移了隐身之地。闻言项少龙突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身形飘然跃与地上，目光逼视着殷通，傲然道：

“郡守大人不会是傻瓜猜不着我等的来历吧？”

说罢又冷冷的扫视了一遍场中众人。



项梁乍见项少龙和项羽现出身来，本是心下大惊，这即听了项少龙这句话，看着项少龙这等神态，顿刻明白过他的意思，脸上也露出几份傲然之色，缓缓的送剑入鞘。

殷通目光与项少龙相触，心中一寒顿觉对方目光如利刃般似可穿透自己的肺腑，同时被对方的大家气势所慑，见状闻言脸色微变。但他终究也乃一代奸才，很快就平静下了波动的情绪，朝项少龙一拱手沉声道：

“这个还真恕在下眼掘，不知阁下等乃是何方……”

项少龙想不到此人竟也如此奸诈沉着，心下暗暗敬服，看来他欲阴谋反秦，确也是有点道行的老狐狸。心下想来，嘴上却是冷笑道：

“郡守大人心中肚明我们的来历，我想不须我等自报身份吧！”

说罢忽地朝身旁虎虎生威的项羽躬身道：

“少门主，你看……”

项羽见得父亲暗使过来的眼色，当即会意肚里虽是暗笑不已，但虎脸却是一沉的冷哼一声后，猛地拔出腰间的麟龙鞭，默运玄意真气落注鞭身，猛的朝身旁一丈之遥的一个硕大的石磴劈去，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鞭至石开，硕大的石磴竟被他用鞭硬生生的劈成了两半。

连项少龙在内的在场众人正心下惊骇不已时，项羽手中的长鞭又卷起了那被劈开的两半石磴，在空中随鞭一阵翻滚，接着又听得项羽暴喝一声，手中长鞭一抖，两半石磴随鞭飞出，往人群空档的一堵墙壁被飞去，墙壁竟被石磴冲出两个大洞来。如此神乎其技，天地间有几人会得？

殷通众人看了项羽的这一手功夫，吓得面色苍白。试问有谁能承受得住项羽的这一手威猛绝伦的鞭法呢？如此小小年纪，功夫就达到如此之境，天地间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师曹秋道最得意的尽力栽培的程下剑派的少门主解仪！他……他怎么亲自来吴中了呢？

殷通面色惨然的态度顿时恭谨起来，喏喏道：

“诸位莫不是国师的门下？卑职斗胆还请少门主出示信物，如此卑职就好放心的与少门主报告金轮法王的一些事宜了！”

项少龙想不到殷通却也如此行事小心，心下暗急，因为善柔给他的那块虎头皇上御赐金牌在他身上，项羽又怎拿得出什么信物呢？总不成叫自己这项羽“属下”拿出如此“责重”的信物D巴！

正是左右这难时，项羽却是对那殷通赞声道：

“嗯，郡府大人若是一向行事都如此慎重，前途一定是无限光明阿！”

殷通脸色闻言尴尬之极，但心下却是得意，正冷冷的看着项羽时，却不知何时他手上已拿了一面虎头金牌，笑意冷然瞪着自己冷声道：

“大人竟然连本公子的身份也有怀疑！哼！这金牌大人不会不识吧？”

殷通此时已是坚信了项羽的身份，闻言当即脸色大变的跪身恭声道：

“卑职恭迎皇上圣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殷通及手下众人见状大惊之下自也是随之对项羽恭躬跪身行礼。

项羽傲然的道了声：

“平身！”

那威凛不可一世的霸气让得在旁的项少龙看了直是发呆。

持得殷通众人站定后，项羽又冷然道：

“现在郡府大人相信本公子的身份了吧？不过，对于我来吴中之事决计不可外泄！”

违令者杀无赫！”

殷通骇然应“是”，对众侍卫厉声嘱咐了一番后，又恭谨的朝项羽、项少龙、项梁三人躬身道：

“刚才卑职多有得罪，还请少主降罪！”

项羽挥了挥手道：

“算了！不知者不罪！”

殷通低头道：

“如此谢过少门主不罪之恩！”

说完又对三人作了个请的手势道：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还请三位到客厅去一述！”

项羽微微点了点头，随了殷通向客厅行去。那屈集遣散了众侍卫后也尾随了过来。

坐定后项羽轻品了一口由婢侍奉上的香茶后，慢条不紊的道：

“郡府大小，本公子据闻金轮法王他们日前曾来过卑府，不知大人……”

殷通未等项羽把话说完，立即脸上堆满笑容的拍马屁道：

“少门主的消息真是灵通如奔雷风行啊！这个……两位法王确是来过卑府，但……唉，少门主还是请听卑职慢慢说来吧！”

原来那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是赵高一明一暗兵分两路派来吴中逼迫殷通归降他的。

金轮法王确是被赵高命以打着视察丰县的“厌气台”掩入耳目而来吴中的，这家伙乃是赵高从西域收罗的一个邪派高手，一手“倒转金轮”配合以他的“无相神功”在西域罕逢敌手，来中原后除了主子也是目空一切。这次被赵高派来吴中，途中遇着主子的暗对头国师曹秋道的徒弟善柔一行，本想借侮辱项梁、项羽二人以杀杀善柔他们的气势，以气气国师曹秋道，但谁料善柔拿出了一面皇上御赐的金牌，让得金轮法王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给善柔给羞辱了一番。心下晦气之余于全力赶来吴中，刚巧千毒法王也正赶到。

二人会合后，便依赵高之言来找殷通，岂料殷通心下也怀不诡，双方谈判失败，金轮法王气极败坏之下便取出赵高给他的中丞相令符，当场释解了殷通的兵权。千毒法王见事已成僵局，便依了金轮法王之言。双方不欢而散。

殷通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

“少门主，卑职对朝廷可是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岂料中丞相却做出……这个，请少门主定夺，赐回卑职的兵权！卑职会誓死效忠少门主！效忠皇上！”

这几句话说得可谓是正气凛然，若是不知他肚子里野心的人，可下会被他骗个正着，但可惜遇上的是也在打他主意的项羽、项少龙几人！

项羽点了点头，目中露出赞许之色道：

“嗯，郡府大人此次表现得果是对朝廷忠心一片！我会如实禀告皇上，叫皇上对你嘉奖的！”

顿了顿又道：

“至于帮你收回兵权之事，还得请郡府大人也要帮一下忙！”

殷通闻言当即道：

“只要属下能做到的事情，属下一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项羽点头冷森森的道：

“好！只要在郡守把兵符大印交给金轮法王他们之前，把金轮法王和千

毒法王诸人约来与本公子会上一面，我自会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还有，派人监视往金轮法王他们的行踪！我这次要让他全军覆没！”

殷通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冷冷的打了个寒颤，怔怔的看着项羽发愣。

顶少龙和项梁相视一笑。

哈！杀鸡惊猴的目的快要达到了！只要杀了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再抖出你这家伙的老底，还怕你不乖乖的与我们合作？

辞过殷通后，项梁拍了项羽的肩头哈哈笑道：

“嘿！你小子演戏可真还有几分派头，连殷通这样的老狐狸也被你给震慑住了！”

项羽脸红道：

“都是爹反应速度快呢！若不是他趁着殷通诸人乍然被我们唬住的琉神一刻，暗地里递给了我那虎头金牌，我可真不知怎么应付呢！”

项梁诧异道：

“是吗？三哥何以把金牌递给羽儿的？我当时怎么也没看见？”

项少龙闻言松了一口气道：

“如此甚好，我还真怕此着被殷通他们发现呢：现在既是连你也没看着，嘿！他们自是免提了！”

项梁怪笑道：

“三哥可别夸我了呢！我看殷通那手下屈集就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物！”

项少龙心神一敛道：

“嗯，此人确是不可小视！将来若是不能收为己用，就必须杀之以除后患！”

项梁一震点头道：

“三哥此言不错，若不能成为朋友，屈集就确是个难对付的敌人！”

项羽突地道：

“你们看殷通会不会是屈集摆出来应付朝廷的一个傀儡啊？实质上真正想反秦的幕后主使者则是屈集！”

项少龙和项梁闻言心神均是剧震。项少龙心中更是掀起了复杂难言的思潮。

若事实正象羽儿所言这样，事情就更复杂了！但是历史上屈集只是殷通的一个门客，并没有说他才是吴中意欲反秦的主谋啊！难道是历史记载有错？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并没有记载自己项少龙曾参与了与项梁、项羽一起预谋夺吴中的事呢！如此的话，正真的历史或许是自己和屈集斗智取吴中，屈集败了呢！如此想来，项少龙顿刻只觉有一种自己在创造历史的动人感觉在心中翻涌。

嘿！不错呢！历史上威震几千年历史皇朝的秦始皇是由自己的话造的！现在，流芳千古的西楚霸王也正在自己的话造之中！

哈！如此活过一生，真是痛快已极也！

项少龙正这样怪怪想着，项梁沉重的话音打断了他的沉思道：

“三哥，你看羽儿说的会不会大有可能？”

项少龙脱口道：

“若这样正好！”

项梁和项羽闻言均都大是愕然，项羽不解的问道：

“爹，为什么如此最好？若屈集是幕后主使人，我们就不道他的底细，对比起来更是困难呢！”

项少龙之时才知道自己又因兴奋过度而说漏嘴，当下胡编道：

“嘿，敌人愈是强大，当我们打胜了他时，才愈显出我们是强人的风范嘛！”

项羽闻言虎躯一震，细细的咀嚼起父亲的这句话来，目中向父亲投过崇拜的目光。

唉，无论项少龙怎样能未卜先知，却是怎也不知就是因自己随口说出的这句话烙在了儿子项羽心上，以致可以说是定格了他一生的命运。

项少龙和项梁、项羽三人回到“悦来”客栈时，突觉着客栈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沉寂。

三人的心都猛地直往下沉。

怎么？善柔、肖月潭他们难道遭人暗算了？

是什么人武功这么高，能一举制伏他们呢？

客栈里的一切摆设都是依旧，看似没有发生过什么打斗。难道是用毒？

三人同时想到了千毒法王，心神猛地一震。

项少龙沉喝一声道：

“小心！不要碰这屋子里的任何东西！”

话音刚落，突听得一阵沉猛的哈哈大笑声传来，客栈楼上周围顿刻亮起了火把，只见金轮法王旁边站着一个身形瘦长，眉毛头发全白，双目精光闪闪的五十岁左右的老者，望着楼下三人，目光落在项少龙身上，喋喋笑道：

“阁下果然有些见解！不过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知……”

项少龙闻言剧震，打断他的话笑道：

“阁下说笑了。在下也只是江湖中的一介赤脚医生，哪里会曾与阁下这等贵人见面？但不知你把我的朋友怎样了？”

千毒法王阴笑道：

“嘿！对于项上将军的朋友卑职怎敢把他们怎么样呢！只是赵丞相和皇上有些话叫我带来传给你，在下只是让他们暂时睡得踏实些，不要来打搅了我们罢了！”

项少龙冷静的沉声道：

“在下不懂阁下语中之意！不过还请能高抬贵手，放过在下的一众朋友，在下必定铭谢在心了！”

千毒法王闻言冷冷道：

“这个……只要上将军与我们合作，在下自是不会为难他们！”

项少龙心下虽是气极怒极，但是只得忍气吞声道：

“在下再次声明我并不是你所说的什么上将军！只要你不为难我朋友，我自是可听听你所说的合作之事。不过，话也说在前头，在下只懂一点医术，其他可是不太在行。”

千毒法王冷笑道：

“好！你这上将军也只是昔日的头衔了，我现在自也不放在心上。只要你们归伏到赵丞相手下，我就放过他们。不过嘿，在归伏之前必须得表示一下你们的忠心。就是给我把善柔、徐靖、莫为他们全给杀了！”

项少龙闻言双目喷火道：

“你好狠毒！”

千毒法王嘴角抹过一丝阴险的笑意，狠狠道：

“嘿嘿，有句俗话说‘无毒不丈夫’嘛！”

项少龙的心剧烈的震栗着，受人威胁的滋味可她妈的真是不好受。怎么办？现在自己稍有一着处理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善柔他们……

项羽咬牙切齿的低声道：

“爹，跟他们拼了！”

项梁忙道：

“不可硬拼！只能拖延时间，伺机擒住两大法王中的一个，我们就可有资格跟他们谈条件了！”

项少龙苦笑道：

“两大法王都是高手，我们若是一击不中，可就……”

就在三人一筹莫展时，突地闻听得善柔的声音缓缓道：

“就凭你那一点毒家道行可以难倒我吗？迷魂子午散！小意思而已！倒是‘檀香无影毒’，不知法王你可听过？”

项少龙等闻听得善柔声音心下大喜，而千毒法王闻听得善柔说到“檀香无影毒”时，脸色大变，嘴唇发抖的颤声道：

“毒中至毒‘檀香无影毒’？你……你是何人？怎么会有这种毒？”

善柔这时已袅袅站了出来道：

“这个法王就不用管了，不过檀香味法王可是闻到了吧！”

千毒法王脸色煞白，忙闭住呼吸，目中极是惊骇的望着善柔，但还是禁不住发声道：

“你……你……拿出解药来！”

善柔哈哈大笑道：

“千毒法王乃用毒行家，怎会有得什么毒他不能解的呢？”

千毒法王突地沉声道：

“如果你给我们解药，我就告诉你有关你儿子解仪的事情！”

善柔闻言似定住似的，惶声道：

“仪儿，他……他怎么了？你……你快说啊！我给你解药。”

说着从革囊里拿出一个碧绿的玉瓶里给他道：

“这是天山万年雪莲液，喝一小口就可解毒了！”

千毒法王接过后狂喜的颤声道：

“天山万年雪莲液！天啊！这乃是克制万毒至宝也！”

说着自己拨开瓶口猛喝了一口，金轮法王见状，忙也自他手中抢过玉瓶，往口就倒。

千毒法王这时平静下了心怀，又恢复了傲慢之态，冷冷的道：

“少门主他在我吴中之前给神经失常，疯了！现在被国师关禁了起来。”

善柔闻言玉容惨变道：

“什么，仪儿他……”

话未说完人就已给昏倒过去，还亏得莫为见机得快，一把扶住了夫人，才让她没得倒地。

项少龙见了心下大急的脱口道：

“柔柔！”

千毒法王这时见自己这方已是大势已去，向金轮法王使了一个眼色，二人竟不顾手下的死活就欲准各自自行逃去，却被怒目相对的项羽拦住，冷冷

道：

“你们今天难道还想活着离开这‘悦来客栈’吗？”

千毒法王和金轮法王均都色高变的同声道：

“那你这小鬼想怎么样？”

项羽狠声道：

“自是要留下你们的狗命来！免得你们继续为虎作张遗祸世人！”

顶少龙这时亦也动了杀机，目中厉芒一闪道：

“不错！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这‘悦来客栈’！”

两法王惊恐而又凶狠的望向刚苏醒过来的善柔道：

“夫人，你可知道杀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嘿，国师少了少门主之助，声势已是如江河日下，赵丞相若找他问起罪来，我想会祸及你们整个稷下剑派的门人吧！”

项羽冷喝道：

“他妈的！死到临头还凶巴巴的来威胁我柔姨！”

善柔亦了气得杏眉倒竖，玉手指着他们道：

“老娘今天就要大开杀戒杀了你们这帮社会的人渣！哼，至于其他，待取下了你们二人颈上人头再去眼赵高说吧！”

善柔的话刚说完，项羽已拔出了麟龙鞭横势一抖，向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分扫过去。

金轮法王目中凶芒忙闪，身形虚式一闪，避过项羽扫来的长鞭后，已自背后取下也一对金光闪闪的金轮，暴笑一声道：

“哼！想杀本法王？投胎转世下辈子吧！”

说话间已挥动双轮身前身后泛起一片金光，展开攻势。

千毒法王身形则是腾空几个翻斗，退离项羽一丈多远处站定，也缓缓自背后拔下了一对乌黑发亮的判官笔，双手各握一又，左手判官笔挥出一道圆弧向不远处向他剑攻来的项梁手中长剑格挡开去，右手判官笔则是成点钩之势直击项梁面门。项梁则是来个“醉翁倒挂”身体向后倾倒，同时手中长剑由右下方向上斜挑过去，逼得千毒法王身形后退两步。

金轮法王双轮施展开来，确是刚猛威伦。时削时砍，时劈时挑，时双轮长出，时单轮飞出，与项羽大开大阖的鞭法确是斗个不下上下。

项羽见连使十多招鞭法都被对方格挡和避开，心下不由大是恼火，麟龙鞭如狂风扫落叶般迅猛劈出，一时间他周身二丈之内全是鞭影，身形亦是随鞭影而晃动。

但金轮法王身形却似杨柳随风飘荡一般的摇晃不定，让项羽竟是看不清他的真实身形来，只觉满眼全是金轮法王晃动的身影。

他妈的！这是什么鬼身法？竟然……项羽心神焦急不下，鞭势一慢，但金轮法王这时却是如鬼影附体，突地在项羽左侧显出真身，双手金轮往项羽左臂砍去。

项少龙和善柔见了顿即惊叫出身。

“吱”“当”两声不同异响传出。却见项羽危急之中玄意真气顿时释放而出，浑身周围泛起一片紫莹之光，真气飞速旋转带动他的身形，象练阴阳大法刚才时一般，他的身形竟是冲天而起，同时手中长鞭向金轮法王手中金轮卷去。

又是一声骇异之声惊叫起来，却见金轮法王左手金轮被项羽长鞭卷手

而出，右手飞出去的金轮与项羽长鞭抖出的金轮碰个正着。

金轮法王被项羽强大的真气之流吓得惊叫出声的同时，亦也强压心神，衣袖中突地射出两束极是细小的白光向空中金轮卷去。

善柔见了娇口惊叫道：

“啊！天蚕丝！羽儿，小心！他要施展他的绝招‘倒转金轮’了！”

话音刚落，金轮法王已是重新控制了金轮。却见他双目圆瞪，头上毛发皆都向上直立，脸上释放出紫红色之光，浑身袈裟都被一股真气涨起，呼呼作响，双手则是各挥动着一根透明如玉的天蚕丝，金轮在他天蚕丝的舞动之下竟是在或纵或横错综复杂的角度向空中的项羽袭去。一时众人只觉空中全是金轮飞舞的光影。

善柔这时又怪叫道：

“无相神功！”

项少龙闻听得善柔的这两声惊叫和见了金轮

法王的架势，知道他已使出了压箱功夫，不由得为项羽大是担心起来。但项羽却是突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道：

“这样打起来有点味道嘛！”

话语间却见他已自背上取下了“玄月神弓”，甩手抛至麟龙鞭尖上，沉喝道：

“我也让你见见我鞭弓相合的‘乾坤元无极十三式’！”

说完，却见他鞭势如长江黄河，弓身时吐吞出一条条龙形的鞭光往金轮射击过去。

“当当当当”一时只见金轮上金光直冒，如星星跳跃，金轮亦被鞭光射偏了正常轨迹。

啊！羽儿竟然如此也能使出“坎坤无故箭法”！

项少龙心下大喜的暗握了一下善柔冰凉的小手笑道：

“羽儿赢定了呢！”

金轮法王见项羽又出怪招，倏地金轮往身前一收，接着再一回一收，双轮或成斜飞或成直劈或成横扫的往项羽攻去。

项羽展开“无极十三式”，众人顿觉鞭影弓影在他四身形成了一道圆形的影环，并且影环的每一个点上都会出其不意的射出一道道鞭光来。

这就是所谓的‘乾坤混元无极’了！当年乾坤真人创出此套“混元神功”时，就是把天地想象成了一个球形，而自己就如这天地，既可包自然而然的把自己融进一个球体之中，混然成天地，无招不破无招不解，且守中兼攻，无坚不摧无硬不毁，可硬可软，可守可攻。

金轮法王感觉自己的金轮劈在项羽四周的影环中如入无踪的空气，力道发出竟是没有着力点，顿时亡魂大冒，惊骇出汗。

这……这是什么邪门功夫？借力御力？不可能达到如此之境啊！难道……难道他竟能吸纳自己的真气？金轮法王骇异的思忖着。

项羽这时突地冷喝一声道：

“不跟你玩了！”

说完这团带刺的环影竟象一阵龙卷风般往金轮法王冲击。金轮法王此时已是斗志全无，见状暗呼一声“我命休矣”时，突地觉着脖间一寒，只感蚊子叮了一口般，全身顿然知觉全无，庞大的身形向后倒去，空中的金轮也随之落地。

原来项羽的玄月神弓弓弦已“削”下了金轮法王硕大的脑袋，一张口还张大着，铜铃般的眼睛更是睁得大大，头上的长发遮去了半边的脸上血色还未褪尽，断头颈处还在冒着鲜血。

如此快捷干净利落的杀人手法的确是天下一流！

善柔的惊叫声使得正跟项梁斗得难分难解的千毒法王吓了一跳，目中余光见得金轮法王被项羽“削”下的断头，心下更是惊慌至极，目中露出对死亡的恐惧之色。要知道他只是用毒高手，武功却是比不过金轮法王的。现在自己凭仗的用毒手段被善柔破了，金轮法王也被项羽宰了，只刺了孤身一人……千毒法王越想越是害怕，竟禁不住小便也给失禁了。

项梁正被千毒法王缠斗得大感没得面子时，见得此状，哈哈大笑道：

“哈，原来你这毒鬼竟然还是怕老子的！”

说完，气势陡增，手中长剑如长虹贯日江河倾泄般的施展开来。

项羽在一旁好整以暇的笑道：

“项伯伯，要我来帮你效劳宰了这毒老鬼呀？”

项梁边展开剑法边摇头大笑道：

“嘿！这个不用了！已经借用侄儿你的威势了呢！”

千毒法王此时已是成为强弩之末，优势怠尽，但在惊惧之中目中突地闪过一丝阴险歹毒的厉芒，竟然突地停住了手中的判官笔，两支合为一支，左臂硬受了项梁一剑，但右手突地一旋判官笔手柄，只听得“嗖嗖”两声暗器破空之声，即见十几支细如牛毛的寒芒向项梁射去。

项梁见千毒法王突地收势，本已暗暗凝神，知他会玩什么花样，但当一剑破中他的左臂心下大喜时，突见得这么多让人避无可避的飞针向自己射来，不由得吓心神大震。

但又只见项少龙手腕一抖也发出了一把飞针，“叮叮叮叮”一阵针碰之声不绝于耳，千毒法王判官笔中射出的飞针被悉数击落。原来项少龙见千毒法王把两支判官笔接在一起之际，顿刻知道他是想发射什么歹毒的暗器，马上自腰间皮革中拔了一把飞针在手，准备随时防备千毒法王，不想果也用个正着。千毒法王见自己的最后的绝招也被破了，顿刻面如死灰，长叹了一口气，扔了手中判官笔，闭目受死。就在项梁惊怒交击之下发出了迅猛一剑就要砍落千毒法王的脑袋之时，千毒法王突地喃喃自语道：

“我想天地间除了我能除少门主解仪身上的毒之外再无二人。就是“天山万年雪莲液”也不成！”

闻听得他此音，项梁和善柔同时一震。善柔顿即高喊道：

“剑下留人！”

而项梁本也一震之下剑势即时缓了下来，再加上善柔之一喊，即刻收了剑势。而就在这时突听得千毒法王喋喋冷笑道：

“你们中计了！”

话音刚落，袖中又已飞出了两支袖箭直向项梁喉间射出。项少龙和善柔诸人见了同时失声惊叫，项梁也心中一惊自认必死无疑时，突见得项羽凝神运气将玄月神弓空弦连拉两下，只得“嘣嘣”两声弓弦之声后即又听得“当当”两声，已是迫近项梁喉间的袖箭竟被项羽用空弦射出的玄意真气给震落下地。项梁自死亡边缘捡回一条老命，惊魂稍定之后，怒喝一声，手中长剑已是毫不留情的向那诡计多端，差点要了自己老命的千毒法王头颈横扫过去。千毒法王正自认为自己这招“绝杀”必能取项梁之命，心下狂喜之时，



突见得袖箭落地长剑劈至，亡魂大冒之个已是避无可避，只得“咔嚓”一声之后，一股鲜血四射空中，千毒法王的脑袋也给项梁一剑给砍了下来。白发白眉毛的他顿给他自己的鲜血给染成了个“红发洋毛鬼子”来，圆圆的脑袋骨滑滑的在地滚了几圈。

这时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的那众手下，见自己这方的两个“头子”都成了“无头之躯”，不由得吓得屁滚尿流，蠢全都跪地叩头求饶起来。

项梁见了这帮家伙的熊样！“嗤”笑道：

“三哥，怎么处置他们？让人看了想吐呢？”

项少龙冷冷道：

“全拉出去给杀了！”

那帮“叩头虫”一听即时吓得面无人色？

## 第四十七章 再生突变

残酷的现实让项少龙不得不狠下心肠来杀人，因为在这个以武制武、以暴制暴的时代里，你若不先杀了敌人，敌人就会反过杀了你。

千毒法王刚才对项梁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唉！或许每一个想成就一番霸业的人，以杀止杀就是他赖以生存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这个道理项少龙在帮小盘登上秦国王位的那段日子里，就已深深的体会到，现在再次涌生这种感觉，心中一时也不只是个什么滋味，只觉着木木然的全身有点冷哩哩的感觉。

唉！强者？千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拼命的为这两个字奋斗拼搏，但其中所蕴含的到底是生命的辉煌？还是生命的悲哀呢？

终日生活在杀人和防止自己被杀的紧张精神境地里，是一种多么劳累的生存方式啊！

项少龙突地又回忆草原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想起了自己的几位娇妻爱妾。

她们也一定在挂念着自己吧！

项少龙缓缓的叹了一口气。

现实终究是现实，自己既然已选择了为羽儿争霸的风雨兼程之路，就一定要无怨无悔的走下去！或许这也可以说是在为历史负责吧！

项少龙正这样心情沉重的胡思乱想着，项梁突地风风火火的闯进了他的房间，急声道：

“三哥，殷通的师爷屈集求见，说是有要事相商！”

项少龙闻言心情倏地一沉，敛神道：

“现在已经是四更天了，他有何紧急之事呢？会不会是在耍什么花样？”边说着已随项梁出了厢房。

刚进得客厅，那留着一把山羊胡的屈集迎了上来，神色慌张的道：

“少门主呢？卑职有要事与他禀报呢！”

项梁语气不爽的道：

“跟我们大管家说也是一样！少门主现在正在休息呢！”

屈集略略迟疑了一下道：

“这个……嘿，事态很是严重，不知大管家能否作得了少门主的主呢？”

项梁不耐烦的道：

“他说就象少门主说的一样！他是少门主的老师”

项梁本是想说：

“他是少门主的老爹，”

话到嘴角边了，忽地见项少龙朝他皱了一下眉头，当即会意过来打住话头，急中生智下改为“老师”。

屈集精明而狡猾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但转瞬即逝，当即朝项少龙躬了一身道：“原来大管家是少门主的老师，卑职多有失礼了！”

项少龙冷冷道：

“好了！快说出你的所谓紧要之事吧！我们还需要休息呢！”

屈集闻言神色顿时一紧道：

“朝廷忽地派来了章邯将军，下了一道圣旨，说要调走吴中的兵马去抗击陈胜众乱党贼子呢！”

项少龙听了失声道：

“什么？章邯也来吴中了？”

见了项少龙闻听得章邯之名，项梁心下大是纳闷不解，而屈集则是似喜又讶道：

“先生莫非与这章邯认识？但不知有什么交情没有？”

项少龙此时也觉出了自己的失态，但就是边他自己也似乎不能明白，自己为何闻听得章邯就心神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或许是因章邯与项羽将来的巨鹿之战将是奠定项羽霸业的基础的一战吧！

平静了心绪后，项少龙嘿嘿笑道：

“这个……在下只是闻听过章邯将军的大名，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被皇上提拔为平定乱党的三军统帅了！”屈集听了心下一冷，苦笑道：

“听说章邯将军是中丞相赵高向皇上举荐呢？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准备公然与中丞相为敌，若是金轮法王他们把我们的情形告诉了章邯将军，他们联手起对付我们，那可就……”项梁打断他的话，冷笑道：

“你们怕了？那还能够成得什么大气候呢？”

屈集眼中厉芒一闪道：

“伯倒是不怕，不过章邯将军这次带来了一千多兵马，似是有备而来的呢！”

项梁忽地望着屈集怪笑道：

“若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杀了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他们，你又是会感到害怕呢？还是有信心与章邯相抗了？”

屈集闻言惊喜道：

“什么？你们已经杀了……哈！这太好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推说金轮法王他们还没有到过吴中，章邯将军也就不好追问起金轮法王他们的事来了。嘿，无论怎么说这吴中还是我们的地盘，何况还有少门主等的相助，章邯将军即便怀疑也因没有证凭实据而没法把我们奈何！”

项少龙却忽地道：

“殷郡守与屈先生会不会是一条心呢？若是他向章邯出卖了我们，你看……事情会发展得个什么样子？若是章邯他们有备而来是因殷通向朝廷告

了密，这个……”

说到这里故意拖长声音不说下去。

屈集听得脸色连连大变，目光惊恐的望着项少龙顿了顿，又压低声音道：

“吴中虽是富庶之地，兴兵十万没得问题，但殷通不会愿意甘作别人的走狗。”

颤声道：

“你……你听到了我和殷通的谈话了？”

项少龙见得他被自己诈得变了神色，心下更是确定了项羽的猜测果然没错，殷通就是屈集控制下的一把子，当下更是好整以暇的道：

“屈先生原来果真是个‘明白人’。那我也可以把我们的身份跟你说清楚，我们也并不是什么曹秋道的门人，我就是项少龙，乃是从塞外来到中原的，此次出关的目的也是举兵反秦。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坐在同一条船上，而你依靠的郡守殷通或许就在跟章邯密谋着怎样杀了你。如此一来，你所凭借的吴起宝藏也就落到了他们手上。嘿嘿，屈先生不会考虑不到境况的严重性吧！”

屈集此时虽是吓得脸色苍白，但却还是目中凶光连闪，咬牙道：

“哼！我屈集可也不是那么好相与的！他殷通若真胆敢与章邯联手来对付我，我定教他家破人亡！更何况吴中的势力我已控制了大半，只要章邯一离开，我们就可以杀了殷通，如此我们就可以控制吴中了，接着再兴兵反秦，与陈胜王他们合作，又何愁天下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好！我就与项上将军合作！目前我们重要的是稳住章邯！至于殷通……现已被我知道他对我有虎狼之心，我自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逃不脱我的手掌心的！”

项少龙闻言和颜悦色的笑道：

“屈先生果然是爽快之人：取下吴中后，我就任命你为我反秦大军的军师。嘿！我相信先生不会出尔反尔之人吧！”

屈集脸上一红道：

“这……我怎么敢在当年名震天下的项上将军面耍花招呢？岂不是自取灭亡？”

项梁插口冷冷道：

“你能如此想是最好！”

项少龙喝叱了项梁一声后，拍了拍屈集的肩头沉声道：

“希望我们此次合作愉快！”

待得屈集走后，天色已是大亮了。肖月潭、善柔、项羽等也都起得床来。

项少龙面色沉重的把昨晚屈集来告的事与从人说了一遍后，缓声道：

“看来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赵高接二连三的派人来吴中要求调走兵马，这其中到底蕴藏着什么阴谋呢？”

项梁接口道：

“会不会是赵高急于谋权篡位呢？也或真的是殷通向朝廷告了密，说屈集想谋反？”

肖月潭沉吟了一番后道：

“我看两者皆有可能？”

善柔点了点头道：

“现在赵高势倾朝野，而能够与他抗衡的丞相李斯，却又因被其把握着

与他同谋害死太子扶苏的把柄，我师父现时又因仪儿出事，势力大打折扣而处于他下风，说不定他真的是蠢蠢欲动的阴谋篡位了。”

项羽则是道：

“他们闹内哄，对我们而言却是大大有利呢！就伯他们打不起来，若真打了起来，嘿！那可就有得热闹好瞧了！”

项少龙听了众人的一番议论后，摇头凝色道：

“赵高现在虽然势大，但秦二世胡亥却也不是那么笨的人，以我看这章邯此次来吴中要求调走兵马，并不是受命赵高而是受命秦二世胡亥，只不过他们比金轮法王他们来晚了一步。如此看来赵高和胡亥也很有可能是面和心不和的在暗地里勾心斗角了，赵高要想篡位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殷通若真与朝廷告密说屈集造反，他就必也会向章邯说起我们的事。章邯曾与我们交过手，他必能猜测得出我们并不是曹秋道门人，而是从塞外出关的‘响马贼’，同时也会猜出我们出关的目的。在公在私他都必定会找我们‘算帐’。现在他手握兵权，掌有十万兵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他之敌啊！”

众人闻言均都心神倏地往下一沉。

沉默片刻后，肖月潭沉声道：

“看来我们此行真是危险重重呢 2 刚刚解决了金轮法王他们，又冒出了个章邯。此战我们只可避实就轻的与他们展开游击战，而不可正面与他们展开交锋，否则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项梁苦恼道：

“可是畏头畏脑的，让人真是不大痛快呢！”

项羽附和道：

“是嘛！干脆去把那章邯给暗杀了算了！如此吴中不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吗？”

项少龙斥责道：

“你以为你真可天下无敌啊？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

轻视敌人的实力只会倒之自己的失败！”

顿了顿又缓和语气道：

“此战我们只可以智取，而不可以力股。如若与敌人硬拼，任何人的牺牲对于我们而吉都是惨痛而毫无意义的付出。死有轻若鸿毛和重如泰山之分。若是没有价值的无谓牺牲，只会让仇者快而亲者痛，白白损失我们的实力；若是为着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尊严，而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轰轰烈烈的牺牲，则又是虽死犹荣，他的伟大人格将会永远的活在大家的心中，精神将永垂不朽。”

项少龙的这一番话在现代里可以说是极为普遍的道理，但在这古代人们的思想里却已是石破天惊之语，因为当时社会现实，让人们的思想还拘束在对死亡的看法，只有贫贱富贵之分，而对于什么轻若鸿毛和重若泰山却是从来未曾想过。所以肖月潭、项梁项羽、善柔众人听了项少龙的话目瞪口呆之余，却又是不由自主的被之弓 1 发了心中的沉思，以致气氛一时又是沉寂起来。

项少龙见状不置可否的笑笑，又见项梁和项羽被自己说得脸色泛红，低垂着头，又安慰道：

“当然啦，勇气和信心是作战取胜的前提条件。你们的思想出发点是好的，只是鲁莽了点。小心行得万年船，我们做任何事都得三思而后行，不可凭一己的主观去一意孤行。”

肖月谭这时正咀嚼项少龙方才的那番话，听得此说，忙也打圆场道：

“项梁兄弟和羽儿也都只是为了早日攻取吴中嘛！好了，大家还是再想想他法怎样与章邯他们周旋吧！”

项少龙叹了口气道：

“一切静观其变吧！目前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之策了。不过还好，我们还有屈集这着做内应的棋子。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来报，只要我们能坚持一段时间下去，章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与我们对峙的，他还得带兵去平定陈胜他们的叛乱呢！”

众人闻言，心下也觉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要能在自保的前提下拖延一段时间，章邯是势必退兵，那时殷通没得什么依靠，还不乖乖的投降？吴中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入自己等人手

项少龙在众人静默时，忽地又怪怪的想着，或许章邯来吴中带兵去攻打陈胜，对于自己等人而言是天意使然呢！因为只要吴中兵源一空，自己就可垂手取得。嘿！管他娘的章邯干嘛？历史上记载的本就是项梁、项羽叔侄没费一兵一卒就取下了吴中，自己倒是白白操这份劳什子的心呢！

如此想来，项少龙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嘴角忽地浮起了一抹让人感觉神秘的笑意。

屈集对项少龙的话感觉将信将疑。

殷通真的敢背叛自己吗？自己已经控制了他十多年，他的妻儿老小可也全都在自己的软禁之下，并且这十多年来，自己在吴中培植的实力可也不是纸糊的，他殷通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他怎敢……莫不是那项少龙在诈骗自己？不过，他的推测却也是合情合理，自己确实是不可不防着殷通点。狗急跳墙，或许是自己告知他想谋反后，这家伙心怯，怕万一失败被诛连九族，所以壮胆密告了朝廷……要不然金轮法王他们和章邯都不可能接二连三的来吴中要调走兵马。这……嘿嘿！有当年威震天下的项上将军与自己合作，他章邯又算得什么呢？

屈集回至会稽郡府时，天色也已大亮，却见郡府内内外外的侍卫比平时多了一倍有余，心下不禁大是纳闷，暗暗提神戒备。

见着屈集安然回来，殷通脸上飞快闪过一丝异色，但还是堆满笑容，语气略带焦急的问道：

“屈先生去少门主那边的情况如何？”

屈集现在是见山疑山见水疑水，对这殷通可是一点也不信任了，目光厉狠的盯了他两眼后，淡淡的道：

“章邯？章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少门主已经有对付他的良策了！我们不心担心。”

殷通见着屈集目中厉芒，心下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但表面上却还是不动声色的问道：

“那少门主叫我们怎样的与他们配合呢？”

屈集冷声道：

“自然是叫你想办法把金轮法王他们和章邯都集于一处，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殷通脸色一变道：

“少门主他们真的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藏在吴中？要一举歼灭金轮法王他们和章邯将军的联手，这可不是……万一事败，你我的脑袋可不保了！这个……”

屈集哈哈一笑道：

“难道你不知道少门主乃是当年始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项上将军的义子吗？嘿嘿，项上将军现也来到了吴中呢！”

殷通闻言脱口失声道：

“啊！果然是他们！”

屈集听了脸色一寒，阴冷道：

“项上将军也果然没有料错，你背叛了我！”

殷通此时方觉得自己失言，但已没得挽回的余地，当下见了屈集的凶态，一改先前的低声下气，仰天一阵哈哈大笑后，傲然道：

“是我背叛了你又怎么样？哼！这么多年

来，我受够你了！在你面前我算什么？连一个下人都不如！表面上我是会稽郡守，可是做什么事情都得看你脸色行事。前年，你还因我跟你顶撞了两句，就杀了我的二子。

这种日子我受够了！哼！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郡府里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你的心腹手下也全被章邯将军的四大铁卫给杀了。哈哈，你已经全完了！就是项少龙有天大的本事现在也救不了你：怎么？还想拔剑顽抗？你先看看周围的情形再说吧！”

屈集被殷通的这一番话，气得肺都快给炸了，十几年来他从来不敢在自己面前大声吭一句，现在有了章邯的依凭，竟然在自己面前如此嚣张。本想拔剑把殷通给宰了，但听得他最后一句话，不由得依言打量起四周情形来。

却见四十多个弓弩手和二十多名侍卫全都剑拔弩张的把自己团团围住，而殷通此时已退至了众侍卫的外围。看来他是早就预谋擒杀自己的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自己拆穿了他背叛自己的阴谋罢。屈集见状想来心下虽是震恐，但还是强作镇定的冷笑道：

“你如果杀了我，我担保你下午就可见到你妻儿老小的尸体！”

后厢这时突地传来一声冷笑道：

“他的妻儿老小死了，你的妻儿九族就得陪葬！”

屈集闻言心神猛地往下一沉，脸色倏地变得苍白，惊恐而愤怒的往发声处望去，却见一三十左右，身材高大威猛，眼睛大如龙眼，浓眉横飞，手脚大，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逼人气势的粗壮汉子从后厢龙行虎步的缓缓走出，一双目光射出精芒闪闪的厉光向屈集逼视过来。

殷通见得此人忙躬身行礼道：

“章将军，怎么劳您大驾亲自出来对付这么一个小角色呢？属下已经把他搞定了呢！”

那叫章邯的汉子冷哼道：

“小角色？哼：那你干嘛摆这么大的阵势来对付他？给我叫你的手下给退下去！我倒想见识这能摆布你这么多年的人到底有多厉害！”

殷通闻言略一迟疑，但见着章邯脸上的威严之色，心下一寒，当即挥退了围住屈集的众手下。

屈集缓缓的公了一口气，但对章邯那迫人心弦的强霸气势还是禁不住

让他的心神又是为之一紧，脸色沉重的与章邯对视着。

章邯逼视屈集良久，突地暴发出一阵混沉的哈哈大笑道：

“好！果然有点斤两！就让我章邯来见识见识屈先生手底下到底有多高的功夫吧！”

说完朝屈集挥了挥手道：

“你今天要是胜得了我，我就让你安然离天；若是败了，哼！你自是知道你命运的下场！尽管放手过来吧！”

屈集这时也打算豁出去了，闻言心神一敛缓缓拔出佩剑，当胸而立，蓦地发出一声暴喝，手中长剑竟也在他身前幻起一片剑芒，再一个箭步标前，身形往右微侧，剑身挑起十几朵剑花，自左下方向上闪电般往章邯削去。

章邯见了，喝了“好剑法”后，双掌十指成勾爪状，竟然徒手往屈集攻来的长剑抓去。屈集也闻听过章邯练就有一身刀剑难伤其身的“鹰爪铁布衫”横练功夫，见状顿把斜削上去的剑势压住改为横砍，再又自右下方向上挑起剑身抖动忽不定，向章邯面部攻去。

章邯冷笑一声，不退反进，身形往右一冲，勾爪向屈集握剑手腕抓去，其势快奔雷疾马。

屈集忙收回剑势，身形柱向急退两步，同时改变打法，不求攻敌，但求稳守，采取游斗方式，严密封架，且战且退，在厅内绕着圈子，步法稳重，一时了让得章邯没奈他何。

章邯可不愿让他给耗着，双手勾爪一阵猛挥，围观者顿觉四周都是章邯爪影，且带着“嗤嗤”的劲气破空之声。屈集恢倏压力剧增，手中长剑竟然有着无从施出的沉重感觉，心神猛震迫急之下当即又改变战略，身体往地一倒，陀螺般滚动到章邯脚下，手中长剑横势向他双足砍去。如此怪异攻法，确是大出章邯意外，但他却还是夷然不惧，嘴角浮起一丝冷笑，竟然毫无闪避这意，反好整以暇的来个沉腰坐马，不理围观众人的惊呼之声。

“当当”，屈集长剑砍削在章邯腿上竟然发出金属相击之声，使得屈集和殷通等当事人，围观者均都闻声色变。屈集更是倒吸一口凉气，身形迅速脱离章邯脚下，章邯倒是没有乘他败象之际进行攻击，倒是待惊恐万分的屈集站定后，才冷冷的望着他道：

“屈先生还有什么绝招，尽管一并使出吧！我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屈集此时握剑的手都在发抖，哪还有得勇气再次发动攻势？只是怔怔的望着有若天神的章邯。

铁布衫功夫练至如此境地，确是天下无人能敌了！自己方才砍出的那两剑可以说是凝集了自己浑身的力道，可是砍在他腿上竟然难伤他分毫，反是自己握剑的手腕被震痛到现在还是麻木的，这鬼功夫他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屈集正如此呆呆的想着，章邯又已冷声催道：

“快发招过来啊！呆站着干嘛？”

屈集此时斗志全无，闻言反“锵”的一声把长剑插回鞘内，喟然一叹道：

“在下不是将军之敌，再打下去只是自取其辱而已。好了，在下认败，要杀要剐由得将军是了。”

说完低垂一头去。

章邯这次倒是没有出言相辱，只是淡淡道：

“屈先生倒也古得自知之明，只要你与我合作，助我擒杀了项少龙等一众叛贼，我不但放过先生及你妻儿，且保证你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屈集听了心下一动，望着章邯忽地沉声道：

“章将军知不知道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他们后给顶少龙他们给杀了？就是昨晚！”

章邯和殷通闻言均脸色大变，后者颤声道：

“什么？两位法王都死了？”

章邯倒是心神大震之下倏又哈哈笑道：

“项少龙果然不愧是项少龙！能毙得两位法王，功夫确是了得！不过你却也想不到你如此一举，反帮了我的大忙吧！否则，我要调走兵马也真会让我头痛呢！”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音中尽显兴奋但也略隐含点对项少龙的实力感到沉重的意味。

当项少龙派去跟踪屈集的探子回报说屈集遭擒时，项少龙和肖月潭等众人都脸色一变。

项梁率先发言道：

“我们果然所料不错，殷通确是背叛了屈集，且章邯果也是秦二世胡亥身边的人。”

杀了金轮法王他们倒是我们的失策了，要不然可以利用他们与章邯狗咬狗。”

肖月潭沉声道：

“杀了他们始终对我们而言是有利无害的，因为他们终究全都是秦王朝的效忠者，若暂且抛开私人恩怨联手起来对付我们，那我们的境况就更加危险了。”

项少龙点头道：

“喂！我们现在倒是应该想法去救出屈集。他对我们攻取下吴中后的安定工作有着莫大的作用，失去他可就是我们的一大损失！”

善柔苦笑道：

“我们现在是自顾不暇呢，还有得心事去救那个奸诈小人？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项少龙正色道：

“任何一个对我们有利用价值的人，我们都不可随便放弃。羽儿，今晚你就和我一起去郡府救人，梁弟和肖先生及柔柔你们就守在此地，我想章邯还是得卖曹秋道一点面子，不敢动武力来擒拿你们的！”

说罢又从革囊里掏出了十几枚樱桃般的钢蛋交给项梁沉声道：“这是霹雳神弹，杀伤力很大，任何武功高手都难挡其威，你们留着防身之用。记住！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可用此武器！还有，它的杀伤范围在三丈见方，施放时小心点，不要伤及自己人。再者不要让它在自己身上发生剧烈震荡，否则将会把你炸得血横飞的！”

项梁闻言小心翼翼的接过后，咋舌的兴奋道：

“这家伙这么厉害啊！嘿，那章邯的铁布衫神功可也没用了罗！”

顿了顿又道：

“对了三哥，如何使用这玩意啊？”

项少龙再掏出一枚钢蛋，指着上面的一个拉环道：



“只要用一手指扣住此拉环用力一拉，里面的磷粉将会用受力磨擦而和产生自燃，接着会点燃里面的药引以至引爆装在里面的炸药，产生爆炸。”

肖月潭见了诧异道：

“少龙你何时制出了如此厉害的暗器？若是大批制来，还何愁什么强敌啊？”

项羽也是奇道：

“爹，这霹雳神弹我怎么从没见过你使用过！”

项少龙尴尬笑道：

“这武器制造出来就有伤天和，我怎可大批制来呢？若流传于世，这世道可就有得大乱呢！我也只造了四十个，本是心血来潮时造的，想不到现在却也派上了用场。”

项梁闻言当即道：

“那三哥身上还有没有啊？若是全给我们，你可就……”

项少龙笑着打断他的话道：

“还有十多枚，够用的了！”

项羽欢声跃雀道：

“爹，那我也要几枚玩玩！”

项少龙笑道：

“待夜间去救人时，自会给你的了。”

善柔听了则是担心道：

“羽儿，你可得小心点用这家伙喔！”

项梁抑笑道：

“嫂子，洁儿不会成为寡妇的！”

善柔闻言与项梁又是一阵嬉笑打骂，众人心中所有的愁烦都因有了这霹雳神弹而一扫而空。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项少龙和项羽一行换上了夜行衣，正准备去郡府救人时，突听得有喽哨来报说有大队官兵正往“悦来客栈”方向赶来。

项少龙闻言心中一震，但旋即平静：

“亲自找上门来了！好！我们就在这“悦来客栈”与他们大干一场。”

说罢，解下了夜行装备领了众人来到客栈门口“恭候”章邯的大驾来了。

“悦来客栈”的老板吓得面色苍白，颤颤道：

“这个……诸位官爷，你们可千万不要在小店里打起来呀！我这客栈还是我爷爷留给我老爹，我老爹留给我的祖业呢！若是给毁了，可叫我怎么向九泉之下的爷爷、老爹他们交待啊！”

听着店主带着哭腔的唠叨，善柔叫徐靖拿了一百两黄金递给他道：

“好了！不要吵了！烦死人了呢！我现在在把你这客栈买下，带了众伙计走吧！免得到时候打起来连你老命也没了，那时啊你去了阴槽地府，可真没法向你爷爷老爹他们交待了！”

店主乍见这么多金子，膛目结舌得吞了两口口水后，喜歪歪的结巴道：

“这些……这些金子……全……全给我吗？嘿，这个……这个……”

善柔恼道：

“别这个这个的了，拿了金子走吧！”

店主这时才相信自己没听错，欢天喜地得连连作揖打拱的退去了。嘿！

可不怪他乐的！那些金子够买它两三座他奶奶的“悦来客栈”了呢！

项少龙不置可否的望着气乎乎的善柔笑了笑：

“夫人，这次可害你破财了！”

善柔脸色一板道：

“我才不做亏本生意呢！这些全都算在你的帐上，到时啊你要连本带利的还给我！”

项少龙故意叹了口气道：

“可我此次留不留得住性命还是两个字呢！夫人这次的陪本生意可是做定罗！”

善柔闻言粉脸苍白的叱声道：

“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就算你真……我也会跟着你去地府讨过这笔帐的！”

项少龙听了心下一甜，嬉笑道：

“我怎么舍得我这如花似玉的娘子香消玉损呢？嘿！就是拼了半条老命啊，我也会留下半条老命来享受娘子你的如水温情的！”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善柔羞恼交急的奔上前去狠拧了一下项少龙的背，咳恼道：

“原来你在戏弄老娘啊！”

众人见得项少龙在如此境况下还有得心情与善柔打情骂俏，不由均感哭笑不得。

谈话间，马蹄声已是响在耳侧，项少龙突地笑容一敛，沉声道：

“敌人就要到了，大家凝神戒备！”

众人闻言，心神齐都一紧，皆都剑拔弩张。

人影终于出现，只见三十多匹快骑迅速向“悦来客栈”驰来，其后还跟着一队四五百人的武装步兵。

看来章邯此次是对项少龙等“势在必擒”了。

马停人住步；距离“悦来客栈”大门百十来远处驰来的人马终于停下，与项少龙等对待下来。

身材高大威猛的章邯此次带来一把一丈八尺长的长戟，在他身后是四个目射凶光健壮如牛的彪形大汉，可能就是他的四大铁卫了吧。

屈集和殷通也在众骑之中，前者见前项少龙威严的目光，不由羞愧得低下头去。

章邯冷冷的横扫了一遍众人后，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上次在塞外峡谷劫抢贡品的众马贼！哼！害得我被皇上训斥了一顿！此次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帐新帐一起算了！”

顿了顿又冲着项少龙喝道：

“你就是有‘刀帝’之称的项少龙吗？怎么未见你的百战宝刀呢？”

项羽对章邯那嚣张傲态忍禁不住的气上心头，还口叱道：

“你他妈的鬼叫个什么？手下败将也来逞匹夫之勇？是不是又叫老子让你狼狈败走啊？”

章邯闻言气得虎目圆瞪如斗，怒极反笑的道：

“嘿！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善柔这时冲出人群，手执虎头金牌喝道：

“见着皇下御赐金牌还不下马接驾？”

章邯见了倒也不敢太过放肆，下马朝善柔施了一礼后道：

“夫人最好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项少龙乃是皇上提名要抓的反贼，夫人若强行干涉其中，未将也只好多有得罪了！”

善柔听了粉脸气得红一阵白一阵的娇叱道：

“你……你算什么东西！徐靖，给我拿先皇御赐的尚方宝剑过来！”

徐靖应了一声“是”后转身向客栈里行去。章邯听得她有始皇所赐尚方宝剑不由脸色一变，再次厉声道：

“夫人，请你最好不要牵涉其中，包庇反贼的罪名你可是担当不起哟！”

徐靖这时已自客栈厢房取来尚方宝剑，善柔接在手上后，冷笑道：

“此剑乃是始皇帝当年御赐给我的，它有对所有朝中大臣王候的先斩后招之权，章邯军不会迫使我动此剑吧！”

原来当年秦始皇知道善柔也乃是太傅项少龙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后，因有着对项少龙的愧疚之意，于是赐给了善柔这把有至高权力的尚方宝剑，这其实也是她师父曹秋道忌惮她的原因之

章邯虎脸阴晴不定，看着善柔轻拭着那尚方宝剑，忽地又是一阵大笑道：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何况先皇已仙逝，未将似乎也可不必受命于此剑拘束。

若夫人真要横加干涉此事，那我也就只好多有得罪，待事后去向当皇上请罪了！”

善柔见他连尚方宝剑的威信也敢不敬，不禁气得杏眉倒竖，银牙一啐拔剑纵身就会章邯扑去，口中边叱道：

“那就让我杀了你这犯欺君之罪的奴才！”

## 第四十八章 大功告成

善柔气怒交急的提起尚方宝剑迅猛绝伦的向章邯扑去。

章邯却竟是毫无闪避之意，直挺挺的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似是准备硬受善柔的致命一剑。

善柔知他练有一身不畏刀剑的横练功夫——铁布衫神功，但见他肌肉暴涨，衣袖倏张，便知他已把此硬功提运护体，自己这一剑根本就伤不了他分毫。心下想来，当即剑势一转，改劈为挑，长剑向章邯双目分点刺去。

眼睛乃是一般硬功难以练至的地方，即便练至，防护功力也大是薄弱，所以此处是硬功的至命死穴之一，若被刺中不死也得重伤。

章邯对善柔中途改变招式这着也似微感意外，但此时已是让他来不及发功护眼，不过他竟也还是毫不惊慌：在善柔长剑快要刺中眼珠的一刹那间候地闭了眼睛。

“当！当！”善柔两剑似是刺在坚硬的铁器上般，竟是震得她手中长剑发出“嗡嗡”的龙吟之声。围观众人大半发出了惊呼诧异之声。

善柔心下也是猛地一震，想不到章邯的铁布衫神功竟练至了如此神化之境，身形也在心念电闪之间往后暴退。

章邯虽是安然无恙，但心中对善柔还是生出了恼怒之意，见她一击不中就想退下，嘴角冷笑之际双掌成钩，身形亦是旋转前冲扑向善柔，勾爪在他身形掠过的空间幻起一片爪影。

善柔顿觉身后有一股强烈的杀气迫体而至，知晓自己已是退无可避，银牙一咬，剑势随着身形猛地转过身来，章邯的爪影此时刚好逼至身前，长剑被他左爪抓过正着，右爪则是向善柔的肩骨抓去。项少龙、项羽众人见皆是亡魂大冒，章邯这一爪若是抓着善柔肩头，必会让她肩骨尽裂。

大惊之下，项羽和项少龙同时提鞭拔剑向章邯猛扑上去。但章邯的四大铁卫正凝神戒备着众人的动静，见得项少龙和项羽身形一动，当即也分成二组飞身向二人阻击。项少龙此时极度担心着善柔的安危，见有人阻拦，暴喝一声道：

“挡我者死！”

喝喊声中手上玄剑已是展开墨氏剑法三大杀招补遗中，最具威力的“攻守兼备”。

但见玄铁剑乌黑之厉芒，倏地暴长三尺，带着一阵阵“呼啸”的破空之声，四周的空气亦也在玄铁剑释放出的至阴至寒的冷芒下产生一股股寒流。剑芒寒流一团一团的萦绕在项少龙四身周侧，有若平静如镜的大海上突地给掀起了激波怒涛。

阻攻项少龙的是东西两大铁卫，一人使双钩，一人使流星锤。见着项少龙如此厉猛的攻势，两铁卫均都心神一震，尤其是那剑中放出的剑芒竟似也有强大的杀伤力，若不是二人也都练过铁布衫横练功夫，伯不当场就被剑芒击伤。

二人顿知项少龙手中乌黑之剑必为一把锋利无匹的神兵利刃，均不敢拿自己的兵器与之相击，无奈之下只得身形暴退。项少龙瞧准这一瞬时功夫，已是闪至章邯身侧。却见善柔手中长剑已被他抓住，肩头也被他捏个正着，不过没有折断长剑和伤害善柔，只是目光冷冷的与项少龙对视着，似是有些惊疑，他方才那一剑之击竟然能冲破他手下两大铁卫之拦截，这种剑法确是世属罕见了，项少龙果然不愧是项少龙！

项羽这时也已攻破拦截他的那南北两大铁卫联手之击，冲至项少龙身边，见着善柔之状不由又惊又怒的脱口道：

“放开我柔姨！欺负一个弱质女子算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就来与我项羽大打一场好了！”

章邯见得项羽如此小小年纪竟也能三招两式的就打败自己的两大铁卫，虎目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听他质问，不由微微一笑道：

“只要你能担保你柔姨不再插手干涉我们之间的矛盾，我就放了她。”

项羽当然知道章邯卖的这个顺水人情只是借势下台罢了，因为他终究忌惮着善柔的尚方宝剑和虎头金牌，这些可都是秦始皇威信的代表物，若真无视先皇遗诏，秦二世虽可能表面上不责怪他，但暗下里却一定会气恨他章邯冒犯了他，终究是没得好处。心一想来，对章邯也并不感激，只是冷冷的道：

“好吧！只要你放了我柔姨，我保证让她置身事外就是了！”

章邯闻言点了点头道：

“好！我信你这小兄弟一回！”

说着松开了抓住善柔肩头和她手中长剑的双爪。

善柔瞪了章邯一眼，冷哼了一声后，又“嚶”着扑向项少龙的怀中，娇嗔的泣声道：

“少龙，你可得帮我好好的教训教训这狂妄的家伙，为我出一口心中的怨气啊！”

项少龙轻扶着善柔的酥肩，正待答话，身侧的项羽已是接口愤愤道：

“柔姨，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说着又冲着章邯道：

“喂！你方才欺负我柔姨，我现在要跟你打一场，你敢不敢接招啊！”

项羽这几句话甚是孩子气的说来，语气中尽显对章邯的戏虐之意，只气得章邯虎目圆瞪，仰天一阵哈哈大笑道：

“从来没有人敢用如此语气对我说话！就是国师曹秋道他也没有！小兄弟，你可知道，在我面前用如此语气说话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项羽闻言晒道：

“你以为我是被吓唬大的吗？等我们动手过招起来，不就可知知道将是谁要付出惨重代价了吗？罗哩罗嗦干嘛？”

章邯这一下气得可是肺都快地炸了，再也顾不得什么风度，冲着为他扛戟的两名士兵喝道：

“拿戟来！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你这狂妄的小鬼到底有多大能耐！”

项少龙可是目睹过章邯硬功的厉害，现下见得他为了对付项羽竟然动用兵器，知他对项羽已是动了杀机，不由得心下暗凛，出言阻声道：

“我看这一场还是让我来与章邯将军过两招吧！”

项羽听了大急道：

“爹！你怎么可以抢羽儿的生意呢？嘿，柔姨刚才受了惊吓，她现在需要你的照顾呢？还是让羽儿应战吧！”

项少龙、项羽父子二人这一番劝来劝去，似是根本没有把章邯给放在眼里，只气得章邯咬牙切齿的恨声吼道：

“他妈的，你们不要罗哩罗嗦了！我会让你们父子二人都见识一下我章邯的厉害的！”

喂！现在你们二人到底是谁先来受死？”

项羽把麟龙鞭破空一抖，好整以暇的道：

“当然是让本少爷来送你上西天极乐啦！”

章邯闻言喝叱道：

“好！那你被给本将军放招过来吧！”

吼叫声中已是把手中长戟虚式一晃，发出

“轰轰”的破空之声，作势以迎项羽进击。

项羽顿感对方传来一股无形的沉重精神压力，竟让得他涨得衣衫微微鼓起，由此见可章邯的气势之强了，不由心神一敛，右手长鞭抖出一条龙形，登时生出一股强大气势，使得章邯给他的无形精神压力化之无踪。章邯剑眉一挑，手中长戟也一阵狂舞，似是也需发招来抵抗项羽释发出的强大气势。

两人虽是还没有正式过招，但围观众人都已被二人凝重的气势绷紧起了心弦。

场中一时静寂得落针可闻。

项羽脚踩“七星北斗步”，蓦地暴喝一声，手中长鞭展开了“混元无极鞭法”，一时鞭影重重，空气亦随他长鞭翻滚成一个个龙卷风似的气团带着

石破天凉的强大气势向章邯席卷过去。

章邯却也毫不退缩，手中大朝挺胸直指项羽，旋空一阵翻转，空气竟也被卷出一个长达二丈的“一”字气流来，往项羽长鞭卷成的气团硬碰过去，完全是一派以硬碰硬的拼命打法。

项羽知道章邯是想凭他硬功的优势来与自己硬拼，心下一阵冷笑，把玄意真气提至第八层动力灌注鞭身，麟龙鞭顿刻象活过来的巨龙般，吞吐出一条条火舌，向章邯袭去。

气团与火舌向章邯长朝的“一”字气流硬撞过去，三者在空中顿刻碰撞成四射的电火花，发出轰雷般的巨响，“嗤嗤”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章邯想不到项羽的功力竟是如此之深，竟能与自己十层功力的“铁布衫先天真气”抗衡，心神不由一沉，暗付道：

“此次若不除去此子，日后的天下就是唯他独尊了！”

心下想来，顿把“铁布衫先天真气”提升至极限——第十二层功力，同时施展出自己的压箱杀招——“天灭三式”第一式“日月无光”。却见项羽麟龙鞭吞吐出的火舌顿被章邯的强大气流卷灭，同时气流向项羽铺天盖地的袭卷而来，有若乌云遮日月带着浓浓的杀气，竟似意欲一招把项羽致于死地。

但项羽经过在死亡边缘与解秀洁施行“阴阳大法”后，已经使得他冲破了生死玄关，同时亦使他领会了：“乾坤混元无极秘录”中的“混元无极先天真气”。

经过几日几夜的思索苦练，已经让他把“玄意真气”和“混元无极先天真气”融合为一，项羽把这新练成的内家真气命名为“战神不败神功”。还从来没有施展过此新神功的威力。

现在见得章邯向自己逼来的真气如此刚猛之极，当下左手挥出一道天然之作的圆形，此圆形竟似一个发亮的球体般，倏地射出无数道七彩光线来，射向夜空。奇异的景象顿时出现了，那无数条七彩光线象是在吸收宇宙天穹的能量般，一股股气流顺着光线容纳进他手中的光球中，再通过光球而经项羽手心劳宫穴注入他的体内。片刻项羽通体都成晶莹之色，他手中的麟龙鞭亦似一条通体发亮的巨龙般，吞吐出三味真火。周围空气顿被烧得“僻僻”作响，章邯的“日月无光”不但全被项羽的三味真火化解，且火龙飞绕在章邯四身周围，烧得章邯衣衫尽破。

章邯又惊又惧又急又恼无奈之下，只得身形往地一滚，扑灭身上的烟火后，狼狈的站了起来，冲着上前来帮他搓灭火星的四大铁卫喝吼道：

“他奶奶个熊！给我拿天矛地盾来！”

肖月潭闻听得天矛地盾之名，脸色剧变，冲着项羽急喊道：

“羽儿，退回阵来！”

原来这天矛地盾乃是传说中的两件神兵利器。传说宇宙洪荒开天地之时就是用这两件兵刃来开劈天地的。盘古劈出天与地之分后，力竭而亡，而他的这两件兵刃也就随之而失。想不到章邯竟得到了此两件传说虚幻的至宝，怪不得他是那么狂妄不可一世了。

项羽听得肖月潭叫他退阵回来，收鞭大是不解的道：

“肖伯伯，这个大个子打不过我呢？”

善柔也边格格脆笑着，边嘟嘟道：“是啊，这个大个子差点被羽儿烧成烤猪呢！”

项少龙虽是对肖月潭的话也甚是狐疑，但知道这位老哥做事一向谨慎细密，知他此举必有深意，当下也冲项羽喊道：

“羽儿，听肖伯伯的话，退回阵来！此战你已经是胜了呢！”

项羽对父亲项少龙的话可不敢不听，边往回边走边道：

“可是大个子还不服我呢！他不是说拿什么狗屁的天矛地盾来与我再打一场吗？”

肖月潭见项羽这初生之犊天不怕地不怕的，说什么天矛地盾也是狗屁的东西，不由哭笑不得的道：

“羽儿，人家的天矛地盾可是前古宝刃呢！你敌不过他的！”

项羽闻言好胜心性顿时剧增，剑眉一扬道：

“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他天矛地盾到底有多厉害吧！”

说着取下了背上的玄月神弓，又转过身去，与己从一古色古色的红木匣里拿出了一长箭。

约一丈二尺的战矛与一现方约半个来平方的黑色盾牌，在章邯的手中。

章邯脸上浮起一堆残酷阴狠的冷笑，左手天矛随处一指，顿然射出一束真气利光，只的“轰”的一声，被他天矛所指的地面顿然被光束炸出一个约零点三四立方米的大坑来。

项羽顿被吓得心神猛的一跳，但旋即平静，目光如电的冷冷逼视着章邯，心下却是飞快思忖着。

他妈的，这是什么鬼兵器啊？竟然能把人体内的真气凝聚成一点向对方攻击，且这天矛地盾似乎还可让人内息生生不灭，因为章邯刚才施出的那一击竟然没有让他有着丝毫气喘的现象。还不知那鬼地盾又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强大异能？

项羽心下虽是有一点寒意，但却还是没有一丝的惧怯，玄月神弓也射出了一粒钢珠，对向一约合半吨之重的大石上，钢珠射进石内，却是没有发出什么爆炸的巨响，但过得片刻，整个巨石竟被钢珠的强猛蕴含内劲所震碎，一片一片的裂了开来。这一手也也让得章邯心神也是为之猛地一震，这是什么神奇的功力啊？竟然能无声无息的把这么大的一块巨石给震碎！看来这个年纪小小的家伙一身武功却是让人莫测高深。自己这最后依仗的天矛地盾若还杀不了他，那……自己可真是一败涂地了！

章邯心中刚刚因有了天矛地盾在手而涌生的凶焰斗志，又被项羽这一手惊人的“弓射钢珠神功”给震慑住了。

项少龙却是对章邯的天矛方才所显示的威力感到心惊不已，虽然项羽的功力自己也不知道他高到了什么程度，但能否承受这天矛强大威力之击自己心中却也是个未知数。

心下想来，不禁又惊又急，忽地看见项梁手中暗握着的“霹雷神弹”，心念一动，自革囊中掏出了五枚钢蛋，走到凝神静气的项羽身边，把钢蛋塞至他衣袖中，附到他耳边低声道：

“羽儿，不要与他硬拼！用这玩意儿炸他！”

项羽接弹心下一喜，爹说这玩意儿威力无穷，有它相助，他那天矛地盾也可能没得什么厉害了吧！嘿，你有天矛地盾，我有“霹雷神弹”。谁怕谁啊？硬碰硬也无妨哩！

项羽把父亲塞到自己衣袖里的五枚钢弹放入革囊里，留了一枚把玩在手中，冲着章邯笑道：

“嘿！刚才那颗是小钢珠，现在这枚是大钢弹，你可得小心着点喔！给我射中了，那你可就即刻玩完了！连尸体也会给炸得血肉横飞！”

项羽本是不知这“霹雷神弹”威力到底如何，什么能把人炸得血肉横飞是他信口扯来之词，不过却也正被他给说个正着。

这“霹雷神弹”乃是顶少龙在草原闲暇时心血来潮，按现代军事技术所制作的相当于现代里“手榴弹”、“手雷”一类的炸弹，不过被顶少龙更是改进过，威力更胜此类炸弹，在这古代里确可以算是天下无敌的武器了，章邯的天矛地盾与之比起来，“鹿死谁手”确是个未知数。

章邯对项羽手上斗大钢弹虽是纳闷心惊，不过很快就收敛心神，手中天矛虚式一晃，冷喝道：

“少废话！有本事尽管放马过来！”

项羽见章邯有点被自己吓成强弩之末的味道，不禁心下暗笑，手中长鞭一抖，把玄月神弓甩至鞭尖，弓在鞭抖之下幻出一道道的弓影，边冷喝道：

“我要出招了，你小心着点！”

章邯倒真再也不敢对项羽掉以轻心了，闻言顿即凝神运气灌注天矛，天矛在他刚猛真气的催动之下，倏地暴长出三尺来长的后芒，且发出“嗡嗡”作响的灵性触发之声。

一声暴喝，项羽鞭动弓发，“啪啪”“嘣嘣”之声顿刻响，随声而至的是项羽有若洪水决堤般的庞大猛烈的攻势向章邯袭击过去。

章邯顿即举起左手地盾向项羽袭来的阵阵罡气挡去，“当当当！”，项羽所发罡气击在地盾之上发出一声声清脆如兵器击碰之声。

章邯见项羽袭来的真气悉数被地盾格挡回去，心下一阵得意，右手天矛也随之挥出，顿见一束如激光般的真气向项羽射击而来。

项羽此时刚被自己所发出的罡气因地盾格挡反震回，气血翻涌，这刻又见章邯天矛所射出的真气袭至，真是又惊又气又急又恼，顿把玄意真气给提至十二层，麟龙鞭和玄月弓上顿时三味真火徒现，且真火被玄月神弓射出犹如一条火箭般与天矛真气碰硬而去。

三味真火与天矛真气相碰，二者竟是将遇良才，棋逢敌手僵持不下。

空中“嗤嗤”“啪啪”之声不绝于耳。

围观众人顿觉空气凝重灼热起来。

顶少龙等更是为项羽暗捏一把冷汗，目光都一瞬不瞬的看着场中情景，大气也不敢喘。

章邯见项羽内力竟然可以与自己这蕴含宇宙万能的的天矛真气相抗衡，心下不禁骇然，更是把自己内力提至极限，源源不绝的与天矛威能融合在一起。天矛真气候地一涨，把项羽的三味真火给逼退了二三尺，项羽身形亦也随之晃了两晃，目中似要喷出火来，倏地大喝一声，左手成刀劈空向章邯一砍，顿时却见一把由项羽内家真气凝聚成的有形无质的霸刀向章邯飞劈而去。

空手刀！章邯见了心下大震，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多古里古怪已是失传多年的上古绝学？

心下疑惧，手上地盾却是不敢闲着，当即挥起，向项羽劈来的真气霸刀挡去。

但是此真气霸刀似是可受项羽控制似的，却见他左手刀凌空一阵乱挥，真气霸刀竟也在章邯身前飞舞起来。“兹兹兹兹”，章邯本已先前被项羽三味



真气烧破的衣服这刻又被他手刀真气给划破得一丝丝一条一条的，且真气手刀竟也劈砍得让他坚硬的肌肉隐隐生痛。

章邯见自己手中地盾竟挡不住项羽的真气手刀，气得怒目圆瞪，候地地盾也脱手而出，由一根透明的细丝——天蚕丝牵引着在空中也飞舞起来。这一下项羽的空手刀真气可再也无法攻进章邯身侧，“当当当”真气手刀连连与盾相磕碰。

项羽见自己绝招又被章邯给破了，而麟龙鞭与玄月弓又被天矛缠住，这一下可真是快没得“戏”唱了。怎么办？霹雷神弹！要是被地盾给反震回来，那自己可就惨了！唉，管他妈的是生是死呢？这样给他耗着，自己可难受死了！赌他一把吧，胜败在此一举了！

心下想来，项羽自革囊中摸出了两枚钢弹，中指扣住一枚钢弹上的拉环，狠下心来猛的一拉，拉环顿被拉出，环也中冒出一股青烟来。

项羽大叫一声道：

“本公子赏你样好东西！”

话音甫落，钢弹也是脱手向章邯飞去。章邯见项羽把钢弹是用手里扔出而不是用弓射出，心下本不以为然，倏见向自己飞击来的钢弹在冒烟，知道定有乾坤，忙举盾迎击过去。

“轰”的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突的响起，只见一团火光深烟冲天而起，霹雷神弹与地盾剧撞顿爆，强大的震击力让得章邯左手地盾脱手飞出，同时身形被震退了五六步，嘴角溢出血来，显是已被霹雷神弹的威能震成重伤。

项羽压力倏地一松，顿即收回麟龙鞭和玄月弓，耳朵也被爆炸声震得嗡嗡作响，一时也便没有乘胜向章邯发动追击。

围观众人有一大半以上都被吓得目瞪口呆，更有胆小者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面无人色，神情木然。场中一时静寂异常。

章邯骇然的望着项羽，真的是疑他是天神下凡，随手掷出的一枚钢弹竟然能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这到底是什么神乎奇技的武功啊！

项梁等则是呆楞片刻后，拉住项少龙低声道：

“哇！少龙，如此厉害的武器你怎么研制出来的？”

项少龙不置可否的笑笑，没有回答，目光还是盯着战场上的项羽与章邯二人。

呆怔了良久，章邯才运气护住受伤的心脉，声音嘶哑的冲着项羽道：

“好！小兄弟果然不愧是少年英雄！我章邯今天败在你手上，要杀要剐就任由你处置了！不过在公事上，我还是会叫我的手下把你们擒拿交由朝廷发落的。”

项羽对这章邯可也生出惺惺相惜之意，闻言一愣道：

“我才不会杀你呢！只要你不找我们的麻烦就行了！其实你也只是奉秦二世之命来吴中调走兵马罢了，何必要插手管我们的事呢？嘿！其实说来我们还帮了你的大忙，为你杀了金轮法王和千毒法王他们！你何必那么固执非要擒杀我们呢？做事情有时也不须那么认真的呀！”

章邯听了脸色似喜似忧非忧，沉默了片刻后突地沉声道：

“好！小兄弟卖我章邯个不杀之恩，我也就卖小兄弟面子，不管其事情。不过日后在战场上再次相见我手底下定还是不会留情的。咱们后会有期！”

说罢朝项少龙等也一一拱手行礼后，翻身上马，冲着众手下喝道：

“咱们走！”

殷通和屈集此时均已是被项羽的神功给吓破了胆，闻言当即也准备上马离去。

项羽顿冲着二人喝道：

“你们可不准走！”

章邯闻声回过头来看了二人一眼后，面上闪过一丝无奈之色，冲着他们摇头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出言为他们说情，策马扬尘而去。

屈集和殷通这下吓得魂都掉了大半，浑身无力的从马背上滑了下来，脸如苦瓜的看着项羽、项少龙众人。

项少龙望着二人脸色倏地一沉，对身后的武士吩咐道：

“把他们二人把关押下去！”

当即有四名武士闻声欣然应“是”，冲人群向殷通、屈集行去，用绳把自己不敢抵抗的二人绑了个结实。

项梁走到项羽身侧，双手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笑道：

“好小子！今天的表现真是不赖！我想武皇之位已是非你莫属了！”

肖月潭这时也走过来笑道：

“羽侄儿的抱负又何止应是武皇之位呢？假以时日，天下之王也是非他莫属啊！”

善柔携着女儿解秀洁盈盈走来兴奋道：

“好女婿！为你丈母娘大大出了一口胸中恶气，又为我们解了被困之危！嘿，今天晚上就让洁儿好好的为你按摩一下，为你舒松舒松筋骨！”

解秀洁闻言“嚶哼”一声在母亲怀里大嗔撒娇起来，秀目却是不由自主的往项羽身上偷瞟过去。

善柔扶正女儿的娇躯笑道：

“娘教你的是怎样把牢丈夫花心的诀窍呢！害个什么羞嘛！”

项梁当即朝善柔扮了一个鬼脸，怪笑道：

“难怪嫂子能牵住三哥的心，原来是按摩功夫特高明啊！”

善柔喝叱嗔道：

“我们夫妇间的事你来管什么嘛！”

项梁还正待又取笑善柔两句，项少龙已正色道：

“不要闹了！走！我们现在去审讯一下殷通和屈集二人吧！”

项少龙叫武士解了已是吓得面色苍白的殷通和屈集二人身上的绳索，威严的扫视了二人一眼后，冲着二人微笑着缓缓道：

“二位大人想不到事态会发展至现今这样的局面吧！不过只要你们与我们合作。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屈先生已经很是清楚我们的身份和来吴中的目的，我想殷大人也必已知道了吧！现在就看你们二人的诚意了！”

殷通此时的依凭章邯已经没有了，犹如垂头丧气的败家犬般喏喏道：

“项上将军要小人怎么办小人就怎么啦？其实当今天下之势，赵高专权，二世昏庸，大秦的天下是就快完了，小人能跟随着上将军是我的福份了。”

屈集听了冷哼道：

“你只是个卖友求荣的卑鄙小人罢了，没有资格跟着项上将军！”

殷通脸上一红道：

“这也只是被你所逼的嘛！再说我也只是想借朝廷来对付你，可没有想到项上将军他们会来吴中的！我……”

项梁打断他的话道：

“嘿！这是什么地方？不是你们郡府哩！吵什么吵啊！”

二人闻言顿即不语，只是惧怕中你瞪我我瞪着你的对视着。项少龙想起历史上郡守殷通是被项梁、项羽叔侄杀死的，对殷通也甚是没得好感，只想到他不久的将来就要没命稍有点同情他，当下道：

“嗯，殷大人的话说得也有点道理，我不会计较以前的事的了。现在我知道的是你们会不会响应我们反秦？”

屈集想也没想的道：

“举兵反秦乃是我屈集一生的愿望！想当年秦灭我齐国时，杀了我所有的亲人，我恨不得杀光那些秦狗！”

殷通忙也道：

“我原来也是楚人之后，先父乃是当年楚国大将项燕手下的一名武将，名叫殷涛，项燕将军被秦将王翦打败后，我父……”

项梁听得殷通之言，脸色倏地变得煞白，项少龙见了还为项梁是听得殷通乃父亲当年手下之子而激动起，但却又突见项梁目中厉芒暴长，语气阴冷的道：

“你……你真是殷涛之子？”

殷通颤声道：

“是……是的！所以为了我大楚，我定会响应你们反秦的！”

项梁听了却是突地发出一阵悲伤的哈哈大笑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爹，今天我可以为你手刃亲仇了！”

项少龙和殷通闻言同时一惊，前者是不明所以，后者震惊面惊，望着项梁良久，突地如见鬼魅的恐声道：

“你……你是项燕将军之子？”

项梁平静下激动的心怀，冷声道：

“你本叫殷雄对不对？原来还没有忘记我爹 2 哈哈！当年是你和你爹做了泰国的内奸，频频向昌平君进谏要我爹先出兵去攻王翦，其实那一战谁都知道谁先出兵谁就会输。

是你！是你害死了我爹！害得我们国破家亡的！原来你现在做了秦朝的大官了！你爹呢？他又做了什么官？”

殷通此时吓得已是屁滚尿流，指着项梁硬硬续续的道：

“你……你……你没死？”

项梁冷笑道：

“天不灭我项梁，我自是不会死！我还要活着为我爹报仇雪恨呢！”

项羽这时明白过殷通原来是伯父的大仇人，不由瞳目一睁，走到他身前逼视着他厉声道：

“说！你那个坏家伙老爹现在在哪里？”

殷通知道自己此次必死，不由得闭目对项羽和项梁不理不睬起来，不过心下却在暗暗后悔不已。

唉，都怕自己为了讨好他们，拍马屁给拍到马屁股上，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来。

屈集在旁见了自是幸灾乐祸。哈，这家伙，出卖老子，早就该死呢！这下活该！

项少龙则是怪怪的想着，原来历史上殷通被杀却是因项梁与他有仇而

不是如史记所记载般的……想到这里，心念忽地一动……

项梁这时气怒痛恨交击的拔出了佩剑，冲到殷通身前用剑指着他的咽喉道：

“说！你那死鬼老爹在哪儿？不说我现在就一剑宰了你！”

殷通肥胖的身体被吓得一阵阵发抖，肉脸一下一下的抽搐着，额上大颗大颗的汗珠滚滚冒出，嘴角微微抖动，但还是没发出一个字音来。

项羽不禁火冒三丈，自腰间解下麟龙鞭，随手一抖在殷通身前发出“啪啪”几声脆响后，再次喝着质问道：

“你奶奶个熊，你倒是到底说不说？再这样不言不语，老子把你劈为两段！”

殷通被逼急了，突地也竭斯底里的吼道：

“死就死罢了！老子就是不说，你怎么样？”

项羽闻言气怒至极，手中麟龙鞭再次抖起往前一伸，卷住殷通颈脖回手一拉喝道：

“老子就是宰了你！”

只听得“咔嚓”一声骨断之响，殷通肥胖的脑袋随鞭飞出，躯体亦仰后倒地。

项梁见了愣了愣，忽地哈哈大笑道：

“爹！羽儿已经为你老人家报了仇了！你安息吧！”

项少龙想不到项羽说杀就杀，真把殷通给干掉了，瞪了他一眼后，走到项梁身前紧握了一下他的手道：

“梁弟，你……”

项梁闭目片刻，然后凝视着项少龙突地激动的道：

“三哥，不要说了，我知道你……。”

二人相视而笑，兄弟感情在这无声的双手相握中又得到了升华，久久沉默不语。

屈集这时却是对项羽杀人干脆利索的手法感到心寒不已，有些心惊胆颤的望着正在漫不经心的擦拭鞭上血迹的项羽。

殷通的躯体和人头已被肖月潭等人抬了出去。

项少龙松开与项梁相握的双手后，走到屈集身前沉声道：

“现在殷通死了，屈先生有什么意见呢？总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死去吧！吴中人民需要一个解释呢！”

屈集乃是奸滑成精之人，闻言哪还不知项少龙的意思，当下恭声道：

“这个就交给在下去办好了。我会说郡守殷通意欲阴谋拥兵自立，把吴中变成他一个人的天下，现在已被原楚国的项燕将军之后项梁先生诛杀。如此一来，吴中人民必会拥立项梁先生也即是项上将军等。

再加上项梁先生乃是楚因名将之后，而吴中也本为原楚国之地，所居全为楚人，号召影响力都会很大。我会再接着说暴秦无道，生民涂炭，举国上下，如同沸水，我们同为楚国子民，现在先人开创的基业在秦暴政的蹂躏之下，我们的国民都在受着暴秦的压榨和欺凌，此仇此恨，我们应该铭刻在心。

现在秦朝气数已尽，大家受苦受难的日子已经受够，如今陈胜一起兵于大泽乡反秦了，我们也欲替天行道，复兴我大楚！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同仇敌忾，共赴患难推倒强秦，复我大楚！等等言词鼓励吴中人民一番，我

想大家都会响应我们的！吴中我们就可顺利的收复下来。”

屈集说到最后竟是神情激昂，满面通红，似乎他所说的一切美景都在他眼前般。

项少龙见屈集果也是个会见风使舵，脑筋转得很快的人，满意的笑道：“那此事就麻烦屈先生了！”

屈集连道：

“哪里！哪里！能帮上项上将军的忙，是在下的福份呢！”

项少龙失笑道：

“好！还是那话，取下吴中，屈先生为我军师！”

屈集闻言喜得感激涕零的下拜道：

“多谢谢上将军提携，属下一定为上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项少龙上前扶起他道：

“好了，大家以后是自家人了，有必如此多礼！”

屈集正待再说谢辞，忽有乌家武士来报道：

“项爷，我们发现滕爷他们留下的暗号了！”

项少龙闻言跳了起来道：

“什么？有滕二哥他们的消息了！”

## 第四十九章 势定吴中

滕翼、荆俊、乌果、赵大等人被项少龙派往沛县，去刺杀刘邦已是不觉有一个多月了，一直未曾有着他们的什么消息，现在乍然闻听得发现他们留刻在吴中城里的暗号，项少龙、肖月谭、项梁、项羽几人的均是大喜。

项少龙心下更是非常的紧张和激动着。

终于有得二哥他们下落的消息了，不知他们到沛县找到刘邦没有？若是找杀死了刘邦，那.....将来的天下就没有人来与羽儿争了。

忽地又想到了为刘邦打得天下的韩信、咳下一战，项羽就是败在韩信的手下，以致.....

这.....他日若遇上个叫韩信的韩国流亡王孙，可得教羽儿小心着他点，如不能把他收为已用，那就必须.....杀了他！免得日后成为羽儿成就霸业的无穷后患！

项少龙感觉自己心中的杀机现在是与日俱增了，为了助项羽成就他将来的不世霸业，他似乎变得有些不择手段的去为项羽铲除他现在或将来的敌人了。不过任他项少龙干算万算，却是怎么也想不到将来毁掉项羽的真正“敌人”，乃是在现代里与酒吧皇后周香媚所生的儿子项思龙吧！且儿子项思龙也已来到了这古代，现刻说不定正与他派往沛县刺杀刘邦的几位兄弟滕翼他们交上了手呢！

屈集这时见得项少龙又有他事，忙识趣的向他施礼告辞。项少龙也不挽留，只是着几名武士抬了殷通的尸体，让项梁和项羽二人跟了屈集一道前去郡府，以防得他变发生。

待得项梁、项羽、屈集众人去了郡府后，项少龙问肖月潭道：

“老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肖月潭沉吟了一番后，沉声道：

“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派人去沛县接应滕翼他们；另一方面就是静持两天后看看吴中城里对郡守殷通死去的反应，若情势良好，就再派人去塞外，叫嫣然、乌卓他们领了大军前来镇守吴中，随后再待机扩展我们的领土兵力。同时着人分于各地，严密监听天下发展的形势。”

项少龙闻言点了点头道：

“昭！就这么办！但是我们这里人手有限，派谁去接应二哥他们呢？现在那一带战乱四起，可也甚是危险重重呢！势力若是太过单薄了，可”

善柔打断他的话接口道：

“少龙可不要忘了我也有一众手下呢！可以派徐靖、莫为他们去接应二哥的呀！他们身份特殊，或许还可以利用秦兵的耳目找到二哥他们呢！”

项少龙面有疑色道：

“这事情可也甚是重大呢！若……”

善柔嘟起小嘴嗔道：

“你这是不信任我的手下啦！那总信得过我吧！我领着他们一起去沛县好啦！不过洁儿她你可得好好照顾着！”

项少龙被她点破心事，顿时窘得老脸微红，尴尬道：

“嘿！我……凡事还是谨慎些好！”

肖月潭正容道：

“那事情就这么定下来吧！弟妹去沛县接应滕翼他们，我去塞外通报吴中喜讯。”

项少龙默然点头，目光偷瞟过善柔，却见她秀目圆瞪，杏眉微扬的盯着自己，似是对自己对她属下的不信任还是不能释然，不由心下暗感愧然。

翌日大早，项少龙与肖月潭、解秀洁等依依不舍的送走秀目红肿的善柔后，回到“悦来客栈”时已是正午时分。项梁、项羽、屈集三人已是坐立不安的早来客栈等候众人了，见项少龙几人回来，项梁忙迎了上来语气兴奋的道：

“三哥，昨晚章邯就领了吴中城里的十万兵马出了城去了，嘿！这家伙果也是个守信之人呢！”

顿了顿又道：

“我们把殷通尸体运回郡府后，布置一番假象，又杀了殷通的十多名亲信护卫、郡监和郡尉，通过屈先生的威信，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会稽郡府了。今早我们又向民众布告了殷通死因和反秦诏文，响应之人可真是成千上万呢！三哥，要不要招编他们呢？”

项少龙闻言与善柔的离情别绪一扫而空，心怀激荡的道：

“好！我们就以梁弟父亲项燕的旗号以还复大楚为记示，正式举起义旗招兵反秦！”

说到这里又转头向肖月潭道：

“肖老哥你就带了羽儿去草原接迎我们的大军来吴中，屈先生和梁弟今天下午就去设立招兵站！”

众人欣然齐声应“是”后，肖月潭笑道：

“少龙，我看今天下午我和羽儿也准备动身去草原吧！”

项少龙点了点头，一旁的解秀洁忽道：

“项伯伯，我也要 and 羽哥哥一起去！”

项羽听了心下一紧，若解秀洁也跟了去，虞姬知道自己和解秀洁的爱昧关系后，她会怎样呢？要是她大闹起来，那自己可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项羽正低头慌乱的想着，项少龙见了他异样的神色，顿知他的心思，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头道：

“羽儿，不用担心什么的了！持会我修书一封让你交给凤菲阿姨就是了！”

项羽俊脸一红，尴尬的看了父亲和解秀洁一眼后又低垂下头去，不过神色已是平静许多。

解秀洁见得项羽的模样，似乎也凭她女性的敏感觉察到了些什么，俏脸凄然的咬了咬下唇。

肖月潭不置可否的摇了摇头，冲着项少龙笑道：

“那少龙你就快些去写书信罢，我也和羽儿、洁儿和准备一下行李了！”

说罢招了二小各自回房去。解秀洁走到项羽身侧时凑到他耳际低声道：

“是不是草原里还有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啊？”

项羽闻言不知怎答，一时只顾默然前行。解秀洁却突地掐了一下他的背脊又道：

“你……你可不许撒下我啊！”

说这话时已是带着哭腔。

项少龙看着二小的背影消失后，收回目光对着项梁苦笑起来。

项梁则是抑笑道：

“嘿！羽儿啊，我看正继承了你的德性，一辈子桃花劫不少呢！”

项少龙蛮骂道：

“你瞎说个什么？羽儿可还小着呢！”

项梁道：

“就是因为他还小，就已有了二个少女对他动情，我才说他桃花劫多啊！”

项少龙道：

“男人嘛，三妻四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项梁正色道：

“我就怕羽儿因为儿女私情阻碍他将来事业的发展呢！”

项少龙闻言心下一震，想起将来项羽南征北战时都带着虞姬，不由对项梁这话沉思起来。屈集这时突地插口道：

“项上将军，我看大家还是搬到郡府去住吧！在那里大都办事都方便点！”

项少龙听了点了点头，想起这“悦来客栈”已被善柔买下，倒是可以把它改造为一座将来给嫣然她们住的别墅的，因为一来这“悦来客栈”确是个环境幽静优美之地，二来诸女也定都一时不能习惯郡府的官家气息，当下对屈集道：

“屈先生可否着人来把这“悦来客栈”改造为下座私人住宅呢？”

屈集闻言微微一愣，但即刻笑道：

“这事不难！我会马上着人来办的！”

项少龙道：

“噢！你们二人也去忙办他事吧！待我送走了肖先生他们后，我就搬来郡府。”

二人想起郡府中确是有得许多后事要去处理，当即辞了项少龙往会稽郡府行去。

项少龙回房写好书信后来到大厅时，肖月潭和项羽、解秀洁三人已在

厅中候着。

项少龙把书信给了项羽时，见得解秀洁愁容尽去一脸喜色，心中暗笑项羽果也是个哄女孩的高手。

肖月潭走上来伸手握住了项少龙的双手，朗声道：

“少龙，我们去了，你多保重！”

项少龙心中一热，笑道：

“你们速去速回！”

肖月潭点了点头，再与项少龙相互嘱礼一番后，领了项羽和解秀洁二小出了“悦来客栈”踏上了回归牧原接迎大军来吴中的征途。

项少龙看着已是空空如也的“悦来客栈”，想起在这里才不过住宿了两天就发生的许多事情，心中不禁有一种怅然的感觉。

征兵工作和会稽郡所辖之地的善后工作，这几日来让得项少龙和项梁、屈集众人忙得团团转，累得浑身骨头都象散架似的，但又都精神亢奋，似已忘却疲倦的没日没夜的劳碌着。

项少龙命屈集的一帮心腹得力手下率领郡卒镇抚所属各县，因闻听得郡守殷通已死，项少龙、屈集、项梁等侵占郡城举兵反秦，多数县令弃职卷财而逃，由城中权威人士另选楚人当上的县令，都见得项少龙所遣军兵一到就，即刻开城迎接或是来书献城。只有少数县令据城顽抗，但全都经不住义军和城内民众的内应外合之击，有的县令被杀死，有的被迫投降，不过十多天会稽全郡都纳入了项少龙的控制之中。

项少龙推行的是宽大包容政策，除了县令和掌管兵权的县都尉由自己派去的人当选外，其余官职秦人，只要愿意留下，且在当地没有什么恶劣行径的，全都可留任原职。

如此一来，楚人和秦人皆大欢喜，都对项少龙这伙义军甚是心悦诚服。

这日项少龙下与项梁、屈集众人正在郡府议事厅商讨如何巩固吴中，让它成为他日进兵中原作为后方兵源、粮草的强稳补给根据地时，忽有侍卫来报道：

“项大人，府外有一个四十岁左右，自称是项梁大人兄弟叫作项伯的人求见！”

项少龙和项梁闻听得项伯之名，齐都猛地一震。前者是因忽地记起历史上的鸿门宴的故事里就似乎有个叫项伯的人向刘邦告密说项羽意欲杀他出卖了项羽，所以闻声心震。

后者却是因想不到自己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大哥项伯还活着，心下激动，所以闻声心震。

项梁声音微颤的冲着来报的侍卫道：

“快！快请他进来！”

侍卫闻言应了声“是”后，转身退去。

片刻就见得那侍卫领了一个文士打扮，相格清奇，两眼深邃，闪烁着智者光芒的中年文士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三十许开，身材威壮，浓眉剑目的汉子和一个三十几许姿容美绝，带着成熟风韵的美貌少妇。

项梁见得来人，起座闪身急冲了上去，到得那文士身前四五步之遥时停了下来，望着他嘴角急剧的颤动着，象是有着满腔的话到喉间，却又一时不知如何说出似的愣愣的望着对方。

那文士看到项梁也是情绪激动非常，瘦高的躯体微颤着，但却是先发



声道：

“梁弟，真的是你吧？我……找了二十多年了啊！”

项梁这时闻声上前一把紧抱住那文士颤声道：

“大哥，果真是你！这些年你都哪里去了？”

文士身后的美少妇望着项梁也似非常激动樱唇微微抖动着，秀目中竟泛出了隐隐泪光。

项少龙在一旁见这失散多年的兄弟重逢之际，心下虽也觉有些酸酸的，但旋又想起这文士将来会出卖项羽。不觉对他有些反感，但碍于项梁的面当然不会表露出来，等二人平静下情绪后，走了上前去冲那文士一拱手道：

“在下项少龙，见过项兄了！”

文士见状忙也还礼道：

“久仰将军大名，在下项伯谢过上将军对舍弟的照顾了！”

项少龙再客套一番时，项梁笑着打断他的话介绍：

“三哥，这位是我大哥，她是我义妹司徒纓！”

说着指了指文士和他身旁的少妇。

项少龙请众人上坐后，着人为他们献上了香茶，又吩咐侍卫下去准备酒席为项伯等人接风洗尘。

项伯忙道：

“不必麻烦上将军了吧！”

项梁笑道：

“大哥，项三哥与我是八拜之交的兄弟，彼此随便点亲近点没关系的呢！我们已是二十多年。曾相见了，是应该为大哥、义妹庆祝一番呢！”

项伯也便不再推辞，忽地指了指下着的两人壮汉介绍道：

“这两位乃是我云游各地时结识的两个兄弟，一位叫作吴名，另一位叫作钟离昧，都乃是楚人之后。我与前些时，游历在九江，听说梁弟和项上将军在吴中举旗反秦，于是邀了这二位兄弟一起前来投靠上将军，还望上将军能收纳他们二人！”

项少龙闻听得钟离昧之名，倏地模糊记起此人似乎是项羽将来身边的一名猛将，当下忙二人施礼道：

“二位能来我军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吴名和钟离昧闻言见状忙都站起身上向项少龙躬身行礼道：

“在下二人愿誓死为项上将军效劳！”

项少龙见为项羽又收罗得一名得力大将，顿刻压下了对项伯的不快之感，哈哈大笑道：

“能得诸位相助，我义军必定是如虎添翼！为了庆贺各位的加盟，我们今天就来个不醉不归！”

项梁轰声附和叫：

“好”

只有屈集却是心事重重，因现在还有许多的事等着项少龙他们去办哪！若是喝醉了，岂不要浪费一天的时间？

唉！真不知他们二人怎么想的？放着大事不做，却来喝酒聊天述亲情！

虽是有满腹唠骚，屈集可不敢发作出来，但项少龙却已是看出了他的疑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肩头笑道：

“劳累了这么多天，却也是应该稍稍放松一下呢！屈军师还是不要太过

担心了吧！

诸事我自会有得安排的！”

屈集闻言不置可否的笑笑，但心情还是放松不下来。

这时侍卫来报就酒席准备好了，项少龙站了起来爽声道：

“走！大家去喝他个不醉不归！”

席间，项伯确是表现出了他惊人的才智，他不但是个口若悬河的辩士，而且上知天文，下明地理，胸怀甲兵，尤其对各地用兵要冲地形极是熟悉，可见他数年游历却也是为夺天下而做的。

只听他侃侃而谈道：

“当今天下之势各地群雄并起，纷纷称王称候，形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群雄之中数陈胜王势力最大，但枪打出头鸟，秦王朝已经重视起各地的义军来了，此次任命章邯为三军统帅，领兵四十万北上剿灭陈胜叛军，正是我们渡江西征的大好时机。因为秦军主力已被陈胜王牵制。”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

“至于我军渡江西征，先又要考虑战略要地。彭城是一个控制南北水陆交通要地的战略枢纽，所以我们西征的主要目标是攻取彭城，如此一来我军就可北可西随势发展，而不至被秦军牵制。”

项少龙闻言点头道：

“项兄所言甚是。不过却还有一个我军能否适应彭城地区的气候和生活起居的问题。

因为我们江东军全都是吃大米的，气候向来温和。而彭城等地食麦为主，再加上那里风沙严寒，若我军西征彭城，水土不服将是一个大问题，不知项兄可有对策解决否？”

项少龙提出的这个问题乃是这些天来和项梁、屈集众人商议而没得结果的问题，现闻听得项少龙提出，项梁和屈集也都迫不及待的望向项伯。

项伯沉吟了一番，正待答话，钟离昧已长身而起接口道：

“只要我们渡江之后打它几场胜仗，那时将不愁无人响应，而响应我军的人，也都必是当地人，自能适应当地的生活条件。至于我们现有的江东子弟兵，从现在起就要训练他们能耐西北环境的能力，只要假以时日的磨练，他们也都必能逐渐适应彭城地区的生活条件了！”

项梁和屈集都目射异光的望着钟离昧连连叫“好”，似是想不到这汉子反应竟然如此敏捷，想出的方法确也是切实可行的上策。

项少龙心下虽是诧异，不过他因早就知道钟离昧乃是将来项羽的大将，自是应该有点超乎常人的才能，所以反应没有项、屈二人那么强烈。

只听项梁赞道：

“钟兄弟果是见识卓然，但不知你认为我们这次渡江西征应出多少兵马呢？”

钟离昧反问道：

“不知我们手上现有多少可用兵马？”

项梁道：

“塞外即将进关的有一万四五千，再加上吴中城里所留的四千和新近所征召的三万多人，加起来约合有五万之众。”

钟离昧闻言想也不想的道：

“此次渡江西征说起来就是发兵十万也不算多，但由于作战需要有伤亡

补充，一旦全军出动，必会使他们元气大伤，一旦中原战事失利，我们就会连个退路也没有。所以依我之见我们此次西征只要有八千精兵主力再加上一万的后勤支援兵力就够了，剩下的三万人留在吴中，一是作为我们作战的伤亡后方补充，二是作为我们中原战事失利后以图东山再起的本钱。”

项少龙击掌叹服道：

“钟将军此语甚合我意，到时我们渡江西征，就依你之言，以项梁为主帅，项羽为副帅，你和吴为兄就为左右二将，项伯和屈集就为我军军师。至于后方就交给肖月潭老哥和乌卓大哥他们。”

钟离昧因一席话就得到项少龙的如此赏识，封他为将，不由大是感激涕伶，与吴名一起站起躬身后项少龙行礼后齐声道：

“多谢项上将军提拔！”

项伯也起身致谢。项梁和屈集见了均都大喜，前者举杯站起大声道：

“让我们为将来的胜利于一杯！”

众人齐都举杯欢庆。

项少龙把训练新兵的任务给了钟离昧和吴名二人，自己和项梁等只是偶或的去检阅一下他们练兵情况。钟离昧确也是个带兵天才，他和吴起亲自指导士兵练习各种作战阵法，有用以粉碎敌入弱小兵力的方阵；有用以收缩兵力、组织环形防御的圆阵；有用以突环和割裂敌人的锥形之阵；有用以弩战远射敌人蛇形之阵；有用以变换战斗队形的钩形之阵等等。

同时，钟离昧和吴名还训练了兵力的集中，后备的运用以及佯退、伪装、诱敌、埋伏、奇袭等诡变之战术。骑兵则按照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的编制，进行易战和险战战况下的战斗队伍排列，及进攻、迂回、侧击、追击、前后夹击、奇袭、奔袭等战术训练。步兵又分为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整齐有序地可变换阵法和队形，骑兵则教兵士们要以狂猛的气势快捷的作战方法攻击敌人。

训练场上洋溢着生龙活虎的气氛。

项少龙见了微笑道：

“钟将军和吴将军的练军之法确乃是教人惊喜啊！才短短一个来月的训练已是我军具有如此规模了！”

钟离昧谦虚道：

“这乃是上将军人心所向的效果呢！因为有了上将军给予的精神力量，所以才使得士兵们的训练热情都是高涨。”

项少龙闻言笑道：

“钟将军也甚是懂拍马屁之道呢！”

钟离昧虎脸一红，尴尬道：

“末将说的只是实情，并不是拍马屁呢！兵士们确是甚是敬的服上将军和项梁大帅的威信才受训如此只积极的。”

项少龙不想深谈这个话题，转口道：

“钟将军对进兵之道有何看法呢？”

钟离昧知道项少龙这是想考考自己，当下就好整以暇的道：

“首先要掌握和懂得‘四轻’、‘二重’、

‘一信’等原则。

所谓四轻就是指要做到我们作战的地形要便于战马奔驰，戎马要便于驾轮战车，战车便于载乘士兵，士兵便于格斗作战。

至于要做到四轻就是：要熟悉作战地形的险易，这关就可选择战马驰骋的战道了，及时的给战马喂饲草料，就可使战马便于驾车了；经常给战车车轴添加油脂润滑，就可使战车便于载兵了；兵士训练有素，作战装备精良，就可使士兵便于作战了。

所谓两重呢，就是指对作战勇敢的兵将要进实重赏厚赐，对于那些胆怯退缩者又必须严刑重罚。

还有，所谓一信，就是指赏罚必信，令出如山。如能做到这一切，行军作战只要没有什么天患不测，敌我力量悬殊不大，就可让自己成为胜利者。”

项梁听了赞叹道：

“三哥让钟兄弟为将，确是我军之福啊！若是钟兄弟为我军之敌那可真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了。”

项少龙瞪了项梁一眼，似是责他说话没遮没拦的，但自己却也道：

“钟将军确是为将之良才，我能得你之助又何愁大事不成呢？”

钟离昧忙又谦让一番，心里却是舒服得很。

这时突地飞来一骑，一侍卫下驰跑到众人前躬身行礼道：

“诸位将军，项少帅已领了塞外兵马来到了距离吴中城十里之遥的十里坡了”

项少龙和项梁闻报高兴得同时跳了起来齐声道：

“快快牵马过来，领我们去迎接他们！”

项少龙和项梁等策骑飞驰向项羽、肖月潭领来的牧场兵马迎去。半个时辰之后，已是遥遥可见前面浩浩荡荡的乌家大军了。

想到就可见着众位爱妻娇妾了，项少龙心中不由一阵情绪飞扬。项梁则更是已忍禁不住的冲着还有一里多之遥的大军边驰边高喊道：

“喂！是桓兄弟你们吗？我是项梁！”

项梁这一声运足全身力气发来，倒也确是声音大得惊人，让项少龙都禁不住心神为之一震，真犹如有人在耳边大喝般似的。

对面的桓楚却也听得项梁呼声，隐隐约约的传来回声道：

“喂！我是桓楚！梁兄弟！项大哥跟你来了吗？”

项梁高声答道：

“嘿！他能不来吗？三哥想念几位嫂子已经是几天茶不思，饭不进！”

对面的声音愈来愈清晰道：

“几位嫂子已经全跟来了呢！项大哥，今天你就可开怀大吃大喝了！”

互相高喊声中，双方已是彼此可见人影。项少龙极目望去，却见一马当先的桓楚身后果有一队兵团，想来众位夫人也定在其中了，心中不由大是激动，也高喊道：

“嫣然，你们也来了吗？”

回答的却是赵致的声音道：

“少龙，我姐姐呢？你怎么让她一个人去沛县啊？”

项少龙正不知怎么回答时，双方已是近在咫尺。项梁翻身下马，与迎上来的桓楚来了个大拥抱，项少龙则是策骑默默的来到纪嫣然诸女众中，却见诸女均也是用一种深情的目光看着自己，只有赵致和善兰二双秀目略带点艾怨之色。

肖月潭、英布、吴商、龙且、乌卓、邹衍等上前与项少龙打过招呼后，

又皆都识趣的向项梁围住，缠着他问起吴中现在的情形来。

项少龙翻身下了马后，作了怪脸朝也正下马的赵致苦笑道：

“柔姐她去了沛县接应二哥，五弟他们去了呢！我想这两天也就要会回到吴中城来与我们会合了！”

见到项少龙的苦瓜脸的怪样，赵致“扑哧”笑嗔道：

“你说的啊，两天后我要是见不到姐姐就唯你是问！”

纪嫣然于心不忍道：

“致妹，在牧原时你还天天的念叨着少龙呢？此刻见了却如此凶巴巴的，小心吓着少龙啊！”

赵致转首望向纪嫣然笑道：

“你也不是一样吗？这刻为他说好话，是不是想叫少龙今晚宠幸于你啊？”

纪嫣然俏脸一红啐道：

“你说个什么呀？我……”

乌廷芳见状忙打圆场道：

“好了！大家谁不想着少龙啊？现在见了面应该高高兴兴的嘛！”

项少龙听了感激的望着乌廷芳笑道：

“还是廷芳最是体贴！这一个月来，我可不知几回回在梦里都念着你们呢！”

说着走近乌廷芳搂住她狠狠的亲了一口以作谢意，这一举反让得众女都取笑起乌廷芳来，只笑得这美女粉脸通红，象少女般的一样蹬了一下小蛮足，似嗔非嗔的横了项少龙一眼。

这时项羽从队伍后方也策骑跟了上来，在他的身后除了跟着虞姬和解秀洁二女外，还跟有滕灵、王菲等一众少男少女。见得项少龙，滕灵已是下马飞身投进了项少龙的怀中，亲了他一口后用着清脆的童音道：

“三伯，我爹爹呢？他怎么没有来啊？”

项少龙闻言神色一暗，真不知怎么回答滕灵的问题，因他自己现在也不知滕翼他们怎么样了，当下只好胡编道：

“你爹爹去抓大坏蛋去了，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滕灵听了闪忽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道：

“真的吗？伯伯不要骗我噢！”

善兰这时走了过来抱过滕灵道：

“不要缠着三伯了！还象孩子似的！应该学你羽哥哥那样做个大英雄知道吗？小孩子气会让人看不起的！”

滕灵听了母亲的话，顿即脱身下地，昂起胸脯道：

“嗯！从现在起我就学习羽哥哥做个大英雄！”

项少龙和诸女见了滕灵的童趣，都不由得莞尔相视浅笑起来。王菲这时走到项少龙身边低声道：

“你信中的事我看过了，跟姬儿说了以后，她听说洁儿是为了救羽儿而自我牺牲的，已经跟洁儿相处甚好了！”

项少龙听了放下一桩心事，往虞姬和解秀洁望去，却果见二女神情甚是亲密，正相互咬耳说笑着什么，而项羽则是悠然在旁笑看着风情无限的两人。

邹衍这时见项少龙“轻松”下来，走到他身旁笑道：“少龙，这次我们

还带了一千多匹良马过来呢！又足够装备一支骑兵了！”

项少龙大喜道：

“还是义父你想得周详，我们吴中的新兵现在正是缺少马匹来装备骑兵呢！”

项羽这时也兴冲冲的走过来道：

“还不止呢！请爷爷还特意为我们赶制了一批精良的兵器。这下我们的大军可以用最新最好的兵器来装备了！”

项少龙豪兴大发道：

“哈！有了良马精器相配，我们的大军必能所向无敌！”

桓楚这时也围了过来，大笑道：

“我们有三哥这位上将军坐镇指挥。自然会所向无敌啦！”

众人正畅言谈笑着，忽地又有一侍卫飞驰来报，说东城有两位自称是王翦上将军的堂兄弟的汉子王翔王跃求见项少龙。

项少龙听了心里倏地一跳。王翔、王跃？不是四弟王翦曾跟自己提过的二人吗？自己给了四弟与此二人联络的信物与二哥，叫他去沛县时请他们帮助，他们却为何来吴中见自己了呢？难道二哥他们也回来啦？可是又为何不听侍卫报说？这……二哥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项少龙心下想来，不由大急，忙冲着邹衍、桓楚、纪嫣然等急声道：

“走！我们快赶回吴中城去看看！有了二哥、五弟他们的消息了！”

善兰和鹿丹儿、赵致三女听了神情最是激动，翻身上马后齐声道：

“那我们快去吴中城啊！”

项少龙等在侍卫的带领下来到郡府的会客厅时，却见两个三十四五许间的粗旷汉子正在陪着屈集谈笑风生，在二人的下首还坐着一个风姿绝代的绝色美人，其姿色真可与纪嫣然和琴清比拟，不过却比纪嫣然少了一份娇艳，比琴清少了一份清纯，但别有一番楚楚怜人的姿态。

项少龙心下松了一口气，因为看这气氛，滕翼、荆俊他们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屈集见得项少龙领了这么多有若天仙的美女进来，神情微呆了一下，但旋即自然，站了起来向在座三人介绍道：

“这位就是项少龙上将军了！”

说着朝项少龙挥了挥手。

三人见得这多美女也是各自然怔了一下，那年纪较长的汉子站了起来朝项少龙等一拱手道：

“在下王翔，乃是奉了滕翼兄弟的指示来吴中找项上将军的！”

说完又指了指身旁汉子和那美少妇道：

“这是舍弟王跃和弟妹石秀秀！”

王跃和少妇也站起向项少龙等施礼后，项少龙请了众人再次坐定，也把自己和诸女乃项梁、项羽、桓楚等介绍了一遍后向王翔问道：

“不知滕二哥有话叫你们带来转告我们没有？”

王翔答道：

“滕兄弟叫我来告知项兄，说他们已在沛县城里查询到了你派他去找的那人下落。

不过此人因在当泗水亭亭长时押解一批流民，囚犯去往咸阳修筑骊山皇陵的途中私放了众刑徒，自己也纠合了几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躲藏在了芒山

脉一带，所以至今还找他不着。”

项少龙觉得王翔所说的什么刘邦纵徒和躲藏在芒场山诸事甚是耳熟，但可惜他并不熟悉这些细节上的历史，也就不能知道刘邦现在到底藏在芒扬山脉的哪处了，心下不由大是气恼，然忽又想起刘邦在沛城有几个叫做什么樊哈、周勃的兄弟，不由脱口道：

“他不是还有几个兄弟在沛城吗？可以从他们身上着手查他的嘛！”

王翔听了大讶道：

“项兄原来早就知道这些情况啦！”

项少龙知是自己失言，当下胡编搪塞道：

“我只是猜测罢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兄弟的嘛！”

王翔点头叹服道：

“项兄却也猜得不错。那人的确是在沛城有几个要好的兄弟，不过他们的行踪却也诡秘多诈，竟是让人察不出他们与那人联络的任何蛛丝马迹来呢！”

项少龙听了心下暗付：

“难道这刘邦真的是什么真命在子命不该绝？不过我可就不信这个邪！凭我项少龙知道这个时代的历史的优越条件，就不信不可以把历史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杀他一个尚还没有成就什么气候的刘邦又会有什么难的呢？我定可以扭转历史乾坤的！”

项少龙心下暗暗大喊着，心念电闪之下，有了一整套对付刘邦的决策。

王翔已经是知道了自己要刺杀刘邦的事情，那就何不索性再派他去协助二哥他们呢？

他乃是四弟王剪的堂弟，只要自己交给他柔柔的虎头金牌，着他到了沛城命令那里县令与他合作一起对付刘邦，那岂不是方便许多？

更何况依历史事实记载刘邦是从发动丰沛起义开始他一生的争霸天下的生涯的，只要自己控制了沛县县令，令他誓死抵抗刘邦叛军，再加上自己派去人手的监视，那刘邦不死才怪！

好！刘邦，现在就再让你苟活一段时间！

项少龙心下周详的盘算着，脸上露出了一片让人感觉高深莫测的笑意。

## 第五十章 险脱危境

嗯，现实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或许历史真的是冥冥中已由天意注定了的吧——只可创造而不能改变！也或许是老天在惩罚自己想改变历史的罪恶之心吧——竟然偏偏让自己的亲生儿子项思龙也来到了这个古代，且担负着的历史使命就是阻止自己想改历史的祸心。

亲生父子，因担负着的这古代历史不同的使命而反目成敌，这到底是命运对自己的一个怎样惨痛的讽刺啊！项少龙的一颗心在回忆中只觉一阵一阵扭曲的抽搐着，情不能自控的闭上了虎目，让心神慢慢的收敛了起来。

思龙杀死王跃，王翔自是不会放过他，自己虽是意欲助他，但怎么回向王翔交代呢？还有，思龙也杀了那么多的乌家兄弟，说来他与己方的这个

仇结已经是到了无法可释的地步，自己若放了他，乌家的兄弟又会什么想法呢？

羽儿将来的天下是靠他们为作战主力打下的啊！若因自己私放了思龙而让双方有了隔阂，那么将会对羽儿将来的事业大是不利。

自己这几年来投注的心血就是为了助羽儿成就霸业，难道就这么为了思龙而白白毁掉么？其实说来思龙是自己助羽儿成就霸业的最大敌人啊！若不是因为有他，刘邦说不定已经死掉了！

项少龙只觉心中涌起一股让他对项思龙又爱又恨复杂难言的感觉。

一旁的纪嫣然见得项少龙沉默良久的痛苦神色，心下生出一片爱怜，轻轻的把自己娇柔的躯体靠在项少龙的虎背上，低声道：

“少龙，你到底有着什么事在隐瞒着我们呢？说出来听听，让大家共同分担一下你的痛苦好吗？看到你这么魂伤神断，我们的心里也很是难受呢！”

项少龙闻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苦笑一下。

这……叫自己怎么说呢？说思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

唉！这内中的痛苦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的了！这也就是自己无奈的命运吧！

现在最主要的是怎样处理思龙的事了！王翔已经自思龙留在王府的侍卫口中知道了现在的王跃乃是思龙所装扮，已派人在思龙厢房的附近严密监视他了，自己自是无法偷偷私放他。只要思龙若是硬闯出逃，那王翔和府中的侍卫定都会力阻杀他，他……逃出的机会简直是渺茫得完全不可能！对了，他的易容术不是很高明吗？自己何不找一个身形与思龙差不多的侍卫去他房中，叫思龙易容为此侍卫，侍卫易容为思龙模样，他就不是可以逃脱出去了吗？

但是这样一来也有很大的破绽，因为自己从哪里去找一个如此对自己效忠的侍卫呢？稍有差错就有杀身之祸，谁愿冒此险？何况思龙已成为己方的一个大仇敌，更是不会有人愿意帮他。管中邪！他的体态与思龙差不多，武功又好，若是让他与思龙调包简直是天衣无缝！

项少龙想到这里心里猛的一突，精神倏地从忧郁中提升为激动紧张起来。

只要管中邪愿意合作，少龙就有机会逃脱了。但是事情被戳穿后，又如何善后呢？总不能叫管中邪真的为思龙代死吧！即便管中邪愿意，自己也是于心难忍啊！

项少龙心里极度的矛盾着，一时又陷入沉沉的神思之中，混然忘却其它。

王菲带来的警告，让得项思龙的心情也凝重了起来，知道自己确已是身陷危境之中。

现在怎么才能逃过此劫呢？自己杀了王翔的兄弟王跃，他怎么也不会放过自己！就是父亲项少龙也迫于形势的种种压力也可能帮不上自己的什么忙了！厢房外面已是包围重重，自己想硬闯出逃，是根本没有机会的。

目光落在满面艾怨焦焦不安让人觉着楚楚怜人的美妇人刘秀云身上时，项思龙的心神又是一阵疼痛难言。自己要逃的话自是不可丢下这个已是深爱着自己的美妇人了。因为自己无论出了什么事，她都定会为自己徇情的！忽地又想起那天真可爱泼辣的小妮子王菲来，自己如果走了，她也定会很伤



心的吧！

美妇人双手紧缠住项思龙的颈脖，悲声道：

“思龙，无论如何你可也不要丢下我啊！若是再失去了你，我一个人活着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项思龙俯首轻吻去她俏脸上的泪渍，柔声道：

“放心吧！一定会带你逃离出吴中的，只要到了沛县，我们会安全的！”

说着眼眸里倏地射出无比坚毅的目光来，让人感觉这世上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似的。

妇人在项思龙的安慰之下，稍稍宽安了些，但娇躯在项思龙的怀中还是微微的颤抖着，让项思龙感觉到了心中涌生起一股坚强的斗志来。

自己若是连一个心爱的女子也保护不住，又怎么配去为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呢？往后的日子比这更险危的情形还多着呢！自己一定不会坐死在这吴中城的！我一定会想办法逃得出去的！项思龙的心在叫喊着，暗暗握紧了拳头。

管中邪也已耳闻项思龙身份被王翔戳穿的风声了，心下不由大急。这下可糟了，思龙杀了这王翔的兄弟王跃，他知道思龙还在少龙府中，把思龙抓住了，不把他砍成肉泥才怪！就是少龙也难以出面制止！这……思龙是为了救自己才追踪来到吴中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受到丝毫的伤害！更何况刘邦将来要打天下也是离不开思龙的帮助呢？

昭，不管怎样，管中邪顿即携了佩剑长弓，正欲出门去探听情形，以持机救出项思龙时，项少龙忽地一个人来到了他的房间，见得管中邪的装扮，知他意欲去做何事，心下一阵激动。

思龙认的这个岳父可真是对他关爱得很，竟然愿冒生命之危去救他！

如此想来的同时心下也有一阵感慨。

管中邪可真是变了许多呢！再也不象年青时那样私己忘他了，倒是有着了几份长者的慈爱之心。

项少龙正默然的看着管中邪怪怪想着，管中邪已是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发话道：

“我是一定要去救思龙的，你若是要阻止就拔刀吧！”

项少龙听了没有即顿答话，把房门反手关了起来后，压低声音道：

“你大叫个什么呀？我难道会不担心自己儿子的生死吗？只是我不能出面公然的助思龙罢了！”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道：

“你这样单人匹马的闯去救思龙，只是白白送命而已，根本就救不出思龙。王翔已经着人严密监视住了思龙的任何动静，只等思龙被他抓住的几名侍卫一到吴中，面对面指控思龙是冒牌王跃，那时思龙才会真正有危险！至于现在还只是王翔一人的空嘴说白话，指证思龙是冒牌王跃，我们吴中的兵士们都只是在怀疑之中。若你现在冒冒失失的去救思龙，不但于事无补，反只会加强兵士们的疑心，那时监守思龙严密起来，这样一来，思龙才真会有危险了。”

闻听得项少龙这一番分析，管中邪精神颓然的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设法去营救思龙哪！这……你快想想办法嘛！”

项少龙见得管中邪的焦虑之态，忽地目光精光一闪，逼视着他道：

“管兄真的为了救思龙不惜牺牲一切吗？”

管中邪听了想也没想的毅然答道：

“当然！思龙的生命比我的生命珍贵多了，如果可以一命换一命，我愿替思龙去死！”

项少龙激动道：

“好！既然管兄为救思龙抱的不怕死的决心，那我就有计策救出思龙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管中邪依项少龙之计策向项思龙所住厢房行去。

刚要抵达时，忽地从廊壁后侧走出两名侍卫拦住他道：

“任何人不得踏入王二爷的厢房！吕爷请回吧！”

管中邪闻言怒叱道：

“项上将军着我找王二爷有些事情来与他相商，难道你们也要阻拦吗？”

两名侍卫面有难色道：

“这个……若没有将军手令还是请吕爷回退吧！”

管中邪冷冷道：

“想来你们还是都没有闻听得我与上将军的交情吧！手令？他的话就是了，不信你们可去问问他。”

话音刚落，忽听得身后传来王翔的声音道：

“管爷要去办事，你们也敢阻拦？是不是嫌命长了？”

说话间，王翔已是来到了管中邪身前，朝他一拱手道：

“吕兄，在下属下不知管兄乃是奉项爷的命令来办事的，多有得罪，还望吕兄见谅一二。”

管中邪知道项少龙已骗过了王翔，使他相信自己真的已经投靠了项少龙，现在去见项思龙，乃是借用自己与项思龙旧识的身份，把石秀秀从项思龙那里哄出来送去东城，免得与项思龙发生正式冲突时，项思龙把她作为人质，亦或石秀秀为项思龙拘情。心中虽觉好笑，但嘴里还是冷哼了一声，没有理会王翔，征直向项思龙所住厢房行去。

如今之计就是希望能有一两个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能来房中，自己用武力把他制服，作为人质，或许才可逃过此劫。

项思龙心下祈祷的想着。但是一整天来都让他失望了，因为除了给他们送饭来的两个又老又丑的女仆之外，就再也无人踏进他们房间半步，就是连王菲也再也没有来过，想是被王翔等强行制止住了吧！出门去擒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自己推开房门外出走得两三步，就会闪现出大批的弓弩手把自己远远包围住。

唉，自己难道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吗？

项思龙有些气馁的想着，目光不经意的落在刘秀秀身上时，心念倏地让自己震惊，心中一动。

对了，如果把秀秀作为人质，王翔他们会不会顾惜她的性命呢？弄得不好二人将会同归于尽！看着石秀秀那望向自己的关切依赖的目光，项思龙心里倏地一颤，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罪恶思想。

自己怎么可以在这深爱着自己的美女身上打主意呢？就是宁可战死，自己也不能卑鄙的利用她！

项思龙狠狠的自责了一番后，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轻搂着以为依偎在自己怀中的石秀秀，心中再也没有了丝毫的什么杂念。

二人正沉浸在一种生与死边缘的默默感情交流时，突地房门外传来了

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项思龙心中一喜，推开石秀秀从床上跃起，提了寻龙宝剑凝神静气的立于门侧。

此时脚步声正好在门口止住，片刻后只听“吱咯”一声房门骤然被推开了，一个庞大身躯走过了房内。

项思龙看也未细看的右手寻成剑一抖，幻起一片剑花，长剑已驾在了来人脖上同时飞起一脚轻点房门把门掩上后，低喝道：

“你是谁！”

来人正是给弄得哭笑不得，不过也已知道项思龙此举的用意，心下也大是赞赏，语音低沉道：

“是我！”

项思龙从声音中听出是岳父管中邪，当即把寻龙剑收了起来，转身朝正怒目瞪着自己的岳父躬了一身，尴尬道：

“爹，我……”

管中邪看着项思龙的窘态，失笑的打断他的话道：

“好了思龙，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今夜你若不走，待得那几个叛徒侍卫明日来到指控你就是项思龙，那你可就危险了！”

项思龙苦笑道：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逃走呢？外面全是监守着我的守卫，只地我爹一声令下，我还能有逃走的机会么？”

管中邪听了默然道：

“思龙，你不要责怪你爹，他也在为你担心呢！只是迫于情势他也没有办法罢了！”

项思龙淡淡道：

“我知道，若不是他在把这事扛着，或许我早就没命了！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杀了跃兄应该一命换一命的！”

刘秀秀听了满面凄然的泣不成声。

管中邪正色道：

“思龙，你可不能泄气啊！刘邦还盼着你回去帮他呢！若是没有了你，他可就什么事也成就不了了！”

项思龙听了心里猛地一震。

是啊！如果自己死了，又有谁来阻止父亲意欲改变历史的企图呢？不！我不能死！

项思龙虎目突地射出强烈的求生欲望的看着管中邪道：

“岳父，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安然逃出吴中吗？”

管中邪见项思龙被自己一句话就点醒振作起来，心下大是高兴道：

“当然有啦！”

项思龙闻言喜急问道：

“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管中邪静默了一阵，沉声道：

“就是用你的易容术把你变成我，把我变成王跃，随后你再带了石秀秀去找你爹，他自会安排你的退路的！”

项思龙听了心下一震，摇头道：

“不！我怎么可以让岳父你来替我受死呢？”

管中邪搭住项思龙的肩头，目中灼灼逼人的望着他道：

“这是唯一能让你们安然脱逃的办法：思龙，你是刘邦的希望，姿儿也不能失去你！”

我呢？已经是步入中老年了，经历了世事的许多沧桑，对红尘中事已经了无牵挂，死去也不足惜。可是你不同，你现在的生命正是朝气蓬勃的时候，历史需要你！”

项思龙对管中邪的话一直是摇头不听，但他说到最后一句“历史需要你”时，项思龙整个人又给呆住了，一颗心在剧痛的挣扎着。

怎么办？怎么办？历史需要你！我……我不能如此没有价值的死去啊！我需要活下去，阻止父亲想改变历史的野心！

项思龙的内心在作作剧烈的斗争，目光碰向管中邪威严的目光时，心中的固执渐渐的瓦解了，只有一阵阵锥心的刺痛。

管中邪见到项思龙的神色，嘴角露出了一丝悲壮的笑意，温和的道：

“思龙，放心吧！我与你爹是有着多年恩恩怨怨的老朋友了，他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死的！”

项思龙不置可否的苦笑了一下，在管中邪的催逼之下终于颤抖着从革囊里掏出了“鬼谷子”遗留下来的易容药为管中邪易起容来。

盪茶工夫过去了，管中邪对着铜镜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尊容”，简直与项思龙一模一样，若不是明白自己是经易了容的，还真以为自己天生就是这副容貌。“啧啧”称奇中，管中邪又叫项思龙洗去了王跃的容貌，看着他脸上那被自己毁成的凹凸凸凸之状，心下顿时一阵侧然。

项思龙心下也是一阵悲然，想着石秀秀看到自己这丑陋面容不知会有何想时，泪水不禁从虎目中流了下来。石秀秀本也是见着项思龙的真实面貌感到一心悸，但见到他竟然落泪之时，知他心中是怕自己看不起他。从腰中掏出一条白色丝帕走到项思龙身边轻轻的为他擦拭脸上的泪痕，石秀秀低声道：

“思龙，你放心吧！无论你有什么样子，秀秀永远会跟在你身边的！”

项思龙听了心下一甜，拉过石秀秀柔嫩的小手轻轻的吻了一下。管中邪见了二人的聊聊我我之态，忙促声道：

“思龙，你快点吧！时间长了会引起王翔他们怀疑的！”

项思龙听了心神一敛，对着铜镜熟练的为自己易容起来，不多一会儿，已是活脱脱的变成管中邪了。

石秀秀见了“扑哧”一笑道：

“思龙，你的易容术真可称得上是巧夺天工啊！连我都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呢！”

项思龙用变声之法变成管中邪的声音道：

“多谢弟妹的夸奖！”

管中邪见项思龙说话的语气和神态简直跟自己一模一样，不由大是满意开怀，知道如此定可瞒过王翔的眼睛，只是自己虽可模仿思龙的神态动作，声音可变不来，忙问项想龙道：

“对了，思龙，你的声音是如何变来的呀？”

项思龙听了当下又说了变声口诀与管中邪知道，待他学会运用后，二人又换过衣饰，这一下可真是不知情者绝难以分出二人的真伪了。

管中邪心下大喜的提起项思龙的寻龙剑凌空一阵挥舞时，项思龙忽地

心下猛的一震，原来他发现管中邪手下的的肤色与自己大是不同，一老一嫩，若是细心者必可看出，当下叫管中邪停住舞剑，又为工人双手易装了一番。

管中邪赞服道：

“思龙的心思真是慎密如发啊！这下可再也没有什么破绽了吧！”

项思龙这时心下却又是悲痛起来，怔怔的看着管中邪不言不语。管中邪见了甚觉快慰无限，能得婿如此，确是自己此生大幸！心下想来紧据了项思龙的双手，语气沉着平静中满是深情的道：

“思龙，只要你能好好的待姿儿，认真助邦儿，我就足以含笑九泉了！你好好去吧！”

项思龙眼角一阵发涨，热泪又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忽地猛的一把紧抱住了管中邪，全身抽搐着，使管中邪也受了他感情的感染，紧紧的抱住了他。一旁的石秀秀则是看得秀目通红，情不自禁的跟着流下泪来。

管中邪轻轻的推开项思龙，声音混哑的道：

“思龙，去吧！坚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若是我此次能大难不死，我会去的找你们的！”

项思龙勉强的平静下情绪，沉重的点了点头道：

“岳父，你定要活着去见我们！”

与管中邪依依作别后，项思龙昂首激愤的携着石秀秀出了房门，平静下情绪，学足管中邪的傲慢派头，目光历严的扫视了一眼暗处隐隐晃动的人影，心中充满了仇恨之意。

王翔！若是我岳父有什么闪失，我定会把你碎尸万段！项思龙心中暗暗的咒骂着。

二人走得距离刚刚离开的厢房百步之遥时，满面喜色的王翔忽地窜了出来，迎向项思龙，一双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一阵，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后，冲着他笑道：

“吕兄果也神通广大呢！竟然能说通那小贼放出弟妹来！对了，你们在房中说了那么久，到底在谈些什么呀？”

项少龙心下对他甚是仇恨，闻言冷冷道：

“我管某做任何事情是不是都要向王兄禀报呢？”

王翔自声音语气上没听出什么破绽来，心里当下放松了一大截，忙陪笑道：

“吕兄这是那里话来？小弟只是敬佩吕兄的口才随口问问罢了！”

说到这里，目光威严的瞪了管中邪身后的石秀秀一眼，冷声道：

“秀秀，明天你还是回东城去吧！这里不大适合你住了！”

石秀秀心下猛震，一双秀目求助的望向项思龙，却见他不动声色的道：

“这个项上将军自有安排，不劳王兄费心了！对了，若无他事，管某要去向上将军回复了！”

王翔对眼前这“吕公”对自己的冷淡态度虽是心下气恼，但自己却领教过他剑法的厉害，知他乃是一个相当难惹的角色，目光闪过一丝怨毒之色后笑道：

“这个小弟就不多打搅吕兄了，吕兄去忙去嘴巴！”

说完朝项思龙拱了拱手。

项思龙却是看也没看王翔一眼，领了石秀秀傲然阔步的向父亲项少龙房中走去。

乍然见得易容为管中邪的项思龙，项少龙微微下了一下，要不是他早知道眼前这“管中邪”乃是项思龙装扮，还真以会是管中邪转回了。

饱含着不知是什么心情的感觉冲项思龙笑了笑，默然的示意他坐下。寂然了好一阵后，项少龙才开口道：

“思龙，你恨爹吗？”

项思龙看着眼前这让他爱恨交加的父亲项少龙，闻言神情木然的点了点头后又摇摇头，显出他现刻对父亲项少龙的复杂感情来。

项少龙见状自是体会得出项思龙的心情，苦笑了一下后又道：

“或许是命运在作弄我们父子俩吧！让我们因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之不同，而处在敌对的位置上。唉，此次一别，不知我们再次见面的情形又会是怎样的？”

项思龙一直沉默着，这刻突然发话的沉声道：

“自然是还是处在敌对的位置上！只要历史一朝大局未定，只要我们二人还都活着，就会一直处在这种位置上！因为我们两人谁也不能改变对方的意志，这就定格了我们悲局的命运！”

项少龙觉着儿子项思龙的语气中辛酸里透出一股阴冷的恨意来，痛苦的闭目沉思了好一阵后缓缓道：

“定格的悲局命运？嗯昭，入木三分的描述！思龙，希望你能好好的把握刘邦，他是一个成功者！”

说完自嘲的笑了笑。

项思龙觉着父亲项少龙在这一刻以是突地苍老了许多，知道他痛苦的心情，忽地有着一种冲动涌上心头，他好想对父亲说刘邦乃是自己的亲弟弟乃是他的亲生儿子！

但是自己说出了这个秘密后结局又会怎样呢？父亲会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心血吗？

话造历史，的确是太过诱人的事情啊！更何况项羽也是父亲的义子呢？在刘邦和项羽之中父亲会有怎样的抉择呢？与自己一声归隐山林？还是与自己一道返回现代？

但是……但是若父亲对其他人说出了刘邦将来成为天子的秘密，历史岂不是还是在难以预料的结局之中？这……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与父亲的对敌真的是一条不归之路？项思龙想着这些痛苦得心下一阵阵的抽搐着，忽地想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来。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项思龙忽地转过话题道：

“爹，我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项少龙对儿子的这声亲切呼唤，心中升起暖意，柔声道：

“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项思龙迟疑了一下后道：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岳父的性命！”

项少龙闻言呆了呆，沉吟了一番后毅然点点头道：

“好吧！我答应你这个请求！”

项思龙听了顿刻双膝跪地朝项少龙叩了三个响头后，满面凄然的激声道：

“不孝儿先谢过爹了！”

项少龙心下一阵慨然，忙上前扶起项思龙，双目湿润道：

“龙儿，你走后可要多多的保重自己啊！”

项思龙也是悲然道：

“爹爹你也多多珍重！”

看着这一敌对父子凄然别离的情景，石秀秀心中也是一阵伤感涌上心头。

父子二人搂抱在一起良久，项少龙推开儿子轻轻道：

“明天我就安排你和秀秀去东城，现在王翔大队的人马都已来到吴中，东城已是势薄。刘邦也已派人到东城找寻你们了，只要你到东城与他们连络上，你一定可以安然抵达沛县的！好好的去助刘邦，让我们父子俩在这时代的历史里大显身手一场，也不枉为老天派我们来这时的重托！”

项思龙凝重的点了点，朝父亲投去一束感情复杂的目光。

有爱！有恨！有感激！也有尊敬！

“管中邪”要离开吴中城了，纪嫣然等心下都是大松了一口气，不过也甚是讶异少龙为何让他护送石秀秀去东城，难道是为了支开“管中邪”，避免与他朝朝见面而彼此尴尬难受？

只有滕翼似是看破其中内情，目中显出也不知是悲还是喜的神色，走到“管中邪”身前沉声道：“管兄，祝你一路顺风了！”项思龙对这与自己几度交手的中年汉子甚俱好感，紧握了一下他的双手也道：

“滕兄，也祝你与项兄一起开创美好大业！”

滕翼异样的笑了笑说：

“彼此彼此啊！”

项少龙听出二哥滕翼话中有话，似是已知道“管中邪”的身份似的，忙走过来插口道：

“好了，时间不早了，管兄你还是趁早上路吧！”

项思龙知道父亲怕自己被这些曾与管中邪有过深交的“老朋友”们看出什么破绽来而催促自己快起程，当下朝众人拱了拱手道：

“诸位！咱们后会有期了！”

说罢纵身上马叫了载着石秀秀的马车起程扬鞭，绝尘而去。不多久就只剩下一个让项少龙还中呆呆遥望着的黑影。

渡过乌江，离开吴中城已是有二百多公里了，项思龙的心情在极度的欢快之中又有着了一丝为岳父管中邪担心的沉重，还有着一丝为父亲项少龙而涌生的深深辛酸感觉。

石秀秀步出马车，美目中深情无限的看着自己又忧又喜的情郎，芳心一片欢欣。

项思龙见着妇人向自己投来的关切目光，心头一暖之余又是一阵愧然的悲哀。

自己杀了王跃并且夺了他的妻子，九泉之下的王跃亡魂知道了，对自己会是极度的痛恨呢？还是会痛恨之中又会有一丝对自己的感激？

如此怪怪想来，项思龙向石秀秀投去一束怜爱的目光。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疼爱眼前这柔弱的美女，让她再也不要受到什么打击，以祈求王跃在天之灵会宽恕自己一些。

石秀秀见了项思龙黯然神伤的哀态，知他心里有着许多让他烦恼的事情，擅口轻吐的安慰道：

“思龙，不要想得太多了！我们这次死里逃生；应该振作起来更加珍惜

自己的生命才是。”

项思龙本想去安慰妇人几句，想不到她已先出言安慰自己，心头一阵激动，真想抱住妇人痛吻一番，但又想到前面驾车的御者要是见着，自己二人到了东城又可能会有得麻烦，甚此也会给父亲项少龙带去甚是复杂的麻烦，当下只得忍住冲动，温和的深情道：

“秀秀，我项思龙能取得你这样通情达理的美女为妻，真不知是前生哪世修来的神气？”

石秀秀闻言心中一甜，顿觉浑身发软的整个人倒入身旁的项思龙怀中，幸得也是顾忌着距离二人有百步之遥的御者，强行抑制的控制住了心神，端正了娇躯后，甜甜一笑的娇羞道：

“只要你不嫌弃秀秀是过来之妇，秀秀就已经很是满足了。”

二人正情意绵绵的互倾心中情话时，突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项思龙心中顿即一惊，暗付道：

“难道是王翔他们发现自己逃脱，随后追来了？”

心下忐忑想来转首向身后望去，却见一红衣少女单人策骑快捷的向自己这方飞驰而来，持得到了近前时，才看清却是王菲。

王菲显得气吁喘喘，显是急迫来，见着项思龙和石秀秀二人娇脸露出喜色，娇呼道：

“我终于追上你们了！”

说着已翻身下马，娇躯直欲冲向项思龙怀中但中途略一迟疑，又转投向石秀秀怀里，美目竟是突地落下泪来。

项思龙心下虽是有着许多疑团欲问王菲，但见着她那双无限幽怨中又满是热情的眼睛，心下一阵震颤，忙别过头去目光不敢与她相触。

石秀秀掏出丝帕，轻轻的为王菲拭去额上的汗珠，怜爱的道：

“菲菲，你怎么也跟来了？”

石秀秀这话下是项思龙极想问王菲的问题，闻言又转回过头往王菲望来，却见王菲缓了口气后，娇脸上忽地浮现一片红潮道：

“还不是为了追……追他！”

说着飞快的纤手一指项思龙。

项思龙心中一震。糟了，王菲既已知道自己的身份，那王翔他们岂有不知之理？这……自己等可得快些赶路，否则王翔他们也会追上来了！

正如此想着，王菲似知道项思龙心中担忧似的，又接着道：

“你们在出吴中之前，我……我无意中听到了你和项伯父在房里的对话，所以就在你们走了之后，偷偷的跟了出来。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说到最后两句时特别加重了语气，似是生怕项思龙不相信她似的。

项思龙听了这话，稍稍安下了些心，但知道王菲这一偷跑出来，在吴中定会惹起轩然大波，说不定真会怀疑到自己头上。但事已至此，自己也不好责备她，何况这小妮子是因对自己一往情深而……想着不置可否的苦笑了下问道：

“你偷跑出来之前有没有留书告知什么人啊？”

王菲忐忑道：

“我……我写了个留言条给嫣然阿姨，说我也跟了你们到东城来了。”

项思龙闻言叹了口气道：

“希望她不会因此怀疑我是好！否则……”



王菲忽地打断他的话道：

“即便黯然阿姨知道了，她也不会说出去的！她只是会去问项三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罢了。”

项思龙听了虎目倏地朝王菲一瞪道：

“那你定是告知了她我的身份对不对？你还说你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王菲吓得秀目泪水盈盈，委屈道：

“我是没有跟嫣然阿姨说什么嘛！我……我只是这样猜测罢了！”

石秀秀见了项思龙的凶态，忙拍了拍王菲的酥肩娇叱道：

“思龙，菲菲说的地真的呢！嫣然姐……她的性格我也略略了解一些，不会随便把猜测的话说出来的了！”

项思龙也觉语气太重了些，但又拉不下面子向王菲说些道歉的话，只是默默的低下头去不再言语。王菲见了项思龙的神色却是知道他自认理亏了，芳心一甜，也垂下娇首默然无语起来。

石秀秀抬头看了看天色，打破沉寂道：

“思龙，天色已是不早了呢！我们找个镇集投宿吧！”

项思龙闻言也举目向天际望，却果见西方的天空已是一片血红，太阳已是不知何时落下山头了，当下点头道：

“嗯，记得前面不远有个叫作富池镇的地方，我们就赶去那里投宿吧！”

二女听了当下上了马车，项思龙也翻身上马，在夕阳的余辉中向前面的镇集进发。

## 第五十一章 狭路相逢

来到叫作富池镇的镇集时，天刚黄昏。这镇集乎还因战乱没有降临到它的头上而显得热闹。街中随处可见来往悠闲的行人，叫卖声也不时传入耳中，街头小摊也比比皆是。

王菲把头探出车窗之外，见着对面有一卖冰糖芦的老妇，忙喊过她来，买了两串，又偷眼看见骑在马上英气焕发的项思龙，当下又加买了一串，冲着他把冰糖葫芦一晃，娇声喊道：

“你吃不吃啊？”

项思龙正微笑摇头时，王菲已是翘起小嘴巴把冰糖葫芦朝他抛甩了过来，害得项思龙伸手去接时差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王菲见了“咯呼”一阵娇笑，把头缩回车厢。

项思龙边咬着冰糖葫边四下寻找着客栈，突地几个熟悉的身影落入眼帘，让他心神猛地一震。

啊！似是自己安排在王翔府内的几个侍卫！他们还没有被押到吴中？心下想来，再次细目望去，果见正是经自己易了容安插在王府中的几个侍卫，他们正被二十几个王府侍卫押解着往一家叫作“大众客栈”行去。

心念倏地一动，忙跳下马背走到马车车厢窗口叫出了王菲，附在她耳边低语一番后，也牵了马匹向那家“大众客栈”走去。几个王府侍卫正在客栈店主的指引之下教众人押解囚徒回房休息，乍然见得石秀秀和王菲二人，

忙面露喜色的上前向二人躬身行礼后，其中一侍卫恭声道：

“二夫人和小姐怎么也来这家客栈投宿？你们不在吴中的吗？现下是回东城啊？”

石秀秀笑道：

“嗯，大哥着我先回东城住下！对了，你们为何也出来也出来了！”

那侍卫愤愤答道：

“项思龙那贼混进我王府，现在又跑去了吴中！王大爷着我们押解那小贼的几个同党前去吴中指认项思龙，所以我们也出府了。”

石秀秀点了点头道：

“那你们可得好好看管那几个犯人噢！别叫他们逃了！”

侍卫连连应“是”，忽地怪怪道：

“二夫人，你感觉在吴中的二爷是不是项思龙那小贼装扮的？”

石秀秀听了俏脸一红，但旋即冷声叱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只管做你的本份事情就是了！”

侍卫受责，当下再也不敢乱问，只是冲那店主又喝道：

“给我家夫人和小姐准备两间上房！”

店主连连应“是”，屈身向二女作“请”的姿势，领了二人往楼上行去：项思龙向二人使了一个眼色后，也向一个店伙计道：

“给我预订一间上等客房！”

说着取出一锭足有十两重的银锭塞到店伙计手里又道：

“先给我上一桌上等酒菜来！余下的银子赏你了！”

店伙计知是遇着了财神爷，满面堆笑的连向项思龙作揖打拱应“是”后退了下去为他准备酒菜去了。王府的几个侍卫见项思龙出手阔卓不由。打量了他几眼，但被他日中所流露出的威势所慑，忙都又别过头去。几人在一店伙计的领路之下边走边口喃喃咕咕道：

“你猜二夫人有没有与那假王二爷亲热过？”

另一人邪笑道：

“我看有啦！连大爷都看不出假二爷的破绽，二夫人也定看不出，在那几日里定被项思龙那小贼占尽便宜！”

又有一人道：

“那你又猜猜那夫人与假王爷亲热是会是什么姿态？”

邪笑的那人道：

“这个你去问二夫人去呀！我怎么知道！”

声音越来越弱，听得项思龙心下恼火之极。他妈的！这帮家伙看着秀秀时定动过邪念，老子今晚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

正想着，店小二已唱喝着道：

“客官，你所要的酒菜来了！”

项思龙闻言心神一敛，忽地又掏出一锭银子偷偷的塞进店小二手中，拉过他低声道：

“只要你帮我查出刚才那帮人所住的房间是哪几号房，这锭银子就是你的了！”

店小二见这锭银子又是足有十两之重，忙眉开眼花的冲着项思龙躬了一声，也低声南媚道：

“这个大爷请放心，小的会包您老满意！”

说完欢天喜地的办事去了，心里却是乐翻了天的付道：

“哇！我今天是碰着财神爷了！一打赏就是十两银子！”

项思龙待得小二退了下去后，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心下却是在盘算着如何杀了那几个背叛了自己的侍卫以杀人灭口，为岳父管中邪减去一桩麻烦。就是这客栈门口又进来了两个体态威猛，浓眉粗 B，手足宽大的汉子。

只听一人笑道：

“灌婴兄此次意欲去吴中投靠项梁他们吗？”

另一人也粗笑道：

“食其兄难道不认为项梁他们最有发展前途吗？楚国上将军项燕之后。提出的口号又是以恢复大楚以宗旨，他们可乃算得上是王者之师啊！”

忽地又压低了声音道：

“听说当年威震七国的项少龙上将军就是他们背后的统帅呢？”

先前那人道：

“不过我看沛县起义的刘邦，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呢！他虽然出身是一介市井流氓，不过他的一批手下可也全都是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连当年在阳武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张良也对他甚是赏识呢！”

项思龙听到这里已是内心狂震。

什么？岳父张良与邦弟碰过面了？不知他是否还在邦弟军中？还有曾盈、张碧莹、曾范他们也不知是否与岳父张良在一起？

对了，灌婴？食其？这二人不都是帮弟将来为他打天下的两员大将吗？

心下想来，当即举目仔细往二人望去。

却见那叫灌婴的汉子一双虎目闪闪有神，年纪在三十许间，身材高大壮硕，只比项思龙略矮少许，穿的虽是副文士装束，但若换上武将战甲，必是威风凛凛的猛将。酈食其却是身材虽是高大，但略显瘦弱单博，脸上的颧骨也略嫌过高，削弱了他鼻柱挺耸的气势，一双眼睛却是显出此人是个智者的光采，也是一身文士装束，不过与他的气质甚是相配得很。

二人似是觉察到项思龙在注视他们，朝项思龙微微点头一笑后，向己下楼来的店主走去，那叫酈食其的汉子道：

“店家，请为我们准备两间上房。”

·顿了顿又道：

“对了，先给我们也准备几样小菜和一壶酒！”

说着递了一块碎银给店主。

店主正待去为二人叫小二准备酒菜时，项思龙站了起来，冲二人一拱手道：

“二位若不嫌弃就请过来一起坐坐，随便述述如何？”

二人微微一愣后，酈食其道：

“这个……在下等怎么好意思打搅兄台呢？”

边说着边也细细打量起项思龙来，但看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威武气势就感觉到项思龙乃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项思龙闻言笑道：

“四海之内皆朋友，二位兄台就不要推辞了 D 巴！”

说着转头向自己打赏过银子的小二道：

“给我多添两付筷子和柄子来，还有再添两壶酒和加几样小菜上来！”

那店小二此时把项思龙当作自己的财神爷了，闻言当即笑脸应声去办。

二人这下再也不好意思推辞，忙都冲项思龙也拱手道：

“那在下等就打搅兄台了！”

说着二人走近项思龙桌旁，推凳坐下，店小二这时也刚好取来酒杯、筷子和四样荤素相杂的菜肴。

项思龙敬过二人两杯酒后，询问道：

“方才二位所谈的张良不知现在何处？在下乃是他的朋友，不知可否相告？”

说完满脸期待之色。

灌婴闻言敛神问道：

“不知兄台到底与张良兄是何关系呢？”

项思龙早知二人会问起自己低细，当下好整以暇的压低声音道：

“二位可曾听过沧海君之名否？”

灌婴和酈食其听了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虽是没有成功，但天下间的英雄豪杰哪一个不佩服二人胆色？

酈食其再次向项思龙拱手道：

“原来是沧海兄，在下二人多有失敬，还请海涵一二！”

说完端起酒杯道：

“来！让我敬沧海兄一杯！”

项思龙陪喝了后，又接受了一杯灌婴的敬酒，再次问道：

“在下与张良兄已是有多年未曾见面了，还望二两能悉告张兄下落，让在下好去寻他叙叙旧情。”

灌婴摇头道：

“我们也只是在彭城偶遇得张良兄，他那时在找一个叫作项思龙的少年，听说沛县的刘邦与那项思龙是结拜兄弟，所以去沛城寻找刘邦去了。我们也不大清楚他现在的下落。”

项思龙听了失望中又有一丝激动，想不到岳父竟然出山找寻自己来了，但不知盈盈、碧莹她们……想到这里又问道：

“两位兄台可见得张兄身边有否两个少女？”

说着把曾盈和张碧莹二女的容貌描述了一番。

酈食其闭目沉思了一番后道：

“张良兄身边少女倒是有几个，不过不曾注意着你所说的两人。”

项思龙又是失望的喃喃自语道：

“她们到底去了哪里呢？唉，不知不觉分离已是有半年多了！”

灌婴和酈食其知他心中有什么感怀，皆都沉默不语起采，项思龙回神后见了二人神态，不好意思的笑道：

“嘿，在下忽地想到些琐事倒是冷落二位了。来！我们喝酒！”

说着举杯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之后，项思龙已是略略有些醉意，想到今晚自己还有得要事要办，于是向二人脸上微红的苦笑道：

“在下不胜酒力不能相陪了！二位请自行慢慢饮用吧！”

灌婴倒也当真不客气连喝了两杯后，带着酒气的粗声粗气道：

“沧海兄，你这次找张良兄又有得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吗？小弟倒是甚想跟着你们去干它一番大事业呢！”

酈食其倒是旁敲侧击的道：

“张良兄说他对当今起义反秦的众多义军中，他较看好的是沛县的刘邦，不知沧海兄又有何看法？”

项思龙知道岳父张良说这话，定是受自己与刘邦结交为兄弟的影响，当下微笑道：

“我虽然没有见过沛县的刘邦，但我相信张良兄的话词。刚地我听得二位欲去吴中投靠项梁他们是吗？”

酈食其点了点头道：

“不错！项梁他们乃是楚国将族之后，号召影响力都定会很大，听说他们才短短举起反秦义旗二个来月，就已有四五万人投靠他们了。至于陈胜王他们目前形势已是江河日下，而且他们军中的将领大多都是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无礼贤下士之风的人，因此在我眼中觉得他们到底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甚至会溃散的乌合之众。沛县的刘邦呢？据闻他乃是一介市井流氓之辈，在我眼中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发展潜力。”

项思龙听了他的这一番侃侃而谈的分析，不置可否的笑笑道：

“二位可知我刚才吴中回转来？”

灌婴当即紧张道：

“那沧海兄对项梁的吴中军有何观感呢？”

项思龙沉吟了一番后道：

“项梁的关中军确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也确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要不然我也不会从东海万里迢迢赶来吴中想投靠他们了。不过任你是良马还需伯乐来识，在下去他们军中只是给委任以一个小小的侍郎，所以……嘿，在心灰失望之中偷跑了出来。想我沧海君在东海隐居了那么多年，原本是重出乱世之中有得一番什么作为，想不到……空有满腹经纶而至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境。”

话中满是沧桑悲观之意，顿了顿又道：

“既然张良兄去了沛县到刘邦那里碰碰运气，我也想去那里凑凑热闹了！”

灌婴和酈食其听了项思龙这一番话也是大失所望，满面丧气之色，心中均付道：

“连沧海君这样曾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去项梁军中都得不到重用，自己二人更乃是一介默默无闻之辈，定是也没得什么前途了！”

心下想来，灌婴言词闪忽的喏喏道：

“在下二人……也……也想跟着沧海兄去沛县的刘邦那里凑凑热闹，不知沧海兄愿意我们二人与你同行否？”

项思龙闻听得此言，顿时心下大喜，见二人果被自己这一番伪词给骗个正着，当下连连点头道：

“二位兄台都是有识之士，愿与在下同行是我的荣幸呢！怎会不同意呢？”

灌婴与酈食其听了脸上露出欢欣的笑容，同时起身举杯向项思龙道：

“那就先谢过沧海兄了！”

项思龙饮了了杯中之酒后，又与二人谦让客套一番，在与二人拱手告辞回房中。招过那自己叫他去探听王府侍卫房间号码的小二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店小二唱了个喏道：

“嘿，爷吩咐小的去办的事，小的自是认真办好了！”

说着递给项思龙一块破旧布块道：

“爷！全定在这上面了，每间房几个人都清清楚楚！”

项思龙甚是满意的又打发了他一锭银子警告道：

“决不可把这事泄与第二个人知道，懂了吗？”

小二边伸手接过银子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的边作揖道：

“这个小的自是晓得，我若是泄了爷的机密，定叫我老妈没地方生出我来！”

项思龙听了笑骂一句，回房暂且休息去了。

项思龙在房中床上按《玄阳心经》心法静坐了一会后，估计约模是二更天，换上了夜行服，携了夜行的一些必备工具，再用一块黑布蒙了面，只露出一双眼睛，悄无声息的按店小二提供的资料向王府侍卫的那一排厢房行去。

突听得一声带着倦意的声音低沉道：

“兄弟，我去撒泡尿，你小心点看守住这几个家伙，不要被他们给逃了！”

另一人漫不经心的道：

“放心吧，我们有二十同个兄弟，他们跑得了么？何况他们的肩并骨也已被戳，武功废了，叫他们跑也不敢跑阿！”

先前那人边走边笑骂道：

“你可不要太粗心大意了，要是他们的同党来把他们救走了，我们可要吃不兜着了！”

说话漫不经心的那人厌烦道：

“好了好了，你快去尿尿吧！总是罗嗦个什么，现在几更天了？有什么鬼影子啊！”

要去撒尿的那人也没再与他争，“蹬蹬蹬”的去了，不知找什么地方撒尿去了。

客栈再次回归静寂，项思龙蹑手蹑脚的缓爬到刚才发话的那间厢房房顶，轻轻的拿开一片瓦片，却见自己的那几个侍卫死老鼠般的横七竖八的倒躺在地板上都睡着了，门口处有一个三十几许正在打着磕睡的王府侍卫守坐着。

项思龙自腰间革囊里掏出了一把飞刀，纵身跃下房顶，变作那出去撒尿的侍卫的声音道：

“开门，我回来了！”

房内那侍卫闻言边开门边讶声道：

“飞仔怎么这么快就尿完了？”

项思龙哑声道：

“老子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尿的嘛！”

边说着已是闪身进了房内，快若闪电的把飞刀架在了这侍卫喉间，低沉道：

“不要说话！给我老老实实的坐回去！”

房内其中有假寐着的侍卫见了大喜，一下子坐了起来，惊喜的摇醒了其他睡着的侍卫，一时众人都睁大眼睛呆呆的看着项思龙。

项思龙又怜又恼的扫视了一眼众人，这时门口又突地响起了那出去撒尿的侍卫哼哼呀呀的声音，项思龙忙挥手招过一个看似孔武有力些的侍卫把

飞刀交给他，用手势示意他看守住这又惊又怒的王府侍卫，自己则站了起来又变声道：

“飞仔，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

那门外叫飞仔的侍卫咧咧道：

“老子尿多长时关你屁事？快点开门！对了，房里的那几条‘死鱼’没事吧？”

项思龙口中边说着“没事”边缓缓开了门，待得那侍卫探头进入房内一半时，项思龙的飞刀已是架在了他的喉间。那飞仔极度惊恐下却也乖巧，一语不发的进了房内。

项思龙看了看两名又惊又怒的侍卫后，低声道：

“把开他们脚链手链的钥匙拿出来！”

飞仔颤声道：

“这个……钥匙在我侍卫统领王勇那里，我们没……没有啊！”

另一个侍卫也连连点头道：

“这……这是真的！我们……没有钥匙！”

项思龙瞧了二人神色，也知他们没有说谎，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时，门外突地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道：

“果然有人跟踪我们？哼，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快快出来投降吧！”

飞仔闻言脸上露出喜色道：

“是我们统领王勇！”

项思龙这时心下也是暗暗惊急，想不到这群侍卫中还有王勇这般心机深沉的角色，看来自己今晚得大开杀戒了！心下想来顿即也冷哼一声道：

“凭你们这么几个小角色，想叫我投降？可得拿出点真功夫来让我瞧瞧！”

说着心中一狠，手中飞刀一闪，两名被挟持的侍卫已被他飞刀划破喉咙，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七来，就已倒地死翘翘了。

房中的一众囚徒惊呆了，这种利索的杀人手法他们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项思龙见人众人神情，阴冷的朝他们怪笑了一下后道：

“你就是王勇吧？给我听着，你们若是敢硬闯这房间，我就把这里面的人全给杀了！”

房内和房外的人听了这话齐都是大吃一惊，房外的王勇气焰似是顿刻软了下来，沉声道：

“阁下以底是谁？听口气你不象是项思龙那小贼一伙的人！那你为何要插手此事呢？”

项思龙阴声怪气的道：

“我是项思龙的拜把兄弟，你们此次押他们却吴中的目的我全知道，你想想我是为何插手此事吧！”

屋外的王勇惊声道：

“什么？你是刘邦？那你们到底有多少人跟来了？”

项思龙听出他话中的疑惧，当下故意夸大其辞道：

“这里整座客栈都在我们人马的包围这中！哼，我看你们还是四下逃命去算了，免得送死！”

王勇沉默了一会后缓声道：

“阁下可否出来谈话？龟缩在房里算个什么英雄呢？”

项思龙知这小子听出了自己话中的破绽，不过自己终是要与他们面对的，打开房门昂首走了出去道：

“你以为我会怕着你们不成？”

客栈这时大半的住客都被惊动了，不少胆大者出了房门来围看热闹，也有胆小者在房门这探头探脑。项思龙不经意的看见灌婴和酈食其就在这群人中，不过可以看出他们对王勇他们没得好感些，或许是因为听得他们骂刘帮是小贼，而他们现又意欲去投靠刘邦，所以爱屋及乌吧。王菲和石秀秀这时也闻声赶了来，二双秀目均都担忧的看了项思龙一眼后，石秀秀朝那王勇道：

“王统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王勇朝二女躬了一身后，有点愧急的道：

“……禀夫人，有贼党来劫囚徒！”

石秀秀闻言佯装作惶怒道：

“贼党有多少人？还不快去他们给全抓起来？要是那帮囚徒被贼党抓走了，你可担当不起！”

王勇镇定道：

“夫人，我看这劫徒只有眼前的黑衣蒙面一个，我们一定可以擒下他的！”

项思龙听他大言不惭，冷笑道：

“手底下见过真章再说吧！”

说着手中长剑虚式一晃，已是准备发动攻势。王勇见状，微一挥手，他身后的那帮侍卫已是全都架起强弩，跨前两步，二十多支弓弩已是对准项思龙。

王勇得意的望着项思龙“噎”笑道：“我看阁下还是束手就擒吧！免得被射成马蜂窝！”

项思龙本是对那王翔心生恼恨，此刻从这王勇身上又似乎看到了王翔阴险的影子，当下心中恼极，把对王翔的仇恨全都指向了王勇和他的一帮属下，怕然不惧的狠声道：

“老子今天不把你们全都杀光，我就如此门！”

说完运力反手一剑向身后房门劈去，只听“咔嚓”一声震人心魄的门裂之声，那扇门竟被项思龙随手一剑给硬生生的劈成两半。

王勇见了脸色微变，强压心中震惊，语气显得有点生涩的道：

“好，阁下剑法果然不错，难怪如此狂妄！”

说到这里，突地冷声喝道：

“放箭！”

话音甫落，二十多名持弓侍弓侍卫已是箭矢齐发，一时劲箭破空的“哩哩”之声不绝于耳。

石秀秀和王菲紧张得心都给提到了喉咙里，大气也不敢喘的看着傲然而立的项思龙。

围众的住客也都有的禁不住失声惊叫。

灌婴和酈食其则是均都面容稍稍一动。

项思龙心下冷笑，嘴里倏地叱喝一声，待得射来利箭迫亲身前二尺来余时，手中长剑蓦地挥去，展开了“云龙八式”中的“破箭式”。却见项思龙身前剑芒大作，全身都在剑光的防护之下，那二十几支劲箭全都被他一剑



击落在地。

王勇心中惊骇，想不到这刺客剑法竟是高明到如此之境，连自己手下的这帮在王府里精挑细选的一流侍卫射出的利箭，就这么随手挥出一剑就可悉数击落，忙又喝道：

“连珠弹发！”

项思龙知道王勇所命令的乃是一种箭阵，“连珠弹发”顾名思义就知乃是前一箭速度较慢而后一箭迅速稍快，利用后一箭的劲道推动前一箭发射的速度，如此一箭接一箭，将会后箭力道比前一箭强，可以发挥出超出自身力道强猛快捷之箭。心下气极中暗暗一凛，忙也运集全身力道，连连施展“破箭式”的同时，身形前冲，待得逼近那些发射利箭的侍卫近前，倏地虎牙一挫，目光厉芒暴发，“天杀式”一出，那些侍卫停住了射箭，身形往后暴退，骇极的望着项思龙。

项思龙也不蓄意追杀，走到那王勇身前冷冷的道：

“现在轮到阁下你了！拔剑吧！”

王勇此时已是对项思龙的高明剑术和强狠杀气心生寒意，见得项思龙来到身前，竟是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两步，竟旋即被王菲的冷哼之声惊觉自己的失态，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站定后，突地“锵”的一声拔剑发狠道：

“谁怕你了！”

说着长剑抖出一片剑花，身形跟着剑势前冲，完全是一派与项思龙拼命的以硬打硬的攻击。

项思龙不肖的冷笑一声，“破剑式”又是随意而出，王勇的拼命强猛攻势如泥牛入海般被全部化解，且项思龙剑法的余势又向他已是顾暇不及的左侧击至。王勇心头狂震之下，左手衣袖中倏地弹出一把贴臂绑着的短剑向项思龙就快刺至左腰的利剑格去。

“当”的一声剑碰之响中夹杂着“飏飏”飞针之类的轻微破空之声。王勇嘴角浮起一丝隐隐的阴笑，项思龙则是惊怒之极，剑势急转向那些带着蓝光的有毒飞针展开天罗地网的“乾坤式”，只听得“叮叮叮叮”一阵飞针与剑相碰的连响。王勇想不到项思龙还有如此精妙剑法，目中凶光一闪，右手长剑在项思龙运剑格针的同时电闪而出向项思龙的颈脖劈去。

眼看着项思龙就要挨上王勇这凌厉一剑，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在旁远观的灌婴冷哼一声，手中飞射出两把飞刀往王勇长剑碰去。

“当当”两声清脆金属磕击之声响起，王勇手中长剑已是被震偏。项思龙此时已是悉数击落飞针，惊魂稍定之下，大怒已极的展中了“云龙八式”中最具杀伤威力的“旋风式”，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勇已是来不及惨叫出声，躯体已被项思龙长剑象方才劈门一般给砍成了两半。

王菲和石秀秀早就欲惊叫出声，这时终于忍嚙不住尖叫着相拥在一起，但音中是带喜意。

围观众人见着此等酷烈之战也都各自惊叫四散回房，只有灌婴和郗食其还是没走，冷冷的看着项思龙。

王勇的一帮所剩未死的武士见得主将如此被人家硬劈两半而亡，哪还有得什么斗志，顿刻吓得屁滚尿流的作鸟飞兽散。

项思龙也不拦杀，想起自己刚才格拦王勇左手暗剑中射出的飞针时，灌婴曾出手救过自己，当下走到灌婴面前抱剑拱手的哑声道：

“多谢壮士方才出手的救命之恩！”

灌婴想着项思龙出手似乎太过狠辣，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后，淡淡道：

“举手之劳不必言谢！但是阁下方才出手似乎比那王勇还要犯啊！把人劈成两半太惨无人道了吧！”

项思龙神色一黯，也甚觉自己刚才火气大盛，以至难以收手，当下长叹了一口气道：

“在下的手段是过狠辣，但还不会失之光明磊落。其实说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你如狠不心杀了敌人，敌人就会反过来杀了你，战场上更是如此。方才的救命之恩在下当分铭记在心，日后就会图报！”

说完又朝二人施了一礼，往关押那帮“死鱼”侍卫的厢房走去，却见几人已是吓得缩成一团，颤巍巍的看着面带杀气的项思龙。

项思龙见了这几人熊样，心下恼恨之中又生怜意，冷冷道：

“你们几个叛徒，现在是我动手还是自尽？”

项思龙在这去吴中一行，心性已是大变，深深懂得了要想助刘邦打天下，就必须不择手段的自保的同时，要除去一切不利于自身安危的敌人，因为如若他死了，父亲项少龙就可在这时代为所欲为，那时历史就会被父亲改变，自己的使命也就无法完成。

我是一个军人，生命是属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我绝不能让父亲想改变历史的企图得逞！哪怕要大义灭亲！这个理念已经深深的项思龙心中形成。

那儿条“死鱼”闻听得项思龙之言，全都脸色煞白，其中一个侍卫惨嚎一声，提起地上王府里死去武士落在地上的长剑，向项思龙丝毫不成章法的扑去。项思龙长剑轻轻一架格开对方没有多大劲道的长剑，同时飞起一脚踢在他的小腹上，那人顿时惨叫飞起，躯体“咚咚”的一声跌落地上，嘴角渗出血丝。项思龙见了心下侧然，但还是不得不狠下心肠冷声道：

“垂死挣扎是没有用的！想想你们那时是怎样向项思龙宣誓效忠的？现刻却了苟活生命而背叛了他，你们实在是该死！”

说着自腰间拔下几把飞刀飞扔到每人面前又道：

“我说过我不想亲自动手杀你们，你们还是自尽吧！不过在你们临死之前，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说到这里压低声音道：

“我就是项思龙！”

几名“死鱼武士”一听，顿刻惊骇的睁大了双目，其中一个忽地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道：

“我的确是该死！不过现在却死得瞑目了！”

说完拿起地上的飞刀向自己心脏猛地刺去，竟是强忍着没有惨叫出声，嘴角含笑而亡。其余几个此时脸上也都显出了平静之色，跪身向项思龙施了一礼后齐声道：

“属下等罪该万死！”

说完，全都效法先前武士以飞刀刺心脏而安然死去。

项思龙目睹着这些曾与自己一起出生而死的武士一一被自己逼死，心中也是一阵刺痛。

自己为什么不可饶过他们呢？他们临死前已是悔过自新了呀！我……我这到底是在作性什么？如此下去，我的人性能不会变得凶残起来呢？

唉，残酷的现实啊！我……

项思龙看着眼前的惨景怔怔的发愣着。

## 第五十二章 鬼冥双怪

### 第五十二章 鬼冥双怪

客栈死了这么多了，吓得连胆都快要破了的店主，为了脱嫌，鼓起了几份勇气去镇里的衙门报了官。但那些官兵闻听得刺客身手那么高，也都来了店中只是搬走了尸体，清理了一下店中残乱之象而不敢去找寻那些店中住客。

翌日清早，一些怕事情给惹到自己身上的胆小者早早就“偷跑”出了客栈。项思龙起得床来“讶异”的看着这店中沉闷之景时，灌婴和酈食其也已起床，见着项思龙脸上的异色，灌婴似有疑心的问道：

“沧海兄昨晚怎么睡得那么香呢？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吗？”

项思龙尴尬的摇了摇头道：

“在下练有一种枯木禅功，一旦发功修炼就会混然忘却其它，全身进入一种有若死亡的虚幻至静境界，昨晚刚好发练此功，所以……”

酈食其打断他的话笑道：

“原来沧海兄练功如此之勤啊！难怪当年就能一举将几百斤重的大铁锤抛之百十丈之外！”

项思龙听出他话中带刺，知二人对自己心生疑念，竟是单刀直入的道：

“二位今早是怎么了？对我说话都如此话藏玄机似的，难不成二位对我突地有什么隔阂有成？”

闻听得项思龙如此坦率之语，灌婴和酈食其脸上同时一红，前者嘿嘿的笑了两声道：

“这……小弟等怎会对沧海兄有什么隔阂呢？沧海兄不要误会了，我们只是好奇你对昨晚发生了那么吵闹的事竟然还能充耳不闻罢了，原来沧海兄却是因练功所至。嘿……小弟等多有失礼了！”

后端详了项思龙神色老半天，见他甚是平静一脸坦城，当下也干笑道：

“沧海兄真的不要误会了，小弟等心中确对沧海兄没有存什么隔阂，只是昨晚发生的事情为过让我们感觉离奇，我曾暗察过这客栈中的人物，除了沧海兄一身武功，会有那蒙面刺客如此之高外，除你之人难是那王勇之敌，所以……唉，小弟等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还请沧海兄多多见谅一二。”

项思龙闻言爽朗笑道：

“这乃是合情合理的推断嘛！要是我昨晚身临所发生的事情之境，不见着二位人影，或许也会怀疑到二位身上呢！”

三人释怀的一阵放松大笑后，项思龙笑着问道：

“昨晚客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灌婴听他此间当下绘生绘色的把他昨晚所见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皱眉苦脸问道：

“沧海兄对那蒙面客手段之辣有、何感观呢？”

项思龙见自己又胡编乱说的获得了二人的信任，心下大是松了一口气，沉吟了一番后道：

“这年代的确是个以武制武，以暴制暴的年代，那刺客身为刘邦的参将，奉命行事自是行事要干净利索，不至留下什么后遗症，政治的斗争是残酷的，有时不能以人道作为衡量的标准，刘邦乃天下不可一世的雄材，自是不得不让手下不挥手段的去排除异己了。”

说到这里，笑了笑又道：

“当然，我不敢说那刺客做法的对与错，但是若是我身处其中的话，说不定也会如此作来。”

灌婴和酈食其听了脸上都显出对他这番话的沉思之色，前者叹道：

“那依沧海兄之言，这刺客是没有做错了？但我心中却总是不能释然呢！唉，政治的斗争难道真的是如此残酷吗？”

项思龙也是语气惨淡的道：

“天下群雄争霸，将要发生的惨景还将不止如此呢！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才最是深重的！”

灌婴和酈食其闻言躯体均都震了震。气氛一时陷入沉默之中。

良久，酈食其才缓缓道：

“希望天下群雄争霸至后将是一位明君主道天下了！”

项思龙心中甚是悲郁，闻言却是心念一动道：

“或许张良兄选择佐刘邦之举将是明智选择日巴！”

酈食其讶道：

“沧海兄此语何意？”

项思龙道：

“想那刘邦自身乃是出身于贫贱之家，身受的经历自是能体察出贫民百姓的疾苦，要是由他主道天下，将是天下黎民百姓之幸也！”

酈食其和灌婴沉思着连连点头，然就在这时突地传来石秀秀和王菲的惊叫之声。

项思龙心中大震而起，往发声处急冲过去，身形疾如闪电，让得灌婴和酈食其讶惊之中也忙跟身冲了出去，跟着项思龙疾奔至发声处。

却见石秀秀和王菲正跟二个长发散披，面容丑怪的老者惨烈的打斗着，并且二女身上都已见血，显是负伤。

项思龙心中又惊又怒，大喝一声道：

“住手！”

随着项思龙的一声暴喝，场中打斗四人倒真给停住了，刘秀秀和王菲悲吟娇哭着向项思龙奔来，正意欲投向项思龙怀中，突又见得踵接而至的灌婴和酈食其二人，忙顿住身形，因为二人猛的记起了项思龙昨晚对她们的告戒，要彼此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

那两个怪老者，目中精光一闪的投向项思龙，其中一个忽地指着项思龙笑道：

“我还以为是这二个小美人的小老公来了呢？原来却也是个比我们还要丑的大老鬼！”

老大，你看这丑老鬼是两小美人的老爹啊，还是他想作个护花使者，想泡那两个小美人？”

那老大怪眼连看了项思龙两眼搔头道：

“我看是小美人老爹！”

那老二的道：

“我猜他是想泡妞！”

老大摇头道：

“不是！他是老爹！”

老二跺脚道：

“没错！他是想就自是我说了算！”

老二毫不示弱的怪叫道：

“我也曾做过老大，你这老大是我上次赌输了才让你做的！”

老大气恼道：

“你不服气啊？那我们现在再赌一把，谁赢了谁做老大！”

老二接口道：

“非常赞成，谁输了谁就是老二！”

老大拉了老二道：

“那我们去问问他！”

老二敲了一下老大的头道：

“你这笨老大，你这样去问他？他会告诉你么？”

老大苦脸道：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问他？”

老二又敲了一下老大的头道：

“你这笨老大，你难道没见过官老爷审问犯人吗？”

老大这次还老二一记敲头道：

“你干嘛总是打我？我自是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审问他！”

老二讶问道：

“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吗？”

这次是老大又敲了一记老二的头道：

“这还用问吗？笨蛋，自然是用你想出来的官老爷审讯犯人的方法把他抓起来呀！”

这二个丑怪老者疯颠颠的一说一和，似是根本只是把项思龙放在他们眼里。项思龙被他们气得哭笑不得，怒瞪着他们的眼睛。

二人走到项思龙身前在他四身周围转着打量了他一遍后，老大率先发言道：

“丑老鬼，你是那两个小美人的老爹吧？”

老二却是婉声道：

“丑老鬼先生，你是想泡那两小美人妞吧？”

项思龙却是喝道：

“都不是！我只想揍你们两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少女！”

老二忙道：

“那你就是路见不平罗？”

项思龙沉声道：

“不错！”

老二忽地喜道：

“老大，你输了！”

老大愣道：

“我怎么输了？他说两样都不是哩！我们谁也没有输谁也没有赢，我还是老大！”

老二辩道：

“他说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不是？”

老大道：

“是！”

老二又问道：

“这种英雄救美的现象，大半是英雄想泡美人是不是？”

老大道：

“是！”

老二哈哈大笑道：

“他想揍我们是英雄救美的现象是不是？”

老大道：

“是！”

老二拍掌道：

“那你现在就是输了是不是？”

老大还是张口道：

“是！”

老二拍了拍项思龙的肩头，向他深深躬了一声道：

“谢谢你丑老鬼先生，你这次终于让我赢回了老大的位子！嘿！我已经输了九百九十九次了，也就是让老二当了九百九十九天的老大，这次终于报了一箭之仇，我终于可当一次的老大了！”

老大这时发觉自己中了老二的奸计，忙把头摇得象泼浪鼓似的道：

“不算不算，这次不算！”

老二瞪眼道：

“为什么不算？你亲口说过你是输了呀！输了的就得做老二，不准赖帐的！”

老大眼睛骨溜溜的转了两转后道：

“可是我们赌前的先决条件是抓了这丑老鬼来问话的呀！我们现在抓住他投有？”

老二道：

“没有？”

老大又道：

“没有抓住他，他说的话能不能算数？”

老二道：

“不能！”

老大喜得突地放了一个响屁道：

“这就是了，他说的话不能算数，那我怎么会是输了？”

老二张口结舌的突地转向项思龙怒骂他：

“你……你这丑老鬼，刚才为什么不被我抓着答话呀？”

项思龙正被二人给说得有点昏头转向了，闻言笑道：

“你刚和没有叫我给你抓着嘛！”

老二点头道：

“是啊！我方才没叫你给我抓着现在补说一遍行不行？你被我抓住以后

我们再把先前的话重说一遍行不行？”

老大这时忙也道：

“丑老鬼先生，只要你不依老二之言，我传你一样绝世武功。”

老二却道：

“只要听依我之言，让我赢这一次，我教你二样绝世武功。”

老大瞪了老二一眼道：

“我传你三样并且外送一件绝世兵器。”

老二惶急道：

“我把我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你，我所有的兵器任你选。”

老大发狠道：

“我不但我所有武功所有兵器都给你，并且把我一身的功力全输给你。”

老二脸色发青道：

“我也一样，并且把我的两个孙女儿送给你做老婆。”

老大双目发红道：

“我把我的三个孙女儿送给你做老婆！”

老二这时浑身一软的哭腔道：

“他妈的，我为什么就比老大你少了一个孙女呢？”

老大这时擦了擦满头的汗水得意洋洋道：

“所以我可以永远做我的老大！”

王菲这时嗤笑道：

“瞧你们这两个老鬼长得这么丑，你们的孙女一定长得好不到哪里去！

我项……人家要不要你的孙女还是两个字呢！”

二老者闻言同时跳了起来道：

“我们的孙女长得丑？比你还要长得漂亮呢！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改良我们的后代，所选的儿媳妇孙媳妇都是我们所挑选的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我们刚才要抓你们，就是要你们去做我们阿毛孙子的媳妇，象你这样的还算得上比较漂亮的小美人。生出来的小鬼还会很丑吗？”

王菲脱口道：

“当然不会啦！”

但话刚出口就觉自己失言，顿时羞得俏脸通红芳心剧跳的偷瞟了项思龙一眼后，将娇首深埋在刘秀秀的怀中，再也不敢与众人对视。

二老者闻言均是咯咯怪笑，老大道：

“老二，看来这小丫头愿意做我们的孙媳妇呢！你刚才为什么出手伤了她？”

老二摇头道：

“我没有伤她呀！是她自己伤着自己的。”

老大 pL 道：“

你会不会自己伤自己？”

老二道：

“不会！”

老大“嘿”了声道：

“这就是了呀！只有笨蛋傻瓜才会自己伤自己，你看我们未来的孙媳妇是不是笨蛋傻瓜？”

老二道：

“自然不是！”

老大大叫道：

“这就是你伤了她嘛！还不快去看看我们乖孙媳妇的伤势？”

老二应了声“是”，真的一脸关切的向王菲她们走了过去。

项思龙横身阻住他道：

“二位前辈，我看你们还是不要为难两位姑娘了吧！”

老二怪眼朝他一瞪没好气的道：

“你是老大的乖孙女婿又不是我的乖孙女婿，我为何要听你的话？快快让路，要不然你地爷爷就要揍你了！”

项思龙气往上涌的冷声道：

“那在下就向两位前辈讨教两招了！”

说完手中长剑带鞘虚式一晃，就欲拔剑相见。老二见了哈哈笑道：

“老大，你这孙女婿可还真有点骨气呢！”

老大道：

“老二，可不要伤着他了，否则我找你算帐！”

老二应声道：

“这个自是知道的了，或许我的两个孙女到时也看上了他，那他就也是我的了女婿呢！我又怎么舍得伤了他呢！”

老大道：

“你知道就好！”

项思龙瞧这两者怪物游戏人间的疯态，知道二人可能是象现代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什么不可理喻的隐世高手，倒真怕得他们抢了二女去给他们那叫阿毛的孙子做孙媳妇，当下心念一动道：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们今天的赌局分出高下来。”

二老怪物同声兴奋又紧张的道：

“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项思龙稍稍摸熟了他们的脾性，故意面露难色道：

“这个办法不能让第四人知道，否则就不灵验了。”

二人又同声道：

“那你说怎么办？”

项思龙神秘秘的压低声音道：

“自是让我们三人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得了。”

老大道：

“这还不简单，待我们把这客栈里所有的人都杀了，那不就没有第四人了吗？”

项思龙和客栈所有听到他们这话的人齐都吓了一跳，想不到两位老怪物把杀人当儿戏。

项思龙忙道：

“这样不好，杀光了这客栈的人，岂不要连那两个要给你们孙子阿毛作小媳妇的小美人也给杀了？”

二老闻言你瞪我我瞪你的同声道：

“是啊！还是乖孙女婿聪明！那你有什么两全其美之策没有？”

项思龙摇头又点头道：

“你们说现在是分出你们赌局输赢重要，还是给孙子找孙媳重要？”



二老想也没想的道：

“自然是分出赌局胜负重要！孙媳妇可以以后再找的嘛！”

项思龙心下直笑道：

“这就是了，我们三人不如去找个荒无人迹的深山，我再说出可以让你们分出胜负的办法好不好？”

二老侧头想也没想道：

“也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座荒无人迹的深山吧！”

项思龙道：

“你们先去找到了位置再来这里找我行不行啊？”

二怪物中的老二疑道：

“要是你偷跑了怎么办？不成不成！”

项思龙忙大拍马屁道：

“凭你们二位的绝世神功，要找我这小子还不是轻而易举吗？嘿，二位前辈是不是没有什么真正大本领的吹牛皮的人物啊？”

这一招又赞又激将的招数倒也真是管用，二老闻言怪眼一翻道：

“谁说的？即便你真的溜了，就是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给揪出来！嘿，这天下间还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倒我们鬼具双怪的！”

二人话刚说完，项思龙只见眼前人影一闪，已是不见了二人老怪物的人影，心下不禁一惊，暗付道：

“这到底是什么身法？竟然如此快捷！鬼具双怪？难道他们真是什么鬼魅不成？”

项思龙正如此怪怪想着，酈食其已是惊叫出声道：

“鬼具双怪 1 难道是百多年前就已让江湖武风云色变的地冥鬼府的人？”

项思龙讶道：

“食其兄难道知道他们的来历？”

酈食其脸上惊惧之色未退道：

“那乃是东周战国时期显王即位时的一个亦正亦邪的教派组织，地冥鬼府的鬼冥王据说有一身武功已达到了深不可测的不死之境，他的一身鬼神功已练到了魔道的至高境界，可以让人死后还生，以至使生命达到生生不息之境。

后来因鬼具王因爱上了显王的大女儿水月公主，而显王却不愿自己女儿与邪教人物通婚。于是显王和鬼冥王因此而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惨烈斗战，鬼具王杀死了显王派来刺杀他的一切高手。

最后一战显王亲自挂帅领了百十多个高手和五千多名精兵欲铲平地冥鬼府。鬼冥王力敌一百多名高手而不败，但因水月公主阻止冥王杀死显王，反被显王的天地烈阳子午神功所震碎心脏。

重伤之下，鬼冥王携了已是身怀六甲的妻子水月公主狼狈而逃，显王见鬼冥王已被自己击成重伤，料定他活不成了，于是也便没有追杀鬼冥王。

这一战显王死伤惨重，地冥鬼府也因鬼冥王失踪而烟消云散。江湖中人自此也以为鬼冥王死了，也渐渐淡忘他了。

但在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药期间，闻听得鬼冥神功可以让人的生命达到生生不息之境，于是便下令大批高手找寻鬼冥王的遗踪，因为他深信鬼名王携妻逃走，而他妻子水月公主而因有身孕必有后人在世，不料果也被他找

个正着，但派出去的高手都只是说见到了两个怪物而神经失常。

秦始皇死后，这一年多来便再也没有传出什么寻到鬼冥王后人的消息。但依刚才二个怪丑老者的言谈和他们所施的身法，很有可能传说中鬼冥王的后人。”

项思龙对他这一番话听得惊心动魄，又奇声问道：

“食其兄怎么知道这段秘闻的？”

酈食其笑道：

“我父酈瑜当年曾认识一位秦始皇门下被派往去找鬼冥王后人的清风道长，是他告知我爹的。那清风道长现已成为个疯子了。”

说到最后一句脸色倏地一暗，似是对那清风道长曾有着几多感情而感到悲哀。

项少龙亦也感到一阵惻然，但忽又问道：

“如果这鬼冥双怪真是鬼冥王的后人，那他们这次竟然明目张胆的现身，你猜他们有什么企图呢？难为成真的是为他孙子找孙媳妇？”

灌婴笑道：

“我看这双怪有些神经错乱呢！莫不是练功走火入魔不成？”

酈食其却是脸上神色突地一沉道：

“沧海兄此次难道真的在此等那两个怪物不成？”

这时已走上前的石秀秀急声道：

“这怎么可以呢？恩……恩公为了救我们而被那两个怪物缠上的，就让我来为恩公赴约好了！”

酈食其心下讶然，想不到一个弱质女子竟也有如此胆色，正待发话，项思龙已是道：

“这个不必了！”

说着又转向灌婴和酈食其拱手道：

“在下对二位兄台有一个不请之请，不知二位曾应允否？”

二人闻言同声道：

“沧海兄但说无防，只要我们二人能做到的一定鼎力相助！”

工人本以为项思龙是邀他们共同对付那鬼冥双怪，打算豁出性命去也要助项思龙一把，不料项思龙却道：

“那就是请二位保护这两位姑娘，带她们一起去找张良兄。”

说着从革囊里掏出鱼肠短剑递给酈食其又道：

“你把此剑送给刘邦，他必会重用二位。当然这个中的缘由留待二后再向你们解释吧！”

酈食其疑惑道：

“沧海兄难道认识刘邦？”

项思龙苦笑着胡编道：

“不是，此物乃是刘邦岳父吕公交给我之物，在下与吕公日前相识一见投缘，所以他把此剑交给了我，叫我拿此剑去见刘邦必会被他重用。现在……嘿，在下与鬼具双怪之约，生死未卜，所以把转交给二位兄弟。”

酈食其和灌婴听了同时激声道：

“这个……沧海你……。”

项思龙淡然自若的笑笑道：

“生死由命，二位兄台与在下也是一见投缘，我知二位也乃是心怀大志

之人，不若就拿了此剑去刘邦那里碰碰运气吧！在下祝你们会有好运！”

一旁的刘秀云和王菲见项思龙骗人都不需要眨眼睛，心下虽暗觉好笑，但想起他待会与鬼冥双怪的预约是凶是吉还是个未知数，均都笑不出来也觉心中沉重凄然，泪流满面的咽咽道：

“恩……恩公，你……”

项思龙知道二女心中所想，走上前去正色的逼视了二女一阵后，柔声安慰道：

“两位……姑娘，随着二位兄长去吧！他们会照顾你们的！他日若再有缘我们再次相见！”

灌婴和酈食其见得二女神情心下怪怪的暗付道：

“莫不是沧海兄的英雄救美之举真的深获了两位姑娘的芳心有成？嘿，不过瞧沧海兄的威武不拔的英姿，确是有着一份成熟的会令少女着迷的魅力呢！”

二人虽是知道这两位少女是已死去的王勇他们一伙，但对这人见人爱的两个美女却是并无丝毫反感之心，当下朝二女狞笑着看了一眼后道：

“二位姑娘放心吧，沧海兄古人自有天象，想当年他与张良兄一道刺杀不可一世的秦始皇而仍是没事，这次的鬼冥双怪也定奈何不了他的！”

二人口中虽是如此说着，但脸上却也是忍不住的显出几份忧郁之色来。

刘秀秀和王菲这时心中的苦楚可真是无以用笔墨来形容之，刚刚与项思龙一道逃出危机四伏的吴中，这刻却又要分离，且不知别后有否重见之日，一时均是泪如涌泉而下，都甚想扑进项思龙怀中痛哭一场，但又怕得项思龙责怪，只得均都强忍着这种强烈的冲动，使至娇躯都禁不住的微颤起来。

项思龙见了一阵默然狠下心肠道：

“诸位，鬼冥双怪去了一个多时辰了，说不定就快回转了呢！你们还是上路吧！”

灌婴却是突地凑到项思龙耳边低声道：

“沧海兄那两位姑娘似是对你一见钟情呢，你难道不去安慰她们一下吗？”

酈食其也凑过来低声道：

“沧海兄，你看那两位姑娘如此悲苦，还是去慰藉她们一番吧！”

说着拉了拉灌婴道：

“我们回避一下好啦！”

灌婴和酈食其一离开，刘秀秀和王菲已是终于忍不住双双投入项思龙怀中，娇躯不住的均都抽搐着，口中更发出低低的泣之声。

项思龙长叹了一口气，怜爱的轻扶着二女乌黑的秀发，心中也只觉一阵凄然悲苦涌上心头。

三人静默着温存了好一会后，项思龙终于发话的柔声道：

“放心吧！我一定会活着回去见你们的！这热闹的世界我还没有去瞧个遍呢！我又怎么会舍得死呢！何况还有我心爱的秀秀和菲儿在等着我回转去亲她们呢！”

刘秀秀和王菲这时都已顾不及对项思龙的非礼话儿感到娇羞，前者幽怨的低声道：

“思龙啊！若是没有了你在身边，秀秀会再也感觉有出活在这个世上会有得什么意义了！”

听着这美妇人发自肺腑的如此深情的话语，项思龙心中一阵激荡，轻吻了一下二女柔嫩的脸蛋后道：

“我会让我的两个美丽老婆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的！嘿！我还要让你们为我项家传宗接代呢！”

忽的凑到王菲耳边又低声道：

“对于菲儿的美妙身体我还没有探秘过呢！待我回头追上你们后，我定要发掘一下菲儿的这片处女地。”

说着怪手隔着衣服在王菲高高隆起的酥胸上揉搓起来，只弄得王菲梨花带泪中更是脸上浮起一片桃红之色，娇艳抚媚之极。

项思龙看得心中一荡，竟是欲火顿起使得他的男性生理反应给坚挺了起来，刚好项在王菲的大腿内侧。

脸上一阵发荡之时，想不到娇羞中的王菲竟是伸手去捏住了他的跨下硬物，不由得羞愧中瞪大眼睛瞧着这大胆泼辣的美少女，然后王菲却是闭上浮上春色的秀目，口中娇喘连起来，没有见着项思龙正瞪讶的看着自己的虎目。

刘秀秀自是见着了王菲的失态之态，不过除了脸上只是也浮起艳红之外，竟是没有出言相止王菲。项思龙一时陷入色欲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时突地传来了一阵怪叫声道：

“乖孙女婿，我们找着了好地方了！你在哪里呀？快随我们去吧！”

项思龙听了心神猛地一震，欲念顿消，推开迷醉的二女惶声道：

“糟了！鬼冥双怪回来了！我去应付他们，你们二人随灌婴、酈食其二人去沛县！”

说着又从革囊中快捷的取出两张人皮面俱道：

“你们到了沛县见到刘邦后取出这两张面俱给他看，他自是会照顾你们了！两位乖乖不要哭，在沛县等着我回来与你们相见。”

说完猛一转身，对二女凄切的呼唤充耳不闻，也不回的冲出房门，几个闪身冲至正在有些恼怒了的正在大喊大叫的鬼具双怪身前道：

“二位前辈，在下方才只是在房中小息一会儿呢！我说过在这里等你们的又怎会失言呢？”

鬼冥双怪见得项思龙果也没有开溜，均都怒气全消，脸上现出欣然之色。老大拉着项思龙笑颜逐开道：

“好乖孙女婿，果然有胆有识，配作我的孙女婿！咱们走吧，距离这里四百多公里的胡陵县有座通天湖，湖中心有座通天岛，那通天岛四周全是鲨鱼，决对没有半个人影，我们三人就去那里吧！”

老二也连道：

“对对对，快走快走！”

项思龙听了心下却是惊骇不已。四百多公里！来回就是将近九百公里，这鬼冥双怪二人竟在短短的二个多时辰之内就跑了个来回，这……这到底是什么鬼功夫嘛？心下想来，当下忍不住问道：

“你们二老去了那通天岛这么快就赶回来了吗？”

老大似是知道项思龙心中惊骇，得意中却又苦脸道：

“要不是被我那几位孙女缠着我们问你的情形耗去了我们半个多时辰的时间啊！我们早就赶回来了。嘿我们三个丫头听了我对你的介绍后，对你甚是生出兴趣，着我把你带给她们瞧瞧。此次你被她们看上的可能性很大呢！”

唉，为了这几个丫头找老公啊，我都忙碌了几年了，不然我又怎会出我们那神仙岛呢？这次总算心愿或许将了了。”

老二忙道：

“你可不能独吞这小子，他是我们一发现的，看也要带给我的两个孙女看看！跑了这么多年，我也跑累了呢！”

项思龙有置可否的笑笑，心下却知道自己这下可有得麻烦了，不知道得个何法可以脱得这两个老鬼物的纠缠？

二老见项思龙不言不语，一脸苦色，同时怒叱道：

“小子，你是不是在想着我们的孙女会很丑啊？告诉你，她们可都是天仙般的美女，世上难找的绝色美人呢！要不要当年母亲令我们必须亲自为子女孙儿孙女选老婆老公，让她们自己出得江湖中来的话，不知会有多少王孙公子会被她们迷得神魂颠倒呢！我们看上你呀，是你前生修来的福气知道吗？不要打什么鬼主意想逃，你就是逃得没在了这个世上，我们也会把你找出来的！”

说完二人一人拉住项思龙的一手，身形同时一闪，项思龙顿觉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很小似的，所有的空间都给缩在了一块，事实应该走很远的路程，竟在二老怪一步之间就给跨了过去，心下骇然之极的想道：

“自己是不是被他们给带进了地狱里，为何现实中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如此之小？”

老二见了项思龙脸上骇异之色边奔边道：

“小子，想不想学这‘缩地成寸’的绝学啊？嘿，只要你作了我们的孙女婿啊，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绝技都传给你，包括我们的至高武学‘鬼冥神功’。”

项思龙听了这话，顿知酈食其的猜测果敢不错，这两个老怪物真是冥鬼王的遗腹子，心下顿时也不知是惊是喜，只觉思想有些木木然的。

自己要是学了地具鬼夜里的全部绝学，那么就可使自己的武法达到至高境界，将来助刘邦成就大业也就容易多了。

但是要自己作鬼冥双怪的孙女婿，这……自己已经有了曾盈，张碧莹，玉贞，吕姿，秀秀，王菲等等，还有一个死缠着自己的刘氏，又怎可再娶这鬼冥双怪的五个孙女呢？

自己哪有这么多精力去应付那么多女人噢？唉，还是父亲项少龙说得对，齐人之福有时也确是令人苦恼非常的。

项思龙正如此怪怪想，鬼冥双怪的老大忽道：

“小子，你现在的这副面容其实并不是你的真实面目吧？我从你的呼吸和心跳声测各你的年龄只有二十几岁。

嘿，你的这手巧夺天工的易容之术是从谁那里学来的？是不是鬼谷子那老鬼传教你的？”

项思龙闻言心中一震，脱口道：

“你老认识‘鬼谷子’前辈？”

老大哈哈笑道：

“这老鬼当年曾与我兄弟有过数面之缘，功夫不算入流，但一门奇门遁阵和一手易容功夫确称天下无双。

这老鬼整天的沉迷于鬼卜申算和求道登仙的鬼把戏中，是个脾气很怪的老头啦。

不过真的说来他与我们还算是同门师兄弟，因为他师父鬼灵王与我爹鬼冥王乃是同门师兄弟，二人因脾性不和，这鬼灵王不愿在我们地冥鬼府里干事，而是隐居在了什么深山大泽中修练由鬼入仙的道法，后来收了个徒弟鬼谷子，没有学得我师伯真功夫的五成啦。

倒是那些机关玄学兵法卜算之类的被他学了个十足十。对了，小子，你师父鬼谷子现在在哪里隐居着啊？”

项思龙黯然神伤道：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就仙逝了。我……只是得到他手录的记名弟子。”

鬼老大听了微微一怔，但旋即又哈哈大笑道：

“好！想不到这老鬼这么早就得道成仙了！”

顿了顿又道：

“小子，也不要难过，你既是这老鬼的记名弟子也就是我们师侄，我们会好好传你武功，为你师父作为没有亲身教你武功的补偿的。

嘿，我们的‘鬼冥神功’可比他那‘玄阳心经’厉害多了。只不过我们‘鬼冥神功’乃是修道成仙的练功法门。但说起在这现实中实用价值较大的自是我们的‘鬼冥神功’啦！”

项思龙对他这话可是越听越玄，觉得自己几乎是在听一个带着神话色彩的武侠故事，但看看，身旁真实存在的鬼冥双怪和他们现刻所施展的什么‘缩地成寸’的绝技，又觉自己确实是置身于这神话色彩的武侠故事。

不置可否的笑笑后，项思龙又怪怪的想着，这古代真的有什么修道成仙的武功么？

那么当年的秦始皇追求了那么多的不死之药，请了那么的练术道士以求不死之道，但为何最终还是死了呢？

忽又突发奇想的暗付，要是秦始皇真的练成了是什么样子的呢？由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执政下去，世界会不会也有被他统一的可能呢？

思忖间，忽听得鬼老二欢呼道：

“终于到了通天湖了！”

项思龙闻声心神一敛，举目望去却见眼前的通天湖浪涛汹涌澎湃，浩瀚无边，说是湖，其实跟大海差不多。咸腥腥的湖风迎面吹来，让得项思龙眉头一皱道：

“二位前辈……噢，两位师伯，通天岛到底在哪儿呢？怎么看不见啊？”

鬼老二道：

“在湖中心呢！还有一百来公里远！”

项思龙头痛道：

“那……这么大的浪涛，又没有船只，我们怎么去那通天岛口阿？”

鬼老大笑道：

“这个师侄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自有办法去通天岛的！”

说完突地发出一声尖厉的声，不多久，却见一群鲨鱼破浪而来，持得它们到得湖边时，鬼老：飞身掠向其中一只鲨鱼露出水面的背脊，朝项思龙笑着挥挥手道：

“上去。”

“什么？我……这……它们……”

鬼老大拍了拍他的肩头笑道：

“不用怕，它们全都是被我们驯服了的。”

说着已是提起项思龙的衣衫飞身向湖中的鲨鱼群掠去，跨坐在其中一只鲨鱼背脊上，大喝一声道：

“小的们，向通天岛进发！”

这些鲨鱼似是听得懂他的话似的，全都很有队行的排开，庞大的身躯破浪一转，掀起几十丈高的浪潮，但下跌的浪潮却是似被什么挡住了似的，自然而然的向两旁湖水中落去，二人身上竟是滴水未溅。

项思龙知道这是鬼老大所发出的强大内劲气流在二人四周上空形成了一堵坚实的气墙所致，心中不由对这鬼冥双怪的武功更是骇异起来。

就是现代的一些武侠小说里所写的什么“九阴真经”“乾坤大挪移”等等神功也没有这鬼冥又怪的武功厉害呀！

难道中国的这古代里真的有现代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厉害的武功，只是到了现代都已经失传了？

项思龙愈想愈觉得自己此次的际遇甚是玄之又玄，在这古代来了已经是将近两年了，他以前所见识的武功都在他心目中还可以接受，但是此刻他觉得象是在梦境一样毫不真实。

项思龙正神游虚空般的想着，突听得鬼老二大叫道：

“前面就是通天岛了！”

项思龙声望去，却见在这大湖中央有一座色泽通红的小岛突兀其中，似是还有着屋宇宫殿，自己跨下的大鲨鱼正若火箭腾空般的向那小岛驰逼进。

抵达小岛岸边时，却见岛上已是站满了来迎接鬼冥双怪归来的人群，其中有几位正欢声雀跃的少女确是引得了项思龙的注意。

却见她们全是一身红色罗裙，与这岛上的颜色浑然一体，个个都是美貌绝代，当真可以与王菲、刘秀秀比美，但在她们身上却似多了一份奔放狂野的个性，一个个美目都火辣辣的射向项思龙，项思龙浑身都有点不自在起来。

鬼老大携着项思龙飞身上岸时，那群少女立即围了上来，冲着鬼老大尖叫喳喳的同时，更是毫无顾忌的打量着项思龙，美目中热情里都似绽出了笑意。

也确是，想当年管中邪可也是一个可以迷倒众艳的英俊汉子，现在虽已是四十多岁，但由于他练气习剑，使得武功达到大成之境，所以看上去还是只有三十几许，反更增几份男性成熟的感觉，试问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呢？

项思龙装扮起管中邪来，威武英猛中带有现代，代人特有的气质，更是潇洒，自是也更能让女人为他着迷啦！更何况这英武汉子是众少女的两位爷爷为她们精挑细选的夫婿呢？

项思龙被众少女看得俊脸泛红，唯唯喏喏的想说什么却又似不知何起口。鬼老大见了却是老怀大开的望着项思龙笑道：

“小子，你似已过关了呢！嘿，这下我可也有得清静了！这一两年来我带了二十几个英俊少年来这里，我的这几个孙女都看不眼呢！只要你啊帮了我这个大忙，你需要什么我都给你的

了！”

项思龙头大如斗道：

“可是……师伯，我只是来帮你们二人解决赌局的呢！”

鬼老大道；

“唉，这……个反正我是老大，不解决这赌局也无所谓了。选孙女婿才是大事呢！”

鬼老二似听着了这话，急冲到了众人丛中喝道：

“不行不行，这赌局我们一定要解决！哼，我已经做三年老二了，其实我还比你早生几个时辰呢！”

老大怪眼一翻，捡了项思龙和鬼老二的手，飞身离开众少女，低声道：

“老二，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鬼老二道：

“什么交易说来听听！”

鬼老大一指项思龙道：

“他现在已经被我的几个孙女选中了，你要是愿意取消赌局，我就把他借给你的两个孙女，让他也娶了他们。否则，你就再一个人去找个孙女婿来吧！”

鬼老二脸色一愣道：

“他怎么就注定是你孙女婿啦？”

鬼老大道：

“当然啦，因为我比你多一个孙女嘛？”

鬼老二苦脸道：

“多一个孙女不但可做老大，还可先选孙女婿，我太吃亏了！”

鬼老大道：

“你到底愿不愿做这个交易？”

项思龙哭笑难当的插口道：

“你们不是说过分出赌局胜负比找孙女婿更重要的吗？我看我还是教你们分出赌局胜负的方法吧！这个呢，就……”

鬼冥双怪对望了一阵，突地同声阻住项思龙的话道：

“不要说了！我们现在是认为孙女婿比赌局重要！”

鬼冥双怪脸上却是都露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笑意。

项思龙心中忙大叫道：

“完了！他们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鬼老二这时的话解决了他心中的这个疑团，只听鬼老二有点幸幸气妥的道：

“好吧，这次算我认命吧！”

项思龙闻言顿刻象吃了黄连似的脸上的肌肉都给拧成了一块，心中暗叫道：

“这下真的完了，又要多了五个如狼似虎的婆娘让我受罪！”



